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五一冊目次

貞觀政要十卷（唐）吳兢撰（元）戈直集論　明成化元年内府刻本　〇〇一

世宗憲皇帝聖訓三十六卷（清）世宗胤禛撰　清乾隆五年武英殿刻本　一七九

貞觀政要十卷

（唐）吳兢撰　（元）戈直集論

明成化元年内府刻本

貞觀政要十卷（內府藏本）

唐吳兢撰。兢，汴州浚儀人。以魏元忠薦，直史館。累官太子左庶子，貶荆州司馬，歷洪舒二州刺史，入爲恒王傅。天寶初，年八十卒。事蹟具唐書本傳。宋中興書目，稱兢於太宗實錄外，采其與羣臣問荅之語，作爲此書，用備觀戒，總四十篇。新唐書著錄十卷，均與今本合。考舊唐書曹確傳載確奏臣覽貞觀故事，太宗初定官品云云。其文與此書擇官篇第一條相同，而唐志所錄別無貞觀故事，豈卽此書之別名歟。其書在當時嘗經表進，而不著年月。惟兢自序所稱侍中安陽公者，乃源乾曜。中書令河東公者，乃張嘉貞。考元宗本紀，乾曜爲侍中，嘉貞爲中書令，皆在開元八年。則兢成此書，又在八年以後矣。書中所記太宗事蹟，以唐書通鑑參考，亦頗見牴牾。如新舊唐書載太宗作威鳳賦賜長孫無忌，而此作賜房元齡。通鑑載張蘊古以救李好德被誅，而此謂其與囚戲博，漏泄帝旨。事狀迥異。又通鑑載皇甫德參上書賜絹二十四匹，拜監察御史。而此但作賜帛二十段。又通鑑載宗室諸王降封，由封德彝之奏。貞觀初放宮人，由李百藥之奏。而此則謂出於太宗獨斷。俱小有異同。史稱兢敘事簡核，號良史，而晚節稍疎牾。此書蓋出其老年之筆，故不能盡免滲漏。然太宗爲一代令辟，其良法善政，嘉言懿行，臚具是編，洵足以資法鑒。前代經筵進講，每多及之。故中興書目稱歷代寶傳，至今無闕。伏讀

皇上御製樂善堂集開卷首篇，卽邀

褒詠。千年舊籍，榮荷表章，則是書之有裨治道，亦概可見矣。書中之注，爲元至順四年臨川戈直所作。又採唐柳芳、晉劉昫、宋宋祁、孫甫、歐陽修、曾鞏、司馬光、孫洙、范祖禹、馬存、朱黼、張九成、胡寅、呂祖謙、唐仲友、葉適、林之奇、眞德秀、陳惇脩、尹起莘、程奇及呂氏通鑑精義二十二家之說附之，名曰集論。吳澄、郭思貞皆爲之序。直字伯敬，卽澄之門人也。

御製貞觀政要序

朕惟三代而後治功莫盛於唐而唐三百年間尤莫若貞觀之盛。誠以太宗克己勵精圖治於其上。而群臣如魏徵輩。感其知遇之隆。相與獻可替否以輔治於下。君明臣良。

其獨盛也宜矣。厥後史臣吳兢。采其故實。編類為十卷。名曰貞觀政要。有元儒士臨川戈直。復加考訂註釋。附載諸儒論說以暢其義。而當時大儒吳澄。又為之題辭。以為世不可無。其信然也。朕萬幾之

暇。鋭情經史。偶及是編。喜其君有任賢納諫之美。臣有輔君進諫之忠。其論治亂興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為鑒戒。朕甚嘉尚焉。顧傳刻歲久。字多訛謬。因命儒臣重訂正之。刻梓以永其傳。於戲。太宗

在唐為一代英明之君。其濟世康民。偉有成烈。卓乎不可及已。所可惜者。正心修身有愧於二帝三王之道。而治未純也。朕將遠師往聖。允迪大猷。以宏至治。固不專於是編然而嘉尚之者。以其可為行

遠登高之助也。序于篇端。讀
者鑑焉
成化元年八月初一日

貞觀政要集論題辭

夏有天下四百五十餘年。商有天下六百三十餘年。周有天下八百六十餘年。三代以後享國之久。唯漢與唐。唐之可稱者三君而已。太宗文皇帝。身兼創業守成之事。納諫求治。勵精不倦。其效至于米斗三錢。外户不閉。故貞觀之盛。有非開元元和之所可及。而太宗卓然為唐三宗之冠。史臣吳兢類輯朝廷之設施。君臣之問對。忠賢之諍議。萃成十卷。曰貞觀政要。事覈辭質。讀者易曉。唐之子孫奉為祖訓。
聖世亦重其書。澄備位經筵時。嘗以是進講焉。夫過

唐者漢。孝文之恭儉愛民。可鏡也。過漢者夏。大禹之好善言。惡旨酒。可規也。繼夏者商。成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可師法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文武之德。旦奭之猷。具載二南二雅周頌之詩。告誥立政無逸之書。義理昭融。教戒深切。率而由之。其不上躋泰和景運之隆乎。然譬之行遠必自邇。譬之登高必自卑。則貞觀政要之書。倘可無也。庶士戈直考訂音釋。附以諸儒論說。又足開廣將來進講此書者之視聽。其所裨益豈少哉。前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吳澄題辭

二帝三王之治。後世莫能及者。順人之道。盡乎仁義也。唐太宗以英武之資。克敵如拉朽。所向無前。天下甫定。魏鄭公力排封德彝之繆。以仁義進。雖太宗未能允迪其實。有愧於備德。然四年之間。內安外服。貞觀之治。亦仁義之明效歟。史臣吳兢類爲政要。凡命令政教。數奏復逆。詢謀之同。謇諤之異。所以植國體而裕民生者。赫赫若前日事。江右戈直集前賢之論以釋之。翰林草廬吳公叙其首以屬於余。值拜奎章召命。道廣陵。謀於憲使日新程公。將有以廣其傳也。程公慨然。即以學廩之羨鋟諸梓。嗚呼。仁義之心。亘古今而無間。因其所已然。勉其所未至。以進輔於

聖朝。則二帝三王之治。特由此而推之耳。觀是編者。尚勗之哉

至順四年歲在癸酉正月辛卯前中奉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奎章閣大學士郭思貞書

貞觀政要者。唐太宗文皇帝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政。而史臣吳兢編類之書也。自唐世子孫既已書之屏帷。銘之几案。祖述而憲章之矣。至於後世之君。亦莫不列之講讀。形之論議。景仰而倣法焉。夫二帝三王之事尚矣。兩漢之賢君六七作。何貞觀之政。獨赫然耳目之間哉。蓋兩漢之時世已遠。貞觀之去今猶近。遷固之文。高古爾雅。而所紀之事略。吳氏之文。質樸該贍。而所紀之事詳。是則太宗之事。章章較著於天下後世者。豈非此書之力哉。夫太宗之於正心脩身之道。齊家明倫之方。誠有愧於二帝三王之事矣。然其屈己而納諫。任賢而使能。恭儉而節用。寬厚而愛民。亦三代而下。絕無而僅有者也。後之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豈不交有所益乎。惜乎是書傳寫謬誤。竊嘗會萃衆本。參互考訂。而其義之難明。音之難通。字爲之釋。句爲之述。章之不當分者合之。不當合者分之。自唐以來。諸儒之論。莫不采而輯之。間亦斷以己意。附於其後。然後此書之旨。頗爲明白。雖於先儒窮理之學。不敢妄議。然於

國家致治之方。未必無小補云。後學臨川戈直謹書

貞觀政要序

唐衛尉少卿兼脩國史修文館學士吳兢撰

按兢汴州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惟與魏元忠朱敬則游。唐長安中。二人者當道。薦兢才堪論撰。詔直史館修國史。神龍中。爲右補闕。累遷衛尉少卿。兼脩文館學士。復脩史。於是采摭太宗朝政事之要。隨事載錄。以備勸戒。合四十篇上之。名曰貞觀政要。開元中。爲太子左庶子。又嘗私撰唐書唐春秋。兢居官多忠諫。叙事簡核。有古良史之風。嘗撰則天實錄。直筆無諱。當世稱今董狐云

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陽公中書令河東公。以時逢聖明。位居宰輔。寅亮帝道。弼諧王政。恐一物之乖所。慮四維之不張。每克己勵精。緬懷故實。未嘗有乏。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至於垂世立教之美。典謨諫奏之詞。可以弘闡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備加甄錄。體制大略。咸發成規。於是綴集所聞。參詳舊史。撮其指要。舉其宏綱。詞兼質文。義在懲勸。人倫之紀備矣。軍國之政存焉。凡一帙一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貞觀政要。庶乎有國有家者。克遵前軌。擇善而從。則可久之業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豈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已哉。其篇目次第列之于左

第一卷

論君道第一

論政體第二

第二卷

論任賢第三

論求諫第四

論納諫第五

第三卷

論君臣鑒戒第六

論擇官第七

論封建第八

第四卷

論太子諸王定分第九

論尊敬師傅第十

論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一

論規諫太子第十二

第五卷

論仁義第十三

論忠義第十四

論孝友第十五

論公平第十六

論誠信第十七
第六卷
論儉約第十八
論謙讓第十九
論仁惻第二十
慎所好第二十一
慎言語第二十二
杜讒邪第二十三
論悔過第二十四
論奢縱第二十五
論貪鄙第二十六
第七卷
崇儒學第二十七
論文史第二十八
論禮樂第二十九
第八卷
論務農第三十
論刑法第三十一
論赦令第三十二
辯興亡第三十三

論貢賦第三十四
第九卷
議征伐第三十五
議安邊第三十六
第十卷
論行幸第三十七
論畋獵第三十八
論災祥第三十九
論慎終第四十

集論諸儒姓氏

柳氏 芳 字仲敷蒲州人唐玄宗時進士肅宗時編緝國史

劉氏 煦 字耀遠范陽人五代晉時丞相撰舊唐書

宋氏 祁 字子京安陸人宋仁宗時進士為翰林學士撰新唐書列傳

孫氏 甫 字之翰許昌人宋仁宗時進士為諫官撰唐史記及唐史論斷

歐陽氏 脩 字永叔廬陵人宋仁宗時進士仕至參知政事太子少師撰新唐書紀志有文集

曾氏 鞏 字子固南豐人宋神宗時擢中書舍人有文集

司馬氏 光 字君實涑水人宋哲宗時拜左僕射贈太師撰資治通鑑

孫氏 洙 字巨源廣陵人宋神宗時進士為諫官有文集

范氏 祖禹 字淳父成都人宋哲宗時為翰林學士撰唐鑑

馬氏 存 字子才宋哲宗時進士有文集

朱氏 黼

張氏 九成 字子韶開封人宋高宗時狀元為待制撰史論

胡氏 寅 字明仲建安人宋高宗時進士為諫官撰讀史管見

呂氏 祖謙 字伯恭東萊人

唐氏 仲友 字　　金華人

葉氏 適 字正則永嘉人

林氏 之奇 字少穎三山人

真氏 德秀 字希元建安人

陳氏 惇脩 字伯厚三山人撰史斷

尹氏 起莘 栝蒼人撰通鑑綱目發明

程氏 祁

呂氏 未詳名字撰通鑑精義

貞觀政要

戈直集論

愚按貞觀者唐太宗表年之號也易大傳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蓋言天地之文理主於正以示人也政要者唐史臣吳兢類輯貞觀君臣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政之大要也唐史本紀曰太宗姓李氏諱世民隴西成紀人為涼武昭王八世孫高祖次子也母曰太穆皇后竇氏生而不驚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貴人也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既去乃采其語名之曰世民及長聰明英武有大志能屈節下士結納豪傑佐高祖以定天下之亂功業日隆唐義寧元年高祖以唐王受隋禪國號唐明年改元武德封世民為秦王九年立秦王世民為皇太子聽政是年八月即皇帝位明年改元貞觀在位凡二十三年為一代之賢君其言行之美致治之盛與夫任賢使能之方從諫樂善之道大畧皆聚此書也後文宗讀此慨然慕之故太和初政號為清明則是書也不無補於治云

貞觀政要卷第一

論君道一　論政體二

君道第一　凡五章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啖。一作噉去。音淡。食也。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人。擾亦作撓。且復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為之解體。怨讟既作。讟音瀆。痛怨也。離叛亦興。朕每思此不敢縱逸。諫議大夫唐制掌諫諭得失侍從贊相之職魏徵評見任賢篇對曰。古者聖哲之主。皆亦近取諸身。故能遠體諸物。昔楚聘詹何。楚春秋時國名。僭稱王。詹何楚詹尹之後。隱於釣。楚莊王聞而異之。召而問焉。出列子。問其理國之要。詹何對以脩身之術。楚王又問理國何如。詹何曰。未聞身理而國亂者。陛下所明實同古義。

按通鑑武德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嘗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與此章辭異而旨同故附見于此

愚按中庸九經脩身為先大學八目脩身為本古者二帝三王之治未有不先正其身而能正天下者也故堯必克明峻德而後能黎民時雍舜必玄德升聞而後能萬邦咸寧禹必祗台德

先而後能朔南暨聲教湯必懋昭大德而後能表正萬邦武王必建其有極而後能作民父母蓋身者表也天下者景也未有表正而景曲者也身者源也天下者流也未有源清而流濁者也後之人君若漢高之約法除苛文帝之黃致刑措宣帝之綜核名實光武之恭勤儉約明帝之明察善斷舉章之寬厚長者其變況之心治民之具蓋亦有合乎先王者矣推其本原之地有未純焉者爾由此觀之身心與家國天下為一者三代以上之治也身心與家國天下為二者三代以下之治也唐太宗以英武之姿當大亂之後芟除群雄拓定四海一旦君臨南面首告其群臣曰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者斯言也非三代以下之言也魏徵斯時正當告之以中庸之九經大學之八目于以闡揚聖學之蘊奧以發明心術之微可也顧乃以楚王詹何之言言之何其遠哉使太宗斯時得聞二帝三王之學是將終始如一而無晚年之悔內外如一而無宮閫之化矣宜持貞觀之治而已耶惜乎太宗能言之而不能行之魏徵

能贊美之而不能發明之也。吳氏編是書，置此於開卷之首，其有所取也夫，抑有所感也夫。

貞觀二年，太宗問魏徵曰：何謂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詩云：先人有言，詢于芻蕘。詩大雅板篇之辭。芻蕘，採薪之人。言雖賤而不棄也。詩作民，蓋避太宗諱。故以人代民。他皆以類此。昔唐虞之理，堯曰陶唐氏，舜曰有虞氏。理本作治，蓋避高宗諱，故以理代治。他皆類此。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虞書史贊舜之辭。謂闢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也。是以聖無不照，故共鯀之徒不能塞也。共音恭。鯀音袞。共工，唐虞官名。古之世族官也。鯀，崇伯名，夏禹父也。共工淫辟。鯀治水無功。舜流共工于幽州，殛鯀于羽山。塞猶蔽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虞書曰：靜言庸違。靖與靜同，回亦違也。謂靜則能言，用之則不然也。秦二世則隱藏其身，

捐隔疏賤而偏信趙高，及天下潰叛，不得聞也。捐，音娟。棄也。秦二世，始皇少子，名胡亥。嗣位，號二世皇帝。趙高，秦宦者。二世用之為相。二世常居禁中，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二世後為高所弒。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舉兵向闕，竟不得知也。异，羊吏切。梁武帝姓蕭，名衍，仕齊封梁王，受齊禪，國號梁。朱异仕梁為散騎常侍。侯景，東魏臣，叛歸魏，復請歸梁。武帝從朱异之請，納景為大將軍。及景反逆，朝野共怨异。武帝後為景所逼，餓而死。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剽，音漂，劫也。隋煬帝，姓楊，名廣，文帝次子也。虞世基仕隋為內史侍郎。世基以帝惡聞盜賊，告者皆不以實聞。由是盜賊競起，陷沒郡縣，皆帝之知。煬帝後為宇文化及等所弒。是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范氏祖禹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徵之對也。可謂得其要矣。夫聖人以天下為耳目，故聰明。庸君以近習為耳目，故暗蔽。明暗之分，惟在於遠近大小而已矣。

唐氏仲友曰：兼聽則公正忠讜進，偏信則浸潤膚受行。此魏徵論聽納任用之本。

愚按：太宗問明君暗君，魏徵謂兼聽者明，偏信者暗蔽，言固確而當矣。然兼聽偏信，此自外至者也。明之與暗，又有存於中者焉。堯之欽明，舜之聰明，方其中澄澈，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妍媸輕重，隨物而見者也。彼昧者昏者反是，又明暗之所分。蓋偏信固易於蔽，而兼聽亦有所當擇。惟明足以燭理，何施而不可哉。君天下者，欲造於堯舜之明，當自格物致知之學始。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守成亦作守文。從同。尚書左僕射尚音常。射音夜。凡言尚書僕射並同。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取其領事之號也。唐制，尚書省置左右僕射，事統理六官，為令之貳。令闕則總省

事。宰相職也。房玄齡詳見任賢篇。對曰：天地草昧，易屯卦彖傳曰：天造草昧。草，雜亂。昧，冥晦也。群雄競起，攻破乃降，下江切。戰勝乃剋。由此言之，草創為難。魏徵對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狡，百姓樂推，樂音洛。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為難。然既得之後，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弊，恒由此起。恒，胡登切，常也。以斯而言，守成則難。太宗曰：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嘗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徵與我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踐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成之難也。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者，當思與公

等慎之。按通鑑係十二年。又云去歲等琛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范氏祖禹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寡。守成而失之者多。周公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故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逸也。然非特創業之君難守成尤難也。林氏之奇曰。創業之難。雖庸人亦知其然。守成之難。雖明者亦有所忽。周宣王六月出師。不以為難。而末年庭燎鄉晨。以視朝為不易。漢高帝好謀能聽。從諫若轉圜之易。而末年欲易太子。以聽言為甚難。是以文帝之世。賈生有厝火積薪之言。太宗之世。魏徵有失於安逸之戒。唐氏仲友曰。太宗之問。禍福之機。房魏之對。更為本末。若言創業為難。太宗身更其難。此不可罔。若言守成易。太宗必謂難者。吾攬身濟之。怠忽生矣。太宗悟二臣之意。加謹於守成之難。明哉。愚按自古人君創業守成。雖有身兼之者。周武漢高創業者也。而不及守成。成康文景。守成者也。而不及創業。惟神禹在帝位十年。成湯在帝位十三年。兼創業守成之事者也。然以書傳攷之。禹不以治水敷土為難。而以本國邦寧為難。湯不以升陑伐桀為難。而以時恡克終為難。豈創業果易而守成果難乎。蓋創業逆境也。可以進德。守成順境也。易以長慾。太宗身兼創業守成之事。不以其已能者自滿。而以其未能者為懼。其致貞觀之治也宜哉。

貞觀十一年。特進漢世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位三公下。唐制因之。魏徵上疏曰。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雄一作傑。南面臨下。易說卦傳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皆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支百世。傳祚無窮。祚位也。然而克終者鮮。鮮上聲。少也。後同。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詩大雅蕩篇之辭。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也。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彊銳。一作盛。三十

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惡去聲。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桀名癸。夏末暴之君。湯伐之而死。恃其富彊。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而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苑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嚴重。內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福。讒。徂咸切。譖也。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掩蔽也。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殞。羽敏切。歿也。子孫殄絕。殄。音腆。盡也。為天下笑。可不痛哉。聖哲乘機。拯其危溺。拯。之慶切。救也。八柱傾而復正。淮南子曰。地有九州八柱。括地象曰。崑崙山為柱。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也。四維弛而更張。弛。音矢。廢也。更。平聲。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遠肅邇安。不踰於期月。期。與朞同。謂周一歲之月也。論語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勝。平聲。去。上聲。論語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觀。去聲。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媛。美女也。音援。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失。一作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武王克商。紂走反入。登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毀阿房之廣殿。阿。於何切。房。讀曰旁。秦始皇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自殿下直抵南山。表闕。道絕漢。後為楚所焚。懼危

史051-011

亡於峻宇，(夏書五子之歌曰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峻音俊)思安處於卑宮，(處上聲後同論語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謂禹薄於己而勤於民也)則神化潛通，無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即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以土堦，(堯舜之朝土堦三等茅茨不翦)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周書曰惟聖罔念作狂言一念之差雖聖亦為狂矣)不慎厥終，忘締構之艱難，(締音帝結也構音姤成也)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儉，(椽音傳榱桷也)追雕墻之靡麗，因其基以廣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長音掌)不知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

是聞，斯為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亂，與亂同道，莫可測也。(測一作則)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怨，(夫音扶後同)人怨則神怒，神怒則災害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后，將隆七百之祚，(隆一作蓁左傳曰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貽厥子孫，傳之萬葉，難得易失，(易以豉切後同)可不念哉！(按通鑑係十一年正月上作飛山宮敕魏徵上此疏)是月，徵又上疏曰：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

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神器帝位也)居域中之大，(老子曰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虞書曰元首明哉所以喻君也)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殷憂憂之盛也)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胡越者極南北之閒言至異可同也)傲物則骨肉為行路。(言至親反疏也)雖董之以嚴刑，(董督也虞書曰董之用威)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家語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也)奔車朽索，其可忽乎？(朽許九切索蘇各切夏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御六馬喻危懼可畏之甚奔車朽索亦此意也)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樂音洛後同盤遊畋獵也夏書曰不敢盤于遊田三驅者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易比卦六五王用三驅失前禽蓋猶成湯祝網之義)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

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兹九德，(虞書皐陶曰：亦行有九德。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言人之能見於行者九。九蓋知人之事也) 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効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孟子曰：一遊一豫，為諸侯度。豫，樂；遊也。言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惠及民而諸侯所取法。不敢慢遊以病民也) 可以養松喬之壽，(赤松、王喬，皆古仙人之有壽者) 鳴琴垂拱，不言而化。(家語曰：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垂拱者，垂衣拱手，無為而治也) 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按通鑑，係十一年四月。魏徵上此疏) 太宗手詔答曰：省頻抗表，(省，悉井切。視也) 誠極忠款，(苦管切。誠也) 言窮切至，披覽忘倦，每達宵分。(夜半也) 非公體國情深，啓沃義重，(啓，開也。沃，灌溉也。商書高宗命傅說曰：啓乃心，沃朕心) 豈能示以良圖，匡其不及。朕聞晉武帝自平吳已後，(晉武帝，複姓司馬，名炎。家世仕魏，封晉王。受魏禪，國號晉。吳，國名。三國孫權之後，晉武滅之) 務在驕奢，不復留心治政。何曾(字穎考。仕魏為司徒。晉受禪，以曾為太傅) 退朝謂其子劭(字敬祖。曾之子也。仕晉為司徒) 曰：吾每見主上，不論經國遠圖，但說平生常語，此非貽厥子孫者，爾身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死。及孫綏果為淫刑所戮。(綏，字伯蔚。曾之孫也。仕晉為尚書。後為東海王越所殺) 前史美之，以為明於先見。朕意不然，謂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為人臣，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孝經，傳曾子述孔子之辭) 所以共為理也。曾位極台司，(三公上應三台。台司者，三公之位也) 名器崇重，當直辭正諫，論道佐時。今乃退有後言，進無廷諍，以為明智，不亦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相，去聲。焉，於虔切。論語孔子告冉求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公之所陳，朕聞過矣，當置之几案，事等弦韋。(弦，弓弦。韋，柔皮也。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 必望收彼桑榆，期之歲暮，不使康哉良哉，獨美於往日。(美，亦作盛。虞書皐陶賡歌之辭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若魚若水，遂爽於當今。(蜀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得水也) 遲復嘉謀，犯而無隱，(隱，去聲。禮：事君有犯而無隱) 朕將虛襟靜志，敬佇德音。(按太宗此詔，通鑑係在十一年七月魏徵累上疏之後)

孫氏甫曰：魏公以為直擇感數百年而名參高季鄭論修史之法，則曰：假如傳魏徵，則記其諫諍之詞，是以見正直。是魏公得諫諍之遺，其言足以傳信於後也。此二疏乃諫諍之第者。魏公事美主，方贊治道，已成太平之治，見其小失焉，救政諫諍以防其甚，如事中常之主，又下未治其君，或有大過，諫心危切至，安危大計，必忘身以爭也。蓋輔拂之遺，不至此下，見以為患，後之為相者宜擇之。

呂氏祖謙曰：魏徵數太宗十思，使太宗能以是十思而克之，則當時之治，不惟貞觀而已，雖亟隆於堯舜可也。然魏公之十思，可以與孔子之九思，同與諷於萬世矣。

愚按：魏徵之於諫也，可謂難矣。不惟大事能諫，雖小事未嘗含也。不惟初年能諫，雖末年未嘗輟也。史解其平生諫疏二百餘篇，而是年一月之中，見於諫疏者凡二焉。見於書者如此，則其見於言者可知矣。傳於世者如此，則其不傳於世者亦可知矣。臣不以數諫為嫌，君不以數諫

為偉其致貞觀之治有以也夫。今以二疏觀之。一以為當監隋之所以失。念唐之所以得。一以為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實寡。夫能懼得失。而欲能慎終始。能慎終始。則有得而無失矣。二疏之言。相為表裏者也。吳氏合二疏為一章。厥有旨哉。

貞觀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守天下難易。易以豉切。侍中魏徵唐制門下省侍中掌出納帝命。相禮儀。凡國家之務。與中書令參總而顓判省事也。對曰。甚難。太宗曰。任賢能。受諫諍。即可。即作則。何謂為難。徵曰。觀自古帝王。在於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樂音洛。必懷寬怠。言事者惟令兢懼。令平聲。日陵月替。以至危亡。聖人所以居安思危。正為此也。為去聲。安而能懼。豈不為難。

愚按太宗以間世之才。內安群雄。外清四夷。其視取天下有不足為者。況於守天下乎。故魏徵因其問而對以甚難。魏徵豈欲難人之所易哉。蓋自古人主在憂危。則思敬畏。思敬畏。則亂者治矣。居安樂。則懷寬怠。懷寬怠。則治者亂矣。周宣能謹於北伐之日。而不能謹於庭燎鄉晨之時。晉武知謹於平吳之先。而不能謹於天下一統之後。明皇留於誅諸韋。安居而不祿山之亂生。憲宗平為淮蔡。休兵而弘志之禍作。唐虞盛治。兢兢業業於一日萬機者。豈使然哉。魯定公問一言興邦。孔子對以為君之難。然則魏徵之言。其一言興邦者乎。

政體第二 凡十三章

貞觀初。太宗謂蕭瑀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高祖入關招之。授光祿大夫。武德初。遷內史令。貞觀初。拜太子少師。遷僕射。又遷御史大夫。參預朝政。後拜太子少傅。卒。謚曰恭。帝以性忌。改謚貞褊。曰。朕少好弓矢。少好並去聲。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邪皆作斜。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不得其理。況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固未及於弓。弓猶失之。而況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京官。謂京都官。唐制。五品以上皆以名聞制授。更宿中書內省。更。平聲。唐制。中書內省。在禁中。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范氏祖禹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太宗因識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理已不能盡。詢謀於衆。而不自用。此其所以興也。

胡氏寅曰。太宗射藝絕世。矢無虛發。若使弓材不良。發矢不直。則當危蹙交急之時。所欲斃者。不能應弦而倒。而資於治也大矣。工人之意。則不為是。蓋見太宗之微。故借弓為喻。所以規之也。猶曰。君心不正。則言行皆邪。勢雖尊嚴。而出政不善云爾。執藝之言。所謂伯牙之揮。而太宗聞之。異乎子期之聽邪。太宗英才蓋世。群臣亦一時豪傑事不足以望清光。而造弓者。乃自外而窺其內家。不可捨蓋如此。人君可不慎哉。凡人能反求諸己者實難。太宗瞿懼於聽德之聰。然能因是召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是亦為君之道也。

愚按古者工執藝事以諫。固時見於傳。不謂唐之弓工能見太宗之微。而有木心不正表裏皆邪之語。斯言也。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董子曰。正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遠近莫不一於正。不知太宗果能因工人之言。而觸類於經傳之言乎。

貞觀元年。太宗謂黃門侍郎漢世。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曰黃門。唐制。

黃門侍郎。貳侍中。職掌侍從。贊獻替。天下祥瑞之官。王珪（珪見任賢篇）曰。中書所出詔勑。（中書省名。武德三年。改內書省曰中書省。唐制。中書掌軍國政令。凡制冊詔勑宣署而施行。爲置令二人。侍郎二人。右諫議大夫四人。右補闕六人。令之貳也。其屬則有舍人六人。右散騎常侍二人。右拾遺六人。起居舍人二人。時中書門下。與尚書號曰三省。）頻有意見不同。或兼錯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書門下。（省名。唐制。門下省掌出納詔令。國務則與中書參總焉。置侍中二人。黃門侍郎二人。侍中之貳也。其屬則有左散騎常侍二人。左諫議大夫四人。給事中四人。起居郎二人。補闕二人。左拾遺二人。弘文館亦隸焉。）本擬相防過誤。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爲公事。（爲。去聲）或有護己之短。忌聞其失。有是有非。銜以爲怨。（銜。戶監切。含也）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顏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施。平聲）難違

一官之小情。頓爲萬人之大弊。此實亡國之政。卿輩特須在意防也。隋日內外庶官。政以依違。而致禍亂。人多不能深思此理。當時皆謂禍不及身。面從背言。（虞書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謂面諛以爲是。背毀以爲非也。）不以爲患。後至大亂一起。家國俱喪。雖有脫身之人。縱不遭刑戮。皆辛苦僅免。甚爲時論所貶黜。卿等特須滅私徇公。堅守直道。庶事相啓沃。勿上下雷同也。（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故曰雷同）

胡氏寅曰。古者論一相而止。至成王。雖以周公位冢宰。然亦與召公同相爲左右。何者。周公不敢自聖。獨專相事。又將訓後世爲人心不同。大賢難得。則參錯並行。相輔相正。歸於無失而已。自漢以來。或置左右丞相。或並置三公。不拘一制之文。至唐而法意猶密。既有左右僕射。又有侍中中書尚書。而令左右丞。又以官未及而人可用者。參預朝政。而其大綱。則俾中書出令。門下審駁。而尚書受成。頒之有司。當貞觀時。君明臣忠。朝希秕政。不數年坐致太平。其集材並用之效如此。諸葛武侯曰。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也。嗚呼。爲君如太宗。爲臣如武侯。公心望治。可爲後世法也。

愚按。胡氏謂古者論一相而止。至周召始並相。以書傳考之。殆不然也。何則。虞廷之使宅百揆。宰相之職也。后稷皋陶。垂益伯夷。后夔皆群有司之職也。若契之數教。龍之納言。則不可以有司言也。豈非輔正宰相。參預朝政者乎。湯以伊尹仲虺。並爲宰相。紂以鄂侯西伯。並爲三公。豈待周召而後有並相之事哉。唐制。俾中書出令。門下審駁。尚書受成。蓋所以集衆人之善而防一己之私。真唐虞三代之遺意也。觀太宗戒王珪之辭。首言護短避隙之私。次言隋朝依違之撓。是不惜法度之善。其中微戒鑿於法外者。豈不尤深切矣哉。

貞觀二年。太宗問黃門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理國。多劣於前古。何也。對曰。古之帝王爲政。皆志尚清靜。以百姓之心爲心。近代則唯損百姓以適其欲。所任用大臣。復非經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如漢宣帝時。丞相韋賢通禮。魏相學易之類）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決定。由是人識禮教。理致太平。近代重武輕儒。或參以法律。儒行既虧。（行。去聲）淳風大壞。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學業優長兼識政體者。多進其階品。累加遷擢焉。

胡氏寅曰。上既泛問。珪亦泛對。如是則無切磋之益矣。前古凡幾吉。近世凡幾世。珪宜復奏曰。不知陛下所指為何代。請得論之。如是則有因事獻替之功矣。若魏晉而下。則無足言。若自兩漢。則西京文學之美。不如東漢名節之卻。而風俗厚薄。治化淳漓。無不本於人君者。忠臣事君。必勉其所未能。而賛其所未至。兩漢盛時。太宗所可及也。而為文武之業。豈不在所希慕乎。

愚按太宗近代勞於前古之問。自三代以下之善。莫問也。王珪首以漢為對。而謂近代重武輕儒。果何所指也。夫古者皋夔稷契伊傅周召此所謂儒也。以明體適用之學。蹟斯世於極治者也。豈時漢之經術比哉。太宗以學業優長熟識政體者。進其階品。不知學業優長者。果真儒乎。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勅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比來（比音鼻。）惟覺阿旨順情。唯唯苟過。（唯音葦。）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惟署詔勅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煩簡擇以相委付。自今詔勅疑有不穩便。必須執言。無得妄有畏懼。知而寢默。

按通鑑。是年四月。上始御太極殿。謂侍臣曰。云云。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范氏祖禹曰。朝廷設官分職。非徒使上下相從。而欲交脩其所不逮也。故書曰。百官脩職。苟取充位而奉行上令。則是胥史而已。不明之君。自以無過。惡人之言。是以政亂而上不聞。太宗勅責而使之言。雖欲不治。不可得也。

呂氏曰。武王諤諤而昌。商紂唯唯而亡。蓋朝廷之上。和而不同。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此諤諤之風也。朝廷以諤諤為風。則正人進。而佞人退。安得而不昌乎。其或君臣上下。有非不諫。務相懷從。以為當。同此唯唯之風也。朝廷以唯唯為風。則佞人進。而君子退。安得而不亡乎。是道也。豈武王與紂為然。秦人唯唯而亡。漢家諤諤而昌。隋人唯唯而亡。唐家諤諤而昌。未有唯唯而不亡。亦未有諤諤而不昌者也。

愚按舜命龍作納言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說者謂後世中書門下之職。即納言也。夫出者受上言以宣於下。納者。聽下言以聞於上。而允者當於理之謂也。下情上達。上情下孚。一切以帝命之公。而無壅蔽之私。非擇才不能也。彼阿旨順情。唯唯苟過者。豈惟允之義乎。

貞觀四年。太宗問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隋文帝姓楊名堅。弘農人。後周朝以元舅輔政。位相國。封隋王。受周禪。國號隋。）對曰。克己復禮。（論語孔子答顏淵問仁之辭。言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也。）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朝音潮。）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傳飧而食。（飧音孫。熟食也。）雖性非仁明。亦是勵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夫音扶。）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隋文帝受禪之時。周宣帝既喪。靜帝幼沖之日也。）恒恐群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相去聲。下同。）惟即承順而已。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四海之衆。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量平聲。）宰相籌畫。於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虞書曰。一日二日萬機。機與幾同。言日之至幾而事至多也。）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

去聲。後同。謂中於理也。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法令嚴肅。誰敢為非。因令諸司。因令之令。平聲。若詔勅頒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即施行。務盡臣下之意

范氏祖禹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為一相。總百官。自揆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

愚按。古之君天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未有身代群臣之事。而自以為勵精者也。隋文帝天資苛察。多疑自任。欲以一身之耳目。而周知天下之務。以一人之手足。而悉代百司之勞。不及再傳。天下大亂。後世遂學不明。故隋文自以為勵精之事。蕭梁亦稱之為勵精之主。夫堯之兢兢。堯之勵精也。舜之業業。舜之勵精也。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堯舜之勵精勞於求賢而已。豈以其身代群臣之事哉。琦又謂其能克己復禮。斯須子之所勉行也。豈隋文之所能乎。失之遠矣。太宗深悟隋文之非。非惟欲廣任賢良。高居深視。但令百司不得順旨。務盡臣下之意。故貞觀之治。較之開皇。相去懸絕者。有以也夫。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至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今天下安危。繫之於朕。故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於卿輩。既義均一體。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極言無隱。儻君臣相疑。不能備盡肝膈。實為國之大害也。按通鑑。是年。康國求內附。太宗因有是言。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呂氏祖謙曰。觀徵之於太宗。救其惡多矣。而未嘗不將順其美焉。故其言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夫既得其居安思危之美。俾其居安思危之心。永永不忘。則其將順正救之道。豈不兩盡乎。

愚按。太宗謂治國與養病無異。竊書因其言而推之。天下猶一身也。人君為元首。大臣為心膂。其次為股肱。又其次為耳目。又其次為爪牙。天下之疲癃殘疾。則癢痾疾痛。舉切吾身者也。唐虞三代。康強無事之時也。春秋戰國。病困危篤之時也。三國南北朝。病踈羸瘠者也。隋亡唐興。其病愈新起之時乎。慎其起居。節其飲食。兢兢焉保護之可也。一有觸犯。不惟病之復作。且不可復愈矣。雖然。先儒嘗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如手足痿痺。氣已不貫焉。苟使太宗而知此義。又豈特貞觀之治而已。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興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為蔽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諂者日進。既不見過。所以至於滅亡。朕既在九重。平聲。君門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可愛非君

可畏非民。虞書舜告禹之辭。言君可愛。而民可畏也。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魏徵對曰。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理忘亂。處。上聲。所以不能長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內外清晏。能留心理道。常臨深履薄。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喻可畏之甚也。國家曆數。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月氣節之先後也。自然靈長。臣又聞古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聖旨。

愚按書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所以通下情而防壅蔽也。太宗以廷臣為耳目。淸合於此歟。又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所以畏民心而保君位也。魏徵以水能載舟覆舟。有得於此歟。君臣之相儆戒如此。誠有天下者之鑑也。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焉。於虔切。相。去聲。見君道篇註。君臣之義。得不盡忠匡救乎。朕嘗讀書。見桀殺關龍逄。音旁。桀。夏桀。見君道篇註。關龍逄。夏之賢大夫。諫桀被殺。漢誅鼂錯。上音潮。下音措。鼂錯。潁川人。漢景帝時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吳楚七國遂反。爰盎請帝斬錯。遂斬於東市。未嘗不廢書歎息。公等但能正詞直諫。裨益政教。終不以犯顏忤旨。忤音午。逆也。妄有誅責。朕比來。比音鼻。臨朝斷決。亦有乖於律令者。公等以為小事。遂不執言。凡大事皆起於小事。小事不論。大事又將不可救。社稷傾危。莫不由此。隋主殘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蒼生。罕聞嗟痛。公等為朕思隋氏滅亡之事。為。去聲。後同。朕為公等思龍逄鼂錯之誅。君臣保全。豈不美哉。

林氏之奇曰。君臣之間。其安危禍福之所在。未嘗不相與共之也。夏桀為一己之欲。殺不恤關龍逄之死。龍逄既誅。而桀亦不免於亡。虞世基為一己之計。故不諫煬帝之過。煬帝既亡。而世基亦不免於禍。夫夏桀之殺龍逄。世基之媚煬帝。豈不以在己之意為自得哉。及其免禍之至。而俱以不免。此太宗所以戒其臣。使之為己思煬帝之亡也。亦為之念龍逄之死也。由是言之。君之納諫。臣之進諫。豈非相為謀而獲能相保乎。

愚按君臣一心。則君體其臣。臣體其君。上下交泰之時也。君臣二心。則君不恤其臣。臣不恤其君。上下不交。否之時也。太宗欲為群臣思龍逄鼂錯之誅。是君能以臣之心為心也。又使群臣為己思隋氏滅亡之事。是臣能以君之心為心也。君以臣之心為心。臣以君之心為心。其上下之交泰乎。宜其致貞觀之治也。

貞觀七年。太宗與秘書監唐制。秘書省置監一人。掌邦國經籍圖書之事。有二局。曰著作。曰大史。皆率其屬而修其職。少監為之貳。魏徵從容論自古理政得失。從。七容切。從容。和緩貌。因曰。當今大亂之後。造次不可致理。造。七到切。後同。造次。急遽也。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理。思理則易教。易。以豉切。後同。然則亂後易教。猶飢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勝。平聲。去。上聲。此述論語之辭。大亂之後。將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徵曰。此據常人。不在聖哲。若聖哲施化。施。平聲。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朞月而可。信不為難。三年成

功猶謂其晚。（論語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太宗以為然。封德彝（名倫以字行觀州人初仕隋為起居舍人佐虞世基以諂承主意後與宇文士及降唐以秘策干高祖為秦王參謀軍事貞觀初拜右僕射卒諡曰明後以邪佞改諡繆）等對曰（按通鑑無等字作非丈曰）三代以後（以一作之）人漸澆訛（上古聊切薄也下五禾切謬也）故秦任法律（謂秦之治專用刑法律令言尚酷也）漢雜霸道（謂漢之治以王道霸道雜施之言不純也）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說（一作論）恐敗亂國家。徵曰：五帝（史記謂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為五帝孔安國書序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未詳孰是）三王（夏殷周創業之君禹湯武王是也）不易人而理（易如字）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當時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

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既勝之後，便致太平。（黃帝姓公孫名軒轅號有熊氏蚩尤古諸侯之無道者蚩尤作亂黃帝徵師諸侯與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之而萬國知）九黎亂德，顓頊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理。（九黎蚩尤之屬也顓頊號高陽氏黃帝之孫也國語楚觀射父曰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人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承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人）桀為亂虐，而湯放之。在湯之代，即致太平。（桀夏王名履癸湯殷主名履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湯遂率兵伐之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湯乃踐位平定四海）紂為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紂殷王名受武王周文王之子名發紂淫亂日甚百姓怨望武王遂率諸侯伐之紂死於鹿臺武王克殷二年太子誦立是為成王）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樸，至今應悉為鬼魅，（應平聲當也）寧可復得而教化耶。德彝等無以難

之。（難去聲厭也）然咸以為不可。（以上文按通鑑係在四年）太宗每力行不倦，數年間，海內康寧，突厥破滅。（突陀沒切厥九勿切突厥阿史那氏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獫狁其別部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與中國抗衡歷代為患臣服於唐）因謂群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以來常為中國勍敵，（勍音擎強也）今酋長（酋慈由切長音掌蕃國之長也）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也。顧謂徵曰：玉雖有美質，在於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不別。（礫音的小石也別彼列切）若遇良工，即為萬代之寶。朕雖無

美質，為公所切磋。（七多切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為良工爾。（按史傳曰帝納其言不疑於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謂群臣曰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孫甫論曰帝王興治道在觀時而為之觀時在至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事無不正通於理故能變天下之勢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勢變教立其治不勞而成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則聖人之意可見矣但後之為天下者雖欲興起治道必非聖哲之書不能通究時弊以通變之務速其功以行一時之事故所為駁雜莫復前古之治也觀魏公之論誠得聖人之意文皇能納其言而不惑姦人之論力變時弊以行王道嗚呼明哉大亂之後興立教法不急其功致時太平施泥於後嗚呼公哉）

范氏祖禹曰。太宗可謂能審取捨矣。魏徵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罰之言也。欲咈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咈矣。欲治天下。則順之而已。咈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彝。行之數年。遂致太平。仁義之效如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豈不可為太宗乎。及其成功。後歸於下。此前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胡氏寅曰。德彝言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未為甚失。魏徵言若果澆訛。當為鬼魅。則未也。以書契以來。觀之三代之時。固不若唐虞之世。周之文勝。又不若虞夏之質。兩漢風俗。豈敢望周。而唐室風俗。又安能及漢耶。若謂民常淳樸。無有澆訛。是結繩之治可以易約劍土鼓之樂可以變緣飾矣。要之一治一亂。天地之大數也。亂極人者。則氣厚而人淳。治極人多。則氣漓而人鬼。淳漓一變。而天地之義盈虛消息。後世識不及古遠矣。若夫人之所以為人。出於本心。不可泯滅者。則古猶今耳。是故可以脩文以仁。理之以義。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也。魏徵有見於飢渴者易為飲食。而無見於人心之未亡者。故其效止於斗米數錢。外戶不閉則俎以遠矣。固不能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路也。

愚按。仁者心之德而愛之理。義者心之制而事之宜。二者皆出於天理之本然。人心之固有也。古之聖人體之於心。行之於身。措之於家國天下。操存於未發之時。持守於隱微之地。終始如一。無須臾之離也。表裏如一。無毫髮之間也。故能使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此豈可以偽而為之。襲而取之哉。周道既衰。聖學榛塞。孟子於戰國之時。汲汲然以仁義說齊梁之者。則見謂迂闊而莫之行也。自時厥後。則有謂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者有之矣。崇尚黃老。不信儒術者有之矣。自謂本雜霸道。不喜書生者有之矣。其視仁義。不過尊之以美名。特之以虛器而已。寥寥千載。唐太宗以英武間世之資。當撥亂反正之運。獨能黜抑封倫之言。力行魏徵之請。故能致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行旅野宿。幾於刑措。亦可謂仁義之效矣。然太宗之於仁義也。蓋其名而不得其實。喜其文而不究其本。知求之於紀綱政事。而不知反之於吾身方寸之間。知求之於外廷朝著。而不知行之於宮闈隱微之際。故始以從諫為美。而終不免小押之失。外以出宮女為名。而內不免懷嬴之累。內外扞格。終始倚伏。其於聖人之仁義。蓋外似而內違。名同而實非也。夫自成康八百餘年而後有漢文。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天之生賢君如此其不數數也。幸而有力行仁義之君。而教之於聖人之遺則。又若彼扶之於美王。務押之於漢蘇馬。豈非聖遺不明。有君無臣之所致乎。烏乎惜哉。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隋時百姓縱有財物。豈得保此。自朕有天下已來。存心撫養。無有所科差。人人皆得營生。守其資財。即朕所賜。向使朕科喚不已。雖數資賞賜 數音朔 亦不如不得。魏徵對曰。堯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於其間矣。堯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今陛下如此含養。百姓可謂日用而不知。又奏稱晉文公 晉。春秋時國名。文公。晉君名重耳 出田逐獸於碭 徒浪切 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將安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文公曰。今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厭而徙之小澤。則有矰丸之憂。矰音曾。矢也 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必有釣射之憂。射石音 今君出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

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從去聲 漁者曰君何以名。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國慈愛萬人薄賦斂斂去聲輕租稅臣亦與焉。與去聲 君不尊天不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海外失禮於諸侯內逆人心一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諸本

此章附忠義篇今按其言於政體尤切故附於此

愚按惠王務民務粟孟子不許其仁子產濟人溱洧孟子譏其不知為政夫使鄭國有九年之儲子產有與梁之政安用區區之小惠哉善乎太宗曰人得營生即朕所賜若科差不已雖賞賜不如不得斯可謂知為政之本矣愚觀後世之君有賜民今年田租者有賜民爵賜民帛者夫耕田鑿井之民尚不知帝力之何有況有限之賜何足以周無窮之民乎

貞觀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師。師衆也周世因以天子建都之地曰京師此指長安隋之都而言也 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意猶不足徵求無已徵召也平聲 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黷音瀆 百姓不堪遂致亡滅此皆朕所目見故夙夜孜孜並音茲篤意也 惟欲清淨使天下無事遂得徭役不興年穀豐稔百姓安樂。樂音洛後同 夫治國猶如栽樹夫音扶 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一作盛 君能清淨百姓何得不安樂乎

愚按孟子曰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人莫不欲而君天下者尤甚焉大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虐歌酷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伐自古亡國喪家之君未有不由多欲者也桀以多欲而亡成湯反之而興紂以多欲而亡武王反之而興煬帝多欲而亡太宗反之而興夫太宗之寡欲雖未能如湯武也不過勉強行之耳猶能身致盛治歷年數百況於真知實踐者乎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或君亂於上臣理於下或臣亂於下君理於上二者苟逢何者為甚特進魏徵對曰君心理則照見下非誅一勸百誰敢不畏威盡力若昏暴於上忠諫不從雖百里奚伍子胥之在虞吳不救其禍敗亡亦繼。一作從虞吳二國名百里奚虞之賢臣晉假道於虞以伐虢欲并取虞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後果為晉所滅伍子胥名員楚人吳之賢臣吳王夫差伐越越請和子胥諫吳王不聽與越平後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吳王又不聽太宰嚭譖子胥於吳王

王賜劍使自死後吳為越王句踐所滅 太宗曰必如此齊文宣昏暴楊遵彥以正道扶之得理何也。齊文宣姓高名洋東魏臣襲其父歡位封齊王受魏禪國號齊楊遵彥名愔仕齊為尚書令文宣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泆肆行狂暴而能委政楊愔總攝機衡百度修舉時人皆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 徵曰遵彥彌縫暴主救理蒼生纔得免亂亦甚危苦與人主嚴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諫皆見信用不可同年而語也

林氏之奇曰君者臣之綱君正則臣正未有綱之不正而能使其目之正者然則君為自亂安能使其臣之治也鄭公之言可謂得夫正綱之道而太宗乃以齊文宣得楊遵彥為君亂臣治之比殊不知彼之所為才能救其亡耳焉足以為治哉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康子曰夫如是奚其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是亦君亂而臣治然止於不喪而已

安能以興邦乎（愚按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君臣相須以成至治。此元首股肱所由以取喻也。太宗之言。未為知要。或君亂臣理。此季世之所見也。求之古先盛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可以言亂。必有元聖大臣如伊尹之匡救。遂終為賢君。降此則親敞所謂才得免亂爾。若夫君理臣亂。尤無是理。君能理矣。明其政刑。臣何自亂。臣之亂。政由君之未理也。）

貞觀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古來帝王。驕矜而取敗者。不可勝數。（上平聲。下上聲。）不能遠述古昔。至如晉武平吳（見君道篇註）隋文伐陳（陳後主之世。亡滅之。）已後。心逾驕奢。自矜諸己。臣下不復敢言。政道因茲弛紊。（上音矢。下音汶。紊亂也。）朕自平定突厥破高麗已後（麗平聲。凡言高麗並同。高麗東夷國名。本扶餘別種。居遼東。周封箕子之國也。今為鎮東都。）兼并鐵勒。席卷沙漠。以為州縣。（鐵勒。匈奴苗裔。其種類多。居西海之北。突厥北部也。太宗既平其國。即其部落列置州縣。號為羈縻。以其酋帥為都督刺史。皆得世襲。凡四夷內屬者皆然也。）夷狄遠服。聲教益廣。朕恐懷驕矜。恒自抑折。（音舌）日旰而食。（旰音幹。晚也。）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讜言直諫。（讜音黨。亦直也。）可以施於政教者。（施去聲）當拭目以師友待之。（一無友字）如此。庶幾於時康道泰爾。（幾平聲）

愚按是時。魏徵既死。諫諍之臣漸少。高麗雖破。怠兵之興未已。既破鐵勒。自謂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其驕矜滿溢之意。固形於歌詠矣。然猶能日旰而食。坐以待晨。俾群臣讜言直諫。欲以師友待之。此所以克終盛治。不失令名。有晉武隋文之功。而無晉武隋文之禍歟。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為災。米穀踴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帝志在憂人。銳精為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是時自京師及河東（古冀州之域。今河東道。）河南（古兗州之域。今河南等處。）隴右（古梁州之域。今陝西等處。）饑饉尤甚。（饑音飢。饉音覲。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一匹絹纔得一斗米。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嘗嗟怨。莫不自安。至貞觀三年。關中豐熟。（漢書。關中左殽函。右隴蜀。太宗分天下為十道。此為關西。唐建都之地也。今陝西省。）咸自歸鄉。竟無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從諫如流。雅好儒術。（一作學。好去聲。）孜孜求士。務在擇官。改革舊弊。興復制度。每因一事。觸類為善。初息隱海陵之黨（息隱。高祖長子也。名建成。初立為皇太子。海陵。高祖第四子也。名元吉。初封齊王。建成荒色嗜酒。畋遊無度。見秦王功高。與元吉謀害秦王。秦王知之。遂殺二人。既即帝位。乃封建成為息王。諡曰隱。元吉為海陵王。諡曰剌。）同謀害太宗者。數百千人。事寧復引居左右近侍。心術豁然。不有疑阻。時論以為能斷決大事。得帝王之體。深惡官吏貪濁。（惡烏去聲）有枉法受財者。必無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贓者。皆遣執奏。隨其所犯。寘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屏音餅）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囹音零。圄音語。周獄名也。）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斗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于嶺表。（五嶺之外。今二廣之地。）自山東至于滄海。（山東。古冀州之

域。今濟南等路。濟海東海之名也。皆不賫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過平聲。必厚加供待，供平聲。或發時有贈遺，去聲。餽送也。此皆古昔未有也。

歐陽氏脩曰：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屠，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爲。然春秋之法責備賢者，是以後世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嘆息於斯焉。

曾氏肇曰：太宗之爲君也，屈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才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事本任農，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採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遣而治之體相承，其爲職日以篤，田野日以闢，以其法備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貲，人人自厚，幾於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致。有是三者，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禮樂之具，田時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觀行陣之閱，戰必勝，攻必取，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賓，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賓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其政於天下者如此，其得失可睹矣。

司馬氏光曰：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網羅俊乂，好用善謀，樂聞直諫，拯民於水火之中，而措之衽席之上，使盜賊化爲君子，吟呻轉爲謳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繫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爲州縣，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畧優於漢高，而規摹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迹其性本强悍，而能畏義而好賢，屈己以從諫，剋厲矯揉，力於爲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人主之所行，其善惡是非，在後世當其時不可得辨也。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足以得師；其不善而戒之，足以爲資矣。

程氏祁曰：太宗舉兵五年，定海內，率天下於仁壽富庶之域者，亦以天下之才，爲天下之務而已。觀其任王珪、魏徵於仇讎，任褚亮、李百藥於降虜，起劉洎、馬周於疏遠，起張玄素、孫伏伽於書舊，委之以政，責之以功，諫無不從，謀無不捷。且太宗之才，固非天下之所能及，然而不以此驕天下之士，謙謙然常若有所不逮，此其所以能爲三百年之基也。

愚按：太宗之爲君，可以爲賢矣；貞觀之治，可以爲盛矣。今即其行事觀之，內除群雄，外定四夷，身經百戰，未嘗敗北，後世人君之功，未有高焉者也。其君人之大德有三：一曰謹虛納諫，二曰知人善任，三曰恭儉愛民，後世人君之德，未有過焉者也。定租庸調以爲取民之制，定府兵十六衛以爲垂兵之制，任官制有職爵數階之制，用刑則有笞杖徒流之制，後世制度之美，莫能加也。命房、杜以爲相，英、衛以爲將，王、魏之諫爭，褒、鄂之驍勇，虞、褚之詞翰，下至孫思邈之醫藥，李淳風之星數，袁天綱之相法，莫不至精至妙，度越千古，後世人才之盛，莫能及也。夫功也，德也，制度也，人才也，其盛如此，而卒不得與於二帝三王之盛者，何哉？蓋嘗觀之，古先帝王，雖其天資之美，未有不由學問而成者也。二帝三王之事尚矣，其所從學，猶班班可考者。高宗之學于古訓而有獲，成王之學有緝熙而光明，泰和盛治，冠冕百王，有以也。夫太宗外親瀛州之賢，內立弘文之館，未嘗不學也，特非二帝三王之學耳。使其能從事於二帝三王之學，又豈特貞觀之治而已哉。

貞觀政要卷第一

貞觀政要卷第二

論任賢三

論納諫五

任賢第三（凡八章）

房玄齡　杜如晦　魏徵　王珪

李靖　虞世南　李勣　馬周

房玄齡，（名喬，以字顯。父彥謙，仕隋，歷刺史。玄齡少警敏，通經史，善屬文。開皇中，隋方盛，客白父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務亂嫡庶，競借侈，終當滅亡。父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秘省。侍郎高孝基曰：此郎當為國器，恨不見其聳壑昂霄耳。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之志。既事秦王，王曰：漢光武得鄧禹，今我得玄齡，猶禹也。餘見下文。）齊州臨淄人也。（齊州，今濟南路，隸山東。臨淄，縣名，今屬益都路。）初仕隋，為隰城尉。（隰，音習。隰城，今隰州，隸河東。唐制，縣置尉，掌親理庶務，分判眾曹，割斷追催，收率課調，令之佐也。）坐事除名，徙上郡。太宗徇地渭北，（渭水之北，今陝西之地。）玄齡杖策謁於軍門。太宗一見便如舊識，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唐制，掌軍府表啟書疏之職。）玄齡既遇知己，遂罄竭心力。是時賊寇每平，眾人競求金寶，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謀臣猛將，與之潛相申結，各致死力。累授秦王府記室，兼陝東道（今河南等處。）大行臺考功郎中。（唐制，掌百官功過善惡之職。）玄齡在秦府十餘年，恒典管記。隱太子、巢剌王以玄齡及杜如晦（詳見下章）為太宗所親禮，甚惡之，（惡，烏去聲。）譖之高祖，（諱淵。）由是與如晦並遭驅斥。（字叔德。）及隱太子將有變也，太宗召玄齡、如晦令衣道士服，（令，平聲。衣，去聲。）潛引入閤謀議。及事平，太宗入春宮，（東宮也。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初為皇太子。）擢拜太子左庶子。（唐制，東宮左春坊左庶子，掌侍從贊相禮儀，駁正啟奏之職。）貞觀元年，還中書令。（唐制，中書省之長，掌佐天子執大政而總判省事，宰相也。）三年，拜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唐制，史館有監修國史，皆宰相兼領。）封梁國公，實封一千三百戶。（唐爵九等：一曰王，食邑萬戶；二曰郡王，食邑五千戶；三曰國公，食邑三千戶；四曰開國郡公，食邑二千戶；五曰開國縣公，食邑千五百戶；六曰開國縣侯，食邑千戶；七曰開國縣伯，食邑七百戶；八曰開國縣子，食五百戶；九曰開國縣男，食三百戶。此言千三百戶者，實封數也。）玄齡既總任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有善，若己有之。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敘，無隔疏賤。論者稱為良相焉。（相，去聲。後同。）十三年，加太子少師。（少，去聲。唐制，太子少師、少傅、少保，掌曉三師德行以諭皇太子，奉觀三師之德。）玄齡自以一居端揆，（舜使為宅百揆。端揆者，相位也。）十有五年，頻抗表辭位，優詔不許。十六年，進拜司空。（唐制，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仍總朝政，依舊監修國史。玄齡復以年老請致仕，太宗遣使（使，去聲。）謂曰：國家久相任使，（相，如字。）一朝忽無良相，（朝，音昭。）如失兩手。公若筋力不衰，無煩此讓。自知衰謝，當更奏聞。玄齡遂止。（按史傳，玄齡抗表陳辭，太宗遣使謂之曰：昔留侯讓位，竇融辭榮，自）

但盈滿知進能退。善自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齊蹤往哲。實可嘉尚。然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無良相。如失兩手。玄齡遂止。

太宗又嘗追思王業之艱難。佐命之匡弼。乃作威鳳賦以自喩。因賜玄齡。其見稱類如此。

按新舊唐書皆曰。太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作威鳳賦以賜無忌。俱載長孫無忌傳。參之通鑑亦然。政要作賜玄齡。未詳孰是。愚謂其所紀姓名雖不同。而太宗眷命功臣之意則一也。今錄其賦於此。以備觀覽焉。其辭曰。有一威鳳。憩翮朝陽。晨遊紫霧。夕飲玄霜。資長風以舉翰。戾天衢而遠翔。西翥則煙氛閟色。東飛則日月騰光。化垂鵬於北裔。訓群鳥於南荒。弭亂世而方降。應明時而自彰。俯翼雲路。歸功本樹。仰喬枝而見猜。俯修條而抱蠹。同林之侶俱嫉。共幹之儔並忤。無恒山之義情。有炎洲之凶度。若巢葦而居安。獨懷危而履懼。鴟鴞嗔乎側葉。燕雀喧乎下枝。慚己陋之至鄙。害它賢之獨奇。或聚咮而交擊。乍分羅而見羈。戢凌雲之逸羽。韜偉世之清儀。遂乃蓄情宵影。結志晨暉。霜殘綺翼。露點紅衣。嗟憂患之易結。嘆矰繳之難違。期畢命於一死。本無情於再飛。幸賴君子以依仁。恃引此風雲。濯斯塵滓。披蒙翳於葉下。發光彩於枝裏。仙翰屈而還舒。靈音摧而復起。眺八極以遐翥。臨九天而高峙。庶廣德於眾禽。非崇利於一己。是以徘徊感德。顧慕懷賢。憑明哲而禍散。託英才而福全。答惠之情彌結。報功之志方宣。非知難而行易。思令後而終前。俾賢德之流慶。畢萬葉而芳傳。

朱氏黼曰。人主以任相為職。宰相以任人為職。使宅百揆。舜所以命禹也。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傳說所以相高宗也。太宗嘗謂玄齡當廣求賢人。隨材授任。可謂知任相矣。玄齡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可謂知相職矣。是以居端揆十五年。有司庶府。皆稱其職也。竊書謚之。宰相非量材授任為難。而為國用人之不易。貞觀之盛。群材幾附。一財計之任。雖賤有司。且難之。玄齡特以度支關天下利害。寧虛其位。而不以與人。寧任於己。而不虎兄士。蓋以民力所繫。不當委良財之吏。國計所本。不可付聚歛之臣。故寧抱乏材之譏。而不容苟且。以其負宰吏。夫撰之漢。而不忍

胥睞以典下此其所以覽偕名補敝

呂氏祖謙曰。房玄齡之輔太宗。王魏以善諫而為直。英衛以善兵而立功。玄齡乃斷斷於上而為一時之名相。可謂無它技而能有容。以任天下之事矣。觀其以度支係天下利害。實有缺。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其材固足以辦天下之事。而能不自用也。由是言之。無它技而有容。固足為貴。至於材不自用而任用人之材。則玄齡之賢。所以為不可及也。

真氏德秀曰。梁文昭公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三年。其持身也敬。其謀國也忠。蓋庶乎古大臣之風矣。至於用人。則委諫諍於王魏。付征伐於英衛。使眾善畢集於君。退然若無能為者。此一節。蓋秦漢以來。未有能及之者。後之君子。其用梁公之用心。當端拜師之。

愚按。昔漢高祖初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而蕭何獨收相府律令圖書。竟為開基之根本。夫蕭何起事刀筆吏。而高見遠識如此。為興王名相。宜偶然之故哉。房玄齡扶策謁軍門。太宗一見如舊識。賊屯每平。眾人競求金寶。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其知所先務與蕭何收相府圖書。同一高見遠謀。與王相業。蕭不專美於漢。風雲感召。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

杜如晦。字克明。少英爽。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輙斷。隋世預吏部選。高孝基異之。曰。君當為棟梁用。願保令德。餘見下文。京兆萬年人也。京兆。郡名。今奉元路。萬年。縣名。今咸寧縣。隸陝西。武德初。為秦王府兵曹參軍。唐制。掌王府武官簿書考課儀衛假使等事。俄遷陝州今仍舊隸河南。總管府長史。長。音掌。專制邊委之地。置總管以統軍。長史其武職也。時府中多英俊。被外遷者眾。太宗患之。記室房玄齡曰。府僚去者雖多。蓋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無所用之。必欲

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自此彌加禮重，寄以心腹，遂奏為府屬，嘗參謀帷幄。時軍國多事，剖斷如流，深為時輩所服。累除天策府從事中郎，（武德四年，高祖以秦王功高，古官號不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開府置官屬，從事中郎，其屬職也。）兼文學館學士。（太宗為天策上將，亂稍平，乃留儒，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詢訪討論。學士，其職也。）隱太子之敗，如晦與玄齡功第一，遷拜太子右庶子。（唐制：東宮右春坊右庶子，掌侍從左右，獻納啓奏，宣傳令旨之政。）俄遷兵部尚書。（唐制：兵部掌武選、地圖、車馬、甲械之政。尚書其長也。）進封蔡國公，實封一千三百戶。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侍中。（唐制：檢校其官者，皆詔除而非正命。）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知吏部選事。（唐制：吏部掌文選、勳封、考課之政。知銓主也。）

仍與房玄齡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獲當時之譽，時稱房杜焉。（按史傳：如晦進僕射，久之，以疾辭職。薨，贈司空，諡曰成。手詔虞世南為碑文，言痛悼意。它日食瓜美，輟其半奠焉。後夢如晦若平生。明日勅所御膳往祭，勞問妻子，恩禮無少衰。後詔功臣世襲，贈密州刺史，徙國萊。柳氏芳曰：房杜佐太宗，天下號為賢相，然無迹可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為唐宗臣，宜哉。劉氏煦曰：房杜皆以命世之才，遭逢明主，謀猷允愜，以致升平。議者以比漢之蕭曹，信矣。然杜之見用，房之所舉也。太宗嘗與玄齡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竟如玄齡之策。蓋房知杜之能斷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謀，裨諶草創，東里潤色，相須而成，俾無悔事。賢達用心，良有以也。若以往哲方之，房則管仲、子產，杜則鮑叔、罕虎矣。

宋氏祁曰：太宗取孤隋，攘群盜，天下已平，用房杜輔政。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完，可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迹，逮不可見，何哉？雖然，宰相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彼揚己取名，瞭然使戶曉者，蓋房杜之細耶。張氏九成曰：太宗身履艱難，以基帝業。閫外之居，皆以功為尚，而房杜隱然為國名臣。自後世觀之，任公明節，身處要地，如玄齡者，誰人也？臨機獨斷，吐胸中之奇，若如晦者，誰人也？呂氏祖謙曰：房杜輔相太宗，成貞觀之治，而後世觀之，無迹可尋，此則近於無聲無臭之至矣。是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而為西都之仁君；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為貞觀之賢相。唐氏仲友曰：太宗與房杜君臣之契深矣，謂之明良相遇可矣。而古之王者必有師臣，湯之於伊尹，武王之於尚父是也。是故能以道正君，格其非心，以登堯舜之盛。故周成王畏相。房杜之於太宗，可以為名相矣，未可以為畏相也。

愚按：蘇文忠公有言：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今以史傳攷之，則褚遂良嘗謂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為最。高祖謂玄齡論事，千里外猶對面。長孫后謂玄齡奇謀秘計，未嘗宣泄。是玄齡之功，猶可得而知也。至於如晦之為人，則世稱玄齡善謀，如晦善斷。每有大事，玄齡輒曰：非如晦不能斷。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是如晦之斷，初不能出於玄齡之謀也。故如晦之功不可得而知也。然世豈以如晦為不及玄齡哉？嗚呼！後之大臣，幸而與賢者同列，疵己之短而求加於人者，真如晦之罪人也哉。）

魏徵（字玄成，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出家為道士。好讀書，尤屬意縱橫之說。大業末，李密見徵所為文，召之。徵進十策，密奇之而不能用。後竇建德攻陷黎陽，獲徵，署為起居舍人。及竇建德就擒，與裴矩西入關。隱太子聞其名，引直洗馬，甚禮之。餘見下文。）鉅鹿人也，（鉅鹿，郡名，今順德路鉅鹿縣，隸河東。）近徙家相州之內黃。（相州，古鄴。相州今彰德路，隸腹裏。內黃，縣名，今屬滑州。）

武德末爲太子洗馬。（洗，音銑。洗馬，漢有是職，太子出，則當直者前驅清道。唐制，東宮左春坊司經局置洗馬，掌經史子集四庫圖籍刊緝之事。凡天下之圖書上東宮者，皆受而藏之。）見
太宗與隱太子陰相傾奪，每勸建成早爲之謀。太宗
既誅隱太子，召徵責之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間，去聲）
衆皆爲之危懼。徵慷慨自若，從容對曰：（從，七容切）皇太子
若從臣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宗爲之斂容，厚加禮異。
擢拜諫議大夫。數引之臥內，（數，音朔）訪以政術。徵雅有
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每與之言，未嘗
不悅。徵亦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又勞之曰：（勞，去聲。慰勞也）
卿所諫前後二百餘事，皆稱朕意。（稱，去聲）非卿忠誠

奉國，何能若是。三年，累遷秘書監，參預朝政。深謀遠
筭，多所弘益。太宗嘗謂曰：卿罪重於中鉤，我任卿逾
於管仲。（中，去聲。管仲，名夷吾，齊卿也。初，齊襄公被弒，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公子小白於莒。魯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糾至，齊小白已立，是爲桓公。管仲請囚。鮑叔牙薦公用之。公以爲大夫。後爲相，遂霸天下。）近代君臣相得，寧有似我於卿
者乎。六年，太宗幸九成宮。（隋仁壽宮也）宴近臣長孫無忌
曰：（長，音掌。凡言長孫並同。長孫，複姓。無忌，其名也。字輔機。文德皇后之兄。從太宗征討有功，累擢比部郎中。貞觀初，遷吏部尚書，封齊國公，復遷司空，爲太子太傅。高宗時，以沮立武后，削官爵，置黔州卒。）
王珪、魏徵往事息隱，臣見之若讎，不謂今者又同此
宴。太宗曰：魏徵往者實我所讎，但其盡心所事，有足

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慙古烈。徵每犯顏切諫，不許
我爲非。我所以重之也。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臣
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
諱也。（史記韓非傳曰：諫說之士，不可不察。夫龍可擾狎而馴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嬰之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逆鱗則幾矣。）太宗大悅，各賜錢十五萬。七
年，代王珪爲侍中，累封鄭國公。尋以疾乞辭所職，請
爲散官。太宗曰：朕拔卿於讎虜之中，任卿以樞要之
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鑛，古猛切，金璞也。）
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爲器，（冶，陶鑄匠也。）便爲人所寶。朕方
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工。雖有疾，未爲衰老，豈得便爾

耶。徵乃止。後復固辭，聽解侍中，授以特進，仍知門下
省事。十二年，太宗以誕皇孫，詔宴公卿。帝極歡，謂侍
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之功，
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人，
成我今日功業，爲天下所稱者，惟魏徵而已。古之名
臣，何以加也。於是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庶人承乾，（太宗初立長子承乾爲太子。後以罪廢爲庶人。）
在春宮，不修德業。魏王泰（字惠褒，太宗第四子，封魏王，好士善屬文。後貶王濮。謚曰恭。）寵愛日隆，內外庶寮，咸有
疑議。太宗聞而惡之，（惡，烏去聲）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
無如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絕天下之望。十七年，遂

授太子太師。(唐制。太子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掌以道德輔導皇太子)知門下事如故。徵自陳有疾。太宗謂曰。太子宗社之本。須有師傅。故選中正以為輔弼。知公疹病可臥護之。徵乃就職。尋遇疾。徵宅內先無正堂。太宗時欲營小殿。乃輟其材為造(為去聲)。五日而就。遣中使(使去聲)賜以布被素褥。遂其所尚。後數日薨。太宗親臨慟哭(臨去聲)。贈司空。謚曰文貞。太宗親為製碑文。復自書於石。特賜其家食實封九百戶。太宗後嘗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因泣下久之。乃詔曰。昔惟魏徵。每顯予過。自其逝也。雖過莫彰。朕豈獨有非於往時。而皆是於茲日。故亦庶僚苟順。難觸龍鱗者歟。所以虛己外求。披迷內省(悉井切)。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誰之責也。自斯已後。各悉乃誠。若有是非。直言無隱。(按史傳。徵疾甚。帝膳賜遺無算。上親問疾。語終日。後復與太子至。徵加朝服拖帶。上悲慟撫之。特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時公主從。上曰。公強視新婦。徵不能謝。及已薨。帝臨哭。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內外百官朝集皆赴喪。晉王奉詔致祭。陪葬昭陵。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

劉氏煦曰。魏公與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其匡過弼違。能近取譬。博約連類。皆前代爭臣所不至者。其實身正而心勁。上不負時主。中不阿權倖。內不傷親族。外不為朋黨。不以逢時改

節。不以圖位賣忠。前代爭臣一人而已。

宋氏祁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沒未幾。猜譖遂行。始徵之諫。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覆言之。以邪佞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汙。嶢嶢者難全。自古所歎云。

曾氏鞏曰。太宗既已以從群臣之議。而魏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爭。雖其忠直所自至。亦得君以然也。

呂氏祖謙曰。咸謂三代遺直者。言其以至公為心。而不以事形達為美。以撓言為戒。而不以即應為嫌。任強直之責。而不顧擅權之議。為忠讜之論。而不畏誅謗之譏。此太宗貞觀之治。禍歸於徵勸行仁義之效者。其以此歟。

唐氏仲友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此孟子之諫爭。徵有之矣。

真氏德秀曰。魏公始終以規諫為己任。唐史以為前代爭臣一人而已。豈不信哉。然攷其學問淵源。殆不可見。文中子世家謂魏徵嘗從其學。受王佐之道。先儒疑之。觀其勸太宗行仁義。則必有所本矣。嘗論之。有仁義之體。有仁義之用。正其心。修其身。而達之於國家天下。無往而非仁義。此二帝三王之所行。兼體用之全者也。心未必正。身未必修。假仁義以行之。而不免於利欲之雜。然其愛人利物之功。禁暴止亂之政。亦有補於世教。以齊桓晉文之所行。依倣於仁義之用。而體則未純。故其用亦未盡也。太宗除隋之難。身致升平。可謂庶矣。然由心而身。由身而家。皆有術。徐觀魏公之所論諫。即事而言者多。即心而論者少。正救於己形者多。而變化於未形者少。君臣之間。相與策勵者。黽勉於仁義之用而已。故貞觀之治。雖有志於三王。追未能大異於五伯。魏公正君之功。雖秦漢以下所難及。而揆之伊傅周召。則猶可憾焉。或以為出於縱橫之學。則又有未然者。蓋戰國策士。多邪諂之言。而魏公所陳。皆正大之論。是豈可同日語哉。

叔玠以王魏並稱。考觀本末。蓋亦其疵亞云。

愚按。魏鄭公之諫。自兩漢以來。一人而已。史稱為三代遺直。豈不信哉。然嘗聞之。孟子曰。人不

是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盡更一弊政，是一弊政而已。去一小人，是一小人而已。非心存焉，吾恐不勝其去，不勝其更也。今觀魏公之諫疏，大槩能裨益於政事，而不能匡正於本原；能規諫於臨時，而不能涵養於平昔。律以孟子之言，殆所謂過適用人之非、閒行政之失而已，無乃於格心之道，猶有所未至乎。故程子謂其能正君而不能養德。真氏謂其即事而言者多，以心而論者少；正救於已形者多，變化於未形者少。其知言哉。

王珪。字叔玠。志量隱正，能安於貧賤，交不苟合。開皇末，為奉禮郎。季叔頗坐事誅，珪當從坐，遂亡匿，積十餘歲。高祖入關，丞相府司錄李綱薦珪貞諒有器識，引為世子府諮議參軍。及東宮建，除中舍人，尋轉中允。餘見下文。太原祁縣人也。太原，郡名，今冀寧路。隸河東祁縣，今仍舊。武德中，為隱太子中允。唐制，東宮官屬，掌侍從贊相，駁正啓奏，總司經典膳藥。甚為建成所禮。後以連其陰謀事，流于巂州。巂音髓。武德末，高祖以太子與秦王有隙，責珪等不能輔導，皆被流貶巂州。屬羅羅斯地，今為建昌路，隸雲南。

建成誅後，太宗即位，召拜諫議大夫。每推誠盡節，多所獻納。珪嘗上封事切諫。封事，密封言事也。太宗謂曰：卿所論皆中朕之失。中，去聲。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得者，祇為不聞己過。為，去聲。或聞而不能改故也。今朕有所失，卿能直言，朕復聞過能改，何慮社稷之不安乎。太宗又嘗謂珪曰：卿若常居諫官，朕必永無過失。顧待益厚。貞觀元年，遷黃門侍郎，參預政事，兼太子右庶子。二年，進拜侍中。時房玄齡、魏徵、李靖詳見下章、溫彥博字大臨，并州人。警悟而辯。隋末，幽州總管羅藝以州降，彥博預謀，召入為郎。戰突厥被執。貞觀始得還，尋檢校吏部侍郎，時譏其煩碎。後遷尚書右僕射。卒，追贈特進，謚曰恭。戴胄字玄胤，相州人。性明正，善簿籍。王世充謀篡，胄以大義說之。秦王引為府士曹參軍。貞觀初，遷大理少卿，又遷尚書左丞，稱職。升諫議大夫。杜如晦遺言請以選舉委胄。遂檢校吏部尚書。卒，謚曰忠。與珪同知國政。嘗因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精通，尤善談論。自玄齡等，咸宜品藻。定其差品，文質也。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量，平聲。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每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將相並去聲。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理劇，眾務必舉，臣不如戴胄。處，上聲。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好，去聲。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

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為盡己所懷，謂之確論。按史傳，珪後進爵郡公。八年，拜禮部尚書。十一年，正定五禮，兼魏王師。十二年卒。上素服舉哀，詔魏王泰率百官臨哭，贈吏部尚書，謚曰懿。

劉氏晌曰：王珪履正不回，忠讜無比。君臣時命，際會千載。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叔玠有之矣。

陳氏傅修曰：太宗嘗歷數諸臣之得失，以參大於一己，而復使王珪商確人物。珪亦盡因是而進戒曰：知人之道，堯以為難。陛下不當以知人為能，子貴乎人。夫子謂不賤，臣亦不敢以知人自負，背舉難。陶陳謨，分為九德，亦欲多方而參致之，以示所難之意也。今陛下安可輕問，而臣亦安可輕對，惜乎珪不知此，且後一二而為之商確，遂使太宗謂吾之知人如此其身，而珪之品藻如此其當，天下之賢否善惡皆不足辨，而邪佞之言坊以衆聞而入也。然則太宗之為君，固有愧於帝堯，而王珪之徒，量亦有愧於皋陶者矣。

愚按太宗既正位東宮首以魏徵爲詹事主簿珪爲諫議大夫是珪爲諫官在徵之先也是時前宮壽府之臣多懷反側不安珪首請太宗推懷待之以示無間是珪之論諫在徵之先也厥後與徵上下其議卒得與徵齊名豈偶然哉然嘗觀宋末真氏論後世賢臣志以四事律之一曰正己二曰正君三曰謀國四曰用人以唐初諸賢臣觀之則論諫謀國用人王魏不如房杜論正己正君房杜不如王魏四賢如耳目股肱相資爲用其致貞觀之治不亦宜乎

李靖字藥師姿貌魁奇少有文武材每曰大丈夫若遇主逢時必當立事立功以取富貴其舅韓擒虎號名將每與論兵未曰可與言孫吳者仕隋爲長安縣功曹歷駕部員外郎楊素牛弘皆器之除見下文京兆三原人也京兆見前註三原縣名今屬耀州路隷陝西大業末爲馬邑郡丞大業隋煬帝年號馬邑郡今朔州路隷河東丞守之貳也會高祖爲太原留守靖觀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鎖上變詣江都今揚州路江都縣隷淮東至長安即關中道塞不通而止高祖克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呼去聲公起義兵除暴亂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太宗亦加救靖高祖遂捨之武德中以平蕭銑輔公祏功銑音跣祏音石蕭姓銑名後梁宣帝曾孫也隋末起兵巴陵自稱梁王靖陳下策高祖令趙郡王孝恭討之遂降輔姓公祏名爲淮南道行臺僕射武德中據丹陽反叛又詔靖副孝恭討之擒獲遂平歷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長音掌揚州見上注唐制總十州者爲大都督長史其上佐也太宗嗣位召拜刑部尚書唐制刑部掌律令刑法徒隷按覆讞禁尚書其長也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中書令三年轉兵部尚書爲代州行軍總管代州今仍舊隷腹裏唐制武德初置行軍總管以統軍進擊突厥定襄城

破之定襄郡名今忻州隷腹裏突厥諸部落俱走磧北走音奏沙上曰磧地在塞北北擒隋齊王暕之子暕古限切楊道政及煬帝蕭后送于長安突利可汗來降汗音韓虜言可汗並同降下江切按同可汗蕃王之稱猶漢時稱單于中國稱天子也突利可汗始畢可汗之子名什鉢苾書自結於太宗請入朝太宗禮見良厚拜右衛將軍頡利可汗處羅可汗之弟名莫賀咄設牙直五原北太宗因其地置伊西州僅以身遁太宗謂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李陵字少卿漢武帝時爲侍中將兵伐匈奴無救而敗遂降匈奴尚得名書竹帛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威振北狄實古今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矣以功進封代國公此後頡利可汗大懼四年退保鐵山西北之地遣使入朝謝罪使去聲後同請舉國內附又以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降而心懷疑貳詔遣鴻臚卿秦官典客漢武時更名大鴻臚郊廟行禮讚導九賓鴻臚傳之也唐制掌賓客及凶儀之事唐儉字茂約并州人閒隋政日亂說秦王建大計爲天策長史攝戶部尚書唐制戶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尚書其長也謂除而非正命謂之攝將軍安修仁安姓修仁名慰諭之靖謂副將去聲張公謹字弘慎魏州人仕王世充爲洧州長史舉城歸高祖授鄒州別駕李勣等薦秦王引入府貞觀初爲代州都督陳擊頡利有功封鄒國公改封郯州都督以惠政聞七年卒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乃選精騎賫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公謹曰既許其降詔使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遂督軍疾

進行至陰山在西北之極綿亘數百里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甚悅不虞官兵至也靖前鋒乘霧而行去其牙帳七里頡利始覺列兵未及成陳單馬輕走虜衆因而潰散斬萬餘級殺其妻隋義成公主俘男女十餘萬斥土界自陰山至于大漠北邊廣漠之地遂滅其國尋獲頡利可汗於別部落餘衆悉降太宗大悅顧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突厥強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頡利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稽顙單音蟬漢時蕃王之號猶可汗也

恥其雪乎群臣皆稱萬歲漢武帝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後世臣下稱萬歲者本此尋拜靖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賜實封五百戶又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征吐谷渾胡昆切吐谷渾西域國名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長子之名其孫葉延遂以其名為氏大破其國改封衛國公及靖身亡有詔許墳塋制度依漢衛霍故事衛青霍去病皆漢武時為大將軍封列侯有大功去病亡公主及亡詔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築闕象突厥內燕然山燕平聲吐谷渾內磧石二山以旌殊績按史傳十四年靖妻卒故有墳塋之制及靖身亡四字疑誤十八年上幸其第問疾上將伐遼東請入閣賜坐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惟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臣往者憑藉天威薄展微效今殘年朽骨唯擬此行陛下若不棄老臣病其瘳矣上愍其羸老不許二十三年薨贈司徒

權景曰

張氏九成曰當隋氏衰亂之際承唐祖龍興之時而能依乘風雲自効帝籍者豈有也哉特以報于忠智故功名若是其顯也觀其用兵善於料敵達於應變故所向有功南平吳北破突厥西走吐谷渾功大震主乃能闔戶自守以避謗從可謂能自全矣始能免俘戮終能保孤軀勝於韓信遠矣

愚按太宗天資英武善戰無敵一時群臣皆不足以仰望清光李之所推服而師者獨李靖一人而已蓋自孫武以來能悍法度之師者獨諸葛武侯與靖耳今世傳武經雖未必出靖之手要必有近似者其論霍邑之戰謂建成幾殞為奇兵太宗躬擊為正兵大業閣唐之成事特暗合兵法耳亦猶韓信謂漢高天授非人力是也其時太宗伐遼無功而歸謂靖曰吾以天下之力而困於小夷何也靖不答所問徐曰吾事道宗知之蓋指駐蹕之戰請令兵襲平壤之事也嗚呼仰其所至而謂靖可謂知兵之聖者歟世以其書並稱要之李勣之輩非靖之所衷倫伍也

虞世南字伯施性沈靜寡欲篤志學問與兄世基仕隋俱有重名時人方晉二陸累遷至秘書郎起居舍人從宇文化及至聊城又陷于竇建德授黃門侍郎太宗既滅建德引為秦府參軍餘見下文會稽餘姚人也會音膾稽音基會稽郡名今紹興餘姚縣名今陞為州隸浙東貞觀初太宗引為上客因開文館館中號為多士咸推世南為文學之宗授以記室與房玄齡對掌文翰嘗命寫列女傳傳去聲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暗書之一無遺失貞觀七年累遷秘書監太宗每機務之隙引之談論共觀經史世南雖容貌懦弱如不勝衣懦乃亂切一音儒勝平聲而志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及高祖晏駕漢書曰宮車晏駕註謂天子當晨起

平作。而方崩晴。敢輯要寫者。臣子之心。痛宮車晚出也。按高祖以貞觀九年五月崩。太宗執喪過禮。喪平聲。復同。哀容毁顇。久替萬機。文武百寮。計無所出。世南每入進諫。太宗甚嘉納之。益所親禮。嘗謂侍臣曰。朕因暇日。每與虞世南商榷古今。朕有一言之善。世南未嘗不悅。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太宗嘗稱世南有五絕。一曰德行。去聲。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詞藻。五曰書翰。及卒。子聿切。太宗擧哀於別次。哭之甚慟。喪事官給。仍賜以東園秘器。其具也。具贈禮部尚書。唐制。禮部掌禮儀祭享貢擧之政。尚書其長也。凡既沒而加之以官曰贈。諡曰文懿。

太宗手勅魏王泰曰。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善。必將順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顔而諫之。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觀去聲。漢置石渠閣東觀。皆藏圖籍秘書之所。痛惜豈可言耶。未幾。幾平聲。太宗爲詩一篇。追思往古理亂之道。既而嘆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列子曰。鍾子期與伯牙爲友。伯牙鼓琴。子期善聽。子期死。伯牙絶絃。以世無知音者。朕之此篇。將何所示。因令平聲。復同。起居官名。唐制。門下省置起居郞。中書省置起居舍人。掌錄天子之動作法度。以修記事之史。季以授之于國史焉。褚遂良字登善。杭州人。博涉經史。工楷隸。累遷起居郞。十五年。拜諫議大夫。兼起居事。後授太子賓客。高宗時。拜僕射。因沮立武后。卒被貶死。詣其靈帳讀訖。

焚之。其悲悼也若此。又令與房玄齡長孫無忌杜如晦李靖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煙閣。按史傳。十七年。詔趙國公長孫無忌。河間元王孝恭。萊國成公杜如晦。鄭國文貞公魏徵。梁國公房玄齡。鄂國公尉遲敬德。衛國公李靖。宋國公蕭瑀。褒忠壯公段志玄。夔國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鄖節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鄖國公張亮。陳國公侯君集。郯襄公張公謹。盧國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政會。莒國公唐儉。英國公李勣。胡壯公秦叔寶。二十四人。可並圖畫於凌煙閣。張氏九成曰。世南始以文翰馳譽陳隋間。見多長安。方之二陸。在唐以五絶見稱。而論議規諷。固多忠讜。補過糾違。有犯無隱。上資明聖之德。下植生民之利。宜其眷眷勤懇而見於夢想。君臣之情。何其厚哉。

愚按世南。蓋爲德行忠直文章之士。唐興之儒臣也。終身以正事君。侍帷幄。裨其弘多矣。雖臣紀得之深。而未時大用。太宗止嘆息以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亦可惜也夫。

李勣。本名世勣。字茂功。永徽中。以犯太宗諱。單名勣焉。餘見下文。曹州離狐人也。曹州。今仍舊隸。復置。於縣名。後改南華。今廢。本姓徐。初仕李密爲左武侯大將軍。李密。字元邃。其先遼東人。大業末。韋城人翟讓聚衆爲盜。勣往從之。密初從楊玄感起兵謀事。及玄感敗。亡命往依。勣說讓奉密爲主。號魏公。密後殺讓。而人心始離。武德初。入關見高祖。拜光祿卿。復以反誅。密後爲王世充所破。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人。姓支。幼從母嫁王氏。因冒其姓。仕隋爲民部侍郞。陰結豪傑。自爲太尉。擅隋主侗。策禪位。號鄭。自立。武德初。破李密。高祖詔秦王攻之。擒歸長安。族徙于蜀。擁衆歸國。勣猶據密舊境十郡之地。密舊境。東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勣時未有所附。勣並據之。武德二年。謂長史郭孝恪曰。長史。官名。郭孝恪。許州人。初附密爲長史。後歸秦王。上策擒竇建德。拜上柱國。

遣大總管破竇建圍，為流矢所中而卒。）魏公既歸大唐，今此人眾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則是利主之敗，自為己功，以邀富貴，是吾所耻。今宜具錄州縣及軍人戶口，總啓魏公，聽公自獻，此則魏公之功也，不亦可乎。乃遣使啓密。（使，去聲。後同。）使人初至，高祖聞無表，惟有啓與密，甚怪之。使者以勣意聞奏，高祖方大喜曰：徐勣感德推功，實純臣也。拜黎州總管，（黎州，今屬州隸直隸。）賜姓李氏，附屬籍于宗正。（唐制，宗正府掌皇屬，以別昭穆，宗室居之。）封其父蓋為濟陰王，（爵上聲。讀名。）固辭王爵，乃封舒國公，授散騎常侍，（唐制，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文職。）尋加勣右武候大將軍。（唐制，武衛之職。）及李

密反叛伏誅，勣發喪行服，（喪，平聲。）備君臣之禮，表請收葬。高祖遂歸其屍，於是大具威儀，三軍縞素，（三軍，上軍、中軍、下軍也。）葬於黎陽山。（在今濬州。）禮成釋服而散，朝野義之。尋為竇建德所攻，陷於建德，又自拔歸京師。（竇建德，貝州人，世為農，材力絕人。大業中，聚兵改違，補隊長，據漁陽，自立為夏王，建元置官屬。武德初，擒化及於魏縣，遂安攻勣。力屈降之，故勣父為質，令勣從守黎陽。三年，勣自拔歸京師。四年，從太宗平建德，於是獲而斬之。）從太宗征王世充、竇建德，平之。貞觀元年，拜并州都督。（并州，即太原。唐制，武德七年，改總管曰都督，主府置佐。）令行禁止，號為稱職。（稱，去聲。）突厥甚加畏憚。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不解精選賢良，（解，音蟹。）鎮撫邊境，惟遠築長城，廣屯將士，（將，去聲。）

以備突厥，（隋大業三年，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旬而罷。）而情識之惑，一至於此。朕今委任李勣於并州，遂得突厥畏威遠遁，塞垣安靜，豈不勝數千里長城耶？其後并州改置大都督府，又以勣為長史，（長，音掌。）累封英國公。在并州凡十六年，召拜兵部尚書，兼知政事。勣時遇暴疾，驗方云鬚灰可以療之，太宗自剪鬚為其和藥。（為和，並去聲。後同。）勣頓首見血，泣以陳謝。太宗曰：吾為社稷計耳，不煩深謝。十七年，高宗居春宮，轉太子詹事，（唐制，東宮官，掌統三寺十率府之政。）加特進，仍知政事。太宗又嘗宴，顧勣曰：朕將屬以孤幼，（屬，音囑。）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於

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勣雪涕致辭，因噬指流血，俄沉醉，御服覆之。（覆，音副。）其見委信如此。勣每行軍用師，頗籌算臨敵應變，動合事機。自貞觀以來，討擊突厥頡利，及薛延陀，（北狄國名。本延陀部，與薛種雜居，號薛延陀。貞觀中，拔灼立，勣滅其國，置為州縣。）高麗等，並大破之。太宗嘗曰：李靖、李勣二人，古之韓白、（漢將韓信、秦將白起也。）衛霍，（已見前註。）豈能及也。（按史傳，二十三年，帝疾，謂太子曰：李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乃授疊州都督，勣受詔，不至家而去。高宗立，召進僕射。後欲立武昭儀為后，畏大臣異議，未決，帝密訪勣，勣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外人。帝意遂定。詔勣率冊立武氏。總章二年卒，贈太尉，謚曰貞武。范氏祖禹曰：太宗以勣為何如人哉？以為愚也，則不可託幼孤，而寄天下矣；以為賢也，當任而弗疑。）

何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之。是以犬馬畜之也。豈克穿觀實之道。着利祿之士。可得而使也。

又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取決於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尊后之立。與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絶。皆勣之由。其禍豈不博哉。太宗以勣為忠。故託以如孫。而其大節如此。知人爭其難之信矣。

胡氏寅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蓋人不受其情相命而信實矣。逮德下衰。疑盟猜就。至于刑牲歃血。曾未旋踵。久已背之。是故孔子於春秋。不貴盟誓而善胥命。取萌息欲人之得信而不食言也。若李勣齧指出血以受太宗之託。若不為質最者。而於王武廢興之際。以一言良抑則不必待如盟竟嫉後為擁大節也。夫以言許人者獨怨非其本心勤受託而隳一言。徒齧指出血而已。使當究肆之習豈得遁乎。

呂氏祖謙曰。太宗以勣守邊。可謂善用人矣。至其任以託孤之寄。則非其所能也。抑吳起與田文論功。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是勣之貴於長城。是亦吳起之所長。而太宗以之處田文之任。宜其敗也。

葉氏適曰。勣本無甚所長。只是不負人。夫不負人。固可任以事。至於關朝廷之事。則非不負者能之。如立武氏之說。彼豈有意於負太宗者。奈何利害所在。彼其不學。識不識此意。以周物之少文。數陷呂氏之禍。以霍子孟之重厚。猶有所不免。皆不學無術所以致也。況勣以一言之失。豈知他日之禍如此哉。

愚按。太宗英武將略。優於漢高。至於知人料事。不及漢高遠矣。其間章章較著。昔李勣之事是。

也。自今觀之。勣之為人。外若純愿。內任術數。非特太宗不能知。至今人不能知。何也。勣始事翟讓。讓為李密所誅。勣不能死。復為竇建德所獲。屈伏請降。復不能死。勣始與單雄信誓同死生。雄信誅。又不能死。其名節如此。獨於李密之敗。生則推功。死則收葬。太宗信其臣臣之小節耳。謂可以託孤過焉。太宗之將終也。黜勣為疊州都督。謂太子曰。勣若即行。汝用為相。若不即行。汝必殺之。勣聞命不辭家而去。夫太宗之術數。可謂精矣。孰知勣之術數。又高出於其上哉。厥後武氏之立。竟以勣一言而定。而唐之子孫殲盡於武氏之手。蓋太宗以術數待勣。故勣亦以術數報之。固不暇為唐社稷計也。勣之將死。告其弟曰。我見房杜平勤起家。皆為不肖子所敗。吾從子孫有交遊非類者。汝必殺之。異時敬業舉兵覆宗。至毀家而暴骨。嗚呼。勣所任之術數。至是而無所施其巧矣。是以君子惡任智而大居正也。

馬周

字賓王。家貧好學。負志曠遠。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而去。客州。趙仁本高其才。厚贈使入關。留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餘見下文。博州茌平人也。茌。士疑切。博州。今東昌路。茌平縣名。今仍舊隸山東。貞觀五年。至京師。舍於中郎將去聲。唐制。中郎將。太子府屬。掌校尉旅帥及親勳翊衛之屬。常何之家。常。姓。何。名。史無傳。時太宗令百官上書言得失。令。平聲。後同。周為何陳便宜二十餘事。為。去聲。令奏之。事皆合旨。太宗怪其能。問何。何對曰。此非臣所發意。乃臣家客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間。凡四度遣使催促。促。去聲。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授監察御史。唐制。事分察百寮。巡按州郡。獄訟軍戎。祭祀。營作。太府出納。皆隸焉。累除中書舍人。唐制。掌侍進奏。參議表章。周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故動無不

中（去聲）太宗嘗曰：我於馬周，暫時不見，則便思之。十八年，歷遷中書令，（如字）兼太子左庶子。周既職兼兩宮，處事平允，（上聲）甚獲當時之譽。又以本官攝吏部尚書。太宗嘗謂侍臣曰：周見事敏速，性甚慎至。（一作貞正）至於論量人物，（量，平聲）直道而言，朕比任使之，（比，去聲）多稱朕意。（稱，去聲）既竭忠誠，親附於朕，實藉此人，共康時政也。

按史傳，帝嘗以飛白書賜周曰：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周疾甚，詔使視護，躬為調藥。周以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為也。二十一年卒。按此事，曰貞觀五年，周為何陳便宜，與舊史同。通鑑考異曰：五年，周見有詔令百官上封事。唐曆曰：三年六月，詔文武官言得失，馬周代常何陳事。舊史或本於政要，而吳氏所紀是也。

宋氏祁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習憲章者，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迨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君臣間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哉。

唐氏仲友曰：觀太宗待遇馬周，過於房杜王魏，如四使催延、飛白之賜，皆異寵也。惜周不及四子功業。止此。史氏謂君臣不膠漆而固，信矣。然周之才，豈獨不及說望而已哉。

林氏之奇曰：魏無知之在漢，常何之在唐，其才能技業初無太過於人，而無知以舉陳平而獲賞，常何以舉馬周而受賜，故無知之名託於陳平，常何之名託於馬周，以為萬世不朽之傳。由此觀之，人之有善，豈必盡出於己哉。

愚按：自耕莘、飯牛、築巖、釣渭，由匹夫而陞朝著，君臣相得，建事立功者，不多見于後世矣。太宗覽常何之奏，而知其非何所為，何又能以實告，遂以布衣起新豐逆旅，擢躋清要，卒如覽奏之所見。若馬周，固偉矣；太宗之知人，得不尤偉夫乎。周固未可以並驅先哲，而太宗則可謂有古先哲王之遺風焉。

求諫第四（凡十一章）

太宗威容儼肅，百僚進見者，（見，音現）皆失其舉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見人奏事，必假顏色，冀聞諫諍，知政教得失。貞觀初，嘗謂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藉忠臣。主若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乎？故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至於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鉗，巨淹切）卒令不聞其過，（卒，子聿切）遂至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事不遠，公等每看事有不利於人，必須極言規諫。

愚按：太宗之求諫，可稱切矣；而其納諫，亦可以為難矣。非惟能容人之諫，又導人而使之諫；非惟不恕人之諫，又責人而陳之諫。故一時之臣，非特大臣能諫，小臣如皇甫德參無不諫也；非特內臣能諫，外臣如李大亮無不諫也；非特文臣能諫，武臣如尉遲敬德亦無不諫也；非特廷臣能諫，宮妾如充容徐惠亦無不諫也；賢臣而能諫，國之佞臣如裴矩亦諫焉；中國之臣能諫，固也，夷狄之臣如契苾何力亦諫焉。蓋自三代而下，求諫之詔，納諫之美，未能或之先也。觀其貞觀之初，自以威容儼肅，故嘗假人以顏色；深審煬帝滅亡故，嘗求人使諫諍。夫能鑒隋之亡，則內有樂諫之實；假人以色，則外無拒諫之容。故能化及一時，大小咸諫，雖古昔誹木諫鼓之盛，無以加焉。蓋由初年二者實有以感召之也。史臣置此於求諫之首，其有深意哉。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

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數，音朔。）冀憑直言鯁議，（鯁，音梗，刺在喉也。）致天下太平。諫議大夫王珪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尚書傅說告高宗之辭。明諫之不可不受。）是故古者聖主必有爭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爭，讀曰諍。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陛下開聖慮，納芻蕘，愚臣處不諱之朝，（朝，音潮。）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詔令自是宰相入內（相，去聲。）平章國計，（平，平聲。）必使諫官（唐制：諫官左右散騎常侍四人，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左右諫議大夫八人，掌諫諭得失，侍從贊相；左右補闕十二人，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事則上封事；左右拾遺十二人，掌同補闕。）隨入預聞政事。有所開說，必虛己納之。（按通鑑曰：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同三品官入閣。）

（孔氏肯曰：太宗之任諫官，真得其道。夫天下之勢至重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之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當君相論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開說，或有缺失，從而正之，豈不美哉！大臣論事，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從之議？亦制馭大臣使之無過之術耳。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謀，必衆知缺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直之臣有敢諍不顧以事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太宗任諫官，可謂真得其道。胡氏寅曰：有失輒許諫官止，貞觀致治之本。凡有天下者皆可行，是為王者師也。雖然，諫官之書如魏徵、褚遂良、王珪之徒，則上不懾人君威嚴，下不承大臣風旨而言，可聽矣。苟徒有聽諫之名，而不擇忠直識治之士，則或好或惡，陰行其私，而人主不之覺，其弊有甚於不置諫官者。故耳目之任，以得人為要也。）

（尹氏起莘曰：夫官以諫為名，所言必本於公，而宰相制天下事，豈必盡能無失。誠使諫官得隨事言之，則不待命令已行而後救之於末流矣。雖然，諫官入閣，或非大體之所繫也，必有英明之君，體而行之，則貞觀之治，可復見矣。）

（愚按：唐制，入閣儀最為後世美稱。蓋天子既御紫宸殿，復移仗御便殿，百官隨入，曰入閣。太宗用王珪言，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同三品入閣。夫君相一體，固也，而宰相入內，必使諫官隨之，則君臣舉無過矣。茲太宗所以致治之美歟。愚有望後世之君人也。）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永愚。隋煬帝好自矜誇，（好，去聲。）護短拒諫，誠亦實難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為深罪。昔箕子佯狂自全，孔子亦稱其仁。（箕，國名。子，爵也。紂之諸父，見紂無道，諫之。紂囚之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免。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謂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也。）及煬帝被殺，世基合同死否？杜如晦對曰：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仲尼稱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仲尼，孔子字。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事見家語。）世基豈得以煬帝無道，不納諫諍，遂杜口無言？偷安重位，又不能辭職請退，則與箕子佯狂而去，事理不同。昔晉惠帝（姓司馬，名衷，武帝次子也。西晉昏庸之主。）賈后（惠帝之后，後為趙王倫所廢，詔賜死。）將廢愍懷太子，（名遹，惠帝太子，為賈后殺，趙王倫後謚曰愍懷。）司空張華（司空，三公之官。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惠帝時為丞相。）竟不能苦爭，阿意苟免。及趙王倫（字子彝，晉宣帝第九子，後以篡逆誅死。）舉兵廢后，

遣使收華。使，去聲。後同。華曰。將廢太子日。非是無言。當不被納用。當，去聲。後同。其使曰。公為三公。太子無罪被廢。言既不從。何不引身而退。華無辭以答。遂斬之。夷其三族。古人有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焉，於虔切。相，去聲。故君子臨大節而不可奪也。皆論語之辭。張華既抗直不能成節。遜言不足全身。王臣之節固已墜矣。虞世基位居宰輔。在得言之地。竟無一言諫諍。誠亦合死。太宗曰。公言是也。人君必須忠良輔弼。乃得身安國寧。煬帝豈不以下無忠臣。身不聞過。惡積禍盈。滅亡斯及。若人主所行不當。臣下又無匡諫。苟在阿

順。事皆稱美。則君為暗主。臣為諛臣。君暗臣諛。危亡不遠。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盡至公。共相切磋。以成理道。公等各宜務盡忠讜。匡救朕惡。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

愚按太宗之問。歸咎於君。如瘣之對。歸罪於臣。可謂兩得其道矣。蓋君知所以歸咎於君。則為君也。必能盡君之道。臣知所以歸咎於臣。則為臣也。必能盡臣之道矣。太宗君臣辭令之間。宜其兩得其道哉。然太宗因是而求言於臣。謂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可謂尤賢也已。況其時也。正年穀豐熟。百姓樂生。邊安內肅。上恬下熙。太宗方以行帝王道有既效之語。固宜望侍臣以匡救之益也。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古先哲王應治安之大猷也。太宗有焉。

貞觀三年。太宗謂司空裴寂字玄真。蒲州人。仕隋為晉陽宮副監。秦王方建大計。未歎向高祖。以寂最善遇。以情告之。寂乃以宮人私侍高祖。高祖從之。武德初。拜僕射。呼裴監不名。貞觀初。進拜司空。復坐罪放靜州。會羌反。或言寂為主。既而寂率家僮破羌。帝念寂。詔入朝。會卒。封河東公。曰。比有比。音鼻。上書奏事。條數甚多。朕總黏之屋壁。出入觀省。省。悉井切。所以孜孜不倦者。欲盡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寢。更。平聲。亦望公輩用心不倦。以副朕懷也。

愚按成湯之聖。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周公之聖。思兼三王。夜以繼日。經綸為化。皆是心也。聖者猶聞。況賢王乎。太宗每思政理。或至三更。猶望輔臣同心不倦。是心也。坐以待旦之心乎。夜以繼日之心乎。

貞觀五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則濫賞無功。怒則濫殺無罪。是以天下喪亂。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嘗不以此為心。恒欲公等盡情極諫。公等亦須受人諫諍。豈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護短不納。若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胡氏寅曰。太宗俾大臣受諫。蓋欲大臣知諫之難受。欲之難違。以明己之不善。然其言則善矣。非惟責其臣以諫君。又訓其臣以正己。切磋之義也。三代人君必有師友。後世師友其人。得端良正直之士。使論經訓。觀成闕失。如三益之友。則亦可以進德而寡過。太宗勉此。不患其致升平之治。宜哉。

愚按太宗之納諫。其三代以下之所無有也。已能納諫。可以為賢矣。而又勸其臣使受人之諫。可不謂尤賢乎哉。且其言曰。不能受諫。安能諫人。至哉言乎。蓋必己能遷善而後能告其君以善。己能改過。而後能正其君之過。是故曹參成清靜之治。實蓋公之一言。仁傑成中興之功。賴

訐沖之藥石。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已不能受人之直言。而望其直言於君。不亦難乎。

貞觀六年。太宗以御史大夫唐制。以掌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御史臺之長。韋挺京兆人。少與隱太子善。擢為太子宮臣。武德七年。或言太子與宮臣謀逆。帝責宮臣。逐流嶲州。貞觀初。王珪數薦之。拜御史大夫。兼魏王府事。復改太常卿。帝討遼東。令挺主餉料運。渠塞不通。挺以待凍。帝怒。廢為民。中書侍郎唐制。貳令之職。朝廷大政參議焉。臨軒冊命。則為使以授之。四夷來朝。則受其表疏而奏之。獻贄幣。則受以付有司。杜正倫相州人。隋世舉秀才。貞觀初。魏徵薦之。擢兵部員外郎。遷知起居注。累遷中書侍郎。復行左庶子。漏泄。帝怒。太子廢。坐流驩州。顯慶初。遷中書令。出為橫州刺史。卒。秘書少監少。去聲。唐制。秘書監之貳也。虞世南著作郎唐制。秘書省屬官也。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與佐郎分判局事。姚思廉名簡。以字行。京兆人。仕隋。為河間郡司法。遷代王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獨思廉侍王。帝義之。授秦王府文學。王即位。改弘文館學士。遷著作郎。等上封事稱旨。稱。去聲。召而謂曰。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盡誠規諫。至如龍逢比干。龍逢。桀之賢臣。比干。紂之賢臣。皆以忠諫見殺。不免孥戮。一作帑戮。孥。子也。戮。殺也。謂併妻子而戮之也。為君不易。易。以豉切。為臣極難。朕又聞龍可擾而馴。馴。音旬。然喉下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宗社之傾敗。每思卿等此意。不能暫忘。故設宴為樂。樂。音洛。仍賜絹有差。

唐氏仲友曰。此太宗見諫者悅而從之之一事也。有功見知猶從。見諫詳而見知乎。設宴賜帛。謂思至意。故舉酒相樂。與有慶焉。為忠臣嘉賓之意。亦太宗行王道之一端也。

愚按。太宗以廷臣上封事稱旨。設宴賜帛。所以獎進激勸之道。可謂至矣。而且以絹歸為賞。使臣下知觸忤之必無罪。則將犯顏而進諫也。且龍逢比干之誅。事無道之君而然也。以太宗之聰明英叡。夫豈有是哉。而能以無道之君戒。諫臣以為戒。方聖王鼓舞之意歟。

太常卿唐制。掌禮樂郊廟社稷之事。韋挺嘗上疏陳得失。太宗賜書曰。所上意見。極是讜言。辭理可觀。甚以為慰。昔齊境之難。難。去聲。夷吾有射鉤之罪。蒲城之役。勃鞮為斬袪之仇。而小白不以為疑。重耳待之若舊。重。平聲。夷吾。管仲名。射鉤事。見任賢篇注。勃鞮。晉寺人披也。重耳。晉文公名。晉獻公使勃鞮伐重耳。重耳踰垣。勃鞮追斬其衣袪。重耳奔狄。及重耳歸晉。即位為晉君。懷公之黨欲弒之。勃鞮欲以告。求見。辭焉罪。文公使人讓之。勃鞮曰。臣不敢以一心事君。故得罪。君已反國。其無蒲狄乎。於是見之。豈非各吠非主。漢書。桀犬吠堯。堯非不仁。特吠非其主耳。志在無二。卿之深誠。見於斯矣。若能克全此節。則永保令名。如其怠之。可不惜也。勉勵終始。垂範將來。當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不亦美乎。朕比不聞其過。比。音鼻。未覩其闕。賴竭忠懇。數進嘉言。數。音朔。用沃朕懷。一何可道。舊本。此與上章通為一章。今按不同。分為二章。

愚按。太宗賜書韋挺。示至公用人之道。而舉齊之管仲。晉之勃鞮為喻。夫齊晉二伯之主。置射鉤斬袪而用二子。二子亦能盡忠於其君矣。然嘗觀之。懷公入國。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懷公命突召其子。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狐突寧死。而毛偃事文公不二。若以狐突之言律之。則管仲勃鞮。又當之何而可哉。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閑居靜坐。則自內省。省。悉井切。恆恐上不稱天心。稱。去聲。下為百姓所怨。但思正

人臣諫。欲令平聲耳目外通。下無怨滯。又比見比。音鼻人
来奏事者。多有怖慴。慴音懾。懼也。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
情猶如此。況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
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為忤。若即嗔責。深恐人懷戰
懼。豈肯更言。

愚按眞貴山曰。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導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人猶恐懼不敢自盡。況震之以威怒乎。太宗每以上不嚴天心。下為百姓所怨以自省。固宜開導人言。和顏聽納也。為人君者。思貴山之言。充太宗之量。何患人臣之不忠諫哉。

貞觀十五年。太宗問魏徵曰。比来比音鼻朝臣都不論
事何也。徵對曰。陛下虛心採納。誠宜有言者。然古人

云。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己。信而不諫。則謂之尸祿。論語子夏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尸祿謂尸位而竊祿。但人之才器各有不
同。懦弱之人。懷忠直而不能言。疏遠之人。恐不信而
不得言。懷祿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
默。俛仰過日。太宗曰。誠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諫。
輒懼死亡之禍。與夫音扶赴鼎鑊音穫冒白刃。亦何異哉
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竭誠者。乃是極難。所以禹
拜昌言。語見虞書益稷篇。豈不為此也。為去聲朕今開懷抱。納
諫諍。卿等無勞怖懼。遂不極言

朱氏黼曰。言路通塞。關君德之盛衰。人主因言者之多寡。固可自察其身之得失也。諫者多必吾之能聽。諫者直。必吾之能容。犯顏而不懼。必吾無拒人之色。苦口而無隱。必吾無好佞之心。一或反是。則足吾德之不進。吾心之不大。吾之好佞而惡直。學諫而長忠也。太宗即位之初。虛心容納。故論諫昔。步隨諫接。衰晚之進。簡道。凡盡。一日萬機。在今緒皆而論事之識。頗開稍減。帝而內省。當必有以致此者。始學諫中怏從。終勉強。徵憂諮矣。今猶此問。以受命民罪為告。蓋欲使帝自悟耳。帝以是雖毋為開說之比。終不能深自克責。從為數求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自知者明。信為難

愚按貞觀十年。魏徵謂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十三年。又謂陛下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凡十事。則君德亦少貶矣。而事勉強。欲善之意。猶能自克。故能開導聽納。至謂群臣近來都不論事。則又在魏徵儆戒不克終之後。得無戒如徵之言。乎使之人君所宜慎始而敬終也。

矣。如屬文之士。屬音燭伎巧之徒。皆自謂己長。他人不
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詆訶。蕪詞拙跡。於是乃見。由是
言之。人君須得匡諫之臣。舉其愆過。愆與愆同一日萬機
一人聽斷。雖復憂勞。安能盡善。常念魏徵隨事諫正。
多中朕失。中去聲如明鏡鑒形。美惡必見。因舉觴賜玄
齡等數人勗之。勗。吁玉切。勉也

愚按魏徵以貞觀十七年春正月卒。太宗謂玄齡。常念魏徵隨事諫正。如鏡照形。美惡必見。舉觴賜玄齡等數人以勗之。蓋欲群臣亦如徵之極言無隱也。然此言恐在徵卒之後。未必在十六年也。

貞觀十七年。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

器（漆。木名，可以髹物。世傳漆器自舜始。）禹雕其俎（俎，盛肉之器。）。當時諫者十有餘人。食器之間，何須苦諫。遂良對曰，雕琢（雕，鏤飾也。）害農事，纂組傷女工（組，音祖。纂組，繡作也。）。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復，音[illegible]。）。太宗曰，卿言是矣。朕所為事，若有不當（當，去聲。），或在其漸，或已將終，皆宜進諫。比見前史（比，音鼻。），或有人臣諫事，遂答云，業已為之，或道業已許之，竟不為停改（為，去聲。）。此則危亡之禍，可反手而待也。（舊本，此與前章通為一章，今按下問，分為二章。愚按通鑑，繫年於此章之首。）

（范氏祖禹曰，所貴乎賢者，為其能止亂於未然，閑邪於未形也。若其已然，則衆人之所能知也，何賴於賢乎。危亡之言，惟明主能信，闇主忽焉。是以自古無事之時，常患乎諫之難入也。故聖主能從諫於未然，賢主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斯為下矣。忠臣之事上君也，亦諫其未然，事中君也，多諫其已然，事闇君也，救其禍敗，故有以諫殺身者矣。唐虞之時，群聖聚於朝，無過舉矣，尚其所當慮，戒其所當戒，故常有儆懼之言。其慮患豫防也，至於後世，令王其賢臣多諫其已然，而防其未然。太宗求諫於群臣，其有意於防未然者乎。）

（唐氏仲友曰，遂良之對是矣，抑猶有說焉。大聖纖過必識，與太保[illegible]，荀卿謂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豈知言哉。）

（愚按昔商紂始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將為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舍於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遂良之言，其意蓋亦若此也。然所謂滿盈無所復諫之言，則似非忠臣愛君之語。幸太宗之言，有足以救斯言之失也。）

納諫第五

（凡十章。直諫另為一類，附此篇之後。）

貞觀初（通鑑作貞觀二年十二月。），太宗與黃門侍郎王珪宴語（以黃門侍郎王珪為守侍中。上嘗閒居與珪語。），時有美人侍側（美人，女官九員，充世婦之數。）。本廬江王瑗之姬也（廬江王，名瑗，太祖生蔚，蔚生瑗。武德末，為幽州都督，右領軍。王君廓誘瑗反，傳首至京師。）。瑗敗，籍沒入宮。太宗指示珪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取之為是耶，為非耶。太宗曰，安有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珪對曰，臣聞於管子曰（管仲著書十八篇，曰管子。），齊桓公之郭國（齊桓公，名小白。郭，小國。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下惡，去聲。上惡字，如字。後同。）。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去，上聲。後同。管子之言已上。王珪述以為諭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臣竊以為聖心是之。陛下若以為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太宗大悅，稱為至善，遽令以美人還其親族。（令，平聲。按新舊史，皆云帝雖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與此異。通鑑考異曰，太宗賢王，既重珪言，何得又棄而不用乎。且美人況侍左右，又非嬖寵著名之人，太宗何愛而留之。此事為是也。）

（唐氏仲友曰，王珪納諫，皆人主情慾之際，人所難言，可謂無愧於魏徵矣。愚按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王珪之直言，無諱言人之所難言，太宗之改過）

不吝改。人之所難改。王珪進諫之誠。太宗納諫之美。方之古昔。何以尚焉。

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之乾元殿。洛陽。古成周之地。今河南路。乾元殿。隋所建。以備巡狩。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給事中唐制。掌侍左右分判省事之官。察弘文館繕寫校讎之課。大事覆奏。小事署而行之。張玄素蒲州人。仕隋為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陷景城。將殺之。邑人號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遂釋之。貞觀初。召問以政道。厯太子詹事。遷左庶子。會東宮廢坐罪為民。頃之。召授刺史。麟德初卒。上書諫曰。陛下智周萬物。囊括四海。令之所行。何往不應。志之所欲。何事不從。微臣竊思秦始皇之為君也。藉周室之餘。因六國之盛。將貽之萬葉。及其子而亡。周之季世。天下大亂。秦并吞之六國。齊楚燕韓趙魏也。始皇曰。朕為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殁。二世立。而趙高弑之。子嬰立。而遂降于漢。諒由逞嗜奔欲。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祇不可以親恃。惟當弘儉約。薄賦斂。去聲慎終始。可以永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為先。東都未有幸期。即令補葺。令。平聲諸王今並出藩。又須營構興發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傾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惡。烏去聲今乃襲其雕麗。其不可二也。每承音旨。未即巡幸。此乃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兩都。東都洛陽。西都長安也。勞役過度。怨讟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凋盡。天恩含育。粗見存立。粗。平聲飢寒猶切。生計未安。三五年間。未能復舊。奈何營未幸之都。而奪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漢高祖姓劉。名邦。沛人。伐秦得天下。國號漢。婁敬。齊人。高祖在洛陽。婁敬說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宜入關而都。按秦之故。上未決。張良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長安。賜敬姓劉氏。拜郎中。豈不知地惟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勝不如關內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澆漓之俗。為日尚淺。未甚淳和。斟酌事宜。詎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嘗見隋室初造此殿。楹棟宏壯。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採來。豫章。郡名。今龍興路。隸江西。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為之。中間若用木輪。動即火出。略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則餘費又過倍於此。臣聞阿房成。秦人散。房音旁。見政體篇注。章華就。楚衆離。章華。楚靈王為臺名。納亡人以實之。乾元畢工。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殘之後。役瘡痍之人。費億萬之功。襲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遠矣。深願陛下思之。無為由余所笑。由余。西戎人。戎主使由余觀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云云。出史記。則天下幸甚矣。太宗謂玄素曰。卿以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

對曰若此殿卒興卒子忽切所謂同歸於亂。太宗嘆曰我不思量量平聲遂至於此。顧謂房玄齡曰。今玄素上表洛陽實亦未宜修造。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之。然以卑干尊古來不易。易以豉切非其忠直安能如此。且衆人之唯唯唯上聲不如一士之諤諤。可賜絹五百匹。魏徵嘆曰。張公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按史傳此疏有曰臣聞東都始平。太上皇詔宮室過度者焚之。陛下謂瓦木可用。請賜貧人。事雖不從。天下稱爲盛德。今復度而營之。是隋役又興。不五六年間。一捨一取。天下將謂何帝。顧玄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朕營之。意欲便四方百姓。今玄素言如此。使從必性。雖露坐庸何苦。卽詔罷役。

范氏祖禹曰。上之所好者。下之所競也。太宗虛己以來直言。故羣臣爭救其失。惟恐其言之不切。太宗不惟悅而從之。又賞以勸之。此人君之所難能也。夫知是何患於有過乎。

張氏九成曰。古人以片言干知己。以疏賤投至貴。非至誠切直。豈足以遇合。始玄素以小吏往懷隸。聞蒙天子訪問隋唐興替之由。遂建寵遇。洛陽之役。懇切疏諫。遂有回天之力。惜乎匪人滋懵識歲。忠誨功無成。而還搆之禍至。此忠良所以於悒而痛哭也。

呂氏曰。堯舜。天下之至善也。故人情莫不欲爲之。桀紂。天下之至惡也。故人情莫不恥言之。世之爲人君者。未嘗不是堯舜而未必爲堯舜之所爲。亦未嘗不非桀紂。而未必不爲桀紂之所爲。如是則雖知以堯舜自名。而未必不爲桀紂之歸也。惟聖明之君。知所以爲堯舜者。在於力行而不在於空言。苟其行之未善。人雖被以桀紂之名而不恕。夫然後可以進於堯舜。則漢高祖唐太宗其人也。高祖問周昌曰。我何如主。對曰。桀紂之主。太宗謂玄素曰。我何如桀紂。對曰。此後不息。同歸于亂。夫二君。三代而下之英主也。雖其臣比之桀紂。而二君愛之。雖不能盡如堯舜。而亦堯舜之徒耳。此無他。知以桀紂自儆。故不敢爲桀紂之歸也。

愚按洛邑爲土中。以四方貢賦道里均也。周之都鎬京也。洛爲東都。於此而朝諸侯焉。漢之都長安也。洛有南宮。於此而臨事焉。唐都長安。既洛陽與周漢同。天下既平。降治洛邑。若未甚害也。然洛陽多隋宮室。制度過侈。并所宜降。太宗納玄素之諫。遂令罷役。善矣。它日飛山翠微玉華之役。又非洛陽陪京之事勢。能追思玄素之言。則尤善矣。

太宗有一駿馬。特愛之。恒於宮中養飼。無病而暴死。太宗怒養馬宮人。將殺之。皇后長孫氏諫曰。昔齊景公以馬死殺人。齊景公名杵臼晏子請數其罪云。數上聲。晏子名嬰。字平仲。齊大夫。爾養馬而死。爾罪一也。使公以馬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爾罪二也。諸侯聞之。必輕吾國。爾罪三也。公乃釋罪。陛下嘗讀書見此事。豈忘之邪。太宗意乃解。又謂房玄齡曰。皇后庶事相啓沃。極有利益爾。

愚按晏子諫齊景公有三罪之說。其意美矣。今觀太宗欲殺宮人之事。豈亦有三失焉。何也。不寶賢而寶駿馬。則寶非其寶矣。不任牧人而牧宮人。則任非其任矣。以馬死而欲殺人。則刑非其刑矣。向非文德皇后之諫。豈不爲盛德之累乎。史稱太宗有壯馬不能御。則天時爲宮人。進而言曰。妾有三物能御之。一曰鐵鞭。鞭其背。二曰鐵撾。撾其首。三曰匕首。斷其喉。太宗壯之。夫太宗使宮人養馬。不過一時屬於嗜好而已。孰知宮人之中。有善御馬如則天者。已潜擬於其後乎。吁。可畏哉。

貞觀七年。太宗將幸九成宮。隋仁壽宮也。散騎常侍姚思

廉進諫曰。陛下高居紫極。寧濟蒼生。應須以欲從人。應。平聲 不可以人從欲。然則離宮遊幸。此秦皇漢武之事。始皇。姓嬴。名政。國號秦。武帝姓劉。名徹。國號漢。故非堯舜禹湯之所為也。言甚切至。太宗諭之曰。朕有氣疾。熱便頓劇。故非情好遊幸。好。去聲 甚嘉卿意。因賜帛五十段。

愚按漢元欲乘樓船。以薛廣德之言而止。則天欲觀舍利。以狄仁傑之言而止。夫漢元庸君。則天女主。尚能改過不吝。況如太宗之素號納諫者乎。思廉九成之諫。非不切也。太宗氣疾之對。亦近於飾非矣。且既不從其言。復多賜之帛。是人君之過。可以賄賂而免。人臣之直諫。可以賄賂而移也。太宗之賜。思廉之受。胥失之矣。

貞觀三年。李大亮京兆人。有文武才。高祖入關自歸。授土門令。擊盜皆降。擢金州司馬。貞觀初。授太府卿。復出為涼州都督。威為西北道安撫大使。以綏諸部落。八年。討吐谷渾有功。進爵為公。并右衛將軍。終。表請罷邊東從 為涼州都督。涼州。今西涼州。隸甘肅。 嘗有臺使至州境。使。去聲。後同 見有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書曰。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藩。屏。牧。守也。 當茲重寄。比在州鎮。比。音鼻。 聲績遠彰。念此忠勤。豈忘寤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覽用嘉歎。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終始若一。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好。去聲。詩。小雅。小明篇之辭。 古人稱一言之重。侔於千金。卿之所言。深足貴矣。今賜卿金壺缾金椀各一枚。雖無千鎰之重。鎰。音溢。二十四兩為鎰。 是朕自用之物。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處。上聲。 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使。字也 以申重寄。公事之閑。宜觀典籍。兼賜卿荀悅漢紀一部。荀悅。字仲豫。潁川人。後漢時。為秘書監。撰漢紀三十卷。 此書叙致簡要。論議深博。極為政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書本此章之首。曰貞觀初。今按通鑑。係年

吳氏九成曰。事君必以忠。必以才。行己必以誠。三者全備。可謂賢矣。大亮文武才幹。而諫獻鷹近於忠。太宗親任之篤。蓋才兼文武。而濟之以忠誠耳。第務觸有陵物之節。年不信矣。

愚按太宗之朝。臺閣侍從之臣。獻可替否。必關諭奏。不啻如飢渴之於飲食。是宜利在外服之臣。亦不肯順旨曲從。敢論任而言也。若李大亮求鷹之諫。太宗非惟悅從之。又賞賚之。盛哉太宗之納諫也。然是臣進諫。猶曰朝夕論思。日月獻納也。遠方諸臣不在君側。寧津旨而不顧身。若大亮者。可謂忠臣也已。此尤諸臣之所當則效也。

貞觀八年。陝縣丞陝縣。今仍舊名。陝州。隸河南。 皇甫德參皇甫。複姓。德參。名也。 上書忤旨。太宗以為訕謗。訕。所諫切 侍中魏徵進言曰。昔賈誼當漢文帝。上書云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長歎息者六。漢文帝。名恒。高祖次子也。賈誼。洛陽人。文帝時。為梁懷王傅。上書陳事。多所匡建。其略曰。臣竊為事勢可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 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訕

謗。惟陛下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令賜德參帛二十段。令平聲。按通鑑。中牟丞皇甫德參上書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耶。欲治其訕謗之罪。魏徵諫曰。云云。上曰。朕罪斯人。則誰敢言。乃賜絹二十四匹。它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與此章雖小異而詳。故附見焉。

胡氏寅曰。無常者惟人心乎。太宗初下洛陽。毀隋宮室。惡其侈也。即欲終建之。雖為諫少輟。然壹然不已。竟使成之。最後弃怒諫者。欲加之罪。何其一念之難回也。太宗克已從諫。然自勉焉。其心術有蔽不能自法猶如此。況不能克己從諫者。宜如何則。亦解情縱欲。猶蕭蔑萑尊寧有蔽耶。

愚按為人上者甚矣。虛心聽納之難也。以太宗之始怒皇甫德參而欲罪之。復從敢言。德參逆擢高官。厚賞始也。怒人之言。終也從人之諫。不貴無過。而貴改過。太宗之謂矣。然許吉之怒。

其中心之發見耶。抑一時之喜怒而然耶。向非魏之忠鯁。其為君德之累。豈少哉。德參區區一縣丞耳。乃從書不自阿如此。尤可為諫臣之則效也。

貞觀十五年。遣使詣西域。使去聲。後同。西域。西戎之國也。立葉護可汗。未還。葉音攝。葉護。突厥大臣之號也。本曰葉護乾。葉護嗣其兄射匱可汗。乃號葉護可汗。是年。葉護屢遣使入貢。秋七月。左領軍將軍張大師持節即其所號立為可汗。賜以鼓纛。又令人多賚金帛。令平聲。後同。歷諸國市馬。魏徵諫曰。令發使以立可汗為名。可汗未定立。即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為意在市馬。不為專立可汗。不為之為去聲。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不得立。則生深怨。諸蕃聞之。且不重中國。但使彼國安寧。使如字。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昔漢文帝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吉行謂從幸祭祀也。凶行日五十。凶漢書作師。凶行謂出兵行師也。鸞輿在前。輿漢書作旗。屬車在後。屬音燭。漢因秦制。大車八十一乘相屬也。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乎。乘平聲。之猶往也。乃償其道里所費而返之。又光武名秀。漢中興之君。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今陛下凡所施為。為平聲。皆邈過三王之上。邈音莫。柰何至此欲為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姓曹。名丕。魏王操之子。受漢禪。國號魏。求市西域大珠。蘇則曰。蘇姓。則名。字文師。扶風人。仕魏為侍中。若陛下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縱不能慕漢文之高行。行去聲。可不畏蘇則之正言耶。太宗遽令止之。舊本此章之首曰貞觀中。今檢通鑑。係年。

唐氏仲友曰。魏徵之諫。不使蠻夷亂中國也。先王內中夏而外四夷。其待之固有其道矣。後世不為所亂。則為所窮。皆起於喜功貪利之故。太宗聖明。猶不免此。徵之所言。切中其病。而終唐之世困於亂華。可不戒哉。

愚按禹貢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因其織皮之貢。而即敘之。此大禹之撫四夷也。漢武因名馬。通大宛。而致連年之師。光武卻名馬。閉玉關而謝西域之使。二君之得失。蓋可觀矣。是宜魏徵之進諫。幸太宗克從之也。

貞觀十七年。太子右庶子高季輔名馮。以字行。德州人。以孝聞。貞觀初拜監察御史。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到上王事從深見識。遷吏部侍郎。及卒。謚曰憲。上疏陳得失。特賜鍾乳一劑。鍾乳產於石。食之使人通氣生胃。謂曰。卿進藥

石之言。（渭其言有益於國。猶藥石有益於病也。）故以藥石相報。（按史傳。李輔後為吏部侍郎。善於敍人物。帝賜金背鏡一。以況其清鑒焉。唐氏仲友曰。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人主勉進臣下之功德。欲其不怠如此。太宗兩賜李輔。得懋賞之意。然以李輔文武正直。不至宰輔。未為盡其才也。

愚按。藥石所以愈膏肓之疾。金鏡可以別媸妍之形。太宗嘉人臣之進言。比之為藥石。望人臣之清鑒。比之於金鏡。可為君臣相與之盛事也。）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夫。音扶。）多順從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不得有隱。宜以次言朕過失。長孫無忌唐儉等。皆曰。陛下聖化道致太平。以臣觀之。不見其失。黃門侍郎劉洎（字思道。荊州人。貞觀七年。為治書侍御史。遷右丞。號稱職。十七年。遷日直東宮。尋遷侍中。太宗征遼東。詔輔太子監國。洎曰。願無憂。大臣有罪。當按法誅之。帝惟其言。及還。遂賜死。）對曰。陛下撥亂創業。實功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有人上書。辭理不稱者。（稱。去聲。）或對面窮詰。無不慚退。恐非獎進言者。太宗曰。此言是也。當為卿改之。（為。去聲。按通鑑。是年夏四月。上至太平宮。因有是問。無唐儉名。又載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

林氏之奇曰。仁人君子之事君。當夫治安之世。而危敗禍亂之言。未嘗一日而忘於口者。蓋不如是。不足以維持其治安。而保養其聰明也。舜繼堯之位。行堯之道。可謂治世矣。然益曰。罔失法度。禹曰。無若丹朱傲。皋陶曰。元首叢脞哉。夫舜豈有是哉。而禹益皋陶則不可以無是言也。太宗之德固未能盡如堯舜。貞觀之治。固未能盡如唐虞之時。而欲自聞其過。則其心幾是為堯舜之心也。惜夫太宗有堯舜好問之心。而長孫無忌之徒。無禹益皋陶箴規之職。可勝惜哉。

愚按。貞觀末年。魏徵既死。在廷群臣。頗多諫諍之風。其間諫諍之稍著者。長孫無忌是也。太宗欲群臣直言。無忌則曰。陛下無失。太宗欲知其過。無忌則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太宗欲聞破高麗之計。無忌則曰。諸將奉成算而已。嗚呼。孔子所謂言而莫予違者。其無忌之謂乎。向非劉洎輩。面折廷爭。庶幾魏徵之風。則貞觀之政。殆難乎令終矣。）

太宗嘗怒苑西監（掌宮苑之官）穆裕（穆姓。裕名）命於朝堂斬之。時高宗為皇太子。（高宗名治。初封晉王。十七年。立為皇太子。）遽犯顏進諫。太宗意乃解。司徒長孫無忌曰。自古太子之諫。或乘閒從容而言。（乘。平聲。閒。去聲。從。即容切。）今陛下發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顏之諫。誠古今未有。太宗曰。夫人久相與處。（夫。音扶。處。上聲。）自然染習。自朕御天下。虛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進諫。自徵云亡。劉洎岑文本（字景仁。鄧州人。貞觀初。除秘書郎。奉籍田頌。擢中書舍人。號善職。遷侍郎。十七年。文本不欲兼東宮官。乃詔五日一參東宮。後遷中書令卒。）馬周褚遂良等繼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說諫者。因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諫。（舊本。此章與前章通為一章。今按不同。分為二章。

愚按。高宗之處東宮也。不惟已能納諫。又能諫於其父。何其賢哉。及其在位既久。艱后擅權。諫臣結舌。李善感一言。至比之鳳鳴朝陽。其不能納諫可知矣。夫以一人之身。始則能諫。終則拒諫。其故何哉。蓋嘗以唐史觀之。高宗以久不聞諫。問於李勣。勣對曰。陛下所為盡善。無事可諫。嗚呼。高宗始之能諫。蓋由太宗之德。有以化之。終之拒諫。蓋非李勣輩。實逢君之惡哉。）

直諫（附凡十章）

貞觀二年，隋通事舍人（隋制，通事舍人掌引納奏事）鄭仁基女年十六七，容色絕姝，當時莫及。文德皇后（長孫氏。喜圖傳，尚禮法，性約素。書著女則十篇，又為論斥漢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恤末事。臨終請帝納忠諫，勿受讒，省遊畋作役）訪求得之，請備嬪御。太宗乃聘為充華（唐制，女官號，九嬪之一）。詔書已出，策使未發（使，去聲，後同）。魏徵聞其已許嫁陸氏，方遽進而言曰：陛下為人父母（書曰：元后作民父母），撫愛百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樂並音洛）。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為心，故君處臺榭（處，上聲，後同），則欲民有棟宇之安；食膏粱，則欲民無飢寒之患；顧嬪御，

則欲民有室家之歡。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鄭氏之女，久已許人，陛下取之不疑，無所顧問，播之四海，豈為民父母之道乎（道一作義）。臣傳聞雖或未的，然恐虧損聖德，情不敢隱。君舉必書，所願特留神慮。太宗聞之大驚，手詔答之，深自克責，遂停策使，乃令女還舊夫（令，平聲，後同）。左僕射房玄齡、中書令溫彥博、禮部尚書王珪、御史大夫韋挺等云：女適陸氏，無顯然之狀，大禮既行，不可中止。又陸氏抗表云：其父康在日，與鄭家往還，時相贈遺資財，初無婚姻交涉，親戚並云外人不知，妄有此說。大臣又勸進，太宗於是頗以為疑，問徵曰：群臣或順旨，陸氏何為過爾分疎？徵曰：以臣度之（度，待洛切），其意可識，將以陛下同於太上皇。太宗曰：何也？徵曰：太上皇初平京城，得辛處儉婦，稍蒙寵遇。處儉時為太子舍人（唐制，東宮右春坊置太子舍人，掌行令書表啓），太上皇聞之不悅，遂令出東宮為萬年縣（見任賢篇註），每懷戰懼，常恐不全首領。陸爽（陸氏名）以為陛下今雖容之，恐後陰加譴謫（謫，音摘，責也），所以反覆自陳，意在於此，不足為怪。太宗笑曰：外人意見，或當如此。然朕之所言，未能使人必信。乃出勅曰：今聞鄭氏之女，先已受人禮聘，前出文書之日，事不詳審，此乃朕之不是，亦為有司之過。授充

華者宜停。時莫不稱歎。

朱氏黼曰：人主以改過為德，而以飾過作非為戒。人臣以格非為職，而以逢惡為罪。太宗嘗曰：前世帝王拒諫者多矣，或曰業已為之，又曰業已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是以終身道人使諫，從善如流，未嘗少有靳吝也。聘陸氏已聘之女，是誠不知而作也。聞魏徵一言，遂罷已冊，可謂賢也，人皆仰之矣。玄齡等一時名臣，宜有以將順其美，正救其惡，有以格君心之非可也。乃曰大禮既行，不可中止，雖妾婦所以愛主，不當如是，況大臣乎。太宗有改過之德，而玄齡輩不見有逢惡之罪。若魏徵其賢矣哉。

愚按：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蓋天子所娶之國，嫡為正后，庶為娣媵。正后既終，則其娣媵攝行后職，故曰天子諸侯不再娶。大抵六宮之職一定，則不可改移，不可僭濫也。後世正家之道不明，正后之立，亦多以色而舉，況妃嬪乎？故姝麗之所在，不遠千

里家之。雖有夫之婦。有不服也。以太宗之爲賢。文德之爲后。亦不能免。魏徵之諫。勉強從之而已。厥後士彠之女。亦以色選。孰知牝晨之禍。已兆於此乎。盍之戒辭曰。閨溺於樂仲姬之嬌嗜。曰。不圖聲色。復之人。書。亦法乎此而已矣。

貞觀三年，詔關中免二年租稅，關東給復一年。（關東，關以東也。）尋有勅，已役已納，並遣輸納，明年總爲準折。（爲，去聲。復同。）給事中魏徵上書曰：伏見八月九日詔書，率土皆給復一年。老幼相歡，或歌且舞。又聞有勅，丁已配役，即令役滿折造，餘物亦遣輸了，待明年總爲準折。道路之人，咸失所望。此誠平分百姓，均同七子。但下民難與圖始，日用不足，皆以國家追悔前言，二三其

德。臣竊聞之，天之所輔者仁，人之所助者信。今陛下初膺大寶，（易大傳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億兆觀德，始發大號，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時之大信。縱國家有倒懸之急，猶必不可，況以泰山之安而輒行此事。爲陛下爲此計者，（爲其之爲，如字。）於財利小益，於德義大損。臣誠智識淺短，竊爲陛下惜之。伏願少覽臣言，詳擇利益。冒昧之罪，臣所甘心。簡點使（去聲。後同。）右僕射封德彝等，並欲中男十八已上簡點入軍。勅三四出，徵執奏以爲不可。德彝重奏（重，平聲。）今見簡點者云，次男內大有壯者。太宗怒，乃出勅：中男已上，雖未十八，身形壯大，亦

取徵。又不從，不肯署勅。太宗召徵及王珪，作色而待之曰：中男若實小，自不點入軍；若實大，亦可簡取。於君何嫌，過作如此固執？朕不解公意。（解，音懈。）徵正色曰：臣聞竭澤取魚，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畋，非不獲獸，明年無獸。若次男已上，盡點入軍，租賦雜徭，將何取給？且比年（比，音鼻。）國家衛士不堪攻戰，豈爲其少？但爲禮遇失所，遂使（使，如字。後同。）人無鬭心。若多點取人，還充雜使，其數雖衆，終是無用。若精簡壯健，遇之以禮，人百其勇（謂一人可當百夫也。），何必在多？陛下每云：我之爲君，以誠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並無矯僞之心。自登極

已來，大事三數件，皆是不信，復何以取信於人？太宗愕然曰：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徵曰：陛下初即位，詔書曰：逋私宿債，欠負官物，並悉原免。即令（令，平聲。）所司列爲事條，秦府國司亦非官物。陛下自秦王爲天子，國司不爲官物，其餘物復何所有？又關中免二年租調，（調，去聲。）關外給復一年。百姓蒙恩，無不歡悅。更有勅旨：今年白丁多已役訖，若從此放免，並是虛荷國恩。（荷，去聲。）若已折已輸，令總納取了，所免者皆以來年爲始。散還之後，方更徵收。（徵，平聲。後同。）百姓之心，不能無怪。已徵得物，便點入軍，來年爲始，何以取信？又共理所寄，在於刺史（唐制。）

武德初。罷郡為州。改太守曰刺史。掌宣德化。歲巡屬縣。觀風俗。錄囚。恤鰥寡。縣令唐制。縣置令。掌導揚風化。撫字黎氓。敦民業。崇地利。養鰥寡。恤孤貧。審冤屈。躬親獄訟。常年貌稅。並悉委之。至於簡點。即疑其詐偽。望下誠信。不亦難乎。太宗曰。我見君固執不已。疑君蔽此事。今論國家不信。乃人情不通。我不尋思。過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錯失。若為致理。乃停中男。賜金甕一口。賜珪絹五十匹。

愚按孔子曰。去食去兵。無信不立。蓋有天下也。書曰彰信兆民。武王之有天下也。書曰惇信明義。三代之得天下。未有不以信為先者也。太宗即位之初。首以誠信待物。可謂能以湯武為法者矣。然徒知其為信。不知其所以信。魏徵歷陳其弊。謂原免逋債而府不與。一不信也。始欲租調已敕復徵。二不信也。簡點丁男。不任守令。三不信也。太宗欣然從徵之言。君臣無

太宗始于疑。終致貞觀之盛。有以也哉。

貞觀五年。持書侍御史唐制。糾舉劾官。品本作治書。避高宗諱。故改曰持。權萬紀權姓。萬紀名。京兆人。性悻直。為治書侍御史。魏徵奏黜之。從數年後是官。侍御史唐制。掌糾舉百寮。及入閣承詔。推彈雜事。李仁發。俱以告訐譖毀。訐居竭切。數蒙引見。數音朔。見音現。任心彈射。彈平聲。覆同。肆其欺罔。令在上震怒。令平聲。臣下無以自安。內外知其不可。而莫能論諍。給事中魏徵正色而奏之曰。權萬紀李仁發並是小人。不識大體。以譖毀為是。告訐為直。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乃騁其姦計。附下罔上。多行無禮。以取強直之名。誣房玄齡玄齡嘗掌內外官考。萬紀劾其不平。斥退張亮。鄭州人。初玄齡薦為車騎將軍。詳見公平篇註。無所肅厲。徒損聖明。道路之人。皆興謗議。臣伏度聖心度。徒洛切。必不以為謀慮深長。可委以棟梁之任。將以其無所避忌。欲以警厲群臣。若信狎回邪。猶不可以小謀大。群臣素無矯偽。空使臣下離心。以玄齡亮之徒。猶不可得伸其枉直。其餘疏賤。孰能免其欺罔。伏願陛下留意再思。自驅使二人以來。有一弘益臣。即甘心斧鉞。受不忠之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崇德。豈可進姦而自損乎。太宗欣然納之。賜徵絹五百匹。其萬紀又姦狀漸露。仁發亦解黜。萬紀貶連州司馬。連州。今仍舊隸廣東。司馬。州僚佐也。

朝廷咸相慶賀焉。

愚按中庸曰。敬大臣則不眩。先儒曰。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自古英明之君。若漢之武宣。唐之高祖。宋之孝宗。既任委大臣。而復信小臣之言。其意蓋慮大臣之專權。而恃小臣之察以防之也。太宗之於萬紀輩。亦若是而已矣。雖玄齡之親密。猶得而間之。況其餘乎。夫天下之權。初無定在。專在於大臣。固足以致亂。移於小臣。尤非所以為治也。豈持敬則足以增一己之聰明。窮理則足以察他人之邪正。人君亦勉於此而已。徒恃小臣之察。祗以廣己之耳目者。何其蔽之甚哉。

貞觀六年。有人告尚書右丞魏徵。言其阿黨親戚。太宗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案驗其事。乃言者不直。彥博奏稱。徵既為人所道。雖在無私。亦有可責。遂令彥博

謂徵曰。(令平聲後同)爾諫正我數百條。豈以此小事便損衆美。自今已後。不得不存形迹。居數日。太宗閑徵曰。昨來在外聞有何不是事。徵曰。前日令彥博宣勅語臣云。因何不存形迹。此言大不是。臣聞君臣同氣。義均一體。未聞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國之興喪。或未可知。太宗矍(俱縛切驚悟貌)然改容曰。前發此語。尋已悔之。實大不是。公亦不得遂懷隱避。徵乃拜而言曰。臣以身許國。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負。但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太宗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獨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太宗曰。君但莫違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計。乃賜絹二百匹。(按通鑑徵)

又曰。稷契皐陶。良臣也。龍逢比干。忠臣也。

胡氏寅曰。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偏於良而短於忠者。魏公之言。過爲分別。不若曰。臣願爲稷契皐陶。諫行言聽。不願如龍逢比干。身諫國亡。如此自足以警帝意也。夫稷契比干。所謂易地則皆然也。後世事君若乖和獻納。不敢強諫。曰吾效稷契皐陶。有犯顏苦口面折廷爭者。則或非之曰。爾何以桀紂事吾君。而欲爲忠臣事。則魏公之說啓之矣。

林氏之奇曰。自古君明臣良。猶腹心手足之一體。歡然無間。而后朝廷之政無不舉。豈拘拘形迹之末哉。以自爲疑外者。太宗之於魏公。雖曰言必聽。諫必從。而責之以宜存形迹。則[illegible]之非已見於此。

呂氏[illegible]曰。魏公之對。誠足以警動太宗之心矣。何則。臣諫而君從之。則可以爲稷契皐陶之良。不從。則亦不失其爲龍逢比干之忠。則是忠之與良。固未甚相遠也。若乃君之聽諫從之。則爲堯舜。不從之則爲桀紂。其相去不啻霄壤。則太宗於此。安得而不警先。

愚按魏徵忠良之論美矣。然攷之文義。則有不然者。何也。文武之臣。身獲美名。君受顯號。書謂之良臣可也。而國命則曰。成懷忠良。商封之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事謂之忠臣可也。而武王則曰。炎忠良。此猶渾而言之也。子文仕爲令君身得令終。可以爲良臣矣。夫子則稱之爲忠。荀息殺身殉難。以從其君。可以爲忠臣矣。詩人則稱之爲良。然則徵之言。豈得爲定論哉。先儒有言。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偏於良而短於忠者。斯言不可易矣。

貞觀六年。匈奴克平。遠夷入貢。符瑞日至。年穀頻登。岳牧等屢請封禪。(封禪者。封土於太山。禪祭於地也。)群臣等又稱述功德。以爲時不可失。天不可違。今行之。臣等猶謂其晚。惟魏徵以爲不可。太宗曰。朕欲得卿直言之。勿有所隱。朕功不高耶。曰。高矣。德未厚耶。曰。厚矣。華夏未安耶。曰。安矣。遠夷未慕耶。曰。慕矣。符瑞未至耶。曰。至矣。年穀未登耶。曰。登矣。然則何爲不可。對曰。陛下功高矣。民未懷惠。德厚矣。澤未旁流。華夏安矣。未足以供事。(供平聲後同)遠夷慕矣。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而罻(罻音尉)羅猶密。積歲豐稔。而倉廩尚虛。此臣所以切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近喻於人。有人長患疼痛。不能任持。療理且愈。皮骨僅存。便欲負一石米。日行百

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爲之良醫。除其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謂東封泰山也。在今泰安州。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要平聲。要服荒服。蠻夷之地也。莫不奔馳。今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岱泰山也。萑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寧可引彼戎狄。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厭音淹。足也。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邪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誠懇。亦有輿人之論。太宗稱善。於是乃止。按通鑑是年正月。文武官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昔秦始

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耶。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爲不可。云云。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孫氏甫曰。封禪之文。不著於經典。秦漢諸儒用管仲說。以爲帝王盛德之事。興大此禮。故秦皇漢武行之。儀物侈大。自謂光輝無窮。然封禪之後。災異屢至。天下多事。盜賊貫生。蓋干動和氣所致耶。崇尚此禮。恐足以當天意哉。況此禮不著於經典也。司馬遷作封禪書。引經典之文。但巡守之禮耳。帝王巡守。每至方嶽。必燔柴以告。至非謂自陳功於天也。帝王治天下。能以功德濟生民。致時太平。則天必佑之。以永久之福。郊祀之禮。是伸其報。何待自告其功也。太宗嘗謂事天至敬。掃地而祭。何必登山封土。此實至論。

范氏祖禹曰。古者天子巡守。至于方嶽。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學禮者失其傳

而諂欺者。爲說以帝世主。謂之封禪。實自秦始。古無有也。且三代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不法三代而法秦。以爲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而後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爲非。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爲非也。其後使顏師古議其禮。玄齡裁定之。儀亦與焉。貞觀之末。欲東封。以事而止。高宗明皇遂躬行之。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爲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怪者。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

胡氏寅曰。自孟子沒。聖學不傳。學者以天人爲二致。不能監觀休咎之符。凡天事尚象。往往以道遠難知。置於冥漠而不省。昧者無足惟矣。以太宗之明。房杜王魏侍左右。正旦日食。天變爲大。不聞之其胥訓告。胥敎誨。以消陰沴。復陽德。而群臣獻諛。修蕩上心。誇登太山。明示德意。太宗口雖不允。實欲從之。至稱功高德厚。儼然自足。徵難以空虛勞費爲言。乃非數州大水。亦未必爲止也。夫大水者陰氣沴也。日食者陽氣微也。二者君象。尤當恐懼。而不知戒焉。豈非以天人爲二致。不學不知道之

過歟。

愚按文中子曰。封禪其秦漢之侈心乎。聖人之後起。不易斯言矣。虞舜之制。五載一巡守。成周之盛。六年一時巡。肆覲群后。大明黜陟。望秩山川。皆所以重紀本之誠。明令討之公也。豈泥金刻玉。昇中告成之謂哉。善乎太宗之言曰。秦始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耶。厥後惑於諂佞。自背其言。爲魏徵之諫封者。惟當援古據經。正名定論。于以復先王之常禮。于以掃秦漢之謬說。不亦偉歟。顧以[illegible]倉廩而隘。兢爲未可。夫以爲未可行。則是有可行之時也。嗚呼。大道不明。禮學無據。爲君者昧於上。爲臣者蔽於下。不有聖人出焉。孰能祛其惑而反諸正也。

貞觀七年。蜀王名愔。太宗第六子也。妃父楊譽。在省競婢。都官郎中唐制。刑部都官掌配役徒隸。簿錄俘囚。以給衣糧藥料。以理訴競雪免。凡公私良賤。必周知之。是

及逆相坐及其家為官奴婢薛仁方留身勘問未及予奪予音與其子為千牛後魏官名有千牛刀人主防身刀也其職本掌御刀蓋取莊子庖丁為惠文君解牛十九年所對者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言其刀可以備身因以名官唐制左右千牛衛將軍掌宮殿侍衛及供御儀仗左右執弓箭宿衛於殿庭陳訴云五品以上非反逆不合留身以是國親故生節目不肯決斷淹留歲月太宗聞之怒曰知是我親戚故作如此艱難即令平聲後同杖仁方一百解所任官魏徵進曰城狐社鼠皆微物為其有所憑恃故除之猶不易為去聲後同易以豉切古語城狐不灌社鼠不燻懼其所傷完者得所憑恃也故還者串謂人君左右近習為城狐社鼠況世家貴戚舊號難理漢晉以來不能禁禦武德之中以多

驕縱陛下登極方始肅條仁方既是職司能為國家守法豈可枉加刑罰以成外戚之私乎此源一開萬端爭起後必悔之將無所及自古能禁斷此事惟陛下一人備豫不虞為國常道為如字豈可以水未橫流橫去聲便欲自毀隄防臣竊思度度待洛切未見其可太宗曰誠如公言嚮者不思然仁方輒禁不言頗是專權雖不合重罪宜少加懲肅乃令杖二十而赦之

愚按仁方之附揚鬱雖申屠之屈鄧通董宜之抗胡陽不是過也太宗不惟不能賞之又欲加刑焉其視孝文光武何其遠哉且既從魏徵之諫免仁方之罪可也顧猶杖二十而後赦之是猶紾兄臂而曰姑徐云爾攘鄰雞而曰請俟來年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從諫之道豈如是乎

貞觀八年左僕射房玄齡右僕射高士廉名儉齊清河王岳之孫初隱居終南山武德初秦王徵雍州牧舉為治中及居東宮擢右庶子遷益州都督長史勵風俗有聲入為吏部尚書拜僕射卒贈司徒於路逢少府監監去聲唐制掌百工繕作之政竇德素問北門近來更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乃謂玄齡曰君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少有營造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解音懈後同亦不解玄齡士廉拜謝玄齡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且有利害役工多少陛下所為善當助陛下成之所為不是雖營造當奏陛下罷之此乃君使臣臣事君之道論語孔子對魯定公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玄齡等問既無罪而陛下責之臣所不解玄齡等不識所守但知拜謝臣亦不解太宗深愧之

朱氏黼曰宰相之職無所不統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因按朝廷庶務無不當預也作洛之役周召經營未央之成蕭何綜理焉有營繕之小而宰臣不知乎以將軍為內廷以宰相為外廷正漢人證統之弊太宗方鼎新三省復頒六典顧欲使宰相事主南牙政事不預北門營繕是分朝廷為二岐內外為兩以一司而廢相臣也微魏徵盡言則唐之相職豈正哉

愚按王者以天下為一家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故天下之事天子無不當與宰相亦無不當與者豈有南衙北門之分乎太宗責非其所當責玄齡等謝非其所當謝微魏徵之言君臣盡莫知其失也唐中葉以後以中書門下為南衙以樞密中尉為北司軍橫之害寖立之重宰相

遂不得與聞太宗之失言，賓恪之矣。

貞觀十年，越王（名貞，太宗第八子也。）長孫皇后所生，太子介弟，聰敏絕倫，太宗特所寵異。或言三品以上皆輕蔑王者，意在譖侍中魏徵等，以激上怒。上御齊政殿，引三品已上入坐定，大怒作色而言曰：我有一言向公等道。往前天子，即是天子；今時天子，非天子耶？往年天子兒是天子兒，今日天子兒非天子兒耶？我見隋家諸王，達官已下皆不免被其躓頓。我之兒子，自不許其縱橫（縱，平聲）。公等所容易過，得相共輕蔑（蔑以致切，役同）。我若縱之，豈不能躓頓公等？玄齡等戰慄，皆拜謝。徵正色而諫曰：當今群臣，必無輕蔑越王者。然在禮，臣子一例。傳稱（傳，去聲）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諸侯用之為公，即是公；用之為卿，即是卿；若不為公卿，即下士於諸侯也。今三品已上，列為公卿，並天子大臣，陛下所加敬異。縱其小有不是，越王何得輒加折辱？若國家紀綱廢壞，臣所不知。以當今聖明之時，越王豈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禮義，寵樹諸王，使行無禮，尋以罪黜，不可為法，亦何足道？太宗聞其言，喜形於色，謂群臣曰：凡人言語理到，不可不伏。朕之所言，當身私愛（當，去聲）；魏徵所論，國家大法。朕嚮者忿怒，自謂理在不疑，及見魏徵所論，始覺大非道理。為人君言，何可容易！召玄齡等而切責之，賜徵絹一千匹。

愚按：齊桓姝會王世子于首止，春秋大之。胡氏釋之曰：自天王而言，欲居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然則由胡氏分義之說觀之，魏徵之言非耶？曰：皆是也。胡氏之言，謂在外諸侯也；魏徵之言，謂在內公卿也。胡氏之言，謂世子也；魏徵之言，謂諸王也。為大臣者，苟不能權其輕重，隨時以取中，又豈足與論春秋之義哉？

貞觀十一年，所司奏凌敬乞貸之狀（凌，平聲。凌姓敬名，初仕竇建德）。太宗責侍中魏徵等濫進人。徵曰：臣等每蒙顧（為奈酒）問，常具言其長短。有學識，強諫諍，是其所長；愛生活，好經營，是其所短（好，去聲）。今凌敬為人作碑文（為，去聲），教人讀漢書，因茲附託，回易求利，與臣等所說不同。陛下未用其長，惟見其短，以為臣等欺罔，實不敢心伏。太宗納之。

愚按：夫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為滕薛大夫。夫寸有所長，尺有所短，人君用其所長，兼其所短可也。善乎魏徵之言曰：有學識，強諫諍，受聚之所長也；愛生活，好經營，之所短也。太宗既不能用其所長，而欲因其所短責及舉者，豈用人之道乎？向非鄭公之諫，太宗好賢之意荒矣。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魏徵曰：比來所行得失政化（比，音鼻），何如往前？對曰：若恩威所加，遠夷朝貢，比於貞觀之始，不可等級而言；若德義潛通，民心悅服，比於貞

觀之初。相去又甚遠。太宗曰。遠夷來服。應由德義所加。應平聲往前功業。何因益大。徵曰。昔者四方未定。常以德義爲心。旋以海內無虞。旋平聲漸加驕奢自溢。所以功業雖盛。終不如往初。太宗又曰。所行比往前何爲異。徵曰。貞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之使諫。三年已後。見人諫。悅而從之。一二年來。不悅人諫。雖黽強聽受。而意終不平。諒有難也。太宗曰。於何事如此。對曰。即位之初。處元律師死罪。處上聲後同元姓律師名孫伏伽貝州人武德中上言三事帝稱之曰諫臣貞觀中拜御史遷大理卿諫曰。法不至死。無容濫加酷罰。遂賜以蘭陵公主園。直錢百萬。人或曰。所言乃常事。而所賞太厚。答曰。我即位來。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徐州司戶柳雄徐州今仍舊隸河南司戶州屬戶曹柳姓雄名於隋資妄加階級。人有告之者。陛下令其自首。令平聲首去聲後同不首與罪。遂固言是實。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僞。將處雄死罪。少卿戴冑奏法止合徒。少去聲[illegible]刑五一等至于三年陛下曰。我已與其斷當訖。當去聲但當與死罪。冑曰。陛下既不然。即付臣法司。罪不合死。不可酷濫。陛下作色遣殺。冑執之不已。至於四五。然後赦之。乃謂法司曰。但能爲我如此守法。爲去聲豈畏濫有誅夷。此則悅以從諫也。往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大忤聖旨。陛下以爲訕謗。臣奏稱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似訕謗。于時雖從臣言。賞物二十段。意甚不平。難於受諫也。太宗曰。誠如公言。非公無能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覺。公向未道時。都自謂所行不變。及見公論說。過失堪驚。公但存此心。朕終不違公語。

劉氏寅曰。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以天地日月四時之運。與萬物之盈虛消長觀焉。則見矣。人之德慧術知。何獨不然。太宗自謂令諸爲猶往年也。是則不逮往年之學之日焉。雖在吳省未嘗不明吾終其循於然蓋。重若未中之時乎。是故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知從事於此者。惟持志存誠。以充舜爲法。豈不可及。勉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是則易所以入聖域而成功不昧。惜乎太宗之未學也。

愚按隋煬帝失天下之道不一。而莫大於拒諫。唐太宗得天下之道不一。而莫大於納諫。夫太宗之納諫。豈其天性之本然哉。良由目覩煬帝之亡。矯揉強勉而行之也。故貞觀之初。天下未安。則能導人使諫。中年天下漸安。尚能悅人之諫。末年天下已安。則勉強從人之諫矣。書者牽之令已從人爲之開書則拜滿之從諫弗咈。終其身於一日。果何責哉。蓋聖人之納諫。由於志。氣之[illegible]然。故無始終之異。太宗之納諫。由於血氣也。矯揉故少而壯。老而衰也。然則人君欲盡納諫之道者。可不事事而務聖人之學哉。

貞觀政要卷第二

貞觀政要卷第三

論君臣鑒戒六

論封建八

君臣鑒戒第六（凡七章）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亂。共安危。若主納忠諫。臣進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來所重。若君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至如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聞其過。（卒子聿切。令平聲）遂至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事不遠。朕與卿等可得不慎。無爲後所嗤。

愚按。太宗常以隋煬帝爲戒。而欲其臣以虞世基爲戒。形之於言者數矣。夫人雖至愚。未有不愛其身者也。煬帝之縱欲肆虐。未必不因吾知愛吾身而已。不暇愛吾民也。世基之緘默保傳。未必不因吾知愛吾身而已。不暇愛吾君也。豈知江都兩閣之變。君臣俱不免也哉。故君以煬帝爲戒。則凡吾之容受直言。非以愛其臣也。所以爲吾身計也。臣以世基爲戒。則凡吾之盡忠無隱。非以愛其君也。所以爲吾身計也。君臣各爲其身計。則炎涼寒燠。無一時不變吾身也。寧可以須臾之不謹乎。髮膚齒甲。無一膚之非吾身也。寧可以細微之不謹乎。然則君臣有所相與嘉惠善生者。非以利天下國家也。各愛其身而已。太宗斯言。推其意者出於一己之私。盡其義。乃所以成天下之公也。

貞觀四年。太宗論隋日。魏徵對曰。臣往在隋朝。曾聞有盜發。（曾音層）煬帝令於士澄捕逐。（令平聲。捕。捉也。於如字。姓也。士澄名。爲隋將。以魏卽倖傳。）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賊者二千餘人。並令同日斬決。大理丞（隋設官之職）張元濟怪之。試尋其狀。乃有六七人盜發之日。先禁他所。被放纔出。亦遭推勘。不勝苦痛。（勝平聲）自誣行盜。元濟因此更事究尋。二千人內。惟九人逗遛不明。（逗音豆。遛音留。逗遛。遷延也。）官人有諳識者。就九人內。四人非賊。有司以煬帝已令斬決。遂不執奏。並殺之。太宗曰。非是煬帝無道。臣下亦不盡心。須相匡諫。不避誅戮。豈得惟行諂佞。苟求悅譽。（譽平聲）君臣如此。何得不敗。朕賴公等共相輔佐。遂令囹圄空虛。願公等善始克終。恒如今日。

愚按。大學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此言君臣各盡其道也。虞廷賡歌。帝舜先言股肱。臯陶先言元首。此言君臣更相責難也。各盡其道。所以明上下之分。更相責難。所以明上下之交也。今觀前章。太宗自以煬帝爲戒。欲群臣以世基爲戒。此君臣各盡其道者也。此章論隋世濫刑。則魏徵歸過於君。太宗歸過於臣。此君臣更相責難者也。二章之旨。實相爲用。史臣以此居鑒戒之首。豈非貞觀致治之本歟。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異。然周則惟善是務。積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罰。（好去聲。後同。）不過二世而滅。豈非爲善者福祚延長。爲惡者降年不永。朕又聞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爲辱。顏閔匹夫也。（顏回。字子

史051-054

淵閔損字子騫皆孔子弟子以德行稱）以帝王比之則以爲榮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將此事以爲鑒戒常恐不逮爲人所笑。魏徵對曰臣聞魯哀公（魯君名蔣）謂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於此者丘見桀紂之君（丘孔子名）乃忘其身願陛下每以此爲慮庶免後人笑爾。

愚按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爲辱何哉爲人心之惡惡也顔閔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則以爲榮何哉爲人心之善善也故苟爲善顔閔之徒也以匹夫而天下後世所仝敬匹夫而帝王矣故苟爲惡桀紂之徒也以帝王而天下後世所羞稱帝王而匹夫矣太宗所論亦知言哉而魏徵之對又明桀紂之所以爲桀紂也愚則曰欲知桀紂顔閔之分善與惡之間也。

貞觀十四年太宗以高昌平（高昌西域國名都交河城漢車師之地其王麴文泰是年文泰卒子智盛嗣平謂征討平定也）召侍臣賜宴於兩儀殿謂房玄齡曰高昌若不失臣禮豈至滅亡朕平此一國甚懷危懼惟當戒驕逸以自防納忠謇以自正（謇音蹇言也）黜邪佞用賢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以此愼守庶幾於獲安也（幾平聲）魏徵進曰臣觀古來帝王撥亂創業必自戒愼採芻蕘之議從忠讜之言天下既安則恣情肆欲甘樂諂諛（樂音洛）惡聞正諫（惡烏去聲）張子房漢王計畫之臣及高祖爲天子將廢嫡立庶子房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爭也（張子房名良漢封留侯高祖欲廢太子盈立趙王如意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后劫良曰君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良曰始上在急困中幸用臣策天下已定以愛欲易太子雖臣等百人何益后強要曰爲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遂爲太子請四皓爲輔頓以不廢）終不敢復有開說（復音並）況陛下功德之盛以漢祖方之彼不足準即位十有五年（太宗以武德九年即位至是十有五年）聖德光被今又平殄高昌屢以安危繫意方欲納用忠良開直言之路天下幸甚昔齊桓公（齊君名小白）與管仲鮑叔牙甯戚（三人皆齊相）四人飲桓公謂叔牙曰盍起爲寡人壽乎（爲去聲諸侯自稱曰寡人言寡德之人也）叔牙奉觴而起曰（奉音捧）願公無忘出在莒時（桓公初出奔於莒叔爲之傅）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桓公使謂魯曰管仲讎也請得甘心醢之管仲請囚叔牙逮受之及堂阜而脫桎梏）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甯戚晝候桓公出扣牛角歌曰南山矸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纔至骭從昏飯牛至夜半公逆召之爲相）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太宗謂徵曰朕必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爲人也（按通鑑十三年高昌王麴文泰遏絶西域朝貢伊吾既內屬高昌又與西突厥共擊之上徵其臣阿史那矩文泰不遣中國人在突厥者或奔高昌詔使歸之亦不遣又與西突厥共破焉耆焉耆上遣使責之文泰語不遜於是詔侯君集等擊之遂降由此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漢皆爲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爲唐之極盛焉。）

愚按唐虞之世雍熙泰和帝治之極盛也聖君賢相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凜乎儆戒之言以

聖君賢相，夫豈有是哉。蓋所以保難興泰和之盛也。今觀高昌既平，上字姪盛，太宗有姚雜保治之言，魏徵有諄諄警戒之意，臣所以成貞觀太平之盛也。然古帝王傳心之學，其要在於欽而儆戒之際，尤謹於欽之一辭。蓋欽者，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帝王授受之懿在此。其發於言者，皆由於心也。故能無怠無荒，謹終如始。爲人上者，倘太宗君臣鑒戒之言，體帝王心學之要，則豈惟貞觀，可以進於三代之上矣。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君爲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成人。然則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藉股肱以致理。禮云：人以君爲心，君以人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禮緇衣篇之辭。）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虞書皐陶賡歌之辭。）然則委棄股肱，獨任胸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夫君臣相遇，（夫音扶。後同。）自古爲難。以石投水，千載一合；以水投石，無時不有。其能開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內盡心膂，（膂音旅。）外竭股肱，和若鹽梅，（商書高宗命傅說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於禮之而已。昔周文王遊於鳳凰之墟，韈系解，顧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結之。豈周文之朝盡爲俊乂，聖明之代獨無君子者哉？但知與不知，禮與不禮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韓信項氏之亡命，殷湯致禮，定王業於南巢；漢祖登壇，成帝功於垓下。若夏桀不棄於伊尹，項羽垂恩於韓信，寧肯敗已成之國，爲滅亡之虜乎？（媵音孕。垓音該。伊，尹字也。伊尹名摯。湯三聘之，遂佐湯伐桀，放桀於南巢之地。有莘，國名。送女曰媵。湯妃有莘氏之女也。史記謂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臣，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爲此說者。韓信名也，淮陰人。數以策干項羽，羽弗聽。信亡歸漢，高祖用蕭何言，於是擇日齋戒設壇場，拜信爲大將，後圍羽於垓下之地。）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於宋；箕子，良臣也，陳洪範於周；仲尼稱其仁，莫有非之者。（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諫紂不聽，遂去之。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箕子，紂之諸父，諫紂不聽，被囚爲奴。武王即位，訪之，箕子爲陳洪範九疇。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禮記稱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穆公，魯君，名顯。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爲舊君反服，古歟？（爲去聲。）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泉，（隊音墜。泉，禮作淵。蓋避高祖諱，故以泉代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禮檀弓篇之辭。）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對曰：有難不死，（難去聲，後同。）出亡不送。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疏平聲。）有難不死，出亡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納，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納，出亡而送，是詐忠也。春秋左氏傳曰：（傳去聲。春秋，孔子所作，而左氏爲傳。）崔杼弑齊莊公，（崔杼，齊臣，崔武子也。莊公

名光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
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為
社稷死則死之。為去聲後同。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
為己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
興。三踊而出。枕去聲。踊音勇。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孟子曰。君視臣如
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
君視臣如糞土。臣視君如寇讎。孟子告齊宣王之辭。雖臣之事
君無二志。至於去就之節。當緣恩之厚薄。然則為人
主者。為。如字。後同。安可以無禮於下哉。竊觀在朝群臣當
主樞機之寄者。或地隣秦晉。或業與經綸。與。音預。並立

事立功。皆一時之選。處之衡軸。處上聲 為任重矣。任之
雖重。信之未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
心懷苟且。則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名教不興。名教
不興。而可與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
聞國家重惜功臣。不念舊惡。方之前聖。一無所間。去聲
然但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之心
不可以為政。君嚴其禁。臣或犯之。況上啓其源。下必
有甚。川壅而潰。其傷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
手足。此則君開一源。下生百端之變。無不亂者也。禮
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禮曲禮篇之辭 若憎而不知

其善。則為善者必懼。愛而不知其惡。則為惡者寔繁。
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詩小雅巧言篇之辭。然則古人之震
怒。將以懲惡。當今之威罰。所以長姦。長。音掌。後同。此非唐
虞之心也。非禹湯之事也。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周書武王誓師之辭 荀卿子名況。趙人。卿者時人相尊之號。著書曰荀子。曰。君舟也。
人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此本家語之辭而荀子述之也。故
孔子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故唐虞戰戰
慄慄。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乎。
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國之常也。為理
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

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至理。
豈可得乎。又政貴有恒。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
體。或責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據。乘平聲 大臣失其
所守。大臣或以小過獲罪。小臣或以大體受罰。職非
其位。罰非其辜。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難如字。
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
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
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
進退惟谷。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大臣苟免。則譎詐
萌生。譎詐萌生。則矯偽成俗。矯偽成俗。則不可以臻

至理矣。又委任大臣，欲其盡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則為不盡。若舉得其人，何嫌於故舊。若舉非其任，何貴於疏遠。待之不盡誠信，何以責其忠恕哉。臣雖或有失之，君亦未為得也。夫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為下無可信矣。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禮緇衣篇之辭。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至理矣。當今群臣之內，遠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秦甘茂告秦王曰：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及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臣竊思度，待洛切。未見其人。夫以四海之廣，士庶之眾，豈無一二可信之人哉。蓋信之則無不可，疑之則無可信者，豈獨臣之過乎。夫以一介庸夫結為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渝，況君臣契合，寄同魚水。若君為堯舜，臣為稷契，音薛。稷契，舜官。舜命弃曰：汝后稷播時百穀。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敎。豈有遇小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有明著，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聖明，以當今之功業，誠能博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皇可追而四，三皇，史記謂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也。孔安國書序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一說謂天皇、地皇、人皇也。未詳孰是。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漢，夫何足數。上聲

太宗深嘉納之。

范氏祖禹曰：昔衛獻公捨大臣而與小臣謀，故失國出奔。且大臣之所任者大，小臣之所任者小，而以小謀大，以遠謀近，此人君偏聽之蔽，鮮有不敗事者也。

唐氏仲友曰：此魏徵論聽納任用之要。人君必先知此，然後能任君子，去小人，納忠諫，察奸言。以太宗之聰明，惟其道學之淺，至其德言任用之間，數領鄭公之諫，而非諫之左挈右援，則致於小人惑於奸言多矣。此徵最有功於貞觀者，於格非近之矣。

愚按：太宗於是時御久矣。魏徵竭誠進諫，惓惓於慎終如始之言，至此雖復以君臣同心一體拜譽而申陳之。甚至致戒於唐君，常生之前，其愛君亦云至矣，且終之曰：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夏殷周漢，夫何足數。皇道尚矣，五帝之德業以加矣。嘗觀典謨所陳，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始而克艱之戒，終之明良之歌，而其要領則在致我之一言，君臣同心，其在是也。魏[illegible]

四三皇、六五帝之說，亦所謂責難於君者歟。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特進魏徵曰：朕克己為政，仰企前烈。至於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四者常以為稱首，朕皆庶幾自勉。幾平聲。人苦不能自見，不知朕之所行，何等優劣。徵對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則內平禍亂，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諸黎元，各有生業，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與仁，願陛下自彊不息，必可致也。

愚按：太宗以德仁功利岐而言之，而魏徵之對亦未得為知言也。蓋德仁本也，功利用也。有德與仁則功利在其中。所謂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外德與仁而言功利，則非聖賢所謂功利矣。

昔孟子告梁惠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正以仁義乃所以利之。言仁義而利在其中也。積德累仁則豐功厚利莫大焉。政治來之祕爾(?)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草創之主。至于子孫多亂。何也。司空房玄齡曰。此為幼主(為去聲)生長深宮(長上聲)。少居富貴(少去聲)。未嘗識人間情偽。理國安危。所以為政多亂。太宗曰。公意推過於主。朕則歸咎於臣。夫功臣子弟(弟音悌)多無才行(行去聲)。藉祖父資蔭。遂處大官(處上聲)。德義不修。奢縱是好(好去聲)。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顛而不扶。豈能無亂。隋煬帝錄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於高位。不思報效。翻行弒逆(化及。隋相宇文述之子。為右也(?))。此(職擇翼(?)。武德初。弒煬帝於江都。立秦王浩。自帝稱許帝(?)。二年竇建德破化及於聊城。殺之)非臣下之過歟。朕發此言。欲公等戒勗子弟。使無愆過。即家國之慶也。太宗又曰。化及與玄感。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孫皆反。其故何也(玄感。隋相楊素之子。為大將。大業九年起兵黎陽。圍東都。隋主命宇文述等討之。遂敗死)。岑文本對曰。君子乃能懷德荷恩(荷去聲)。玄感化及之徒。並小人也。古人所以貴君子而賤小人。太宗曰然。

愚按。古者諸侯有世封。公卿大夫無世官。何也。蓋諸侯有大臣輔佐。自非甚無道者。皆足維其先世。公卿大夫一非其人。民有受其害者矣。有周盛世。自諸侯入為公卿。必若呂伋召虎而後可也。自兩漢以來。未聞宰相大臣有世官者。煬帝無道。事不師古。玄感化及之禍。自取之耳。太宗問守成之君何以多亂。玄齡以為幼主生長深宮。不識人間情偽。所以多亂。其說是矣。太宗歸咎於功臣之子弟。則愚不知其何說也。今觀太宗之後。近而高宗中宗之昏庸。遠而穆敬。訖唐之終矣(?)。馴致亂亡。咸其自壞(?)。豈功臣子弟之罪乎。

擇官第七(凡十一章)

貞觀元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致理之本。惟在於審。量才授職(量平聲。後同)。務省官員。故書稱任官惟賢才(商書)。又云官不必備。惟其人(周書之辭)。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於畫地作餅。不可食也。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小雅小旻之辭)。又孔子曰。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切。論語孔子言管仲之辭)。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史記。商君問趙良曰。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此皆載在經典。不能具道。當須更併省官員。使得各當所任(各當之當去聲)。則無為而理矣。卿宜詳思此理。量定庶官員位。玄齡等由是所置文武總六百四十員。太宗從之。因謂玄齡曰。自此儻有樂工雜類。假使術逾儕輩者。只可特賜錢帛以賞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與夫朝賢君子(夫音扶)比肩而立(比音鼻)。同坐而食。遺諸衣冠以為恥累(良偽切。按通鑑。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勅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吏部劉林甫隨材銓敘。各得其所。時人稱之。上謂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併省。留文

武總六百四十三員。百官志曰。太宗省內外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材。足矣。

宋氏祁曰。有事則有職。有職則有官。理也。古人以事任人。事省則職省。故有省職而無官。後世以人任官。人增則官增。故有有官而無職。有職而無官。非廢事也。或一官而爲數職。有官而無職。非增事也。或一職而任數人。周官雖多。非皆具員也。考之周禮。名存而實不備。職具而官不除者。尚多。貞觀之制。非不善美矣。然員外置已見於當時。將何以一流二。杜將來哉。其後宰相或至數人。自外官至二千餘員。其末流之弊。未必非太宗啓之。

愚按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古之建官。備矣。然九官四岳十二牧。實二十五人。而書稱二十二人。蓋亦有以一人而兼二職者也。周官三百六十。總計六萬三千六百有奇。周之建官雖多。然周禮者。周公未行之書也。書稱召公以太保兼冢宰。畢公以太師兼司馬。蓋亦有以一人而兼二職者也。後世建官既冗。復無擇事。太宗深慮斯弊。省內外官。文武總六百四十員。自後世觀之。可謂省之極矣。然房玄齡以僕射而兼領度支。魏徵以侍中而兼東宮官。蓋亦有以一人而兼二職者矣。愚嘗論貞觀之善政。當以省官爲首。何也。易於選擇。上不至於失人。擇之易然。下不憂於曠廢。擔任專一。無過事多也之患。員數不多。無紛更生事之憂。官冗則四者反是。所以兵部之職。分於樞密。戶部之職分於三司。監軍復監司之權。州將奪太守之任。員外之置。多於正員。墨敕斜封。數逾千百。而貞觀之善政喪矣。夫後世之天下。猶貞觀之天下。太宗何以致是哉。切謂其大要有二。一曰息奔競。二曰塞幸倖。蓋奔競之風盛。則員多而闕少。官不得以不增也。幸倖之門多。則私恩無所施。官不得以不增也。斯二者。省官之本也。有志於貞觀之治者。盍亦反其本而已。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助朕憂勞。廣開耳目。求訪賢哲。比聞公等聽受辭訟日有數百。此則讀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賢哉。因敕尚書省唐制尚書謂之都省。置令一人。典領百官。貞觀中。以太宗嘗爲之。故缺而不置。其次左右僕射各一人。左右丞各一人。其屬有六部。庶務皆會決焉。凡符移關牒。必遣於都省。乃下天下。大事不決者。皆上都省。細碎務皆付左右丞唐制。掌辨六官之儀。糾正省內。劾御史舉不當者。吏戶禮三部。左丞總焉。兵刑工三部。右丞總焉。惟冤滯大事合聞奏者關於僕射。

范氏祖禹曰。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親細務。可謂能任以其職矣。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此相之職也。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胡氏寅曰。宰相受詞訟。既非古制。然當之者未有以爲不可。雖賢如房杜。亦且行之。何也。其說有五。無經綸之略。姑以是爲勤於所職者。一也。人君明察。則不敢當權。而以吏事自爲者。二也。才用細淺。規於有司之務。曠廢其任。蓋以勉勉者。三也。上不知治本。而責成於叢脞。因以奉承之者。四也。實使大體。故治文案以助其君者。五也。若識知宰相職分。必不肯然矣。房杜之才。非緣賢於太宗。故太宗知是而止。固不能爲太甲高宗成王之事也。

唐氏仲友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蓋其位愈尊。其事愈要。其任愈逸。其位愈卑。其事愈詳。其任愈勞。太宗以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當矣。責宰相以廣耳目訪賢才。亦當矣。雖然。廣耳目訪賢才。坐論大事。在房杜任之。尚恐未能無愧古人。而參之以封倫楊師道之屬。可乎。是知宰相之職。而未得擇宰相之道也。

愚按人主之職。在論一相。一相之職。在任百官。此君相之要道也。受詞訟非爲相之體。然大臣慮四方。豈惟高虛撫摺以自居哉。畢公國之元老大臣也。克勤小物。弼亮四世。小物非細務乎。昔陳平不答錢穀決獄之問。而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此言固大矣。然錢穀

國計民命所關。冢宰之所制者也。獄書。生民之司命。二公之所當參聽者也。此皆裁成輔相以左右生民者。而曰宰相不當知。則所職者何事耶。太宗敕宰相勿親細務。特不可下行有司之事耳。克勤小物以瀏亮天子。有古人之相業在。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間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唐制。武德七年。改總管曰都督。督掌諸州兵馬甲械城隍鎮戍糧稟。總判府事。刺史見前篇註。堪養百姓以否。故於屏風上錄其姓名。坐臥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於名下。朕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輩實理亂所繫。尤須得人。愚按自秦罷侯置守之後。郡守古諸侯。其關繫民生。至不輕也。漢宣帝謂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太宗謂治民之本在刺史。斯言也。真知本者矣。然宣帝以刑名繩下。故當時固多循吏。而未免有酷吏。太宗英明仁恕。故當時若多循吏。而無酷吏。此又二帝之優劣也。

貞觀二年。太宗謂右僕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來比音鼻。命卿舉賢。未嘗有所推薦。天下事重。卿宜分朕憂勞。卿既不言。朕將安寄。對曰。臣愚豈敢不盡情。但今未見有奇才異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於當時。不借才於異代。豈得待夢傅說音悅。傅說。商賢相也。武丁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乃使營求之野。得說於巖中。立為相。逢呂尚呂尚。太公也。本姓姜。從其封姓。周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霸王之輔。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遂載與俱歸。立為師。然後為政乎。且何代無賢。但患遺而不知耳。德彝慙赧而退。赧。奴版切。惶慙也。按史傳。係元年二月。帝謂封倫曰。大理之職。人命所懸。此官極須妙選。公直。倫未對。帝曰。戴胄忠直。每事用心。即其人也。又謂倫曰云云。

孫氏甫曰。大臣之職。為達人才。固非細事。天下之大。群任之衆。可容一日乏才乎。然人之才。有能有不能。器而使之。衆職舉矣。豈有人主責其舉賢。已未推薦。但言無奇才異能。上欺人主之明。下欲蔽天下之賢。此真姦人也。蓋姦人不樂進賢。其情有三。祿位固寵。常恒失之。以賢者既用。必建立功業。撓己之名。見己之過。名滅過露。則位不能保。寵不能固。其情一也。姦人立黨。必人附己。乃引之。贊者遠退以道。不肯趨附。姦人以謂不附己。而引之。則不知己之恩。不知恩則不為己之黨。其情二也。姦人心既不公。知人不明。雖遇賢才。不能深識。感引而進之。或有大過人為己之累。其情三也。封倫之情正在於此。太宗以前代未常乏人折之。使慙懼無辭。可謂能照姦人之情者也。人主能照姦人之情。則賢者進矣。

胡氏寅曰。舉賢才而效之君。大臣職也。為大臣而父無所舉。人主詰之。是也。若出此令而委之房杜王魏。非惟丕應俱志。亦各得其人矣。乃以望於封倫。且取人以身。不誣之理也。倫非賢者。安能知賢。若衆其類集于朝廷。豈非大憂乎。是則非特倫無知人之鑒。而太宗於倫亦初不知其姦邪也。信知人之難哉。

愚按。封倫。諂佞人也。其在隋。附麗虞世基。諂蔽其主。得群臣表疏。則屏而不奏。鞫獄用法。則峻文深刻。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以隆。而叔隋之政日以壞。皆倫所為也。以若所為。烏知所謂舉善薦賢之義哉。其曰未有奇才異能。蓋未有如己者耳。是猶以情事度也。太宗雖泥於知人之明。幸不惑其說。然之人也。舜所有餘地矣。

貞觀三年。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比見比音鼻。吏

部擇人惟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景行（去聲後同）數年之
後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獲
善人如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著鄉閭州郡貢之然
後入用故當時號為多士今每年選集（選去聲後同）向數
千人厚貌飾詞不可知悉選司但配其階品而已銓
簡之理實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將依漢時
法令本州辟召（令平聲）會功臣等將行世封事遂止

愚按古者取士之法鄉論秀士升之司徒司徒
升之學大樂正升之司馬司馬辨論官材論定
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未
仕之前凡經四級已仕之後又經三級其詳且
重如此故嘗謂後世取人之道未能復成周之
法皆苟焉而已今觀太宗問如何可獲善人大

哉問乎如晦政當告以成周取士之法可也乃
以兩漢辟召之事為對何其陋哉厥後竟以將
行世封不及施行後世措焉孰使真能行
辟召之法又豈足以致成周多士之盛乎

貞觀六年太宗謂魏徵曰古人云王者須為官擇人
（為去聲）不可造次即用（造七到切）朕今行一事則為天下所
觀出一言則為天下所聽用得正人為善者皆勸誤
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當去聲後同）無功者自退
罰當其罪為惡者戒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
須慎擇徵對曰知人之事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虞書
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redacted]）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審訪其行（去
聲後同）若知其善然後用之設令此人（令平聲後同）不能濟

事只是才力不及不為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強幹為
害極多但亂代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
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欲進君子退小
人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謂才行者不亦異乎君
夫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
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周公制
禮作樂孔子以為才此古人所謂才者兼德行而
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
僻邪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蓋斯人之用
於世也王者則崇德貴賢求善人以遺後嗣故其用
長世也豈宜以天下未定而專用小人之才歟
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也是猶恐其或
進也豈可先用而後棄乃取才行兼全之人乎徵
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
王之治也

愚按春秋傳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
明允篤誠是以才兼德而言之也司馬氏曰德
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是以才對德而言
之也學者安所折衷哉愚聞之孟子曰若夫為
不善非才之罪也程子曰才禀於氣氣有清濁
朱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
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禀於氣者言之則人才固
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以事理考之程子之言
為密由此觀之春秋傳之言即孟子之意也司
馬氏之言即程子之意也然司馬氏之言密矣
范氏譏魏徵不當言亂代求才不顧其行其說
是也然謂才行無所分別則將如程子之言何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理天下者以人為
本欲令百姓安樂（令平聲樂音洛）惟在刺史縣令縣令既衆
不可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
悉稱聖意（稱去聲）則陛下可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

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遷擢為將相。並去聲。後同。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漢世郡守曰二千石入為丞相及司徒太尉者。朝廷必不可獨重內臣。外刺史縣令。遂輕其選。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太宗因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簡擇。縣令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按史傳。此與諫營造一番修及論太子諸王定分同一篇。

孫氏甫曰。民者國之本也。守令民之本也。古者天子列爵頒祿。非為臣下。皆以為民也。故擇其人以牧養之。重其任以付責之。假其權以安國之。擧其祿以寵利之。上之責吏。一本於民。下之報上。一本於民。則民重矣。民重則守令重。守令重則天下國家重矣。輕守令。是輕民也。民輕則天下國家輕矣。可不慎歟。昔漢制。郡守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又出諫大夫補郡吏。有治效者。璽書勉勵。增秩賜金。而不數遷。公卿缺。則選其尤異者用之。故良吏於是為盛。知所重也。魏晉以下。謂爲朝者為要職。治外者為左遷。故吏多貪殘。而風俗日壞。失所重也。唐之失亦然。故內職常選。外選常濁。然守宰之拔風速者。猶班班可言也。

胡氏寅曰。刺史至多。人君安能徧識人才。委大臣薦擧可也。縣令卑而尤衆。近民尤甚。尤不可不擇。必欲得人。使為縣有政績。擧其人可也。若展轉求之。則千百賢令。亦可致矣。人各有才。其用不同。則識趣各異。京官五品以上。安能皆得縣令之才乎。

唐氏仲友曰。周之意。蓋謂察之於已任。則民被害。不如愼以才德選。則所得多矣。

愚按。聖人以天下為一家。朝廷其堂奧。州縣其戶庭也。唐虞之時。百揆統九官。四岳統十二牧。故曰。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邦咸寧。何內外之重輕哉。唐有天下。於重內輕外之時。下里縣令之主。多不肯為之。夫令。親民之尤者也。以輕心處之。綱之何哉。爲國之言。其知體要哉。為天下者。莫先於謹擇守令。太宗之言固善矣。然刺史錄名屏上。著政績善惡。可以自擇矣。元首之尊。豈能周知。惟當使內外輕重之平均。朝堂擇刺史都督。刺史都督舉縣令可也。

貞觀十一年。治書侍御史劉洎以為左右丞宜特加精簡。上疏曰。臣聞尚書萬機。寔為政本。伏尋此選授任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左右僕射及六部是為八座。漢志曰。斯乃文昌天府。衆務淵藪。二丞方於管轄。二丞左右丞也。六典曰。掌管轄省事。爰至曹郎。上應列宿。音秀。漢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苟非稱職。稱去聲。竊位興譏。伏見比來比音鼻。後同。尚書省。詔敕稽停。稽音基。文案壅滯。臣誠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尚書令及僕射也。于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而左丞戴冑。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應彈並平聲。無所迴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為勳親在位。為去聲。器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雖欲自強。先懼囂謗。囂音枵。浮薄也。所以郎中予奪。予上聲。惟事諮稟。尚書依違。不能斷決。或糾彈聞奏。故事稽延。案雖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便涉年載。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為了。不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為奉公。莫論當否。便論並平聲。

（去聲。）互相姑息，惟事彌縫，且選衆授能，非才莫舉。天工人代，（虞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言人君代天理物，官所治皆天事。）焉可妄加。（焉，於虔切。）至於懿戚元勳，但宜優其禮秩，或年高及耄，（耄音冒。八十、九十曰耄。）或積病智昏，既無益於時宜，當置之以閑逸。久妨賢路，殊為不可。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尚書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唐制，副二丞所轄諸司事，署鈔目，勾稽失，知省內宿直之事。）如並得人，自然綱維備舉，亦當矯正趨競，豈惟息其稽滯哉。疏奏，尋以洎為尚書左丞。（張氏九成曰：觀洎以章疏白尚書非人之弊，務欲擇賢任職，整綱維，振積滯。此皆辨練治體，深達政本。惜乎忠誠憂國，不察其身，宜來者之戒也。）

（愚按：唐制三省，尚書省居其首，樞機之要也。尚書令掌典領百官，其屬有六：左右僕射，總理六官，為令之貳，皆宰相也。左丞則總吏部、戶部、禮部；右丞則總兵部、刑部、工部。其所關繫豈小哉。劉洎以剛直果敢之才，當糾彈舉劾之任，於是而極言委任之弊，其陳精簡之方，可謂知政本稱職矣。太宗即以洎為左丞，可謂知人也已。以太宗之器使人才，後之人主所宜為法也。）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太平後必有大亂，大亂後必有太平。大亂之後，即是太平之運也。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賢才。公等既不知賢，朕又不可徧識，日復一日，無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舉，（令，平聲。後同。）於事何如？魏徵對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為難，自知誠亦不易。（易，以豉切。）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長澆競之風。（長，音掌。）不可令其自舉。

（愚按：太宗患於得天下之賢，於是有令人自舉之舉。魏徵以為知人既難，自知不易，若令自舉，恐長澆競之風，誠為知言也。夫三代盛時，比閭族黨州鄉遞選而考其德行道藝，賓興于王，此所謂鄉舉里選也。世道已降，此制不復，乃曰令人自舉，是見其自衒而已矣，非善論也。）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為而化矣。故堯舜文武見稱前載，咸以知人則哲，多士盈朝，元凱翼巍巍之功，（舜舉八凱，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內平外成。）周召光煥乎之美。（周公名旦，文王之子。召公名奭，為周太保。二公夾輔成王。）然則四岳（唐虞官名，掌四岳諸侯之事。或一人而兼衆之。）九官（舜命禹作司空，棄播百穀，契為司徒，皐陶作士，垂為共工，益掌山澤，伯夷為秩宗，夔典樂，龍作納言，是為九官。）五臣（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謂禹、稷、契、皐陶、伯益也。）十亂（周書：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文母。論語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先儒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豈惟生之於曩代，而獨無於當今者哉？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好，並去聲。後同。）何以言之？夫（音扶。）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馬、（宛，平聲。大宛，西域國。漢武時，李廣利破其國，獲汗血馬獻。）西旅之獒，（西旅，西夷國。武王時貢獒。犬高四尺曰獒。）或無足也，或無情也，生於八荒之表，塗遙萬里之外，重譯入貢，（重，平聲。下同。）

（語不通，必重譯而來也。）道路不絕者，何哉？蓋由乎中國之所好也。況從仕者懷君之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往而不至哉？臣以為與之為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騫矣。（曾參，字子輿；子騫，姓閔，名損；皆孔子弟子。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論語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與之為忠，則可使同乎龍逢、比干矣。（龍逢，桀臣；比干，紂臣；皆以忠諫見殺。）與之為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莊子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展禽，魯大夫展獲，名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之為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伯夷、叔齊，孤竹國君之二子，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然而今之群臣罕能貞白卓異者，蓋求之不切，勵之未精故也。若勗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

有職分，（去聲）得行其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揜其所短，進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自勵，不勸而自勉矣。故說苑曰：（前漢光祿大夫劉向，字子政，楚元王交之後，采傳記行事，著說苑三十篇。）人臣之行，（去聲）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音現）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數，音朔。）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去聲，隙也。）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去聲）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家國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沉，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

為樂，（音洛，後同。）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詖，（音祕）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妬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去聲）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音稅）內離骨肉之親，外構朝廷之亂，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佞邪，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比，音鼻。）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彼列切）是非無間，（去聲）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處，上聲，後）

罔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禮記曰：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禮記經解篇之辭）然則臣之情僞，知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爲善者蒙賞，爲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國家思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何哉？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公道；行之非，則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好惡並去聲。後所惡惡之）所愛雖有罪，不及於刑；所惡雖無辜，不免於罰。此

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惡棄大善，或以小過忘大功。此所謂君之賞不可以無功求，君之罰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疏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爲規矩，以仁義爲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實，不尚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則不言而化，朞月而可知矣。若徒愛美錦，而不爲人擇官，（爲去聲）有至公之言，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背音佩。遠去聲）則雖夙夜不怠

勞神苦思，將求至理，不可得也。書奏，甚嘉納之。

愚按：大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皐陶爲陳九德，曰：載采采，言知人在於以德而驗於行事也。然德雖有九，皇能全之哉？觀徵進求賢審官之說，而舉劉向六正六邪之論，是則然矣。然知人者惟在於辨君子小人邪正之分。固雖一一以其臣律之也，君子果君子邪？則正人也，聖良忠智貞直大正之德，雖未必備，未必不兼也；果小人邪？則邪人也，具諂好讒賊亡國六邪之惡，雖未必備，未必不兼也。其曰知人則哲，則明之極矣。君子小人邪正之異，何所逃於哲之中乎。

貞觀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宮，（在長安縣。武德八年置，貞觀十年廢。是年復脩方成。）授司農卿（唐制：掌倉儲委積之事。）李緯戶部尚書。房玄齡是時留守京城，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但云李緯大好髭鬚，更無他

語。由是改授洛州刺史。（洛州，今河南府路。）

愚按：太宗至是已倦于勤矣。玄齡以耆壽俊在厥服矣。舉徵宴息，聞老臣有大好髭鬚之語，族即改授，亦可謂留心治道者也。愚觀自古人君，蓋有聞諫而不能改者，有聞諫而能改者，斯爲善矣。太宗之用李緯，玄齡未嘗諫也，特私有所議耳。太宗聞而遽改，迨近於不諫亦入者。眉山蘇氏謂太宗之從諫近於聖，詎不信哉。

封建第八（凡二章）

貞觀元年，封中書令房玄齡爲邢國公，兵部尚書杜如晦爲蔡國公，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爲齊國公，並爲第一等，食邑實封一千三百戶。皇從父淮安王神通（從，去聲。後同。神通與高祖爲從兄弟，從高祖平京師，典兵宿衛，封淮安王。）上言：義旗初起

臣率兵先至。隋大業十三年。五月。高祖起兵太原。六月。傳檄揭義旗。神通自長安入鄠南山。舉兵應太原。從平京師有功。今玄齡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臣竊不服。太宗曰。國家大事。惟賞與罰。賞當其勞。當。去聲。後同。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咸懼。則知賞罰不可輕行也。今計勳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畫定社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得功居第一。推。他回切。漢高祖論功。行封。群臣爭功不決。帝以蕭何功盛。先封酇侯。功臣皆曰。何無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居臣等上。何也。帝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發蹤指示者。人也。諸君徒能得獸耳。功狗也。何之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叔父於國至親。誠無愛惜。但以不可緣私濫與勳臣同賞矣。由是諸功臣自相謂曰

陛下以至公。賞不私其親。吾屬何可妄訴。初高祖舉宗正籍弟姪再從三從孩童已上封王者數十人。至是太宗謂群臣曰。自兩漢已降。惟封子及兄弟。其疏遠者。非有大功如漢之賈澤。漢高祖封從兄弟賈為荊王。從祖昆弟澤為燕王。並為將軍有功。並不得受封。若一切封王。多給力役。乃至勞苦萬姓。以養己之親屬。於是宗室先封郡王。其間無功者皆降為縣公。按本紀。降封事。係武德九年十一月。又按膠東郡王道彥傳云。唐興。務廣藩鎮。故從昆弟子自勝衣已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舉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尚不得茅土。所以別親疏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

以養己之親。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為公。惟有功者不降。故道彥等並降封公。由是言之。其初所封郡王者。復所降皆郡公也。疏字疑衍。

愚按。三代有國。大封同姓異姓。親親賢賢。褒表功德。示天下以至公也。豈為一家之私哉。周公至親。太公異姓。皆祚大國。以功德也。豈避至親之嫌哉。唐封功臣。雖非祚土。而爵號食邑。禮典陸贄雖以皇從父之言。而亦示以賞不可私之說。猶有褒表功德之遺意。至如降封宗族弟姪以明有功。尤足以見至公也。

貞觀十一年。太宗以周封子弟。八百餘年。秦罷諸侯。二世而滅。呂后欲危劉氏。終賴宗室獲安。呂后。名雉。漢高祖后。惠帝母也。惠帝崩。呂后臨朝。欲王諸呂。諸呂擅權。朱虛侯劉章。因侍宴。以軍法斬諸呂一人。自是諸呂憚之。劉氏益強。封建親賢。當是子孫長久之道。乃定制。以子弟荊州都督荊王元景高祖第六子。安州都督吳王恪太宗次子也。等二十一人。又以功臣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尚書左僕射宋州刺史房玄齡等一十四人。並為世襲刺史。禮部侍郎尚書之屬。李百藥字重規。安州人。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貞觀初。拜中書舍人。後遷是職。後授右庶子。卒諡曰康。奏論駁世封事曰。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闡理定之規。以弘長代之業。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昔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後歷三十七主。八百六十七年。過其數也。秦不及期。初秦皇謂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後二世被弒。子嬰降。衰。不及期也。存

亡之理在於郡國周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皇王之並建維城磐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而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背音佩商書傅說告高宗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棄先王之道剪華侍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夫號呼而七廟隳祀諦并聲禮天子七廟賈誼曰斬華爲城因河爲津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萬世之業也秦皇歿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臣以爲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玄冊名帝錄締構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啓聖之期雖魏武携養之資曹操沛人父嵩爲漢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操子丕受漢禪國號魏追尊操爲武皇帝漢高徒役之賤漢高祖姓劉名邦字季沛人初爲泗上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乃縱所送徒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由是起兵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也推他回切若其獄訟不歸孟子曰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虞書贊堯之辭光被四表諸德之光顯被及于四外也大舜之上齊七政虞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謂日月五星也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焉以放勛重華之德放上聲勛與勳同書平聲放勛音路言堯之德重華者總言舜之德史記因以爲堯舜之名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於天時政或興衰有關於人事隆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尚存斯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周昭王德衰南巡濟于漢人惡之以膠船進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沒水中東遷避逼周平王東遷雒邑以避戎寇禋祀闕如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累去聲暴秦運距閏餘數終百六秦世爲閏餘百六爲周之阸數也漢王莽傳云餘分閏位陽九之阸百六之會謂莽爲閏位百六爲漢之阸數也律曆志曰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易交有九六七八百六與三百七十四六乘八之數也六八四十八合爲四百八十歲也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啓誦啓夏禹之子誦周武王之子成王也借使李斯王綰之輩咸開四履李斯王綰皆秦丞相四履爲諸侯而有四方所履踐之界也將閭子嬰之徒俱啓千乘將閭秦公子爲二世所殺子嬰始皇之孫趙高立爲秦王後殺高降漢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也

漢高祖應赤帝子之讖隆準而龍顏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五服者侯甸綏要荒也虞夏制王城之外四面各五百里曰甸服甸服外又各五百里曰侯服侯服外又各五百里曰綏服綏服外又各五百里曰要服要服外又各五百里曰荒服周制乃分其五服爲九見周禮王畿千里之間俱爲采地周制天子畿內之地方千里詩曰邦畿千里是也采地者天子之卿大夫邑地也是則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易大傳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此言雖虞夏之時已不可行上古之法也用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末虞書曰象以典刑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與普常也劉漢之姓曹魏之姓言漢魏之時又豈可以帝世之法而爲治也紀綱弛紊斷可知焉鍥船求劍未

見其可鍥音契。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刻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劍不行。若此求劍而不亦惑乎。膠柱成文。彌多所惑。揚子曰。以往聖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左傳宣公三年。楚子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僖公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享之。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白馬素車。無復藩維之援。漢高祖初至霸上。使人約降秦。王子嬰繫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而陵。不悟望夷之釁。秦相趙高弒二世望夷宮。未堪羿浞之災。羿音刈。浞夏帝相既立。后羿有窮氏篡位。帝相依商丘。羿代夏政。獵信用寒浞。浞後殺羿。自立為帝。因羿之室生子澆羿弒帝相。夏之遺臣殺浞。後滅澆。立帝相子。是為少康。既羅高貴之殃。羅音罹。魏高貴鄉公。名髦。文帝之孫。嗣明帝位。六年。司馬昭擅政。遂勒兵誅昭而敗。為昭黨所弒。寧異申繒

之酷。周幽王嬖褒姒。而廢申后。立褒姒之子伯服。而黜太子。申侯怒。與繒及犬戎殺王驪山下。此乃欽明昏亂。自華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音瓶。詩曰。价人維藩。大邦維屏。化為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陵弱。衆暴寡。疆場彼此。干戈侵伐。狐駘之役。女子盡髽。莊華切。髽麻髮合結也。左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髽。禮記曰。魯婦人髽而弔。崤陵之師。隻輪不反。公羊傳僖公二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匹馬隻輪無反者。斯蓋略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上平聲。下上聲。陸士衡名機。吳郡人。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著五等諸侯論。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嗣王。謂周惠王、襄王、悼王也。委九鼎。謂三王棄周出奔也。凶族。謂王子頹、王子帶、王子朝

也。據天邑。謂三子擁國僭位也。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治之寄。刺舉分竹。何世無人。漢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乃聽受之。以代古之圭璋。分竹亦其義也。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前漢黃霸為潁川太守。政化大行。嘉禾生。鳳凰集。後漢秦彭為潁川太守。有甘露嘉禾鳳麟之瑞。民稱父母。讀曰前杜。前漢邵信臣為河南太守。視民如子。號曰邵父。後漢杜詩為南陽太守。為政清平。民為之語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政比神明。後漢孟嘗為合甫太守。郡產珠。先守多貪。珠徙交趾。人物無資。嘗至。革前弊。去珠復還。百姓反業。謂為神明。曹元首魏人。上六代論。盛捨曹典。方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樂音洛。後同。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必拯其危。豈容以為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

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刑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落。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徵舒。徵平聲。左傳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十年。公與二人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而殺之。二子奔楚。徵舒夏姬之子也。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麀音幽。牝鹿也。聚麀。謂無禮也。衛宣公納子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隨而殺之。壽知之。切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逃。壽竊其節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哀之。作二子乘舟之詩。壽朔。當作伋壽。乃云為己思治。豈若是乎。為去聲。後同。內外群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

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後漢楊秉為豫章太守。清儉計日受祿。餘俸不入私門。妻子不之官舍。後漢。為鉅鹿太守。何孟為潁川太守。每之官。妻子不入官舍。班條之貴。食不舉火。後漢。左雄為冀州刺史。在任不舉煙火。常食乾飯。剖符之重。居惟飲水。晉鄧攸為吳郡太守。載米居官。惟飲吳水而已。南陽太守。弊布裹身。後漢。羊續為南陽太守。常敝衣薄食。妻子貧藏。布衾敝祇裯而已。萊蕪縣長。凝塵生甑。長音掌。後漢。范丹為萊蕪縣令。家貧。里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專云為利圖物。何其爽歟。總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弒君。亂常干紀。春

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春秋始魯隱公元年。終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言二百者。舉大數也。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君。睢音綏。左傳僖公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睢。水名。妖水受汴入泗。有妖神。東夷祀之。鄫子。小國之君。乃殺而祭之。非禮也。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魯道有蕩。詩齊風載驅篇之辭。按春秋。魯莊公夫人姜氏會齊侯者凡六。故齊人作是詩以刺文姜來會齊襄公也。縱使西漢哀平之際。前漢都長安。故曰西漢。哀帝名欣。定陶恭王之子。平帝名衎。中山孝王之子。皆元帝之孫。東洛桓靈之時。後漢都洛陽。故曰東洛。桓帝名志。章帝曾孫。靈帝名宏。章帝玄孫。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為政之理。為。如字。後同。可以一言蔽焉。伏惟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啓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祲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施。平聲。妙萬物

而為言。獨照神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勛華既往。至公之道斯乖。況晉氏失馭。寓縣崩離。晉司馬氏初受魏禪。後遜于宋。後魏乘時。華夷雜處。乘。平聲。後魏拓拔氏本北狄種。改姓元氏。重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重。平聲。習文者學長短從橫之術。從音縱。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為狙詐之階。彌長澆浮之俗。長音掌。開皇在運。開皇。隋文帝年號。因藉外家。驅御群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明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紀。文帝在位二十四年。及大業嗣立。大業。煬帝年號。世道交喪。一人一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

不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曆。情深致理。綜覈前王。雖至道無名。言象所紀。略陳梗槩。實所庶幾。平聲。愛敬烝烝。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虞書稱舜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訪安內豎。親嘗御膳。文王之德也。禮記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曰安。文王乃喜。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每憲司讞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舉。以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隱惻。貫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讞音孽。議也。說苑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何為痛之。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之民。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簡鄙訥。無棄芻蕘。

帝堯之求諫也。詩當作陶。虞書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弘獎名教，勸勵學徒。既擢明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誘也。相，去聲。論語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群臣以宮中暑濕，寢膳或乖，請移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十家之產。竟抑子來之願，不吝陰陽之感，以安卑陋之居。頃歲霜儉，普天饑饉。喪亂甫爾，倉廩空虛。聖情矜愍，勤加賑恤。竟無一人流離道路，猶且食惟藜藿，樂徹簨簴。上音筍，下音巨。懸鐘鼓之柎也。皆以木為之。横曰簨，縱曰簴。言必悽動，貌成癯瘦。公旦喜於重譯，重，平聲。旦，周公名。史記曰：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文命矜其即敘。文命，史記以為禹名。夏書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即，就也。言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於西戎也。陛下每見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省，悉井切。凝神動慮，恐妄勞中國以求遠方，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志絕遊幸。每旦視朝，朝音潮。聽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論，平聲。備盡肝膈。惟及政事，更無異辭。纔日昃，必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玄言。間，去聲。乙夜忘疲，太宗嘗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讀書，何以為人君。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朞月之閒，彌綸天壤。而

淳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久，難以卒變。卒，音律。請待斷雕成器，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晚焉。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易豐卦彖傳之辭。美哉斯言也。

中書舍人馬周又上疏曰：伏見詔書，令宗室勳賢令，平聲。作鎮藩部，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黜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之，欲其緒裔承守，與國無疆。可使世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堯之子曰丹朱，舜之子曰商均，皆不肖。況下此以還，而欲以父取兒，恐失之遠矣。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逸，則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政欲絕之也，則子文之理猶在。子文，楚令尹，姓鬬，名穀於菟。其孫克黃使齊，復命，自拘於司寇。王思子文之治，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官。政欲留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黶，音魘。欒姓，黶名，晉大夫，武子之子也。晉士鞅曰：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復盈見逐。盈，黶之子也。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見，音現。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嚮之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古者天子以五色土為壇，封諸侯，取其方面苴以白茅授之，使立社於其國。疇其戶邑，必有材行，行，去聲。隨器方授，則翰翮非強，亦可以獲免尤累。累，良偽切。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由得其術也。願陛下

深思其宜使夫(扶音)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太宗並嘉納其言於是竟罷子弟及功臣世襲刺史

拾通鑑貞觀五年上令群臣議封建魏徵以為若封建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斂又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云云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為置官寮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福朝貢禮儀具為條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十一月詔宗室勳賢作鎮藩部云云十三年二月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上疏云云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上表固讓稱承恩以來形影相弔若履春冰宗室憂虞如寘湯火緬惟三代封建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己出兩漢罷侯置除蒙勢深協事宜今因臣等復有變更恐紊聖朝綱紀且後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誅夷更因延世之賞致成剿絕之禍良可哀愍願停渙汗之恩賜其性命之恩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固請於上且言臣等披荊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奈何棄之外州與遷徙何異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強公等以茅土耶詔停世封刺史與此章所紀年歲不同今備錄于此亦以見唐世議封建之始末云

范氏祖禹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蓋自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周室既衰併為十二列為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滅六國以為郡縣三代之制不可復矣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強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也況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使之雖世是以一人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為盛哉

胡氏寅曰太宗嘗讀周官書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之言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

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詔群臣議封建其本於此乎夫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魏徵蓋未審擇考古制由秦甚矣而近世蘇范二公亦謂封建不可行始皇李斯柳宗元之論聖人不能易也嗚呼豈其然乎宗元之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誠使上古諸侯已為民害聖人不得已而存之則唐虞之際洪水懷襄民無所定武王周公誅紂伐奄滅國五十皆天下之大變也此豈聖人不能因時之變更立制度以為郡縣乃盡壞列土簡明虞舜之法何義宗元又曰德在人者死必奉其嗣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為其德之不可定是以惆其德此仁之至義之盡而出於人心之固然者固非聖人之私意而歸之勢可乎宗元又曰諸侯國亂天子不得變其君夫孟子所言貶爵削地六師移之之法皆先王之制也為在其不改變乎漢不能制侯王未萌之惡又大逆不道然後勒兵夷之此非三代救書自禁之失負盡固言之矣豈可舉此以例為湯文武所為哉方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為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問王疾至其衰也五伯雄彊太猶且擁虛器以尊戴天下之共主凡若此觀宗元皆昔而不稱乃摘取衰微禍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刖者而欲廢天下之屨也宗元又曰湯資三千諸侯以黜夏武資八百諸侯以勝商故不改變易也是聖人於未舉兵之前要結衆力亦成功之德姑息苟安此六國王代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為之者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夫謂三代聖王無公心以封建自私是伯黃而為盜恥之事也請秦無私憲以郡縣公天下是非庸而有比于之忠也一何不頰之甚樂宗元又曰諸侯纘世而章又有世大夫食祿秉也以盡其封諸雖聖賢主于其時無以立于天下天子聖明公卿必得其全諸侯不敢越亂法度世固多賢也而又有卿舉里選之法有明明賦隨之揚何患乎材之不用也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如周之衰秦之季漢興隋唐之時在位者無非小人而興邦之良佐悉沈于民任不見庸也雖守宰偏宇內將何救於此故凡宗元封建論皆無稽而不可信也夫為君如堯舜為湯亦足矣第王之治至於唐虞三代亦無以加矣井天下之田

使民各有以養其生維天下之國使肹才穷得以施其用人主自治不過千里大小相雖輕重相制以外無殭暴侵陵微弱不主之患內無衰土衆民奮泰恣肆之失是以義襄利均天下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天下之公也若秦則如民之衆幷而自為秦弃覺天下之私以自秦故曰郡縣之制人欲之私也或曰然則封建今可行乎曰何劉封建也二帝三王之法孰不可行者宜人而已矣然迹行封建先自井田始范子亦惑於宗元謂今日之法不可用共古猶古之法不可用於今夫後世之私意妄為固不可行於古而為天下者不以二帝三王善政良法為則則又何貴於稽古哉

愚按封建古先哲王公天下之良法美意也後世言治者何故妄議矣自秦罷侯置守之後田制學制皆非古矣由漢以下封建郡縣長錯若漢七國晉八王擬禍也甚其間悖逆自忘負途梗化者不可勝數而維恒維綸者亦復不光然然不若郡縣費指置掉之為得於是封建是非之論與為何南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後世無古先哲王治天下之本而用古先哲王治天下之具宜致然也豈封建之失哉愚下按竊謂柳宗元之論固難盡非而謂封建非聖人之意公天下自秦始此誠為過不以盛時封建之美意為言而以事世之與處為說此議為偏若胡氏以井田封建可行於後世則亦未敢以為知言也封建井田比於黃帝畫野分州經歷發代大備於周豈一朝夕之故矣居分之世出宗室而分王之取民田如并禮之紛紜報精何能有定故以封建為非者昧於古之實也以封建為是者泥於古之名也盡曰彼三代而上之事變此三代而下之事勢去古既遠權時施宜郡縣不可易也惟當精擇守令按其有為守之績者加秩而久任之擢進而敬勸之體古先哲王之美意而行後世之良法可也毋需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為治

貞觀政要卷第三

貞觀政要卷第四　戈直集論

論太子諸王定分九　論尊敬師傅十
論教戒太子諸王十一　論規諫太子十二

太子諸王定分第九 凡四章

貞觀七年。授吳王恪齊州都督。太宗謂侍臣曰。父子之情。豈不欲常相見耶。但家國事殊。須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令平聲。分去聲。凡言定分並同。絕覬覦之心。我百年後。使其兄弟無危亡之患也。按史傳。恪。初王蜀。貞觀十年。始改王吳。授安州都督。帝賜書曰。汝惟茂親。勉思所以藩王室。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外為之君臣。內為之父子。今當去膝下。不遺汝珍。而遺汝以言。其念之哉。帝後以晉王為太子。又欲立恪。長孫無忌固爭。帝曰。公豈以非己甥邪。且恪英果類我。無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舉棊不定則敗。況儲位乎。帝乃止。

愚按。是時承乾方處東宮。而德未著。太宗出吳王使居藩屏。欲其早有定分。可謂處之盡其道矣。其後既立晉王。又欲立恪。卒陷恪於死地。何始終之矛盾邪。竊嘗論之。漢高祖之欲易惠帝。唐太宗之欲易高宗。皆為宗廟社稷之遠圖。初不可以尋常嫡庶之禮槩論之也。合二君之事而觀之。則太宗之事近正。何也。漢高祖之欲易太子。是也。其欲立趙王。則出於溺愛之私矣。子房之不立如意是也。然遂引致四皓擁戴太子以成呂氏之禍。社稷所謂四老安劉。反為滅劉者。其可不寒心哉。故朱子謂高祖若能以天下大計為心。則當與張陳陵勃謀之以恒易盈可也。若吳王恪之在當時。內不聞其毋有戚姬嬖愛之私。外不聞恪有趙王奪嫡之計。太宗罔知高宗之懦弱不足以承宗廟之重。故以社稷大計問之無忌。無忌外雖為正大之論。內實懷外家之私。其後卒以無辜陷恪死地。無忌之罪上通於天矣。夫以恪之英才卒而歸聖之際尚存

康懲匡正康害不致此果之禍如此其烈也豈不悲哉然則太宗之事賢於高祖無忘之心則真子房之罪人矣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漢晉以來，諸王皆為樹置失宜，為去聲 不預立定分，以至於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諸王承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惟慮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從而畏之也。魏武帝，曹操也。操生四子，丕、彰、植、熊。丕，文帝也。植，陳思王也。植多藝能，操愛之。文帝既嗣，甚惡植，寵日衰，後以悖慢貶安鄉侯，後進王東阿。 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所以苦之

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曾音層 俚語曰：俚音里。俚謂猶云俗諺也。 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在子弟而已，處上聲見音現。 當須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疏奏，太宗甚嘉之，賜物百段。

唐氏仲友曰：太宗制古之所不制，臣古之所不臣，而獨牽於私欲，不能自克，於嫡庶之際，不為遠慮，竟使賢才宗支，連頸就戮，周言有先見之明，惜哉言之不力。愚按周官有王世子不會之文，王之愛子不與焉。夫先王愛子之心，豈不欲其周備哉，蓋所以別嫌疑，明嫡庶，絕覬覦，息禍亂也。隋文帝既立勇為太子，又使晉漢秦蜀四王各據方面，恩寵相埒，且將示於人曰：前代兄弟相爭者，由嫡庶之分也。今吾五子同母，何憂禍亂哉。其後五子互相傾奪，無一人得令終者，至今為天下笑。太宗日覩隋室之禍，宜知所鑒矣。既立承乾太子，復寵諸王，無所高下。馬周窺見禍亂之端，亟以為言，太宗雖然嘉賞，竟不能改。愚觀太宗每事以隋為鑒，獨於諸王定分而忘之，豈所謂蔽愛者不明耶。

貞觀十三年，諫議大夫褚遂良以每日一作月 特給魏王泰府料物，有逾於皇太子，上疏諫曰：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儲音除。副也。太子君之副，故謂之儲君。 道亞霄極，甚為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為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於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

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禮特須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徒承機而動，私恩害公，或至亂國。伏惟陛下功超萬古，道冠百王，冠去聲 發施號令，令平聲 為世作法，為去聲 一日萬機，或未盡美。臣職諫諍，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為是。臣聞傳曰：傳去聲 愛子教以義方。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並不識義方之理，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鏹巨萬計，出警入蹕，小不得意，發病而死。鏹，居兩切，貫錢索也。蹕音畢。天子出稱警，入稱蹕。竇太后，漢文帝之后，生景帝

及梁王，王名武。謚曰孝。事見本傳。宣帝亦驕恣，淮陽王幾至於敗，賴其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欽，平聲。淮陽王名欽，宣帝庶子也。謚曰憲。事具見本傳。且魏王既新出閤，伏願恒存禮訓，妙擇師傅，示其成敗，既敦之以節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而奬之，道德齊禮，論語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深納其言。

陳氏傅情曰：甚哉，太宗之不善為父也。所以啓泰之邪心者，太宗也，非泰之罪也。太宗既立承乾為太子，而所以眷泰於泰而寵錫之者，其禮乃過於承乾，其理何耶？是時雖未嘗許泰為太子，而禮數優異，則主泰之意，固已見於不言之間矣。然則豈泰之無覬覦而不以計傾承乾者乎？及其既啓之，然後從而裁抑之，既激之，復降之，是何異誘其入而復閉其門，不亦惑乎。

臣按：古者不以私恩害公義，故論長之重，眾子雖愛，不得而並焉。所以明尊卑之等，杜僭忒之漸也。太宗以聰明之君，而於太子、魏王之事，獨不能定其分，異其禮秩，雖深納遂良之言，而私愛之心終不能自克，卒至於兩廢焉。其亦可監也夫。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各為我言之。為，去聲。後為朕同。尚書右僕射高士廉名儉，以字行。初，秦王薦為治中。王為皇太子，授右庶子。既即位，為吏部尚書，封許國公。後遷僕射，兼太傅，掌機務。二十一年卒。曰：養百姓最急。黃門侍郎劉洎曰：撫四夷急。中書侍郎岑文本曰：傳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義為急。傳，去聲。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為非，但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為萬代法以遺子孫。遺，去聲。此最當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宮，長，音掌。諸弟及庶子數將四十，心常憂慮在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何嘗不傾敗家國。公等為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爰及諸王，咸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歲久，歲久則分義情深，非意闚闕，分，去聲。闚，音窺。闕，音俞。窺何隙。多由此作。其王府官寮勿令過四考。令，平聲。

唐氏仲友曰：太宗不知裁愛之在己，獨欲責之保傅。王若又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何也？欲其賢者雖終身而未足，苟不賢，一日猶不可，況四考乎。

臣按：國家急務，養百姓也，撫四夷也，道德齊禮也，若高士廉、劉洎、岑文本之言，皆急務也。而褚遂良則以太子諸王須有定分為當今之急，考其時承乾之惡已著，魏王泰寵遇之情頗露，漢王元昌同惡之迹益彰，遂良之言，宜其為急務也。非以養百姓、撫四夷、道德齊禮為不急也。太宗不思所以正定分，而責備於今，抑末矣。且踰年而有東宮之變矣。方且曰：公等為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又何益之有哉。

尊敬師傅第七凡六章。

貞觀三年，太子少師少，去聲。李綱字文紀，觀州人。始名瑗，慕張綱為人，改名綱。仕隋為太子洗馬，擢尚書右丞。隋末，賊帥何潛仁以為長史。高祖平京師，綱上謁，既受禪，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諫建成不聽，遂乞骸骨。貞觀初，拜是職。五年卒，謚曰貞。有腳疾，不堪踐履。太宗賜步輿，令三衛舉入東宮。令，平聲。唐制：東宮六率府分為上中下三等，掌宿衛之事，是為三衛。詔皇太子引上殿，親拜之。大見崇重。綱為

太子（為，去聲）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侍膳之方（見封建篇註），理順辭直，聽者忘倦。太子嘗商略古來君臣名教，竭忠盡節之事，綱懍然曰（懍，音禀，嚴敬貌），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論語曾子之言，謂輔幼君攝國政也），古人以為難，綱以為易（以豉切）。每吐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太子未嘗不聳然禮敬。

（愚按，世子為王之貳，天下之本也。太宗所位之後，建太子以固天下之本，而嚴太子尊敬師傅之禮，猶之古與。兌令其宜。李綱少懷有風節，故其發言吐論，辭色致然，宜皇儲之所禮敬也。古人謂一心可以事百君者，綱之謂歟。）

貞觀六年，詔曰：朕比尋討經史（比，音鼻），明王聖帝，曷嘗無師傅哉？前所進令，遂不覩三師之位，意將未可。何以然？黃帝學大顛，顓頊學錄圖，堯學尹壽（壽一作疇，君疇），舜學務成昭，禹學西王國，湯學威子伯，文王學子期，武王學虢叔（已上出劉向新序）。前代聖王，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譽不傳乎載籍。況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聖人，其無師傅，安可以臨兆民者哉？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假樂篇之辭）。夫不學則不明古道（夫，音扶），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可即著令，置三師之位。

按史志，隋廢三師，貞觀十一年復置，與三公皆不設官屬。

愚按，周書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盖易其人哉。若論其極，必也夔、稷、契、伊、傅、周、召，而後可。世變無窮，遠世升降，可也。唐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天子所師法，無所總職。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此則非古制也。以太宗之時，固當元勳碩德君之，制雖殊古而名意則同。降此則為加官，視品秩崇高耳。豈皆其人哉？人君欲稽古以正名，為捨周官，愚未見其可也。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上智之人，自無所染，但中智之人無恒，從教而變。況太子師保，古難其選。成王幼小，周召為保傅（賈誼曰：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左右皆賢，日聞雅訓，足以長仁益德（長，上聲），使為聖君。秦之胡亥，用趙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嗣位，誅功臣，殺親族，酷暴不已，旋踵而亡（胡亥，秦二世名。初始皇使趙高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及嗣位，高說曰：陛下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宗室，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二世乃更為法律，大臣公子有罪，輒誅。二世卒為高所弒）。故知人之善惡，誠由近習。朕今為太子諸王（為，去聲）精選師傅，令其式瞻禮度（令，平聲），有所裨益。公等可訪正直忠信者，各舉三兩人。

愚按，太子，國家之根本也。諸王，公族之枝葉也。根本安固，枝葉茂盛，永享于休，則開導而訓告之，豈不在師傅乎？然三代尚矣，自漢以來，未嘗不切切於嚴師傅也，而諸王之賢，求如河間、東平，何不多見？夫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況崇高之上者乎？為君父者，尚慎于茲。

貞觀十一年，以禮部尚書王珪兼為魏王師。（唐因隋制，皇叔昆弟皇子為親王者置師，掌傅相訓導，匡其過失。）太宗謂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曰：古來帝子生於深宮，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驅使，甚知剛直，志存忠孝，選為子師。卿宜語泰，每對王珪，如見我面，宜加尊敬，不得懈怠。珪亦以師道自處，（處，上聲。）時議善之也。

（胡氏寅曰：為人師者，豈徒禮貌云乎哉？必有道以授人，而道以人倫為至。觀王泰是時，本寵偏厚於兄弟間，漸生異慮，防其微而革其心，不於師而誰望？而王珪告戒之方，教訓之道，未之聞也。魏王卒以窺伺儲位廢斥而死，夫豈獨泰之罪哉？珪亦與有責矣。）

（愚按：太宗以王珪為魏王師，且諭玄齡以嚴教之尊，可謂得人矣。然竊觀太宗愛泰之心甚篤，閔父子之情也，乃詔即府置文館，得自引學士。蘇勗勸泰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奏撰括地志。於是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因籍其門如市。泰之月稟又過太子遠甚。褚遂良事以為言，其後卒有奪嫡之謀，竟罹幽貶。夫徵古賢王著書，必如河間、東平而後可也。且漢武帝為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識者非之。今泰諸王也，使之開館引賓客，私植勢，其毋乃與所謂嚴教之意異辭。）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曰：三師以德道人者也，若師體卑，太子無所取則。於是詔令（令，平聲。）撰太子接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

（愚按：太宗制太子接三師儀注，要由尊隆，意亦至矣。師嚴然後道尊，況元良而屈體盡敬於師傅，其明繫豈不尤重也。然竊觀賈誼引大戴記之言於政事書曰：師，道之教訓；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三公三少，周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入學則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此古昔太子親師傅之實也。又不止於儀注之文而已，為君父者不可不考於賈誼之書。）

貞觀十八年，高宗初立為皇太子。（貞觀十七年四月，立晉王治為皇太子，是為高宗。）尚未尊賢重道。太宗又嘗令太子居（令，平聲。後同。）寢殿之側，絕不往東宮。散騎常侍劉洎上書曰：臣聞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月令：天子立春迎春於東郊，立夏迎夏於南郊，立秋迎秋於西郊，立冬迎冬於北郊。按此非王世子之事。或曰：周制東西南北之學，在於四郊。孟，長也。孟侯，謂世子也。此說於或處為切，迎字疑誤。）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文王世子：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二曰：君在則禮然，而眾著於君臣之義矣。三曰：長長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禮曰：一有元良，萬邦作貞。）斯皆屈主祀之尊，（主祀，一作嗣主。）申下交之義，故得芻言咸薦，靡問旁通，不出軒庭，坐知天壤，率由茲道，永固鴻基者焉。至若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長，音掌。）未曾識憂懼，（曾，音層。）無由曉風雅。雖復神機不測，天縱生知，而開物成務，終由外獎。匪夫崇彼干籥，（夫，音扶。後同。籥，音約。干舞者所執之籥也。籥，樂管，以竹為之，三孔，長

三又以和衆舉者也。聽菸謠頌，何以辨章庶類，甄覈彝倫。甄音珍。歷考聖賢，咸資琢玉。學記：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周儲上哲，師望奭而加裕；周儲，謂成王也。望，太公。奭，召公名。成王以二公為師保。漢嗣深仁，引園綺而昭德。漢嗣，謂惠帝盈也。高祖欲廢太子盈，張良教太子迎四皓。高祖置酒，太子侍，四皓從，皆年八十餘。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既去，上目送之曰：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卒不廢。四皓，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也。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于始，將悔于終。是以晁錯上書，令通政術；晁音潮。錯音措。漢文帝時，晁錯為太子舍人，遷博士，上書曰：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

賈誼獻策，務知禮教。賈誼，雒陽人。漢文帝時為梁懷王傅。上書曰：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已行矣。竊惟皇太子玉裕挺生，金聲夙振，明允篤誠之美，孝友仁義之方，皆挺自天姿，非勞審諭。固以華夷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視膳，已表於三朝；朝音潮。事見封建篇註。藝宮論道，宜弘於四術。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雖富於春秋，餝躬有漸，實恐歲月易往，易，以豉切。隋業與譏，取適晏安，言從此始。臣以愚短，幸參侍從，從，去聲。思廣儲明，暫顧聞徹，不敢曲陳故事，切請以聖德言之。伏惟陛下誕叡膺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

於臣時，允文允武，功成於纂祀，萬方即叙，九圍清晏，尚且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叡思於當年。思，去聲。後同。乙夜觀書，事高漢帝；漢紀：光武講論經理，夜分乃寐。上披卷，勤過魏王。魏紀：文帝稱祖軍旅手不釋卷。陛下自勵如此，而令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也。加以暫屏機務，屏，音餅。棄也。即寓雕蟲，揚子曰：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紆寶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摛玉華於仙札，摛音癡。則流霞成彩。固以錙銖萬代，錙，音淄。銖，音殊。十黍為絫，十絫為銖，為錙。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屈原，名平，楚懷王時為大夫，作離騷經，為辭賦之祖。宋玉，屈原弟子，楚大夫，以詞賦名。鍾張何階於入室。鍾，鍾繇，字元常，魏太尉。

張，草書。張芝，字伯英，後漢太尉。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時稱草聖。陛下自好如此，好，去聲。而太子悠然靜處，處，上聲。不尋篇翰，臣所未諭二也。陛下備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俯詢凡識，聽朝之隟，與隙同。引見群官，降以溫顏，訪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閭里好惡，凡有巨細，必關聞聽。陛下自行如此，而令太子久趨入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諭三也。陛下若謂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詩曰：貽厥孫謀。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睿範，訓及儲君，授以良書，娛之嘉客，朝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遊，訪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間，去聲。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

聞。日見所未見。副德愈光。群生之福也。竊以良娣之選。徧於中國。仰惟聖旨本求典內。冀防微愼遠。慮臣下所知。暨乎徵簡人物。徵，平聲。則與聘納相違。監撫二周。監，平聲。監撫，謂監國撫軍也。未近一士。愚謂內既如彼。外亦宜然者。恐招物議。謂陛下重內而輕外也。古之太子問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宮而處。處，上聲。所以分別於嫌疑。別，彼列切。今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傅已下。無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供，平聲。暫還東朝。拜謁既疎。且事俯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宮寀無因以進言。寀，音采。寮寀也。雖有具寮。竟將何補。伏願俯循

前躅。躅，音蹢。跡也。稍抑下流。弘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離徽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太子溫良恭儉。聰明叡哲。含靈所悉。臣豈不知。而淺識勤勤。思効愚忠者。願滄溟益潤。日月增華也。太宗乃令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與皇太子談論。按通鑑。此疏係十七年。又按高宗諫諍錄裕。太宗歸功洎等事在十八年。則洎上此疏。當在十七年。

唐氏仲友曰。劉洎此疏。足見其為剛直果敢之士。太宗以太子諫諍贊務歸功諫臣。則洎接正人。聞正論之說驗矣。惜太子不足有為也。

又曰。古之制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意防深矣。易子而教。責善則離。還東宮。近師傅之諫書矣。

愚按。太子承乾既廢。晉王治初立之後。劉洎此疏。係陳辭懇摯。教世子之至善也。太宗以洎言令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談論。可謂得人矣。夫脩身正家之道。啟大臣。體群臣。親君子。遠小人之要。未必不見於談論也。出震繼明。不設謹而背之。卒基奪家之禍。於不悉言。其氣化人事之相符乎。抑所以輔翼之具未至耶。

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一 凡七章。

貞觀七年。太宗謂太子左庶子于志寧。字仲謐。京兆人。貞觀三年為中書侍郎。遷左庶子。上諫苑。遂兼詹事。晉王為皇太子。復拜左庶子。杜正倫。曰。卿等輔導太子。常須為說為，去聲。後為說同。百姓間利害事。朕年十八。猶在人間。百姓艱難。無不諳練。及居帝位。每商量處置。量，平聲。處，上聲。或時有乖疎。得人諫諍。方始覺悟。若無忠諫者為說。何由行得好事。況太子生長深宮。長，上聲。

百姓艱難。都不聞見乎。且人主安危所繫。不可輒為驕縱。但出敕云。有諫者即斬。必知天下士庶無敢更發直言。故克己勵精。容納諫諍。卿等常須以此意共其談說。每見有不是事。宜極言切諫。令有所裨益也。令，平聲。

唐氏仲友曰。太宗識有知子之明。其教之亦云篤矣。此數語者。卽周公無逸之書也。至謂若詔天下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此則帝有前鑒矣。奈何承乾方欲以殺止諫。雖百正倫。有何益哉。

愚按。太宗君臨天下。方勵精之初。容受直言。導人使諫。蚤建太子。命東宮輔臣極言規正。令有所裨益。蓋望太子亦如己之從諫。其意不亦深切哉。惜乎承乾不足以副君父之意。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文王之母大任之

為人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生文王而明聖。大任教之以一識百。卒為周宗。而君子謂大任為能胎教。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誨諭。見其臨食將飯。謂曰。汝知飯乎。對曰。不知。曰。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見其乘馬（乘。平聲。後同。）又謂曰。汝知馬乎。對曰。不知。曰。能代人勞苦者也。以時消息。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也。見其乘舟。又謂曰。汝知舟乎。對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爾方為人主。可不畏懼。見其休於曲木之下。又謂曰。汝知此樹乎。對曰。不知。曰。此木雖曲。得繩則正。為人君雖無

道。受諫則聖。此傅說所言（說。音悅。商書。傅說告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可以自鑒。

愚按。太宗懲承乾之失德。望儲君之近德。於是遇事必誨。其愛儲君者。所以愛百姓也。將飯而戒。則知民生之艱難矣。乘馬而戒。則知民力之困乏矣。乘舟而戒。則知民心之無恆矣。休曲木而戒。則知立身之必從正矣。觀前代教誡太子之辭。未有切於此者。稽之古禮經教世子之道。亦不過如是也。迨夫高宗臨御。其於子庶民。猶知所以保養之意。惟疎遠老臣。失德害闕。竟忘王業之艱難。毋乃雖誨諄諄而聽藐藐乎。

貞觀七年。太宗謂侍中魏徵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長富貴（長。音掌。後同。）好尚驕逸（好。去聲。）多不解（音懈。）親君子遠小人故爾（遠。去聲。後同。）朕所有子弟欲使見前言往行（行。去聲。）冀其以為規範。因命徵錄古來帝王子弟成敗事。名為自古諸侯王善惡錄。以賜諸王。其序曰。觀夫（音扶。後同。）膺期受命。握圖御寓。咸建懿親。藩屏王室。布在方策。可得而言。自軒分二十五子（國語。黃帝之子二十五子。其同姓者二人。青陽與夷鼓是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十四人。別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舜舉一十六族（即八元八凱。見擇官篇詩。）爰歷周漢。以逮陳隋。分裂山河。大啓磐石者眾矣。或保乂王家。與時升降。或失其土宇。不祀忽諸。然考其隆替。察其興滅。功成名立。咸資始封之君。國喪身亡。多因繼體之后。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時逢草昧。見王業之艱阻。知父

兄之憂勤。是以在上不驕。夙夜匪懈。或設醴以求賢（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或吐飧而接士（周公戒伯禽曰。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故甘忠言之逆耳（家語。曰。忠言逆耳利於行。）得百姓之懽心（孝經。曰。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故得百姓之懽心。）樹至德於生前。流遺愛於身後。暨夫子孫繼體。多屬隆平。生自深宮之中。長居婦人之手。不以高危為憂懼。豈知稼穡之艱難（書。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于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昵近小人（昵。與暱同。）疎遠君子。綢繆哲婦。傲狠明德。犯義悖禮。淫荒無度。不遵典憲。僭差越等。恃一顧之權寵。便懷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

勞，遂有無厭之望。(厭，平聲。)棄忠貞之正路，蹈姦宄之迷途，(宄，音軌。書曰：寇賊姦宄。注：在外曰姦，在內曰宄。)愎諫違卜，(愎，音偪。)往而不返。雖梁孝齊冏之勳庸，(梁孝名武，漢文帝子也。封梁王，七國反，先擊梁，梁拒有功，諡曰孝。齊冏，姓司馬，名冏，晉齊王攸子也。為大司馬，封齊王，以功遷驃騎將軍。)淮南東阿之才俊，(淮南，名安，漢武帝諸父也。封淮南王，好書鼓琴，招賓客著書文辭，後坐反謀自殺，諡曰厲。東阿見定分篇注。)摧摩霄之逸翮，成窮轍之涸鱗，棄桓文之大功，(桓，齊桓公。文，晉文公。皆春秋諸侯之伯，有尊王室匡天下之功。)就梁董之顯戮，(梁，梁冀，漢順帝時為大將軍，後為反謀，冀與妻皆自殺。董，董卓，漢獻帝時自為太尉相國，作亂伏誅，夷三族。)垂為烱戒，可不惜乎。皇帝以聖哲之資，拯傾危之運，耀七德以清六合，(左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使子孫無忘其章。注云：此武王七德之義。)總萬國而朝百靈，懷柔四荒，親睦九族，(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也。)念華萼於棠棣，(棠棣，詩小雅篇名，燕兄弟之樂歌也。)寄維城於宗子，心乎愛矣，靡日不思，爰命下臣，考覽載籍，博求鑑鏡，貽厥孫謀，臣輒竭愚誠，稽諸則訓。凡為藩為翰，有國有家者，其興也必由於積善，其亡也皆在於積惡。故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則禍福無門，吉凶由己，惟人所召，豈徒言哉。今錄自古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惡，各為一篇，名曰諸王善惡錄。欲使見善思齊，足以揚名不朽；聞惡能改，(能，一作知。)庶得免乎大過。從善則有譽，改過則無咎，興亡是繫，

可不勉歟。太宗覽而稱善，謂諸王曰：此宜置于座右，用為立身之本。(愚按：人性皆善也，而惡則豈人之性哉。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耳，況太子諸王乎。嘗觀漢諸侯王，恪謹以守國者何少，放逸以失國者何多。今太宗命集往古之事，為諸侯王善惡錄，使知善之足以成名，惡之足以滅身，昭然可鑒矣。然唐室興王之初，其諸王如道宗、道玄、孝恭、道彥，皆相與艱難，共成大勳，賢德著聞，此善之可稱者也。豈有天下之後，諸王皆身享富貴，福澤順境，而衰德者何多耶。蓋太宗家廷之內，思常檢束，訓教之言雖切，佩服之心盡寡，毋乃居移氣，養移體，有以汩其本然之善乎，豈人性之惡哉。)

貞觀十年，太宗謂荊王元景、漢王元昌、吳王恪、魏王泰等曰：自漢已來，帝弟帝子受茅土居榮貴者甚衆，惟東平及河間王，(東平王，名蒼，漢光武子也。好經書，有智思，文雅典雅。明帝問處家何事最樂，王曰：為善最樂。諡曰憲。河間王，名德，漢景帝子也。修學有德，武帝時來朝，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諡曰獻。)最有令名，得保其祿位。如楚王瑋之徒，(瑋，音韋。楚王瑋，晉武帝第五子也。元康中專兵權，剛很好殺，因矯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賈后惡之，執瑋，下廷尉斬之。諡曰隱。)覆亡非一，並為生長富貴，(為，去聲，後同。)好自驕逸所致。(好，去聲。)汝等鑒誡，宜熟思之。揀擇賢才，為汝師友，須受其諫諍，勿得自專。我聞以德服物，信非虛說。比嘗夢中見一人，(比，音鼻。)云虞舜，我不覺竦然敬異，豈不為仰其德也。向若夢見桀紂，必應斫之。(斫，音卓。)桀紂雖是天子，今若相喚作桀紂，人必大怒。顏回、閔子騫，(顏回字子

閑。閔損字子騫。皆孔子弟子，以德行稱。郭林宗、黃叔度，(二人，皆後漢時高尚之士。郭林宗，名太，太原人也。范滂稱之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叔度名憲，汝南人也。郭林宗稱之曰：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雖是布衣，今若相稱贊道，類此四賢，必當大喜。故知人之立身，所貴者惟在德行，(去聲。後德行同。) 何必要論榮貴。汝等位列藩王，家食實封，更能克修德行，豈不具美也。且君子小人本無常，行善事則為君子，行惡事則為小人，當須自剋勵，使善事日聞，勿縱欲肆情，自陷刑戮。

貞觀十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歷觀前代撥亂創業之主，生長人間，(長，音掌。) 皆識達情偽，罕至於敗亡。逮乎

繼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夷滅。朕少小以來，(少，去聲。) 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事，猶恐有所不逮。至於荊王諸弟，生自深宮，識不及遠，安能念此哉。朕每一食，便念稼穡之艱難；每一衣，則思紡績之辛苦。諸弟何能學朕乎。選良佐以為藩弼，庶其習近善人，得免於愆過爾。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吳王恪曰：父之愛子，人之常情，非待教訓而知也。子能忠孝則善矣，君不遵誨誘，忘棄禮法，必自致刑戮。父雖愛之，將如之何。昔漢武帝既崩，昭帝嗣立，燕王旦素驕縱，譸張不服。(譸，音舟。譸張，狂貌。)

霍光遣一折簡誅之，則身死國除。(漢武帝名徹。既崩，少子弗陵立，是為昭帝。燕王名旦，武帝第三子也。霍光為大將軍，輔昭帝。燕王與上官桀等謀不軌，事敗，桀等伏誅。乃賜燕璽書責之，曰以綬自絞。) 夫為臣子，(夫，音扶。) 不得不慎。

(賜諫曰：剌悉按太宗之教戒諸王也，其辭吉諄諄矣。既以漢河間東平之善，楚王肆之惡以曉之，復以虞舜之聖，桀紂之惡，與夫漢霍光誅燕王旦之事以曉之。又謂玄齡選良佐以為藩弼，使其能保服斯訓，何以尚茲。然為觀太宗教戒之辭，誠諄諄毋乃以書教乎？所與書者，荊王元景、漢王元昌、吳王恪、魏王泰也。其後荊王與房遺愛同反。漢王與承乾同反。魏王以謀奪嫡而竄。吳王亦以嫌疑為高宗所殺。四人無得令終者。豈富貴驕奢有以移其本性邪？抑太宗教教之言雖切而衰卑之遠未至邪。)

貞觀中，皇子年小者多授以都督、刺史，諫議大夫褚

遂良上疏諫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割土封疆，雜用周制。皇唐郡縣，粗依秦法。(粗，去聲。) 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王，去聲。) 鎮扞四方，聖人造制，道高前古。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刺史師帥，人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內蘇息，遇一不善人，闔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常為擇賢。(為，去聲。後為立同。) 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漢光武時，潁川盜起，數拜漁陽太守郭伋為潁川太守。召見，帝勞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伋到郡，招懷盜賊，皆降。) 或與人興詠，生為立祠。(漢明帝時，王堂拜巴州太守。時西羌為寇，堂討平之，巴蕃清靜。生為立祠。) 漢宣帝(名詢，武帝曾孫，衛太子之孫也。) 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

千石乎？如臣愚見，陛下子內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請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自知為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臣謹按漢明、章、和三帝（後漢明帝名莊，章帝名炟，和帝名肇。）能友愛子弟，自茲以降，以為準的，封立諸王，雖各有土，年尚幼小者，各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三帝世，諸王數十百人，惟二王稍惡（二王，謂楚王英、廣陵思王荊也。皆以謀逆自殺。），自餘皆沖和深粹。惟陛下詳察。太宗嘉納其言。

唐氏仲友曰：忠良之諫，切中太宗之病。太宗十八舉義兵，以己料人，不問幼小者，不知人才不同，未必孫權之雖，乃使之臨民，何止未能操刀而使割也。況膏粱之性，難臣古人病之，而況於童子乎？遂良欲養成德器，當從臨州，然後除遣，真良一策也。然帝子之重，土地不足，藩維磐石之宗，使臨一州，亦何益哉！賢乎適足以勞之，不賢適足以累之而已。惜哉！唐之君臣，其見之未及此也。

愚按：昔封建之世，國有年幼而祚土者，則一國而有卿大夫士，上焉者命於天子，下焉者命於其國。國君之齒少，則正卿當國，法制秩然成於王。封小弱，卑於唐。唐其後卒開大國之迹，此封建之世之事也。唐都督刺史，古方伯諸侯之職，而事體不同，非如建國之有卿大夫士以相參佐也。而使皇子之年小者居之，非儒弱不自樹立，則驕泰以取敗耳。非用牧君之道也。遂良之疏，誠為龜鑑。

規諫太子第十二（凡四章。）

貞觀五年，李百藥為太子右庶子。時太子承乾（字高明。太宗長子也。生承乾殿，即以命之。貞觀初立為皇太子。甫八歲，特敏惠。及長，好遊畋，恐之聞。十七年，廢為庶人。十八年卒。封常山王，謚曰愍。）頗留意典墳（孔安國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然閑讌之後，嬉戲過度。百藥作贊道賦以諷焉。其詞曰：下臣側聞先聖之格言，嘗覽載籍之遺則，伊天地之玄造，洎皇王之建國，曰人紀與人綱，資立言與立德，履之則率性成道，違之則罔念作狂，望興廢如從鈞，視吉凶如糾纆（纆，音墨。），至乃受圖膺籙，握鏡君臨，因萬物之思化，以百姓而為心，體大儀之潛運，閱往古於來今，盡為善於乙夜，惜勤勞於寸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故能釋層冰於瀚海，變寒谷於蹄林（瀚，翰海。蹄，鄧林。二句言聖之恩結地置蹄林州。漢書注云：蹄林，匈奴蹄林而祭也。），總人靈以胥悅，極穹壤而懷音，赫矣聖唐，大哉靈命！時維大始（大，讀曰泰。），運鍾上聖，天縱皇儲，固本居正，機悟宏遠，神姿凝映，顧三善而必弘（見誠注。），祗四德而為行（去聲。易文言傳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元亨利貞。），每趨庭而聞禮（論語：伯魚曰：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鯉退而學禮。），常問寢而資敬，奉聖訓以周旋，誕天文之明命，邁觀喬而望梓（尚書大傳：商子曰：喬仰，父道也；梓俯，子道也。），即元龜與明鏡，自大道云革，禮教斯起，以正君臣，以篤父子，君臣之禮，父子之親，盡情義以兼極，諒弘道之在人（論語：子曰：人能弘道。），豈夏啓與周誦，亦丹朱與商

均。既雕且琢。溫故知新。惟忠與敬。曰孝與仁。則可以下光四海。上燭三辰。（日月星也。）昔三王之教子。兼四時以齒學。將交發於中外。乃先之以禮樂。樂以移風易俗。禮以安上化人。非有悅於鍾鼓。將宣志以和神。寧有懷於玉帛。將克己而庇身。生於深宮之中。處於群后之上。（處，上聲。群后，諸侯也。）未深思於王業。不自珍於匕鬯。（匕，上音比，下音唱。匕所以載鼎實。鬯，香酒。灌地以求神者也。）謂富貴之自然。恃崇高以矜尚。必恣驕狠。動愆禮讓。輕師傅而慢禮儀。狎姦諂而縱淫放。前星之耀遽隱。（心三星。中為君。前為太子。後為少子。）少陽之道斯諒。（震為少陽。長子之道也。）雖天下之為家。蹈夷儉之非一。或

以才而見升。或見讒而受黜。足可以自省厥休咎。（省，息井切。）觀其得失。請粗略而陳之。（粗，聲。）夫覯披文而相質。（相，去聲。）在宗周之積德。乃執契而膺期。賴昌發而作貳。（昌，文王名。發，武王名。）啓七百之鴻基。遠扶蘇之副秦。非有虧於聞望。（聞，去聲。）以長嫡之隆重。（長，音掌。）監偏師於亭障。（監，平聲。扶蘇，始皇長子也。始皇坑諸生，扶蘇切諫。始皇怒，使北監蒙恬上郡。始皇崩。公子胡亥作受遺詔自立，賜扶蘇死。）始禍則金以寒離。（左傳。閔公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歎曰，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金玦，金環也。）厥妖則火不炎上。（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言火失其性而為災也。）既樹置之違道。見宗祀之遄喪。伊漢氏之長

世。固明兩之遞作。（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高惑戚而寵趙。以天下而為讓。惠結皓而因良。致羽翼於寥廓。（並見教戒篇註。）景有懸於鄧子。成從理之淫虐。終生患於強吳。由發怒於爭博。（漢景帝，名啓。文帝太子也。鄧子，名通。文帝倖臣也。強吳，高祖兄仲之子吳王濞也。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吮之。帝曰，天下誰最愛我。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帝使吮癰。吮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帝吮之，心慙。由此怨通。及即位，節通。見太子又嘗與吳太子飲博。吳太子素驕，博爭不恭。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徹居儲兩。時猶幼沖。防衰年之絕議。識亞夫之矜功。故能恢弘祖業。紹三代之遺風。（徹，漢武帝名。儲兩，為太子時也。亞夫，周勃之子。仕至丞相。景帝甚重之。帝欲廢太子。亞夫不可。帝由是疏之。帝嘗目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據開博望。其名未

融。衰時命之奇舛。遇讒賊於江充。雖備兵以誅亂。竟背義而凶終。（背，音佩。據，戾太子名。漢武帝子也。帝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趙人江充與太子有隙。見帝年老，恐它日為所誅。因言帝疾祟在巫蠱。帝乃使充入宮治之。充云於太子宮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太子憂，捕充斬之。長安軍亂，聞言太子反。上怒。太子自經。）宣嗣好儒。大猷行闡。嗟被尤於德教。美發言於忠謇。始聞道於匡韋。終獲戾於恭顯。（好，去聲。宣嗣，漢元帝也。名奭。好儒，衛文辭。用韋玄成、匡衡，相繼為丞相。多所獻納。後以弘恭、石顯，相繼擅權用事。蕭望之、京房、賈捐之等，皆以言顯短而死。）太孫雜藝。雖興定陶。馳道不絕。抑惟小善。猶見重於通人。書傳芳於前典。（漢成帝名驁。字太孫。元帝太子也。定陶共王。元帝庶子也。成帝博好經書，為太子時，帝急召之。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

帝挽。乃詔太子得絶馳道。其後帝以定陶王有材藝。欲立為嗣。賴侍中史丹輔助太子得無廢。中興

上嗣明章濟濟俱違時政。咸通經禮極至情於敬愛

惇友于於兄弟是以固東海之遺堂。因西周之繼體。

光武為漢中興之君。太子莊。是為明帝。號顯宗。明帝太子炟。是為章帝。號肅宗。東海王。明帝之兄。極相友愛。史贊。顯宗丕丞業業兢兢。危心恭德。政察奸勝。肅宗濟濟。天性寬厚。於德縱惟湖禮。五官

在魏無聞德音。或受譏於妲己。且自悅於從禽。雖才

高而學富。竟取累於荒淫。累。去聲。魏文帝。姓曹。名丕。切為五官中郎將。見袁熙妻甄氏。美而悅之。太祖為之聘焉。及受禪。嘗出射雉。謂群臣曰。射雉樂哉。辛毗對曰。於陛下甚樂。於羣臣甚苦。

暨貽厥於明皇。構崇基於三世。得泰帝之奢侈。

亞漢武之才藝。遂驅役於羣臣。亦無救於凋弊。明皇名叡

魏文帝太子也。嗣帝位。侍中劉曄稱之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景初元年。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群僚皆負土。樹木於其上。捕禽獸於其中。群臣皆面同於黑。由是百姓罷弊。四海分崩。中

撫寬愛相表多奇。重桃符而致感。納鉅鹿之明規。竟

能掃江表之氛穢。舉要荒而見羈。相。去聲。要。音腰。晉武帝。姓司馬。名炎。

晉王昭之子也。仕魏為中撫軍。桃符。武帝弟齊王攸之小名也。初晉王欲以攸為世子。何曾裴秀以中撫軍聰明神武。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晉王由是意定。立炎為世子。嗣晉王位。受魏禪。國號晉。

惠處東朝察其遺跡。在聖德其如初實。御床之可

惜。處。上聲。晉惠帝。名衷。武帝第三子。東朝。為太子時也。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尚書令衛瓘。欲陳啟而未敢發。會侍宴陵雲臺。瓘陽醉。跪帝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悼愍

懷之云廢。遇烈風之吹沙。盡性靈之狎藝。亦自敗於

凶邪。安能奉其粢盛。承此邦家。粢。音咨。盛。音成。晉愍懷太子。名遹。惠帝長子也。有令譽。賈后忌之。使閹官輩媚之。為非。於是讒諛並彰。賈后遂設計。譖於帝。廢為庶人。惟聖

上之慈愛。訓義方於至道。同論政於漢帷。俯致戒於

京鄗。鄗。音鎬。地名。鄗韓子之所賜。晉元帝好任刑法。以韓非子賜太子。重經術

以為寶。咨政理之美惡。亦文身之黼藻。庶有擇於愚

夫。愍乞言於遺老。致庶績於咸寧。先得人而為盛。帝

堯以則哲垂謨。虞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文王以多士興詠。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取之於正人。鑑之於靈鏡。量其器能。量。平聲。審

其檢行。行。去聲。必宜度機而分職。度。待洛切。不可違方以從政

若其惑於聽受。暗於知人。則有道者咸屈。無用者必

伸。讒說競進以求媚。玩好不召而自臻。好。去聲。直言正

諫以忠信而獲罪。賣官鬻獄以貨賄而見親。鬻。音育。於

是斁我王度。斁我彝倫。斁。音妒。亂也。九鼎遇姦回而遠逝。

九鼎。周之寶器。周衰淪泗水中。始皇求之不能出。此一節述任用之戒。

蓋造化之至育。惟人靈之為貴。獄訟不理。有生死

之異塗。究結不伸。乖陰陽之和氣。士之通塞。屬之以

深文。命之脩短。懸之於酷吏。是故帝堯畫像。陳恤隱

之言。虞書曰。象以典刑。又曰。惟刑之恤哉。漢書。唐虞畫像而民不犯法。畫像者。畫衣冠異章服。象五刑也。犯黥者皂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臏者墨其臏。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一裾無領緣。夏禹

泣辜。盡哀矜之志。見封建篇注。此一節述刑罰之戒。因取象於大壯

易大傳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乃峻宇
而雕墻將瑤臺以瓊室桀作瑤臺紂作瓊室豈畫棟以虹梁或
凌雲以遐觀世說魏作凌雲臺極精巧隨風搖動終無崩隕或通天而納涼
漢武帝作神明通天之臺於林光明高三十丈極醉飽而刑人力命痿蹷而
受身殃痿音逶蹷音蹶是以言惜十家之產漢帝以昭儉而
垂裕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
以臺為雖成百里之囿周文以子來而克昌孟子曰文王之囿方
七十里此言百里者舉成數言也囿者畜育鳥獸之所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經之營之不日成之
此一節述營囿之戒彼嘉會而禮通重旨酒之為德儀狄作酒禹飲而甘
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出戰國策至忘歸而受祉在齊

聖而溫克若其酗醟以致昏酗音呴醟音詠醟醉怒也酖湎而成
惑酖音耽湎音沔耆飲也痛殷受與灌夫亦亡身而喪國殷紂名受
以酒為患竟亡其國漢灌夫醉酒罵坐遂誅其身是以伊尹以酣歌而作戒
商書伊尹作訓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周公以亂邦而貽則周書
周公作誥曰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此一節述耽酒之戒容幽閑之令淑實好
述於君子好上聲逑匹也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辭玉輦而割愛固班
姬之所恥漢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
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帝善納其言而後止脫簪珥而思愆亦
宣姜之為美宣姜周宣王后也王嘗晏起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傅母通言於王曰王
樂色而忘德夫憤而晏起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

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主乃有禍晉之驪姬晉獻公伐驪戎獲驪姬愛之生奚齊
公有子八人惟太子申生重耳夷吾賢驪姬佯譽太子而陰令人譖之欲立其子太子自殺又譖二公子
於是重耳走蒲夷吾走屈竟以亂晉喪周之褒姒周幽王嬖愛褒姒生子伯服王竟廢申后
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後因取褒姒笑失信於諸侯西夷犬戎伐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
周賂而去盡妖妍於圖畫極凶悖於人理傾城傾國思昭
示於後王醜質治容宜永鑒於前史此一節述色荒之戒復有
蒐狩之禮蒐音搜禮春曰蒐冬曰狩馳射之場不節之以正義
必自致於禽荒匪外形之疲極亦中心而發狂老子曰馳
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夫高深不懼夫音扶胥靡之徒韝緤為娛小
竪之事韝音鉤鷹臂也緤音泄所以繫犬者以宗社之崇重持先王之

名器與鷹犬而並驅凌艱險而逸轡馬有銜橛之理
橛音厥相如諫獵書時有銜橛之變獸駭不存之地猶有覬於獲多覬音
冀望也獨無情而內愧此一節述禽荒之戒以小臣之愚鄙忝不
貲之恩榮擢無庸於草澤齒陋質於簪纓遇大道行
而兩儀泰喜元良會而萬國貞以監府之多暇每講
論而肅成仰惟神之敏速歎將聖之聰明自禮賢於
秋實足歸道於春卿芳年淑景時和氣清華殿邃兮
簾幃靜灌木森兮風雲輕花飄香兮動笑日嬌鶯囀
兮相哀鳴以物華之繁靡尚絕思於將迎思去聲猶允
蹈而不倦極耽說以研精命庸才以載筆謝摛藻於

天庭。異洞簫之娛侍。漢元帝為太子時，好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王襃上洞簫賦，乃令後宮貴人皆誦讀之。殊飛蓋之緣情。魏文帝為世子時，曹植賦詩曰：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闡雅言以贊德，思報恩以輕生，敢下拜而稽首。願永樹於風聲，奉皇靈之遐壽，冠振古之鴻名。冠，去聲。

太宗見而遣使去聲。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作賦，述古來儲貳事以誡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輔弼太子，正為此事，為，去聲。大稱所委。稱，去聲。但須善始令終耳。因賜廄馬一匹，綵物三百段。

愚按，此東宮獻德之初，群工賢善之始。承乾嗣位留意典墳，無聞之後，嬉戲無度，言賢輔翼太子有四，必戒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蓋貴于教之以義方，亦執不欲，教之於其初，其後乃相違耶。夫子所謂下愚不移者乎。卿所以輔翼之具，有未至乎。然嘗觀李百藥賛道賦一篇，歷述秦漢魏晉以來儲貳之善惡，與夫任賢去邪之道，明刑慎罰之方，峻宇雕牆，甘酒嗜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之戒，莫不畢具。事實切當，文辭流麗，先輔前星者，足為典則也。

貞觀中，太子承乾數虧禮度。數，音朔。侈縱日甚，太子左庶子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是時太子右庶子孔穎達字仲達，冀州人。八歲就學，日記千餘言。隋世舉明經高第。貞觀初，數進忠言，為右庶子。嘗撰五經義疏，為詳博。每犯顏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穎達曰：太子長成，長，音掌。何宜屢得面折。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諫諍愈切。承乾令撰令，平聲。孝經義疏，穎達又因文見意，愈廣規諫之道。太宗並嘉納之。二人各

賜帛五百匹，黃金一斤，以勵承乾之意。按史傳，各賜帛百匹，黃金十斤。

愚按，于志寧撰諫苑，以形臣下之盡。孔穎達疏經義，以廣規諫之道。太宗又賜賚二臣，以寓激勵之意。君父師友之責盡矣。具時承乾雖虧禮，儻縱而於文史規誨猶未咈拒，毋亦不難於知而難於行耶。

貞觀十三年，太子右庶子張玄素以承乾頗以遊畋廢學，上書諫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書蔡仲之命之辭。苟違天道，人神同棄。然古三驅之禮，非欲教殺，將為百姓除害。為，去聲。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

湯德至矣，及禽獸。今苑內娛獵，雖名異遊畋，若行之無恒，終虧雅度。且傳說曰：學不師古，匪說攸聞。說，音悅。商書傳說告高宗之辭。然則弘道在於學古，學古必資師訓。既奉恩詔，令孔穎達侍講，令，平聲。後同。望數存顧問，數，音朔。後同。以補萬一。仍博選有名行學士，行，去聲。兼朝夕侍奉。覽聖人之遺教，察既往之行事，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此則盡善盡美，夏啓周誦焉足言哉。焉，於虔切。夫為人上者，夫，音扶。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勝情，勝，平聲。後同。耽惑成亂。耽惑既甚，忠言盡塞，所以臣下苟順，君道漸虧。古人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去，上聲。小善而不為。故知禍福

之來皆起於漸。殿下地居儲貳。當須廣樹嘉猷。既有好畋之淫。好去聲。後同。何以主斯匕鬯。慎終如始。猶恐漸衰。始尚不慎。終將安保。承乾不納。玄素又上書諫曰。臣聞稱皇子入學而齒胄者。欲令太子知君臣父子尊卑長幼之道。長上聲。後同。見教誡篇注。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弘之四海之外者。皆因行以遠聞。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質已隆。尚須學文以飾其表。竊見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兼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開釋物理。覽古論今。增輝睿德。至如騎射畋遊。酣歌妓翫。苟悅耳目。

終穢心神。漸染既久。漸音尖。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即亂。恐殿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承乾覽書愈怒。謂玄素曰。庶子患風狂耶。十四年。太宗知玄素在東宮頻有進諫。擢授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時承乾嘗於宮中擊鼓。聲聞于外。聞去聲。玄素叩閤請見。見音現。極言切諫。乃出宮內鼓對玄素毀之。遣戶奴伺玄素早朝。朝音潮。陰以馬檛擊之。檛音撾。殆至於死。是時承乾好營造亭觀。觀去聲。窮極奢侈。費用日廣。玄素上書諫曰。臣以愚蔽。竊位兩宮。在臣有江海之潤。於國無秋毫之益。是用必竭愚誠。思盡臣節者也。

伏惟儲君之寄。荷戴殊重。荷上聲。如其積德不弘。何以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為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內。不覩賢良。今言孝敬。則闕侍膳問豎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學古好道之實。觀舉措。則有因緣誅戮之罪。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群邪淫巧。昵近深宮。愛好者皆遊伎雜色。施與者並圖畫雕鏤。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哉。勝平聲。宣猷禁門。不異闤闠。闤音還。闠音會。朝入暮出。惡聲漸遠。右庶子趙

弘智經明行修。行去聲。當今善士。臣每請望數召進。與之談論。庶廣徽猷。令旨反有猜嫌。謂臣妄相推引。從善如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必是招損。古人云。苦藥利病。苦口利行。伏願居安思危。日慎一日。書入。承乾大怒。遣刺客將加屠害。俄屬宮廢。按後一書。通鑑係十三年。詔自今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故玄素上疏。十七年承乾廢。

胡氏寅曰。周官有王及后世子不會之文。以愚度之。蓋專於王。次曰后。次曰世子。用物不會。是尊貴之故。得肆為貴侈。豈節以制度。自家刑國之道哉。正使同宮膳夫酒正內府有此文。然冢宰之職。量入為出。得以九式均節財用。則雖曰不會。而會在其中。特不使有司以法沮止。若自下而制上耳。太宗之詔太子。於是大夫。諸賢在朝。不聞以為不可。獨張玄素止於末流。與於陵害。豈非君臣之交失

唐氏仲友曰。太宗於玄素可謂不察矣。玄素力諫太子。至于一再。至于三四。承乾諱其切至。遣戶奴趙摩遣刺客伺之。其厭死者幸矣。乃於他宮衛間卒至除名為民。起為刺史。既不復親近。太宗於路刺遮害及善人矣。可不戒哉。事與于志寧同而賞罰異。太宗何所見而然耶。

愚按。隋太子勇。唐太子承乾。皆以罪廢。雖二人不肖。有以自取。亦文帝太宗所以處之失其道也。何也。文帝既立勇為太子。而復寵待楊素。太宗既立承乾為太子。而復寵待魏王。楊素之事於其初。魏王之於其後。承乾日親處人勇之禍故為是不得已之邪謀。向使太宗於太子諸王之間。早有定分。則承乾雖不肖。不至如是之甚也。今既不能清其不平之原。乃賞擢張玄素于志寧之流。使救正於言語之末。果何益之有哉。

貞觀十四年。太子詹事唐制。東宮置詹事府。掌統三寺十率府之政。于志寧以太子承乾廣造宮室。奢侈過度。耽好聲樂。好去聲上書諫曰。臣聞克儉節用。實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敗德之本。是以凌雲槩日。戎人於是致譏。秦繆公夸示宮室之盛。為西戎由余所笑。詳見納諫篇註。峻宇雕牆。夏書以之作誡。五子之歌曰。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昔趙盾匡晉。盾。晉靈公大夫。即趙宣子也。呂望師周。望。太公也。為周太師。或勸之以節財。或諫之以厚斂。去聲。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欲使茂實播於無窮。英聲被乎物聽。咸著簡策。用為美談。且今所居東宮隋日營建。觀之者尚譏甚侈。見之者猶歎甚華。何容於此中更有修造。財帛日費。土木不停。窮斤斧之工。

極磨礱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內。比者比。音鼻。曾無復監。曾音層。此等或兄犯國章。或弟罹王法。往來御苑。出入禁闈。鉗鑿緣其身。槌杵在其手。監門本防非慮。監。平聲。宿衛以備不虞。直長既自不知。長。音掌。直長。官名。千牛又復不見。千牛。官名。見納諫篇註。爪牙在外。廝役在內。所司何以自安。臣下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鄭衛二國名。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昔朝歌之鄉。迴車者墨翟。朝。音昭。翟。音狄。朝歌。殷之邑名。漢書鄒陽書曰。邑號朝歌。墨子回車。夾谷之會。揮劍者孔丘。夾谷。魯地名。家語曰。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齊使萊人以兵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

好。齊侯心怍。麾而避之。齊奏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慚色。先聖既以為非。通賢將以為失。頃聞宮內屢有鼓聲大樂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股栗。言之者心戰。往年口敕。伏請重尋。重。平聲。聖旨殷勤。明誠懇切。在於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得無懼。臣自驅馳宮闕。已積歲時。犬馬尚解識恩。解。音懈。木石猶能知感。臣所有管見。敢不盡言。如鑒以丹誠。則臣有生路。若責其忤旨。則臣是罪人。但悅意取容。臧孫方以疾疢。犯顏逆耳。春秋比之藥石。臧孫。魯大夫。名紇。即臧武仲也。左傳襄公三十三年。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伏願停

工巧之作。罷久役之人。絕鄭衛之音。斥群小之輩。則三善允備。萬國作貞矣。承乾覽書不悅。十五年。承乾以務農之時。召駕士等役。不許分番。人懷怨苦。又私引突厥群豎入宮。志寧上書諫曰。臣聞上天蓋高。日月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贊其功。是以周誦升儲。見匡毛畢。毛叔鄭畢公周之輔臣。漢盈居震。取資黃綺。見定分篇注。姬旦抗法於伯禽。周之姓。旦。周公之名。伯禽。周公子也。禮曰。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賈生陳事於文帝。賈生。即賈誼也。見納諫篇注。咸殷勤於端士。皆懇切於正人。歷代賢君。莫不丁寧於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處儲

君。蒙。上聲。猥同。善則率土霑其恩。惡則海內罹其禍。近聞僕寺司馭駕士獸醫。始自春初。迄茲夏晚。常居內役。不放分番。或家有尊親。闕於溫凊。禮記曰。子之事父母。冬溫而夏凊。或室有幼弱。絕於撫養。春既廢其耕墾。夏又妨其播殖。事乖存育。恐致怨嗟。儻聞天聽。後悔何及。又突厥達哥支等。咸是人面獸心。豈得以禮義期。不可以仁信待。心則未識於忠孝。言則莫辯其是非。近之有損於英聲。昵之無益於盛德。引之入閤。人皆驚駭。豈臣庸識。獨用不安。殿下必須上副至尊聖情。下允黎元本望。不可輕微惡而不避。無容略小善而不為。理敦

杜漸之方。須有防萌之術。屏退不肖。狎近賢良。如此。則善道日隆。德音自遠。承乾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紇。音鶻。紇干。虜複姓。就舍殺之。是時丁母憂。起復為詹事。二人潛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苫廬。禮。居父母之喪者。寢苫枕塊。竟不忍而止。及承乾敗。太宗知其事。深勉勞之。勞。去聲。前一書。通鑑係十四年。舊史曰。承乾敗後。推鞫。具得其事。太宗謂志寧曰。知公數有規諫。事無加隱。深加勉勞。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以無諫書。皆從貶責。胡氏寅曰。詹事東宮官之尊也。太子於之。宜為父子焉。學為君臣焉。于志寧不當起復。太宗不當奪其喪也。人臣有奪喪者。惟金革之事耳。詹事輔導諸君。以忠以孝。乃使金革之例。冒哀居官。則何以訓太子。宜太子之不納諫也。雖然。自太子言之。從欲肆情。又將殺諫臣。是兩刺客之不知其不能然。

宜哉。

愚按。自古臣子之事君親。能盡其道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也。嘗觀春秋傳。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麑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是宜乎以致於君而免於難也。今觀承乾無道。于志寧上書諫之。承乾怒。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殺之。時志寧丁母憂。起復。二人潛入其第。見寢處苫廬。不忍而止。是志寧以孝於親而免於禍也。夫二人者。庶幾無愧於鉏麑矣。承乾之為。曾不如刺客之有人心也。然亦未聞有寢苫枕塊而任於人之國。當輔翼太子之任者。太宗志寧胥失之矣。

貞觀政要卷第四

貞觀政要卷第五

論仁義十三　論忠義十四

論孝友十五　論公平十六

論誠信十七

仁義第十三 凡四章

貞觀元年。太宗曰。朕看古來帝王以仁義爲治者。國祚延長。任法御人者。雖救弊於一時。敗亡亦促。既見前王成事。足是元龜。今欲專以仁義誠信爲治。望革近代之澆薄也。黃門侍郎王珪對曰。天下彫喪日久。陛下承其餘弊。弘道移風。萬代之福。但非賢不理。惟在得人。太宗曰。朕思賢之情。豈捨夢寐。給事中杜正倫進曰。世必有才。隨時所用。豈待夢傅說(說音悅)。逢呂尚然後爲治乎。太宗深納其言。

愚按太宗即位之初。知古帝王以仁義爲治。欲以誠信行之。此其所以致貞觀之盛也。然嘗聞之。正其心。修其身。而達之於家國天下。此二帝三王仁義之事也。心未必正。身未必修。而其愛人利物之功業。泰止亂之功。亦有補於當世。此齊桓晉文假仁義之事也。太宗戡除禍亂。致昇平。可謂偉矣。然由心而身。由身而家。皆有德。凡魏徵之所諫。太宗之所行。不過勉於仁義之功而已。故雖有志於三王。迄未能大異於五伯也。王珪謂非賢不理。惟在得人。斯言是已。然所謂得人者。必得周召孔孟而後可也。夫苟得周召孔孟而用之。則能施其致君澤民之術。盡其格心養德之方。而仁義之全體備於君身。仁義之大用周於天下後世矣。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謂亂離之後。風俗難移。比觀(比音鼻)百姓漸知廉恥。官人奉法。盜賊日稀。故知人無常俗。但政有治亂耳。是以爲國之道。必須撫之以仁義。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異端。自然安靜。公等宜共行斯事也。

愚按風俗有古今。人心無古今。人心之不知古以風俗之不知古也。然欲美古今風俗者。則在於正人心。人心正而風俗美矣。太宗謂比觀百姓漸知廉恥。故知人無常俗。但政有治亂耳。斯言也其魏徵勸行仁義畧效之時乎。夫太宗之所行不過仁義之以而已。其明效大驗如此。況於真知實踐以正己正人心者乎。

貞觀四年。房玄齡奏言。今閱武庫甲仗。勝隋日遠矣。太宗曰。飭兵備寇雖是要事。然朕唯欲卿等存心理道。務盡忠貞。使百姓安樂(樂音洛)。便是朕之甲仗。隋煬帝豈爲甲仗不足(爲去聲)以至滅亡。正由仁義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宜識此心。

愚按周頌之美武王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下武右文。信矣武王能保天下也。太宗身擐行陣。芟除群雄。即位之四年。謂不以甲仗之備爲美。誠廷臣以德義相輔。亦信矣。其能保天下之道歟。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林深則鳥棲。水廣則魚游。仁義積則物自歸之。人皆知畏避災害。不知行仁義則災害不生。夫(夫音扶)仁義之道。當思之在心。常令

相繼。令平聲。後同。若斯須懈怠。去之已遠。去如字。猶如飲食資身。恒令腹飽。乃可存其性命。王珪頓首曰。陛下能知此言。天下幸甚。

唐氏仲友曰。仁義是帝王之道。然必如中庸九經。與大學自誠意達之明明德於天下。方為醇粹。太宗言仁義。本乎親徵之勸。然所謂仁義。乃在制度紀綱而已。

愚按。太宗之言曰。林深則鳥棲。水廣則魚遊。仁義積則物自歸之。此言真善喻也。謂仁義之道當思之在心。如飲食資身。恒令腹飽。此固欲不忘乎仁義者。然不知仁義乃吾心固有之理。孟子所謂根於心者也。又何待思之在心哉。

論忠義第十四 凡十五章

馮立。馮翊人。武德中為東宮率。音律。唐制。東宮置左右率府。掌兵仗儀衛之政。令總諸曹之事。甚被隱太子親遇。太子之死也。左右多逃散。立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難去聲。於是率兵犯玄武門。苦戰。殺屯營將軍敬君弘。絳州人。謂其徒曰。微以報太子矣。遂解兵遁於野。俄而來請罪。太宗數之曰。數上聲。汝昨者出兵來戰。大殺傷吾兵。將何以逃死。立飲泣而對曰。飲去聲。立出身事主。期之效命。當戰之日。無所顧憚。因歔欷。上音虛。下音希。悲歎聲。悲不自勝。勝平聲。太宗慰勉之。授左屯衛中郎將。將去聲。後同。唐制。掌宿衛之事。立謂所親曰。逢莫大之恩。幸而獲免。終當以此奉答。未幾。幾平聲。突厥至便橋。率數百騎與虜戰於咸陽。殺獲甚衆。所向

皆披靡。太宗聞而嘉歎之。時有齊王元吉府左車騎謝叔方。萬年人。率府兵與立合軍拒戰。及殺敬君弘中郎將呂衡。將去聲。史作呂世衡。此避太宗諱。除世字。王師不振。秦府護軍尉。唐制。掌宿衛之職。尉遲敬德尉音蔚。遲復姓。名恭。以字行。朔州人。為劉武周將。武德初舉地降。為右府統軍。後從討隱巢有功。封鄂國公。卒贈徐州都督。乃持元吉首以示之。叔方下馬號泣。號平聲。拜辭而遁。明日出首。去聲。太宗曰。義士也。命釋之。授右翊衛郎將。唐制。掌供奉侍衛之職。

按通鑑。武德九年六月。馮立聞建成死。乃與副護軍薛萬徹屈咥直府左車騎謝叔方。帥東宮齊府精兵二千。馳趨玄武門。張公謹多力。獨閉關以拒之。不得入。敬君弘掌宿衛兵屯玄武門。挺身出戰。與呂世衡大呼而進。皆死之。守門兵與萬徹等力戰良久。萬徹欲攻秦府。尉遲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宮府兵遂潰。萬徹亡入終南山。馮立遂解兵遁於野。高祖既赦天下。馮立謝叔方皆自出。萬徹亡匿。使諭之。乃出。秦王曰。皆忠於所事。義士也。釋之。馮立後授廣州都督。卒于官。敬君弘後贈左屯衛大將軍。呂衡贈右驍衛將軍。

唐氏仲友曰。若立者。所謂一心可事百君。忠義勇敢兼有之。觀其於隱太子之死。能不避難。然君弘世衡既死。則解兵而去。不為已甚。則異乎徒勇者。蓋可知也。然立之與叔方。俱可謂見危致命者矣。較其人品。叔方其立之亞歟。

愚按。馮立之言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此子路所謂食焉而不避其難者也。謝叔方亦有慷慨殺身。從容受死之意。二人雖皆受爵。然亦可謂忠義也已。太宗旌之。與正王之所宜然也。若薛萬徹亦可謂忠於所事。始焉與馮謝無異也。然知進而不知退。終以邪謀就誅。寧不有愧乎。史臣是編。書馮謝於忠義之首。萬徹乃削而不書。殊有旨哉。

貞觀元年。太宗嘗從容從即容切言及隋亡之事。慨然歎

曰。姚思廉不懼兵刃。以明大節。求諸古人。亦何以加也。思廉時在洛陽。因寄物三百段。并遺其書曰。（遺，去聲）想卿忠節之風。故有斯贈。初大業末。思廉為隋代王侑侍讀。（代王侑，隋元德太子之子。煬帝十三年南巡，以侑留守長安。高祖克長安，立侑為帝。）及義旗剋京城時。代王府僚多駭散。惟思廉侍王不離其側。（離，去聲）兵士將昇殿。思廉厲聲謂曰。唐公（高祖初封唐公）舉義兵。本匡王室。卿等不宜無禮於王。眾服其言。於是稍却。布列階下。須臾高祖至。聞而義之。許其扶代王侑至順陽閣下。思廉泣拜而去。見者咸歎曰。忠烈之士。仁者有勇。此之謂乎。

張氏九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義為勇。白刃在前。不能懼。凶暴之氣。不能懾。蓋不在力之盛。由忠義之壯也。觀隋之亡。亂兵入京。侍臣駭潰。思廉以一微軀。奮不顧。以全君親之生。即甲兵之眾。頓輕於一言哉。誠以仁在其中也。易曰。能止健。大壯也。措乎大厦傾而一木不支矣。懍懍風義。激懦夫之云爾。

唐氏仲友曰。姚思廉節義學問之士。孟子論為人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思廉之謂歟。學問惟寡欲。能精。節義惟寡欲。能立。

說見第四章。

貞觀二年。將葬故息隱王建成。海陵王元吉。尚書右丞魏徵。與黃門侍郎王珪。請預陪送。上表曰。臣等昔受命太上。委質東宮。出入龍樓。垂將一紀。前宮結釁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從夷戮。負其罪戾。寘錄周行。（行，音杭）徒竭生涯。（涯，音牙）將何上報。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冠，去聲）陟岡有感。追懷棠棣。明社稷之大義。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遠期有日。臣等永惟疇昔。忝曰舊臣。喪君有君。雖展事君之禮。宿草將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義深凡百。望於葬日送至墓所。太宗義而許之。於是宮府舊僚吏。盡令送葬。（令，平聲）

愚按。王珪魏徵請送息隱海陵之喪。太宗義而許之。二子可謂篤於義矣。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可也。若珪徵者臣也。詎容輕議哉。自有文公朱子之論。斷在焉。昔管仲不死於子糾。而相桓公。子貢子路以問夫子。夫子稱其功。論語集註引程子之言。因論管仲而及於王珪魏徵之事。朱子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斷言盡之矣。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忠臣烈士。何代無之。公等知隋朝誰為忠貞。王珪曰。臣聞太常丞（丞，卿之佐也）元善達在京留守。見群賊縱橫。（縱，平聲）遂轉騎遠詣江都。諫煬帝。令還京師。（令，平聲）既不受其言。後更涕泣極諫。煬帝怒。乃遠使追兵。身死瘴癘之地。有虎賁郎中（賁，音奔）獨孤盛。（獨孤，複姓。盛，名也）在江都宿衛。宇文化及起逆。盛惟一身抗拒而死。太宗曰。屈突通為隋將。（屈，居勿切。將，去聲。後同。屈突，虜複姓。通，名。仕隋為虎賁郎將。初代王遣通守河東。高祖兵圍之。通守節不降。後被擒。帝勞之。泣曰。臣不能盡人臣之節。故至此。為本朝羞。帝曰。忠臣也。授兵部尚書。從討王世充。時通二子在洛。帝曰。以東略屬公。

如何。通曰。二兒死自其分，然不以私害義。帝曰。烈士徇節。吾今見之。貞觀初，卒。共國家戰於潼關，在今華州華陰縣，隸陝西省。聞京城陷，乃引兵東走，去聲義兵追及於桃林。今陝州桃林縣，隸河南。朕遣其家人往招慰，遂殺其奴。又遣其子往。乃云。我蒙隋家驅使，已事兩帝。今者吾死節之秋，汝舊於我家為父子，今則於我家為仇讎。因射之。其子避走，所領士卒多潰散。通惟一身，向東南慟哭盡哀，曰。臣荷國恩，荷去聲任當將帥，智力俱盡，致此敗亡，非臣不竭誠於國。言盡，追兵擒之。太上皇授其官，每託疾固辭。此之忠節，足可嘉尚。因敕所司，採訪大業中直諫被誅者子孫聞奏。

唐氏仲友曰。屈突通不死於綱宗，更盡力於唐，尚得為節義乎。曰。隋運已亡，河東之守，力戰不屈，天命有歸，通如之何。斬家奴，射其子，兵敗力屈而後擒，亦足以報隋矣。商之亡也，雖如箕子猶陳洪範，封朝鮮，而欲責人以必死，不亦難乎。若通之竭力於所事，亦足以為節義矣。

愚按。太宗稱獎隋世忠義之臣，於文臣則姚思廉，於武臣則屈突通也。或曰。二子隋臣，而仕於唐。國亡皆不能死，可以為忠臣乎。愚應之曰。吾不同也。思廉仕隋，不過諸王講讀之官耳，於軍國之重事，社稷之大計，固不與聞也。國亡，諸人皆去。思廉獨不去，呵叱亂兵，辭嚴義正，又能扶按舊君，泣拜而別。其後代王竟得善終。思廉講讀調護之職，可謂無負矣，曷為而死哉。至於通則不然。通仕隋文，已跡貴顯，迨乎煬帝，尊寵加降懾，掠玄感之亂，實主大功。吾閱天下，煬帝南行，付以關中之任，身受重寄，手握彊兵，國亡師敗，通安所辭其死哉。並二子之事觀之，庸夫能斷其是非矣。然則太宗之獎忠義，其得於思廉而失於屈突乎。

貞觀六年。授左光祿大夫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子也。武德初，判納言。始建成兄爭鬩間太宗，帝欲之，叔達極意救解。及建成誅，高祖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禮部尚書。因謂曰。武德中，公曾進直言於太上皇，曾音明朕有克定大功，不可黜退，云朕本性剛烈，若有抑挫，恐不勝憂憤，勝平聲以致疾斃之危。今賞公忠謇，有此遷授。叔達對曰。臣以隋氏父子自相誅戮，以至滅亡，豈容目覩覆車，不改前轍。臣所以竭誠進諫。太宗曰。朕知公非獨為朕一人，為去聲，後同實為社稷之計。

胡氏寅曰。人臣之義，無私交，而況藩王與太子有隙之時乎。言所左右，疑所集也，而陳叔達無是心，特以秦王有功不可黜，恐生後悔，是皆天下之公論，亦初無贊高祖廢立之意於秦王，非私交也。以叔達端良，自宜在親近之地。苟欲叔遷，何患無名。而太宗乃舉武德中直言，是以危疑向背誘臣下，為後日計，豈君道哉。

愚按。時平先嚴嬌。世亂先有功。陳叔達當時之直言，意固有在矣。誠公論，非私計也。太宗於是臨御已六年，褒揚其忠謇而遷秩之，雖用得其人，而心若私也。言者心之聲，何不慎哉。

貞觀八年。先是桂州今仍舊，隸廣西都督李弘節以清慎聞。及身歿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乃宣於朝曰。此人生平宰相皆言其清，相去聲今日既然，所舉者豈得無罪。必當深理之，不可捨也。侍中魏徵承閒言曰。閒去聲陛

下生平言此人獨未見受財之所。今聞其賣珠將罪舉者，臣不知所謂。自聖朝以來，為國盡忠。為去聲後同清貞慎守終始不渝，屈突通、張道源而已。張道源，并州人。初守并州。賊平，拜大理卿。時何稠得罪，籍家屬以賜群臣，道源曰：禍福無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自奉。仁者不為也。只資以衣食遣之。家無貲，卒比亡，餘粟二斛。通子三人來選，選去聲有一匹羸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及之。今弘節為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歿後，不言貪殘，妻子賣珠，未為有罪。未為如字審其清者無所存問，疑其濁者旁責舉人，雖云疾惡不疑，是亦好善不篤。好去聲臣竊思度，待洛切未見其可。恐有識聞之，必生枉議。太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造七到切遂聞此語，方知談不容易。易以豉切並勿問之。其屈突通、張道源兒子，宜各與一官。舊本此章附直諫類。今附入此。

愚按：皐陶之稱堯舜有曰：罰弗及嗣，賞延于世。蓋善善之意長，惡惡之心短也。太宗知屈突道源之善，而不能隸其子弟，聞弘節曖昧之過，則遂欲罪及舉官。此豈唐虞賞罰之道乎。向非魏徵之言，亦足為太宗君德之累矣。

貞觀七年，太宗將發諸道唐分天下為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皆因山川形便而併省之也。黜陟使去聲。後同。將命而出，掌黜陟職香，故曰黜陟使。畿內道唐建都之地，即關內道也。未有其人。太宗親定，問於房玄齡等曰：此道事最重，誰可充使？右僕射李靖曰：畿內事大，非魏徵莫可。太宗作色曰：朕今欲向九成宮，亦非小，寧可遣魏徵出使？朕每行不欲與其相離者，適為其見朕是非得失。為去聲公等能正朕不？何因輒有所言，大非道理。乃即令李靖充使。令平聲。按通鑑，貞觀八年，太宗欲分遣大臣為諸道黜陟使，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與蕭瑀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疾苦，禮高年，振窮乏，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睹，與此小異。

愚按：太宗嘗問群臣，魏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對曰：亮才兼將相，非徵所及。斯言是已。然嘗論之，太宗有餘於才，而不足於德，勇於敢為，而不能不為。當時能攻其所短，救其所偏，惟徵一人而已。使徵生於三國之時，未必能勝武侯之任。然使武侯生於太宗之時，不過為徵之所為耳。故以唐之時勢觀之，則二子政未易優劣也。李靖之才，兼資文武，非徵所能及也。然貞觀之時，可以無靖，不可以無徵，何也？蓋靖之才，不過增太宗之所有餘，徵之諫爭，乃能補太宗之所不足也。是以畿內之使，太宗寧使靖，而不使徵，豈非自知之明哉。

貞觀九年，蕭瑀為尚書左僕射。嘗因宴集，太宗謂房玄齡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我當此日，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蕭瑀不可以厚利誘之，不可以刑戮懼之，真社稷臣也。乃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瑀拜謝曰：臣特蒙誡訓，許臣以忠諒，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舊本此章首曰貞觀中，與第五章合為一章。今按通鑑，係年，附入于此。又按史傳，魏徵曰：臣有逆衆持法，主恕之以公；孤特中節，主恕之以介。昔聞

其言。乃令見之。使瑀不過陛下。蕭自保耶。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蕭瑀無二心於己而嘉之。可謂能知臣矣。且太子在而私於諸王者。明君之所甚惡也。或誘以利。或脅以死。而從之者。不亦多乎。惟瑀介然自言有隕無二。太宗所以知其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人君以此取人。豈不得忠正之士乎。

唐氏仲友曰。若以隱巢之事。不可以利怵死懼。亦可以為社稷臣矣。然太宗此言。蓋亦有為。瑀初以切誡房杜。廢。又以痛劾房杜罷。至此復參知政事。太宗賜詩。欲群臣知委任之意也。魏徵之書。亦以發明太宗之意。若以瑀較揚子雲近世社稷臣之論。則瑀有愧云。

愚按。武德季年。高祖立秦王為皇太子。竟決於瑀之一言。瑀以躁狷之暴。剛勁之氣。罷黜者三。而卒預大政。太宗寔能容之者。豈非念夫此耶。瑀嘗劾奏魏徵之過矣。今觀徵所書。若未嘗有陳者。所謂以義相與。不以少嫌置胸中。徵之前矣。然可不謂尤賢乎。

貞觀十一年。太宗行至漢太尉楊震墓。楊震字伯起。弘農人也。好學明經。諸儒稱為關西夫子。漢安帝時為刺史。歸清白事。後徵為太常。遷太尉。為內戚樊豐譖。遣歸。震曰。死者人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姦臣狡猾而不能誅。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飲酖而卒。傷其以忠非命。親為文以祭之。房玄齡進曰。楊震雖當年夭枉。數百年後方遇聖明。停輿駐蹕。親降神作。一作罡駐可謂雖死猶生。沒而不朽。不覺助伯起幸頼欣躍於九泉之下矣。伏讀天文。且感且慰。凡百君子。焉敢不勗勵名節。馬於虔切知為善之有效。

愚按。太宗經異代名臣之墓。親為文以祭之。是可以見其惓惓於忠貞之臣矣。異世相望。且企敬如此。況凡百君子列于庶位者乎。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狄人殺衛懿公。名赤盡食其肉。獨留其肝。懿公之臣弘演呼天大哭。自出其肝而內懿公之肝於其腹中。內讀曰納今覓此人恐不可得。特進魏徵對曰。昔豫讓為智伯報讎。為去聲。後同。豫讓。智伯之臣。智伯名瑤。諡襄子。晉智宣子之後。為韓趙魏所滅。欲刺趙襄子。名無恤。晉趙簡子之後。襄子執而獲之。謂之曰。子昔事范中行氏乎。春秋之世。晉有范氏。中行氏。與智氏。韓氏。魏氏。趙氏。為六卿。春秋之末。晉公室卑。六卿強。各據采地。更相攻伐。貞定王十一年。智氏。魏氏。趙氏。韓氏。共伐范氏。中行氏。滅之。而分其地。智伯盡滅之。子乃委質智伯。不為報讎。今即為智伯報讎。何也。讓答曰。臣昔事范中行。范中行以眾人遇我。我以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事見史記趙世家。在君禮之而已。亦何謂無人焉。

愚按。夫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夫子之言涵容。孟子之言激切。大學忠臣義士。何代無之。在上之人有以感召之。則在下之人興起矣。太宗慕古之忠臣。以為今覓此人恐不可得。斯言固所以激勸天下忠義之士。而謂世無其人則不可。宜魏徵引智伯豫讓之事以為譬也。雖然為人臣者之分。君之待我者或有未至。而我之所以事君者。其可不盡心乎。

貞觀十二年。太宗幸蒲州。今為解州。隸河東。因詔曰。隋故鷹擊郎將。將去聲。隋制。親侍置鷹揚府。有鷹揚郎將。後改副郎將為鷹擊郎將。堯君素。魏郡人。煬帝為晉王時。君素以左右從。及嗣位。累遷鷹擊郎將。及天下大亂。君素所部獨全。後從屈突通守河

東。通敗。通諭之降。君素責通不義，卒無降心。其妻諭之降，乃引弓射殺之。常曰：大義不得不死。後為左右所害。往在大業，受任河東，固守忠義，克終臣節。雖桀犬吠堯，漢書曰：桀犬吠堯。堯非不仁，特吠非其主耳。有乖倒戈之志，周書曰：前徒倒戈。言眾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也。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爰踐茲境，追懷往事，宜錫寵命，以申勸獎。可追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

愚按：漢高祖赦季布，唐太宗褒堯君素，皆帝王盛德事也。然合二子而論之，則君素為賢。何也。季布身為楚將，數窘沛公。此人臣之常事。國亡不能死，而逃何足深取。當唐室方興，兵精將勇，戰無不勝，攻無不破。君素以區區一城之眾，外無繼援，徒以忠義激勵士卒，自義寧元年至武德三年，始終四載。唐朝凡易數將，僅能克之。雖不惟忠義可嘉，其知勇才能亦古今所罕有也。嗚呼難哉！太宗不惟褒贈，又訪錄其子孫，忠義之士，其有不興起者乎。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中書侍郎岑文本曰：梁陳梁姓蕭氏，受齊禪。陳姓陳氏，受梁禪。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招引否？文本奏言：隋師入陳，百司奔散，莫有留者，惟尚書僕射袁憲獨在其主之傍。王世充將受隋禪，群僚表請勸進，憲子國子司業承家，託疾獨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稱忠烈。承家弟承序，今為建昌令，建昌縣名，今隆興，屬南康路，隸江西。清貞雅操，實繼先風。由是召拜晉王友，兼令侍讀，今平唐制：諸王友掌陪侍遊居，規諷道義；侍讀掌講導經學。尋授弘文館學士。

唐氏仲友曰：古人云，一心可以事百君。其袁氏子弟之謂歟。忠謹風操，不忍負主，誰不欲之為人臣乎。為之者勉之而已。

愚按：梁陳於唐，相距頗遠，猶有招引名臣子孫之意。太宗之意，深遠矣。岑文本謂隋師入陳，袁憲有獨傳其主之忠。王世充受禪，憲之子獨不署名，其弟又清貞雅操。一門父子兄弟，忠義傳家，而不著聞，向非太宗心存忠義之臣，而與之言及此，非文本之公忠不擇人舊如此，則袁氏之忠節，何由著聞哉。

貞觀十五年，詔曰：朕聽朝之暇，觀前史，每覽前賢佐時，忠臣徇國，何嘗不想見其人，廢書欽歎。至於近代以來，年歲非遠，然其胤緒，或當見存，見，音現。縱未能顯加旌表，無容棄之遐裔。其周隋二代名臣及忠節子孫，有貞觀已來犯罪配流者，宜令平聲。所司具錄奏聞。

於是多從矜宥。舊本此事在刑法篇，今附入于此。

愚按：太宗好賢，可以為至矣。不惟尊榮其朝臣，又能上及於前朝焉。不啻崇其一身，又能下及於後裔焉。是故祭比干之墓，封楊震之墓，褒贈君素之官爵，錄用諸儒之子孫。今也又詔周隋名臣之後配流者，悉從矜宥。則凡列在表位者，孰不知所勸乎。宜其忠良之士，彬彬輩出，有以開三百年之休運也。嗚呼盛哉。

貞觀十九年，太宗攻遼東安市城。今高安市州，隸鎮東。高麗人眾皆死戰，詔令耨薩延壽、惠真等降，音杭。耨薩高延壽，北部。耨薩高惠真，南部。眾止其城下，以招之。城中堅守不動，每見帝幡旗，必乘城鼓譟。乘，平聲。帝怒甚。詔江夏王道宗高祖從兄弟。字承範。年十七，從秦王討賊有功，初封任城，後封江夏郡。道宗好學，接士。不倨于貴。為宗室最賢。築土

山以攻其城，竟不能剋。太宗將旋師，嘉安市城主堅守臣節，賜絹三百匹，以勸勵事君者。（舊本此章與第十二章合為一章。今按通鑑標年附入于此。又按通鑑：太宗親征遼東，令李勣攻安市。安市人望見旗蓋，輒乘城鼓譟。上怒。勣請克城之日，男子皆阬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久不下。江夏王道宗築土山於城東，浸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又衝車礮石壞其城，城中隨立木柵以塞之。築山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萬。山頹壓城，城崩。城中數百人出戰，遂奪據土山而守之。諸將攻二日不克。上以天寒糧盡，先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耀兵城下而旋。城中皆屏跡不出。城主登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縑百匹。）

（愚按：遼東之役，與前日義師有間矣。夫以太宗之英武，戡定禍亂於群雄競起之日，天戈所指，夷狄不能嬰其鋒。而晚年悉乃心力，不能制區一遠國，何哉？迨而嘉安市城主堅守之節，賞賜以旌之，以勸事君者，斯意固美矣。然不若不黷武之尤全美也。）

孝友第十五　凡五章

司空房玄齡事繼母，能以色養。（養，去聲。）恭謹過人。其母病，請醫人至門，必迎拜垂泣。及居喪，（喪，平聲。）尤甚柴毀。（言毀瘠如柴也。）太宗命散騎常侍劉洎就加寬譬，遺寢床粥食鹽菜。（遺，去聲。）

（愚按：孝經傳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蓋天理根於人心，其發見於事親者此理也，發見於事君者此理也。忠孝豈二道哉？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未有事親孝而事君不忠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未有身不脩而可以治國平天下者。房玄齡，唐之名相，而孝之篤，固宜忠之盡也。且昔之以孝聞者，如閔損、王祥之類，皆柴毀也。夫是之謂孝。玄齡其知此矣。）

虞世南，初仕隋，歷起居舍人。（隋制，掌書王言及動作之事，以為國志。）宇文化及殺逆之際，（殺，音弒。）其兄世基時為內史侍郎。（隋改中書為內史。）將被誅，世南抱持號泣，（號，平聲。）請以身代死。化及竟不納。世南自此哀毀骨立者數載，時人稱重焉。

（愚按：虞世基兄弟出於吳中，嘗從顧野王學。一時文學才譽，人比之晉二陸。入隋而俱登班列。世基與宇文化及之難，世南不愛其身，求代其死，其孝友可尚已。世南歸唐，為唐名卿，蓋其溫恭豈弟，出於天性云。）

韓王元嘉，（高祖第十一子也。少好學，藏書至萬卷，皆以古文參定同異，當世稱之。）貞觀初，（史作六年。）為潞州刺史。（潞州，今仍隋隸河東。）時年十五。在州，聞太妃有疾，（太妃，韓王之母，隋大將軍宇文述之女也。為昭儀，有寵。高祖即位，欲立為后，固辭不受。韓王以母有寵，而為帝所愛。）便涕泣不食。及至京師發喪，（喪，平聲。）哀毀過

禮。太宗嘉其至性，屢慰勉之。元嘉閨門修整，有類寒素士大夫。與其弟魯哀王靈夔，（高祖第十九子，韓王同母弟也。好學書音律。後以謀欲起兵應接越王貞，父子事洩，自縊，曰哀。）甚相友愛，兄弟集見，如布衣之禮。其修身潔己，內外如一。當代諸王，莫能及者。

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也。多才藝。出為刺史，所至閉門讀書。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或問王所長，玄平曰：王無不備，吾何以稱之。）武德中，初封為吳王。（武德六年封蜀王，八年徙封吳王。）貞觀七年，為壽州刺史。（壽州，今為安豐路，隸淮西。）屬高祖崩，去職，毀瘠過禮。自後常衣布服，（衣，去聲。）示有終身之戚。太宗嘗問侍臣曰：朕子弟孰賢？侍中魏徵對曰：臣

愚晴不盡知其能，惟吳王數與臣言。（數，音朔。）臣未嘗不自失。太宗曰：卿以為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間平。（河間獻王德，東平憲王蒼也。）至如孝行（去聲），乃古之曾閔也。（曾參、閔損也。）由是寵遇彌厚，因令妻徵女焉。（令，平聲。妻，去聲。）

愚按：孟子言性善，堯舜至於塗人，一也。王孫公子之貴，其性豈與人異哉？孟子所謂其居使之然也。觀太宗諸弟若韓王元嘉、霍王元軌天性之孝友，居處之儉約，操履之修潔，有一介之士所難能者，可謂賢也已矣。是見人性之切無闕殊也。彼昏不知者，乃自棄其天理耳。

貞觀中，有突厥史行昌（突厥阿史那氏，此因以史為姓，行昌其名也。）直玄武門（玄武，北方宿名，取以名門也。）食而捨肉。人問其故，曰：歸以奉母。太宗聞而歎曰：仁孝之性，豈隔華夷？賜尚乘馬一疋，（乘，去聲。尚乘，主車乘之官。）詔令給其母肉料。（令，平聲。）

愚按：一直門之士，夷狄之人也，而有孝於其母之心，事聞於萬乘，獲仁孝之褒，優賜之厚，則有人心者，孰不感發於孝乎？

公平第十六 凡八章

太宗初即位，中書令房玄齡奏言：秦府舊左右未得官者，並怨前宮及齊府左右處分之先己。（處，上聲。分，去聲。先，去聲。）太宗曰：古稱至公者，蓋謂平恕無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堯舜廢之。（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卒授舜。舜之子商均亦不肖，乃以天下授禹。）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誅之。（管叔名鮮，蔡叔名度，皆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既克殷，封鮮於管，封度於蔡，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二叔疑之，乃挾武庚作亂，周公承王命，遂誅武庚，殺管叔，流蔡叔。）故知君人者，以天下為公，無私於物。昔諸葛孔明，小國之相，（相，去聲。諸葛，複姓，字孔明，名亮，琅琊人，為蜀丞相。）猶曰：吾心如稱，（稱與秤同。）不能為人作輕重。（為，去聲。後同。）況我今理大國乎？朕與公等衣食出於百姓，此則人力已奉於上，而上恩未被於下。今所以擇賢才者，蓋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問堪否，豈以新故異情？凡一面尚且相親，況舊人而頓忘也？才若不堪，亦豈以舊人而先用？今不論其能不能，而直言其嗟怨，豈是至公之道耶？

貞觀元年，有上封事者，請秦府舊兵並授以武職，追入宿衛。太宗謂曰：朕以天下為家，不能私於一物，惟有才行是任。（行，去聲。）豈以新舊為差？況古人云：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汝之此意，非益政理。

愚按：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無視聽，以民為視聽，一至公而已。太宗踐阼之初，首發至公無私之論。古帝王憲天聰明，用是道也。房玄齡言秦府之未得官者，共怨前宮齊府左右之先己，則曰用人惟才，不論舊故。不如是，則私故府之士矣。有請秦府舊兵授以武職追入宿衛，則曰惟以才行是任，豈以新舊為差。不如是，則私故府之兵矣。君天下者，毋以至公存心，阿私而不當於人心乎。

貞觀元年，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嘗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門，出閤門後，監門校尉始覺。尚書右僕射封德彝

議以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誤帶刀入。徒二年。罰銅二十斤。太宗從之。大理少卿（少去聲。卿之貳也）戴胄駁曰。校尉不覺。無忌帶刀入內。同為誤耳。夫臣子之於尊極（夫音扶）不得稱誤。准律云。供御湯藥飲食舟船。誤不如法者皆死。陛下若錄其功。非憲司所決。若當據法罰銅。未為得理。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何得以無忌國之親戚。便欲撓法耶。更令定議。（令平聲。後同）德彝執議如初。太宗將從其議。胄又駁奏曰。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於法當輕。若論其過誤。則為情一也（為如字）而生死頓殊。敢以固請。太宗乃免校尉之死。

是時朝廷大開選舉。或有詐偽階資者。太宗令其自首（首去聲。後同）不首。罪至于死。俄有詐偽者事洩。胄據法斷流以奏之。太宗曰。朕初下敕。不首者死。今斷從法。是示天下以不信矣。胄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太宗曰。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胄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朝音昭）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寘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臣竊為陛下惜之（為去聲）太宗曰。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復何憂也。

張氏九成曰。法者天下公共。雖天子喜怒。不得輕重。胄為大理之職。可謂用法平允矣。守所司之法。不顧天子之怒。救上之失。匡君之聽。使四海取信。民不冤濫。為吏若此。國家何所患哉。

唐氏仲友曰。書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蓋小人之情。必虐煢獨而畏高明。君子反是。向無胄之言。則太宗為失刑。皆皇極之訓矣。其為利害。豈淺淺哉。

愚按。封德彝。隋之佞人也。及唐之興。以秘策而見用。遂移其所以事隋者事唐。勸用法律之說。若行。則與仁義之効。民生不覩於貞觀之世矣。今觀德彝與胄之論。無忌校尉之罪。用捨之間。其得失視仁義法律之說。未相輕重也。為國在於用人。用人豈容輕哉。非微胄執法之公。太宗從於善之速。其不冤人者幾希矣。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朕比見（比音鼻）隋代遺老咸稱高熲善為相者。（相去聲。後同。高熲字昭玄。隋之賢相。煬帝以其忠諫為誅之）遂觀其本傳（傳去聲）可謂公平正直。尤識治體。隋室安危。繫其存沒。煬帝無道。枉見誅夷。何嘗不想見此人。廢書欽歎。又漢魏已來。諸葛亮為丞相。亦甚平直。嘗表廢廖立（字公淵。武陵人。仕蜀為長水校尉）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仕蜀為中都護）於南中。立聞亮卒。泣曰。吾其左衽矣。嚴聞亮卒。發病而死。故陳壽（晉人。撰三國志）稱亮之為政。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卿等豈可不企慕及之。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慕宰相之賢者。若如是。則榮名高位。可以長守。玄齡對曰。臣聞理國要道。在於公平正直。故尚書云（尚如字）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周書洪範篇之辭。）又孔子稱舉直錯諸枉則民服。（錯讀曰措。孔子對魯哀公之辭。）今聖慮所尚。誠足以極政教之源。盡至公之要。囊括區宇。化成天下。太宗曰。此直朕之所懷。豈有與卿等言之而不行也。

愚按。昔傅說告高宗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太宗謂朕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可慕宰相之賢者。其有合於師古者乎。前代帝王之善者。若堯。舜。禹。湯。文。武。成。康。降是。則漢七制之主是已。前代宰相之賢者。若皐。夔。稷。契。伊。傅。周。召。降是。則蕭。曹。丙。魏是已。高熲之公平正直。亦可謂賢輔矣。惜昧於不可則止之義。諸葛亮王佐才也。誠有古良相之遺風。三代而下。所不常見。太宗令相臣企慕之。亦知人哉。嗚呼。二帝三王之相。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如武侯者斯可矣。

長樂公主。（樂音洛。公主。太宗第五女。封長樂郡。下嫁長孫沖。）文德皇后所生也。貞觀六年將出降。（降謂下嫁也。）敕所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長音掌。後同。通鑑作永嘉長公主。乃高祖之女也。）魏徵奏言。昔漢明帝欲封其子。帝曰。朕子豈得同於先帝子乎。可半楚淮陽王。（楚王英。淮陽王昞。皆光武子。）前史以為美談。天子姊妹為長公主。天子之女為公主。既加長字。良以尊於公主也。情雖有殊。義無等別。（別彼列切。）若令公主之禮。（令平聲。）有過長公主。理恐不可。實願陛下思之。太宗稱善。乃以其言告后。后歎曰。嘗聞陛下敬重魏徵。殊未知其故。而今聞

其諫。乃能以義制人主之情。真社稷臣矣。妾與陛下結髮為夫妻。曲蒙禮敬。情義深重。每將有言。必俟顏色。尚不敢輕犯威嚴。況在臣下。情疏禮隔。故韓非謂之說難。（韓非。戰國時刑名之學者。）東方朔稱其不易。（以豉切。東方朔字曼倩。平原人。漢武帝時為大夫。）良有以也。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有國有家者深所要急。納之則世治。杜之則政亂。誠願陛下詳之。則天下幸甚。因請遣中使（使去聲。）賫帛五百匹。詣徵宅以賜之。

愚按。易之歸妹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蓋謂王姬下嫁。位雖至貴。不事容飾也。娣媵以容飾為事。而衣袂。所以為容飾者也。尚禮而不尚飾。故其袂不及其娣之袂良。以儉德也。太宗於公主之降。敕所司資送倍長公主。雖以后之所生。母乃牽於愛而不節以制度乎。是道之以踰禮越法矣。而幸魏徵之忠諫。太宗之聽從。而文德皇后又從而褒賞之也。若后之德。雖漢之陰馬。亦不能及。可謂無愧周之任姒。邑姜者矣。正家而天下定。后之謂與。

刑部尚書張亮坐謀反下獄。（亮為相州刺史。假子公孫節。以讖有弓長之主當別都。亮自以相。舊都。弓長其姓。陰有異謀。陝人常德告發其謀。并言亮養假子五百。太宗曰。王欲反耳。遣房玄齡謂曰。法者天下平。與公共為之。公不自脩。乃至此。將奈何。於是斬之。籍其家。）詔令百官議之。（令平聲。後同。）多言亮當誅。惟殿中少監（少去聲。唐制。殿中監掌天下服御之事。少監。其貳也。）李道裕奏亮反形未具。明其無罪。太宗既盛怒。竟殺之。俄而刑部侍郎有闕。（侍郎。尚書之貳。）令宰相妙擇其人。（相去聲。）累奏不可。太宗曰。吾已得其人矣

往者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具可謂公平矣當時雖不用其言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唐氏仲友曰。道裕議張亮反形未具。太宗不暇省。歲餘乃以刑部命道裕。太宗可謂能改過。道裕可謂善議刑矣。愚按。因李道裕議張亮之獄。遂有刑部侍郎之除。不惟見太宗悔過之心。亦足見太宗擇人之術。又所以示天下以其慎用刑之意。開人臣以有過必諫之路也。唐之刑部。即周官司冦掌邦禁之職。必擇其人而不輕授。帝舜之命皐陶曰。此其選也。太宗是舉。衆善集焉。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朕今孜孜求士欲專心政道閒有好人則抽擢驅使而議者多稱彼者皆宰臣親故但公等至公行事勿避此言便為形迹古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而為舉得其真賢故也但能舉用得才雖是子弟及有讎嫌不得不舉。愚按。祁奚舉賢不避祁午。謝安舉姪不避謝玄。大臣之用心。惟其公而已矣。苟得其人。舉子弟可也。况親戚乎。太宗謂侍臣。但能舉用得才。勿避形迹。斯言當矣。異時或告魏徵阿黨親戚。太宗命案驗無狀。乃使謂徵曰。自今宜存形迹。則又與斯言相戾矣。使非鄭公直言不撓。果得以踐斯言否乎。

貞觀十一年時屢有閹官充外使閹音淹。使去聲。後同。安有奏事發太宗怒魏徵進曰閹竪雖微狎近左右時有言語輕而易信易以豉切浸潤之譖為患特深今日之明必無此慮為子孫教不可不杜絕其源太宗曰非卿朕安得聞此語自今已後充使宜停魏徵因上疏曰臣聞為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惡惡上烏去聲。下如字。後同。近君子而遠小人遠去聲。後同。善善明則君子進矣惡惡著則小人退矣近君子則朝無秕政遠小人則聽不私邪小人非無小善君子非無小過君子小過蓋白玉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鉛刀之一割鉛刀一割良工之所不重小善不足以掩衆惡也白玉微瑕善賈之所不棄賈音古。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善小人之小善謂之善善惡君子之小過惡烏去聲。謂之惡惡此則蒿蘭同臭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沉江屈原名平。楚懷王大夫。王信讒而不見用。乃自沉汨羅江而死。卞和所以泣血者也卞和楚人。得玉璞獻厲王。王以為偽。刖其足。和抱璞而泣。繼之以血。既識玉石之分又辨蒿蘭之臭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上聲。此郭氏所以為墟事見諫篇。史魚所以遺恨也家語曰。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其君也。生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其子從之。靈公弔焉。其子以告公。公曰。寡人之過也。命殯之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陛下聰明神武天姿英叡志存泛愛引納多塗好善而不甚擇人好去聲。後同。疾惡而未能遠佞又出言無隱疾惡太深聞人之善或未全信聞人之惡以為必然雖有獨見之明猶恐理或未盡何則君子

揚人之善小人訐人之惡聞惡必信則小人之道長矣（長音掌後同）聞善或疑則君子之道消矣為國家者急於進君子而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則君臣失序上下否隔（否音痞）亂亡不卹將何以理乎且世俗常人心無遠慮情在告訐好言朋黨夫以善相成（夫音扶後同）謂之同德以惡相濟謂之朋黨今則清濁共流善惡無別（別彼列切）以告訐為誠直以同德為朋黨以之為朋黨則謂事無可信以之為誠直則謂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結於下臣忠所以不達於上大臣不能辯正小臣莫之敢論遠近承風混然成俗非國

廿五

家之福非為理之道適足以長姦邪亂視聽使人君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遠慮深絕其源則後患未之息也今之幸而未敗者由乎君有遠慮雖失之於始必得之於終故也若時逢少隳往而不返雖欲悔之必無所及既不可以傳諸後嗣復何以垂法將來且夫進善黜惡施於人者也（施平聲後同）以古作鑑施於己者也鑑貌在乎止水鑑己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鑑於己之行事則貌之妍醜宛然在目事之善惡自得於心無勞司過之史不假芻蕘之議巍巍之功日著赫赫之名彌遠為人君者可不務乎臣聞

道德之厚莫尚於軒唐仁義之隆莫彰於舜禹欲繼軒唐之風將追舜禹之跡必鎮之以道德弘之以仁義舉善而任之擇善而從之不擇善任能而委之俗吏既無遠度必失大體惟奉三尺之律以繩四海之人欲求垂拱無為不可得也故聖哲君臨移風易俗不資嚴刑峻法在仁義而已故非仁無以廣施（施如字）非義無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義則其政不嚴而理其教不肅而成矣然則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為理之有刑罰猶執御之有鞭策也人皆從化而刑罰無所施馬盡其力則有鞭策無所用由此言之刑罰不可致理亦

已明矣故潛夫論（夫如字後漢王符字節信著書號潛夫論）曰人君之理莫大於道德教化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俗化者行也末也（行去聲後同）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履其行心情苟正則姦慝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是故上聖無不務理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孔子之辭）道之以禮務厚其性而明其情民相愛則無相傷害之意動思義則無畜姦邪之心若此非律令之所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敕契以敬敷五教（契書舜臣名五教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而後任咎繇以五刑也。（咎繇與皐陶同。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也，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患，檢淫邪而內正道。（內讀曰納。）民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化之養民，猶工之為麴豉也。六合之民，猶一蘖也，黔首之屬，（秦謂民曰黔首。）猶豆麥也，變化云為，在將者耳。遭良吏，則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淺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也。德者所以循己也，威者所以理人也。民之生也，猶鑠金在爐，方圓薄厚，隨鎔制耳。是故世之善惡，

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世之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感忠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醇醲之俗，（醇音淳。醲音濃。言俗如酒味之和也。）復見於茲矣。後王雖未能遵專尚仁義，當慎刑卹典，哀敬無私，故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故王天下。（王，去聲。）理國家。貞觀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於法。縱臨時處斷，（上上聲。下去聲。）或有輕重，但見臣下執論，無不忻然受納。民知罪之無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見言無忤，故盡力以効忠。頃年以來，意漸深刻，雖開三面之網，（見規諫篇注。）而察見川中之魚，取捨在於愛憎，

輕重由乎喜怒。愛之者罪雖重而強為之辭，（強，上聲。）惡之者過雖小而深探其意。（惡，烏去聲，後同。探，平聲。）法無定科，任情以輕重；人有執論，疑之以阿偽。故受罰者無所控告，當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窮其口，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又五品已上有犯，悉令（令，平聲。）曹司聞奏。本欲察其情狀，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節，或重其罪，使人攻擊，惟恨不深。事無重條，求之法外所加，十有六七。故頃年犯者懼上聞，得付法司，以為多幸。告訐無已，窮理不息，君私於上，吏姦於下，求細過而忘大體，行一罰而起眾姦，此乃背公平之道，（背，音佩。）乖泣辜之意，

（見封事篇注。）欲其人和訟息，不可得也。故體論云：夫淫泆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罰之，雖過乎當，（當，去聲。）百姓不以我為暴者，公也。怨曠飢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之法，我從而寬宥之，百姓不以我為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輕而勸善，刑省而禁姦。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聖人之於法也，公矣，然猶懼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務也。後之理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先為之意，及其訊之，則驅而致之意，謂之

能不探獄之所由（探，平聲）生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為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而陷之。欲望道化之隆，亦難矣。凡聽訟吏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輕重之序，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疑則與衆共之，疑則從輕者，所以重之也。故舜命咎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出虞書）又復加之以三訊。（周禮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衆所善，然後斷之。是以為法參之人情。故傳曰：（傳，去聲）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為情也者，取貨者也，立愛憎者也，右親戚者也，陷怨讎者也。（讎，平聲）何世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有司以此情疑之羣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通相疑也。欲其盡忠立節，難矣。凡理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主，不敢訊，不旁求，不貴多端以見聰明。故律正其舉劾之法，參伍其辭，所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任明聽之耳，不使獄吏鍛鍊飾理成辭於手。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析言以破律，任案以成法，執左道以必加也。又淮南子（漢淮南王安著書，曰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十仞，金鐵在焉，則形見於外。（見，音現）非不深且清，而魚鱉莫之歸也。故為者以苛為察，以功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訐多為功，譬猶廣革，大則大矣，裂之道也。夫賞宜從重，罰宜從輕，君居其厚，百王通制。刑之輕重，恩之厚薄，見思與見疾，其可同日言哉。且法，國之權衡也，時之準繩也。權衡所以定輕重，準繩所以正曲直，今作法貴其寬平，罪人欲其嚴酷，喜怒肆志，高下在心，是則捨準繩以正曲直，棄權衡而定輕重者也。不亦惑哉。諸葛孔明，小國之相，（相，去聲）猶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為，去聲）況萬乘之主，（天子畿內之地方千里，出車萬乘，故曰萬乘之主。）當可封之日，（唐虞之世，比屋可封。）而任心棄法，取怨於人乎。又時有小事，不欲人聞，則暴作威怒，以弭謗議。若所為是也，聞於外其何傷。若所為非也，雖掩之何益。故諺曰：欲人不知，莫若不為；欲人不聞，莫若勿言。為之而欲人不知，言之而欲人不聞，此猶捕雀而掩目，盜鐘而掩耳者，秖以取誚，將何益乎。臣又聞之，無常亂之國，無不可理之民者，夫君之善惡由乎化之薄厚。故禹湯以之理，桀紂以之亂；文武以之安，幽厲以之危。是以古之哲王，盡己而不以尤人，求身而不以責下。故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左傳臧文仲告魯君之辭）為之無已，深乖惻隱

之情實啓姦邪之路。溫舒恨於曩日。（溫舒前漢人合當上書言獄吏之害）臣亦欲惜不用。非所不聞也。臣聞堯有敢諫之鼓（通曆曰。堯定四岳置諫鼓）舜有誹謗之木。（淮南子曰。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史（淮南子曰。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太公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武王聞之。退而為戒。乃書於几鑑盂盤為銘。出大戴禮）此則聽之於無形。求之於未有。虛心以待下。庶下情之達上。上下無私。君臣合德者也。魏武帝云。有德之君。樂聞逆耳之言。犯顏之諍。（樂音洛）親忠臣厚諫士。斥讒慝遠佞人者（遠去聲。後同）誠欲全身保國。遠避滅亡者也。凡百君子。膺期統運。縱未能上下無私。君臣合德。可不全身保國。遠避滅亡乎。然自古聖哲之君。功成事立。未有不資同心。予違汝弼者也。昔在貞觀之初。側身勵行。謙以受物。蓋聞善必改。時有小過。引納忠規。每聽直言。喜形顏色。故凡在忠烈。咸竭其辭。自頃年海內無虞。遠夷懾服。志意盈滿。事異厥初。高談疾邪。而喜聞順旨之說。空論忠讜。而不悅逆耳之言。私嬖之徑漸開。至公之道日塞。往來行路。咸知之矣。邦之興衰。實由斯道。為人上者。可不勉乎。臣數年以來。每奉明旨。深懼群臣莫肯盡言。臣切思之。自比來（比音毗）人或上書。事有得失。惟見述其所短。未有稱其所長。又

天居自高。龍鱗難犯。在於造次。（造七到切）不敢盡言。時有所陳。不能盡意。更思重竭。（重平聲）其道無因。且所言當理。（當去聲）未必加於寵秩。意或乖忤。將有恥辱隨之。莫能盡節。實由於此。雖左右近侍。朝夕階墀。事或犯顏。咸懷顧望。況疎遠不接。將何以極其忠款哉。又時或宣言云。臣下見事。秪可來道。何因所言。即望我用。此乃拒諫之辭。誠非納忠之意。何以言之。犯主嚴顏。獻可替否。所以成主之美。匡主之過。若主聽則惑。事有不行。使其盡忠讜之言。竭股肱之力。猶恐臨時恐懼。莫肯效其誠款。若如明詔所道。便是許其面從。而又責其盡言。進退將何所據。欲必使乎致諫。在乎好之而已。（好去聲。後同）故齊桓好服紫。而合境無異色。楚王好細腰。而後宮多餓死。（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之意）夫以耳目之玩。人猶死而不違。況聖明之君。求忠正之士。千里斯應。信不為難。若徒有其言。而內無其實。欲其必至。不可得也。太宗手詔曰。省前後諷諭。（省悉井切）皆切至之意。固所望於卿也。朕昔在衡門。尚惟童幼。未漸師保之訓。（漸音尖）罕聞先達之言。值隋主分崩。萬邦塗炭。惵惵黔黎。（惵音牒）庇身無所。朕自二九之年。有懷拯溺。發憤投袂。便提干戈。蒙犯霜露。東西征伐。日不暇給。居無寧

歲降蒼旻之靈，稟廟堂之略。義旗所指，觸向平夷。弱水流沙，（弱水今屬甘肅）並通輶軒之使。（使，去聲。輶，輕車也。）被髮左衽，（四夷之人也。）皆為衣冠之域。正朔所班，無遠不屆。及恭承寶曆，寅奉帝圖，垂拱無為，氛埃靖息，於茲十有餘年。斯蓋股肱罄帷幄之謀，爪牙竭熊羆之力，協德同心，以致於此。自惟寡薄，厚享斯休，每以撫大神器，憂深責重，常懼萬機多曠，四聰不達，戰戰兢兢，坐以待旦。詢于公卿，以至隸皁，推以赤心，庶幾明賴，一動以鍾石，淳風至德，永傳於竹帛，克播鴻名，常為稱首。朕以虛薄，多慚往代，若不任舟楫，豈得濟彼巨川，不藉鹽梅，安

得調夫五味。（商書高宗命傅說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又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賜絹三百匹。

愚按：春秋之世，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多篡弒。夫所貴乎聖賢者，以其見禮知政，而前知於未然之先也。善乎魏徵之言曰：閹宦雖微，為患特深。今日之明，必無此慮，為子孫計，不可不杜絕其源。後唐之中葉竟以宦者而亂，及其末世，遂以宦官者而亡。徵之明見，雖周公季子，何遠之有哉。太宗斯時，正當著之為令，俾後之子孫世世無得使宦官者與政，可也。乃不過倖其充使，是待一時之計耳，豈貽厥孫謀者耶。徵既言閹宦之禍，復上疏數千言，極陳當時之失。史稱徵諫諍二百餘篇，其見於世者，則此其最詳者也。太宗答詔丁寧，寵賜優渥，君臣相與之際，何其盛哉。

誠信第十七 凡四章

貞觀初，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去，上聲）太宗謂曰：朕之所任，皆以為賢，卿知佞者誰耶？對曰：臣居草澤，不的知佞者，請陛下佯怒以試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進諫，則是正人；順情阿旨，則是佞人。太宗謂封德彝曰：流水清濁，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猶水，君自為詐，欲臣下行直，是猶源濁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帝多詭詐，深鄙其為人，如此，豈可堪為教令？謂上書人曰：朕欲使大信行於天下，不欲以詐道訓俗，卿言雖善，朕所不取也。

范氏祖禹曰：太宗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身，而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智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莅之，虛己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惟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頗；我以其真，彼以其偽，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而必行詐以誠之哉。一為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是故鑑之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已。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況不誠而能動物乎？夫為君而使左右前後之人皆莫測其所為，雖欲不然，不可待也。苟能御以至誠，則忠直者進而不愧，邪者無自入矣。

愚按：昔夫子答顏淵為邦之問，終之曰遠佞人。佞人殆甚矣，佞人之足以覆家國也，為之寒心。一陶曰：知人則哲，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蓋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有所偏，則讒邪爾進之。今乘隙而進，濁君心，虛明旁燭無礙，則正邪自不能逃吾水鑑矣。太宗謂君自為詐，欲臣下直，是猶源濁而望水清，故使大信行於天下，不欲以詐，真王言哉。

貞觀十年魏徵上疏曰臣聞為國之基必資於德禮
君之所保惟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
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於君臣父
子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
以忠孔子對定公之辭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子答子
貢之辭文子姓辛名新字計然濮上人師事老子著書十二篇名之曰通玄真經曰同
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
信言無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
令為上則敗德為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之
所不為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

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
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
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昔貞觀之始乃聞善驚歎暨
八九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惡烏去聲後惡
利同雖或勉強有所容強上聲非復曩時之豁如謇諤之
輩稍避龍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辯便平聲謂同心者為
擅權謂忠讜者為誹謗謂之為朋黨雖忠信而可疑
謂之為至公雖矯偽而無咎強直者畏擅權之議忠
讜者慮誹謗之尤正臣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
爭爭讀曰諍熒惑視聽於大道妨政損德其在此乎故孔

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蓋為此也為去聲且君子小
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無苟免
難去聲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唯利之
所在危人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夫音扶今後同
欲將求致理必委之於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於小
人其待君子也則敬而疎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
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是則毀譽在於小人譽平聲
刑罰加於君子實興喪之所在可不慎哉此乃孫卿
所謂使智者謀之與愚者論之使脩潔之士行之與
汙鄙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可得乎哉夫中智之人豈

無小惠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
於傾敗況內懷姦利承顏順旨其為禍患不亦深乎
夫立直木而疑影之不直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得
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得竭忠必在於內外無私
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
信之為道大矣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酒腐
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
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如何而害霸乎管仲曰不能知
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
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中行氏穆伯晉卿也

攻鼓（各城）經年而弗能下。餽間倫（間去聲，後同）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折音舌）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為不取。穆伯曰。間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可以不賞之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之大夫。管仲霸者之良佐。猶能慎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遠去聲）。況乎為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巍至德之盛。將有所間乎。若欲令（平聲）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上烏去聲，下如字，後同）。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絕其私佞。君子自強不息。無為之治。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上聲）。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胤。將何望哉。太宗覽疏歎曰。若不遇公。何由得聞此語。（按史傳。係十一年。是歲大雨。穀水溢。毀官寺十九。漂居人六百家。徵上疏陳事。帝手詔嘉答。於是廢明德宮玄圃院。賜遭水者。疏文比此章尤多。）

唐氏仲友曰。徵論基於德禮。保於誠信。然而道德未蓋厚。仁義未益博。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最中太宗之病。道德仁義禮讓。皆以誠信行之。則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豈至有善始之勤。無克終之美哉。

愚按。天下之理。一而已矣。德者。得此理者也。禮者。履此理者也。而誠信者。實此理者也。魏徵之

諫諍。並舉德禮誠信而言之。其要主於誠信。其間如文子言仲。中行穆伯之言。皆出於誠信。而言之也。夫誠信者。實心也。有德有禮。而以實心行之。則因善始而善終矣。何憂於危亡哉。徵之言。於是乎知本矣。

太宗嘗謂長孫無忌等曰。朕即位之初。有上書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任。不得委任羣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惟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施平聲）。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此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長音掌）。九夷重譯（重平聲）。相望於道。凡此等事。皆魏徵之力也。朕任用豈不得人。徵拜謝曰。陛下聖德自天。留心政術。實以庸短承受不暇。豈有益於聖明。

愚按。先儒論學問。以變化氣質為先。論克己。以性偏難克為始。夫豈徒學者之事為然哉。大臣正君之道。亦如是而已矣。愚觀太宗。天資英武明敏。不患其不能為。而患其過於為。不患其不能斷。但患其過於斷。嘗貞觀即位之初。或勸其獨運威權。或勸其懾服四夷。此皆太宗之所已能。所謂以水濟水。以火濟火者也。魏徵獨勸以偃武興文。布德施惠。損其有餘。益其不及。茲非變其氣質而克其偏者歟。善矣徵之能正君也。不然。貞觀之治。太宗何以獨歸功於徵哉。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傳稱去食存信（傳去聲，去上聲）。孔子曰。人無信不立（並孔子答子貢之辭）。昔項羽既入咸陽。已制天下。向能力行仁信。誰奪耶（項羽引兵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收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房玄齡對曰。仁義禮智信。謂之五

常廢一不可。能勤行之甚有裨益。殷紂狎侮五常。武王奪之。（周書武王誓師之言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項氏以無信為漢高祖所奪。誠如聖旨。

（愚按。董子曰。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宜修飭也。先儒謂此因武帝何修何飭之問而言。其意雖善。正惜其剖析未明。使武帝知若何而為仁。若何而為善。事修飭之方。又孰先孰後也。可為仲舒惜。今觀太宗。擴誠以去食存信語群臣。而言辭之對。請五常廢一不可。誠是已。僅能一一而明辨之。使太宗知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必嘗反求默識而擴充之。不亦善乎。愚於是復為言辭惜。）

貞觀政要卷第五

貞觀政要卷之六

戈直集論

論儉約十八　論謙讓十九

論仁惻二十　慎所好二十一

慎言語二十二　杜讒邪二十三

論悔過二十四　論奢縱二十五

論貪鄙二十六

儉約第十八（凡八章）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凡有興造。必須貴順物情。昔大禹鑿九山。（禹貢曰。九山川滌。蔡氏注。九州之山也。如冀州則崇岐之類。）通九江。（禹貢曰。九江孔殷。蔡氏注。即今之洞庭也。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故曰九江。漢志所謂九江非是。）用人力極廣。而無怨讟者。物情所欲。而眾所共有故也。秦始皇營建宮室。而人多謗議者。為徇其私欲。（為去聲）不與眾共故也。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遠想秦皇之事。遂不復作也。（復讀毋）古人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周書旅獒之辭）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老子之辭）固知見可欲。其心必亂矣。至如雕鏤器物。（鏤音陋）珠玉服玩。若恣其驕奢。則危亡之期可立待也。自王公已下。第宅車服。婚嫁喪葬。（喪平）準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斷。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簡樸。衣無錦繡。財帛富饒。無飢寒之弊。

貞觀二年，公卿奏曰：依禮，季夏之月，可以居臺榭。禮記。仲夏之月，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宮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之。太宗曰：朕有氣疾，豈宜下濕。若遂來請，糜費良多。昔漢文將起露臺，而惜十家之產。已見數成篇注。朕德不逮于漢帝，而所費過之，豈為人父母之道也。固請至于再三，竟不許。

朱氏黼曰：財用之贏縮，關於侈儉；風俗好尚，本之人主。以儉約為先，則公卿大夫不敢踰制；朝廷以儉約為先，則士庶人不敢越分。尊卑上下，事事物物，皆尚質崇朴，自然家給人足，資財不可勝用矣。苟或反是，則朝廷百官奢侈鬪靡，四方士民歆羨倣傚。天地之生物有限，上下之財力有度，烏能給用贍而吾足哉。漢文帝惜十家之產，而一臺不築，於是成富庶之功。唐太宗監秦人之儆，材用既具，而一殿不為，於是成貞觀之治。儉節於一身者甚微，而功利之及一世者甚大。遏一時之欲者甚微，而培養數百年之基本者甚著。人主其可不審幾。

愚按：太宗可謂知化民之本矣。一殿之建，材木已具，監秦皇之侈，而亟已之。一閣之營，公卿所請，慕漢帝之儉，而竟不許。其所以致貞觀之富庶也，宜哉。

貞觀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崇飾宮宇，遊賞池臺，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勞弊。孔子云：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平聲。後同。論語之辭。勞弊之事，誠不可施於百姓。朕尊為帝王，富有四海，每事由己，誠能自節。若百姓不欲，必能順其情也。魏徵曰：陛下本憐百

姓，每節己以順人。臣聞以欲從人者昌，以人樂己者亡。樂音洛。隋煬帝志在無厭，厭平聲。惟好奢侈。好去聲。後同。所司每有供奉營造，供平聲。小不稱意，稱去聲。則有峻罰嚴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競為無限，遂至滅亡。此非書籍所傳，亦陛下目所親見。為其無道，為去聲。故天命陛下代之。陛下若以為是，今日不啻足矣。啻音翅。若以為不足，更萬倍過此，亦不足。太宗曰：公所奏對甚善。非公朕安得聞此言。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近讀劉聰傳，聰去聲。劉聰字玄明，元海第四子，本新興匈奴。以漢高祖嘗以宗女妻冒頓，故子孫冒劉姓。元海於晉永興中立國，是為前趙。聰殺兄自立。聰將為劉后為去聲。后，太保劉殷之女，為左貴嬪，後立為后。起䳨儀殿。廷尉陳元達廷尉，獄官也。元達，字長宏，後部人。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改姓陳。切諫，聰大怒，命斬之。劉后手疏啓請，辭情甚切，聰怒乃解，而甚愧之。晉載記：劉聰將起殿於後庭，陳元達切諫。聰大怒曰：吾為萬機主，豈問汝鼠子乎。將出斬之。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劉后聞之，密敕停刑。上手疏曰：今宮室已備，宜愛民力。廷尉之言，四海之福也。陛下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如何哉。陛下今興工費，廣為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天下罪妾。妾何以當之。願賜死以塞陛下之過。聰覽之，命引元達謝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更命園曰納賢園，堂曰愧賢堂。人之讀書，欲廣聞見以自益耳。朕見此事，可以為深誡。比者比音鼻。欲造一殿，仍構重閣，重平聲。今於藍田縣名。今仍舊屬京兆路。採木並已備具，遂想聰事，斯作

遂止。（愚按，隋煬帝窮土木之工，極宮室之麗，遂有甚於紂之傾宮鹿臺，卒致家國不保。然亦隋文帝有以啓之也。文帝興王之君也，天下既平，而仁壽之役，民不勝困。是以後嗣效之，殆有甚焉。太宗取孤隋殘弊之天下，所宜休息。事而營造之事，或納人言而止，或鑒前古而止，其過隋文遠矣。觀其言曰，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勞弊。以聖人之所謂恕而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心，君人者而味斯言也，豈惟崇飾宮宇池臺為無益，樂聲色也，求神仙也，闢土地也，事畋獵也，肆遊觀也。凡非百姓之所欲者，一以恕之，一言行之，祈天永命之道也。魏徵之諫其君曰：陛下若以為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為不足，更萬倍過此亦不足。此言尤為君人之格言也。或曰：太宗之言固善矣，飛山、翠微、玉華之作何居？蓋飛山之作，既有魏徵之諫，而翠微、玉華以有疾避暑而即其舊以修之，未可以是而求其備也。）

貞觀十一年，詔曰：朕聞死者終也，欲物之反真也。葬者藏也，欲令人之不得見也。（令平聲）上古垂風，未聞於封樹，後世貽則，乃備於棺槨。（易大傳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譏僭侈者，非愛其厚費，美儉薄者，實貴其無危。是以唐堯聖帝也，穀林有通樹之說。（呂氏春秋，堯葬穀林，通樹之。）秦穆明君也，橐泉無丘隴之處。（秦穆公名任好。史記注：穆公葬雍州橐泉宮祈年觀下。）仲尼孝子也，防墓不墳。（孔子合葬親於防，曰：吾聞古也墓而不墳。）延陵慈父也，嬴博可隱。（吳延陵季子名札，適齊而還。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斯皆懷無窮之慮，成獨決之明，乃便體於九泉，非徇名於百代也。洎乎闔閭違禮，珠玉為鳧鴈。（闔閭，吳王名。葬虎丘山下，發士十萬人治葬，穿土為川，積壤為丘，銅棺三重，澒池六尺，以黃金珠玉為鳧鴈。）始皇無度，水銀為江海。（秦始皇葬於驪山，起徒數十萬，曠日十年，合采金石，拔以珠至，水銀為江海，人膏為燈燭。）季孫擅魯，斂以璵璠。斂（璵音與，璠音煩。季孫，魯大夫季平子也。左傳定公五年，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桓魋專宋，葬以石槨。（魋音頹。桓魋，宋向戌之孫，為司馬。禮記：子游曰：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莫不因多藏以速禍，由有利而招辱。玄廬既發，致焚如於夜臺。（玄廬、夜臺，墓之別名也。）黃腸再開，同暴骸於中野。（廣子商薨，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黃腸。注云：器指也。以朱飾之，以銀鏤之，以柏木黃心為槨，曰黃腸也。）詳思厥事，豈不悲哉！由此

觀之，奢侈者可以為戒，節儉者可以為師矣。朕居四海之尊，承百王之弊，未明思化，中宵戰惕。雖送往之典，詳諸儀制，失禮之禁，著在刑書，而勳戚之家多流遁於習俗，閭閻之內，或侈靡而傷風，以厚葬為奉終，以高墳為行孝，遂使衣衾棺槨，極雕刻之華，靈輀冥器，窮金玉之飾。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貧者破資產而不逮，徒傷教義，無益泉壤，為害既深，宜為懲革。（宜為之為，去聲。）其王公已下，爰及黎庶，自今已後，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縣官明加檢察，隨狀科罪。在京五品已上及勳戚家，仍錄奏聞。（舊本此章在慎終篇，今附入此。）

愚按。漢文帝嘗曰。以北山為槨。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對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也。異時太帝之遺詔曰。厚葬以破業。吾甚不取。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斯言也。其有感於釋之之言乎。唐太宗初作獻陵。務存隆厚。猶文帝初年之意也。虞世南諫而不能止。十一年之詔。豈非世南之言啓之歟。愚嘗合二君之詔觀之。則文帝之詔。專為己之一身而已。太宗之意。則欲使天下之人同為儉約之歸。以免於暴發之禍。此又文帝之所未及也。

岑文本為中書令。宅卑濕。無帷帳之飾。有勸其營產業者。文本歎曰。吾本漢南一布衣耳。竟無汗馬之勞。徒以文學致位中書令。斯亦極矣。荷俸祿之重。荷去聲 為懼已多。更得言產業乎。言者歎息而退。舊本自此丁四章至在儉約篇今附入于此

戶部尚書戴冑卒。子書又 太宗以其居宅弊陋。祭享無所。令有司特為之造廟。令平聲 為去聲 溫彥博為尚書右僕射。家貧無正寢。及薨。公侯死曰薨 殯於旁室。太宗聞而嗟嘆。遽命所司為造。為去聲 當厚加賻贈。

愚按。儉約者。人之所難能也。何曾之先見而日食萬錢。謝安之相業而不忘聲色。儉約豈可易能哉。雖然有其道矣。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士之仕於人之國者。唯不忘其貧賤之時。則自無侈靡之失矣。岑文本身為中書令。而能不忘其為漢南布衣時。此所以能不營產業。而為唐名輔歟。

魏徵宅內先無正堂。及遇疾。太宗時欲造小殿。而輟其材為徵營構。五日而就。遣中使齎去聲 素褥布被而賜之。以遂其所尚。此章重出任賢篇

愚按。奢侈者。常情之所同樂。儉約者。中人之所不堪。自非為人君者。於奢儉之際。有以抑此揚儉。則為人臣者。何憚而去其所同樂。雖其所不堪乎。戴冑居宅弊濕。太宗為之造廟。溫彥博死殯旁室。太宗為之造正寢。魏徵宅無正堂。太宗輟其材而營之。三臣之儉德行於下。太宗之褒賞加於上。天下之上。其有不聞風興起者哉。

謙讓第十九 凡三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人言作天子則得自尊崇。無所畏懼。朕則以為正合自守謙恭。常懷畏懼。昔舜誡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

莫與汝爭功。虞書大禹謨之辭 又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惡好並去聲易謙卦彖辭 凡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謙恭者。在身儻有不是之事。誰肯犯顏諫奏。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懼群臣。天高聽卑。何得不畏。群公卿士皆見瞻仰。何得不懼。以此思之。但知常謙常懼。猶恐不稱天心及百姓意也。稱去聲 魏徵曰。古人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鮮上聲詩大雅蕩篇之辭 願陛下守此常謙常懼之道。日慎一日。則宗社永固。無傾覆矣。唐虞所以太平。實用此法。

呂氏祖謙曰。無逸之書。稱商三宗之享國。而同公斷之以一言曰。畏而已。蓋惟天子之尊崇。以無所

畏之心而自恃則治易忘亂安易忘危危亂而不自知者惟能以有畏為心則上焉天心享之下焉臣民歸之。如是而不安者未之有也。太宗貞觀之治所以致之者固有其尊而大要莫先於此。

愚按書史臣贊堯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贊舜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夫堯舜五帝之盛帝也聖德輝光在謙讓而已易之謙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天道而非下濟則亢者何自而見其光明哉。太宗謂天子不當自尊崇正合謙恭此帝王之盛德也。微徼於此時不將順其美而賡詩之辭不有初鮮克有終望其君謂常謙冲惕日慎一日喜慶所以太平實用此法是固有以知太宗之心矣蓋以堯舜之所以謙讓終始如一者一時之言也後之人君志於帝王之道者勉之哉。

貞觀三年。太宗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云。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論語曾子之言

穎達對曰。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己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己之才藝雖多。猶病以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雖有。其狀若無。己之雖實。其容若虛。非惟匹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音扶帝王內蘊神明。外須玄默。使深不可知。故易稱以蒙養正。易蒙卦彖辭曰蒙以養正以明夷莅眾。莅音利易象傳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曰。易云。勞謙君子有終吉。易謙卦九三爻辭誠如卿言。詔賜物二百段。

胡氏寅曰。太宗之問欲其不必如是蓋其為人已有善惟恐人之不知故於不矜不伐未能有行焉孔穎達所對亦足以箴之矣雖然吾友從事於斯之意則未易曉也夫既能矣不自以為能可也而又問於不能既多矣不自以為多可也而又問於若彼不能與少者將何益我不幾於偽以下人者乎是不然惟善學者志不倦心不盈一善之不聞一義之不知歉然如飢食之不飽也此何所為而然哉故曰學然後知不足夫聖如孔子猶曰我好古敏以求之我學不厭誠以道無盡理無極而事無方。太宗知之庶乎少進矣。

唐氏仲友曰。太宗之失正在矜伐穎達之對蓋其素有太宗懷得此道雖帝王可及也惜其資稀撫勉強之力故時有用賢納諫之善亦蹈飾非拒諫之悔也。

愚按論語載曾子之言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蓋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學者之所難能也故朱子集註以為吾友謂顏淵也太宗以天下之君舉此為

問而孔穎達因而發明之以聖門為學之方勉達於帝王之德蓋以太宗英明之資雄傑之才易致於驕矜之失聞穎達之言有勞謙有終之語譽違其善於格君心歟

河間王孝恭。太祖之子也。佐高祖多建圖業。獨存方面功。寬恕退讓。太宗親重之。宗室莫比。武德初。封為趙郡王。累授東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孝恭既討平蕭銑輔公祏。遂領江淮及嶺南北。皆統攝之。專制一方。威名甚著。累遷禮部尚書。孝恭性惟退讓。無驕矜自伐之色。時有特進江夏王道宗。尤以將略馳名。兼好學。將好並去聲敬慕賢士。動修禮讓。太宗並加親待。諸宗室中。惟孝恭道宗莫與為比。一代宗英云。

愚按自古國家之將興也。天必生英傑奇偉之才。於其子弟族屬之間。所以昌大其門戶而光之。啓其運祚也。周之興也。有周公康叔。漢之興也。有朱虛東牟。降及魏晉六朝。蓋莫不然。唐起晉陽。本支尤盛。孝恭之威名。與李靖相埒。道宗之將畧。與李勣齊肩。文能好學習禮。退讓不伐。求之布素之士。有不可多得者。雖未可方之周公之才之美。其亦康叔朱虛之流輩歟。嗚呼盛哉。

仁惻第二十 凡四章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愍。隋氏末年。求採無已。至於離宮別館。非幸御之所。多聚宮人。此皆竭人財力。朕所不取。且灑掃之餘。更何所用。今將出之。任求伉儷。上音抗。敵也。下音麗。耦也。非獨以省費。兼以息人。亦各得遂其情性。於是後宮及掖庭前後所出三千餘人。按通鑑。貞觀二年九月。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往年雖出宮人。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云云。於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

孫氏甫曰。隋煬荒虐。自古無比。強取良家子置後宮者。固無其數。高祖初入關。放離宮之人。今還親屬。此得美事之一節。及受禪。安然有其後宮。欲不棄恣得乎。頼聖子承之。立矯其過。許出三千之衆。使天下擧動歌詠。唐之盛德也。

尹氏起莘曰。按禮天子立后。固有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矣。然未聞千百其數也。昔晉武平吳之後。掖庭殆將萬人。遂殞其軀。而亡其國。今太宗即位。首放宮女三千餘人。可謂盛德之事。遂使後人流之歌詠。不一而足也。

愚按仁哉太宗之心也。此事不見於武德之初。而見於貞觀之初。論者謂聖子承統。行父之所未能行。誠可謂仁已。然司晉陽之管鑰。還犯分於宮闈。此謀臣因以迫之以興師也。有天下之後。安其後宮。猶晉陽之心也。昔漢祖入秦宮室。然無所事。識者知其智不在小。奄有區宇。規摹宏遠矣。非唐祖所及也。太宗其殆庶幾乎。

貞觀二年。關中旱。大饑。太宗謂侍臣曰。水旱不調。皆爲人君失德。爲去聲 朕德之不修。天當責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窮。聞有鬻男女者。鬻音育賣也 朕甚愍焉。乃遣御史大夫杜淹字執禮。如晦叔也。材辯多聞。秦王引爲文學館學士。及即位。召爲御史大夫。徙檢校吏部尚書。所薦引凡四十人。後皆知名。巡檢。出御府金寶贖之。還其父母。

愚按齊宣不忍牛之觳觫而就死地。孟子曰。是心足以王矣。然惜其愛物之心重。愛民之心輕。故其舉斯心加諸彼也。太宗處九重之崇高。撫四海之廣大。而能軫念飢人之子女。出御府金寶以贖之。其愛民之心重矣。夫萬姓至繁也。博施濟衆。聖人猶病。飢人子女。豈能人人獲所哉。然是心也。足以王矣。貞觀之盛。孰謂非此心所致乎。

貞觀七年。襄州都督襄州今爲襄陽。隸河南。張公謹卒。太宗聞而嗟悼。出次發哀。有司奏言。準陰陽書云。日在辰不可哭。注。此亦流俗所忌。太宗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中。安避辰日。遂哭之。按通鑑係六年夏四月。辛卯。襄州都督鄖襄公張公謹卒。明日上出次發哀云云。

唐氏仲友曰。太宗辰日哭張公謹。謂君臣猶父子。義感人心。篤馭之畧高矣。

愚按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非私恩也。蓋公義也。是故衛之柳莊既死。而獻

公祭乎。論者是之。晉之君臣未葬，而晉侯飲樂，膳宰譏之。太宗於張公謹之卒，雖辰日不爲之輟哭。可不謂賢君乎。

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高麗，次定州（今中山府，隸腹裏）。有兵士到者，帝御州城北門樓撫慰之。有從卒一人（從，去聲，後同）病不能進。詔至牀前問其所苦，仍敕州縣醫療之。是以將士（將，去聲，後同）莫不欣然願從。及大軍回次柳城（屬營州，今廢），詔集前後戰亡人骸骨，設太牢致祭（牛羊豕曰太牢），親臨哭之盡哀（臨，去聲）。軍人無不灑泣。兵士觀祭者歸家以言，其父母曰：吾兒之喪，天子哭之，死無所恨。太宗征遼東，攻白巖城（唐置巖州，今廢），右衛大將軍李思摩（頡利族人，諸部納款。思摩獨留高祖，封和順郡王。與秦王結爲兄弟，賜姓李，爲化州都督。既頡利敗，郡爲可汗。思摩遣使謝曰：望世世爲國一犬，守天子北門。如延陀侵逼，願入保長城。太宗詔許之。居三年，不得其衆，入朝從伐遼。）爲流矢所中（去聲），帝親爲吮血（爲，去聲。吮，粗兗切）。將士莫不感勵。

愚按：太宗親征，葬戰亡之骨，吮思摩之瘡，可謂仁恕也已。然遠征異國，臣雖不義，而未至於虐劉邊郡也。若以偏方不當王化，自有大司馬九伐之討，奈何至躬率六師乎。思遠水之無極，慮邑從之匪輕，仁恕一念，油然發生於中，則可以已矣。惻隱之心，何待形於遠事之後乎。

愼所好第二十一（凡四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君猶器也，人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故堯舜率天下以仁，而人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人從之。下之所行，皆從上之所好（去聲，後同）。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華，惟好釋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頻幸同泰寺，親講佛經，百寮皆大冠高履，乘車扈從，終日（乘，平聲。從，去聲，後同）談論苦空（佛教也）。未嘗以軍國典章爲意。及侯景率兵向闕（觀，君管），尚書郎已下，多不解乘馬（解，音蟹），狼狽步走（狼似犬，銳首白頰，高前廣後。狽，狼屬，生子或欠一足、二足，相附而行，離則躓。故猝遽謂之狼狽），死者相繼於道路。武帝及簡文（簡文，名綱，武帝第三子。爲侯景廢之），卒被侯景幽逼而死（卒，倉聿切）。孝元帝（名繹，武帝第七子。起兵討侯景，即帝位）在于江陵（郡名，今中興路，隸荊湖），爲萬紐于謹所圍（承聖三年，元魏遣萬紐于謹將兵五萬入寇，攻江陵），帝猶講老子不輟（元帝好玄談，書於龍光殿講老子。聞魏師至，停講。聞報，帥然復開講），百寮皆戎服以聽。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縶（音贄）。庾信爲（將軍，留於西魏）亦歎其如此。及作哀江南賦，乃云：宰衡以干戈爲兒戲，縉紳以清談爲廟略。此事亦足爲鑒戒。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爲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

胡氏寅曰：太宗不好釋氏，而好堯舜周孔之道，可謂知所去取矣。而以爲如魚有水，鳥有翼，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者，則未知其誠能然乎，抑徒意之云爾也。夫允執厥中者，堯舜之盛也，而始於道心欲不踰矩者，孔子之盛也，而始於志學。志者非讀書記誦之謂，道心之微，又與老釋玄妙之言何以別。乎自此而入，庶乎其知道矣。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知之如是，則能好之矣。未嘗知之而以爲

我好堯舜周孔之道云者安也夫道非有一物可把玩而好之也百姓日用而不能離亦猶鳥之有翼魚之依水不自知耳。

真氏德秀曰：太宗之言，可謂知所擇矣。然終身所行未能無愧者，以其嘗學雖篤，所講者不過前代之得失，而於三聖授受之微旨、六經致治之成法，未之有聞。其所親者雖或一時名儒，而蓋缺小合，亦闕其列，安得有佛時仔肩之益？故名為希慕前聖，而於道實無得焉，其亦可慨也夫。

愚按：太宗知老釋之虛無空寂不適於用，知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不可暫無，斯言也，三代而下君人者所罕聞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者，率性而已。聖人以此道垂訓於天下從世，則謂之教。堯舜之道，此道也；周公孔子之教，以堯舜之道為教也。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不可暫無，其不可須臾離者乎。太宗未足以進此也，而言則然也。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神仙事本是虛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愛好，分好，並去聲。為方士所詐，乃遣童男童女數千人隨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始皇猶海側踟躕以待之，踟躕，言遲回猶豫貌。音還至沙丘而死。始皇東遊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始皇從之。明年復遊海上。復三年，遊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復至海上，莫遇仙藥，不得還，到沙丘崩。沙丘在今順德路鉅鹿縣。漢武帝為求神仙，為，去聲。乃將女嫁道術之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漢武帝元鼎四年，樂成侯登薦方士欒大，上見之，大悅。大言曰：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神仙可致。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迺拜大為五利將軍，賜列侯甲第，童千人，又以衛長公主妻之。後竟坐誣罔腰斬。據此二事，神仙不煩妄求也。」

愚按：漢儒有言：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通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太宗深惡秦皇漢武之失，謂神仙虛妄，空有其名，可謂不惑於神怪、不罔於非類者矣。然晚年深信婆羅門娑婆寐之詐，使之合長生之藥，則又何所見而然耶。

貞觀四年，太宗曰：「隋煬帝性好猜防，好，去聲。專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謂胡牀為交牀，胡瓜為黃瓜，築長城以避胡，終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達殺之。令，去聲。令狐，複姓。行達，其名，時為校尉。又誅戮李金才，名渾，為將軍。有方士言曉圖讖，謂帝曰：當有李氏為天子。渾與宇文述有隙，述因誣搆之，於是盡誅渾族。及諸李殆盡，卒何所益？卒，子聿切。且君天下者，惟須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虛事，不足在懷。」

愚按：桑穀生於朝，而大戊以興；雉升鼎而雊，而殷道復盛。讖緯之書雖有定數，然人君能至誠修德，未有不轉禍為福、改妖為祥者也。太宗謂君天下者惟須正身修德，譏煬帝枉殺李金才等，其說是已。然晚年竟以女武王之讖謠，則及於功臣，則又何耶。

貞觀七年，工部尚書唐制，工部掌山澤屯田工匠之事，尚書其長也。段綸段，姓；綸，名。奏進巧人楊思齊至，太宗令試，令，平聲。綸遣造傀儡戲具。傀，古委切；儡，魯猥切：木偶戲也。世傳運機于起漢祖平城之圍，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閼氏兵，強於二面。陳平訪知閼氏妬忌，造木偶人，運機關，舞埤間。閼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城冒頓必納，遂退軍。後翻為戲具。太宗謂綸曰：「所進巧匠，將供國事，供，平聲。卿令先造此物，是豈百工相戒無作奇巧之意耶？」乃詔削綸階級，並禁斷此戲。此章本在儉約篇，今附于此。

愚按，中庸曰，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朱子釋之曰，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廩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矣。既編奏進工人，首令試造，隨倆，非所謂作奇技淫巧者乎。太宗既削編階級，且令禁斷此戲，可謂知所先矣。

慎言語第二十二 凡三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給事中兼知起居事（唐制，起居郎及舍人，掌天子起居法度。貞觀初，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之，執事）杜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史（春秋左氏傳也）。臣職當兼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累，音類），非止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宗大悅，賜綵百段。

唐氏仲友曰，太宗言不敢多言，意在史筆，正倫之一言，而得將順正救之美，宜乎太宗悅而賜之也。

愚按，易大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甚矣，人君之言也，不可不慎也。一言之善，行之當世，不惟天下蒙其利，後世亦以為則。一言之不善，行之當世，不惟天下受其害，後世亦以為戒。人君之言，可不慎哉。太宗之言，雖意在史，事其關於君過則書甚重也。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談何容易（以鼓切）。凡在衆庶，一言不善，則人記之，成其恥累。況是萬乘之主（乘，去聲），不可出言有所乖失，其所虧損至大，豈同匹夫。我常以此為戒。隋煬帝初幸甘泉宮，泉石稱意（稱，去聲），而怪無螢火，敕云，捉取多少於宮中照夜。所司遽遣數千人採拾，送五百轝於宮側。小事尚爾，況其大乎。魏徵對曰，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虧失，古人以為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實如陛下所戒慎。

愚按，易大傳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乎。蓋能知所以慎言，則知所以慎行矣。行之不慎，尚何能望其慎言。太宗謂言語者君子之樞機，衆庶猶爾，況於萬乘，可謂知所慎言矣。魏徵謂人君有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實如陛下所戒慎，則足以兼慎言慎行之意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每與公卿言及古道，必詰難往復。散騎常侍（散，去聲）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群下未敢對揚。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蔽（蔽，平聲）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是以齊侯讀書，輪扁竊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曰，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古之人與不可傳也。出莊子），漢皇慕古，張孺陳譏（漢張良嘗過下邳，見老父，授之以書曰，孺子可教，故稱良）

曰張良項羽圍漢王於滎陽王與酈食其謀撓楚食其曰昔湯武伐桀紂皆封其後請立六國後王曰善具以告張良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陛下事去矣為陳八不可之說見史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

雖不覺，後必為累。累音類從同須為社稷自愛，為去聲豈為

性好自傷乎。好去聲竊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

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捨，每事

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強辯，

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材，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

累，皎然可知。累音類伏願略茲雄辯，浩然養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簡彼緗圖，緗淺黃也圖書也澹焉怡悅，固萬壽於南

岳，詩曰不騫不崩如南山之壽齊百姓於東戶，則天下幸甚，皇恩

斯畢。太宗手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

比有談論，比音鼻遂至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

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通鑑係十八年上好文學而辯敏群臣言事者多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洎上書云云上飛白答之

張氏九成曰君子以謹言成德而諫直致患知而況廣重之地可不戒哉洎每剛直敢言始以受終以遠過蓋太宗英明剛武以取天下挾振矜之態肆讜論及於群臣而是正之請或不害下或性從詰辯或面折其短才辯自逞氣驕於人矣以忍尺之感生疑在手非剛直之徒難與抗拔而泊遠引聖人不言大辯若訥宋為儒戒所以抵寬厚之德樊遜言之時觀其所陳善有陸賈樂易之性若及其發言不實或不自傷夫以太宗之明竟不深察何知之不實始李有異乎抑疑以之語有以告之竅

也。唐氏仲友曰上執其諫下輸其直此議論之體也以鮮之不才而獨知之然後試可乃已之論則人君之言豈特求勝太宗以智辯自居往復辯詰與最足以害從諫之美消兩言之切中其病孟子所謂拒人於千里之外者也孟詔稍有言之是非之言則太宗自聖之病頗亦辯痒稍有言之不已使太許以踐性改不然其去德豈遠乎哉擬辯論獨泊能出此言不亦賢乎愁捧對洎諫躁懲見太宗以英偉之姿是神機報天辯未見有輕物驕人之失懷非能勉已自勉強從諫則所謂智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由此乎生矣今閒讜言虛懷以改其得為賢君也宜哉

杜讒邪第二十三凡七章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前代讒佞之徒，皆國之

蟊賊也。蟊音矛蟊之害稼者或巧言令色，朋黨比周，比音鼻若暗

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銜冤。故

叢蘭欲茂，秋風敗之；王者欲明，讒人蔽之。此事著於

史籍，不能具道。至如齊隋間讒譖事，耳目所接者，略

與公等言之。斛律明月，斛律光字明月齊朝名將有名譽鄰敵齊朝良將，將去聲所憚威震敵國，周家每歲斫汾河冰，慮齊

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孝徵珽字孝徵為諂相讒殺之讒搆伏

誅，周人始有吞齊之意。高熲隋文帝相有經國大才，為隋

文帝贊成霸業，為去聲知國政者二十餘載，天下

賴以安寧。文帝惟婦言是聽，特令擯斥，令平聲及為煬

帝所殺，刑政由是衰壞。又隋太子勇（文帝太子，名勇，後廢爲庶人。）撫軍監國（監，平聲。）凡二十年，間固亦早有定分（分，去聲。）。楊素（玄感之父，爲隋相。）欺主罔上，賊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滅於天性（朝，音昭。楊素知獨孤后意，盛言太子不才。文帝於是廢太子勇，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之，成其獄。廢勇，立晉王廣爲皇太子，是爲煬帝。）。逆亂之源，自此開矣。隋文既混淆嫡庶，竟禍及其身，社稷尋亦覆敗。古人云：代亂則讒勝。誠非妄言。朕每防微杜漸，用絕讒構之端，猶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覺悟。前史云：猛獸處山林，藜藿爲之不採（處，上聲。）；直臣立朝廷，姦邪爲之寢謀。此實朕所望於群公也。魏徵曰：禮云：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中庸首章之辭。）。詩云：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詩小雅青蠅篇之辭。）。又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惡，烏去聲。）。蓋爲此也。臣嘗觀自古有國有家者，若曲受讒譖，妄害忠良，必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矣。願陛下深慎之。

（愚按：自古讒邪之爲害，人主非有知人之明，不能辨也。太宗援據古今，以責望於其臣，魏徵數述經訓，以啟戒於其君，可謂極君臣之契，讒邪無得而間矣。厥後有毀徵阿黨者，使溫彥博按之。雖是以直徵之枉，而左右之爲讒者竟不聞刪正其罪，固非止讒之道。及徵之卒，乃因杜正倫之黜，復以阿黨疑之。疑情一萌，讒言遂入，謂徵錄諫辭示史官，有責己喜彰君過之意，書遂有停婚仆碑之命，何不察之甚耶。使太宗之日無征遼東之悔，尚得爲明主乎。信夫知人之難也。）

貞觀七年，太宗幸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謁路左，盛飾廨宇，修營樓雉以求媚。又潛飼羊百餘口，魚數千頭，將饋貴戚。太宗知，召而數之曰（數，上聲。）：朕巡省河洛（省，上聲。），經歷數州，凡有所須，皆資官物。卿爲飼羊養魚（爲，去聲。），雕飾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今不可復行（復，音伎。），當識朕心，改舊態也。以元楷在隋邪佞，故太宗發此言以戒之。元楷慙懼，數日不食而卒。

（此章及舊本此章在第八篇，今附入此。）

（愚按：元楷仕隋爲歷陽郡丞，以獻異味，超遷江都郡丞。迹其邪佞，蓋與高德儒之指野鳥爲鸞無異。太宗縱不能誅之，豈可復使爲民之父母乎。是時猶飼羊魚，盛飾廨宇，以事隋者而事唐也。太宗數而責之，是矣。然使能黜其官，致其罪，布告天下，以爲戒，豈不尤偉矣乎。）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太子保傅，古難其選。成王幼小，以周召爲保傅，左右皆賢，足以長仁（長，音掌。），致理太平，稱爲聖主。及秦之胡亥，始皇所愛，趙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篡也，誅功臣，殺親戚，酷烈不已，旋踵亦亡。以此而言，人之善惡，誠由近習。朕弱冠（冠，去聲。）交遊，惟柴紹（紹字嗣昌，臨汾人，以任俠聞。高祖妻以平陽公主。武德初，拜左翊衛大將軍，累從戰伐而有功。）、竇誕等（外戚也。貞觀爲宗正卿，太宗與誕昏謬失對，以光祿大夫罷。），爲人既非三益（論語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及朕居茲寶位，經理天下，雖不

及堯舜之明，庶免乎孫皓、高緯之暴。（孫皓三國吳主，是為烏程侯，降于晉。高緯北齊後主，為周所虜。）以此而言，復不由染何也。魏徵曰：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然上智之人自無所染。陛下受命自天，平定寇亂，救萬民之命，理致升平，豈紹之後能累聖德。（累音類）但經云：放鄭聲，遠佞人。（遠去聲。論語孔子答顏淵問為邦之辭。）近習之間，尤宜深慎。太宗曰：善。（按自識由近習已上，文重出師傳篇。舊本此章在直諫篇，今附入于此。）

愚按，帝堯與共驩同處，而不為共驩之所化。周公與管蔡同處，而不為管蔡之所化。夫上智不移，惟堯與周公為能耳。然堯猶畏孔壬，周公猶懼流言，豈特其資質之美，而謂惡人不能染哉。下此，則善人之芝蘭，惡人之鮑魚，未有不與之俱化者也。惟太宗少與柴寶為友，而不能齊太宗之德，世榮不使焉。以愚觀之，太宗之所以為太宗，以其資質之過人也。其不能進於三代之君者，以柴寶輩為之累也。雖然，太宗少年之事爾。及其君臨天下，雖房杜王魏並居輔相，而封倫宇文之流，亦得廁乎其間，此貞觀之治所以止於如是也。然則太宗之所謂不由於染者，其然。豈其然乎。

尚書左僕射杜如晦奏言：監察御史陳師合（史無傳）上拔士論，謂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知數職，以論臣等。太宗謂戴冑曰：朕以至公理天下，今任玄齡、如晦，非為勳舊，以其有才行也。（為、行並去聲）此人妄事毀謗，止欲離間我君臣。（間去聲）昔蜀後主昏弱，（名禪，先主之子）齊文宣狂悖，然國稱理者，以任諸葛亮、楊遵彥（並見前注）不猜之故也。朕今任如晦等，亦復如法。於是流陳師合于嶺外。（舊本自此已下三章在貪鄙篇，今附入于此。）

孫氏甫曰：人主之任大臣，不可不專，亦不可專否。深知其人，可付闕事，不專任之，何以責成功。豈專任則責重，責重則人必盡其才力也。若知人未善而專任之，苟無成功，則有敗事，又或竊權威福，有難制之患。二者惟在人主審之，不可一失，則事幾難追矣。太宗可謂能審知人之術者也。知房杜之賢，而付以國事，房杜方盡心職事，已著功効。陳師合以平當之見，欲務主意，如晦奏其事，意似不齊，然慮小臣間言，斯害於事。公言之屬，太宗不惑師合之言，房杜尚信任如是，致不盡其才力乎。此所以成太平之治也。然有太宗之明，房杜之賢，則可專任而不容人言。人主知人未至，當審其付任，不可執此為法。說見後章。

貞觀中，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朕聞自古帝王上合天心，以致太平者，皆股肱之力。朕比開直言之路者，（比音鼻）庶知冤屈，欲聞諫諍。所有上封事人，多告訐百官，（訐音結）細無可採。朕歷選前王，但有君疑於臣，則下不能上達，欲求盡忠極慮，何可得哉。而無識之人，務行讒毀，交亂君臣，殊非益國。自今已後，有上書訐人小惡者，當以讒人之罪罪之。

魏徵為秘書監，有告徵謀反者。太宗曰：魏徵昔吾之讎，秖以忠於所事，吾遂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讒構。竟不問徵，遽斬所告者。

范氏祖禹曰。太宗欲聞百言。而惡告訐。不惟聖聽。而又罪之。可謂至明且遠矣。此爲君者爲吾之道。

愚按。上封事者。訐人小惡。而太宗罪之。讒人告魏徵謀反。而太宗斬之。此可謂明也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知數職。斯乃天下之唯論也。如此遽以爲謗論臣等。太宗遽以爲毀諸辭間。至流師合於嶺外。亦可謂寬也已。然則合三事而觀之。太宗得其二而失其一乎。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比來(比音鼻)記我行事善惡。遂良曰。史官之設。君舉必書。善既必書。過亦無隱。太宗曰。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書吾惡。一則鑒前代成敗事。以爲元龜。二則進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則斥棄群小。不聽讒言。吾能守之。終不轉也。

唐氏仲友曰。太宗所言。皆君道。然謂守而不失。亦望史官不書吾惡。則有諱過之意矣。識違之監。不遼而窮兵。用讒識而作。呼於身使。知宇文士及佞。而遊言自辭。謂守而不失。未免自矜也。

愚按。善惡直書。而義自見。此史臣之職也。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此人情之常也。爲人上者。其於其言行之際。知善而力行之。知惡而力改之。在我而已。史臣直筆。善不知也。太宗嘗欲觀史矣。而復問起居所記之行事。是欲史臣遂有以彰其善。有不書者則削而不書也。所行果出於善。知古史臣豈得而揜其善乎。勤行三事。始終爲善道之善。而參揉於起居法之臣。則如之有善之意矣。

悔過第二十四 凡四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曰。爲人大須學問。朕往爲(去聲)群兇未定。東西征討。躬親戎事。不暇讀書。比來(比音鼻)四海安靜。身處殿堂。(處上聲)不能自執書卷。使人讀而聽之。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共在書內。古人云。不學牆面。莅事惟煩。(周書周官之辭)不徒言也。卻思少小時行事。大覺非也。(少去聲)

愚按。夫子於易之益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釋者謂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無過矣。益於人者。無大於是。夫遷善改過。學者之所難。而太宗定天下之亂。處帝王之尊。乃能知讀書之善。而能遷之。知少時之過。而能改之。可謂知爲益之道矣。充是心也。爲益之道。豈有窮際乎。

貞觀中。太子承乾多不修法度。魏王泰。尤以才能爲太宗所重。特詔泰移居武德殿。魏徵上疏諫曰。魏王

既是陛下愛子。須使知定分。(分去聲)常保安全。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居此殿。使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居。時人以爲不可。雖時移事異。猶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寧息。既能以寵爲懼。伏願成人之美。太宗曰。我幾不思量。甚大錯誤。(幾平聲)遂遣泰歸於本第。

愚按。古者世嫡之位既定。而衆子各有定分。觀於周官之衣服膳羞之不會。書必曰惟王及后世子。王及后同也。而世子與焉者。所以示尊隆。絕覬覦也。太宗之時。既知承乾不修法度矣。乃重親王泰之才。固以踰分越制矣。又使居武德以疑。他日兩廢之事。寧非太宗有以啓之也歟。及觀徵之書。覺大錯誤。其非宜爲矣。蓋天下之本者。慎之哉。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人情之至痛者，莫過乎喪親也。故孔子云：三年之喪，（喪平聲，後同。）天下之通喪。（孔子答宰我之辭。）自天子達於庶人也。又曰：何必高宗，（高宗，商君武丁也。）古之人皆然。（孔子答子張之辭。）近代帝王遂行，不遵漢文以日易月之制，（漢文帝行經喪，以日易月。）甚乖於禮典。朕昨見徐幹中論（後漢徐幹撰中論二十篇。）復三年喪篇，義理甚深，恨不早見此書，所行大疏略。（疏平聲。）但知自咎自責，追悔何及。因悲泣久之。

（愚按：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夫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然自漢文短喪，以日易月，歷代因之，恬不知改，天子遂無三年之喪，人紀廢壞，綱常不明，莫甚於此。太宗雖不能盡遵經訓，躬行其禮，而能引咎自責，追悔悲泣，抑亦可以為孝矣。後之人君，所宜遵復古制，以詔後世，俾子孫守之，永永無斁，毋使踵漢文之失，貽太宗之悔，豈不卓冠千古哉。）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夫（音扶）人臣之對帝王，多承意順旨，甘言取容。朕今欲聞己過，卿等皆可直言。散騎常侍劉洎對曰：陛下每與公卿論事，及有上書者，以其不稱旨，（稱去聲。）或面加詰難，（難去聲。）無不慙退，恐非誘進直言之道。太宗曰：朕亦悔有此問難，當即改之。

（此章重出納諫篇直諫類，此為詳。）

書經第二十五　凡二章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陳時政曰：臣歷覩前代，自夏殷周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史記注：周凡三十七主，八百六十七年。）少者猶四五百年。（史記注：從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殷凡三十世，六百二十九年。東西兩漢共二十四帝，凡四百二十四年。見漢書。）皆為（為去聲，後同。）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爾。自魏晉已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三國：蜀二主，四十五年。魏五主，四十五年。吳四主，五十九年。西晉四主，五十三年。南齊七主，二十二年。蕭梁四主，五十六年。陳五主，二十三年。東晉十一主，一百三年。劉宋八王，六十年。元魏十二主，一百一十九年。東魏一主，十七年。西魏三主，二十二年。北齊五主，二十八年。後周五主，二十五年。隋三主，三十七年。）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呼去聲。）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崇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施平聲。）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令平聲，後同。）以持當年而已。且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

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復可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夫人慎夫人也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益州。今仍舊隸四川營造供奉器物。供平聲并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法於理。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少去聲。處上聲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長音掌。更平聲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竊尋往代以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是以殷紂笑夏桀之亡。

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周幽王。名宮涅。厲王。名胡。皆無道之主隋帝大業之初。又笑周齊之失國。然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周齊也。故京房京。姓。房。名。字君明。漢東郡人。治易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戒也。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得粟一斗。而天下怡然。百姓知陛下甚憂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十餘石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為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畜積多少。唯在百姓苦樂。樂音洛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京積布帛。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即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是國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彊斂之。斂去聲竟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已躬為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之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旰居案切。日晚也若以陛下之聖明。誠欲勵精為政。不煩遠求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

初則天下幸甚。太宗曰：近令遣小隨身器物，不意百姓遂有嗟怨，此則朕之過誤。乃命停之。按史傳通鑑，此與論諸王定分、剌史縣令同一疏。

范氏祖禹曰：紂積鉅橋之粟，武王散之。人主不務德，而務聚斂者，民叛而國亡。太宗在位寔久，將外務事■夷，內治宮室，聚財積穀，欲以有為。馬周先事而諫，欲如初年之節儉，可謂明其義而救其弊矣。胡氏寅曰：馬周所言四五事，太宗從其一而已。其要曰：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豈得但持一當年而已。此最太宗之病也。豈特太宗，凡三代已後守天下者皆然，皆不知治蠱先甲後甲之義，前弊未盡革，而後患已生矣。汲黯謂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太宗嬪御不為稀，營造不為少，窮兵黷武以救遼。暨在位十餘年矣，年豐食足，而百姓怨咨，馬周言之，帝未改也。豈非經濟之術已殫，無所可為乎。愚按：馬周此疏以三代帝王取天下保天下之道望之太宗，可謂責難於其君矣。夫禹湯文之武之道，修之於身，推之於家國天下，而後道洽政治，澤潤生民，非可以勉強而為之也。太宗為唐賢君，謂其行事有合於禹湯文武則可，與以為湯文武之道，則未之盡也。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嘗造器物而百姓怨嗟，與皞皞之氣象有間矣。幸而因周之言，即命停罷，其足以保貞觀之盛也。以此。若夫廣施德化，為子孫立萬代之基，此王者必世後仁之事，未能進於是矣。三代之所以長治久安者，其必有道也夫。

貪鄙第二十六 凡六章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人有明珠，莫不貴重。若以彈雀，豈非可惜。況人之性命，甚於明珠。見金錢財帛不懼刑網，徑即受納，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彈雀，何況性命之重，乃以博財物耶。群臣若能備盡忠直，益國利人，則官爵立至。皆不能以此道求榮，遂妄受財物，贓賄既露，其身亦殞，實可為笑。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群小，疏遠忠正。遠去聲有一於此，豈不滅亡。隋煬帝奢侈自賢，身死匹夫之手，亦為可笑。

愚按：周禮天官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必宗之以廉。甚矣貪之足以禍其身也。夫利所以資身，利積而身斃，則利乃所以殞身也，可不戒哉。然自昔戒貪之言多矣。善乎太宗之言曰：明珠，身外之物，尚不可以彈雀，何況性命之重，乃以博財物。此可為有官君子之箴。終之曰：帝王亦然。是不惟有以戒其臣，而亦以自戒也。可不謂賢君乎。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嘗謂貪人不解愛財也。解音蟹。後同。至如內外官五品以上，祿秩優厚，一年所得其數自多。若受人財賄，不過數萬。一朝彰露，祿秩削奪，此豈是解愛財物？規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儀休公儀，複姓。休，名，魯相也。性嗜魚，而不受人魚，其魚長存。且為主貪，必喪其國；為臣貪，必亡其身。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詩大雅桑柔篇之辭。固非謬言也。昔秦惠王即秦惠公，僭稱王，是為惠文王。欲伐蜀，不知其逕，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為牛能便金。便平聲。蜀王使五丁力士拖牛入蜀道，成，秦師隨而伐之，蜀國遂亡。事見蜀記。漢大司農漢制掌錢穀金帛貨幣之職。田延年字子賓，齊諸田之後。漢昭帝時為大司農。贓賄三千萬。

事覺自死。時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積貯炭葦諸藏物。昭帝大行。用度未辦。延年奏言豫收不祥物。冀其疾用以求利。非臣民所當為。請沒入官。奏可。富人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為僦。車直千錢。延年詐增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告其事。將議以延年廢昌邑王時當發大議。當以功覆過。霍光曰往就獄。公議過。延年曰我何面目入牢獄。遂刎死。如此之流。何可勝記。勝平聲 朕今以蜀王為元龜。卿等亦須以延年為覆轍也。

愚按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中庸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蓋分田制祿。所以養其愧恥之分。而厲其忠廉之節也。太宗謂當時五品已上。祿秩自厚。若受財不過數萬。其知所以勸矣。自以蜀王為監。以牛金而亡國。欲臣下以田延年為監。以賄賂而殞身。非特以此戒臣下。且以此律其身。則列于焦賈者。寧不知所儆哉。

貞觀四年。太宗謂公卿曰。朕終日孜孜。非但憂憐百姓。亦欲使卿等長守富貴。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業業。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寧。自身常得驩樂。驩音歡 古人云。賢者多財損其志。愚者多財生其過。此言可為深誡。若徇私貪濁。非止壞公法。損百姓。縱事未發聞。中心豈不常懼。恐懼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豈得苟貪財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孫每懷愧恥耶。卿等宜深思此言。

愚按詩云。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自古聖人。莫不以畏天者。豈謂人君尊無與敵。惟天以鑒之歟。蓋競業祗懼。是乃天心之所存。而堯舜禹湯所傳之大原也。太宗自謂常兢兢業業。以畏天地。又使群臣當如朕畏天地。是真能合乎聖人畏天之學矣。然太宗之所謂天者。蒼蒼之天耳。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而往而非天哉。一息之間斷。非畏天也。一事之作輟。非畏天也。詩曰。文王之德之純。聖人之所以事天者。純而已矣。愚觀太宗之行事。知謹刑矣。而復濫殺。知尚文矣。而復喜武。知任賢矣。而復聽讒。知斷然矣。而復牽愛。甚矣其雜而不純也。此豈是為畏天之實哉。

貞觀六年。右衛將軍陳萬福自九成宮赴京。違法取驛家麩數石。太宗賜其麩。令自負出以恥之。令平聲

愚按大學引孟獻子之言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也。陳萬福違法取驛家麩。非有取於民者。其盜臣之類乎。太宗賜其麩。令自負出以愧其心。而不加罪。可謂寬仁也已。

貞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宣州今為寧國路。饒州今仍為路。並隸江東 諸山大有銀坑。採之極是利益。每歲可得錢數百萬貫。太宗曰。朕貴為天子。是事無所少之。惟須納嘉言。進善事。有益於百姓者。且國家賸得數百萬貫錢。何如得一有才行人。行去聲 不見卿推賢進善之事。又不能按舉不法。震肅權豪。惟道稅鬻銀坑以為利益。昔堯舜抵璧於山林。投珠於淵谷。由是崇名美號。見稱千載。後漢桓靈二帝。後漢桓帝名志。靈帝名宏。好利賤義。好去聲。漢靈帝時。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

萬。卿五百萬。又賁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五百萬。為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將我比桓靈耶。是日勅放令萬紀還第。令平聲

孫氏甫曰。太宗所以能斥言利之臣者。無它。內能節用。外謹制度。絶權倖。抑恩寵。無妄費耳。官中欲修一殿。則想秦皇之過。公卿請營一閣。則念文帝之倹。特脩洛陽殿。則聽張玄素之言而遂止。嫁送長樂。則納魏徵之諫而從薄。宮人罷遣而出者三千。此其謹身節用。天下已陰受其賜矣。而文武官止六百四十三員。府兵止六十萬。又皆散之農畝以自給。天子推務德義。以致治平。薄賦斂。以厚風俗而已。此言利之臣。所以不能合也。

胡氏寅曰。大學之教。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故治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也。自事言之。國家茂捋穀百萬。譬并田須會其饒而取之山澤以亦未有害者。太宗不惟置其利。又且黜其人。而專以進賢利民為急。以抑靈私藏為戒。審所取舍。明示好惡。可為

人君法矣。

愚按。大學曰。治國家。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也。觀太宗卻權萬紀銀坑之奏。真能不以利為利者。蓋當是時。宮室服用。每能撿乃倹德。是宜諄諄訓下。無愧辭也。夫表正而景隨。源清則流清。表未正而求正於景。源未清而求清於流。無是理也。是故欲臣下厲廉。各當自人君之崇倹德始。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鳥棲於林。猶恐其不高。復巢於木末。魚藏於水。猶恐其不深。復究於窟下。然而為人所獲者。皆由貪餌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祿。當須履忠正。蹈公清。則無災害。長守富貴矣。古人云。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為去聲貪冒財利。與夫音扶魚鳥何以異哉。卿等宜思此語。為鑒誡。誡音戒

舊本此章重出鑒戒篇。今按此章喻貪為切。故去彼存此。

愚按太宗訓臣下廉潔之為善。貪利之為害者。懇矣。魚鳥之喻。尤其明白痛切。今人讀之。竦然誠足警勵人之遠志也。可不戒哉。

貞觀政要卷第六

貞觀政要卷第七

崇儒學二十七　論[illegible]十[illegible]

論禮樂二十九

崇儒學第二十七 凡六章

太宗初踐祚，即於正殿之左置弘文館，精選天下文儒，令以本官令平聲兼署學士，給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更平聲以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討論墳典，論平聲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詔勳賢三品已上子孫為弘文學生。舊本此與後三章通為一章。今按崇儒雖同一典故則異。分為三章。又按通鑑。武德九年九月。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並以本官兼學士。云云。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

真氏德秀曰。後世人主之好學者。莫如唐太宗。當戰攻未息之餘。已留情於經術。召名儒學士以講唐之。此三代以下之無有也。既即位。置弘文館於殿之側。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暇。與討古今。論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息。此三代以下之所未有也。故陸贄舉之以告德宗。謂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偃。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後之人君有志於帝王之事業。則貞觀之規模。不可以不復。

愚按。太宗之好學。可謂至矣。其未即位也。廣招瀛洲之賢。其既即位也。大啓弘文之館。討論墳典。商略政事。蓋自三代以下。人君講學之勤。未有或之先也。然書論之。太宗之所講學。豈真先舜禹湯文武孔顏之學也。夫允執厥中。堯之學也。危微精一。舜禹之學也。建中建極。湯武之學也。忠恕一貫。孔門師友之學也。瀛洲諸賢之所講。亦嘗及於此乎。愚不得而知也。弘文諸儒之

所講。亦嘗及於此乎。愚不得而知也。愚獨怪夫君臣問答之際。詔令章疏之間。一事之微。無不稽也。一物之細。無不講也。獨於統宗會元之地。遺無一語及之。是則太宗之學。學其所學。非堯舜禹湯文武孔顏之學也。烏呼。周公沒而百世無善治。孟軻死而千載無真儒。詎不信哉。

貞觀二年，詔停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稽式舊典，以仲尼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兩邊俎豆干戚之容，始備于茲矣。是歲大收天下儒士，賜帛給傳，傳去聲。驛傳也。令詣京師，令平聲。後同。擢以不次，布在廊廟者甚眾。學生通一大經已上，咸得署吏。署吏。入仕也。國學增築學舍四百餘間，國子、太學、四門、廣文亦增置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學生，以備眾藝。唐制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律。書。算。凡七學。皆置博士。國子學教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曾孫為生者。太學教五品以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曾孫為生者。廣文館掌領國子學生業進士者。四門館掌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為生。及庶人子為俊士生者。律學書學算學。掌教八品以下及庶人子為俊士生者。又有五經博士。掌以其經教國子。

太宗又數幸國學，數音朔。令祭酒、司業凡會同饗醼。必尊長先以酒祭先。故曰祭酒。長者之稱也。唐制國子監祭酒。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總領諸學。凡釋奠則為初獻。司業。其貳也。博士講論，畢，各賜以束帛。四方儒生負書而至者，蓋以千數。俄而吐蕃及高昌、高麗、新羅等諸夷酋長，酋音囚。亦遣子弟請入于學。於是國學之內，鼓篋升講筵者，篋。方竹器。所以盛書籍者。幾至萬人。幾平聲。儒學之興，古昔未有也。按儒林傳。貞觀十四年。召天下惇師老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廣學舍千二百區。益生員

至三千二百。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經。能通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雲集京師。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群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篋升堂者。凡八千餘人。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

范氏祖禹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士所以於家而後升於鄉。升於鄉而後升於國。升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其養之有漸。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賢才不可勝用。由此道也。後世鄉里之學廢。人君能教者。不過聚天下之士而為合於京師。學者衆多。然猶數於一時而已。非有教養之實也。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為盛。其人才之所成就者。亦可指數矣。王子曰。學所以明人倫也。無學則人倫不明。故有國者以為先。如不復三代之制。未知其可也。

愚按韓子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蓋周公而上。得位與時者也。孔子。不得位與時者也。得位與時者。其道見之於事。不得位與時者。其道託之於言。而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大堯舜而王周公去夫子之時遠矣。王道日以熄。苟非得夫子。則堯舜之道何由而明於後世哉。六經之制。如日行天。夫子之功也。先儒周子謂宜乎從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夫罷周公為先聖而立孔子廟堂於國學。以夫子為先聖。實始於太宗。遂為萬代之定制。廟祀徧天下。人知尊夫子之道。即知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矣。太宗聰明英睿之君。真將見也。王封趙於開元。亦太宗有以啟之

貞觀十四年詔曰。梁皇侃。苦旦切。皇姓。侃名。明三禮。為散騎侍郎。一作皇甫侃者非。褚仲都。明周易。周熊安生。字植之。長樂人。為國子博士。沈重。字子厚。通春秋詩書。為五經博士。陳沈文阿。字國衛。通三禮春秋。為五經博士。周弘正。字思行。晉周顗之後。為國子博士。張譏。字直言。武城人。為國子博士。隋何妥。字栖鳳。西城人。為國子祭酒。劉炫。字光伯。河間人。為太學博士。並前代名儒經術可紀。

加以所在學徒多行其講疏。宜加優賞。以勸後生。可訪其子孫見在者。見音。錄姓名奏聞。二十一年詔曰。左丘明。左丘明。見於論語。程子謂古之聞人。唐啖趙氏稱孔子所書左丘明在孔子前。則左氏傳非丘明所為。亦有姓左而不得其名者為此傳也。或問朱子。朱子曰。未可知也。先友鄭著作考姓氏書曰。蓋左丘姓。而名明。傳春秋者。乃左氏耳。然則太宗詔敍祀諸儒。以左丘明為首。而寘於公穀之前者。蓋讀晉以來相傳。以左氏為左丘明也。卜子夏。名商。孔子弟子。以文學稱。序詩。傳易。禮。春秋。公羊高。公羊姓。高名。子夏弟子。傳春秋。穀梁赤。穀梁姓。赤名。子夏弟子。傳春秋。伏勝。濟南人。為秦博士。漢文時。求治尚書者。聞伏生治之。欲召。時年九十餘。詔使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藏於壁中。兵起流亡。獨得二十九篇。教于齊魯之間。高堂生。魯人。前漢為博士。傳儀禮十七篇。傳於世。為漢言禮宗。戴聖。前漢為九江太守。傳禮記三十六篇。傳於世。號小戴記。毛萇。趙人。為漢河間獻王博士。治詩。孔安國。孔子之後。武帝時為博士。至臨淮太守。為古文尚書之宗。劉向。字子政。漢楚元王之後。成帝時為光祿大夫。校五經。鄭衆。後漢為大司農卿。杜子春。後漢河南人。馬融。字季長。扶風人。漢桓帝時為南郡太守。著春秋三傳異同說。盧植。字子幹。後漢為北中郎將。鄭玄。字康成。北海人。後漢為大司農。著易。書。詩。禮。論語。孝經。國語。乾象曆。天文等書。服虔。字子慎。後漢為九江太守。何休。字邵公。後漢為諫議大夫。解春秋公羊傳。孝經。論語等書。王肅。字子雍。三國時為魏太常。蘭陵侯。注孔子家語。王弼。字輔嗣。三國時。為魏尚書郎。注易。杜預。字元凱。晉惠帝時為鎮南大將軍。當陽侯。注春秋左氏傳。范甯。西晉時為豫章太守。注春秋穀梁傳。等二十有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於太學。可並配享尼父廟堂。父。音甫。魯哀公誄孔子之稱。其尊儒重道如此。

唐氏仲友曰。梁陳隋之際。吾道蕪矣。儒於斯時。獨守先王之經。有如劉炫之徒。至於流離饑餓而不倦。其訓詁明。有以資後學之講習。太宗能引擢其子孫以報之。至於左丘明等二十一人。用其書行其道者。則又配享於夫子以褒大之。先儒子孫素引擢之恩。又有得配夫子之祀者。則今之諸儒能不知勉。又足為後世勸。實太宗二舉。豈不美哉。

愚按太宗既以夫子為先聖。立廟堂於國學。數年後優異梁胄。陳隋名儒之子孫。畀其經術學行。未擢聖賢之嗣與。然亦可以風厲天下矣。又後數年。復詔以左丘明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廟。左氏諸儒。專釋經義。考論制度。使後世有所依據。誠足以當此秩祀。是為不刊之典。太宗有是舉。亦前帝王所未及行也。夫儒之近者。思治於子孫。儒之遠者。禮秩於配事。太宗之崇儒重道。顧不實歟。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去聲。後同。)學識為本。諫議大夫王珪曰。人臣若無學業。不能識前言往行。豈堪大任。漢昭帝時(昭帝名弗陵。武帝少子。)有人詐稱衛太子。(名據。武帝太子。衛皇后所生。)聚觀者數萬人。衆皆致惑。雋不疑(雋音吮。姓也。不疑其名。字曼倩。渤海人。時為京兆尹。)斷以蒯聵之事。(蒯。古賈切。蒯聵。春秋時衛靈公世子也。出奔于宋。靈公卒。孫出公輒立。晉又納蒯聵于戚。父子爭國。後十五年。蒯聵入。是為莊公。輒乃出奔。)昭帝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古義者。(漢書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卿識視。皆不敢言。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聵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請。此罪人也。遂詔送獄。帝嘉之。廷尉驗治。竟得姦詐。)此則固非刀筆俗吏所可比擬。上曰。信如卿言。

愚按。貴于有言。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昔漢霍光因夏侯勝之言而重經術之士。昭帝因雋不疑之事。謂公卿大臣當用明於古義者。夫漢之諸儒。要非真儒也。而明效大驗如此。況真知道者哉。太宗謂任人須用德行學識為本。王珪謂人臣若無學業。豈堪大任。其說異矣。此貞觀之治所由致也。然太宗王珪之所謂道者。又果真儒也哉。

貞觀四年。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名籀。其先琅邪人。博學善屬文。隋世、李綱薦之、授安養尉。高祖入關謁見。授朝散大夫。遷中書舍人。詔令一出其手。貞觀中。釐正五經。拜秘書少監。後撰五禮成。進爵為子。)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及功畢。復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集諸儒重加詳議。(重平聲。)時諸儒傳習師說。舛謬已久。皆共非之。異端蠭起。而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本。隨方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太宗稱善者久之。賜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騎常侍。(晉以員外常侍與散騎常侍通直。故號通直。後世因之。)頒其所定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令平聲。)太宗又以文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師古與國子祭酒孔穎達等諸儒。撰定五經疏義。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付國學施行。(舊本五經疏義。另為一章。今合為一章。)

唐氏仲友曰。五經出於煨燼之餘。諸儒習傳。不勝異說。當其並行之初。是非當否之說。特來定也。世傳既久。其後漸成陸之學。稍稍據城。其能盛行於世者。如王弼之易。孔安國之書。毛鄭之詩。鄭氏之三禮。杜預之左氏。何休之公羊。范甯之穀梁。皆卓然頗行於世。而其他不勝異說之數十百家。為之盡廢。然為數子之學者。又各持異見。太宗始命儒為義疏以統一之。豈可謂無益於經哉。然亦崇

其教而已。

遐來也。

又曰。自漢以來。經學分析。傳習不同。重以南北之分。沒溢訛舛。師古家世儒門。乃能通習宗儒文。故註壹正南北之謬。其有益於學者多矣。

愚按。自經籍侵患於秦火之餘。漢儒修補掇拾。而專門名家之學。紛紜轇轕。學者不勝考也。太宗興起斯文。命顏師古考定五經。孔穎達撰定疏義。易主於王弼。書主於安國。詩主於毛鄭。三禮主於康成。杜預之左傳。何休之公羊。范甯之穀梁。皆卓然獨行於世。而其他數十百家盡廢。君之疏義。可謂有功於經矣。然嘗論之。古者易有四氏。焦氏費氏數家。自唐以王弼為正。而衆讀家數之學隳矣。古者書有歐陽氏。大小夏侯氏數家。自唐以安國為正。而古文今文之本亂矣。古者詩書之序。不附於正經。易之十翼。不附於爻象。自唐之疏義出。而經傳雜亂不可復考矣。由此論之。則明六經之道者。疏義也。晦六經之道者。亦疏義也。雖然。名物度數之辨。字義

書稗之儒。竟分據析。使後世有考焉。以明其功之不可誣者也。

太宗嘗謂中書令岑文本曰。夫人雖稟定性。夫音扶必須博學以成其道。亦猶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蜃音腎。大蛤也。海上月明。蓋吐氣如樓閣之狀木性懷火。待燧動而焰發。燧取火之木也。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人性含靈。待學成而為美。是以蘇秦刺股。刺音次。蘇秦。字季子。雒陽人。師鬼谷子。得太公陰符。伏而誦之。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簡練揣摩。至期年而成。後遊說佩六國相印董生垂帷。董生。名仲舒。廣川人。漢景帝時為博士。治春秋。下帷講誦。弟子以次相授。或莫見其面。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學者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對策三篇。擢為江都王相不勤道藝。則其名不立。文本對曰。夫夫音扶人性相近。情則遷移。必須以學飭情以成其性。禮記。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禮學記之辭所以古人勤於學問。謂之懿德。

愚按。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而後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由此論之。蓋者吾性之所本有。非學則無以復之也。猶水者蜃性之所本有。非月則無以成之也。火者木性之所本有。非燧則無以發之也。太宗此論。雖後世醇儒不能遠過。文本斯時盍告之曰。陛下既知性善之具於己。則性無內外之分。不當慎於外而急於內也。性無始終之異。不當慎於始而怠於終也。于以攻其邪心。格其非心。庶乎疾之有瘳矣。顧乃泛引學記之言。無所匡救。道之不明。有君無臣。豈不可歎之甚哉。

文史第二十八 凡四章

貞觀初。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比見比音鼻前後

漢史載錄揚雄甘泉羽獵揚雄。字子雲。成都人。漢成帝時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復上羽獵從。以為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故作羽獵賦以風司馬相如子虛上林司馬複姓。相如名。成都人。著子虛賦。武帝讀而善之。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相如以子虛。虛言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為子虛上林賦。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班固兩都等賦班固。字孟堅。彪之子也。其明帝時為校書郎。續父業。著西漢書。後遷玄武司馬。作西都東都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誡。何假書之史策。其有上書論事。詞理切直。可裨於政理者。朕從與不從。皆須備載。

胡氏寅曰。凡人之心。己以為是。則欲天下皆是。己以為非。則欲天下皆非。太宗於此。其心虛矣。不欲

貞以為是而後人之書。使後有考焉。雖然，初直之書。嫌疑之禁，將以已疾也。如其可服，含而不服而始存其方，豈若毀勉而從之。以致益身之用乎。

愚按：春秋者，禮史之本也。褒善貶惡，進君子，退小人，進中國，退夷狄，一言一字，皆足為後世法。後世之史，表年紀事而已，則雖律之以春秋之法，要使其書足為勸，惡足為戒，可也，無益也矣。何必廁於其間哉。太宗謂漢史載甘泉等賦，文體浮華，無益勸戒，其說是也。至於司馬氏作通鑑，於韓文載文暢序，於柳文載梓人傳，取其有益於世教也。較之前史載進學解等文，相去遠矣。司馬氏之書，其太宗之遺意哉。

貞觀十一年，著作佐郎鄧隆【通鑑作鄧世隆。太宗諱，除世字。】表請編次太宗文章為集。太宗謂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於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

雖有詞藻，終貽後代笑，非所須也。祇如梁武帝父子【武帝及昭明太子統也。】及陳後主【名叔寶，字元秀，高宗長子也。國號陳。多與狎客賦詩，被為隋滅，封長城公】隋煬帝亦大有文集。【知王樹後庭花曲，清代遊西園曲之類】而所為多不法，宗社皆須臾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去聲】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許。【按通鑑係十二年】

愚按：昔史臣贊堯曰：欽明文思。贊舜曰：濬哲文明。未嘗不言文也。夫子之言堯曰：煥乎其有文章。朱子謂文者，德之著乎外者也。其經緯天地者乎。後世帝王於是乎有文集矣。若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之所謂文。文與行乖，何足云也。太宗謂人主惟在德行，何必事文章。此言固為要論。然蘊之為德行，發之為文辭，昭回天章，光被萬物，如帝堯之文章，而何假於文哉。

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比，音鼻。】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却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禮：天子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以記人君言行，【行，去聲。】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幾，平聲。】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黃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令，平聲。】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范氏祖禹曰：人君言行，被於天下，炳若日月，衆皆睹之。其侍史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莫若自修而已矣。何恤乎史官之紀，必自觀之邪。劉洎謂天下皆記之，斯言足以儆其君心，全其臣職矣。

愚按：古者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所以約飭人君之身心，使之無言動之失而已。唐制雖不盡古，而書則稽古，必得其人以舉厥職，則庶乎其有獻也。若遂良之言，可謂能守其職矣。劉洎之言，則兩藏之也。贊矣哉。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癉，音亶。病也。】足為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令，平聲。】帝王親見之？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幾，平聲。】人主不為非法。止應【應，平聲。】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鑒誡，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錄進來。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

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見六月四日事（武德九年六月丁巳。秦王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見公平篇注）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鴆直禁切。毒鳥也。以羽歷飲食即殺人。春秋時魯莊公有三弟。長慶父。次叔牙。次季友。莊公娶孟任。生子般。欲立之。及病。問嗣於叔牙。叔牙曰。慶父可為嗣。公患之。問季友。季友請立般。季友以公命。使人飲叔牙以鴆）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人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侍中魏徵奏曰。臣聞人主位居尊極無所忌憚。惟有國史用為懲惡勸善書不以實後嗣何觀。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辭雅合至公之道

范氏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君相不與焉。故齊太史兄弟三人死於崔杼。而卒不沒其罪。此亂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遷有言。文史星歷近乎卜祝。蓋上於執簡記事。直書其實而已。非知春秋有褒貶賞罰之文也。後之為史者。務褒貶而忘事實。失其職矣。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則善惡庶乎其可信也。又曰。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啟商以叛周。周公為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己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愛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則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若夫建成元吉。豈得罪於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己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

愚按書世能湖之事。先儒論之詳矣。太宗至是乃自比於周公誅管蔡為同類。尤不能逃儒者之議。為文公朱子謂只消以公私斷之。周公全以周家天下為心。太宗則假仁義以濟私欲。斯言盡之矣。嚮使建成有泰伯同讓之心。而太宗得如王季因心之友。則至德在建成。聖德在太宗。可以接跡千古矣。是可為歎息也

禮樂第二十九（凡十二章）

太宗初即位。謂侍臣曰。準禮名終將諱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諱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詩云。克昌厥後。春秋時魯莊公名同。十六年經書。齊侯宋公同盟于幽。唯近代諸帝。妄為節制。特令生避其諱。（令平聲）理非通允宜有改張。因詔曰。依禮二名義不偏諱。尼父達聖。非無前指。近世以來。曲為節制。兩字兼避。廢闕已多。率意而行。有違經語。今宜依據禮典。務從簡約。仰效先哲。垂法將來。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並不須避

愚按。春秋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禮曰。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著在禮經。昭然可法。諱名。所以示事神之意也。降及後世。諱益繁而愈重。有偏有專有嫌。甚至改易聖經之字。遂失其義。甚非古也。太宗始見近代之失。去其繁文。二名不偏諱。允合古義

貞觀二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疏曰。竊見密王元曉等（高祖第二十一子也）俱是懿親。陛下友愛之懷。義高古昔。分以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以副瞻望。比見（比音畀）帝

子拜諸叔，諸叔亦即荅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禮，豈合如此顛倒昭穆。昭穆如字。古者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昭見朱子中庸或問。伏願一垂訓誡，永循彝則。」太宗乃詔元曉等不得荅吳王恪、魏王泰兄弟拜。

唐氏仲友曰：詩書所載，必起宗族。家之未正，其如邦何。正帝子諸叔之名，號豈惟得叔姪之禮，亦以明本支，見尊無二上之義。

愚按：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入學齒胄，所以尚齒也。謂以帝諸子而受諸叔之荅拜，殊失親親之殺，豈禮也哉。季輔之言，太宗之詔，誠為彝則。

貞觀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比音鼻聞京城士庶居父母喪者，喪平聲乃有信巫書之言，辰日不哭，以此辭於吊問，拘忌輟哀，敗俗傷風，極乖人理。宜令平聲州縣教導齊之以禮典。」

愚按：太史公謂陰陽家使人拘而多畏。降及後世，其說愈長，其術愈衍，而拘畏愈甚。今人欲遠絕而不能，然嘗觀傳記，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讖實崇從古以來，書辰只此，又何也。以子卯而不樂，亦猶辰日而不哭也。太宗書以辰日哭限公韙矣。此問足以破時俗之惑，而天下至有辰日而不哭父母者。夫父天母地之恩，撫天呼地之不及，乃以辰日而不哭，此情累何為貴。太宗令州縣教導之以禮典，善矣。然陰陽之說惑斯于今，豈惟辰日不哭而已哉。傷風敗俗，率亂人理者尤多。上之人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庶幾其少改乎。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佛道設教，本行善事，豈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損害風俗，悖

亂禮經，宜即禁斷，仍令平聲致拜於父母。」

愚按：張子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而中處。則天地其大父母也。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則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詩曰：父兮鞠我，母兮育我。則育我鞠我者，一家之父母也。僧道二字，三代無是名也。後世而有其名，有其人矣。獨非上戴下神而居於中者乎。謂稱為天下父母者之民乎。獨非一家父母之子乎。而回出世間矣。上而不拜君王，下而不拜父母，其不在君臨之內，然不出覆育之中，敢毋不知其何心也。若唐昔至於坐受父母之拜，尤為不經之甚。太宗勅之禁斷，仍令致拜父母，允合民彝，誠可為後世之永也。

貞觀六年，太宗謂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曰：「比比音鼻有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好好去聲自矜大，稱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多為貴，論數定約，同於市賈，賈音古甚損風俗，有紊禮經，既輕重失宜，理須改革。」乃詔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

棻音汾。令狐複姓，德棻名也，宜州人，博貫文史。武德初起居舍人，嘗建言論次隋周正史。貞觀三年，詔德棻等撰周隋陳史，書成，遷禮部侍郎。

刊正姓氏，普責天下譜諜，兼據憑史傳，傳去聲剪其浮華，定其真偽，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撰為氏族志。士廉等及進定氏族等第，遂以崔幹為第一等。太宗謂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為其世代衰微，為去聲全無官宦，猶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際，則多索財物，或才識庸下，而偃仰自高，販鬻

松檟音賈依託富貴我不解音蟹人間何爲重之且士大
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稱或道義
清素學藝通博此亦足爲門戶可謂天下士大夫今
崔盧之屬唯矜遠葉衣冠寧比當朝之貴公卿已下
何暇多輸錢物兼與他氣勢向聲背實音佩以得爲
榮我今定氏族者誠欲崇樹今朝冠冕何因崔幹通鑑作崔民幹避太宗諱除民字猶爲第一等秖看卿等不貴我官爵
耶不論數代已前秖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級宜一
量定用爲永則遂以崔幹爲第三等至十二年書成
凡百卷頒天下又詔曰氏族之美實繫於冠冕婚姻

之道莫先於仁義自有魏失御齊氏云亡市朝既遷
風俗陵替燕趙古姓多失衣冠之緒齊韓舊族或乖
禮義之風名不著於州閭身未免於貧賤自號高門
之冑不敦匹嫡之儀問名唯在於竊貲結褵必歸於
富室乃有新官之輩豐財之家慕其祖宗競結婚姻
多納貨賄有如販鬻或自貶家門受辱於姻婭或矜
其舊望行無禮於舅姑積習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
倫實虧名教朕夙夜兢惕憂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
懲革唯此弊風未能盡變自今已後明加告示使識
嫁娶之序務合禮典稱朕意焉新書舊唐通鑑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

五十一家

劉氏仲彥曰古者重氏姓此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别以天辨時辨士辨爲之禮其繁也辨取辨丈氏字之重家少有冠者自秦罷侯封而令氏則族之遺癈自魏有中原而崇尚之姓雖然無辨唐李猶此之辨氏族之書安得不作又出其斷以定高下不辜遺許宰族見后以艾佳書宣是自爲熱路而又納賂論則一某合成故使太宗之美意不得一得可以嘉哉

林氏之所以謂貴賤之在天下猶白黑之不相待初不可以一時之私見而決之也然孟堅作古今人物表止四貴賤上下而分凡善惡之目列爲九等而論錄之遠使後世之議始然而起此無他善惡之在天下自有公論而非一時私見所得而淆之故也太宗之論可謂一當世之失以合夫天下之公論矣然猶以一時之三族之高下而爲後世門戶之貴賤則太宗所見猶未免於拘下流俗之請也我若付之公論使貴者自貴賤者自賤乎

愚按人之賢否不問善惡萬世而不可以家世而家之也以堯舜爲父而有朱均以瞽叟爲父而有舜禹伊尹自耕莘而成湯傳說自版築而起武丁太公自漁釣而爲周太師此豈以家世而求之耶光武自起中原尊爲之姓難無以辨姓遠托始於夏后妃推本於軒轅姓李玄元爲祖之命輸始泠陽爲宗室史失傳譜漂然無據王若善之舊舊書事卿孫其門地興富婿姻無所不至太宗深疾斯恐欲革而正之是矣然猶以一時之品第高下而爲後世門戶之貴賤則滋疑也姑以當時言之當時名臣無過房杜魏徵遺愛與公主爲非杜荷與承乾連謀以其父祖之賢而取之乎以其子孫之叛逆而爲賤之乎然此猶在身世之後也若侯君集與元朝之關兩身爲叛逆許敬宗與李義府四極奸邪又將何以處之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其奈何欲定以一時之私見也哉宜其齟齬而卒終一銷於事也

禮部尚書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珪曰禮

有婦見舅姑之儀。自近代風俗弊薄。公主出降。此禮皆廢。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親執巾。行盥饋之道。盥。平聲。盥。音管。饋。音匱。盥。以盤水沃手也。左傳奉匜沃盥。饋。以食為餉也。易家人。主中饋。言婦人職乎中饋烹飪而已。禮成而退。太宗聞而稱善。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備行此禮。史氏仲友曰。有父子。則有舅姑。漢以來尚主者。以貴勢奪其父。可謂逆人倫。滅天理矣。唐興猶不行婦禮。王珪正之。不亦宜乎。愚按古者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降及後世而以從夫矣。夫人主以一身為人倫之主。居億兆之上。斯則尊無二上也。帝女下降。則婦道也。豈宜以天子之女而壞王者之大倫乎。太宗嘉書王珪言。使公主行婦禮。可謂無愧乎人倫之主也。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古者諸侯入朝。有湯沐之邑。古昔諸侯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蓋朝宿。亦名湯沐。諸侯來京師。主為朝王。故名就宿。從王延狩。主為助祭。必沐。故名湯沐。隨事立名爾。芻禾百車。芻。芟也。禾。稈也。許以供軍馬。待以客禮。晝坐正殿。夜設庭燎。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門內也。思與相見。問其勞苦。又漢家京城亦為去聲。後同。諸郡立邸舍。頃聞考使去聲。後同。即朝集使也。至京者。皆賃房以坐。與商人雜居。纔得容身而已。既待禮之不足。必是人多怨歎。豈肯竭情於共理哉。乃令贊平

就京城閑坊。為諸州考使各造邸第。及成。太宗親幸觀焉。愚按。漢世於京師置諸侯王邸第。諸侯王朝會寓焉。上計吏到京。寓焉。太宗為諸州考使各造邸第。亦合古制。及其成。親幸臨觀。尤見優異之意。孰不竭情於共理哉。

貞觀十三年。禮部尚書王珪奏言。準令三品已上。遇親王於路。不合下馬。今皆違法申敬。有乖朝典。太宗曰。卿輩欲自崇貴。卑我兒子耶。魏徵對曰。漢魏已來親王班皆次三公下。今三品並天子六尚書九卿為王下馬。為。去聲。王所不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行之於今。又乖國憲。理誠不可。帝曰。國家立太子者。擬以為君。人之脩短。不在老幼。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母弟。同母之弟也。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耶。徵又曰。殷人尚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已降。立嫡必長。音掌。所以絕庶孽之窺窬。塞禍亂之源本。為國家者。所宜深慎。太宗遂可王珪之奏。

愚按古漢賈誼治安之書曰。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又曰。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然則臣之所以致敬於其君者。君之所以禮貌於其臣。各盡其道而已。王珪之奏。固然。而未免啓太宗輕我子之說。而太宗之言。亦吉貴貴尊賢之道哉。且當是時。儲位之定久與。太宗至是而有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之答。因一時遠慮之言也。如魏王泰集之妄想事。不兆於此言耶。可不慎哉。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禮官曰。同爨尚有緦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又舅之與姨。親疏相似。而服之有殊。未為得禮。宜集學者詳議。餘有親重而服輕者。亦附奏聞。是月尚書八座與禮官定議曰。臣竊聞之。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別同異。（別。彼列切）明是非者也。非從天下。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者。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者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九族敦睦。由乎親親。以近及遠。親屬有等差。故喪紀有隆殺。（喪。平聲。殺。音賽）隨恩之薄厚。皆稱情以立文。（稱。去聲。後同）原夫（夫音扶）舅之與姨。雖為同氣。推之於母。輕重相懸。何則。舅為母之本宗。姨乃外戚他姓。求之母族。姨不與焉。（與。音預）考之經史。舅誠為重。故周王念齊。是稱舅甥之國。（左傳成公二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曰。夫齊。甥舅之國也。寧不亦淫從其欲。抑豈不可諫誨）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詩秦風渭陽篇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朱子注。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之於咸陽之地也）今在舅服止一時之情。為姨居喪五月。（為。去聲。後同。喪。平聲。後同。五月。小功之服）徇名喪實。逐末棄本。此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實在茲乎。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推。土回切。遠。去聲。後同。禮記篇之辭）禮。繼父同居則為之期。未嘗同

居則不為服。從母之夫。（從。去聲。後同）舅之妻。二人相為服。或曰同爨緦麻。然則繼父且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固知制服雖係於名文。蓋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長。音掌）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契。音挈）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乃愛同骨肉。於其死也。則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諭。若推而遠之為是。（為。如字。後同）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為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稱。如字）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名均。後漢時人。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兄子長。令別居並門。盡推財與之。使得一事其母）顏弘都則竭誠致感。（名含。晉人。嫂樊氏因疾失明。含盡心奉養。嘗須蚺蛇膽。含憂歎累時。有童子持青囊授含。開視乃蛇膽也。藥成。遂病愈）馬援則見之必冠。（馬援字文淵。扶風人。後漢伏波將軍。敬嫂致恭。不冠不入廬見）孔伋則哭之為位。（孔伋。孔子之孫。字子思。禮檀弓篇。曾子曰。子思之哭嫂也為位）此蓋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于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於千載。至理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陛下以為尊卑之敘。雖煥乎已備。喪紀之制。（喪。平聲）或情理未安。爰命秩宗。詳議損益。臣等奉遵明旨。觸類傍

求。採摭群經，討論傳記，（論，平聲。傳，去聲。）或抑或引，兼名兼實。損其有餘，益其不足，使無文之禮咸秩，敦睦之情畢舉，變薄俗於既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談，超百王而獨得者也。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齊讀曰咨。衰七雷切。齊衰，五服之第二等。衰長六尺，博四寸，裳下緝曰齊衰。）請加為齊衰五月。嫡子婦舊服大功，（九月）請加為期。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舊服緦麻，請加與從母同服小功五月。詔從其議。（據。從，如字。）此並魏徵之詞也。

范氏祖禹曰：人莫不有本，自高祖以上推而至於無窮，苟或知之，何可忘其所從來也。既遠矣，則服有時而絶，先王之意，豈以服盡而恝絶乎？而後世不達於禮者，或益之，或損之，出於私意，不足為法也。嫂叔之無服，古之人豈於其嫂獨無恩乎？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至於嫂，不可以為母，無屬乎妻道者也，故推而遠之，以明人倫。如之而無喪，不若不加之為愈。凡喪服從先王之禮，則正矣。

愚按：古之制禮尚矣。書闕之，師曰：凡喪禮制為斬衰功緦之法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以文，是為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義服制一以周公之禮為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第求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制禮之意者也。如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有妻之服，己之妻有娣姒之服，己雖無服，必不華麻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之無服之人也。同爨且服緦麻，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之聲，奚獨於兄嫂弟婦之喪，而恝然待之如行路人乎。古人制禮之意，必有在，而未易以淺識窺也。夫實之無所不壓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古人制禮之意，豈如此。後世意欲加厚於古，而不如古者之制，未嘗薄也。大抵古人所勉者，莫之實也，自盡於己者也；後世所加者，徒之文也，可號於人者也。誠偽之相去為何如。嗚呼，安得起唐之君臣而與語斯義哉。

貞觀十七年十二月癸丑，太宗謂侍臣曰：今日是朕生日。俗間以生日可為喜樂，（樂，音洛。後同。）在朕情翻成感思。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養，（養，去聲。）永不可得。仲由懷負米之恨。（家語：子路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於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良有以也。況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上音渠，病苦也。詩蓼莪篇之辭。）柰何以劬勞之辰，遂為宴樂之事，甚是乖於禮度。因而泣下久之。（通鑑係二十年十二月癸未。）

胡氏寅曰：劬勞之日，父母存，宜稱為壽，固以自慶可也。父母沒，亡於是焉，大為宴樂，有人心者宜乎？此為變矣。天子者，天下之表儀也。太宗念親不宴而泣。去之雖百載，讀其言，猶使人惻然有感而歎。世俗弊之，遂取於百姓，而為人臣報上之忠，必如太宗一掃除之，則人主孝慕之志彰，而臣子諂諛之習熄矣。

愚按：以己之生日而念劬勞，君上之至情也；以君之生日而上朝賀，臣子之至情也。君上教天下以孝，臣子抑天下以忠，兩盡其情可也。

太常少卿（少去聲）祖孝孫（祖姓也孝孫名）奏所定新樂。（初隋用黃鍾一宮惟擊七鍾其五鍾設而不擊謂之啞鍾至是叶律郎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爲十二律命與孝孫共調五鍾叩之而應由是十二律皆用而孝孫又以二十用旋相爲六十聲八十四調惟樂成調然出七聲七聲一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正徵六羽七變宮本宮遞相用唯樂章則隨律定均合以笙磬節以鐘鼓）太宗曰禮樂之作是聖人緣物設教以爲撙節（撙祖本切）治政善惡豈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實由於樂。陳將亡也爲玉樹後庭花（陳後主晝日每飲酒使妃嬪與狎客共賦詩采其艷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爲常由是遂滅）齊將亡也而爲伴侶曲（齊東昏侯時作伴侶曲後爲蕭衍所滅）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實由於樂。太宗曰不然。夫音聲豈能感人（夫音扶）歡者聞之則悅。哀者聽之則悲。悲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聞而則悲耳。何樂聲哀怨能使悅者悲乎。今玉樹伴侶之曲其聲具存。朕能爲公奏之（爲去聲）知公必不悲耳。尚書右丞魏徵進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唐史無此九字）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論語孔子之辭）樂在人和。不由音調（調去聲）太宗然之（按通鑑係貞觀二年祖孝孫以爲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孫等奏新樂上曰云云）

司馬氏光曰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作禮樂焉。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千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苟無其本。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則韶夏濩武之音亦不能有以化一夫。況四海之康濮亂之主。亡國之音。變奏於庭。焉能變一世之衰樂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其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朱氏黼曰樂生於人心。未嘗不與政通也。發於外者雖本於人心之喜怒哀樂。而作於外者亦足以感其心之逆順邪正。世有治亂。故其音有安樂怨怒之別。而其音噍殺嘽緩飄厲直。亦足爲其民之思憂哀樂則敎肅散之政康闇額之音。不覺和易。聽鄭衛之曲。不期而廢事。有固然。是豈經傳所云哉。如太宗所言。則聖人播風易俗之具。防情欲和之理。皆妄誕也。聖人曰禮鼓云豈傳體世拘而志猶末而棄本耳。觀微知太宗之非不誅而反疏。是以明其言不悟。不知樂固亦不知禮義也。愚按古者聖人之作樂也。功成治定。德洽仁浹。家貫和於上。萬民和於下。然後定律本。制器物。主由調音舞節。作爲一代之樂。以養情性。育人才。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如此。是故黎民時雍。韶樂之本也。然非后夔制樂。何以致鳳凰來儀之盛。綏萬邦屢豐年。武樂之本也。然非周公制樂。何以致清廟肅雍之盛。蓋樂本於聖人之德。而樂之成也。又有以輔聖人之德。樂本於天地之和。而樂之成也。又有以召天地之和。先王重其本而未嘗遺其末也。盡其實而未嘗舍其文也。使有其樂而無其德。固無以爲浸教化成風俗之本。使有其德而無其樂。則亦何以爲感神人和上下之具哉。唐之君臣謂樂在人和。亦可謂知樂之本矣。然遂謂治政善惡豈此之由。則是先王制作皆爲虛具文矣。豈不悖哉。嗚呼。自秦滅典籍。樂經錄爲殘缺。今其可

知者有不肯一從之人君又及而求之猶懼其漫或雖考而見掌為難用之其手司馬氏識其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誣不信哉

貞觀七年，太常卿蕭瑀奏言：今破陳樂舞。陳音陣。破陳樂即七德舞也。太宗為秦王時，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破陳樂曲。樂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為四陣，象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鵝鸛。觀者莫不扼腕踴躍。元日冬至朝會慶賀常奏。後舞人改用進賢冠，虎文袴，螣蛇帶，烏皮靴，二人執旌居前。更號神功破陳樂。七德者，取左傳武有七德名之也。所以示其發揚蹈厲之容也。天下之所共傳。然美盛德之形容，尚有所未盡。前後之所破劉武周，武周為邑人，隋世為鷹揚校尉。義寧初，殺馬邑郡守，起兵附于突厥。突厥立武周為定揚可汗。將兵攻原。後太宗敗之于并州。奔突厥，為突厥所殺。薛舉，蘭州人。隋末起兵，自號西秦霸王。建元。後稱帝號于蘭州。太宗擊敗于高墌城。舉死。子仁杲代立。秦王率諸將討之，以仁杲及其黨歸京師，斬之。竇建德、王世充等，臣願圖其形狀，以寫戰勝攻取之容。太宗曰：朕當四方未定，因為天下為，去聲。後戒為同。救焚拯溺，故不獲已，乃行戰伐之事，戰一作代。所以人間遂有此舞，國家因茲亦制其曲。然雅樂之容，止得陳其梗槩，若委曲寫之，則其狀易識。易，以豉切。朕以見在將相，見，音現。將相，去聲。多有曾經受彼驅使者，曾，音層。既經為一日君臣，今若重見其被擒獲之勢，重，平聲。必當有所不忍，我為此等，所以不為也。蕭瑀謝曰：此事非臣思慮所及。按史志，太宗令魏徵與李百藥等更製破陳樂，曰七德舞。舞初成，觀者皆踴躍，諸將上壽，群臣皆稱萬歲，蠻夷在庭者請相率以舞。自是朝會慶賀，與九功舞同奏。

愚按：古之樂，莫善於韶舞。韶舞尚矣，今不可得而知矣。夫子之論武舞，有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其發揚蹈厲之亦追述事功之節，不過以象其克伐封建制當之事而已。間未聞圖畫亡國之容而陳之也。唐七德之舞，被甲執戟，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鵝鸛之陣。雖不能上法三代，蓋亦庶幾武舞之遺意矣。蕭瑀以為未盡，請圖畫劉武周等形狀以識之。夫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瑀何所據而為耶？太宗謂今日將相有曾為其臣者，觀之有所不忍。此特言當時之情耳。要之，瑀之論，非特不從，果當時。蓋亦無稽於往古也。

貞觀政要卷第七

貞觀政要卷第八　　戈直集論

論務農三十　　論刑法三十一

論赦令三十二　　論貢賦三十三

辯興亡三十四

務農第三十凡四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夫音扶。下同。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王珪曰。昔秦皇漢武。外則窮極兵戈。內則崇侈宮室。人力既竭。禍難遂興。難去聲。彼豈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轍。殷鑒不遠。陛下親承其弊。知所以易之。易如字。然在初則易。以豉切。終之實難。伏願慎終如始。方盡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寧國。惟在於君。君無為則人樂。樂音洛。君多欲則人苦。朕所以抑情損欲。剋己自勵耳。

愚按。太宗之言曰。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人不失時以人君簡靜為本。竊嘗因其言而推之。蓋之關遂乎邇萬邦咸寧之本也。為之克儉于家。用而豐弊數之本也。治之不遑暇也。表正萬邦之本也。文王之不敢盤于遊田。懷保小民之本也。自古興王之君未有不簡靜寡欲者也。自古亡國之君未有不窮奢極欲者也。至哉太宗之言乎。其可謂知本者矣。雖然。言之非艱。行之為難。太宗既以隋之業侈宮室為鑒矣。而後有飛山翠微之作。既以隋之窮兵黷武為鑒矣。而復有高麗西域之師。親徵曰事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王珪曰。在初則易。終之實難。然則何非二臣之言。又豈徒始於諫言也哉。

貞觀二年。京師旱。蝗蟲大起。太宗入苑視禾。見蝗蟲。掇數枚而呪曰。人以穀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蝕我心。無害百姓。將吞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復為災。

林氏之奇曰。夫天災可以至誠感。不可以人力勝。太宗掇蝗而吞之。不為民受其災。其害自息。明皇遣使捕之。欲以人力勝天。而其災愈甚。天人之際。豈不甚明矣哉。

愚按。昔成湯禱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身代犧牲。是不自有其身矣。夫千金之子。猶知愛其身。人君以一身當九五之尊位。崇高莫大焉。此身為何如也。惟能知吾之一身。德萬蒼生之身也。則凡吾赤子之痒疴疾痛。舉切其身矣。太宗念蝗之為民害。欲而吞之。曰。寧食吾肺腸。與為之身代犧牲。皆不自有其身者也。其感天心也宜矣。吳王嘉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此之謂也。

貞觀五年。有司上書言。皇太子將行冠禮。冠去聲。宜用二月為吉。請追兵以備儀注。太宗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令改用十月。令平聲。太子少保蕭瑀奏言。準陰陽家。用二月為勝。太宗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理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

忌農時甚要，不可蹔失。（愚按：夫子曰：使民以時。釋者曰：時謂農隙無事之時。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夫朝廷之上，宮掖之間，行儲君首服之禮，固未至於使民而奪其時也。而以追兵備儀妨農而止。此太宗之心，一念在民而不敢少弛也。推是心於天下，天下其有不務本者乎。）

貞觀十六年，太宗以天下粟價率計斗直五錢，其尤賤處計斗直三錢，因謂侍臣曰：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既屬豐稔若斯，朕為億兆人父母，唯欲躬務儉約，必不輒為奢侈。朕常欲賜天下之人，皆使富貴。今省徭賦，不奪其時，

使比屋之人（比，音鼻。）恣其耕稼，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鄉閭之間，少敬長（少，去聲。長，音掌。），妻敬夫，此則貴矣。但令天下皆然（令，平聲。），朕不聽管絃，不從畋獵，樂在其中矣。（樂，音洛。）

（愚按：論語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釋者曰：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而孟子之告梁惠王，亦曰：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此皆三代盛時，所以王天下之要道也。太宗謂朕欲賜天下人皆富貴者，薄賦斂，不奪其時，為其耕稼。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鄉閭之間，咸知敬順，此則貴矣。斯言也，與孔孟之言同一揆也。雖三代之治，何以越此。然貞觀之時，亦云庶且富矣。周書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之，亦云至矣。朱子則曰：謂其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太宗其能然乎。愚謂太宗之言，仁言也。貞觀之政，善政也。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使太宗知此而力行之，則所謂樂在其中者，又當何如哉。）

刑法第三十一（凡九章。）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古人云：鬻棺者欲歲之疫，非疾於人，利於棺售故耳。（售，音受。賣也。）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課。今作何法，得使平允？諫議大夫王珪進曰：但選公直良善人，斷獄允當者（當，去聲。），增秩賜金，即姦偽自息。詔從之。太宗又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

（周禮秋官：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今三公九卿，（三公見任賢篇註。唐制，九卿：太常寺卿，掌禮樂郊廟社稷之事；光祿寺卿，掌酒醴膳羞之政；衛尉寺卿，掌器械文物；宗正寺卿，掌天子族親屬籍，以別昭穆；太僕寺卿，掌廄牧輦輿之政；大理寺卿，掌折獄詳刑；鴻臚寺卿，掌賓客凶儀之事；司農寺卿，掌倉儲委積之事；太府寺卿，掌財貨廩藏貿易，皆有少卿以為之貳。）即其職也。自今以後，大辟罪（辟，音闢。死刑也。）皆令（令，平聲。）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九卿議之，如此庶免冤濫。由是至四年，斷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幾致刑措。（幾，平聲。舊本自太宗又曰以下另為一章，今合為一章。）

（愚按：書舜命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曰：刑期于無刑。蓋帝王之治，以教為先，刑者不得已而用之。以弼教而其心則期於無刑也。然明刑之要，則曰惟明克允。蓋明者所以得其情

光者有以當於心。理官之所重者在此。而稽伯訓刑。尤切切於其審克之一語。正奏獄掉當之謂也。王祖謫武選公良直善之人。斷獄允當者曾秩賜金。而太宗又使宰相及尚書九卿讞之。固宜致刑措之盛也。夫唐虞之世。期於無刑。成周之隆。至于刑措。禁刑尚矣。刑措亦王者之極功也。若漢之文景。唐之太宗。史臣皆以致刑措美之。自漢唐而論。可謂仁君矣。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有〔比。音鼻。〕奴告主謀逆。此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平聲。後同。〕有謀反者。必不獨成。終將與人計之。衆計之事。必有他人論之。豈藉奴告也。自今奴告主者。不須受。盡令斬決。〔愚按。人臣謀逆。此以下而叛上也。奴告其主。是亦以下而叛上也。已為人之叛上者。又使叛上者得遂其志。是以亂易亂。相去幾何。太宗叛自今告主者勿受。盡令斬決。斯言一出。可以戒怙。〕

天下。使無叛上之事矣。

貞觀五年。張蘊古為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相。好。並去聲。後同。〕素有風疾。言涉妖妄。詔令鞫其獄。〔令。平聲。〕蘊古言好德癲病有徵。法不當坐。太宗許將寬宥。蘊古密報其旨。仍引與博戲。持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之。太宗大怒。令斬於東市。既而悔之。謂房玄齡曰。公等食人之祿。須憂人之憂。事無巨細。咸當留意。今不問則不言見事都不諫諍。何所輔弼。如蘊古身為法官。與囚博戲。漏泄朕言。此亦罪狀甚重。若據常律。未至極刑。朕當時盛怒。即令處置。〔處。上聲。後同。〕公等竟無一言。所司又

不覆奏。遂即決之。豈是道理。因詔曰。凡有死刑。雖令即決。皆須五覆奏。五覆奏自蘊古始也。又曰。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以後。門下省覆。有據法令合死而情可矜者。宜錄奏聞。蘊古初以貞觀二年。自幽州〔今大興府。〕總管府記室兼直中書省。表上大寶箴。〔易大傳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是取此義。箴誡也。〕文義甚美。可為規誡。其詞曰。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辟。音璧。君也。周書箕子陳洪範之辭。〕為君實難。〔孔子合魯定公問。為君難。〕宅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有。〔禹[illegible]曰。任土作貢。〕具僚和其所唱。〔和。去聲。〕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

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拯音拯。屯。諸倫切。〕歸罪於己。因心於人。大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見文史論。〕出警而入蹕。〔天子出稱警。入稱蹕。警者戒備。蹕者止行也。〕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身為之律。〔史記。禹聲為律。身為度。注。禹聲音應鍾律。以身為法度。〕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樂。音洛。後同。〕極樂成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曲禮曰。欲不可從。樂不可極。〕壯九重於內。〔重。平聲。楚辭曰。君門九重。〕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桀作瑤臺。紂作瓊室。〕羅八珍於前。〔周禮膳夫。珍用八物。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所食

不過適口。惟狂罔念。周書曰。惟聖罔念作狂。丘其糟而池其酒。紂酒池可以運船。糟陵可以望十里。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夏書五子之歌。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色荒。謂嬖女也。禽荒。謂遊畋也。荒者迷亂之謂。勿貴難得之貨。老子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勿聽亡國之音。詩序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物侈。亡國之聲淫。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聞之夏后據饋頻起。史記。夏禹一饋而十起以勞天下之民。亦有魏帝牽裾不止。魏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辛毗諫。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怒。良久曰。卿持我何太急耶。於是徙其半。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推漢高大度。漢紀。高祖寬仁有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小旻篇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大明篇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詩云不識不知。詩皇矣篇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書曰無偏無黨。周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好。惡。並去聲。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命賞。弱其强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自見。見。音現。如水如鏡。不示物以形。物之鑒者。妍蚩自露。勿渾渾而濁。渾。音混。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冕十有二旒。天子冕。用五采藻爲旒。以采貫五采玉。垂於冕之前後。各十二。取目不邪視之意也。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黈。他口切。纊。音曠。黈纊。黃色綿也。以黃綿

爲圓。用組懸之於冕。當兩耳旁。亦不欲聞讒邪也。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正。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爲而受成。豈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戡。音堪。勝也。人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性。使人以心。應言以行。行。去聲。苞括理體。抑揚辭令。令。平聲。天下爲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爭臣司直。爭。讀曰諍。敢告前疑。太宗嘉之。賜帛三百段。仍授以大理寺丞。按。通鑑無與因禪戲之說。唐史張蘊古無傳。事見刑法志。呂氏仲友曰。張蘊古文章鯁直之士。太宗以一時誤見虔誅。最爲可惜。大寶箴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切中帝之病。蘊古欽書傳此。世務文擅當時。加以切直。太宗遽疑而縱。則何益矣。朱子讀曰。詩三百五十篇。而疾境者六。君子有七。惡而以訐爲直。居其一。自昔賢智之書。是故台之聚把國家之係亂。未有不自捷許也。太宗方責積辟才。共興治功。方後容萬紀算技汚翔。判何哉。房言於一代名臣。而萬紀以考選不公擬之。張蘊古乎。又紙書賜萬紀以按事不實。勤之玄齡以親徹見按。而蘊古竟罹非命。被思依勢。逞其姦誅。其爲太宗盛德累。豈少乎。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萬紀之尤。

愚按。自古王霸之辨。治亂之分。曰德刑。曰義利而已。太宗知尚德而不尚刑。故能排絕封德彝法律之言。知尚義而不知尚利。故能擯斥權萬紀採銀之奏。此其大貴世別。最爲合於帝王之道

昔也。夫既知其言之非矣。則斥遠其人可也。然德彝則任股肱之寄。萬紀則居耳目之官。德彝論無忌佩刀之罪。置校尉於死地。萬紀論好德獄言之罪。陷蘊古於非事。小人深文。如出一律。可太宗明於先而暗於後。得於彼而失於此乎。校尉以戮胥而免。蘊古則遂罹極刑。愚觀蘊古之箴曰。衆案而從加則。嗚呼。蘊古之罪。豈所謂衆棄者邪。亦可哀也已。

貞觀五年。詔曰。在京諸司比來[比。音鼻。後同。]奏決死囚。雖云五覆。一日即了。都未暇審思。五奏何益。縱有追悔。又無所及。自今後在京諸司奏決死囚。宜二日中五覆奏。天下諸州三覆奏。又手詔勅曰。比來有司斷獄。多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寃。自今門下省覆有據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錄狀奏聞。

范氏祖禹曰。易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中孚者。信發於中也。議獄緩死者。出於至誠也。古者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先王重慎如此。故刑清而民服。若太宗之恤刑也。可謂至誠而近於古矣。庶致刑措宜哉。

愚按。易之象言刑獄者五。而議獄緩死。必見於中孚者。蓋以君子者。每於事於物。無不用其中。於人命所繫。尤見中孚之至也。獄者不得已而為之。議。謂必究其情也。死者不可以復生。緩。謂求所以生之也。呂刑曰。罔非在中。又曰。獄成而孚。則中孚者。誠議獄緩死之本也。太宗恤刑之指。其出於中心之誠者歟。亦近乎周官五聽三訊之遺意矣。

貞觀九年。鹽澤道行軍總管。岷州[岷州。今為西和州。隸陝西。]都督高甑生[史無傳。]坐違李靖節度。又誣告靖謀逆。減死徙邊。時有上言者曰。甑生舊秦府功臣。請寬其過。太宗曰。雖是藩邸舊勞。誠不可忘。然理國守法。事須畫一。今若赦之。使開僥倖之路。且國家建義太原。元從及征戰有功者甚衆。[從。去聲。]若甑生獲免。誰不覬覦。有功之人。皆須犯法。我所以必不赦者。正為此也。

愚按。諸葛武侯之治蜀也。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堂堂三代之佐。以後世之所不能也。太宗以王珪為相。以薛萬徹為將。非所謂雖讎必賞歟。至高甑生以秦府舊臣。身從百戰。一旦犯法。黜之不赦。非所謂雖親必罰歟。嗚呼。太宗之布公道。其庶幾武侯之治者乎。

貞觀十一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書曰。明德慎罰。[周書康誥之辭。]惟刑恤哉。[虞書舜典之辭。]禮云。為上易事。[易。以豉切。後同。]為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矣。[長。音掌。後同。禮記緇衣之辭。]夫[音扶。後同。]上易事則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起。[虞書益稷。皋陶賡歌曰。庶事康哉。]當今道被華戎。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文。志在於明察。刑賞之用。有所未盡。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為畫一。不以貴賤親疏而輕重者也。[疏。與疎同。]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屈伸在乎好惡。[好惡。並去聲。後同。]或

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瘢音盤。瘢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因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暇豫清談。皆敦尚於孔老。孔子老聃也。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申不害韓非。皆戰國刑名之學。直道而行。非無三黜。三去聲。論語。柳下惠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風已扇。夫刻薄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則憲章不一。稽之王度。稽音雞。實虧君道。昔州犂上

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與秦侵鄭。楚穿封戌囚鄭皇頡。公子圍與之爭。正於伯州犂。伯州犂乃立囚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漢張湯為廷尉。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出本傳。以人臣之頗僻。頗平聲。猶莫能申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睿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為念。樂其所樂。上音洛。下同。遂忘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

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不贍。或以營作差違。或以物不稱心。稱去聲。或以人不從命。皆非致治之所急。實恐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府藏。藏去聲。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比大。度待洛切。曾何等級。曾音層。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窮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塗。鮮上

聲。易以豉切。復同。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於將受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詩大雅蕩篇之辭。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詩豳風伐柯篇之辭。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為殷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知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遊畋之娛。息靡

讒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遠，去聲。便，平聲。），杜悅耳之邪說，甘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堯舜設誹謗之木於五達之衢，以書政治之愆失。），追禹湯之罪己（左傳，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惜十家之產（見納諫注。），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易謙卦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不自滿以招損（虞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而千里斯應（易大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宏規，而帝王之大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泆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文言傳。繫否九五爻義。）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矣，固無得而稱焉。太宗深嘉而納用。（按史傳，上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諫曰，隋惟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為此無限而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懼戒約，柰何令人悔為不奢，若以為足，今不啻足矣，以為不足，萬此寧有足耶。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退又上疏云云。）

（唐氏仲友曰，徵言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此即皇極所謂王道，書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二說並行而不相悖，無作好惡，道也，惟作威福，權也，使大而害違不足以賞，於是乎有作福，罪大而害法不足以誅，於是乎有作威，其非有司之法，守而出乎人君之權者，雖作福而後得乎賞，豈作好哉，雖作威而罪宜乎誅，豈亦惡哉，然則賞刑非不由喜怒也，不由乎一人之私喜怒也。

恩秩。漢世賢良之策曰，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賞而民不勸，重刑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其是之謂歟。夫以太宗之世，善善賞功之制，明罰恤民之獄，善形於言，亦可謂篤於君道者，然而刑賞之失，猶有如魏徵之言者，豈正身之道，未有以盡於己乎，抑信未足以孚於民乎。觀魏徵所謂欲善之志，不減而改過之心少虧，其未能正於己而信於民者，可見已，雖然，徵之論，亦持持以情爲戒，若致徵於審君事主之前者，亦猶賈山於漢而借秦為喻之意，要指是明之心也，若徵者，可謂忠愛其君者矣。）

貞觀十四年，戴州（嵊此地。今廢。）刺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者，被刺史劾奏。太宗謂侍臣曰，昔陶唐大聖，柳下惠大賢，其子丹朱甚不肖，其弟盜跖為巨惡。（盜跖，莊子雜篇以為柳下惠之弟，名跖，而為大盜。）夫以（夫，音扶。）聖賢之訓，父子兄弟之親，尚不能使陶染變革，去惡從善。（去，上聲。）今遣刺史化被下人，咸歸善道，豈可得也。若令（平聲。後同。）緣此皆被貶降，或恐遞相掩蔽，罪人斯失。諸州有犯十惡者，刺史不須從坐，但令明加糾訪科罪，庶可肅清姦惡。

（愚按，夫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謂政刑之不如

德禮也。蓋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者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後世之爲治者。德禮有弛。教化不先。非推德禮不能使民有恥且格。而政刑亦不能使民免而無恥矣。畜所至於罪麗于十惡。尚忍害之哉。然先賢本原。則承流宣化。坐罪宜也。而遠至於遠相接殺。罪人斯失。又以長孫家馬違使罷于十惡者。乃得全身於覆載之間。而可乎哉。太宗不坐刺史。但令明知糾察以正其罪。蓋深有以知其弊而不得不然也。司牧民者。其亦於德禮政刑而知本末先後哉。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大理卿孫伏伽【貝州人。武德初上書三事。帝曰可謂諍臣矣。貞觀中。拜御史。累遷大理卿】曰。夫作甲者【夫。音扶。】欲其堅。恐人之傷。作箭者欲其銳。恐人不傷。何則。各有司存。利在稱職故也。【稱。去聲。】朕常問法官刑罰輕重。每稱法網寬

於往代。仍恐主獄之司。利在殺人。危人自達。以釣聲價。今之所憂。正在此耳。深宜禁止。務在寬平。

【唐氏仲友曰。太宗留心聽斷。天下刑幾措。固當祖封德彝刑法伯道之說。從魏公仁義之言。雖道德齊禮未純王代。而欲倣之意形矣。惜哉後世之不能守也。愚按。漢景帝之詔有曰。欲令理獄者。務先寬。又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以貨賂爲市。朋黨比周。以苛爲察。以刻爲明。罪者不服。姦法爲暴。善語謂也。諸獄辭被奏文致於法而罪人。心不厭者。則獄之誠從王之所當知也。太宗謂恐主獄之司。利在殺人。危人自達。深宜禁止。務在寬平。斯言也與景帝之詔同一仁心也。史臣俱以刑精爲之宜哉。蓋寬則於縱可得其情。患則殘忍。有失其情者矣。然寬非縱弛之謂也。寬而流於縱弛。則幸免者有爲。令習務在寬平。則平者得衡。輕重不失矣。罪本於輕而從輕。罪在於重而從重。得乎也。實寬之所致】

也。則寬平者。實明刑之典要歟。

赦令第三十二【凡四章。】

貞觀七年。太宗謂侍臣曰。天下愚人者多。智人者少。智者不肯爲惡。愚人好犯憲章。【好。去聲。】凡赦宥之恩。惟及不軌之輩。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稂莠。音郎酉。草之害稼者。】惠姦究者賊良人。【究。音軌。】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周書康誥。武王之辭。】又蜀先主【姓劉。名備。字玄德。漢中山靖王之後。三國時稱漢。都蜀。】嘗謂諸葛亮曰。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之間。【元方。名紀。康成。名玄。並後漢人。】每見啓告理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語。音御。】故諸葛亮理蜀

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帝每年數赦。【數。音朔。】卒至傾敗。【卒。子律切。】夫謀小仁者。【夫。音扶。】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已來。絶不放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非常之恩。彌不可數。將恐愚人常冀僥倖。惟欲犯法。不能改過。

【虞氏祖禹曰。赦之害。前世論之詳矣。夫良民不被澤。而罪人獲宥。政之偽實甚於此。欲以致和而措刑。不亦殊乎。而人君每以赦爲推恩。或祈陰德之報。太宗悲之。可謂善治矣。胡氏寅曰。先王以教而化民。以刑而禁民。不幸或陷於憲綱者。聖人則原其情而省其過之大小。而肆赦之。蓋赦者聖人以之宥過也。可以行而不行。則傷乎仁。不可以行而行之。則失乎義。故世之議者。或以宜疏而不宜數。或以宜數而不宜疏。是疏者太簡。數者太繁。蓋惟當揆其害否。而不論其疏數也。故周官三宥三赦之法。曰不識。曰過失。曰遺忘。此爲宥之可用。止於如此。曰幼弱。曰老耄。曰蠢】

是則以為赦之可行。止於如此。由是觀之。赦有之者當其時而用之。則為天下之利。不當其時而用之。則為天下之害。故書肆大眚。春秋譏之。管仲亦曰。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以為天下之民知赦之福。而不知無赦之為福。是亦識其赦之大者乎。

愚按。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眚過誤也。災不幸也。故肆赦之。怙有恃也。終再也。故賊刑之。此聖人用法之權衡。而忠厚之意寓於其間。未聞不擇罪之輕重而悉赦之也。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雷動而雨作。天澤所施溥矣。而曰赦過宥罪。過之小者赦釋之。罪之大者寬宥之而已。亦非謂不擇罪之大小而悉赦之也。故春秋莊公之世肆大眚。聖人以為非常之事。書之於經。正以其非古也。自是而赦令數矣。然或者因天下有非常之事。與夫出荒遠隸之復。盜賊猖行之餘。於是有以沛然洗滌於天下。不得已而用之。猶云可也。否則非足以見仁惠。而本見所惜小人之幸。而君子之不幸矣。為人上者。操刑賞之柄以勸善懲惡。前古之道。挾令之宜。毋赦過宥罪而不可數。要為偶中也。太宗切絕不赦。赦而四海安寧。非常之恩。彌不可數。其深有見於治道者哉。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國家法令。惟須簡約。不可一罪作數種條。格式既多。官人不能盡記。更生姦詐。若欲出罪。即引輕條。若欲入罪。即引重條。數變法者。數。音朔。實不益道理。宜令審細。令。平聲。毋使互文。毋。無通。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姦詐益生。周易稱渙汗其大號。易渙卦九五爻辭。言發號施令。施。平聲。若汗出於體。一出而不復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為反。周書周官之辭。且漢祖日不暇給。蕭何起於小吏。制法之後。猶稱畫一。今宜詳思此義。不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為永式。

愚按。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之以律。律之書凡十二篇。所以懲民還善遠罪而無犯也。皆太宗詔房玄齡等與法司因隋之舊而更定增損。多降重為輕。迄貞觀用之無所變改。夫律令格式。皆所以用法也。太宗猶責簡約。責常定。此最為知法意者。夫不簡約。則出入輕重。吏因之而作弊。不常定。則朝行夕改。民莫知所信從。太宗取則於蕭何畫一之法。而不輕於數變法。必須審定。以為永式。能致刑措。實由此也。

長孫皇后遇疾。漸危篤。皇太子承乾也。啓后曰。醫藥備盡。今尊體不瘳。瘳。音抽。愈也。請奏赦囚徒。幷度人入道。冀蒙福祐。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為惡者。若行善無效。何福可求。赦者國之大事。佛道者。上每示存異方之教耳。常恐為理體之弊。豈以吾一婦人而亂天下法。不能依汝言。

按通鑑。貞觀九年。長孫皇后素有氣疾。前年從上幸九成宮。柴紹等中夕告變。上擐甲出閣問狀。后扶疾以從。左右止之。后曰。上既震驚。吾何心自安。由是疾甚。太子因云云。后曰云云。必行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私以語房玄齡。玄齡白上。上哀之。欲為之赦。后固止之。

唐氏仲友曰。天啓興運。亦不偶然。助興運必有賢妃。以漢唐論。長孫賢於陰馬。有古后妃之實。無後世后妃之失矣。太宗溺內寵。惟信夫。

愚按。三代興王之主。無不由有賢助以協成至治。任以相。是以漢書外戚傳者。為天下母儀之所取則焉。舜武雖皇后之賢。自三代而下之絕無僅有者也。焉能不足以倖之矣。遇先庚而不以肆欲徵禍。非皐然有見。何以能致。不幸而弗登者也。宜太宗有失內良佐之嘆也。天假之年。使之繼佐於高宗之世。則庶幾其遏婦亂之萌乎。此可為深悲也。

貢賦第三十三 凡五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朝集使曰。使。去聲。唐制。諸州奉貢物入京者。謂之朝集使。任土作貢。布在前典。當州所產。則充庭實。實。去聲。比聞都督刺史。刺。音次。邀射聲名。厥土所賦。或嫌其不善。踰意外求。更相倣效。更。平聲。效。去聲。遂以成俗。極為勞擾。宜改此弊。不得更然。

愚按。夏書載禹平水土之績。而以貢名篇。貢者下獻上之名。水土未平。何由定貢。蓋以貢名見地平天成之功也。然因任土作貢者。亦非以其土之所有而悉貢也。為貢一書。其所貢者皆服食器用之常。宗廟朝廷之不可闕者。非徒事一人耳目心志之所欲也。而唐之刺史。至於越境求物。更相倣效。亦由國無定制。使有越於常度之外。太宗深惡而申章其弊。誠王者之先務也。

貞觀中。林邑國貢白鸚鵡。性辯慧。尤善應答。屢有苦寒之言。太宗愍之。付其使令還出於林藪。使。去聲。令。平聲。按通鑑。貞觀五年。十一月。林邑獻五色鸚鵡。魏徵以為不宜受。上嘉而歸之。

愚按。周書載召公戒武王之言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其後穆王得白狼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其得失可睹也。太宗卻林邑白鸚鵡之獻。可謂能遵古先哲之訓。而鑒前世之失矣。

貞觀十二年。疏勒。朱俱波。甘棠。皆西域國名。疏勒。距長安九千里。餘。王姓裴氏。朱俱波。在葱嶺之西。甘棠。在大海南。遣使貢方物。使。去聲。後同。太宗謂群臣曰。向使中國不安。日南。南當國。在安南之外。西域朝貢使。亦何緣而至。朕何德以堪之。覩此翻懷危懼。近代平一天下。拓定邊方者。拓。音托。惟秦皇漢武。始皇暴虐。至子而亡。漢武驕奢。國祚幾絕。幾。平聲。朕提三尺劍以定四海。遠夷率服。億兆乂安。自謂不減二主也。然二主末途。皆不能自保。由是每自懼危亡。必不敢懈怠。惟藉公等直言正諫。以相匡弼。若惟揚美隱惡。共進諛言。則國之危亡。可立而待也。按通鑑。係貞觀九年十二月。

唐氏仲友曰。太宗因四夷之貢。而以秦皇漢武自戒。永輔弼之言。此忠言可進之機。惜哉玄齡無杜漸之言。俾進乎帝王保治之道也。

愚按。昔武王克商。西旅底貢獒。太保作旅獒用訓于王。而致慎德之戒。夫以武王之聖。而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主。可不深思而知念之哉。太宗因四夷之貢。以秦皇漢武自儆以求言。而當時大臣雖不聞有如太保作書之訓。然自懷危亡。不敢懈怠。有合於夙夜罔或不勤之言。庶幾乎帝王保治之道矣。

貞觀十八年。太宗將伐高麗。其莫離支。高麗官名。其職如中國吏部兼兵部尚書也。貞觀十六年。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弑其王武。立王弟子藏為王。自為莫離支官。遣使去聲。貢白金。黃門侍郎褚遂良諫曰。莫離支虐殺其主。九夷所不容。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文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陛下以之興兵將事弔伐。爲遼東之人爲，去聲。報主辱之恥。古者討弑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宋，春秋時國名。督，字華父，宋戴公孫也。遺魯君以郜鼎遺，去聲。魯君，桓公。名軌。郜鼎，郜國所造器，故繫名於郜。桓公受之於大廟。大，音泰。後同。大廟，周公之廟也。臧哀伯魯大夫，臧孫達也。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百官象之。又何誅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九鼎，殷所受夏鼎也。武王克商，乃營雒邑而後去之。又遷九鼎焉。義士猶或非之。義士，蓋伯夷之屬。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寘諸大廟。其若之何。事見左傳。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殤公。以郜鼎賂公。故使相宋公。四月。取郜鼎于宋。納于大廟。臧哀伯諫曰云云。公不聽。夫音扶。春秋之書。百王取則。若受不臣之筐篚。納弑逆之朝貢。不以爲愆。將何致伐。臣謂莫離支所獻。自不合受。太宗從之。按通鑑。太宗又謂高麗使者曰。汝曹皆事高武。有官爵。莫離支弑逆。汝曹不能復讎。今更爲之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理。唐兵仲文曰。名其爲賊。乃可服之。此兵法也。太宗固深怒莫離支。必欲討之。其責使之來。欲治之而未有辭。遂良之諫與太宗意會。宜其從之之速也。

愚按。褚遂良援古證今。諫太宗卻莫離支之獻。則善矣。而不能因以消其怒兵黷武之心。而其諫辭與太宗意會。卒成遼水之征。惜哉。

貞觀十九年。高麗王高藏藏，去聲。高麗王名。及莫離支蓋蘇文蓋，音盍。高麗臣。名金。蓋蘇文既弑其王。武，於是專擅國事。其狀貌雄偉。意氣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常令貴人武將伏地而登之上馬。出行必整隊伍。導者長呼。則人皆奔避。不避坑谷。路絕行者。國人甚苦之。遣使使，去聲。獻二美女。太宗謂其使曰。朕憫此女離其父母兄弟於本國。若愛其色而傷其心。我不取也。並却還之本國。按通鑑。係貞觀二十年。

愚按。周書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未聞以美女爲貢者也。適足以亂人之國而已。昔紂囚文王。閎夭求美女之獻而西伯興。魯受齊人女樂之歸而孔子行。蓋自古臣下之獻諂。封國之陰謀。未有不以女子爲間。使之先有以惑其耳目。移其心志。或乘其隙以逞其欺。其術爲甚遠。中以不測之禍。可不慎哉。高麗美女之貢。秦皇不爲是邪。況當與師數討之時乎。太宗還之。誠不欲傷其心。固仁惻之意。亦豈特有見於此邪。若太宗。真可謂賢君也已。

辯興亡第三十四。凡四章。

貞觀初。太宗從容從，即容切。謂侍臣曰。周武平紂之亂。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國。其得天下不殊。祚運長短。若此之相懸也。尚書右僕射蕭瑀進曰。紂爲無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諸侯不期而會。武王伐紂。諸侯會孟津者八百國。周室微。六國無罪。秦氏專任智力。蠶食諸侯。平定雖同。人情則異。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務弘仁義。秦既得志。專行詐力。非但取之有異。抑亦守之不同。祚之脩短。意在茲乎。

愚按。太宗君臣常論創業守成孰難。玄齡以創業爲難。魏徵以守成爲難。夫創業者既往之事。守成者方來之事也。與其追論於既往。曷若致力於方來者爲有益乎。他日與群臣論周秦運

作長短之由。蕭瑀之言。即制策之事。太宗之言即守成之事也。夫所貴乎君臣之間講論古今者。欲其反之於己而措之於治也。取天下之事。太宗既已身親之矣。方當即位之初。所宜監秦之所以失。勉周之所以得。庶乎如周祚之長。不至如秦祚之短也。嗚呼。太宗之言。可謂能切己近思者矣。

貞觀二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飢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平聲百姓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比音鼻。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供平聲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滅亡。煬帝失國。亦此之由。凡理國者。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有若對魯哀公之辭但使倉庫可備凶年。此外何煩儲蓄。後嗣若賢。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舊本此章並出奢縱篇。今去彼存此

愚按。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此蓄積者所以為民。非為君也。百姓足。孰與不足。聖經所以垂訓。而公私之積。備可哀痛。貫朽所以害於漢文帝之時也。蓋蓄積固有國之先務也。至於蓄積豐富。傷心一生。貫朽粟陳。不足以供排山倒海之欲。非撫無可以養民。且害於民矣。太宗謂但使倉廩可備凶年。此外何煩儲蓄。此得古人制國用之意。良足取也。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天道福善禍淫。事猶影響。昔啓人本突厥啓民可汗。避太宗諱。改曰人。亡國來奔。隋文帝不恡粟帛。大興士衆營衛安置。乃得存立。既而强富。子孫不思念報德。纔至失脫。即起兵圍煬帝於鴈門郡名。今為代州。隸服衰。及隋國亂。又恃强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國家者。身及子孫並為頡利破亡。豈非背恩忘義所至也。群臣咸曰。誠如聖旨。

愚按。三代之待夷狄也。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蓋不以中國之治治之也。文王之伐玁狁。止於城彼朔方而已。宣王之伐淮夷。止於徐方來庭而已。豈嘗盡欲郡縣其地而臣妾其人哉。後世不明華夷之辨。務為懷遠之圖。適以自遺患而已矣。故漢宣扶立呼韓。而建武多北邊之擾。隋文撫存啓民。而煬帝有鴈門之圍。由不能以三代為法故也。可不戒哉。

貞觀九年。北蕃北突厥之國歸朝人奏。突厥內大雪。人饑。羊馬並死。中國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賊。人情大惡。太宗謂侍臣曰。觀古人君。行仁義任賢良則理。行暴亂任小人則敗。突厥所信任者。並共公等見之。略無忠正可取者。頡利復不憂百姓。恣情所為。朕以人事觀之。亦何可久矣。魏徵進曰。昔魏文侯名斯。晉卿。桓子之子。為諸侯。問李克戰國時人。諸侯誰先亡。克曰。吳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數戰數勝。數並音朔。後同。數勝則主驕。數戰則民疲。不亡何待。頡利逢隋末中國喪亂。遂恃衆內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深然之。

愚按。大雪人饑。羊馬並死。突厥將亡之徵也。太宗不以此為其必亡。而以不任忠良。不憂百姓

（知其也亡。可謂善觀人之國矣。然觀微瑞其亡之事。則又有深意焉。蓋頡利因數戰數勝者也。太宗自起兵已來。亦皇帝數戰數勝者乎。徵頡利之亡。亦可惕然而懼矣。厥後太宗既驕。而隨興高麗之師。殆近於事克之所辭者。太宗因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豈不信哉。）

貞觀九年。太宗謂魏徵曰。頃讀周齊史。末代亡國之主。為惡多相類也。齊主（齊後主也。名緯。世祖之子。）深好奢侈。（好。去聲。）所有府庫。用之略盡。乃至關市無不稅斂。（去聲。）朕常謂此猶如饞人自食其肉。肉盡必死。人君賦斂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齊主即是也。然天元（後周宣帝。名贇。自稱天元皇帝。）齊主若為優劣。徵對曰。二主亡國雖同。其行（行。去聲。）則別。齊主懦弱。（懦。奴臥切。）政出多門。國無綱紀。遂至亡滅。天元性凶而強。威福在己。亡國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論之。齊主為劣。（魯本此章重出。奪徵篇。今去彼存此。）

（愚按。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夫殷之鑒以夏。周之鑒以殷。太宗以開基之明君。而能以亡國之庸君為鑒。可謂知所鑒矣。其得為守成也宜哉。至論周齊之君孰優孰劣。以齊主為劣者。愚觀周子之書。有剛善剛惡之說。然則天元其剛惡。齊主其柔惡歟。剛柔雖異。亡國則一。故未易以優劣論也。）

貞觀政要卷第八

貞觀政要卷第九

議征伐三十五

征伐第三十五（凡十三章）

武德九年冬。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可汗。音渴寒。凡言可汗並同。）以其衆二十萬至渭水便橋之北。（漢武帝初作便門橋。長安城北面西頭門即平門也。古者平便字同。於此道作橋。跨渡渭水。以趨茂陵。此便橋是也。）遣酋帥執失思力（酋帥。長帥也。執失。虜姓。思力。其名。）入朝為覘。自張聲勢云。二可汗總兵百萬。今已至矣。乃請返命。太宗謂曰。我與突厥。面自和親。汝則背之。（背。音佩。）我無所愧。何輒將兵（將。去聲。）入我畿縣。自夸強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等請禮而遣之。太宗曰。不然。今若放還。必謂我懼。乃遣囚之。太宗曰。頡利聞我國家新有內難。（去聲。）又聞朕初即位。所以率其兵衆直至於此。謂我不敢拒之。朕若閉門自守。虜必縱兵大掠。強弱之勢。在今一策。朕將獨出。以示輕之。且耀軍容。使知必戰。事出不意。乖其本圖。制服匈奴。在茲舉矣。遂單馬而進。隔津與語。頡利莫能測。俄而六軍繼至。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請盟而退。（按通鑑。載此事甚詳。辭多不録。）

（愚按。獫狁猾夏。帝者最明刑之訓。蠻夷率服。帝者湛德之心。故有戎五服之制。於要服則近）

而撫文教。遠而奮武衛。至於荒服。則流棄而不恤。內外之限。截乎其不可紊也。降及後世。德不足以懷柔而藉乎威。威不足以督服。而至于亂。太宗內定中國。外綏四裔。以漢武窮征遠討而不能服者。咸歸版圖。若突厥爲患久矣。唐有天下之初。已憑陵上國。至于頡利。率騎二十萬直至渭水。亦云肆矣。太宗一時輕騎示威。其氣索直可以寒虜衆之膽。而奪之氣。不以一矢相加遺而中國奠安。虜自退抑。雖不可與帝者明列。非德量論。其不踐屋人。亦足偉也。謂之英武。不亦宜乎。

貞觀初。嶺南諸州今廣海之地。奏言。高州今仍屬海北酋帥馮盎談殿盎。字明達。高州人。隋亡。據嶺表。唐興。以其地降。高祖封爲越國公。談殿。人姓名。亦據嶺表。阻兵反叛。詔將軍藺暮藺。音吝。姓也。名暮。發江嶺數十州兵討之。發江南道。嶺南道。諸州兵也。秘書監魏徵諫曰。中國初定。瘡痍未復。嶺南瘴癘。山川阻深。兵遠難繼。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且馮盎若反。即須及中國未寧。交結遠人。分兵斷險。破掠州縣。署置官司。何因告來數年。兵不出境。此則反形未成。無容動衆。陛下既未遣使人。使。去聲。後同。就彼觀察。即來朝謁。恐不見明。今若遣使。分明曉諭。必不勞師旅。自致闕庭。太宗從之。嶺表悉定。侍臣奏言。馮盎談殿。往年恒相征伐。陛下發一單使。嶺外恬然。太宗曰。初嶺南諸州盛言盎反。朕必欲討之。魏徵頻諫。以爲但懷之以德。必不討自來。既從其計。遂得嶺表無事。不勞而定。勝於十萬之師。乃賜徵絹五百匹。校通縱。貞觀元年九月。馮盎談殿扶賊筆遂相攻擊。久未入朝。諸州奏盎反者以十數。上令將討之。魏徵諫曰云云。上乃罷兵。十月。遣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慰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絹五百段。

唐氏仲友曰。甚哉。撫人之不可已也。盎不爲南越王於武德之初。而肯反於貞觀耶。讒言無端。讒害忠良。非魏徵何以明之。以蕭銑輔公祏。不足勞偏師。賢除露之區區何足當唐之興。還吹直壯曲老藺暮可擊之狀。未可必也。太宗罷之。明哉。以臣對仗之無驕倨文帝。猶以德懷。而況盎乎。全知命之止無名之師。江淮以南。所全活者。不勝其數矣。仁人之一言。其利博哉。賢於十萬衆。特以兵勢較之耳。兵陳明。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干戈轉納瘴癘之患。可以十萬算哉。

慕憤者。漢文之時。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薄太后曰。絳侯誅諸呂。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帝乃赦之。後賈誼比與魏徵論馮盎諫類之事類曰。盖周勃異於馮盎談殿之事勢。而薄太后之言。猶類於魏徵之諫也。其察人之情亦明矣哉。

貞觀四年。有司上言林邑蠻國林邑。南蠻國名。漢象郡之地。在交州南千餘里。表疏不順。請發兵討擊之。太宗曰。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漢光武云。每一發兵。不覺頭鬚爲白。自古以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也。苻堅自恃兵彊。欲必吞晉室。興兵百萬。一舉而亡。苻堅。略陽氐人。晉時苻健據長安。是爲前秦。健死。子生。苻堅殺生自立。伐晉大敗。後爲姚萇所殺。隋主亦必欲取高麗。平聲頻年勞役。人不勝怨。勝。平聲。遂死於匹夫之手。至如頡利。往歲數來數。音朔。侵我國家。部落疲於征役。遂至

滅亡。朕今見此。豈得輒即發兵。但經歷山險。土多瘴癘。若我兵士疾疫。雖尅翦此蠻。亦何所補。言語之間。何足介意。竟不討之。按通鑑。林邑獻大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如煬帝。頡利皆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胡氏曰。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慢。遽興兵費於能忍也。然林邑表辭最為不遜者。以獻大珠會鼓朝廷也。還其獻則善矣。今不問還其獻。則是太宗貪其實而甘其慢也。明年鸚鵡繼來。則納侮多矣。雖詔使者歸之。而珠竟留不還。夫豈懷遠人之道。愚按。是年方俘突厥。北土以寧。有司請討林邑。而太宗不欲再勞師以黷武也。然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又取鑒於苻堅之伐晉。隋主之取遼。與夫頡利之侵擾。皆致於滅亡之地。可謂知所鑒矣。夫是三者。皆太宗耳目之所聞而知。見而知者也。以此為鑒。宜終其身而不忘。夫何晚年興兵於遼水之上。而不知止耶。書曰。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後之人主。或當在意。

貞觀五年。康國即漢康居國。一曰薩末鞬。亦曰颯秣建。元魏所謂悉萬斤者。在那密水南。君姓溫。本月氏。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嶺。其王居木支。請歸附。時太宗謂侍臣曰。前代帝王。大有務廣土地。以求身後之虛名。無益於身。其人甚困。假令平聲於身有益。於百姓有損。朕必不為。況求虛名而損百姓乎。康國既來歸朝。有急難不得不救難去聲。兵行萬里。豈得無勞於人。若勞人求名。非朕所欲。所請歸附。不須納也。范氏祖禹曰。太宗知招來絕域之弊。有所不為。誠以兵克者。則以為己有。而郡縣置之。其為兵勞百姓一也。是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若然。則其不受康國。是以為後世法矣。使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少貶哉。唐氏仲友曰。古之待蠻服之外。正如此耳。太宗推所以待康國而推之它夷。不求臣服。不亦善乎。惜乎其未盡如此也。愚按。開四夷之境。致殊俗之聞。三代未之聞也。蓋遐荒遠夷。不足關中國之重輕。得之適足以勞民而不為益。棄之斯足以安民而不為損。其利害豈不昭明哉。漢建武中。西域求內屬。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而竟不許。唐貞觀初。康國請歸附。太宗謂求虛名損百姓。而竟不納。二君棄遠之道。可謂無愧於古。宜乎為開基之明主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二君之謂矣。

貞觀十四年。兵部尚書侯君集。豳州人。以雄才稱。事秦王。從征伐有功。太宗即位。遷吏部尚書。後從承乾謀叛。事覺被誅。伐高昌。及師次柳谷。西域地名。候騎言高昌王麴文泰死。文泰聞唐兵臨磧口。憂懼不知所為。發病卒。尅日

將葬。國人咸集。以二千輕騎襲之。可盡得也。副將將去聲姜行本。名確。以字行。以幹力稱。為宣威將軍。太宗身出率師。以從平高昌有功。封金城郡公。薛萬均。燉煌人。萬徹之兄。高祖以其材武。授上柱國。以討竇建德擊突厥有功。拜將軍。皆以為然。君集曰。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恭行天誅。乃於墟墓間以襲其葬。不足稱武。此非問罪之師也。遂按兵以待葬畢。然後進軍。遂平其國。按通鑑。於是鼓行而進。至田城。諭之不下。詰朝攻之。及午而克。虜男女計七千餘口。遂降。唐氏仲友曰。高昌地不千里。勝兵纔萬人。恃遠不賓。太宗討之。以其地控西域之中故也。愚按。師平高昌。所以綱西陲也。高昌去唐七千餘里。當是時。可謂遠討矣。然幸功臣夙將。智勇足以制勝。是以克成厥功。自高昌既平之後。唐之封域。東西九千五百餘里。南北一萬九百餘

罡。為唐之極盛。故嘗謂太宗之世。於帝王懷柔之道雖不足。而方之漢武黷遠之功則有餘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北狄代為寇亂。今延陁倔強。倔。渠勿切。延陁。鐵勒諸部之姓。倔彊不柔服也。須早為之所。朕熟思之。惟有二策。選徒十萬。擊而虜之。滌除兇醜。百年無患。此一策也。若遂其來請。與之為婚媾。朕為蒼生父母。苟可利之。豈惜一女。北狄風俗。多由內政。亦既生子。則我外孫。不侵中國。斷可知矣。以此而言。邊境足得三十年來無事。舉此二策。何者為先。司空房玄齡對曰。遭隋室大亂之後。戶口太半未復。兵凶戰危。聖人所慎。和親之策。實天下幸甚。按通鑑。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使薛延陀。以新興公主妻之。

胡氏寅曰。人各有偶。天子之女。非外夷所當偶。昏世為主。則何敢焉。漢高祖唐太宗。不世出之英主。而皆以外夷為子婿。人君見有不及。則藉群臣而正之。房公狃於漢故。不知遠稽先王。豈非可歎之甚耶。夫薛延陀之未服也。無乃吾德猶有所闕。增脩仁義而明其政刑。來則撫之。不至不強也。何必於服巳乎。此上策也。嘗而不用。乃嫁女以結其心。是為非策。而太宗君臣正弼都俞。不亦鄙哉。

愚按上古帝王之御四夷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漢高帝時。冒頓數苦北邊。高帝從劉敬之請而結親。唐武德中。突厥遣使請昏。高祖從裴矩之議而許昏。然則和親之策。漢高帝啓之於前。唐高祖啓之於唐。皆非所以示子孫也。劉敬固不必議。裴矩亦毋足責。房玄齡。太宗之良相也。乃曰兵戰聖人所慎。和親實天下幸甚。何不思之甚耶。惟當勉其君曰。兵戰則擊。和親則辱。皆不足以安百姓威四夷也。君能行帝王之道。以修其德教。明其政刑。則中國安而邊圉固。來賓率服。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烏乎。君行之而不以為恥。臣亦不以為非。惜哉。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蓋蘇文弑其主而奪其國政。誠不可忍。今日國家兵力。取之不難。朕未能即動兵衆。且令契丹靺鞨攪擾之。何如。令。平聲。契。音乞。靺。音末。鞨。音曷。契丹。東胡種。元魏時。號契丹。靺鞨。居肅慎地。凡數部。有黑水部獨彊。房玄齡對曰。臣觀古之列國。無不彊陵弱。衆暴寡。今陛下撫養蒼生。將士勇銳。將。去聲。力有餘而不取之。所謂止戈為武者也。昔漢武帝屢伐匈奴。隋主三征遼左。人貧國敗。實此之由。惟陛下詳察。太宗曰善。按通鑑。不載玄齡之辭。止載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罪大。畏大國之討。必嚴設守備。陛下姑為之隱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驕惰。愈肆其惡。然後討之未晚也。上曰。善。

貞觀十八年。太宗以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殘虐其下。議將討之。諫議大夫褚遂良進曰。陛下兵機神筭。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克平寇難。難。去聲。及北狄侵邊。西蕃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將。去聲。群臣莫不苦諫。惟陛下明略獨斷。卒並誅夷。卒。子聿切。今聞陛下將伐高麗。意皆熒惑。然陛下神武英聲。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遼。事須尅捷。萬一不獲。無以威示遠方。必更發怒。再動兵衆。若至於此。安危難測。太宗然之。按通鑑。李勣又曰。間者薛延陀

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爲患。向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誠徵之失。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策故也。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以爲但命二三猛將。四五萬衆。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稚。自餘藩屛。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時群臣多諫者。上皆不聽。

范氏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爲賊臣所弒。爲大國者。不可不討。然高麗之大。未如突厥。其險遠不過於高昌。吐谷渾。此三國者。皆命將帥。以偏師取之。遂墟其國。何獨至於高麗。而欲自將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亦未失也。

朱氏黼曰。自昔人主。親蹈亂敗者。不勸而自懲。深知禍害者。不戒而自戒。煬帝伐遼之禍。至於家夷國破。身死而宗族殲者。蓋太宗目睹。曾莫之懲。而反兵黷以襲其蹟。何哉。豈其心自謂吾之戰勝攻取。固富乎民衆。非隋敢望也。乘乎定四夷之餘力。用諸將爲之鋒。威臨城一鼓。可以勦除。意定志決。雖

傾朝盡諫。不可復止矣。

唐氏仲友曰。至親既殘。諫臣惟遂良爲。而其識量不及魏徵。李勣一折。而遼兵之諫不行。勣武臣爾。所見惟邊功。奈天下討何。魏徵在。則此言必不發。就使有此言。徵肯但已耶。遂良以克爲書。則其言已不能無過矣。明不明夷夏之分。中知足之不戒。以告帝曰。高麗小醜。不犯遼東。今而討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不亦甚乎。勸之猜魏徵。乃以杜遂良之再諫。惜乎不抗疏而力陳之。太宗之欲用兵也。指魏徵之失。其悔用師也。與魏徵之思。諫臣繫國之輕重如此。論諫必若魏徵可也。

愚按貞觀十七年。廷臣請增戍兵以遏高麗。太宗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戍兵能戍絶域者也。斯言也。帝王柔遠之道。何以尚哉。不數月而有討遼之議。越明年而有親征之行。不過爲邊主寇恣。爲新羅報仇。乃啟襲黷武情。場之所爲。所存者小。而所棄者大。何言行之相反邪。蓋言之非艱。而行之惟艱哉。當時諫者多矣。若玄齡之言。以漢武隋煬爲鑒戒。誠保國之深規也。無忌之言。欲待其縱肆而後討。亦保國之良策也。遂良於下議之初。固沮其意。而親征之際。復言其行。亦足少徵矣。惜乎太宗意定志決。而皆莫之從也。若李勣沮遂良之諫。以親征爲非。明致其君於不善之地。此孟子所謂逢君之惡者。其罪不亦大乎。

貞觀十九年。太宗將親征高麗。開府儀同三司尉遲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監國（監平聲）定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鎭守。終是空虛。遼東路遙。恐有玄感之變。（隋煬帝親征高麗。楊玄感遂起兵圍東都。）且邊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若克勝。不足爲武。儻不勝。翻爲所笑。伏請委之良將。（將去聲）自可應時摧滅。太宗雖不從其諫。而識者是之。（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爲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愚按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請討。古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人皆得而誅之。高麗爲唐之藩臣。其君爲莫離支所弑。太宗舉兵討之。其亦異乎煬帝無名之師矣。但不當躬自行耳。尉遲敬德請委之良將。自可摧滅。其說是已。然審論之。高麗以蕞爾小國。四拒隋師。五拒唐師。非有謀臣良將。能如是乎。當時李靖善言兵。雖老自請。知兵敵輕中國。太宗未審李靖。使伐高麗。靖欲然請行。太宗不能從也。異時無功而歸。問於靖曰。吾以天下之力。困於小夷。何也。靖曰。茲事道宗知之。蓋指駐蹕之戰。請分軍襲平壤之事也。由此論之。太宗若用李靖爲帥。其平高麗必矣。太宗不能用靖。而用李勣爲將。勣違惠真延壽之言。舍烏骨而不攻。賺城有不攻之計。守安市而不置。卒之師老糧盡。無功而還。由不用靖而用勣也。

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從太宗征高麗。詔道宗與李勣爲前鋒。及濟遼水。尅蓋牟城。（蓋音盍。今爲蓋州。鎭遼東。）逢賊兵

大至軍中僉欲深溝保險待太宗至徐進道宗議曰不可賊赴急遠來兵實疲頓恃衆輕我一戰可推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弇音掩耿弇漢光武將）我既職在前軍當須清道以待輿駕李勣大然其議乃率驍勇數百騎直衝賊陣左右出入勣因合擊大破之太宗至深加賞勞（去聲）道宗在陣損足帝親為針灸（音救）賜以御膳（按通鑑載此事甚詳繁多不錄）

范氏祖禹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恃其四夷之衆兵力之強也本其少時嘗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高拱思所以逞志既破頡利專事於用兵如馮婦搏虎不能自止非有禮義以養其心中和以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貴於勇敢者貴其有力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戰勝用之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太宗於天下無事不知用之禮義而徼以戰勝為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於遠夷一戰而克自以為功其豈不亦小哉

愚按漢耿弇之討張步也弇為飛矢所中光武時在魯知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戰而破之以與道宗敗高麗兵事正同盖臣子之義職當如是也若道宗者可謂能盡臣子之義而弇不得專美於漢矣

太宗帝範曰（貞觀二十二年正月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夫兵甲者（夫音扶）國家凶器也土地雖廣好戰則人凋（好去聲）中國雖安忘戰則人殆凋

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農隙講武習威儀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是以勾踐軾蛙卒成霸業（勾踐越王名越王既為吳所敗情徙治兵謀雪吳恥見蛙下車拜之左右怪問越王曰蛙亦有氣者）徐偃棄武終以喪邦（徐夷國子爵僭稱王周穆王聞之令楚伐徐徐子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於此）何也越習其威徐忘其備也孔子曰以不教人戰是謂棄之（論語之辭）故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易大傳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此用兵之職也

愚按書稱放牛歸馬詩言戢戈櫜弓甚矣兵非聖人之所尚也然嘗觀周公作周禮極言師帥旅帥卒長伍長之制詳陳振旅茇舍治兵大閱之儀至於斬牲徇陳舉手如大敵之臨焉是兵亦非聖人之所廢也善乎太宗之言曰凋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兵不可以全除亦不可以常用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将重討高麗（重平聲） 是時房玄齡寢疾增劇顧謂諸子曰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唯欲東討高麗方為國害吾知而不言可謂銜恨入地遂上表諫曰臣聞兵惡不戢（惡烏去聲後同）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暨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為中國患害無過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行音杭後同） 其後延陀鴟張（鴟惡鳥也）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已北萬里無塵至如

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弑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日。即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恥。隋文帝十八年。高麗寇遼西。遣楊諒討之。無功。煬帝大年。徵其王元入朝。不至。八年。徵天下兵擊之。帝親攻諸城。不下。來護兒。宇文述等大敗。九年。復親征。不拔。十年。復討之。徵其王入朝。竟不至。掩崤陵之枯骨。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文公二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比功校德。萬倍前王。此聖主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于率土。孝德彰於配天。覩夷狄之將亡。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將帥之將去聲後同則決機萬里。屈指而候驛。視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筭無遺筞。擢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夷單使去聲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箭穿七札。札。甲也。養由基射穿七札弓貫六鈞。左傳定公八年。公侵齊。士皆列。顏高之弓六鈞。加以留情墳典。屬意篇什。屬音燭筆邁鍾張。見師傳篇注詞窮賈馬。賈誼。司馬相如。皆文人文鋒既振。則宮徵自諧。徵音上輕翰暫飛。則花葩競發。撫萬姓以慈。遇群臣以禮。褒秋毫之善。解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愬斯絕論語曰。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好生之德。好去聲禁障塞於江湖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鳧鶴荷稻粱之惠。荷去聲犬

馬蒙帷蓋之恩。降尊吮思摩之瘡。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遼。攻白巖城。右衛大將軍李思摩爲流矢所中。太宗親爲之吮血。登堂臨魏徵之柩。柩。去聲。十七年正月。魏徵卒。太宗哭之慟。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十九年。太宗征高麗至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祭之。臨哭盡哀。負塡道之薪。則情感天地。十九年。太宗渡遼。遼澤泥潦。車馬不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剪草塡道。水深處以車爲梁。上自繫薪於馬鞘。以助役。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獄。臣心識昏憒。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衆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爲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寶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易文言傳釋乾卦之辭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爲陛下惜之者。蓋謂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臣謂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理。古來以魚鼈畜之。宜從闊略。必欲絕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死囚。必令平聲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戰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轊車而掩泣。

抱枯骨而摧心，足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寃
痛也。且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
失臣節，而陛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
也；久長能為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
日殺萬夫，不足為愧。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內為舊
主雪怨，為去聲。後外為同。十七年，高麗臣莫離支弒其君高武而獨專國政，太宗於是有征遼之
議。外為新羅報讎，十七年，新羅遣使言百濟攻取其國四十餘城，復與高麗連兵，謀絕其
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命司農丞相里玄奬齎璽書賜高麗，使勿攻新羅。莫離支竟不從。玄奬還具
言其狀。上於是欲征之。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
祖老子止足之誡，以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恩，

降寬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凌波
之船，罷應募之衆，十八年，太宗欲征遼東，長安、洛陽募士三千，戰艦五百艘。自然
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所恨竟
無塵露，微增海岳，謹罄殘魂餘息，豫代結草之誠。左傳
宣公十五年，秦伐晉，次于輔氏。魏顆敗秦師，獲杜回。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
則曰：必殉之。及卒，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
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儻蒙錄此哀鳴，即臣死骨不朽。太宗見
表歎曰：此人危篤如此，尚能憂我國家。雖諫不從，終
為善策。
唐氏仲友曰：□既濟九三，與未濟九三，均是伐鬼方，均是三年之伐。在既濟則戒之，在未濟則勉之。

武功之未成，聖人必勉之於始；武功之既成，聖人必戒之於終。玄齡之書，得既濟之義，太宗莫之聽
者，無異相之心耳。
朱氏黼曰：玄齡於太宗左右，未嘗有所可否，每遵帝旨，惟震懼通謝，非不能諫也。史稱王魏善諫諍，
房杜讓其直。是以太宗一切奉。伐遼，遂良再言之，不聽。至是再舉，外庭無敢一言。雖玄齡任用之久，相
信之深，亦不敢面陳於在廷之日，獨表諫於屬纊僅存之際，理切詞盡。太宗嘉納，不之從也。至身沒
而後罷之。以此觀太宗晚節，大畧可致矣。
愚按：玄齡此疏，乃太宗征遼無功之後，思謀再舉之時，而玄齡行將屬纊之日也。此疏辭意懇
切，何乃不見於初親征之際耶？豈太宗念心難懇誠，忠言皆曰不足以盡其行耶？毋乃俟其大
舉無成，夫然後諫耶？然玄齡此疏切矣，太宗止曰：此人危篤，尚能憂我國家。亦未有樂從之意。
越明年，則以疾而命皇儲聽政矣。否則亦兵再舉，事未可知也。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又曰：

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帝王保治，厥有古哉。以太宗之賢，猶闕此，況其次者乎。
貞觀二十二年，軍旅亟動，宮室互興，百姓頗有勞弊。
充容唐制女官號。九嬪之一也。徐氏名惠，長城人。生五月能言，四歲通經，八歲屬文。父孝德嘗
試使擬離騷為小山篇，曰：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為兮獨往。太宗聞之，召為
才人。手不釋卷，文辭敏贍。帝崩，禮頓，永徽初卒，贈賢妃。上疏諫曰：貞觀已來，二
十有餘載，風調雨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
饑饉之災。昔漢武帝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漢武
帝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禪肅然山。齊
桓公小國之庸君，尚塗塗、圖，古通用。泥金之望。齊桓公既霸，會諸侯
於葵丘，欲行封禪。後漢制，封禪用玉牒玉檢，以水銀和金為泥。望者，望而祭也。陛下推功損

已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通典古者帝王之興每易姓而起以致太平必封于泰山所以告成功也黃帝禪亭亭五帝禪云云皆山名陸云升中于天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云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保未備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易以豉切復同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轉去聲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死之痛因風阻浪人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無數十之穫一船致損則傾覆數百之粮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

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兇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習兵先哲所戒昔秦皇併吞六國反速危禍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害肆情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此下疑闕四字減行役之煩增雨露之惠妾又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功不可遂兼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踰時玉華創制曾音層翠微玉華並宮名非惟構架之勞頗有工力之費雖復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

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室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並音洛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則心斯悅矣夫珍玩技巧為喪國之斧斤夫音扶下同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竊見服玩纖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奇珍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紂始為象箸箕子曰彼為象箸必將為犀玉之杯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夫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

照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秘於麟閣漢宣帝圖功臣於麒麟閣盡探賾於儒林探平聲賾士革切千王理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迹興亡衰亂之數得失成敗之機固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內乃宸衷久察無假一二言焉惟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著體逸於時安伏願抑志推心慎終成始削輕過以添重德擇今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泰太宗甚善其言特加優賜甚厚

愚按人臣進諫於君古人擬之批鱗雖士夫猶以為難況婦人女子乎其見之史傳則鄧曼諭其敗之成風請須句之封班姬辭共輦之載劉氏救元達之刑寥寥千載不多見也太宗納

諫之德冠絕古今。外之房杜王魏。內之文德皇后。亦足以交修而夾輔之矣。宮妾之中。復有如徐氏者焉。觀其諫疏。有老師宿儒。不能遠過者。嗚呼賢哉。

安邊第三十六 凡二章。

貞觀四年。李靖擊突厥頡利。敗之。其部落多來歸降者。降。下江切。後同。詔議安邊之策。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於河南處之。處。上聲。後同。準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塞。音賽。後同。五原塞。今為豐州。隸河東。全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太宗從之。秘書監魏徵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此是上天勦絕。宗廟神武。且其世寇中國。萬姓冤讎。陛下以其為降。不能誅滅。即宜遣發河北。今山東道。居其舊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伏。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之者若是。故時發猛將以擊之。將。去聲。收其河南以為郡縣。陛下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後。滋息過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尤不可處以河南也。溫彥博曰。天子之於萬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除。餘落歸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宜處之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

存之。懷我厚恩。終無叛逆。魏徵曰。晉代有魏時。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統勸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數年之後。遂傾瀍洛。江統。字應元。陳留人。晉武帝時為山陰令。時關隴為氐羌所擾。統深推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人服其深識。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收居內地。教以禮法。選其酋首。酋。慈由切。後同。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單于於內郡。單。音蟬。以為漢藩翰。終于一代。不有叛逆。又曰。隋文帝勞兵馬。費倉庫。樹立可汗。令復其國。令。平聲。後同。後孤恩失信。圍煬帝於鴈門。隋開皇二十年。文帝以突厥突利為啟民可汗。妻以義成公主。大業十一年。煬帝巡北邊。始畢可汗帥騎數十萬。謀襲帝。義成公主遣使告變。帝馳入鴈門。突厥圍鴈門。急攻之。帝泣。目盡腫。後公主以計解圍。今陛下仁厚。從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長。酋。音囚。不相統屬。力散勢分。安能為害。給事中杜楚客如晦弟也。少尚奇節。初建成雅作。遁舍嵩山。貞觀四年。召為給事中。太宗曰。人不仕無害。患才不副。而兄與我共一心者。爾當如兄事吾。遷蒲州刺史。有能名。遷工部尚書。攝府事。以嫌廢閑。進曰。北狄人面獸心。難以德懷。易以威服。易。以豉切。今令其部落散處河南。逼近中華。久必為患。至如鴈門之役。雖是突厥背恩。背。音佩。自由隋主無道。中國以之喪亂。豈得云興復亡國。以致此禍。

夷不亂華前哲明訓存亡繼絕列聖通規臣恐事不師古難以長久太宗嘉其言方務懷柔未之從也卒用彥博策辛子切。自幽州至靈州東至幽州西至靈州也。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以處之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自突厥頡利破後諸部落首領來降者皆拜將軍中郎將郎將之將去聲。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唯拓拔不至拓他各切拔蒲末切複姓。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於道使去聲。涼州都督李大亮以為於事無益徒費中國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猶於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

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左傳閔公元年管仲告齊侯之辭。自陛下君臨區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強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鎮禦藩夷州縣蕭條戶口鮮少鮮上聲。加因隋亂減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業匈奴微弱以來始就農畝若即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惑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納是以周室愛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齡秦王輕戰事胡故四十載而絕滅漢文養兵靜

守天下安豐孝武揚威遠略海內虛耗雖悔輪臺追已不及漢武帝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請置校尉分護歲收其利以威西國上不從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統鄯善伊吾鄯善並西域國名伊吾在大磧外南至玉門關八百里漢宜禾都尉所治。且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虛內致外竟損無益遠尋秦漢近觀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藩磧民非夏人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為藩臣蓋行虛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

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酋長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凶虜其眾益多非中國之利也太宗不納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宮突厥可汗弟中郎將阿史那結社率陰結所部率去聲阿史那突厥姓名結社率突利可汗之弟時為中郎將。并擁突利子賀邏鶻夜犯御營事敗皆捕斬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處其部眾於中國還其舊部於河北建牙於故定襄城立李思摩為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謂侍臣曰中國百姓實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

安未之有也。初不納魏徵言，遂覺勞費日甚，幾失久
安之道。舊本學書本事太宗以下至太宗不納另為一章。十三年以下據前只為一章。本按其是一事，因次第其辭，合為一章。文摭通鑑載此事，參綴書詳略多不符。

胡氏寅曰。徵言之道。推理是正。則言必忠。故書之道。動以因於己言為是。則雖如書太宗覽悔懼備物在廷來若魏徵之言盡善也。而太宗不使歟。用從書博之策何也。身博之業。太宗之所欲為者。其偶因歟。未可知也。其先盡承志歟。未可知也。如所見偶同。則不應言之再三。如先意承志。則不得為志矣。太宗用其言。未幾有失及悔戰之變。如此而欲功加外荒。甚當百實者。非聖主之道節也。又曰。魏公素勸用侯君集為事。相君集反。太宗起徵墓之。魏督仆碑。溫彥博勸居突厥塞內。突厥反。太宗了然身悔而追思魏徵之言。事同而異之。何也。以見溫彥博塞內。使突厥衛如一家者。本太異宗雖李之必彥博擇其欲貨之故。不以歸咎於雖然。行宮入墓之變。亦已危矣。太宗墓冠帶百蠻之名。推心不殺。戎狄至是始宣。非後世之永戒哉。

唐氏仲友曰。前輩言。以德兼人者王。以富兼人者貧。實既疲。頡利既擒。若用魏公之言。使長河以共於邊。無擾於國。無費不亦善乎。乃卒用彥博之策。若不用結社之風。患使與地。賊之當數萬擊。為唐之貴。不亦重乎。大抵處置降人最難。內之中國。亂華俗。置諸塞內。生後患。此反之故地。為立君長。徒其故俗。服則為藩。叛則去。不為叛臣。此長策也。

愚按。昔成周盛時。四夷來朝。皆之周門之外。至亦如九服之制。蠻夷鎮藩。在所外也。春秋之世。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其後楊拒泉皋伊雒之戎。入王城。伐京師。雖子帶之所召。亦始遷之失也。晉江統之論。可以為鑒矣。唐興。太宗以武定天下。天下既平。窮荒慕服。突厥之委命闕庭。尤漢以下之所無者。時宜置之中夏。奉示遠近也。當是時。魏徵以忠直得上心。養有四天之名。而竟莫之回。溫彥博以儒臣遇合。處置新降之議。胡為乎獨異衆正之見耶。遂使突厥得在禁衛。有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此與陸渾之居伊雒。何以異哉。後為成周之憂。時此事有害之盛。除太宗鑿於從魏徵之言者。謝用於此而不受之。乎。他日除山之亂。宮闈豈非太宗誇讓有以啟之。

貞觀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之後，太宗欲以其地為州縣。魏徵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王先來朝謁，自後數有商胡數音朔稱其遏絕貢獻，加之不禮大國詔使，遂去聲使王誅載加。若罪止文泰，高昌王姓麴，名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撫其民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民，威德被於遐外，為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為州縣，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每來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

遣辦衣資，離別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竟以其地置西州，仍以西州為安西都護府，每歲調發千餘人，調，去聲。防遏其地。黃門侍郎褚遂良亦以為不可，上疏曰：臣聞古者哲后臨朝，明王創業，必先華夏而後夷狄，廣諸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周宣王名靖。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不窮追也。始皇遠塞，中國分離。秦始皇使蒙恬發兵三十萬人。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

西供役之年。供，平聲。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每歲遣千餘人，而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方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為國生事。為，去聲。高昌塗路，沙磧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設令平聲張掖塵飛，酒泉烽舉，張掖，今為甘州路；酒泉，今為肅州路，隸甘肅。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陛下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為立可汗；吐渾遺萌，更樹君長；長，音掌。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服而存之。宜擇高昌可立者，徵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為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後代。䟽奏不納。至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州有警急，雖不足為害，然豈能無憂乎？往者初平高昌，魏徵、褚遂良勸朕立麴文泰子弟，依舊為國，朕竟不用其計，今日方自悔責。昔漢高祖遭平城之圍而賞婁敬，漢高帝欲擊匈奴，使婁敬使匈奴。還報曰：匈奴伏奇兵以爭利，不可擊也。上怒曰：齊虜以口舌得官，迺今

妄言沮吾軍。械繫敬至廣武。遂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還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迺封敬千戶，為關內侯。袁紹敗於官渡而誅田豐，漢獻帝時，曹操兵大破袁紹於官渡。紹與八百騎渡河，走至黎陽，衆稍復歸。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今戰敗而歸，內慙，將殺吾，吾不望生。紹謂逢紀曰：田別駕前諫止吾，吾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袁紹遂殺豐。朕恒以此二事為誡，寧得忘所言者乎？

范氏祖禹曰：觀徵之言，其利害非不明也。以太宗之智，豈不足知之？蓋其好大而喜遠，矜功而徇名，不能以義制心，故忠言有所不從，而欲前世帝王皆莫我若也。又曰：有國者，兵師之禍小，而或以霸，秦穆公、句踐是也；得地之禍大，而或以亡，楚靈王、齊湣王是也。是故廣地不若廣德，強兵不若養民。先王患德之不足，而不患地之不廣；患民之不安，不患兵之不戢。封域之外，聲教所不及者，不以煩中國也。太宗不從忠諫，卒自咎悔。況不若太宗之理而可為乎？

胡氏寅曰：中國禮義之地，四夷所為視效而賓服者也。高昌有罪，王師討之，既聞其喪，是罪人已死，則宜撥兵遣使，立其嗣子，懷以恩信，乃不攻而自服之道也。今乃伐其喪荒，無禮無義，夫豈天子之兵乎？是故以利言之，乘人之喪，迫以強暴，坐收數百里之地，所廣輿圖，信足以夸耀一時；以義言之，則窮兵遠討，以高昌王一人桀驁之故，而係累其衆，郡縣其土，仁者不為也。

眞氏德秀曰：是時褚遂良亦諫不從。十七年，西突厥入寇，帝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事協議畏實厭於河南，救爭之，而帝不從。後以結社稷之安而悔，復議以高昌為郡縣。徵爭之，而帝復不從。又以西突厥入寇而悔。使早從徵言，安有是哉？然知過而能悔，此其所以興也。

愚按：自夏禹西戎即叙之後，成周西旅底貢之餘，遠西域而開玉關，極城郭諸國，懸服實始於漢武。然中國勞弊，亦已甚矣。閉玉關，謝西域，此光武所以為盛德也。太宗滅高昌，置都護，由是

為開遠西域之計。而焉支。昧勒。丘慈。于闐。四鎮遂為遐陬重地。至于開元。自玉門以西。烟火萬里。為唐編氓。曾幾何時。天寶以後。事勢日非。前日之興國。率為戎馬之郊矣。顧公有言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貴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況奪其土地。而置以郡縣乎。務廣地不如務廣德。古訓豈虛語哉。

貞觀政要卷第九

貞觀政要卷第十

戈直集論

論行幸三十七　論畋獵三十八
論災祥三十九　論慎終四十

行幸第三十七 凡四章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廣造宮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東都。離宮別館。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今涿州。路隸順天）無不悉然。馳道皆廣數百步。種樹以飾其傍。人力不堪。相聚為賊。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復已有。以此觀之。廣宮室。好行幸。（好。去聲）竟有何益。此皆朕耳所聞。目所見。深以自誡。故不敢輕用人力。惟令（平聲）百姓安靜。不有怨叛而已。

貞觀十一年。太宗幸洛陽宮。泛舟于積翠池。顧謂侍臣曰。此宮觀臺沼。（觀。去聲）並煬帝所為。所謂驅役生人。窮此雕麗。復不能守此一都。以萬人為慮。好行幸不息。（好。去聲）人所不堪。昔詩人云。何草不黃。何日不行。（詩小雅何草不黃篇之辭）大東小東。杼軸其空。（詩小雅大東篇之辭）正謂此也。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國滅。今其宮苑盡為我有。隋氏傾覆者。豈惟其君無道。亦由股肱無良。如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皆隋之臣）居高官。食厚祿。受人委任。惟行諂佞。蔽塞聰明。欲令其國無危。（令。平聲）不可得也。司空

長孫無忌奏言隋氏之亡其君則杜塞忠讜之言臣則苟欲自全左右有過初不糾舉寇盜滋蔓亦不實陳據此即不惟天道實由君臣不相匡弼太宗曰朕與卿等承其餘弊惟須弘道移風使萬世永賴矣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魏徵等曰隋煬帝承文帝餘業海內殷阜若能常處關中（處上聲）豈有傾敗遂不顧百姓行幸無期徑往江都不納董純崔象（皆隋之臣）等諫諍身戮國滅為天下笑雖復帝祚長短委以玄天而福善禍淫亦由人事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長久國無危敗君有違失臣須極言朕聞卿等規諫縱不能當時

即從再三思審必擇善而用之

貞觀十二年太宗東巡狩將入洛次於顯仁宮宮苑官司多被責罰侍中魏徵進言曰陛下今幸洛州為是舊征行處（為去聲後為其同）庶其安定故欲加恩故老城郭之民未蒙德惠官司苑監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物不精（供平聲）又以不為獻食此則不思止足志在奢靡既乖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隋主先命在下多作獻食獻食不多則有威罰上之所好（去聲）下必有甚競為無限遂至滅亡此非載籍所聞陛下目所親見為其無道故天命陛下代之當戰戰慄慄每事省

約飭縱前列昭訓子孫柰何今日欲在人之下陛下若以為足今日不啻足矣（啻音翅）若以為不足萬倍於此亦不足也太宗大驚曰非公朕不聞此言自今已後庶幾無如此事（幾平聲按通鑑係十一年上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偫有咸譴責魏徵諫曰云云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范氏祖禹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四海之富而猶以為不足何哉忘其始之賤貧而欲大無窮也是以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及其即位奉為賢君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周公作書以戒成王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集文有曰朕能任衣冠令不至此是以恭儉愛民推恐須之嗚呼其可謂有德者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省不亦賢乎

又曰太宗可謂不忘戒矣觀隋之宮室而以諂諛權載寔臣夫知彼之所以亡則圖我之所以存而不敢息其此三王之所由興也

愚按有虞之制五載一巡守成周之盛去年一時巡肆覲東后大明黜陟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無非事也其事從至為簡省其供給至為儉約故民以其所行為幸所不行為不幸所謂吾王不遊吾何以休是也後世揚廣來溫延遊不息始務豐侈其飲食美覽其行賞以供給通制為賢能以置頓不備為罪軒州辦承風旋為勞費於是百姓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矣太宗親睹煬帝之禍猶以供奉不精多所責罰况其餘者乎夫古之巡幸所以徇民後之巡幸所以徇己人君欲復虞周巡守之制而不先省其車徒之數約其供給之備未有不蹈隋煬之失者也

畋獵第三十八（凡五章）

秘書監虞世南以太宗頗好畋獵（好去聲）上疏諫曰臣聞秋獮冬狩蓋惟恒典（獮音蘇前切周禮大司馬仲秋教治兵以獮田致禽以祀祊仲冬教大閱以狩田致禽以享烝）射隼從禽備乎前誥（射食亦切隼荀尹切禽也）伏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摧班碎掌親御皮軒（皮軒田獵之車也）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夷兇翦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効獲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繫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橛斯蓋重慎防微為社稷也（為去聲）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司馬相如字長卿事武帝時為郎從帝獵長楊帝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帝從之）張昭變色於後（張昭字子布彭城人為吳主孫權軍師權嘗乘馬射虎昭變色而諫之）臣誠細微敢忘斯義且天弧星罼（音畢網也）所殪已多（殪音翳殺死也）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涓澮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群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代太宗深嘉其言

愚按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也王制天子無事則歲三田周禮大閱之制獮為肄簡則畋獵固古禮也何外作禽荒見於大禹之訓而不敢盤于遊田乃為文王之德正以畋獵雖古制有因是而勞師擾武妨農害民者矣況後世萬乘之動供給之繁發求之務乎太宗身親行陣馳捷奏功其於遊獵固其好尚心有不遵制而病民者宜世南懇切之諫有以動上之聽矣

谷那律（魏州昌樂人貞觀中累遷國子博士後遷諫議大夫淹識群書褚遂良稱為九經庫）為諫議大夫嘗從太宗出獵在途遇雨太宗問曰油衣若為得不漏對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弗數遊獵（數音朔）大被嘉納賜帛五十段加以金帶

按通鑑此事係在高宗永徽元年九月癸亥與此異而新舊唐書則同

唐氏仲友曰谷那律淹識群書褚遂良嘗稱為九經庫油衣瓦為不漏之對可見質直蓋諫議之士難乎質直故三益之友得一已審而況衆之者乎

愚按家語記孔子之言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其五曰諷諫惟度主以行之吾從其諷諫乎夫所以諷諫者假他事引援而諫者也谷那律以儒學之臣居諫議之職以瓦為衣之對雖過於質直其諷諫之謂乎太宗從其直而實嘉之是亦從諫之美也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昨往懷州（今隸懷慶路）有上封事者云何為恒差山東衆丁於苑內營造即日徭役似不下隋時懷洛以東殘人不堪其命而田獵猶數（數音朔）驕逸之主也今者復來懷州田獵忠諫不復至洛陽矣（復音扶）四時蒐田（蒐音搜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既是帝王常禮今日懷州秋毫不干於百姓凡上書諫正自有常準臣貴有詞主貴能改如斯詆毀有似呪詛侍中魏徵奏稱國家開直言之路所以上封事者尤多陛下親自披閱或冀臣言可取所以僥倖之士得肆其醜臣諫其君甚須折衷從容諷諫（從即容切）漢元

帝(名奭)嘗以酎祭宗廟。(酎音紂。三重醇酒味厚。故以薦宗廟也。)出便門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當乘輿免冠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言臣自刎以頸血汙車輪(汙去聲)陛下不入廟矣。元帝不悅。光祿卿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乘平聲。後同)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廣德言可聽。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以此而言張猛可謂直臣諫君也。太宗大悅

愚按魏徵不取廣德之直言。而取張猛之直諫。不過順太宗之意而書耳。蓋嘗聞先儒之言曰諫者之委曲。君德未信於人也。諫者之剴切。君德已信於人也。其難其易。言者之得失則二在人主。為進德之驗。則一而已。由此觀之。諫書設人有似沮悅。此正太宗君德信於人之驗也。君

以張猛之諷諫為是。則是以漢元之昏庸期太宗耳。豈責難之道乎。

貞觀十四年。太宗幸同州(今隸陝西。)沙苑親格猛獸。復晨出夜還。(還音旋。後同)特進魏徵奏言臣聞書美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周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傳述虞箴稱夷羿以為戒(傳。左傳。魏絳告晉侯曰。昔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夷羿如是。可不懲乎)昔漢文臨峻坂欲馳下。袁盎(楚人。漢文帝時為中郎將)攬轡曰聖主不乘危。(乘平聲)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馬名)馳不測之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欲自輕。奈高廟何(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坂。袁盎諫。帝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云云。帝乃止。)孝武好格猛獸。(好去聲。後同)相如進諫。力稱烏獲(秦武王力士。舉龍文鼎者)捷言慶忌。(吳王僚之子。射能捷矢)人誠有之。獸亦宜然。猝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雖烏獲逢蒙之伎(逢音龐。逢蒙。古之善射者)不得用。而枯木朽株盡為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而本非天子所宜。(事見首章注)孝元帝郊泰畤。(郊祀之壇曰畤)因留射獵。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時為長信少府御史大夫)稱竊見關東困極。百姓離災。今日撞亡秦之鍾。歌鄭衛之樂。士卒暴露。從官勞倦(倦去聲)欲安宗廟社稷。何憑河暴虎未之戒也。臣竊思此數帝。心豈木石。獨不好馳騁之樂。(樂音洛。後同)而割情屈己從臣下之言者。志存為國。(為去聲。後同)不為身也。臣伏聞車駕近出。親格猛獸。晨往夜還。以萬

乘之尊。闇行荒野。踐深林。涉豐草。甚非萬全之計。願陛下割私情之娛。罷格獸之樂。上為宗廟社稷。下慰群寮兆庶。太宗曰。昨日之事。偶屬塵昏。非故然也。自今深用為誡

愚按魏徵諫獵之辭。援古監今。惓惓忠懇。比虞世南奏疏。尤為懇至切到。足以儆動其君之聽。塵昏之語。太宗烏得不為之感悟。為者魏徵者。可謂能引君於道矣

貞觀十四年冬十月。太宗將幸櫟陽(櫟音藥。櫟陽今為咸寧縣。屬奉元路)遊畋。縣丞劉仁軌(字正則。汴州人。初為陳倉尉。部人魯寧為折衝都尉。豪縱犯法。特笪殺屈。仁軌榜殺之。太宗召詰責。仁軌曰。寧學臣。臣故殺之。帝以為剛直。擢咸陽丞。累遷給事中。武后時拜僕射)以收穫未畢。非人君順動之時。詣行所上表切

諫太宗遂罷獵擢拜仁軌新安令。新安縣名，今河南府路仍舊隸。按史傳：太宗校獵同州，仁軌諫曰：今歲澍澤沾足，百穀茂收，纔十二，常日貲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繕橋治道，役雖簡省，猶不損數萬。少延一旬，使場圃畢勞，陛下六飛徐驅，公私交泰。上璽書褒納，拜新安令。

愚按：劉仁軌一縣丞耳，而能效一言之忠，動萬乘之聽，其忠君愛民之心，有侍從之臣所未能者，可不謂難乎哉。蓋仁軌嘗為陳倉尉，太宗以其剛直擢咸陽丞，則其受知於太宗有由來矣。然非太宗有從諫之美，樂善之誠，則仁軌雖有剛直之操，將安所施哉，適足以獲罪而已矣。仁軌官由州縣，而致宰相，善致聲譽，得吏民懽心，為史傳所稱美。出宰百里者，可不知所效法耶。

災祥第三十九 凡四章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比見衆議，比音鼻以祥瑞為美事，頻有表賀慶。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

人足，雖無祥瑞，亦可比德於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有芝草徧街衢，鳳凰巢苑囿，亦何異於桀紂。嘗聞石勒時，石勒，上黨胡奴人，晉元帝時據襄國稱帝，是為後趙。有郡吏燃連理木，煮白雉肉喫，豈得稱為明主耶。又隋文帝深愛祥瑞，遣秘書監王劭著衣冠在朝堂對考使，使去聲焚香讀皇隋感瑞經，隋文帝好機祥小數，王劭言上受命符瑞甚衆，又採歌謠圖讖佛經文字，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盥手焚香，閉目讀之，曲折有聲，如歌詠。經涉旬朔，始徧。上益喜，賞賜優洽。舊嘗見傳說此事，實以為可笑。夫為人君，夫音扶當須至公理天下，以得萬姓之懽心。若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

人皆樂之，樂音洛發號施令，施去聲，令平聲人皆悅之。此是大祥瑞也。自此後，諸州所有祥瑞，並不用申奏。按通鑑係貞觀二年。又曰：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於野外。

愚按：聖人之作春秋也，祥瑞不書，惟災異書。豈無意哉。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豈無祥瑞而不書，而有年大有年之書，兩見於經，蓋聖人特筆也。太宗以聰明之資，克勤于政，不以祥瑞為祥瑞，而以堯舜之致化為大祥瑞，豈無見而然哉。嘗觀文公朱子通鑑綱目，貞觀一代，皆不見祥瑞之書，惟貞觀四年以大有年書，錄其外戶不閉，家給人足，斗米三錢之美，斯祥瑞之大者歟。然則太宗之為此言也，非苟言之，實允蹈之矣。

貞觀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見音現，後同山東及江淮多

大水。太宗以問侍臣，秘書監虞世南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梁山，晉地晉侯召伯宗而問焉，晉侯，景公，名獳。伯宗，晉大夫對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樂，降服乘縵，乘平聲，縵音慢，謂乘車之無飾文者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事見左傳成公五年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令郡國無來獻，令平聲施惠於天下，施去聲遠近歡洽，亦不為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朝。按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為怪耳。今蛇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怪。又山東之雨，雖則其常，然

陰潛過久，恐有冤獄，宜斷省繫囚，庶或當天意。且妖不勝德，修德可以銷變。太宗以為然，因遣使者 使去聲 賑恤飢餧，申理冤訟，多所原宥。

貞觀八年，有彗星見于南方，彗，徐醉切。見，音現。後同。彗星，妖星也。其狀如帚。 長六丈。一作六尺。 經百餘日乃滅。太宗謂侍臣曰：天見彗星，由朕之不德，政有虧失，是何妖也？虞世南對曰：昔齊景公 名杵臼 時彗星見，公問晏子。晏嬰也。 晏子對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星，為公戒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星沒。十六一作十三。 陛下若德政不修，雖麟鳳數見，數，音朔。 終是

無益。但使朝無闕政，百姓安樂，樂，音洛。 雖有災變，何損於德？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逸，若能終始如一，彗見未足為憂。太宗曰：吾之理國，良無景公之過。但朕年十八便為經綸王業，便為之為，去聲。後同。 北剪劉武周，西平薛舉，東擒竇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降，音杭 海內乂安，自謂古來英雄撥亂之主無見及者，頗有自矜之意，此吾之過也。上天見變，良為是乎？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有四海，既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焉震懼。魏徵進曰：

臣聞自古帝王未有無災變者，但能修德，災變自銷。陛下因有天變，遂能戒懼，反覆思量，量，平聲。 深自尅責，雖有此變，必不為災也。

唐氏仲友曰：世南對山壞蛇見天水，恐有冤獄枉繫，亦未足以應天變矣。詩曰：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唐之女禍，其兆先見於此，世南名儒學，非不知此。顧太宗無女寵之溺，然迹可言，然猶不能援詩以為說，取證於漢靈晉惠乎？乃曰此見山澤，適其所居，以世南之忠直，無以發太宗微懼之意，惜哉。又曰：世南論彗星戒驕矜，此最中太宗之病，較諸者逐索因之論，大小殊矣。愚按：昔劉向五行傳某事失，則某咎徵應。說者以為鑿，春秋所書災異，傳者亦推迹未來之事應之，說者以為拘。且妖由人興，天事但衆人君推書恐懼修省以銷其變，國雖盡信理坐替史之所推測也。夫蛇虺，國女子之祥也。春秋之世，魯有蛇自泉宮出，鄭則內蛇與外蛇鬬於門之外，國不見為女禍也。唐高宗昏惑，溺愛遂啓女后專政，今應大蛇之妖，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春秋之世，嘗有星孛，齊有彗星，亘不見有於除布也。唐武后肆其凶毒，竄易唐祚，卒應彗星之異。茲二者皆見於貞觀之八年極盛之時也。天心仁愛，儆戒之意，早已見矣。天人之際，良可畏哉。

貞觀十一年，大雨，穀水溢，衝洛城門，入洛陽宮，平地五尺，毀宮寺十九，所漂七百餘家。太宗謂侍臣曰：朕之不德，皇天降災，將由視聽弗明，刑罰失度，遂使陰陽舛謬，雨水乖常。矜物罪己，載懷憂惕，朕又何情獨甘滋味？可令尚食 令，平聲。尚食，掌御膳之官。 斷肉料，進蔬食。文武百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中書侍郎岑文本上封事曰：臣聞開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

易(以豉切)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子聿切)所以崇其基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音密)，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去聲)。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疏；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上聲)，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日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國曰：人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孔安國釋虞書之辭)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為此也。(為去聲)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為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即改，從諫如流，為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頤神養性，省遊畋之娛，去奢從儉(去上聲)，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櫜弓矢，而不忘武備。(櫜音皐，弓藏也)凡此數者，雖為國之恒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昧，惟願陛下思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隆(三五，

三皇五帝也)億載之祚，與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為妖，(史記：商亳為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大戊從之，祥桑枯死而去。)龍蛇作孽，(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為不建，厥咎眊，厥極弱，時則有龍蛇之孽。)雉雊於鼎耳，(史記商紀：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從之，殷道復興。)石言於晉地，(左傳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猶當轉禍為福，變災為祥，況雨水之患，(雨水，一作水旱。)陰陽恒理，豈可謂天譴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

太宗深納其言。(養，當作食。出文子。)

愚按：降水儆予，帝舜所以畏天省己也。六事自責，成湯所以反躬致戒也。太宗之言，雖未能一出於誠，亦庶幾乎舜禹之遺意矣。惜乎岑文本之論，皆非所以戒其畏天憂民之心，而勉其側身修行之實也。其曰陰陽恒理，豈繫聖心，不免於微忽天戒乎。豈君臣相敬之道哉。

慎終第四十(凡七章)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內安(令平聲)，必有外擾。當今遠夷率服，百穀豐稔，盜賊不作，內外寧靜，此非朕一人之力，實由公等共相匡輔。然安不忘危，理不忘亂，雖知今日無事，亦須思其終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貴也。魏徵對曰：自古已來，元首股肱，不能備具，或時君稱聖，臣即不賢，或遇賢臣，即無聖主。今陛下明，所以致理。向若直有賢臣而

君不思化亦無所益天下令雖太平臣等猶未以為喜惟願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愚按昔帝舜之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釋者謂舜之意以人臣樂於趍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皋陶之意以為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君行臣職則臣下解怠而萬事廢所以戒之也虞廷君臣之相與責難者如此雍熙之治所以為不可及也太宗之言侍臣謂當今太平非賴一人之力皆由公等共輔須思終始如一斯言也其帝舜作歌之意乎魏徵之對則曰陛下聖明所以致理若有賢臣而君不思化亦為無益是猶皋陶勸舜之意也又曰今雖太平臣未以為喜惟願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亦猶皋陶戒舜之意也太宗能責難於其臣魏徵亦能責難於其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唐虞之

遺風焉是故有唐之治雖未能上濟時雍之盛而貞觀之盛可謂三代而下之所罕見者矣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人君為善者多不能堅守其事漢高祖泗上一亭長耳長音掌初能拯危誅暴以成帝業然更延十數年縱逸之敗亦不可保何以知之孝惠為嫡嗣之重溫恭仁孝而高帝惑於愛姬之子欲行廢立見師傅篇注蕭何韓信功業既高蕭既妄繫蕭何沛人漢丞相封酇侯書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願令民得入田高祖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數日因王衛尉之言赦出之韓亦濫黜黜當作誅韓信淮陰人佐漢高祖取天下封楚王有告信欲反高祖乃詐遊雲夢縛信至洛陽赦為淮陰侯由此怨望後復有言信反於呂后者后令蕭何紿信入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夷信三族自餘功臣

黥布之輩懼而不安至於反逆黥布姓英名布嘗坐法黥漢高祖封淮南王及韓信彭越之誅陰聚兵候伺警急中大夫賁赫詣長安告布反高祖自將兵擊之遂殺布滅之君臣父子之間悖謬若此豈非難保之明驗也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懼用保其終

愚按太宗言漢祖創業之君而猜忌太甚濫誅功臣斯言誠是也太宗能保全功臣無濫誅之失過漢高遠矣然不能正承乾之惡而於諸子之定分亦牽於愛而有不能自克者豈知人之明而自知之蔽耶

貞觀九年太宗謂公卿曰朕端拱無為四夷咸服豈朕一人之所致實賴諸公之力耳當思善始令終永固鴻業子子孫孫遞相輔翼使豐功厚利施於來葉

施平聲令數百年後令平聲讀我國史鴻勳茂業粲然可觀豈惟稱隆周炎漢及建武光武年號永平明帝年號故事而已哉房玄齡因進曰陛下撝挹之志推功群下致理昇平本關聖德臣下何力之有惟願陛下有始有卒卒子聿切則天下永賴太宗又曰朕觀古先撥亂之主皆年踰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舉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昇為天子此則武勝於古也少從戎旅少去聲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理而風移俗變子孝臣忠此又文過於古也昔周秦已降戎狄

內侵。今戎狄稽顙，皆為臣妾，此又懷遠勝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業，何得不善始慎終耶？

愚按詩書所載，聖君賢相之所以保治於雍熙泰和之時者，固幸功業之克成，未嘗以功業而自足也。太宗謂欲使豐功厚利施於永久，為勳盛業煥然可觀，不使後世惟稱隆周炎漢。志則高矣，然炎漢可企而及也，隆周豈止於若是哉。倬彼雲漢，為章於天，制之為禮樂，布之為法度，此文王之文也。不知太宗之所謂文，果能勝乎？無競維烈，撫寧萬昧，功成而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此武王之武也。不知太宗之所謂武，果能勝乎？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華夏寧謐，罔不率俾，由是而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文武之懷遠也。不知太宗之所謂懷遠，又果能勝乎否？然後知太宗矜功伐善之意出於中心，而善始慎終之語，不過虛言也。玄齡於此能舉其所已至，而不能勉其所未至，惜哉！若後章魏徵之對，則善矣。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讀書見前王善事，皆力行而不倦。其所任用公輩數人，誠以為賢。然致理比於三五之代，猶為不逮，何也？魏徵對曰：今四夷賓服，天下無事，誠曠古所未有。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勵精為政，比迹於堯舜；及其安樂也，（樂音洛）則驕奢放逸，莫能終其善。人臣初見任用者，皆欲匡主濟時，追縱於稷契；（契音卨）及其富貴也，則思苟全官爵，莫能盡其忠節。若使君臣常無懈怠，各保其終，則天下無憂不理，自可超邁前古也。太宗曰：誠如卿言。

愚按太宗致理不逮三五之言，所以責難於其臣也。魏徵之對，由盡人君處逸之論。人臣懷祿之弊，誠可為上下之儆。蓋人君固在於慎終如始，而人臣尤當始終如一也。今觀貞觀諸名臣久於其位，若雖於大節無所虧，然於格非之道無聞焉。每乃以成功難居，至理無盡，姑保其福祿榮名，恥君不及堯舜者，何如人哉！魏徵之言，厥有旨矣。

貞觀十三年，魏徵恐太宗不能克終儉約，近歲頗好奢縱，（好去聲，後同）上疏諫曰：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朴而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絕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產也，則重穀帛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為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所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冠去聲）大拯橫流，（橫去聲）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內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為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而不渝。一言興邦，斯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已來，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

初無為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超於上聖論事則未踰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還其馬與道里費）晉武焚雉頭之裘（晉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于殿前）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取怪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其無畏（家語之辭）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為人上者柰何不敬（書五子之歌）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

勞愛民猶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為頃年已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易以豉切後同）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音洛後同）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者哉恐非興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筭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已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人卑儉之迹歲改驕侈之情日異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或時欲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讀曰諍）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

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在於所染蘭芷鮑魚（家語之辭）與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疏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褻音泄）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遠音援後同）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間而自疏（間去聲後同）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疏遠君子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許六切）珍禽奇獸弗育於國（周書旅獒之辭）陛下貞觀

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反朴還淳頃年以來好尚奇異（好去聲後同）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未之有也末作滋興而求豐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恒恐不及近歲已來由心好惡（惡烏去聲）或眾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遠之夫行有素履（夫音扶行去聲後同）事有成跡所毀之人未必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應平聲朝音昭）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佞以為身謀陛

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為之臧否（部鄙切）是使守道者
日踈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
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
無嗜慾內除畢弋之物（畢網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外絕畋獵之
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夏書太康盤于遊無度畋于
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
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或時教習之處道路遙遠
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為歡莫慮不虞之變事
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孔子對魯定公之辭）然則君之待臣義不
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
咸思竭力心無所隱頃年已來多所忽略或外官充
使（去聲）奏事入朝思覩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顏色不
接欲請又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
之略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
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長音掌後）
樂不可極志不可滿（禮曲禮篇之辭）四者前王所以致福
通賢以為深誡陛下貞觀之初孜孜不怠屈己從人
恒若不足頃年已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
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為皆

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
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未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
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遠勞士馬問罪
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踈遠者畏
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
也昔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
有始有終無為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
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
攜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此誠
由識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已來疲
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下日悉留和
雇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
遞送之夫相繼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為驚擾脫因水
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
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釁焉
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寓十有三年道洽寰中
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比屋踰於可封（比音鼻）
菽粟同於水火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
被於郡國凶醜作孽忽近起於轂下夫天何言哉垂
象示誡斯誠陛下驚懼之辰憂勤之日也若見誡而

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慮而改之。與物更新。(更平聲) 易人視聽。則寶祚無疆。普天幸甚。何禍敗之有乎。然則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而已。當今太平之基。既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簣之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言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也) 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微臣所以鬱結而長歎者也。臣誠愚鄙。不達事機。略擧所見十條。輒以上聞聖聽。伏願陛下採臣狂瞽之言。參以芻蕘之議。冀千慮一得。衮職有補。(詩大雅烝民之篇曰。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則死日生年。甘從

斧鉞。疏奏。太宗謂徵曰。人臣事主。順旨甚易。忤情尤難。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論思獻納。朕今聞過能改。庶幾克終善事。(幾平聲) 若違此言。更何顏與公相見。復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覆研尋。深覺詞強理直。遂列為屏障。朝夕瞻仰。又錄付史司。冀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乃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疋。(按史傳十三年。阿史那結社率作亂。雲陽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故徵上此疏)

唐氏仲友曰。人君善否之分。其始毫釐。其末千里。論太宗貞觀初之所為。皆可以為三代之令主。至漸不克終。則凡三代之辟王。其極至於亂者。不過乎此。可不畏哉。徵有憂之。極言至論。數其十漸。有伊傅周召致其君。大禹訓其後世之意。非慮之至遠之盡。安能及此。使太宗聞過卽改。以終善道。以

保貞觀之隆。卒得躋乎三代之令主。皆徵力也。史以三代遺直許徵。於十漸見之。

葉氏適曰。太宗開十漸之戒。今錄付史官。使萬世知有君臣之義。至徵錄前後諫爭語於史官。帝卽不悅。夫十漸之戒。徵之所錄多不過此。而太宗不以何也。蓋錄在徵。則天下惟知徵之能諫。若錄在太宗。則天下將不止知太宗之能聽諫。且知太宗喜善不忘之意。凡此皆太宗好名焉。

愚按。觀徵十不克終之疏。正貞觀之中年。其閒所云。貞觀之初。如此其善。近歲以來。如此其未善。其善也。可以為三代之令主。其未善也。無異於後世之時王。何太宗一人之身。始終之相遠如此哉。蓋其始之善者。天資之過人也。終之未善者。學力之不繼也。昔者周之成王。卽位之初。或於二叔之言。不能明周公之德。其天資之美。有不能如太宗者矣。及其終也。敬迓天威。無敢昏逾。至於死生之際。炯然不亂。此豈太宗之所及哉。蓋然賴如召公輔導之功。為不可及。而魏徵格君之道。猶有所不足也。嗚呼。以太宗之聰明。猶不能保其終。而況天資之未逮者。其可不學學而務學也哉。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平定天下。朕雖有其事。守之失圖。功業亦復難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國。據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實可為誡。公等宜念公忘私。則榮名高位。可以克終其美。魏徵對曰。臣聞之。戰勝易。(易以豉切) 守勝難。陛下深思遠慮。安不忘危。功業既彰。德教復洽。恒以此為政。宗社無由傾敗矣

范氏祖禹曰。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又曰。無輕民事惟難。孔子曰。為君難。夫知所難而後可以有為也。傳曰。君以為易。則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則其易也將至矣。太宗知守之之難。所以能有終也。

愚按魏徵之於太宗。凡三告以守天下之難矣。居安忘危之言。始終弗渝。其憂治危明之心爲何如哉。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徵之謂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魏徵曰。觀近古帝王。有傳位十代者。有一代兩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懷憂懼。或恐撫養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驕逸。喜怒過度。然不自知。卿可爲朕言之。（爲去聲）當以爲楷則。徵對曰。嗜慾喜怒之情。賢愚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愚者縱之。多至失所。陛下聖德玄遠。居安思危。伏願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終之美。則萬代永賴。

愚按太宗問運祚長短之殊。魏徵對以自制克終之美。其論可謂約矣。然嘗論之。古昔聖賢著書。主言其托始終之際。皆有深意。吳氏之著是編也。始之以太宗問魏徵正身之道。終之以魏徵對太宗克終之言。其意之所存。雖不可知。以事實攻之。則二者皆太宗之所不足也。何也。太宗削除禍亂。身致升平。屈己而納諫。任賢而使能。恭儉節用。寬仁而愛人。三代而下之君。紀綱而僅有者也。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皆有慚德。豈非正身之道有所不足歟。太宗能納諫矣。而晚年有仆碑之失。能愼刑矣。而晚年有君羨之誅。能息兵矣。復有高麗西域之師。能節用矣。復有飛山翠微之作。豈非克終之道有所不足。然合二者而論之。則太宗所以不能克終者。由其不能正身也。然則吳氏之書。豈非始言其本而終言其效歟。

貞觀政要卷第十

世宗憲皇帝聖訓三十六卷

（清）世宗胤禛撰

清乾隆五年武英殿刻本

世宗憲皇帝聖訓三十六卷

乾隆五年

皇上恭編。

御製序文刊布。分三十類、九百十六則。卷帙亦極繁富。

竊我

世宗憲皇帝勵精圖治、日昃不遑。

端拱九重而念周四海。爲萬世永賴之計。故理繁治劇而

不避其煩、釐一夫不獲之心、故慮遠防微而不遑

於細。所由都俞吁咈、

誥誡特詳。且癸卯

踐祚以前、侍

聖祖仁皇帝之日長。上則政教之條制、刑賞之權衡、問之

最悉。下則百度之利弊、萬物之情僞、知之最深。故

睿照無遺、如金鑑澂明、物來畢肖、隨時

誨示、每泛應無窮。而

皇上問視

龍樓、

親聆

綸綍、亦二十餘載、

御極以後、

聖藻彌深、追迹

玉音、始末猶能詳備十三年中之記錄、積盈三十餘卷。元

元本本、有自來矣。

堯典禹謨、流傳簡冊、

大聖人健行不息之心、明作有爲之政、昭垂天壤、炳然與

日月齊光也。

世宗憲皇帝聖訓序

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規畫[illegible]詳而
詒謀悠遠則必敷之彝訓以明定保之徵
紀之簡編以著經綸之蹟非徒爲一時事
功計也亦將以示後嗣昭法守焉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亶聰明睿智之資建中立極
茂登上理
御極十有三年體
聖祖之心以爲心法
聖祖之政以爲政祗承

郊
廟惇睦宗親整飭官方修明法度正人心厚風
俗文經武緯禮序樂和凡宏綱鉅目罔不
默運於
深宮乾健之精神以圖其乂安而計其久遠
聖謨洋洋有典有則或因人以立教或隨事以
敷言存之淵然而有條理發之渙然而無
凝滯其與二帝三王都俞吁咈咨警誥誡

之旨易以異焉允矣彪炳之
綸音治平之模範也可不謂至盛者歟爰命大
學士等詳慎纂輯恭成
世宗憲皇帝實錄一百五十九卷復於編年繫
日之中分類備錄恭成
聖訓三十六卷仰惟
皇考德合天地明並日月序叅四時躬荷
聖祖仁皇帝積厚之貽善繼善述故乃保泰持
盈誠民阜物寓[illegible]大於[illegible]作刱整肅以寬

仁致治規條炳若星日豈第予小子朝乾
夕惕之衷期於謹凜率由嗣守
丕緒繼自今億萬斯年子孫臣庶沾被熙洽之
澤者庶咸有以遵
聖訓之光昭而頌
鴻猷之允塞也謹序

乾隆五年十二月初七日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目錄

卷一
聖德
卷二
聖德
卷三
聖孝
卷四
聖學
卷五
聖治
卷六
聖治
卷七
聖治
卷八
敬天

卷九
法祖
卷十
文教
卷十一
武功附武備
卷十二
敦睦
卷十三
用人
卷十四
恤臣下
卷十五
愛民
卷十六
愛民
卷十七
恤兵

卷十八
察吏
卷十九
訓臣工
卷二十
訓臣工
卷二十一
勵將士
卷二十二
廣言路
卷二十三
理財
卷二十四
慎刑
卷二十五
重農桑
卷二十六
厚風俗

卷二十七
治河附水利
卷二十八
蠲賑
卷二十九
蠲賑
卷三十
積貯
卷三十一
謹制度
卷三十二
崇祀典
卷三十三
篤勳舊
卷三十四
褒忠節
卷三十五
綏藩服

卷三十六
弭盜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目錄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一

聖德一

雍正元年癸卯七月丙午

上諭諸王大臣及內外文武官員等朕惟自古
帝王撫御寰區治化隆盛中外臣民紀功述
德頌禱情殷故天保之詩卷阿之什擬升恒
於日月期純嘏之彌長祝釐之詞形諸歌詠
者往往有之我

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餘年至治神功參兩天
地深仁厚澤超邁百王薄海內外無不食德
飲和淪肌浹髓臣工黎庶無以致其感激愛
戴之誠故每於
萬壽聖節京師暨直省各建道場誦經祝壽總
因
聖祖仁皇帝恩德及人者至久感人者至深諸
臣於無可報答之中勉竭忱悃以普天同慶
之心倣華封稱祝之意在諸臣亦藉以自盡
其心耳今朕嗣位之初夙夜祇懼不敢少懈
所以立政圖治者安能及
聖祖之萬一爾諸臣工於朕誕日儻仍照從前
建立道場則自此以後將成定例在京王公
以下及部院等官未免從事靡文稽遲公事
在外文武大吏亦恐科派屬員貽累地方且
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既非朕以勤儉勵
有位之心又非朕以康阜期海內之意尚虛
文而無裨實政朕甚無取焉特宣布中外於

朕誕日毋得建立祝壽道場但冀內外諸臣
各殫厥心勉襄化理勤修職業利濟蒼生以
慰朕宵衣旰食之焦勞即不啻天保卷阿之
祝頌矣若不遵諭旨朕必加以處分不少寬
貸

十一月丁酉

上諭禮部
孔子道冠古今為萬世師表薄海內外無不
俎豆尊崇國學乃四方表率其制尤重

聖祖仁皇帝臨雍釋奠典禮優隆朕纘承大統
景仰先聖羹牆如見念國學為造士之地聖
教所被莫先於此恐歷歲既久有應加修葺
之處爾部會同工部詳加閱視凡
文廟殿宇廊廡及講堂學舍務須整理周備
俾廟貌聿新以申景慕朕將親詣焉
雍正二年甲辰二月辛酉
上諭禮部帝王臨雍大典所以尊師重道為教
化之本朕覽史冊所載多稱幸學而近日奏

章儀注相沿未改此臣下尊君之詞朕心有
所未安今釋菜伊邇朕將親詣行禮嗣後一
應奏章記注將幸字改為詣字以申崇敬
三月己卯大學士等以
皇上誠敬感協
天心甘雨應時合辭稱賀
上諭曰誠敬二字朕之所勉朕能先天下之憂
而憂諸卿必後天下之樂而樂也期卿等共
勉之

四月癸亥總理事務王大臣議奏青海
大捷應獻俘於
太廟恭請
皇上御午門受俘
上諭曰平定青海實乃
皇考留貽之功故捷音到日恭告
景陵今造逆首惡吹拉克諾木齊阿爾布坦溫
布藏巴扎布等巨人檻送來京朕令議獻俘
太廟之禮以慰
列祖在

天之靈諸王大臣等乃議請受俘歸功於朕非
朕本意也可否祗行獻俘不行受俘之禮諸
王大臣等再察典禮具奏
六月甲午衍聖公孔傳鐸奏報闕里
聖廟災六月初九日申時大雷電火自鴟吻
中出
先師大成殿及兩廡俱燬
聖像神位移奉新建崇聖祠內幸得無恙

上諭內閣朕惟
孔子道高德厚爲萬世師表所以維世教立
人極者與天地同其悠久朕臨御以來思極
尊崇之典用申仰止之忱今闕里
聖廟被災豈朕尊師重道之誠有未至與朕
在諒陰之中素服齋居無庸更事減膳撤樂
謹擬親詣國學
文廟虔申祭奠宣讀告文以展朕跼蹐不安
之誠先期齋戒二日於二十七日不設鹵簿
朕素服前往諸王大臣官員陪祀者亦皆常
服從事仍遣官馳赴闕里告祭以慰
神靈幸新建崇聖祠無恙
聖像神牌不至露處朕心稍寧遣工部堂官
一員會同該撫作速計材料工擇日興修務
期規制復舊廟貌重新告成之日朕將親詣
行禮該部遵旨速行
七月甲辰大學士等以松江提督高其
位摺奏飛鴉食蝗請將原摺發抄并宣

付史館
上諭曰若以飛鴉食蝗爲瑞則起蝗之初得無
有由乎昨發下奏摺與諸王大臣閱看者誠
恐爾等體朕憂民之意不釋於懷故將蝗不
成災之處令衆知之非以爲瑞也其發抄及
宣付史館俱不必行
雍正三年乙巳正月戊辰
上諭內閣據欽天監奏稱雍正三年二月二日
庚午日月合璧以同明五星聯珠而共貫宿
躔營室之次位當娵訾之宮爲從來未有之
瑞應請敕付史館等語朕惟日月五星運行
於天本有常度是以從古曆元可坐算而得
然古稱高陽時五星會於營室漢帝時五星
聚於東井宋祖時五星聚於奎史書皆紀以
爲祥蓋七政會合數雖一定而遭逢其時者
實海宇昇平民安物阜之會也若以爲德化
所致朕方臨御三載有何功德遽能致此嘉
祥皆由我

皇考六十餘年聖德神功際天蟠地爲千古不
世出之君爲
上天第一篤愛之子所以純禧駢集曆數綿長
錫祚垂光至於今日覩此難逢之嘉瑞朕嗣
統以來兢兢業業率由舊章惟以
皇考之心爲心以
皇考之政爲政宅衷圖事罔敢稍越尺寸故邀
上天垂鑒仍如
皇考之御宇綏猷而錫以無疆之福也朕幸逢

嘉會不但不敢自居亦且不敢自謙總由
上天申眷
皇考朕與天下臣民同在福佑之中當與天下
臣民共慶之所奏著付史館并頒示中外
二月己巳
上諭諸王大臣等據奏二月二日庚午日月合
璧五星聯珠爲亘古難逢之大瑞請陞殿慶
賀等語朕惟
皇考六十餘年敬

天勤民始終如一是以
上天申眷至於今日覩此嘉祥在
皇考爲福鍾善慶之餘在朕躬爲迎迓
天庥之始惟有兢兢業業竭力盡心永久如一
以仰答
上天之眷佑以克承
皇考之弘猷期與大小臣工矢誠心而敦實政
陞殿受賀不必舉行但念
天瑞寶因

皇考而致應遣官告祭
景陵以昭祥瑞之自應行典禮著該部具奏
庚午諸王大臣等復奏請
皇上陞殿受賀
上諭曰朕生平存心真誠內外如一昨頒諭旨
已悉朕意今諸王大臣等再申懇請是以有
意謙讓視朕矣
上天既賜嘉祥朕與內外臣工惟有益加敬謹
以仰答

上天昭示之恩承
皇考詒謀之遠所奏陞殿慶賀不必行
四月己巳吏部議奏原任檢討董玘准
其終養俟親終服滿來京補用
上諭曰凡人誰無父母爲人子者無不欲其父
母常存今於告請終養疏內聲明親終服滿
補用爲人子者聞之何以爲情况該撫臬薦
玘爲孝廉方正此人雖暫未錄用朕但願伊
克盡子職常奉伊親耳似此不仁之語朕不

惟不忍降旨亦不忍閱覽將本發回著刪去
此段具奏
癸未
上諭內務府今年京城附近地方雖雨水霑足
然山東河南兩省尚未得雨進膳餚羞宜爲
撤減著每日只用菜蔬二器餅餌二器滿菜
二器用榼盛貯進御餘物一槩不用
五月癸丑
上諭內閣朕軫念民生蠲租賜復不過行吾心

之所安使斯民共霑實惠並無一毫市恩之
念欲以炫尚虛名也前蠲免江南蘇松兩府
浮糧彼處士民感激朕恩爲朕祈福聞有誦
經立碑蓋造龍亭聚會演戲者雖或出於愛
戴之誠然實非矢報君親之理朕所望於天
下者祇欲各安職業端本務實以生以養庶
幾家給人足共享昇平仰報我
皇考之付託耳以云祈報莫大於此至於誦經
禮懺諸事皆爲粉飾虛文即謂頌禱致虔亦

於朕躬毫無所益且聚衆演戲蓋造碑亭非
徒糜費金錢兼恐有不肖官吏及里胥人等
借名私派乾沒肥己貽累小民俱未可定此
等陋俗
聖祖仁皇帝久已洞悉曾屢降
諭旨禁止及朕臨御以來曉諭天下人民務本
重農力行節儉而聚衆演戲諸事更屬奢靡
浪費蘇松士民習於華侈今又爲此虛文以
祈朕福甚非朕意著該督撫嚴行禁飭其碑

亭建造之處槩行停止仍遍諭士民各歸本
業以副朕懷

八月癸酉

上諭內閣九卿等古有諱名之禮所以昭誠敬
致尊崇也朕臨御以來恐臣民過於拘謹廑
降諭旨凡與御名聲音相同字樣不必迴避
近見各省地名以音同而改易者頗多朕為
天下主而四海臣民竭誠盡敬如此況
孔子德高千古道冠百王正彝倫端風化為

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自天子以至於
庶人皆受師資之益而直省郡邑之名有
聖諱字在內者古今相沿未改朕心深為不
安爾等會議凡直省地名有同
聖諱者或改讀某音或另易他字至於常用
之際於此字作何迴避一併詳議具奏

九月壬寅順天府府尹張令璜奏耤田
嘉禾一莖九穗闔府士民公額撰文立
碑昭示奕禩

上諭曰耤田嘉穀雖有九穗之瑞但今歲畿輔
地方被水小民乏食朕方修省之不暇所請
撰文勒石不必行

十二月庚寅禮部等衙門遵
旨議覆
先師孔子聖諱理應迴避惟祭
天於圜丘丘字不用迴避外凡遇姓氏俱加偏
旁為邱字如係地名則更易他名至於
書寫常用之際則從古體丠字

上諭曰今文出於古文若改用丠字是仍未嘗
迴避也此字本有期音查毛詩及古文作期
音者甚多嗣後除四書五經外凡遇此字並
用邱字地名亦不必改易但加偏旁讀作期
音庶乎允協足副朕尊崇
先師至聖之意

雍正四年丙午八月丁卯

上親祭
先師孔子

諭禮部侍郎三泰等曰儀注內開獻帛進酒皆
不跪朕今跪獻非誤也若立獻於
先師之前朕心有所不安可記檔案以後照
此遵行
十月庚申諸王文武大臣等以
萬壽聖節奏請慶賀
上諭曰朕卽位以來事事效法
皇考當日
皇考聖誕未曾每歲行慶賀禮是以今年朕萬

壽節禮部奏請慶賀朕降旨停止蓋
皇考六十年來所行之事朕力能效法者無不
遵奉施行其力所不能者則待朕黽勉於他
日卽如
皇考愼重武備每歲巡行邊塞校獵講武一事
朕年來未一舉行而庸劣無知之官員及怠
惰不堪之兵丁頗有以朕之不往爲是者此
皆愚賤之人偷安自便不知大體之論國家
武備關係緊要不可一日廢弛朕之不往乃

朕不及
皇考之處朕自知之蓋
皇考德盛化神府恩廣運巡幸所至日理萬幾
畧無曠缺與在宮中無異朕則從朝至夕殫
竭心力尚恐經理未周實無暇及於校獵行
圍之事此朕不及
皇考者也
皇考神武天授挽強貫札之能超越千古衆蒙
古見之無不驚服而朕之技射又不及

皇考矣
皇考聖體康強如天行之常健春秋已高猶不
減壯盛之時而朕之精力又不及
皇考矣是以臨邊講武之事未曾舉行祗於前
歲令皇子出口行圍以習訓練而武弁及旗
員引見則皆試以技射而後用之朕欲俟經
理政事悉皆得宜卽當於農隙之時躬行獮
狩之禮耳朕事事不及
皇考惟有洞悉下情之處則朕得之於親身閱

歷朕在藩邸四十餘年凡臣下之結黨懷姦
貪緣請託欺罔蒙蔽陽奉陰違假公濟私之
習皆深知灼見可以屈指而數者是以今日
宵旰憂勤為世道人心長久之計禁之不得
不嚴訓之不得不切非好為辨論自取煩勞
也其他宜猷敷政實不及
皇考之萬一惟有事事黽勉效法而行如萬壽
節不行慶賀禮乃事之易行者蓋仿遵前旨

雍正五年丁未二月甲子

上諭內閣三月十八日為
皇考聖祖仁皇帝萬壽聖節舊例於是日虔誠
齋肅禁止屠宰今應永遠遵行
至聖先師孔子師表萬世八月二十七日為
聖誕之期亦應虔肅致敬朕惟
君師功德恩被億載普天率土尊親之戴永永
不忘而於誕日尤當加謹以展恪恭思慕之
忱非以佛誕為比擬也著內閣九卿會同確
議具奏

閏三月乙酉

上諭內閣聞會試舉人感朕特恩以今年為朕
五十萬壽特於京城寺廟設立經壇以申頌
祝之意此舉甚為虛妄朕臨御天下孜孜求
治凡所行之事惟以循理為本誠以理之所
在即
天意所在感孚默應捷於影響若朕所行悉合
於理則問心無愧之處即可以對越神明而
輿情之頌祝與否皆可置之不問也朕儆戒
乾惕之切無時或釋舉人乃平日讀書明理
之人當效法古之聖賢豈可為此世俗誕妄
之舉且朕正念士子貧寒歸途艱於資斧是
以賞給路費今乃費於無用之地尤不能體
朕之心矣其所設經壇即行禁止朕又聞各
省督撫因朕今年五十萬壽欲購覓玩好之
物以為進獻者此舉尤為不可夫地方大吏
偶有進獻方物土產者不過借此以達葵藿
仰之意而朕之酌量收納又復隨便分賜是

臣者亦所以聯君臣上下之情若今年亦具
照每年之例備辦尚准其奏進朕前儻所有
玩賞之物槩不寓目朕仰賴
皇考福庇在藩邸數十年所蓄器玩頗有及即
位後見宮中傳留古玩器皿皆質樸之物實
無奇異爲人所罕見者言之於人亦令人難
信視朕藩邸所藏尚屬不逮朕深用抱愧於
懷當日二阿哥在東宮時廣蓄奇巧珍貴之
物數倍於
皇考宮中之所有朕仰思
皇考恭儉至德實可垂法萬世欽服之誠切於
五内益覺二阿哥之所爲實屬無益當爲鑒
戒也朕既深知二阿哥之非若朕此時復留
心玩好廣收進獻則將來子孫之賢而有識
者豈不以此爲朕躬之累乎朕意欲俟暇時
將宮中所有之物或係
皇考傳留或朕藩邸舊蓄一一分晰標記以明
皇考之儉德俾世世子孫共知之又安肯多收

玩好以滋朕心之愧乎朕澄清吏治令督撫
諸臣共勵廉隅即量予公費不過供其日用
之需安有餘資搜求玩器儻轉索之於屬員
則又開下吏逢迎奔競之漸尚望其秉公督
率整飭官方乎朕心惟以民安物阜爲美薦
賢舉能爲貴儻督撫等秉公察吏實心爲國
行一利民之政勝於偏方希世之珍也薦一可
用之才勝於貢連城之寶也當年
皇考五十萬壽時朕再三懇請慶賀不蒙
俞允若以朕所強求而不能仰得
皇考之歡心者今朕五十壽誕躬自舉行於心
實有未安至於設立經壇建立碑亭等事在
皇考當日甚鄙而厭之因見諸臣願懇之切隨
便聽其舉行乃朕所深悉者而其中羣下隱
情在
皇考實不能深知朕居子臣之位四十年於臣
庶情形皆所親見是以不肯復爲内外諸臣
其共體朕心祗遵朕諭殫竭誠意屏絕虛文

勉之勉之

四月辛丑

上諭內閣朕今年五十已有諭旨不行慶賀禮

昨楊名時南天祥奏摺俱稱今年進京慶祝

萬壽朕思

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聖德神功際天蟠地當

年五十

聖壽之時尚未允行慶賀之禮朕臨御以來雖

時時有勵精圖治乂安海宇之心而實在善

政善教可以造福於社稷蒼生者何事堪以

自信正當君臣交相儆勉期於有成又安可

為此粉飾之事以滋煩擾乎朕之待下惟有

一誠諸臣果矢誠懇之念於隱微痌瘝之中

尊君親上如詩書所載元后父母之誼豈不

勝於拜舞彤墀效稱觴祝嘏之儀節乎外任

諸臣俱不必具本奏請來京只照常年之例

行若有因地方事務應來京陛見者朕自另

降諭旨其各省耆民等若有欲來京慶祝者

著地方官切止之再各省地方若有指稱萬

壽建立經壇或聚集梨園諠譁靡費者此皆

生事不安本分之徒誘惑愚人希圖財利尤

宜嚴禁儻有司不行禁止經朕訪聞定照欺

罔之律治罪

六月丙申

御製黃河澄清碑文曰朕聞

上天孚佑生民日監在下垂示休徵警覺有位

凡欲使之懋德勤政無怠無荒而修省加虔

用答嘉貺天人感應之理致不爽也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功德隆盛臨御久長厚澤深

仁洋溢於薄海內外朕寅紹鴻圖仰承

盛烈蒙被

福蔭民安物阜數年以來嘉祥疊見雍正四年

十有二月河道總督齊蘇勒副總河稽曾筠

漕運總督張大有河南巡撫田文鏡山東巡

撫塞楞額陝西巡撫法敏先後馳奏黃河自

陝西府谷縣歷山西河南山東以至江南之

桃源冰開水清湛然澄澈其在陝西山西始
見於雍正四年十有二月八日乙丑迄於雍
正五年正月十三日庚子凡三十有六日其
在河南山東始見於十有二月九日丙寅迄
於次年正月十日丁酉凡三十有一日山東
之單縣亦清於丙寅至癸酉甲戌清澈見底
而是月之二十二日己卯漸復其舊凡十有
四日其在江南則始於十有二月十六日癸
酉迄於是月二十三日庚辰凡七日蓋其清

也自上而下及其復舊自下而上故特記之
先後遠近漸次如此維時中外臣民僉以河
清為千年罕見之盛事稽諸史冊咸稱上瑞
況橫亘三千一百餘里綿歷三旬有餘尤亘
古所未覩合辭懇請御殿受賀至再至三朕
惟
上天之錫福降災猶人君之用賞行罰感召之
機分於敬肆一念甫動休咎頓殊朕祇若
昊天敬慕

皇考翼翼小心夙夜罔敢懈怠因得仰邀
皇考昭察默鑒
蒼穹錫茲福慶朕惟慮前此之受貺無因且恐
將來之承庥不易朝乾夕惕益深謹凜特命
虔告
景陵以申忱悃專遣大臣致祭
河神以彰靈應至升殿受賀沿襲頌美之虛
文朕所不取是以堅却不允而廣推
皇考錫福弘仁施恩中外羣臣有專職者咸晉

一階諄諭周詳共加敬勉爰允廷臣所請勒
石以紀夫天一生水是為天地之氣所流通
而河稱四瀆之宗上應雲漢澄潔安流用昭
嘉瑞天和協應必有自來詩曰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蓋言文王與天同德而子孫蒙其福
澤也我
皇考配
天之靈於昭在上眷顧啓迪至深且厚朕祇承
瑞應恐懼悚惶嘉與羣臣增修實政書曰昭

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又曰先王奉若天道
君臣上下之間無忘戒儆朕亦惟是嚴恭寅
畏不遑康寧庶幾求無負於
上天
皇考錫予嘉祥之至意濡毫紀實鐫勒貞珉用
抒朕祇敬之誠永自儆勗云爾
十月己亥軍營効力原任大同總兵官
馬覿伯奏鄂爾昆圖拉地方產瑞麥有
一莖十五穗者實稱上瑞

上諭內閣今歲各省俱產嘉禾頃馬覿伯復進
瑞麥朕觀自古聖帝賢王皆務實心實政不
以祥瑞爲尚朕深明此理擯斥虛文因今歲
爲通行耤田典禮之初卽獲感召
天和是以特爲表著以明天人感應之理捷於
影響期中外諸臣益旂誠敬共相儆勉於將
來也但恐地方有司未必深悉朕心或競尚
嘉禾之美名借端粉飾致有隱匿旱潦而不
以上聞者亦未可定著將雍正五年以後各

省田畝所產嘉禾俱停其進獻奏聞
十一月丙子
上諭諸王大臣等朕每恭讀
聖祖仁皇帝實錄必虔加頂禮然後展誦每遇
聖祖尊號必頂禮致敬不敢平視此朕居敬存
心不待勉强非獨一事爲然也聖人戒愼恐
懼之功無間須臾時時收斂此心便是敬稍
或不敬則此心縱逸而不可追矣凡人動怒
之時或與人相爭之時心尤易縱切須以敬
自持果能操存涵養不但是聖賢修己功夫
亦可得養生之道不可不加之意也爾等每
聆朕諭旨聽受之下中心誠服在爾等斷無
面從背違之習然恐存此成見或中心以爲
是未必果然全是也設爾等陳奏之言朕或
謂以未當者爲當其失僅在一事所係猶小
若朕所發諭旨爾等漫以未盡善者爲盡善
其所係不甚重乎嗣後切須爲朕存心致思
詳加體認不可稍有遷就迎合之意使朕有

失言過舉深於爾等有厚望焉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一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二

聖德二

雍正六年戊申二月丙戌

上諭內閣據廣東總督孔毓珣奏稱龍門協副將許基蔡該管總兵官調取考驗渡海遭風漂沒又該協右營把總謝廷彥輪值冬季遊巡帶領兵丁泛海亦被風漂沒等語朕聞之深為惻然查康熙五十二年內福建臺灣廣東

各省海洋遭風傷損官兵之事蒙

聖祖仁皇帝特頒

諭旨令地方大吏加以恩卹並令嗣後通行但向來未曾分別官兵詳著為例恐地方官奉行不力或至日久廢弛亦未可定朕思海洋危險之地凡官弁兵丁若因公事差委遭風受困者當照軍功加恩儻有不幸至於身故者當照陣亡之例優卹再漕運船隻在大江黃河危險之處遭風漂沒者亦係因公情實

河工又如黃河下埽之人辦理工程不惜身命均當比照軍前之例定以恩䘏之條著九卿分別詳議定議具奏

十一月己酉

上諭內閣朕御極之初卽降諭旨令諸臣不必進獻儀物雍正三年冬諸臣以初行吉禮有進獻器皿書籍筆墨者朕酌收一二隨降旨令在京大臣嗣後停其進獻至在外督撫進本省方物土宜蓋以土產諸物乃各省所出該督撫藉此以展其敬愛依戀之忱朕亦因以昭上下一體之誼其物不嫌於輕微簡畧者所重不係乎物也今各省督撫中尙有未能深體朕心於土產之外復以器玩進獻者朕思督撫職任封疆用度繁多特爲籌畫養廉之項原以供其日用要務之需安能尙有餘貲購求玩好儻在己不能購求轉向屬員索取尤爲不可人臣事君之道惟在至誠至敬豈僅在區區進獻之豐美乎儻能永矢丹

誠爲地方安民察吏薦舉廉幹爲國家供職分猷其可寶可貴豈不遠勝於連城之璧乎茲特再行寬諭儻或仍有進獻古玩者則並其方物土宜亦行擯却

雍正七年己酉三月甲寅

上諭內閣自古帝王皆有功德於民雖世代久遠而敬禮崇奉之忱不當弛懈其陵寢所在尤當加意防衞勿使褻慢至於往聖先賢名臣忠烈其祠宇塋墓亦當恭敬守護以伸仰止之忱著各省督撫轉飭各屬將境內所有古昔陵寢祠墓勤加巡視防護稽查務令嚴肅潔淨以展誠恪若有應行修葺之處著動用本省存公銀兩委員料理朕見歷代帝王皆有保護古昔陵寢之勅諭而究無奉行之實朕於雍正元年恩詔內卽以修葺歷代帝王陵寢通行申飭亦恐有司相沿積習視爲泛常嗣後著每年於歲底令該地方官將防護無誤之處結報督撫該督撫造冊轉報工

部彙齊奏聞儻所報不實一經發覺定將該
督撫及地方官分別議處明太祖陵在江寧
昔我
聖祖仁皇帝屢次南巡皆
親臨祭奠禮數加隆著江南總督轉飭有司加
意防護其明代十二陵之在昌平州者自本
朝定鼎以來卽設立太監陵戶給以地畝令
其虔修禋祀禁止樵採
聖祖仁皇帝屢頒

諭旨嚴行申飭著該督轉飭昌平州知州昌平
營參將並委人員時加巡視務令地境之內
清淨整齊儻陵戶或有不敷卽著該督酌量
增添其南北二處陵寢防護無誤之處亦著
該督撫等於每年歲底冊報工部彙奏
五月戊申
上諭內閣朕見臣工等奏章間有用山川效靈
洪福齊
天及一切頌揚背理之詞諄諄訓誡至於再三

宜乎中外共知朕心矣乃昨衍聖公孔傳鐸
奏賀慶雲本內竟用乾坤效靈之語朕覽之
實爲悚惕不寧之甚朕於事
天事
神至誠至敬惟望
天地神祇俯垂默佑錫福兆庶共享昇平若云
感召
天和或云交
天之祜或云昭示靈應似此等語作頌揚之文

尙於義不悖而於心亦安今乃謂
天地神祇效靈於人君豈不聞王者父
天而母
地而敢爲此褻慢之語乎且朕之事
天亦猶臣下之事君也臣之視君也以爲九重
之尊而以人君視
天其相越之分又不啻九重而已也設以屬員
頌其上官而稱爲上所崇奉或稱爲福與君
齊彼爲上官者能安受而不戰慄乎今以效

靈齊
天等語見諸奏章何以異是不惟不知立言之
體亦大失敬謹事君之道矣昔我
聖祖仁皇帝深惡此等陳奏之詞常加訓誨今
著再行申諭內外臣工知之嗣後如有仍用
此等字樣者著通政司卽行參奏如送內閣
卽著大學士參奏

八月庚申

上諭內閣前據浙江署督性桂署撫蔡仕舢等

奏進湖州居民王文隆家蠶同織瑞繭一
幅長五尺八寸寬二尺三寸父老皆稱爲從
來未有之事朕恐小民圖利望恩或用人力
造作而成因令性桂等詳細體訪務令確實
勿爲所欺昨性桂蔡仕舢等於本地詳加驗
看訪察實係自然成就並不由於人工具摺
覆奏廷臣等以蠶桑織紝乃衣被之大原養
民之切務今浙省有此瑞應則小民溫煖可
期咸爲國家稱慶朕素不言祥瑞數年以來
每遇休徵必倍加乾惕儆戒所頒諭旨至再
至三朕愛育元元務期普天率土之人同霑
實惠一時希有之物不足以禦饑寒儻蒙
上天俯鑒悃誠錫福黎庶蠶桑普盛衣食充盈
乃朕心之所謂祥瑞也

雍正八年庚戌正月戊戌署直隸總督
唐執玉奏正月二十日鳳凰見於房山

上諭內閣朕素不言祥瑞屢降諭旨甚明上年
據散秩大臣尚崇廣奏稱天台山民齊萬民

等呈報十一月十三日黎明見山中有一神
鳥高五六尺毛羽如錦五色俱備所立處羣
鳥環遶北向飛鳴等語朕以邊地居民所見
事屬渺茫將所奏發還未曾宣示廷臣昨據
總理石道事務散秩大臣常明侍郎宗室普
泰奏稱石工監督司官田周呈報正月二十
日在房山縣石梯溝山中見瑞鳳集於峯頂
五色俱備文采燦然工匠樵牧居民人等約
千有餘人莫不共見又據總兵官管承澤及

順天府府尹孫嘉淦等所奏亦皆相同朕亦
俱未宣示廷臣可以知朕心矣今據署總督
唐執玉繕本具奏朕思古稱鳳鳥乃王者之
嘉祥朕撫躬自問功德涼薄不足以致鳳儀
之上瑞此事猶疑而未信也

四月己酉

上諭內閣今年三月京師一帶雨澤愆期朕衷
甚為憂慮齋心默禱至三月二十五日得降
時雨似覺霑足朕心稍慰昨據署直隸總督
唐執玉奏報各屬得雨情形畿輔雨澤尚未
周遍朕悉心殫思推求體察朕之用人行政
朝乾夕惕之念實八年如一日此朕可以自
信仰邀
上天垂鑒卽在朝滿漢文武大臣等亦皆勤慎
供職無貪殘不法之人忝竊高爵以致上干
天和者惟是政務中有清查旗地寬免積欠二
件乃近來降旨施行之事查國家定制旗人
地畝不許民人典買例禁甚嚴乃無籍之徒

不遵禁約彼此私相授受以致諸弊叢生姦
偽百出爭訟告訐大為人心風俗之害實有
不得不清查釐正者朕又念此等積弊沿習
多年按律究治有所不忍於是特降諭旨寬
其違禁典買之罪且命動支內帑給價歸贖
使旗地仍歸旗人不至為民人巧占民人仍
得原價不至資本子虛永息爭端革除弊竇
此朕格外之恩也或者差往清查之人奉行
不善以致民心怨抑上干
天和斷茲雨澤乎又如查免積欠之旨乃今年
二月中旬頒發者自是以後京師一帶風多
雨少有微旱之象想此等拖欠錢糧之劣員
上虧國帑下剝民膏為天理所不容國法所
難宥或者
上天以朕查免之旨涉於邀譽市恩而非癉惡
懲貪之道是以昭垂此象以示儆乎近來舉
行之事祇此二端而
天象如此朕心不能無疑著內閣九卿悉心詳

議具奏儻此三事之外有應行陳奏之處亦
着據實具奏毋得隱諱
戊午戶部奏太平峪建立紅樁撥換田
房遷移寺廟一切事宜
上諭曰風水地內所有民開田畝按其陞糧科
則照應得之價加倍賞給已經耕種者俟收
成後再令交官村莊廬舍悉照房屋間欵加
倍先給銀兩俟其將遷居之處收拾周備再
令搬移各村舍所種樹木亦著給與價值一
應寺廟於風水地紅樁之外照式官為蓋造
如該寺廟有香火田地亦著將新建寺廟附
近地畝加倍撥給至所有墳墓悉照地之大
小從厚賞給地價俟卜有平穩之地再令遷
移務使民間從容寬裕各霑實惠其應需各
項價值悉於內庫支領
己未
上諭內閣朕澄清吏治整飭官方時時訓勉大
小臣工實心供職以熙庶績而惠兆民又恐

職官甚多優劣不等或覩誥誡為具文不知
儆惕是以遇有參處之案率按例處分不稍
寬貸蓋欲其謹小愼微時時檢束自不至踰
閑蕩檢干犯重罰也而外省督撫等亦皆遵
奉法紀察吏嚴肅不肯寬假姑容內外之考
課如此並非苛刻以待臣下也近年以來朕
留心體察內外文武大小官員雖不盡大法
小廉而奉公守法各勤職業者多朕心深為
嘉悅但從前參罰之案累積漸重擬於今歲
秋冬之間開恩寬免以示獎勵曾向大臣等
言之今者京師雨澤愆期朕虔加修省並推
求政事之缺失而不得其由因思朕原有寬
免各官參罰之心而未曾降旨或者內外數
百人員之中固有罰當其罪者亦有限於成
例情屬可原者應即頒諭旨廣沛恩施咸予
以自新遷善之路除特旨永停俸祿者不行
開復外著將內外滿漢文武大小官員一應
革職降級留任及罰俸停陞之案悉行寬免

准其開復儻蒙降革人員開復之後將來有犯貪贓侵蝕不法重罪者著於本內聲明具
奏

辛酉大學士張廷玉等遵
旨覆奏清查旗地寬免積欠二事慮周恩溥無可擬議臣等過愆日積當益加省勉
上諭曰人情自以爲是者多而能自省者少是以古昔聖賢莫不以箴規匡諫爲貴朕以誠心接待諸大臣若諸大臣偶有過愆朕即面加誥誡冀其速改若朕躬稍有過失則當隨時匡正以輔朕之不逮此廼切望於諸臣者也近因京師雨澤愆期朕默加修省悉心體察一切政務皆與內外大臣等商酌而後舉行惟有清查旗地寬免積欠二事出於朕心之獨斷竝不由於臣工之條奏亦未諮詢商度於廷臣今見
天象如此朕心不能無疑是以降旨詢問至於諸大臣之供職尚屬勤慎小心若有應行敎

導悛改之處朕自隨時指示

六月甲辰
上諭內閣周書洪範言人身五事若有得失在
天之休徵咎徵卽各以其類應之此卽朕每日所論天人感應之理捷於影響者也夫所謂修人事以感召
天和者必須君臣上下各盡其道各殫其誠以爲昭事
上天之本若人君有朝乾夕惕之心而大臣官員不能承流宣化或君臣有移風易俗之念而民情士習不能革薄從忠則偏而不全不克成會極歸極之盛而欲冀
上天俯垂默佑普錫繁禧也豈不難乎是以爲君存推諉於官民之心者非賢君也爲臣爲民而存推諉於君上之心者非良有司良百姓也惟當各盡其道以待
天恩近見直省各處奏報雨澤頻覺均調麥秋亦屬豐稔朕心深慰但聞江浙雨水稍多田

不間有澇溢之患朕悉心推求其故想因今
年春夏之交京師雨澤愆期朕爲畿輔祈禱
竝憂慮及於江浙地方已而京師得雨而朕
心專爲江浙祈求至南方多雨情形朕未曾
聞知但以少雨爲懼所以朕屢諭外省大臣
凡覺有水旱之幾即當速奏朕知之者正爲
此也南方既已多雨而朕心仍復祈求或因
此一念以致
上天賜雨過多浙省有澇溢之處乎又考之洪

範曰狂恒雨若浙省素稱人文極盛之區今
年會試朕加恩取中至七十名而一甲三人
悉登浙士或者士子之心不免矜驕之氣如
洪範之所謂狂者致干恒雨之徵此朕就目
前之
天象人事而推測之有不能無疑者朕每遇雨
暘不時即撫躬自省不敢玩忽況古聖人之
垂訓千古爲昭惟願浙之多士遇登進之榮
即凜盛滿之戒見示儆之象益深敬畏之心

必能仰邀
天眷於方來矣
丙辰河東總督田文鏡奏豫省士民感
戴
皇仁恭建
萬壽碑亭
上諭內閣朕以實心實政訓示天下臣民如稱
功頌德建立萬壽碑亭鏤金刻石之類皆屬
粉飾虛文朕所不取前以豫省官方整肅民

俗醇良感召
天和屢豐有慶是以特加恩賜用示褒嘉該省
官民紳士感激朕恩惟有益加黽勉永爲循
吏良民以承
上天之眷佑至於撰文建碑稱揚功德不過外
觀之虛文耳嗣後他省若有倣傚而行者著
該督撫先期諭止之
十一月己巳
上諭內閣惟

至聖先師孔子道冠百王功高萬世朕景仰
企慕寤寐弗諼備舉崇奉之儀用申報享之
願查世襲官爵歷代俱有成規而
聖廟執事之員向來未加爵秩所當廣置官
僚以光祀典今欲特設
聖廟執事官三品者二員四品者四員五品
者六員七品者八員八品九品者各十員各
按品級給與章服每逢
聖廟祭祀之時虔肅冠裳駿奔趨事凡此人

員著衍聖公於孔氏子孫內選擇人品端方
威儀嫻雅者報部充補每年各給俸祿銀二
十兩其孔氏子孫內有情願充補之人或曾
經出仕而退休在籍者或身有職銜而未曾
出仕者以及貢監生童等皆可入選若屆鄉
試之期有情願入場者准以監生入場應試
朕意如此著大學士等會同該部定議具奏

十二月壬戌

上諭內閣皇五子致祭闕里
文廟典禮告成回京奏稱恭謁
孔林周視規制見享堂牆垣間有年久傾圮
之處朕尊崇
先師夙夜罔斁今廟貌已經鼎新林園允宜
修葺著欽天監選員前往會同衍聖公孔傳
鐸相度方位宜於何時營治詳慎定議屆期
朕命大臣前赴曲阜與衍聖公孔傳鐸協同
敬謹修理務令崇閎堅固光垂永久以昭朕
尊禮
先師之至意

雍正十年壬子七月丁亥山東巡撫岳
濬疏報鉅野縣牛産瑞麟

上諭內閣山東地方前歲被水百姓不獲寧居
去夏今春雨復愆期朕遣官發粟賑恤多方
幸未至流離失所即京師去夏今春晴雨亦
不均調西北兩路不得已用兵征戍將士露
處於外備極勞苦朕心戒懼修省但知感
上天垂象示儆之恩不敢望嘉祥之誕錫今歲

瑞麟産於東省實增愧悚該撫奏請詔付史
館宣示中外皆屬虛文將朕朝乾夕惕對越
上天之悃忱曉諭天下臣民共知之
己酉
上諭內閣據湖南巡撫趙弘恩奏稱南嶽爲朕
主壽之山廟宇碑亭宜加重葺朕思皇天無
親惟德是輔朕受
天眷命爲天下主一行事一舉念皆
上天

皇考之所照臨若朕無失德自當垂慈護佑儻
德行有虧居心行事獲罪於天天下億萬臣
民豈能代朕祈禱而寬其譴責乎朕御極以
來無日不以此訓示天下臣民凡有奏請建
壇誦經爲朕祝釐延壽者悉嚴諭禁止至於
山嶽江河之神爲地方捍患禦災錫福兆庶
者則虔修祠廟潔誠展祀以申報享之忱並
非爲朕一身祈福也
上天

皇考實鑒此衷南嶽之神佑我楚民廟貌久[illegible]
修理應照該撫所請敬謹舉行惟是趙弘恩
陳奏之詞雖見鄙陋不知朕心用頒此旨再
行宣諭俾衆共知之
十月癸酉大學士九卿等奏
聖祖功德常昭
景陵瑞芝疊見請宣付史館昭示中外
上諭曰朕從來不言符瑞時時訓諭天下臣民
屏虛文而務實行是以數年來各處奏報慶
雲嘉穀等事朕每降旨訓勉未嘗宣示於外
以爲祥瑞也惟是今歲秋間準噶爾賊人侵
犯北路深入我境我師奮擊大獲全勝殲賊
萬餘行間軍士及邊外蒙古無不額手歡呼
以爲從來未有之大捷非荷
上天

皇考默佑何能至此朕心方深感激而瑞芝適
産於
景陵天人協應信而有徵仰見

上天
皇考福國庇民特賜嘉祥以昭示天下也臣庶也朕與諸大臣等同此慶幸歡忭之悃忱著照所請宣付史館

十二月壬申大學士九卿等以廣東總督鄂彌達等所進瑞禾奏請頒示中外宣付史館

上諭曰朕從來不言祥瑞數年以來各省嘉禾瑞穀悉令停其奏聞今年廣東嘉穀以該省所產之穀長莖多穗爲史冊所未載具摺奏聞朕爲粤東農民稱慶偶令廷臣觀覽並非誇張瑞應也所請頒示中外宣付史館之處不必行

雍正十一年癸丑正月壬子

上諭內閣朕躬謁
陵寢見沿途地方安設水缸甚多或動支錢糧或派用民力著查明具奏地方官職司民牧當以休養百姓爲務若祇以灑道清塵爲迎

合朕心之舉若謂尸甚鑾輿所過即恐有塵土亦復何礙伊等於此等處過於用心轉被朕之譴責何不以此用之於民生吏治垂受朕之嘉獎耶一併傳諭知之

七月庚子四川總督黃廷桂奏潼川州鹽亭縣牛產瑞麟繪圖進呈

上諭內閣朕從來不言祥瑞屢降諭旨甚明上年山東巡撫奏產瑞麟朕將朝乾夕惕之心宣諭中外不准臣工奏賀今川省瑞麟再見朕心倍加愧悚惟在吾君臣共修實政士庶共敦實行庶幾感召
天和潛消災沴年穀順成萬民樂業此朕心之所謂祥瑞也

雍正十二年甲寅四月庚午

上諭大學士等朕於一切器具但取樸素適用不尚華麗工巧屢降諭旨甚明從前廣東曾進象牙席朕甚不取以爲不過偶然之進獻未降諭旨切戒今則獻者日多大非朕意夫

以象牙編織成器或如團扇之類其體尚小今製爲座席則取材甚多倍費人工開奢靡之端矣著傳諭廣東督撫若廣東工匠爲此則禁其毋得再製若從海洋而來後此屏棄勿買則製造之風自然止息矣

十月己巳諸王大臣等奏

景陵寶城山產瑞芝九本恭請宣付史館

上召入諭曰今歲元旦立春喜遇四寅仰蒙

上天特賜盈尺之瑞雪朕心感慶期與臣民共加儆勉自春及秋直省地方雨暘時若除北直江南近水數縣河流有漲溢之處陝西數縣得雨稍遲外其餘則甘霖應候禾稼豐登雖不敢遽稱大有之年而各省年穀順成大率相類誠爲罕覯此皆

上天

聖祖賜佑國家顯然昭著者今當蔵寶告成之候西師報捷之時欣覯瑞芝九本產於

景陵寶城最近之山上屈指數年以來三秀之

瑞已經四見實邇

上天恩賜以表彰我

皇考之聖德神功欲使中外臣民咸知樂利養恬共享昇平之福者皆我

皇考之所留貽非偶然也據此則諸王大臣等奏請宣付史館昭示中外於理應行至謂朕純孝所感朕實愧不克當并曉諭天下臣民共知之

十二月乙卯

上諭內閣從前臺灣北路大甲西等社頑番不法官兵已經勦滅餘黨亦已就擒叛犯之律所有眷屬一併緣坐無可寬貸朕念此等愚番實頑無知究非漢民可比從前妄行不法罪在正犯其眷屬散處各社未必知情今當平定之時若一一搜查不無牽累驚擾用是格外加恩免其根究該督撫提鎮可仰體朕心妥協辦理以安番衆並將朕諭明白宣示咸使聞知儻朕如此開恩而愚番等仍不知

感激再有干犯法紀者則是蠢頑不靈之輩
不可以恩惠化導朕必加以重懲

雍正十三年乙卯正月己卯

上諭內閣今日諸王大臣等以雍正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慶雲見於雲南之大理等府又見於廣東之高州府又山東寧陽縣產毓麒麟嘉瑞駢臻仰見
上天慈恩福佑具摺稱賀朕向來不言祥瑞非為謙讓之虛文歷年以來各省多有慶雲之

瑞茲又值朕生辰雲南廣東兩省俱見
上天昭示嘉祥但兩省慶雲何如處處雨暘時若俾歲歲五穀豐登萬民樂利斯真可謂
上天慈佑爾等為朕思之何由使宗室天潢之中人人品行端方何由使八旗根本之地事事奉公守法何由使六卿喉舌之司紀綱整飭萬事咸宜何由使封疆守土之吏大法小廉萬民安業朕之願望常多未滿則斯產麟何足深慶若以產麟為朕德所感益屬朕所不居傳言誠能格天朕十二年來懇切至誠時時訓誡爾諸王大臣所頒諭旨不下數千萬言而諸王大臣尚未盡能激發天良公正無私實心辦理國家政事則是朕於人心未盡感格而謂能感格
天心實不敢自信也朕惟益加黽勉爾諸王大臣亦當各思所以答朕諄諄期望之至意至於朝廷一絲一粟皆天下之民脂民膏如朕今者解衣以賜此衣雖被於朕躬實未嘗成

之朕手援厥由來仍是萬民脂膏豈朕所得而自有哉凡一絲一粟用得其當則是以民力所成者令教養民生之人食其美報朕與斯人兩居其是用不得其當則是以民力所成者供剝削民生之人恣其暴殄朕與斯人兩居其非如其是也朕亦何可言功如其非也朕豈得不引為已咎爾諸臣自思之必如何而後可使君臣之施受常居其是又何忍受君之恩而轉使君為爾等受過乎夫大小

臣工各有職業孜孜矻矻尚恐曠廢安得有寸晷餘閒優游逸樂如果無可辦之事有此一刻清閒此卽

上天所賜之福當及時思其職業何事當爲思其過愆何事當改主敬二字實不可以須臾離者主敬則昏惰自去精明自生有事無事心常惺惺斷不肯別尋無益之消遣以致縱欲敗度爾諸王大臣亟須猛省奮勉厚自期待果能實心實力辦理國家政事贊成朝廷

公正之大臣則澤被生民感召

天既將使四海九州之大盡致五風十雨之徵此時再感

上天慈佑賀朕瑞祥豈不更勝於慶雲屢見麒麟疊生乎是乃朕所切望者諸臣尚各勉旃

六月辛卯

上諭內閣自古地方官員有進獻方物之禮蓋以地土所產貢之於君所以將其誠意而爲君者鑒其意而酌納所以篤堂廉之誼聯上下之情也朕卽位以來亦循照舊例間有進獻珍寶古玩者朕屢降旨停止向來鎮臣中亦有隨摺擕進獻者朕皆諭止之至於所獻之物備隨時賞賜內外臣工以示家人一體之意並非朕所需用而收貯內府也雖臣之効忠於上君之加恩於下不在乎此然亦儀文禮節之一端所以歷來未廢凡爲督撫者旣以此將其誠敬之悃則當於採辦之時厚其價值俾所屬官民歡忻從事方爲事君盡

禮之實心乃朕向聞各省大員採備貢物有恃上司體勢發價減少者以致民間受累視爲畏途如榆次不敢種好瓜肅寧畏植好桃外間傳爲話柄近朕訪聞福建採買柑果有短價累地方官民之處則與君臣聯接之本懷大相違背朕豈肯爲此無益之儀文而令承辦之役員貿易之百姓或受擾累哉以貢物而累及閭閻萬萬不可卽或交與屬員代辦而價值不敷令其暗中賠補是又假公濟

私收受賄賂之巧術也似此食用微物朕發
價市買何所不得豈肯絲毫累及地方可通
行曉諭督撫等自接奉此旨爲始著將從前
貢物之數再減一半儻仍蹈舊轍朕必將各
省貢獻之例全行禁止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二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三

聖孝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十一月丙申

上孝思哀痛饘粥不進諸王大臣等合詞奏請
節哀並勸進饘粥
上諭曰仰思
皇考深恩不但諸王大臣哀慕無窮凡官員兵
民均茲依戀况朕親承鞠育盡孝盡哀乃爲

子之道奚能自已且朕既受付託之重朕自
酌量可進飲食朕自少進若勉强飲食反於
朕躬無益嗣後不必勸奏

丁酉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曰朕受
皇考深恩如天罔極忽升
仙馭攀慕無從惟有朝夕瞻近
梓宮稍盡哀慕之忱今王大臣等所議安奉之
處或在南海子或在鄭家莊此二處隔越郊

外離宮禁甚遠朕心不忍緬惟
世祖章皇帝大事時曾安奉景山壽皇殿朕意
亦欲安奉於景山壽皇殿庶得朝夕前往親
行奠獻
辛丑
上卽位
詔諭天下曰惟我國家受
天綏佑
太祖

太宗肇造區夏
世祖章皇帝統一疆隅我
皇考大行皇帝臨御六十一年德茂功高文經
武緯海宇寧謐曆數悠長不謂謝棄臣民遽
升
龍馭親授神器屬於藐躬朕
皇考大行皇帝
德妃之子昔皇二子弱齡建立深爲
聖慈鍾愛寢處皆依恩勤倍篤不幸中年神志
昏憒病類風狂
皇考念
宗社重任付託爲艱不得已再行廢斥待至十
有餘年沈疾如故痊可無期是以
皇考升遐之日詔朕纘承大統朕之昆弟子姪
甚多惟思一體相關敦睦罔替共享昇平之
福永圖磐石之安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我
皇考臨御以來良法美政萬世昭垂朕當永遵

成憲不敢少有更張何止三年無改至於
皇考知人善任至明至當內外諸大臣朕方亟
資翊贊以期始終保全務宜竭盡公忠恪守
廉節俾朕得以加恩故舊克成孝思儻或不
守官箴自干國紀旣負
皇考簡拔委用之恩又負朕篤愛大臣之意部
院屬吏直省有司亦宜實心任事潔己奉公
不得推諉上官自曠厥職天下百姓受
皇考恩澤日久蠲賑頻施勸懲備至間有愚氓

甘犯律令

皇考每遇讞決必加詳審爰書累牘披閱靡遺

少有可生之路立施法外之仁凡我百姓各

宜孝親敬長畏罪懷刑以副朕仰法

皇考如天好生之意茲因諸王貝勒大臣文武

官員人等僉謂天位不可久虛

宗社允宜蚤主再三陳請朕勉徇輿情暫抑悲

痛於是月二十日祗告

天

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以明年為雍正元年仰惟

先志之宜承深望皇圖之永固遹昭新化期衍

舊恩於戲追慕前徽繼述無忘於夙夜廣推

聖澤恩膏願被於寰區凡爾親賢文武其共

矢藎誠各輸心膂用紹無疆之業永垂有道

之庥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是日

上諭禮部朕惟自古聖賢之君必有顯號崇稱

以昭功德之盛垂於萬世此國家不易之鉅

典也仰惟我

皇考大行皇帝臨宇六十一年丕承大統寅畏

小心旦明禋昭格之忱

郊祀親升中之典監於成憲率由舊章孝奉

兩宮尊養兼至展敬

陵

廟備物盡誠總攬萬幾阜成兆姓蠲賦動盈千

萬賑恤曾不稽時水旱先籌雨暘必達寬刑

肆赦德洽好生盛暑則釋囹圄嚴寒則賑饘

粥兵糧預給優賞頻頒淮甸屢巡動數百萬

之帑金運

廟謨而兩河底績闕里特幸行數千年之殊禮

屈

帝尊而九拜崇師覽奏牘而利弊周知覲臣僚

而賢愚立辨保全勳舊庇廕宗支廣育人材

敦厚風俗布昭聖武申討不庭元裔背叛而

旋踵就殲三孽逆命而剋期獻馘鄂羅斯占
喀爾喀之疆閫諭以威德卽奉約章喀爾喀
逼厄魯特之悖殘納其困窮胥登袵席噶爾
丹肆毒鄰境三臨絕漠掃蕩烽煙策妄阿喇
布坦摧滅與國出師命將恢復藏地臺灣置
郡紅苗革心南朔東西無思不服至於天縱
生知日新好學講筵時御手定六經廣博士
於五賢配先儒於十哲文獻二典書邁百家
貫徹天文總括地理旁羅術數考正元聲研

索羣編鑒裁纂輯凡此難名之美善洵亙古
帝王首出之一人雖復累牘連章不能紀述
萬一朕方與天下臣民均切怙戴不意
龍馭上賓顧予沖人嗣膺大統仰承佑啓之恩
敢後顯揚之禮謹考彝章宜升
尊謚爾部詳察典禮具奏
是日
上諭禮部朕惟君國之道必崇孝理化民之本
務重尊親欽惟我

母后仁承天德順協坤儀恭儉溫慈懋昭淑範
恩勤顧復誕育藐躬朕纘荷鴻圖恭承
懿訓顯揚聖善儀典宜隆式考舊章恭上
皇太后尊號爾部詳察典禮具奏
壬寅諸王大臣請遵
大行皇帝遺詔二十七日釋服
上諭曰
皇考大行皇帝聖德神功罕有比倫實爲亙古
未有之
聖君朕亦不宜行近代相沿之典禮釋服之制

以日易月雖始於漢文而高宗諒陰三年獨
非古制乎朕不能上比高宗而哀慕之情不
能自已且稽之史冊漢文以來誰能媲美
皇考則朕又安忍守漢文二十七日之制乎本
朝舊制釋服亦待百日之期庶可稍盡思君
思父之哀衷揣爾等之意惟恐過勞朕躬殊
不知朕若持服尚可少進饘粥暫眠苫塊如
必强朕釋服則朕必至寢食俱廢矣朕言及

此曷勝嗚咽爾諸王大臣其諒之
甲辰諸王大臣等以
郊
廟祀典不可久闕考據典禮合詞懇請遵
大行皇帝遺詔以二十七日釋服
上諭曰覽諸王大臣所奏引據經書義理明晰
朕惟有嗚咽悲慟耳始知為君之難祇此持
服一節乃天子第一苦衷曾不如臣庶尚能
各盡其心雖勉從所請朕之哀思因茲愈切
矣

乙巳總理事務王大臣等奏
大行皇帝尊謚廟號乃追崇大典臣等管窺蠡
測未能仰盡高深恭祈
睿思親定以昭垂萬世
上諭曰
皇考大行皇帝尊謚廟號諸王大臣等請朕親
定朕思子臣尊崇君父之心何有止極然必
須至允至當方孚千秋定論若少有溢美之
詞不獨失天下之至公且開後人之僭越是
因臣子之愚忠愚孝轉將君父盛德大業之
實行涉於贊頌之虛文朕心殊不安也我
皇考大行皇帝纘繼大統舊典本應稱宗但經
云祖有功而宗有德我
皇考鴻猷駿烈冠古鑠今拓宇開疆極於無外
且六十餘年手定太平德洋恩溥萬國來王
論繼統則為守成論勳業實為開創朕意宜
崇

祖號方副豐功但追崇大典攸關理應僉謀共
協爾諸王大臣等會同九卿詹事科道文六
品以上武四品以上詳考舊章從公確議毋
得依違毋得附和務期紀實以垂萬年
十二月甲寅奉安
大行皇帝梓宮於壽皇殿諸王大臣等合詞恭
懇
皇上節哀
上諭曰我朝自

太祖
太宗
世祖以至
皇考咸貴實行不尚虛文朕受
皇考教誨鞠育迄今四十餘年恩勤篤摯慈愛
無窮今遇
皇考大事五內哀痛至情迫切實不能已朕非
於此自謂盡孝亦非博盡孝之虛名也況
天降縞雪林木皆白自安奉

梓宮輦鴉環繞殿庭哀鳴七夜仰覩
天意俯察物情尚且如此朕能已於沈痛乎今
梓宮奉移壽皇殿朕未釋服之前必每日三次
親詣獻食一月內每日一次親詣獻食一月
後數日親詣一次如此庶可少釋悲思若欲
朕衘哀强制朕心愈無以自解爾諸大臣不
必再奏

丁巳

上諭內閣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朕仰荷
祖宗眷佑纘承大統恭上
皇考聖祖仁皇帝
尊謚敬念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皇帝
三聖相承功高德盛載考典章加上
尊謚因念
孝莊文皇后肇基翊運啟佑

兩朝朕在沖齡備膺慈愛
孝康章皇后誕育
先皇懿徽流慶
孝惠章皇后德隆福厚篤愛朕躬朕意亦宜並
加
尊謚但追尊固出至情而推崇必遵定禮爾等
可酌古準今會同確議俾朕得稍展思慕之
誠又念
仁孝皇后作配

皇考孝敬寬仁坤儀懋著
孝昭皇后恪恭溫順樹範宮闈
孝懿皇后徽音淑德慈撫朕躬恩勤備至均應
恭上
尊謚以昭示萬年內閣九卿翰詹科道會同詳
察典禮具奏
雍正元年癸卯正月壬寅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曰
母后誕育朕躬纘承大統謹考彝章請上

尊號
母后以
皇考梓宮奉移
山陵之事未畢不忍即受
尊稱前據王大臣等合詞虔請敬上
仁壽皇太后尊號
盛德謙光屢辭不允諸王大臣援引舊典懇求
再三始蒙
慈允今恭上

冊
寶典禮亟應舉行
母后聖意仍欲遲遲朕復再四陳懇未蒙許允
現今
山陵之期已近尊崇大典諏吉何時總理事務
王大臣會同禮部九卿確議具奏
是日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議奏前往
陵寢之處歷考宋明以來皆無嗣主親送梓宮
之事所

皇上念
宗廟
社稷之重任以慰臣民之心
上諭曰凡事當遵奉
祖考已行典禮方爲盡善前
曾祖母太皇太后發引時
皇考親自恭送至
祖母皇太后發引時
皇考聖躬違和兼有足疾尚且

親送
梓宮啓行諸王大臣豈能勸止乎親送
皇考梓宮至
山陵朕意已定大臣等勿再強奏
、二月己巳恭上
聖祖仁皇帝尊謚禮成
詔諭天下曰古帝王有出世之勲必有非常之
謚故黃帝表中和之美顓頊著謙約之文大
行受大名揚光本因乎法地有功兼有德加

號必極於同天此追尊之鉅典守國之常經
也恭惟我
皇考大行皇帝受籙綿長膺圖悠久以生知安
行之至聖行存誠主敬之實功無一事不上
合
天心無一念不下周民瘼禋郊饗
帝歲必躬行祈穀佑民典恒虔舉
慈闈定省宗系展庸問夜求衣皁宮菲食萬幾
悉歸於盡善庶政一出於大中式勸官方廣

開言路獎廉課吏敕法儆邪器以使人公能
服衆賑䘏之詔屢下十行蠲免之租動成千
萬寬刑肆赦發帑賚兵巡省恩膏備詳方策
治河經畧具載史書以自強不息之精神爲
久道化成之事業武功之赫濯則蕩清三孽
平定沙漠元裔滅除臺灣置郡收水西而撫
紅苗定吐番而復三藏文德之光華則親臨
太學特幸闕里嚴飭學臣敦訓士子增博士
之員躋十哲之享手定五經窮研六藝詩同

雅頌文媲典謨學貫百家聖實天縱深仁厚
澤浹四千餘載之史冊莫有等倫偉烈豐功
紀六十一年之政治何能悉舉今
龍馭上賓星霜未改普天之思慕應與歲月而
俱深率土之攀號惟望
徽稱之允合朕纘承鴻寶嗣守丕基方繼述之
是圖豈追崇之敢後謹命諸王貝勒大臣文
武羣臣稽考禮文恭薦
謚號卿士百辟不謀同辭僉舉上儀恪遵舊典

祇告
天
地
宗廟
社稷於雍正元年二月十九日奉
冊
寶恭上
皇考大行皇帝
尊謚曰

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功德
大成仁皇帝
廟號曰
聖祖既表尊親之大義當施逮下之洪恩於戲
帝德難名罔揄揚之莫罄
聖功不顯期昭示於無窮庶慰遐邇之心以協
天人之願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癸酉諸王大臣等奏請節哀併懇聞日
詣

壽皇殿拜奠
上諭曰朕因
皇考付託鴻基之重故愛惜此身於臣子哀慕
之道十分未盡二三朕非强飾以取孝名但
朕受
聖祖皇考四十五載顧復教育深恩今一旦永
訣中心悲痛何能自已目今尚可瞻仰
梓宮罔極哀思乘此猶可稍展至
梓宮殯隔之後何由再得瞻仰

皇考乎朕躬尚能自持朕亦盡力强制諸王大
臣所奏知道了
三月庚子
上諭禮部明季帝王皆不親送梓宮故令親王
大臣奉主回京朕既親往若不躬奉
神主於心何安俟
山陵事畢點
主禮成朕親奉
皇考神主回京途間如何分站及先還預備奉

迎之處一併詳議具奏
四月戊午總理事務王大臣等以
聖祖仁皇帝梓宮奉安
山陵大禮已成奏請
上御門聽政
上諭曰諸王大臣所奏雖是但
皇考梓宮尚在
享殿安奉朕今即臨御正門理事心實不忍念
皇考付託重大節養朕身一切禮儀多有未盡

每以天下萬民事關緊要勉強照常辦理亦
無遲誤臨御正門理事俟
皇考梓宮奉安
地宮之後再爲舉行
五月己卯大學士等奏
孝陵新產蓍草由
皇上孝治之感請宣付史館
上諭曰
孝陵新產蓍草皆由
世祖
聖祖功德隆盛所致非朕孝思所能感格諸臣
陳奏剴切著照所請行
甲辰
上諭禮部朕惟尊親之典首重易名聖善之修
必崇顯號我
皇妣大行皇太后端莊恭肅慈惠安和奉侍
先皇壼儀茂著誕育沖藐
母道備隆顧復恩周命提義盡寬仁逮下澤洽

宮庭謙儉持躬化流禁掖朕纘承大統嗣服
鴻基方期合萬國之歡心奉
慈闈之色養不意遽遭大故
仙馭上升抱痛銜哀感深罔極惟藉顯揚之典
少申孝慕之誠允宜稽考彝章薦升
尊謚應行典禮爾部詳議具奏是日恭移
皇太后梓宮安奉
壽皇殿
上於順貞門內設倚廬以居日詣几筵獻

乙巳王大臣等奏請間兩三日
親詣一次
上諭曰朕性本質誠不事掩飾前云強忍節哀
言實由衷爾等勿為朕慮惟是
皇妣誕育朕躬慈恩罔極今初成服隔日一詣
梓宮親奠朕實難安按之典禮三次上食俱宜
躬親今止一次恭詣已勉從爾等所請矣昨
日清晨哭奠盡哀方得少展思慕之心儻不
勝暑熱力不能支自另降諭旨諸王大臣當
諒朕此意遵行勿得再奏

六月丁卯總理事務王大臣九卿翰詹
科道議奏請
四后同祔
聖祖廟
尊謚竝加仁字
上諭曰朕推
母后升祔
太廟大典攸關欲申臣子之孝思必準前代之

成憲務得情理允協乃可昭示萬年諸王大
臣等奏請
四后同祔
太廟引據宋朝太宗真宗四后祔廟之禮朱子
及有宋諸儒皆以為允當覽奏既得展朕孝
敬無窮之心復合前代斟酌盡善之典不覺
悲慰交集恭惟
孝誠仁皇后元配
宸極
孝昭仁皇后
孝懿仁皇后繼位中宮
孝恭仁皇后誕育朕躬母儀天下按先儒祔廟
之議一元后一繼立一本生以次竝列今
母后升祔位次當首奉
孝誠仁皇后次奉
孝昭仁皇后次奉
孝懿仁皇后次奉
孝恭仁皇后如此庶於古禮符合而朕心亦安

矣
八月乙亥
聖祖仁皇帝升祔
太廟屆期命大學士等恭奉
神主塡靑
上諭曰塡靑典禮所關最重古人必取名望素
著德行純粹學問淵深者以充此任今爾等
位旣貴顯人品皆優是以特加簡命爾等當
體朕敬恪之誠潔誠齋戒屏除塵慮儼如

聖祖在天之靈陟降上下誠意所孚洋洋如在
方副朕一片孝思爾等不必有意於哀慟不
必有意於儀文只以一誠感格爲是
九月辛巳
上諭禮部自古祖功宗德制在不祧禋帝禋親
祀應竝舉報本之情罔極配
天之典宜隆仰惟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亶聰御宇至德誠民早歲而
攬弘綱恩覃無外小心以勤昭事誠著升中

報園備物於春秋
重闈將敬於朝夕軫萬民之疾苦水旱預籌厲
百爾之勸懲賢愚立辨赦宥罪仁風廣被
祥刑發帑蠲租豐歲頻聞減賦時邁歌而黃
淮底定淸問及而稼穡周知闕里隆九拜之
儀考亭躋十哲之列科目以增加而益盛士
子因訓飭而交修
聖自多能心猶好學總百家之闡奧垂千古之
典謨經天緯地之文一貫萬殊之理禹鼎湯
盤之句龍翔鳳翥之書莫不薈萃竝包裔皇
典麗至於

皇威遠暢廟畧遐宣臨邊塞而萬幕傾心示神
謨而三孽授首察哈爾不敢伏莽厄魯特頓
爾傾巢鄂羅斯稽顙以奉共球烏斯藏望風
而銷鋒鏑以至波澄紫海箐靜紅苗雨露及
於天維疆索通於地紐淸寧合撰參兩大以
成能覆載同流兼三才而立極武功文德前
代之所未闢聲教車書史冊之所未覩建中

錫福久道化成萬物逸而
宸衷弗釋其勞四海寧而
皇躬弗辭其瘁六十一載豐功厚澤深浹人心
四千餘年哲后賢君難侔曆服紫壇紺幄知
天意之同符蒼璧黃琮思德馨之並薦朕纘承
丕緒永念
前徽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允宜崇祀
郊壇克配

上帝以後冬至祈穀祭
天俱奉
聖祖仁皇帝同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皇帝配享夏至祭
地亦如南郊祈穀禮祇奉配享其應行禮儀爾
部詳議具奏
十一月癸巳禮部奏
聖祖仁皇帝配享
圜丘請
皇上陞殿行慶賀禮
上諭曰朕惟
聖祖仁皇帝大禮告成普天同慶朕陞殿頒布
恩詔蓋以賀
列祖之鴻禧慰萬方之誠悃也然朕思念
顧復深恩中心哀慕今未滿三年不忍陞殿受
慶賀禮著內閣九卿等詳察典禮酌古準今
務期於禮允協庶朕心得安可即確議具奏

壬寅
詔諭天下曰朕惟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
莫大於配天禮記云惟聖人為能饗帝孝子
為能饗親故周頌著思文之什大易垂殷薦
之辭歷稽邁古侑食始於有虞爰考前章合
祀起於周室所以報功崇德尊祖顯宗也朕
纘承大業綏理萬方既用享於
祈年將升中於

迎日恭惟
聖祖仁皇帝動符乾健靜合坤元廣大高明奉
無私以成化涵弘清穆推至教以乘時育萬
物而顯諸仁德周有截包五行而藏諸用道
運不言建極敷猷剛柔竝濟體元立制仁義
兼施禮樂兵農法四序之春秋冬夏刑威勸
賞代六氣之風雨雷霆戸牖三光提封八極
東漸西被北燮南諧中國有聖人瀛海仰日
星之臨照王者大一統遐荒沐霜露之需濡

得一以清得一以寧號均三大無不持載無
不覆幬聲竝兩儀論參贊之成功與天地而
俱泰補化育之不足見民物之咸亨蕩蕩無
名豈梯階之可及蒼蒼在望非測管之能窺
三五以來所稱裁成輔相範圍曲成先天而
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惟我
聖祖仁皇帝實克盡之允宜
配享南郊躋壇北時用是上稽前典下慰輿情
昭告

天
地
宗廟
社稷率諸王貝勒文武羣臣於雍正元年十一
月二十五日冬至恭祀
上帝奉
聖祖仁皇帝配享雍正二年正月初六日上辛
祈穀恭祀
上帝五月初一日夏至恭祀

皇地祇竝奉
聖祖仁皇帝配享振金聲以達氣
昊帝來賓捧玉瓚而獻誠
列聖昭格隆儀備舉浩澤均宣於戲貽謀佑啓
敢忘覆載之洪慈對越駿奔儼覿陰陽之合
撰青門升燎虔一人報本之心紺幄居歆協
萬國尊親之願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雍正二年甲辰二月己酉
上諭諸王大臣九卿等曰欽惟

孝莊文皇后躬備聖德
天錫純禧誕育
世祖章皇帝瑞應昌期君臨萬國逮我
聖祖仁皇帝繼
聖嗣統久道化成立萬世無疆之業皆我
孝莊文皇后福德兼隆之所啓佑也康熙二十
六年十二月
慈馭升遐先期再三面諭我
聖祖仁皇帝曰我身後之事特以囑汝

太宗文皇帝梓宮安奉已久卑不動尊此時未
便合葬若另起塋域勞民動衆究非合葬之
義我心戀汝父子不忍遠離祇於遵化州
陵塋近處安厝我心無憾矣我
聖祖仁皇帝涕泣受
命爰
諭諸王大臣集議僉同於康熙二十七年四月
安奉
梓宮於
孝陵之南爲
暫安奉殿迄今三十餘年矣朕惟禮經云合葬
非古也先儒又云神靈有知無所不通是知
合與不合惟義所在今
昭陵安奉日久若於左近另起
山陵究非合葬之義且自
孝莊文皇后安奉以來我
聖祖仁皇帝曆數綿長海宇乂安子孫蕃衍想
孝莊文皇后在天之靈極爲安妥

聖祖仁皇帝遵奉三十餘年今朕身任付託之
遺命諄諄
重
山陵典禮宜斟酌盡善永垂萬世事莫大焉著
諸王大臣九卿等會同確議具奏
十二月壬申禮部奏雍正三年元旦請
受朝賀
上諭曰朕即位之初諸王大臣奏請元旦陞殿
受賀至再至三朕無可如何准於次年舉行

今年元旦陞殿讀表時朕聽之不禁傷感悽
然垂淚明歲元旦尚未過三年著停止行禮
已卯吏部尚書朱軾奏稱三年服制已
滿恭請祫祭
太廟卽吉釋哀
上諭曰朕覽朱軾所奏當之甚愧朕受
皇考四十餘年顧復深恩罔極莫報諒陰三年
祇以黙盡一點私情非謂歷代帝王不能行
之事朕能行之思欲立法定制以垂令名也
且如祭祀朝會大禮不容久曠者朕亦勉徇
諸王大臣之請照常舉行惟有齋居素服悲
哀思慕盡一已之誠於宮禁之中古人云禮
之至者無文哀之深者無節朕自嗣統以迄
於今撫時生感觸物增悽僾見愾聞潸然出
涕情不容以自禁心不能以自覺還論其合
於古制否乎昔
世祖
聖祖皆以沖齡登極一時禮制容有未備設

世祖
聖祖踐阼之日已若朕躬之年則盡禮盡制必
有朕所萬不能逮者今朕抱歉之處尚多敢
云盡禮乎至所奏三年以來深山窮谷無不
哀思戀慕遏密八音等語此乃
皇考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浹髓淪肌四海臣民
哀痛迫切感激思慕愈久不忘出於人心之
自然非有所禁約而然也夫以薄海內外凡
有知識之倫尚且哀慕不忘如此況躬為子
臣欲報
昊天罔極之德其終身哀慕復何時能已耶朕
之衷曲非欲表暴於人特因奏章過於稱揚
朕心滋愧故畧為宣寫以示中外
辛巳諸王大臣奏明年元旦伏祈
皇上俯順輿情陞殿行禮進表
上諭曰諸王大臣雖請俯順輿情亦當思仰體
朕意朕以為與其行慶賀禮以示萬國不若
盡孝道以示天下二年元旦因行元年之禮

故允所請去年長至行禮因
聖祖仁皇帝配
天大典朕不得已勉從衆請至於元旦御殿進
表受賀不比尋常之御殿謝恩行禮也朕已
降諭旨諸王大臣著卽遵行

雍正三年乙巳二月庚辰

上諭直省督撫等朕惟古昔帝王以孝治天下
誠以孝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則也故魯論
云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朕以藐躬纘承大

統永惟
皇考聖祖仁皇帝顧復洪慈恩德罔極中心哀
痛什伯恒情以日易月實所不忍特以
天
地
宗廟大祀朝會重典不容久曠時亦勉從諸王
大臣之請遵禮舉行惟於宮庭內素服齋居
默盡此心每撫時觸景輒增悽愴僾見愾聞
之際哀發於中潛然出涕古人云禮之至者

無文哀之至者無節實非有所倣而行亦非
欲以立法定制垂譽於天下後世也終身孺
慕寧有已時今諸臣據二十七月卽吉之文
合辭公請祫祭釋服朕以禮制情勉允所請
於雍正三年二月十二日祫祭
太廟釋服卽吉伏念
皇考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普
遍寰區
賓天之日凡京畿直省海澨山陬士農工賈白

叟黃童莫不呼號哀泣孺慕之誠三載以來
有如一日今舉行吉禮應敷告天下朕嗣位
以來惟日兢兢嚴恭寅畏不敢怠息庶幾克
荷
皇考聖祖仁皇帝付託之重羣黎百姓受
皇考聖祖仁皇帝教育深恩當勉勵忠誠勤守
職業言慈言孝克友克恭農夫盡力於南畝
工商致精於器用毋尚奢侈毋事浮僞共期
歸眞還樸比戶可封以無負

皇考六十餘年培養漸摩之至德於朕奉
先思孝之心實有賴焉爾該地方官遍行曉諭
俾薄海黎民咸悉朕意
癸未諸王大臣等奏服制已滿恭請
皇上於乾清宮聽政
圓明園水土清潔允宜隨時駐蹕
上諭曰國家大禮
皇考
皇妣雖有輕重之別而朕之私衷則
皇考
皇妣不容分視外廷吉禮已令照國家典制舉
行若朕於宮中務期獨盡人子之禮據奏駐
蹕圓明園不但朕心實爲不忍
皇考
皇妣之事朕何可有所分別況今之二十七月
竝非勉强從事沽取孝名以爲觀美祇求朕
心之安耳禮盡則朕心自安朕意已定諸王
大臣毋得再奏

庚寅
上諭內閣禮部欽惟
皇考聖祖仁皇帝德稟生安功隆參贊光被四
表協和萬邦集千聖之大成超百王而首出
鴻猷駿業史不勝書今
景陵大禮告成應擇吉恭建
聖德神功碑備紀耿光大烈以昭垂萬世永永
無極著敬謹會議具奏
七月己酉
上諭禮部據奏八月二十三日
皇妣孝恭仁皇后服制期滿請照
皇考聖祖仁皇帝釋服之禮祫祭
太廟頒諭中外等語朕疊遭
皇考
皇妣大事追念罔極深恩莫由仰報三年以來
祗於宮禁之中齋居素服黙盡思慕哀戚之
忱非敢自謂遵循古禮更不欲宣播於衆也
父母之喪人子之心則一而帝后之禮國家

之制則殊今八月二十三日屆
皇妣孝恭仁皇后釋服之期著擇日於
奉先殿告祭自行家禮至於頒諭中外可不必
行
八月辛巳諸王大臣等奏懇
皇上御乾清宮一應吉禮照例舉行
諭曰三年之內疊遭
皇考
皇妣大事朕追思永慕莫釋於懷今服制期滿

大禮告成諸王大臣等援引典禮合詞陳奏
朕念三年持服不過默盡其心非敢自謂盡
孝今雖勉從諸王大臣所請而孺慕之誠終
身不能忘也
丙戌
上御乾清宮召諸王大臣入見垂淚
諭曰父母之恩鞠育顧復為人子者終身仰報
不盡而朕荷
皇考
皇妣敎育之恩尤為至深至厚誠所謂欲報之
德昊天罔極也三年之中如祭祀朝會國家
大禮不可曠缺朕不得已勉從諸王大臣之
請照例舉行不過於宮中持服以默盡其心
亦究未能盡此心於萬一也日月易邁已屆
三載禮制有定而朕心無窮此一領素服朕
衣之三年今日更換不勝悽愴之至朕之一
念豈但三年固結於中卽終身之久亦斷不
能忘也

雍正四年丙午八月丙戌
上諭諸王大臣內閣九卿等曰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三年大禮已滿朕追念罔極
深思欲於
皇考忌辰每歲遵照三年以內祭祀之禮永遠
推行並祝文用申誠悃朕受
皇考敎育慈恩至深至厚終身永慕無有窮期
豈三年禮制之所能限况天下億萬臣民感
誠

皇考深仁厚澤六十餘年自古帝王罕能比並
一切禮儀亦非定制所得拘也朕舉行此禮
乃自展其思慕誠切之衷至與舊制相合與
[illegible]不遑計及此禮亦惟朕躬特行之於
我
皇考後世子孫不得奉爲成例其應行禮儀著
該部定議具奏
雍正八年庚戌八月壬戌
上諭諸王大臣等數年以來遵化州

陵寢附近之地方雨暘時若年穀順成今年春
月畿輔微覺亢旱而遵化等處則雨澤調勻
民人樂業六月日食之期
陵寢之地方則陰雨不見本月十九日京師地
震朕繫念
山[illegible]寐星遣侍衛等馳往看視今據差
往人員及守護
陵寢之大臣等奏稱十九日地覺微動較他處
甚輕村舍牆垣悉皆無恙居民竟有未經知
覺者朕以手加額五內歡欣益見我
皇考之聖德神功際天蟠地受眷祐於
上天貽福慶於蒼生若此之彰明較著朕感
[illegible]念
皇考之功德特將近事之顯而可見者曉諭諸
王大臣卿等共知之

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三

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四

聖學

雍正三年乙巳七月丁巳

上諭禮部自古修己治人之道載在經書帝王御世圖咸資典學我聖祖仁皇帝天亶聰明而好古敏求六十餘年孜孜不倦朕纘承丕緒自即位以來更欲以研經味道為致寧人之本顧以諒陰之際未舉經筵今宜於二十三日為釋服之期爾部可擇日舉行經筵典禮並詳查定例以聞

雍正五年丁未六月壬寅

上諭內閣近因考試新科進士以宋儒所云士大夫當知禮義廉恥句為論題諸進士試卷進呈朕躬自披覽見其文藝之工拙優劣固有不同然大槩皆詞章記誦之常談未能真知灼見其理蘊而實有發明蓋所言止於儀文

末節而已非禮義廉恥之大者也朕則謂古人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者蓋以天下之大四海之眾皆範圍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而士大夫有禮義廉恥之說所指甚遠所包甚宏上之為人君下之為人臣皆當求其大者以為務而不可局於儀文末節間也以禮言之如化民成俗立教明倫使天下之人為臣皆知忠為子皆知孝此禮之大者也進退周旋俯仰揖讓此禮之小者也以義言之如開誠布公蕩平正直使天下之人無黨無偏和衷共濟此義之大者也然諾不欺出入必謹此義之小者也以廉言之理財制用崇儉務本使天下之人家給人足路不拾遺盜賊不生爭訟不作貪官污吏無以自容此廉之大者也簞食豆羹一介不取此廉之小者也至於以恥言之為人君者憲天出治誠和萬民則當以一夫不獲其所為恥為人臣者行義達道兼善天下則當以其君之不為堯舜為恥

者夫鄉黨自好不失言於人不失色於人此乃耻之小者耳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而其道不外禮義廉耻之四端士人者以天下爲己任其身旣爲臣之身而有致君之責者豈可徒知其小節而不知其大者乎夫禮義廉耻由一端之小者擴而充之皆可以保四海然必知其大者而務之自可不遺於其小若或徒競小節而不知其大則迂拘曲謹祇圖撿束一身而不敢任天下之重此皆

細民之行而非士人之道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其可不勉自奮立乎朕引見新科進士時卽欲面加訓諭因天氣炎熱恐伊等暫時跪聽不能悉心領會今特詳爲宣示朕願與大小諸臣交相儆勉詳思禮義廉耻之大者身體力行則人心風俗蒸蒸日上而唐虞三代之治庶幾其可復見也

七月癸酉

上諭禮部朕惟

孔子以天縱之至德集羣聖之大成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道具於經籍者賴

孔子纂述修明之而魯論一書尤切於人生日用之實使萬世之倫紀以明萬世之名分以辨萬世之人心以正風俗以端若無

孔子之教則人將忽於天秩天敘之經昧於民彝物則之理勢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長以賤妨貴尊卑倒置上下無等干名犯分越禮悖義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

有粟吾得而食諸其爲世道人心之害尚可勝言哉惟有

孔子之教而人道之大經彝倫之至理昭然如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歷世愈久其道彌彰統智愚賢不肖之儔無有能越其範圍者綱維旣立而人無踰閑蕩檢之事在君上尤受其益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禮運曰禮達而分定使非

孔子立教垂訓則上下何以辨禮制何以達

孔子所以治萬世之天下而為生民以來所
未有也使為君者不知尊崇
孔子亦何以建極於上而表正萬邦乎人第
知
孔子之教在明倫紀辨名分正人心端風俗
亦知倫紀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風俗既
端而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朕故表而
出之以見
孔子之道之大而
孔子之功之隆也

十一月壬戌
上諭內閣朕覽明太祖所著洪武寶訓一書詞
義周詳誥誡諄切所以教其子孫臣庶者亦
費苦心但明太祖起自布衣奄有天下雖姿
性過人而其識見尚局於卑隘其規模未臻
於廣大蓋緣文過其實言行多不能相符而
議論自相矛盾者有之朕觀堯舜授受心法
惟有一中治世之道必事事合乎時中始為

至善我
太祖
太宗
世祖
聖祖相承之謨烈合於大中至正之道者
已經敬輯
聖訓垂為世法而從前史冊所載歷代帝王之
舉動言論每於中道之權衡或未能悉協大
抵由於時勢之所值不同故政治訓辭亦因
之而有偏向後之論者遂不能無疑議於其

間朕意欲將經史所載歷代帝王之嘉言懿
行可以紹執中建極之心傳者採錄成書為
後世子孫之法鑒著派翰林官分任纂修陸
續進呈朕親加酌定
十二月甲申刊刻孝經小學清漢文告
成
御製孝經序文曰孝經者聖人所以彰明彝訓
覺悟生民溯天地之性則知人為萬物之靈

敘家國之倫則知孝為百行之始人能孝於其親處稱惇實之士出成忠順之臣下以此為立身之要上以此為立教之原故謂之至德要道自昔聖帝哲王宰世經物未有不以孝治為先務者也恭惟

聖祖仁皇帝纘述

世祖章皇帝遺緒

詔命儒臣編輯孝經衍義一百卷刊行海內垂示永久顧以篇帙繁多慮讀者未能周徧朕

乃命專譯經文以便誦習夫孝經一書詞簡義暢可不煩注解而自明誠使內外臣庶父以教其子師以教其徒口誦其文心知其理身踐其事為士大夫者能資孝作忠揚名顯親為庶人者能謹身節用竭力致養家庭務敦於本行閭里胥嚮於淳風如此則親遜成化和氣薰蒸躋比戶可封之俗是朕之所厚望也夫

御製小學序文曰古者八歲而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之義俾童而習之以養其德性其說散見經傳朱子採集為小學一書所以示人為學之方而有以為正心修身之本其言約其理該蓋六經四子性理諸書之階梯也

皇考聖祖仁皇帝嘗

特頒諭旨令有司兼以命題課士海內士子固已咸知誦法矣又

命尚書顧八代一人繙譯清文日進呈

覽欽定三年而後成嘉惠後學之心至深且厚當日未經刊刻頒行朕敬承

皇考遺志特命校對授梓以資肄習讀者宜知綱常倫紀之當崇視聽言動之當謹與夫嘉言懿行之當遵循慕效修其職自在家庭日用之常經而充其量可以成聖賢忠孝之大節子弟之習於是而淳教化之原於是而備詩曰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朕蓋深有望焉

雍正七年己酉閏七月癸酉

上諭內閣九卿等易經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雖分而其理則一天下之人但知仁主於慈義主於斷仁主於寬義主於嚴以爲仁義各有其用而不知其相資相濟而不可須臾離也蓋有仁而無義則姑息之愛不合於事理當然之則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蓋其所好惡必合於事理之宜而後天下享仁人之福所謂殺一人以安千萬人義之

至正所以爲仁之至也即如翦除盜賊義也盜賊既除則良善得寧豈非仁乎懲創兇頑義也兇頑既懲善者益勉於善而不善者且相率而遷於善豈非仁乎其餘互相爲用之處皆可以此類推其分仁與義爲二而不能融會貫通者則見理不透故也

八月丁巳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朕於用人行政是非賞罰總視乎理之至公而未嘗稍存成見大學云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夫心不正則是非可否皆不得其當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周子通書云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可見人之心必靜虛動直而後應事接物可得其平若一有所偏向則靜不能虛動不能直又安望其明通公溥哉夫有所者不過流於一偏而已足爲心之累至於有我則全

是自私自利之心縈繞固結於中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其心之不正更甚矣古稱溺愛者不明凡人溺愛他人則於是非可否已不能辨而不免於惑況溺愛己身則但見其是而不見其非但見其可而不見其否沉惑迷謬以至過咎日叢愆尤日積而全不知醒悟改悔其爲害尚可言哉又如人臣以忠言規諫其君則望君之虛懷採納而人君以正言訓勉其臣亦望臣之實心聽從君不用臣言

則加以拒諫之名若臣奉君之訓聽之藐藐淸夜自思能安於心乎惟是君不聽臣言人人皆得而見之而臣之不能洗心易慮以從君之訓則在隱微之間人所難知是在爲臣者之捫心省察而已

雍正十年壬子五月甲申

御製重修闕里

聖廟碑文其文曰朕惟

上天垂佑蒸民篤生

至聖先師孔子以仁義道德啓迪萬世之人心而三綱以正五倫以明後之繼天御宇兼君師之任者有所則傚以敷政立敎企及乎唐虞三代之隆大矣哉聖人之道其爲福於羣黎也甚溥而爲益於帝王也甚宏宜乎尊崇之典與天地共悠久也曲阜廟庭爲

孔子里宅毓聖鍾靈之地神爽式憑明禋祗肅廟貌崇閎由周而來久且加盛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德符元化悟徹性天自羲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集成於孔子者一一體於身心宜爲政治聖統在上應運而承康熙甲子東巡狩臨幸闕里謁奠廟林殷禮隆儀漢唐莫及朕躬膺丕緒志切羹牆即位之初加封

先師五代王爵苗雍釋菜題額歌詩佩德報功之願夙夜罔釋於懷雍正二年闕里

聖廟不戒於火有司奏告朕怵惕靡寧詔廟致祭旋發帑興修命大臣專董厥役殿廡規模悉準宮闕製器備物亦令繪圖呈式裁酌

協宜數年內諄諭執事臣僚經營周至纖毫無憾始愜朕衷七年冬有司具奏

大成殿上梁前二日慶雲見於曲阜合詞稱瑞朕以天人感應理固不爽而誠敬微忱詎能邀

上帝

先師之垂鑒用是祗將祀事倍增試額俾普

天率土被聖人之德化者同心感慶庶足以

廣教澤而答嘉庥而撫躬警勉恒朝夕凛凛
焉朕嘗謂帝王之尊聖尊其道也尊其道貴
行其道居行道之位而能擴充光大達之政
令修齊治平得其要紀綱法度合其宜禮樂
文章備其盛凡聖道之未行於當時者悉行
於後世雖去聖久遠而心源相接不啻親授
於一堂之上默證於千載之前如是而欽崇
褒顯悉由於中心誠服而治化日盛聖道斯
尊且夫聖人之道一天道也天以牖民之責

屬之聖人删定贊修代天宣教彝倫攸敘禮
法彰明後之帝王奉其道以治世師承罔斁
資益良多然則尊天尊聖理原合一今茲崇
禮至聖正所以欽若
昊天而於修建廟庭之重典有不至誠至敬者
哉朕勤求上理宵旰孜孜冀以仰述
皇考之鴻謨丕揚
先師之厚澤爰敬推上天篤生聖人與聖人
承天立教垂憲奕世之意勒文碑石以昭示

臣民於無極而系以辭曰天心覺世聖治承
天治洪道法聖聖相傳三五之隆以道致治
峻德宏昭豐功遠被聞知續統
至聖挺生中天復旦文教昌明經緯三才陶
融萬象體具中和功侔參兩表揚六籍程式
五常如會滄海若揭秋陽惟我
皇考聰明睿知苞蘊圖書滙宗洙泗德與聖合
禮爲道崇升堂容肅過里恩隆緒纘朕躬勤
圖紹述至誠煌煌箴銘宥密惟皇建極惟聖

時中古今雖邈心理攸同作帝王師與天地
配開闢一人神靈如在奕奕新廟輝映尼防
金絲在御車服盈堂煥乎天文五雲示慶錫
佑者天承庥者聖敢云瑞應鑒厥微誠普被
洪貺永福編氓文治光華日星晶麗木鐸揚
聲垂億萬世

雍正十二年甲寅十月己酉

上諭大學士等鬼神之道實是體物不遺古聖
賢亦無愧衾影蓋實見得隨處有神明所以

如此戒謹耳惟信以爲有而時時誠敬厥後
必然受福若以爲無而事事欺慢厥後必然
受禍理有一定毫髮不爽也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寛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四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寛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五

聖治一

雍正元年癸卯正月辛巳

上諭總督自古帝王疆理天下必有岳牧之臣
以分猷佐治而後四方寧謐共臻上理此封
疆大臣以總督爲最重也總督地控兩省權
兼文武必使將吏協和軍民綏輯乃爲稱職
但統轄遼遠職務殷繁較巡撫之所屬吏大
是在遴選屬僚之賢能者委任得宜則振綱
飭紀可無廢弛之虞而以人報國亦得大臣
之體特是澄清吏治必本大公之心虛懷察
訪果係清節素著才具練達者任以要劇卽
行保薦則舉一可以風百今或以逢迎意指
爲能以沽名市譽爲賢甚至暗通賄賂私受
請託不肖官吏濫列薦章而樸素無華敦尚
實治者反抑而不伸是豈風厲屬員之道乎
朕視天下如一家視臣鄰如一體爾等亦宜

深體此意以一家之心視兩省以一體之心
視屬吏本之至公用之至當則上司之任使
下僚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凡有才有守之
人皆樂爲效用矣至於所在管轄地方有作
姦犯科之豪猾倚勢剝民之縉紳理應重加
懲治因巧於結納反得僥倖自全而家居之
大臣官員皆經
皇考任用之人致政投閒安靜自好爲大吏者
並不加以禮貌或反被土豪侵欺者有之亦

非所以表率屬僚彰善癉惡之道也總督與
巡撫將軍提督誼屬同寅凡地方軍民事務
宜互相商榷各本虛公勿苟且雷同勿偏執
意見方於國計民生有所裨益總督參劾知
府例由司道揭報參劾州縣例由兩司道府
揭報衆論僉同所以示公也近有參劾之後
始行補揭夫果其當劾司道府不能揭報於
前既有徇庇之愆而令其補揭於後又欲寬
其失察之罪彼此巧飾以欺朝廷尚得謂之

至公乎朕觀古之純臣載在史冊者興利除
弊以實心行實政實至而名亦歸之故曰名
者實之華也今之居官者釣譽以爲名肥家
以爲實而云名實兼收不知所謂名實者果
何謂也爾督臣膺茲簡畀固宜篤矢忠誠尤
當戒諭屬員痛改陋習更有仕宦之初頗著
廉名及身躋大位則頓易其操者古人謂之
巧宦其心事豈可問乎且職居制閫亦非徒
以清操自善也若但謹身節用而遇地方大

事一籌莫展雖免貪冒之名究鮮屏翰之實
國家又何所倚毗耶爾督臣皆
皇考擢用之大臣朕嗣紹丕基一切遵循成法
惟冀爾等察吏安民練兵核餉崇實行而不
事虛名秉公衷而不持偏見故諄諄告誡並
兩司道府州縣各有諭旨爾等亦宜細心體
察與爾屬吏共勵官箴交相儆惕朕自優加
恩禮始終保全若爾等恣意徇私不能竭忠
盡職則深負

皇考簡用之恩其罪甚大國法森嚴朕雖欲寬
貸爾等不可得矣
是日
上諭巡撫國家任官守土綏輯兆民封疆之責
惟撫臣爲重今之巡撫卽古者保釐夾輔之
臣也一省之事凡察吏安民轉漕裕餉皆統
攝於巡撫苟非正己率屬振飭厲精則一切
政刑錢穀必致廢墜捍衛保障之功何賴乎
夫吏治不淸民何由安從來大法則小廉自

兩司以至郡縣平時參見接談卽可畧知其
才品優劣迨試以委任訪之輿情賢否淸濁
自難淆混惟上官偏私好諛屬僚善於逢迎
者卽推爲才能其樸直自好潔己愛民之員
反無見知之地及至計典黜陟幷遇選擇保
題之缺或先納賄賂或責報異時始爲之薦
引亦有寄耳目於監司等官聽毀譽於幕賓
僚友之口以致舉劾不公潛滋奔競勸賞黜
陟旣失其當地方安得良有司乎藩庫錢糧

虧空近來或多至數十萬蓋因巡撫之貴用
皆取給於藩司或以柔和交好互相侵那或
先鈎致藩司短長繼以威制勒索分肥入己
徒供一身饋緣自奉之費罔顧朝廷帑藏財
用之虛及事發難掩惟思加派補庫輾轉累
民負國營私莫此爲甚州縣積穀本爲備荒
之計水旱歉收之歲待此拯濟於民生最有
關係今皆視爲正供之餘項借出陳易新之
名半爲胥吏中飽半爲州縣補空一遇災荒

茫無賑貸皆由巡撫平時疎畧包容玩愒所
致也屬員缺出委署雖由兩司詳請其實巡
撫操其權下屬鑽營囑托以缺之美惡定酬
路之重輕攝篆之人久則年餘近亦數月往
往視爲傳舍情同行劫不卹小民之脂膏但
飽谿壑於無厭務償得署之餽遺而止試思
此一年數月之間窮黎何罪而可縱貪暴以
剝削之乎此等積弊尤爲國法所不容者巡
撫參劾知府應由司道揭報參劾州縣應由

司道府揭報所以示公慎無私之義也近有先行參劾而令其補揭若所劾不公則其補揭未免以勢陵之使不得不從果其當劾則司道府旣不能公揭於前而復巧飾於後以寬其徇庇失察之咎上下容隱視功令爲具文公慎無私之謂何撫標兵丁多者二千餘名少亦千餘名境內設有匪類竊發藉以捍禦搜捕今撫臣自謂無行軍進勦之職置標兵强弱於度外不加訓練器械朽鈍營伍廢

弛裁汰老弱之兵空糧悉歸私橐大非國家設兵衞民之意矣雲貴川廣猺獞雜處其奉公輸賦之土司皆當與內地人民一體休養俾得遂生樂業乃不虛朕懷保柔遠之心嗣後毋得生事擾累致令崛强失所至於土豪巨猾結交官吏武斷鄉曲逞奸干紀之徒每或彌縫漏網而告休歸田之大臣官員安分杜門反徇私吹索借端陵踐此皆大失好惡之公尤損保全耆舊之義非鎭撫者所當留

意乎爾諸撫臣皆荷

皇考任用之恩受全省撫綏之寄朕纘承大統祇遵成憲優禮大臣保全終始惟冀爾等各抒忠悃安靖封疆朕所諭者有則悔悟速改無則省躬加勉兩司道府州縣各有諭旨爾亦宜詳細體察與諸屬吏共相勉勗同心協力以盡職守若不念

皇考簡畀之隆致貽地方黎庶之害負恩曠職自取罪戾朕又安能廢法以宥爾乎

是日

上諭布政司朕惟國家官制分省開藩爾職居方伯任寄旬宣所以綏輯羣黎布昭德意貫庶邦之喉舌列服之綱維任旣重矣責亦大矣府州縣官之賢不肖最關民生休戚當不時察核治行務知其實分別臧否以告督撫爾以無私自信督撫自不以私心致疑協和盡力以勸賢懲不肖則除害興利一方安矣今計典之黜陟特疏之薦彈朝廷憑督撫之

奏章督撫憑布按之詳揭爾布政爲官吏表
式自當益矢公忠若愛憎任情是非倒置以
詔事上官通行請託爲賢以不善逢迎恥投
暮夜爲不肖其何以稱之屏之翰百辟爲憲
者哉夫官至監司驟歷有年當服官之初廉
潔自守漸登高位頓改初心更有矯飾虛聲
潛納賄賂陋習相沿謂之名實兼收其罔上
行私爲尤甚孔子謂事君勿欺寧不聞乎賦
役會計皆爾專司調劑均平乃爲稱職今錢

糧火耗日漸加增重者每兩加至四五錢民
脂民膏朘剝何堪至州縣差徭巧立名色恣
其苛派竭小民衣食之資供官司奴隸之用
爾試思戶版稅籍誰爲職掌私派橫徵誰任
其咎顧可失於覺察乎各省庫項虧空動盈
千萬是侵是那總無完補耗盡公帑視爲泛
常尤爲不法宜嚴革前弊永杜侵那如司庫
盤查之責在巡撫虧空之根亦由巡撫巡撫
借支而布政不應者少矣然職在監守果能

廉正自持則巡撫挾勢借支斷不能行但謹
身節用量入爲出司庫必無虧空矣州縣庫
盤查之責在知府覺察虛實之責獨在布政
爾但潔己率屬不容徇庇州縣庫必不虧空
矣朕深悉弊源所以反覆諄切言之冀爾等
悔且改也
皇考德洽區宇六十餘年朕嗣守丕基惟成法
是式爾等皆蒙
皇考簡拔職任藩宣果能各効忠誠稟遵功令
朕自始終保全加以擢用若營私黷貨曠職

累民爾既負
皇考之深恩朕又安能弛國家之令典三尺莫
逭爾其愼之
是日
上諭按察司朕惟直省大小獄訟民命所關國
家各設按察司以專掌之一切州縣申詳至
爾司而獄成凡督撫達部題奏事件皆由爾
司定案任豈不重歟

皇考仁覆如天每覽西曹奏牘反覆推詳惟覽
惟慎逮情實罪當猶施緩決之恩好生之德
洽於民心六十餘年於茲朕嗣守大訓思四
海之內有匹夫匹婦罰非其辜者卽非所以
繼
皇考之志夙夜凜凜焉何道而能不濫不冤實
爾司是賴朕惟國家考定律例所以弼教非
以厲民是故嚴立刑書防其或罹於法及至
斷獄又條分縷析思以曲全其生書曰欽哉

欽哉惟刑之恤哉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此律例之本意也今或情例相違牽合文
法以納民於網或有兩例並見輒上下其手
以自遂其私安得無冤獄哉
太祖高皇帝之訓曰生殺之際不可不慎聽斷
之官必期得情大哉聖言包舉虞書周禮之
義夫折獄憑口供而平反憑案卷今法吏不
求得情惟求完結州縣案卷之申詳爾司者
多鍛鍊口供附於律例冀免爾司之駁查爾

司之詳督撫督撫之揭部院者又加文致焉
冀免三法司之駁查漢路溫舒所云奏當旣
成雖皐陶視之猶以爲死有餘辜者也口供
案卷如是冤抑何從平反咎在聽斷之初心
原非欲必得其情也今宜釐剔宿弊歸於明
允毋得因循故事自墮姦欺也大計黜陟由
爾司詳報督撫宜以用刑明慎執法不阿者
爲賢能毋以善事督撫弗逆爾意者爲賢能
也地方豪猾若苗有莠不除不剪害我嘉生

至於良善巨室致政大臣猾吏或借端侵抑
之非所以稱朕意也邇來士大夫好云名實
兼收所謂名者官爵也所謂實者貨財也習
俗偷薄朕甚憫焉夫六廉之義百司攸同至
納賄出入人罪於法尤重戕人之命破人之
家以潤屋奉身歷觀古來逃於國法者十無
一二免於天罰者更百無一二書之呂刑曰
獄貨非寶非聽訟者之明訓歟爾司其正己
率下使法無枉撓庶幾刑措之風尚其易諸

是日

上諭道員爾等官歷監司所以贊襄藩臬承流宣化者也分守分巡職居協理糧河鹽驛各有專司身居是官必顧名思義名者實之華也克副其實而後名歸焉如守巡兩道首當潔己惠民凡府州縣之廉潔貪污俱宜細加察訪不時密詳督撫以憑舉劾地方有土豪武斷尤宜禁戢剪除衞良鋤莠乃稱其實若但知趨承大吏或祇圖下屬陋規一切吏治

民生槩置不問貪庸陋劣殊負朝廷設官之意矣糧道專理漕運職任非輕使徒知起運規例扣尅運費苦累運丁營私煩擾有玷官箴貽害百姓何所底止河道有董率工程之責凡分修河員孰賢孰否俱應洞晰宜親身經歷查勘估計某口險峻某口平易某處堤工堅固某處費支帑金儘不計虛實不辨勤惰僅以納賄多者爲能賢餽遺少者爲拙吏而於工程漠不經意一遇坍潰誰之咎耶

鹽道一員尤關國課邇年鹽法弊竇叢生正項錢糧每多虧欠一由上下各官需索商人巧立名色誅求無已窮商力竭不得不那新補舊上虧國課高擡鹽價下累小民至於官鹽騰貴貧民販賣私鹽捕役鬬毆株連人命流弊無窮一由商人用度奢靡相仍陋俗不知節儉致欠額徵爾等運籌鹽法宜將陋例積習盡情禁革必思何以甦商何以裕課生供軍國下利閭閻方爲稱職驛道爲驛站錢

糧所係必廉潔自守乃克剔弊釐姦凡驛遞馬匹數目多寡每有假冒開銷歲修船隻亦有虛浮不實該員一貪貲貨勢必昏庸或過於苛覈勒索多方經管屬員疲不能支總之病官病民悉緣貪黷敬爾有官垂諸古訓靖共爾位載在風詩爾等各有常職各守官方名實二字極宜體認命以獻賂爲實虛譽爲名動云名實兼收內以欺己外以負國有覥面目其何以立身而抒忠藎乎

皇考御極六十餘年以軫恤民生爲首務各省
道員必親加遴擢諄諄戒勉極其詳愼朕纘
承大統翼翼小心惟仰體
皇考愛養元元至意亦期爾等爭自濯磨振飭
風憲以副朕望果能肅清綱紀無致廢弛朕
當破格奬勵其或因循不改朕必置之重法
是日
上諭知府國家親民之官莫先於守令蓋州縣
官與民最親而知府又與州縣官最親凡州

縣興利除弊之事皆於知府有專責焉是知
府一官分寄督撫監司之耳目而爲州牧縣
令之表率承流於上宣化於下所係綦重矣
漢宣帝有曰太守吏民之本也又曰庶民所
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
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兩漢
循良稱盛而賢守尤多龔黃召杜諸人大都
皆廉潔和平正身率屬以與民休養生息史
稱其所居民富所去民思此皆彰明較著者

也
皇考澄敘官方愼簡僚吏知府中有政績茂異
聲名著聞者必加優眷數年之間即膺殊擢
所以鼓勵循良務令羣黎受福爾等當
皇考簡用之恩受國家民社之寄地方不甚遼
遠則於民間之疾苦可以周知勢分不甚懸
殊則於屬下之賢否可以洞悉爾果廉潔自
持屛絕賄賂則督撫監司必不致肆行需索
而州牧縣令亦不敢恣意貪婪近聞州縣火

耗任意加增罔知顧忌以小民之脂膏飽貪
吏之谿壑由爾不能郄遺金於暮夜又安能
禁屬吏之濫徵乎盤查倉庫必須覈實不可
視爲故事乃或借盤查之名勒索餽遺是因
盤查而虧空愈甚矣爾能時勤勸誡加以體
恤則州縣可無虧空之虞能制節謹度淡泊
是安則爾亦可免虧空之累勸農課桑以厚
風俗禁戢强暴以安善良平情聽斷以清獄
訟皆爾職守之所當盡者至於督撫舉劾州

縣必由爾之詳揭務須秉公持正勿涉偏私若善於逢迎者從而護庇薦拔之而端方恬靜之人反故爲摧抑下吏皆苟且營私以求容悅地方之事尚可問乎居官者每有初入仕途淸操自矢漸登華要頓改初心旣知砥礪廉隅卽當始終一節更有巧於仕宦者人每詡其名實兼收朕最不解此語夫名者實之華果能廉潔愛民奉公盡職此所謂實也治行稱首民歌輿誦此所謂名也實至而名

隨之如本立而華茂焉若以弋取虛譽爲名而以封殖多藏爲實此則小人之尤更甚於貪黷彰聞之輩矣朕纘承大統夙夜祗懼惟恐有負
皇考付託之重深冀爾等各體此意精白乃心以古循良自勉若徇私納賄不能率屬愛民貽害地方蔑視憲典三尺具在朕不能爲爾等寬也

是日

上諭知州知縣朕惟國家首重吏治俾州牧縣令乃親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貢賦獄訟爾實司之品秩雖卑職任綦重州縣官賢則民先受其利州縣官不肖則民先受其害膺茲任者當體朝廷惠養元元之意以愛民爲先務周察蔀屋綏輯鄉里治行果有其實循卓自有其名非內聚斂而外干譽謂之名實兼收也全省吏治如作室然督撫其棟梁也司道其垣墉也州縣其基址也書云民惟邦本

本固邦寧夫所以固邦本者在吏治而吏治之本在州縣苟州縣之品行不端猶基不立則室不固庸有濟乎
皇考臨御六十一年灼知州縣之重特行引見咨詢明試至詳至愼其有廉能之員每不次超擢以示鼓勵今海內羣黎皆
皇考所懷保也朕膺
宗社重寄思纘
皇考之治功惟爾州縣諸臣具有父母斯民之

責其爲朕立之基址以固邦本焉能潔己奉公實心盡職一州一縣之中興仁興讓教孝教忠物阜民安刑清訟簡朕將升之朝宁用作股肱如或罔念民瘼恣意貪婪或朘削肥家或濫刑逞虐或借刻以爲清或恃才而多事或諂媚上司以貪位或任縱胥吏以擾民或徇私逞欲以上虧國帑王章具在豈爾貸歟更有任州縣時私肥己橐而漫云且俟顯要方立名節者其與初市清名晚而改操

之人何以異哉至於錢糧關係尤重絲毫顆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累減一分則民沾一分之澤前有請暫加火耗抵補虧空帑項者

皇考示諭在廷不允其請爾諸臣共聞之矣今州縣火耗任意加增視爲成例民何以堪乎嗣後斷宜禁止或彼上司察劾或被科道糾參必從重治罪決不寛貸夫欲清虧空之源莫如節儉正直節儉則用無不足正直則上

官不可干以私若朘小民之生以賂上官之貪欲冒不測之罪以快一時之奢後豈砥礪廉隅爲民父母之道乎爾州縣等官其恪共乃職勿貽罪戾毋謂地遠官卑朕不及察其賢否也

二月丙寅

上諭直省督撫爾等抵任每使家丁管理事務號爲堂官往往串通中軍旗牌威嚇勒索且使潛往各屬探聽事件各屬皆有坐省家人

與督撫司閽一氣相通爾謂甚密而彼已知之因得預爲賄囑若誤信其言則是非顛倒爲害滋甚至走差齋本之人每至驛遞抑勒多端騷擾百出尤屬不法嗣後著永行禁止堂上辦事則遣佐貳官輪班值日奔走出差則於衙役中擇家道殷實謹厚熟練之人分任仍嚴加察訪若招搖生事即行革退

六月壬申

上諭直隸巡撫李維鈞轄屬之內旗民雜處向

日所在旗人暴橫小民受累地方官雖知之莫敢誰何朕所稔悉爾當奮勉整飭不必避忌旗漢氷炭之形迹不可畏懼王公勳戚之評論即皇莊內有擾害地方者毋得姑容皆密奏以聞

丙子

上諭內閣凡旗員爲外吏者每爲該旗都統叅領等官所制自司道以至州縣於將選之時必勒索重賄方肯出結咨部及得缺後復遣人往其任所或稱平日加恩勒令酬報或稱家有急需那移求助或以舊日私事要挾至五旗諸王不體恤門下人等分外苛求或縱門下管事人員肆意貪索種種陋習不可枚舉以致該員竭蹶餽送即欲潔己自好勢有不能於是虧空公帑被叅罹罪多由於此嗣後如有仍蹈前轍恣意需索等弊許本官據實密詳督撫轉奏儻督撫瞻顧容隱即許本官封章密揭都察院轉爲密奏即各御史亦

得據揭糾叅務期通達下情以除積弊著通行八旗直省督撫徧諭內外旗員知悉

是日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等奉天地方乃我國家啓祥之所甚屬緊要朕前詣奉天聞地方人言論悉知兵丁差役煩多不能休息之處曾降諭旨令將軍唐保住將無用塘哨悉行撤退而將軍副都統於定額親隨兵丁之外多帶百餘人省城官員又各帶其子弟因而屬員效尤各多帶兵丁以致應差乏人兵丁仍多勞苦又於鎗手中以選擇熟練之人爲名每城調取二三十人田獵夫省城相隔遥遠往返人馬俱疲再自山海關以至廣寧皇莊頭三百有奇止交筆帖式領催等微末人員駐劄中後所催徵錢糧辦理事務以致交結匪類糶賣官糧漁利入己且自中前所至錦州義州廣寧等處相隔二三百里詞訟案內干連之莊頭地方官調取抗不赴審即使到案

亦抗不遵行以致案內干連之人每多苦累再人命案件呈報地方官之後雖相距數百里亦必俟筆帖式領催檢驗炎暑日久難以憑信則百方檢驗慘不可言朕之所聞如此從前雖每年派卿員前往管轄莊頭因不實心辦理於地方並無裨益應遣大臣一員駐劄於寧遠錦州大凌河等處地方令其料理一應公務管轄里長獵戶遇有詞訟事件會同地方官審結此所遣官員應令駐劄何處

著領侍衛內大臣兵部內務府總管等公同詳議具奏

七月己丑

上諭戶部朕自臨御以來勤求民瘼事無巨細必延訪體察務期利民而於徵收錢糧尤爲留意惟恐閭閻滋擾此念時切於懷如江西有漕米各州縣運糧到省又自省倉搬上軍船故有脚耗扒夫修倉鋪墊等項編載全書歷來支給已久自康熙二十三年部中誤駁不准支給行令追還嗣後一例駁追究無完解至三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特頒諭旨將從前已經支給者俱免追賠恩至渥也至康熙三十八年部議又以脚耗與扒夫等項分晰未清仍令扣追不知脚耗乃貼運之總名扒夫等項乃支給之細數實一事非兩項也自康熙三十八年至今已二十餘載應追銀五十一萬餘兩米六十一萬餘石積累增多究無完解追比日久

官民均受其累朕知之甚悉特諭爾部將從前積欠盡免追賠向後准其支給副朕加惠黎元體恤有司之意

八月己酉

上諭各省關差官員國家之設關稅所以通商而非以累商所以便民而非以病民也朕撫御寰區加惠黎庶惟恐民隱不能上達近聞榷關者往往寄耳目於胥役不實驗客貨之多寡而止憑胥役之報單胥役於中未免高

下其手任意勒索飽其欲者雖貨多稅重而蒙蔽不報者有之或以重報輕者亦有之不遂其欲雖貨少稅輕而停滯關口候至數日尚不得過是以國家之額稅聽猾吏之侵漁以小民之脂膏飽姦胥之谿壑司其事者竟若罔聞知乎又聞放關或有一日止一次者江濤險急河路窄隘停舟候關於商民亦甚不便嗣後権關者務須秉公實心查驗過關船隻隨到隨查應報稅者納稅卽放不得任

胥役作弊勒索阻滯以副朕通商便民之意至於崇文門收稅及分派各處査稅之人亦有多方勒索分外苛求之弊京師爲四方輻輳之地行李絡繹豈宜苛刻滋擾監收者尤當不時稽查杜絕弊端爾等若不遵諭旨經朕訪聞定行重治其罪

九月甲申

上諭順天府府尹鄉飲酒禮敬老尊賢之古制近聞年久視爲具文所備筵宴亦多草率爾衙門應加謹舉行

丁亥

上諭戸部江西巡撫裴𢔶度疏稱請捐俸工銀兩賑恤被水居民夫官吏俸工特爲贍養伊等家口而設原不可少縱將通省官員俸銀捐助爲數亦屬無幾有何裨益至若胥吏工食亦盡行捐出何以令其應差行走如果民遇災祲該督撫卽應奏聞動支正項錢糧若偶遇水旱微災不無賑恤或修理隄岸城垣之小費該地方大小官員有願出己貲捐助効力者何必具題卽欲報聞亦止可另行摺

奏著該部行文直省督撫凡地方遇有公事奏請捐助俸工之處永行停止

十月辛亥

上諭兵部驛站關係重大經朕屢加嚴諭然其間積弊難以盡詰有在官之累有在民之累如直隸山西等省差徭更爲浩繁雖驛馬足數亦供應不敷乃內而兵部外而驛道於給

發馬匹時官吏通情受賄往往所給浮於勘合之數且行李輜重皆令驛卒乘馬背負多至八九人不等所到州縣以見馬換馬向有舊例不敢詰問至督撫提鎮經過之處更惟命是從嗣後照勘合之外有敢多給一夫一馬者許前途州縣即據實揭報都察院以聽糾參如甲縣容情不揭而被乙縣揭報者并甲縣一併治罪其督撫提鎮騷擾驛遞者皆照此例庶少甦在官之累至若河南山東諸

省離京稍遠謂耳目易欺每驛額設馬匹不過十存三四其草料工食仍照舊開銷且逐年詳報倒斃使蝕補買之價差使一至則照里科派將民間耕種牲口强遣當差令其自備物料跟隨守候種種累民尤屬不法著該地方督撫將所有驛站徹底清查缺額者勒限買補至派借民間牲口尤當勒石永禁違者即從重治罪

壬戌

上諭湖廣總督楊宗仁凡爲大臣者身任封疆重寄必當和平詳慎曲體人情虛懷博詢以求適中庶於國計民生俱有裨益近聞湖廣鹽斤湧貴皆由減價太過所致在爾意原欲利民而不期先已病商乃至商運裹足不前衆口食淡是欲利民而民轉受其困矣至如楚地本產米之鄉素爲東南之所仰給因爾禁米出境以致川米亦不到楚不但鄰省價昂而本省糧價亦致漸長是爾之遏糴原欲

封殖本境而本境之民竝未沾毫釐之益也夫鄰省黔黎莫非朝廷赤子大臣體國當以公溥爲心似此偏執褊狹殊屬不諳大體其速行改圖務令販運流通遠近民食有賴

十一月丁酉

上諭內閣爲治之道在於務實不尚虛名朕纘承丕基時刻以吏治兵民爲念事無大小周思詳慮求其見諸施行實可以有濟天下者必下諭旨諄諄告誡中外條奏有當理者無

不嘉與採納所冀內外臣工實在遵行庶有成效一年以來所降諭旨及內外條奏頒發於六部九卿八旗直隸各省者亦已多矣內外衙門於奉到事件若不過行一文書出一告示徒托空文竟不見諸實事則不徵不信豈朕倚毗相助爲理之至意歟儻所降諭旨及條奏准行之事其中果有一二未盡允協宜加損益者自當據實入告候朕酌定總於來年十二月將各條各款實在如何施行及

行之如何成效條分縷晰明白奏聞

雍正二年甲辰三月壬寅

上諭江西巡撫裴𢯱度今歲湖口關稅贏餘是爾等清釐所致但數覺過多儻額外剝削商民則斷然不可關稅多少係於年歲之豐歉難可預定或過不及之年不可勉强必求足數不然是又增加稅額矣當嚴飭胥吏毋致苦累商民

四月壬子

上諭江南總督查弼納漕運總督張大有署理江蘇巡撫何天培等朕惟漕運所經河道固以通國庾之輓輸亦以便商民之利涉旗丁與商民自應一視同仁無容偏護而偏累也去年因秋冬雨少河流淤淺而旗丁人等不顧漕運維艱任意攬載客貨致船重難行閘今春丹陽常州等處地方及沿途遇淺槳挐商船起剝且借名需索貪婪公行得賄者雖空船亦行釋放不遂其欲者勒令當差有將

貨物行李抛棄河干紛紛露積或爲風雨所損傷或爲盜賊所窺伺該管漕運文武官弁漫無約束毫不經心小民營販資生何以堪此擾害爾等係地方大吏皆當實心體恤稽察周詳奉諭之後或再有起剝之事當各嚴飭所屬官弁申明約束不得仍蹈前轍並出示遍諭軍民人等使知朕一體軫恤之至意至張大有身任總漕糧艘往來乃其專責尤宜整肅綱紀釐姦剔弊嚴明馭下毋使玩法

犯科乃往往固執已見袒護下屬任其沿河盜賣漕糧兼倚勢藐法貽累地方甚屬不合今除已往不深究外嗣後若仍不加意約束屬員有心縱容及失於覺察再經朕訪聞定行嚴加議處

閏四月癸未

上諭順天府府尹京師廣寧門外向有普濟堂凡老疾無依之人每棲息於此司其事者樂善不倦殊為可嘉

聖祖仁皇帝曾賜額立碑以旌好義爾等均有地方之責宜時加獎勸以鼓舞之但年力尚壯及游手好閒之人不得借名混入其中以長浮惰而生事端又聞廣渠門內有育嬰堂一區凡孩穉之不能養育者收留於此數十年來成立者頗衆夫養少存孤載於月令與扶衰恤老同一善舉為世俗之所難朕心嘉悅特頒匾額并賜白金爾等其宜示朕懷使之益加鼓勵再行文各省督撫轉飭有司勸募好善之人於通都大邑人煙稠集之處照京師例推而行之其於字弱恤孤之道似有裨益而凡人怵惕惻隱之心亦可感發而興起也

乙酉

上諭戶部朕惟錢糧固屬緊要而民瘼尤宜體恤聞有州縣虧空錢糧百姓情願代賠者此端斷不可開虧空之員未必愛民況百姓貧富不等斷無闔縣情願代賠之理或係棍蠹

勾連借端科斂或不肖紳衿一向出入衙門通同作弊及本官授意猶冀題留復任因而號召多事之人連名具呈稱係闔縣願賠後官畏懼承追處分接呈入手即差役按里追呼名曰樂捐其實强派累民不淺嗣後紳衿富民情願協助者聽其自行完納其有闔縣具呈者即將為首之人治以重罪如府州縣官擅准派賠者該督撫查參重處至因公那移之項依限全完定例准其開復嗣後督撫

題報全完卽給咨本省令其隨本引見朕觀
其人可用者卽用如不可用以原品休致其
年老及不願補官之人亦於本內聲明給還
原職不必來京爾部行文直省督撫一體遵
行

辛卯

上諭漕運總督及直隸山東河南巡撫等各省
旗丁運糧進京沿途水次理應奉公守法乃
數年前浙江湖廣糧船運丁因懷挾私忿彼

此爭鬪逞其兇頑持戈放箭致有殺傷又聞
前歲之冬糧船守凍在山東地方竟行搶奪
擾害居民去歲回空又聞強取百姓衣物此
等妄行皆大干法紀嗣後總漕若不嚴加禁
約仍然寬縱直隸山東河南巡撫卽轉飭沿
河官弁不時稽察倘犯法爲非卽分別輕重
按律治罪不得稍有徇縱推諉以長刁風若
仍前有爭鬪傷人及搶奪擾民之事該督撫
卽行奏聞請旨於彼處正法決不寬貸可預

行曉諭各省運丁知之

五月甲辰

上諭戶部朕惟漕運關係甚大經費本無不敷
而運丁恣行不法者皆由官弁剝削所致如
開兌之時糧道發給錢糧任意扣尅運丁所
得十止八九而僉丁之都司監兌之通判又
多誅求及至啓行沿途武弁借催趲爲名百
計需索又過淮盤查私貨徒滋擾累究屬無
益運丁浮費旣多力不能支因而盜賣漕糧

偷竊爲匪無所不至矣嗣後各省糧道給發
錢糧不許扣尅分釐沿途武弁不許借端需
索運丁除包攬抗違外所帶些須貨物亦無
庸苛刻盤查至江浙船政同知經管修造糧
船侵漁尤甚此官於漕政毫無裨益著卽裁
去爾部行文各督撫不時查察如有仍前需
索等弊立卽指參從重治罪庶運丁漸有起
色自必保守身家凜遵約束禁官弁之侵削
卽所以戢旗丁之刁悍也

六月甲午

上諭五旗王貝勒貝子公等凡王府等佐領下人有用於部院者有用於外省州縣者王等宜爲國家得人起見奬成循吏俾勤勞官職竭力自効王等亦與有光榮乃反令其酷害地方百姓侵尅錢糧妄取財物汝爲伊主顏面置於何地耶如王成勲一州縣官伊主是尼一公爵耳尙勒取銀兩數千若屬於王府而爲大員者尙可問乎今將王成勲一事遍諭五旗王貝勒貝子公等嗣後倘仍不悛改再有發覺朕必將五旗王府佐領下人一槩裁革永不敘用

庚子

上諭江西巡撫裴徫度朕惟除莠所以安良黜邪乃以崇正自古爲國家者綏輯人心整齊風俗未有不以詰姦爲首務也聞江西地方頗有邪教大抵妄立名號誑誘愚民或巧作幻術夜聚曉散此等之人黨類繁多踪跡詭

秘苟不絕其根株必致蔓延日甚地方各官倘務姑息不行訪拏是養奸也澄淸風俗之謂何該督撫亟當嚴飭各屬密訪爲首之人嚴加懲治能去邪歸正者則予以從寬如有出首者卽酌量奬賞務令萌蘗盡除奸民屛跡風俗人心咸歸醇正倘或仍前因循不能查禁事發之後該管官一併從重議處此等查禁之事亦不必張大聲勢以駭衆聽惟當留心密訪設法緝獲祇將爲首者重懲其餘被誘惑者槩不深究如此方合朕意假若不肖有司借此恐嚇平民波及無辜則不特無益而反有害矣須飭諭屬員知悉

八月丙申

上諭貴州提督趙坤安靜近於因循振作近於多事迹雖相類而其實不同無事時不可多事有事時不可因循要在審觀時勢相度機宜而爲之方能中其肯綮也若一味苟且彌縫置庶務廢弛而不問爾等職任封疆之

謂何然不熟思審處謀猷始終而孟浪從事脫至有損國威則尤其不可者也總在爾等文武大員正己率屬勤慎自勵誠以馭下公以考績營伍旣皆整飭有司又復廉明則兵民和輯根本固矣果能若此遇愚頑苗猓或以德化或以威服胡令不行曷禁不止耶可與撫臣同心協力治理地方務宜夙夜敬謹精勤勿懈以革除習弊寘黔民於袵席之安方不負朕諄諄告誡企望之殷也

十月癸巳

上諭直省督撫提鎭等從前題奏事件俱有部費朕屢次降旨嚴禁今聞仍蹈前轍凡事不講部費不能結案各衙門書吏勢難枵腹辦事酌量稍給紙筆飯錢於理猶無違礙何得費至盈千累萬以遂小人無厭之求況各省大臣題奏事件俱朕親覽交部定議及議覆時朕詳覽獨斷在各省大臣何不自信甘受蠹役欺誑耶至會考府係朕新設特爲稽查各部諸弊以清錢糧之出入會考府至大臣朕可保其無受使費之理今聞有一二省畏懦不明之大臣另加一倍使用殊可痛恨嗣後著永行禁止若經朕查出與受一體治罪

十一月甲辰

上諭各省兼管關稅之巡撫等朕念商賈貿易之人往來關津宜加恩恤故將關差歸併巡撫兼管以巡撫爲封疆大吏必能仰承德意加惠商旅也但各關俱有遠處口岸所委看

管之家人賢愚不一難免額外苛求及勒取飯錢等弊稍不如意則縳送有司有司礙巡撫之面徇情枉法則商民無所控訴矣嗣後將應上稅課之貨物遵照則例逐件開明刊刻詳單分發各貨店徧行曉示使衆皆知悉其關前所有刊刻則例之木榜務令豎立街市人人共見不得藏匿屋內或用油紙掩蓋以使高下其手任意苛索立法如此自能剔除弊端但爾等受朕委任之重尤當仰體朕

心遴選誠實可信之人以任稽查之責必期
商民有益方爲稱職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五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六

聖治二

雍正三年乙巳三月丙寅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大臣等之家人互相黨比結爲兄弟鑽營請託之處甚多大臣等彼此和洽其請託固不待言如彼此不睦家人於中或爲調停或爲激怒千[illegible][illegible]狀名欺其主以圖己利伊主爲其所惑不能辨別是非反爲家人所用而忘己之利害致罪敗名不可勝數此朕數年來所深知亦衆人所共知也此等事大有關係不可不嚴行禁止著交與步軍統領五城官員凡大臣等之家人如有嫁娶筵席延請親友等事令各稟明家主然後舉行儻有私結黨與約爲兄弟彼此會飲藉以請託事件者即行嚴拿治罪將此通行八旗曉諭

丁卯

上諭雲貴總督高其倬等閱黔省狆苗最為不法上年三四月間輒敢蟻聚搶奪集市至八月間撫提會調兵丁二千名委員進勦於九月行至定番州兵丁强買民物喧鬨罷市暮抵谷蘭地方夜火不戢又復焚燬熟苗五寨以致民苗合圍射傷官兵夫師出以律乃沿途騷擾平民激變熟苗種種强横何漫無法紀竟至如此且狆苗及紅黑諸苗之巢穴附在各州縣者種類不一出沒無常朕意與其

有事而加勦撫孰若未事而預為計畫黔省文武各官委靡成風匪伊朝夕爾等須大為整頓身先倡率文自司道以至府州縣衛惟撫恤是務武自鎮協以至叅遊備弁惟操練是勤務使民無派累之苦兵無怠玩之習將見各處向化熟苗必皆舉踵企慕擇其頭目中淳良可用者令該管官宣播恩德加以優賚俾各愛養所屬以備驅策其有干紀犯科者從而重懲以示警戒不一二年間內地之

民莫不感激奮勵已附之夷人胥皆畏威懷惠彼狆苗及紅黑諸苗多與漢姦聲氣相通自當俛首帖耳望風懾息猶敢縱肆猖獗乎設有怙惡不悛者亦必審查果係族類衆多稔惡渠魁始遣熟苗頭目先行招撫撫之不從然後行知所在將弁塞其奔逸之路一面命熟苗頭目率伊部落前往勦捕大兵從而繼之自獲全勝所獲牲畜等物即須賞熟苗酬其功績將勞績尤著之輩或奏請賜一職

銜如是平定一二處則其餘不待招撫而歸誠恐後矣至於直省各員俱有火耗羨餘畀之養廉黔省錢糧額寡耗羨無幾或以養廉不足加派民苗然州縣員缺較他省無多猶易為設法莫若將各項陋規通盤查清即以本省之所出還濟本省之公用似屬允協聞自巡撫提鎮及司道等官各有納糧官莊每歲收米千百石至數十石不等府州縣亦間有之此皆國家正賦豈容私行隱佔又聞貴

陽鎮遠安順普安四處榷稅每歲抽收一二萬金而報解正項不過數千思南威寧黔西大定畢節等處俱有過往牛馬銅鹽并落地等稅每歲可收至八九千金少亦不下二三千金而報解正項不過數百此等府州縣養廉太覺有餘至若都勻思州石阡平越獨山麻哈廣順定番清鎮安平等處養廉又甚屬不足一省之中豐嗇懸殊安可不爲調劑嗣後爾督撫應將各處稅課逐一清查每年盈

餘若干量畱該管官養廉餘者貯庫并將文武各員所佔官莊交納之米盡數貯倉闔省錢糧耗羨一總提解合此三項通行會計自巡撫司道以下及府州縣分別衝僻繁簡酌定養廉之數而派與之如此則溥遍均平缺美者無虧空之虞缺苦者亦不至科累民苗上下俱無染指各員咸得奉公盡職矣再者除養廉外量存數千金貯司庫以備賞犒兵丁苗猓之用亦未始非裨益地方之一助也爾等其周思詳議具摺陳奏務令官民兩賴可以永久行之無弊庶幾地方寧輯民苗樂利以副朕懷遠籌邊之至意

七月己亥

上諭大學士等朕惟治天下之道首重用人朕自臨御以來凡大小文武官員俱親加看驗考試補用至降革罰俸等項處分必再三詳審務使情罪允當不令稍有屈抑今吏兵二部銓選處分則例刊刻遵行已久其中不無

前後互異之處又現行則例有未經校刻者部內抄白存查遇事引用外官無由得知姦胥猾吏因而高下其手亦未可定今律例館纂修律例將竣著吏兵二部會同將銓選處分則例并抄白條例逐一細查詳議應刪者刪應畱者畱務期簡明確切可以永遠遵守仍逐卷繕寫并原書進呈朕親加酌量刊刻頒行再書肆有刻賣六部則例等書行文五城並各直省督撫嚴行禁止

癸亥

上諭直隷總督李維鈞聞近京各處地方橋梁道路多被潦水淹沒行旅維艱諸物騰貴朕心甚爲軫念爾可轉飭各地方官悉心籌畫其大路中積水之處作何疏洩窪坭之處作何修墊通州一路可交與副將賽都通永道高鑛古北口一路可交與總兵何祥書及該管州縣官宣府一路可交與總兵許國桂及該管州縣官至近京一帶可交與大興宛平良鄉涿州等州縣俱速令其相度地勢設法修理使行旅之人通行無阻不可借端差派以便民之政反致累民

雍正四年丙午正月癸丑

上諭大學士等朕今日坐勤政殿以待諸臣奏事乃部院八旗竟無奏事之人想諸臣以朕駐蹕圓明園欲圖安逸故將所奏之事有意簡省耶朕因郊外水土氣味較城內稍淸故駐蹕於此而每日辦理政事與宮中無異未

嘗一刻肯自暇逸已曾屢降諭旨切告廷臣令其照常奏事若朕偶欲靜息自當曉諭諸臣知之儻廷臣不知仰體朕心將陳奏事件有意簡省是不欲朕駐蹕圓明園矣又見各衙門奏事有一日擁集繁多者有一日竟無一事者似此太覺不均以後八旗定爲八日各分一日輪奏部院衙門各分一日輪奏六部之外都察院與理藩院爲一日內務府爲一日其餘衙門可酌量事務之多寡附於部院班次每日一旗一部同來陳奏則朕每日皆有辦理之事而不來奏事之大臣又得在京辦理誠爲妥便至朕聽政辦事及百官齊集之日原不在輪班奏事之數次日仍按班前來若該部院衙門輪班之日無事可奏其堂官亦著前來恐有召問委辦之事亦未可定其緊要事件仍不拘班次即行啓奏

二月辛卯

上諭八旗都統等朕常飭八旗大臣八旗爲本

朝根本凡係生計禁令習俗等事屢經申降
諭旨從前
皇考之時恩賞稠疊歷經多年而滿洲等生計並不見其滋殖轉益減損者皆法令懈弛之故也今八旗兵丁貧乏即將倉糧國帑盡行頒賜朕固不惜但使隨得隨盡曾不浹旬遽即蕩然亦何濟之有並有將原置房產變易無遺者若於此輩加以顧恤不但惡者無所懲即善者亦無由勸矣凡此不肖人等各叅

領佐領理宜痛加懲治如終不改即應革退以為不肖者戒大臣等果能視兵如子懲惡獎善併責令叅領佐領等不時教導何事不成今大臣等但知不通賄賂不徇情面以校射為要務勤加操練而已不知爾等職任正不止於此也必教以典禮倫常及治生之計俾各好善惡惡崇儉戒奢方可謂教育有成嗣後大臣及叅領等宜痛加勉勵竭誠管理不可仍前粉飾再佐領下人等俱關係一佐領教導之事較大臣叅領等更為切近如原管佐領世管佐領或係年尚幼穉或質甚愚昧或衰老不能辦事應行查明如係伊祖父原管及因宣力所得之佐領只給伊佐領之俸勿令管理事務另於該旗大臣官員內揀其能管理者令其兼管至驍騎校亦屬緊要若皆得其人佐領下事務自必整理倘爾等仍不加意整飭使兵丁等生計無所資益俟過三年朕查閱之時斷不輕釋也

五月壬辰

上諭川陝總督岳鍾琪從來滿洲兵丁情性質朴奉公守法不知爭論財物自圖便利亦未聞於該管上司前有控告錢糧等事昔年福州漢軍駐防兵丁因爭競馬乾錢糧
聖祖仁皇帝將為首之人重懲附和之人分別治罪蓋恐其漸成惡習故用法以儆將來也每見旗人為上司往往袒護旗人亦有故意刻待旗人袒護漢人以示公者漢人為上司

又往往袒護漢人亦有故意刻待漢人袒護旗人以示公者此皆非大公至正之道也朕君臨天下一視同仁惟期事事公平不肯稍有偏向如滿洲駐防兵丁共所得錢糧馬乾等項較綠旗兵丁爲多此非厚待旗人也蓋綠旗兵丁係土著之人經營度日稍覺容易滿洲兵丁於錢糧之外無所資藉故特加恩惠以養贍之旗兵既有多得錢糧之處則不應復占綠旗之分例今據奏鍾保詳稱寧夏

滿兵初到採買米石草束實難請將夏朔二縣實徵草束并額徵一萬五千石之米盡給滿兵以折價給與綠旗兵丁此奏甚屬錯謬若云折價足敷採買之用則綠旗可以採買滿兵即可以採買且地方官亦可以採買矣若云折價不敷則滿兵不敷綠旗兵亦即不敷矣兵丁同爲朝廷豢養之人滿洲素性尚義輕財豈肯奪綠旗兵丁之利以自便其私乎據云詢問綠旗兵丁欣然樂從凡辦事祇論理之當行與否若於理當行豈因綠旗兵丁不願而遂停止乎若於理不當行即綠旗兵丁情願豈屬可嘉獨不計及滿洲兵丁之顏面乎又稱所需白米每石以一兩五錢折價爲數無幾等語國家有一定之經費若屬應用則數千數萬亦不爲多若不應用則一絲一粟亦宜察核豈有因數目不多而遂可任意增添乎況爲數不過七百餘金即將此分與三千人衆爲利幾何而令滿兵徒受與

國家較量錙銖之名乎鍾保身爲藩司料理軍餉乃其專責滿洲兵丁所需米石草束著交與鍾保管理採買散給不得稍有虧缺若借端貽累地方朕必加重處俟辦理數年兵丁住久熟習之後再行奏聞令兵丁各自採買

六月庚午

上諭總督倉場侍郎等旗丁輓運天儲每歲勤勞朕屢降諭旨加恩優恤欲其俯仰充足不

至貴乏近聞糧船抵通石壩經紀勒索斛費每船至三十金在從前旗丁多帶貨物射利營私所過地方不無需索煩擾故抵通之後有此陋規今各幫旗丁遵守法度押運官弁約束亦嚴所帶貨物有一定額數不敢多攜除所給行月糧外安有餘貲以為斛費爾倉場總督可嚴飭坐糧廳申飭經紀嗣後糧船抵通除應加耗米外不得借斛費名色索取銀兩亦不得淋尖踢斛以致正糧虧缺苦累旗丁儻有違者必嚴加治罪若該管各官失於覺察經朕訪聞亦必從重議處

丁丑

上諭管理旗務王大臣等爾等遇會議事件緘默不言者甚衆轉以言者為專擅似此何以議事朕因將爾等分別定為班次前議大臣一班後議大臣一班如會議事件限以二十日者前議大臣十日後議大臣亦十日前議大臣於限內議定立稿與後議大臣公同閱

看如所議皆符即定議具奏或有不符著另議具奏仍將另議之處告知前議大臣有願另奏者亦准其另奏如此則學習之人亦得諳練事體矣將此著為定例

七月戊戌

上諭直省督撫布按等居官立身之道自以操守廉潔為本但封疆大吏職任甚鉅洪範所稱有猷有為有守三者並重則是操守者不過居官之一節耳安民察吏興利除弊其道多端儻但恃其操守博取名譽而悠悠忽忽於地方事務不能整飭經理苟且塞責姑息養姦貽害甚大蓋此等清官無所取於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為非而豪强者頌之故百姓之賢不肖皆稱之無所取於屬員而亦不能禁屬員之不法故屬員之賢不肖者皆安之大臣之子弟親戚犯法則姑容而不行糾革地方之强紳劣衿生事則寬待而不加約束故大臣紳衿皆言其和平而望其

久留甚至胥吏作姦而不能懲盜賊肆行而不能察故自胥吏至於盜賊皆樂其安靜而不欲其去任及至事務廢弛朝廷訪聞加以譴責罷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羣然歎息以爲去一清廉上司爲之稱屈此則平日模棱悅衆違道干譽之所致也夫操守雖清而皆顧惜情面一味遷就求容悅於人自使內外之人譽之者多若操守旣更勝於他人而又能實心任事整飭官民不避嫌怨因而遂不滿

衆人之意或謗其苛刻或議其偏執或譏其驕傲故意吹索加以評論此風若不悛改必至封疆大吏皆以實心任事整理地方爲嫌相率而爲苟且之計吏治何所倚賴乎朕深望爾等爲明體達用之全材而深惜爾等爲同流合俗之鄉愿故諄諄誥誡不憚周詳此春秋責備之意勉之凜之

八月庚申

上諭吏部戶部直隸地方旗民雜處猾吏舞文

太監戚屬散處州縣兼皇莊王公等莊屯全在其間地方官往往掣肘今直隸虧空倉糧四十二州縣特行揀選人員命往令其清理倉庫整飭地方但直隸書吏積弊凡新官到任一切文卷悉行藏匿州縣官因限期嚴迫急而求之方始取出由是墮其術中以後事件皆任其把持爲害甚大州縣官能鉤致其隱而重置之法者不可多得錮弊相仍朕知之甚悉已諭令總督李紱嚴查但流弊旣久

命往各官徹底清查必需時日一切案件勢難依限完結恐有遲延之虞著將直隸各州縣現在欽部案件一年之內暫行寬限庶各員得以從容釐剔積弊可除再直隸州縣太監之父兄弟姪在地方不無生事本人亦未必盡知可令該州縣大事照例詳報總督具題小事徑報內務府內務府傳該太監曉諭令其自行約束如仍不悛改內務府即酌量懲治內府大糧莊頭并諸王大臣莊頭如有

生事梗法之處大者仍申報總督具題細微
事件屬內務府者申報內務府懲治其餘莊
頭人等申報都察院轉行各該管官員懲治
不必奏聞

九月壬子

上諭內閣賭博之事最壞人之品行若下等之
人習此必至聚集匪類作姦犯科放僻邪侈
之事多由此起若讀書居官之人習此必至
廢時失事志氣昏濁何能立品上進乃向來

屢申禁飭而此風尚未止息深可痛恨若不
嚴禁賭具究不能除賭博之源著京城內外
及各省地方官將紙牌骰子悉行嚴禁不許
貨賣違者重治其罪嘗有窩賭之家誘人入
局以取其利嗣後准輸錢之人自行出首免
其賭博之罪仍追還所輸之銀錢庶使賭博
之人有害而無利則其風可以止息又見漢
軍惡習常以工於馬吊互相誇尚夫既已居
官則應辦之事務甚多日夕不遑尚恐遲誤

安有餘閒為此無益之戲且聞有上司與屬
員鬬牌為樂者尤非體統大玷官箴嗣後若
有司官員鬬牌賭博著該管上司及該督撫
指名題參至禁止賭博宜如何定例之處該
部議奏

雍正五年丁未二月庚申

上諭雲南貴州四川廣西督撫提鎮等狆苗素
稱兇悍加以漢姦販棍潛藏其中引誘為惡
以致燒殺劫掠毒害善良居民深受其擾今

督臣鄂爾泰等奉旨勦撫業已擒獲兇苗販
棍正在撫恤地方籌畫久遠之計朕聞滇黔
蜀粵四省接壤之區猺猓雜處不時統衆越
境焚殺擾害鄰封地方文武官員往往以責
任不專彼此推諉苟且因循以致歷案莫結
者甚多此天下之共知共聞者如廣西西隆
州古障地方土目王尚義等與貴州普安州
捧鮓地方之苗目阿九等互控一案遷延數
年之久尚未審理朕已降旨督責此即其明

證也況各省所設汛防在於腹內而猺猓則環居腹外防範難周遇有殺掠必待事主稟報始行追捕往返躭延兇徒已遠遁矣四省督撫提鎮宜各委賢員於四省接壤之地勘明界址凡猺猓販棍往來要路設立營汛派撥遊守等官帶領弁兵駐防稽察儻有越境讐殺劫掠之事即時擒解不使漏網其委防弁兵以一年為期即於四省附近營伍內輪流撥換如一年之內無越境生事之人及有

而能逐名拏獲者四省督撫提鎮會同保題從優議敘兵丁量加賞賚倘有貪功生事騷擾地方者立即題參從重治罪

甲子戶部議准御史陳學海條奏直省徵收錢糧例有火耗請敕下各督撫查核酌定畫一遵行

上諭曰火耗原非應有之項乃迫於時勢不能全行禁革耳故加耗重者必重治其罪而賢員愛養斯民將舊有之數亦可輕減若一經督撫題定數目則火耗遂成定額雖遇清廉之官亦不能裁減而遇貪劣之員又將多取於此數之外以飽私橐必致重累民生該御史請令督撫具題該部即照所請議覆均屬不合此處不准行

閏三月己卯

上諭內閣三農仰資雨澤所重尤在春時今年三月間直隸地方雨暘不一朕念切民依時時體訪昨閏三月十一日京師及近畿之地

俱得雨澤而薊州僅有微雨不能霑足朕向來屢降諭旨凡水旱災祲之故或因朝廷政事缺失或因該省大吏及該郡邑有司有乖職守各致愆尤或因本地風俗偷薄人情澆漓此數者皆足以上干

天和致使陰陽違序古人言此最為詳備而朕研究天人感應之理確然知其不爽是以往復諄諄訓諭中外期於共相儆勉修人事以

格

天心此念無一刻或忘也今春畿輔遠近雨澤不均朕再四思維不得其故昨見保定府舉人蘇庭條奏請將本年帶徵錢糧緩其徵收而又故爲迫切愁苦之詞欲以聳動朕聽卽此可知小民之心無時饜足當收成偶歉之際朕多方拯恤比歲緩徵而小民皆習視爲固然迨及歲已豐熟全不念租賦乃惟正之供輸將乃分內之事仍思遷延僥倖遂其私心轉覺納科完糧爲意外之事相對輾轉志

氣不舒遂致上干
天和甘雨不能應時而降旣忘朝廷撫綏保護之深恩又忘
上天錫福惠民之大德人情如此尚得謂之風淳俗厚而可邀
上天之眷佑乎夫錢糧出於地畝凡應完國課者皆係有產業之家竝非無力窮民可比豈有上年豐收之時全不籌及於今年國課之理假若民力果屬艱難該地方大吏有司自

然體朕宵旰勤民之至意暫緩催科斷不忍過於迫急竭民力而違朕旨也朕因小民習染旣久私欲難除不識君民一體之情不知
天人感召之理致干
上蒼譴責垂慈示儆朕心深用憫惻切加訓飭果能遵朕諭旨安分守法循理奉公則俯仰寬舒心志暢適古人云和氣致祥將見五風十雨大有頻書斷不憂水旱災祲之爲累若宵小無知以爲朕因催科降此諭旨則不但

不知朕敎養之深恩抑且昧天人感召之理矣著直隸總督督率有司體恤民隱敎養兼施將朕此旨通行出示曉諭務使遠鄉僻壤之民詳悉知之

四月癸丑

上諭內閣朕以移風易俗爲心凡習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與以自新之路如山西之樂戶浙江之惰民皆除其賤籍使爲良民所以勵廉恥而廣風化也近聞江南徽州府則有伴

備寧國府則有世僕本地呼爲細民幾與樂戸惰民相同又其甚者如二姓丁戸村莊相等而此姓乃係彼姓伴儅世僕凡彼姓有婚喪之事此姓卽往服役稍有不合加以箠楚及訊其僕役起自何時則皆茫然無考非實有上下之分不過相沿惡習耳此朕得諸傳聞者若果有之應予開豁爲良俾得奮興向上免至汚賤終身累及後裔著該撫查明定議具奏

乙卯

上諭八旗大臣內務府總管等直隷州縣緝拏逃盜每每察訪至內務府莊頭之家而莊頭等護庇不令緝捕以致逃人盜案匪類不絕再八旗在屯居住人等多係不思上進怠惰浮薄之輩竟有窩藏逃盜欺陵百姓好事妄爲者若不嚴加約束必至妄生事端八旗都統內務府總管等行文直隷總督及巡察御史嗣後內府莊頭及鄉居旗人有窩藏逃盜在家者地方官差役搜捕有抗拒者卽將窩家一併拏究或有不守本分酗酒生事妄爲者該地方官卽行詳報總督若係旗人由總督移咨該旗係內務府莊頭移咨內務府該旗及內務府將應行審理者卽行審理應行拏送者卽行拏送若有遲延遝誤將爾等治罪若地方官徇隱不行詳報總督或已詳報而總督不行移咨各該管處者被巡察御史題參該總督及州縣官一併嚴加議處巡察

御史徇隱不行查參或別案發覺或經朕訪聞務必重治其罪如此立法則內府莊頭及居鄉旗人各知警戒畏法守分而直隷地方窩藏逃盜之弊可清於鄉居旗人百姓亦大有裨益

九月丙子

上諭各省督撫藩臬等朕宵旰勤勞時以教養萬民爲念所頒諭旨皆正德厚生之要務實切於民生日用者乃聞向來諭旨頒至各省

不過省會之地一出告示州縣並未遍傳至於鄉村莊堡偏僻之區則更無從知之矣如禁止黃銅賭博宰牛等事朕爲百姓籌畫者委曲周詳而地方官員有司不行禁約上司置若罔聞無怪乎百姓之迷而不悟也京師乃五方雜處之地凡禁約之事較他省爲難今京城內外市賣銅器及羣聚賭博者俱已禁止豈外省轉不能行乎他如清查保甲積貯社倉之類行之必以其漸地方始無紛擾

若驟然舉行而迫之以官法姦胥猾吏將借端爲非轉爲小民之累今觀地方大吏於應當從容辦理之事則急切爲之而於一時可以禁止之事實有益而無害者則漫不經心豈非緩急失宜先後不得其序耶至於邪教妖言大有關於人心風俗該地方官一有所聞卽當留心根究庶可以消姦宄而安良善所謂防微杜漸也若下司隱匿不報或上司知之又欲化有事爲無事勢必致姦宄漏網

匪黨無所忌憚附和者愈衆則將來株連者愈多是本欲息事而轉致多事故不如懲治之於始也各省督撫藩臬皆地方大吏勉之毋忽

十一月戊午江西巡撫布蘭泰參奏蔚州叅將裴魁虛冒名糧請革職究追

上諭內閣武弁虛冒糧餉幾分乃歷來積弊較有司之貪贓枉法累及國計民生者似有分別該上司等應預行嚴飭令其悛改爲國家愛惜人才若切加訓誨仍不遵奉則當叅革治罪今布蘭泰到任伊始尚未教導屬員遽以空糧幾分將裴魁叅奏未免過刻若督撫

等皆如此劾叅恐有用之才受微愆之累而不得改過自新者多矣朕念裴魁從前効力從寬免其究問著降三級留任朕此番降旨將裴魁寬免深恐各省武弁等尅扣兵糧而該管上司等徇情寬縱者由此漸多若照例將裴魁治罪則又恐各該上司以此事叅處

爲是因而刻意搜求使可用之員遽行黜革實屬可惜是以明降諭旨凡此寬嚴輕重之間朕實以至公之心而權衡於至當之理封疆大臣等祗遵朕訓隨事察理因時制宜遇屬員中之小過當加訓戒容其改悔自新方能事事合乎公平至當也

壬戌

上諭内閣朕日理萬幾勤思上治凡外省來京之小臣如州縣佐貳等官常令引見并許條奏地方事務數年以來覽所奏甚多其中指陳近理言有可採者或交部議或即准行此皆朕留心政治期有裨益於地方之意也特恐行之日久致生弊端或各省督撫藩臬等見地方事務有不便自行陳奏之處因授意於屬官令其寫入條陳之内亦未可定朕防微杜漸不得不預行曉諭倘有此等則顯蹈欺罔之罪一經發露斷不寬貸至朕屢頒諭旨訓勵臣工總爲國計民生之至要各省督

撫諸臣自當實心遵奉但恐前任督撫所奉之諭旨接任者未曾備悉或致日久廢弛著各省督撫等將歷來所奉諭旨俱繕錄成冊一一詳載以便每日觀覽觸目警心并將此冊交代不許失漏藏匿如此則前任奉行之諭旨後任仍得知所遵循觀覽之際悉如親承朕訓於國計民生庶有裨益

十二月己亥

上諭兵部向來雲貴川廣以及楚省各土司僻在邊隅肆爲不法擾害地方剽掠行旅且彼此互相讐殺爭奪不休而於所轄苗蠻尤復任意殘害草菅民命罪惡多端不可悉數是以朕命各省督撫等悉心籌畫可否令其改土歸流各遵王化此朕念邊地窮民皆吾赤子欲令永除困苦咸樂安全並非以煙瘴荒陋之區尚有土地人民之可利因之開拓疆宇增益版圖而爲此舉也今幸承平日久國家聲教遠敷而任事大臣又能宣布朕意勳

撫兼施所在土司俱已望風歸向並未重煩兵力而願爲內屬者數省皆然自此土司所屬之夷民卽我內地之編氓土司所轄之頭目卽我內地之黎獻民胞物與一視同仁所當加意撫綏安輯使人人得所共登衽席而後可副朕懷也但地方遼濶文官武弁需員甚多其間未必盡屬賢良之輩且恐官弁等之意以爲土民昔在水火今既內附已脫從前之暴虐卽略有需索亦屬無傷此等意見

則萬萬不可著該督撫提鎮等嚴切曉諭不妨至再至三且須時時留心訪察稍覺其人不宜苗疆之任卽時調換並嚴禁兵丁胥役生事滋擾務俾政事清明地方寧謐安居樂業共享昇平倘有不遵朕旨絲毫苛索於土民地方者著該上司立卽叅劾重治其罪卽係平日保舉之人亦不可爲之容隱果能據實糾叅朕必宥其失察之愆嘉其公忠之誼該督撫提鎮等可共體朕心各盡懷保邊民之道

雍正六年戊申三月壬子

上諭內閣覽福建巡撫常賚奏稱羅源縣孝子李盛山割肝救其母病傷重身故請加旌表部議以割肝乃小民輕生愚孝向無旌表之例應不准行朕思我

世祖章皇帝

聖祖仁皇帝臨御萬方立教明倫與人爲善而於此例愼予旌表者誠天地好生之盛心聖人覺世之至道視人命爲至重不可以愚昧

而誤戕念孝道爲至宏不可以毀傷爲正理立法垂訓實有深意但向來地方有司未嘗以聖賢經常之道與國家愛養之心明白曉諭開導編氓是以愚夫愚婦救親而捐軀殉夫而殞命者往往有之既有其事若不予以旌表恐無以彰其苦志而慰其幽魂所以數十年來雖定不予旌表之例而仍許其奏聞且有邀恩於常格之外者仰見

聖祖仁皇帝哀矜下民之
聖心固如是之周詳而委曲也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此皆言人子一身乃父母之遺體雖一髮一指不可偶有虧損以傷父母之所貽也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蓋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偶有疾病尚以為憂設有不肖忤逆之子父母且恕而矜之若純孝之子則父母之憐愛

又當何如也若以己身患病之故致其子割股肉以充飲饌和湯藥縱其子無恙父母之心斷無不驚憂慘傷不安之理況因此而至於傷生又豈父母所忍聞者乎夫父母有疾固人子所當盡心竭力之時而孝道多端實不容效命捐軀於一節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人生孺慕之誠原通百年而無間者也人子一身承先啓後負荷甚鉅若舍生殞命於倉猝之間而忘宗祀

繼續之重非所以為孝也況人子於親本乎天性儻能盡至誠純孝之實則親病雖篤呼籲請禱力省一身之過誓願為一正人如此必能感天地動鬼神何須割肝刲股以為回生之良劑乎家庭之行惟在至誠至敬善體親心不必以驚世駭俗之為著奇於日用倫常之外也至若婦人從一之義醮而不改乃天下之正道而其間節婦烈婦亦有不同者烈婦以死殉夫慷慨相從於地下固為人所

難能然烈婦難而節婦尤難蓋從死者取決於一時而守貞者必歷夫永久從死者致命而遂已守貞者備嘗夫艱難且烈婦之殉節捐軀其間情事亦有不同者或迫於貧窶而寡自全之計或出於憤激而不暇為日後之思不知夫亡之後婦節之當盡者更多上有翁姑則當奉養以代為子之道下有後嗣則當教育以代為父之道他如修治蘋蘩經理家業其事難以悉數安得以一死畢其責乎

是以節婦之旌表載在典章而烈婦不在定例之內者誠以烈婦捐生與割肝刲股之愚孝其事相類假若倣傚者多則戕生者衆爲上者之所不忍也向來未曾通行曉諭朕今特頒諭旨著地方有司廣爲宣布務期僻壤荒村家喻戶曉俾愚民咸知孝子節婦自有常經而保全生命實爲正理則倫常之地皆合中庸不負國家教養矜全之德矣儻訓諭之後仍有不愛軀命蹈於危亡者朕亦不概

加旌表以成閭閻激烈之風長愚民輕生之習也

己未吏部帶領無錫縣知縣江日容崑山縣知縣朱絃引見

上諭曰縣令乃親民之官最爲緊要得其人則一縣之事無有不理不得其人則一縣之事必多廢弛蓋以縣令於百里之內民事可以周知若果實心辦理則古人所謂無一夫不獲其所者乃力所能爲非空文也向來州縣往往以民風之樸魯者謂爲馴良而可恩以民風之秀穎者謂爲巧詐而難御如無錫崑山自來皆苦煩劇殊不知地方所以難治者皆由縣令未能實心辦理之故耳若果實心實政惠澤及民則秀穎之俗其易治尤甚於樸魯如無錫崑山地方人多稟山川之秀氣讀書明理者多人心之公道易於感動非如愚樸之人賢否不能一時立辨也縣令果毫無欺偽其效即旋至而立應有何煩劇難治

之理乎凡天下小民總不可欺覗之雖若顓蒙而有司所行之政毫不能掩其耳目但可以正感而不可以術馭至於州縣徵收錢糧人人皆知寓撫字於催科然皆逐末不知其本夫正供之項小民無不樂輸緣不肖有司每於額外浮派以求羸餘或朘民脂膏希圖肥己或上司勒索借爲逢迎以致吏胥乘間中飽百弊叢生小民不勝苦累遂有姦猾之

徒得持官府之短長抗糧包攬任意拖欠醇良者亦輸納不前矣若州縣潔己愛民毫無浮派則民間正供乃義當完納之項何憚而不早完乎惟當於肯完正供者實意撫恤於實在抗欠之頑戸嚴其催比毫不瞻顧此乃寓撫字於催科之道也卽如爲政之道不外寛猛兩端傳云寛以濟猛猛以濟寛者非謂行數端寛縱之事隨濟以數端之猛行數端猛烈之事隨濟以數端之寛也惟在斟酌於

情理之中宜寛而寛寛而不失於慢宜猛而猛猛而不失於殘寛猛咸得其宜乃爲相濟之道未有遇事之先横寛猛之念於胸中之理也此皆庸迂者錯會古人之意耳向來地方官多有欲借鄉紳之游揚則交結鄉紳而欺陵百姓或欲百姓之稱譽則袒庇百姓而摧折鄉紳不知百姓爲國家之赤子豈可徇巨室之私交而肆其陵虐至於鄉紳或祖父爲國家宣勞或己身爲國家効力又豈可使

簪纓之族轉賤於編氓而故爲摧抑乎是鄉紳百姓皆不可存成見以待之惟當準之天理人情論其是非曲直物來順應而不爲天下先乃能處之各得其平而無一偏之私也每見居官者於蒞任之始多喜沽名釣譽行一二巧僞之事以求媚於人不知巧僞之術決無久久可行之理始雖粉飾可觀未幾而行藏畢露其可恥實甚何如秉公持正後先如一乎要之操守清廉乃居官之大本操守

素優則實心實政皆能力行而有餘否則大本已虧雖欲竭蹶矯飾而勢有不能故凡居官者必當端其操守以爲根本乃可以勉爲良吏夫太上忘身而身存居官者儻能置利害得失於度外一以公忠報國愛民爲心則不求名而聲譽自孚不求榮而爵祿自至若不能忘懷得失則舉動瞻徇行止卑汚究之身敗名裂祿位仍不能保實爲可憫朕於外省大小臣工之賢否無不留心體察是以

實心任事之員由縣令而洊歷司道以至擢任督撫者頗不乏人爾等當仰體朕諭實力奉行不惟百姓受爾等愛養之惠亦爾等自求多福之道也

四月壬寅

上諭內閣錢糧之加耗羨原非應有之項朕勤求治理愛養黎民本欲將此項悉行禁革而博採輿論留心體訪凡爲州縣地方官實有萬不得已公私兩項之用度若全革耗羨其

勢必不可行爲有司者果能減輕收納不苛取於民在民亦所樂從此耗羨所以未盡裁革之故也州縣既有耗羨而上司官員無以養廉勢不得不收州縣之餽送是上司冒貪贓之罪以爲日用之資在謹愼小心者則畏懼而不敢行必至過於窘迫而貪取濫用者又因無所限制借規禮之名恣意橫索弊端種種州縣公私之用既有不敷必致加派巧取爲害於民況上司既收屬員之規禮則必有聽顧回護之處而下屬反得操上司之短長於察吏之道大有關繫所以雍正二年間山西巡撫諾岷請以通省耗羨提解存公將闔省公事之費及上司下屬養廉之需咸取於此上不誤公下不累民無偏多偏少之弊無苛索橫徵之擾實通權達變之善策朕是以降旨允行此提解火耗之所由來也向來山西虧空甚多國帑久虛不能彌補從前撫臣多請將虧空之員革職留任以爲彌補之

計夫以不肖之徒令其留任遲緩是以虧空爲護官之符不但無益於國計亦且有害於民生而德音在任又借彌補虧空之名提火耗以肥私橐及諾岷接任潔己奉公實心辦理將虧空劣員悉行參革州縣火耗嚴行裁減而酌留羨餘以補無著之虧空既不累及於閭閻而有司亦免參罰又爲官員定養廉之資爲公事留辦理之費諾岷此舉於國計民生上下公私均有裨益然伊當始行之時

不但晉省屬員怨望而內外臣工皆有異詞朕此時降旨曰此事惟如諾岷之督撫方能行之耳蓋朕之意原聽各省督撫自為之而至於不能行之督撫不便行之地方則朕並未强之使行也諾岷舉行之後隨有數省倣傚其意提解十分中二三以備公用亦以地方公務繁多若不預為計畫則一時需費仍至累及小民然此亦皆督撫自行奏請者非由朕諭也伊都立接諾岷之任曾奏稱山西虧空漸次清楚將來耗羨便可充餉朕嚴切訓飭曰本地之羨餘只應作本地之用度若歸公充餉斷無是理且恐相沿日久遂成公項不肖官員竟有重復徵收之事矣田文鏡亦曾奏稱豫省虧空彌補已清火耗尚有贏餘等語朕批示之曰此項耗羨原係豫省官民之物假使果有贏餘則當增添官員養廉之資使其用度寬裕儻再有贏餘則當再減民間火耗之數使其儲蓄充盈蓋朕之惟其

提解耗羨者原是愛養官民之苦心若以支給地方公用之外尚有餘資即准收作公項朕必不為也前陳時夏亦具奏欲行提解耗羨之法因其有分別地方有無多寡之語朕諭之曰政令之行必須各屬一體方得均平若有所分別便可高下其手易滋弊端諭旨如此聞陳時夏向人云奉旨令全提耗羨此乃陳時夏自行奏請之事而以其名歸之於朕朕不受也今魏廷珍又效法之以上江提解火耗之事具摺陳奏恐外人不知亦以為出自朕意故特頒此旨明白曉諭蓋提解火耗之舉若行之果善亦督撫分內之事不得居功儻行之不善實足為伊身家性命之患無所逃罪總在伊等自行度量其願行者朕不拒阻其不願者朕亦不强也

五月丙辰

上諭內閣各省驛站夫役原以備公事之用國家歲費帑金本欲使州縣無賠累之苦民間

無差派之擾官民竝受其福也但聞各省往來人員有不應用驛夫而擅自動用者該管之人或畏其威勢而不敢不應或迫於情面而不得不應積習相沿驟難禁止地方夫役竝受擾累重負朕加惠官民之至意嗣後惟兵部勘合欽差大臣及督撫入境學差試差或知府下縣盤查及他員奉督撫差委盤查者准動用夫役其餘槩不准用儻有違例妄索者該管官即行揭報督撫題參若該管官

遵例濫應發覺之日照例治罪著各省管理驛站之道員不時查察儻有徇隱一併處分

六月丙申

上諭內閣爲政之道以愛民爲本愛民者必須厚民之生雨暘時若百穀順成始可登斯民於衽席然感召

天和必由於民情之舒暢而民情舒暢必由於吏治之克修從來言吏治者不外興利除弊二大端夫利之所在小民自必趨事赴功不待督率而爲者爲上者不過相導之而已至於除弊則小民所不能爲之事而專賴爲上之人時刻留心體察破積習以厚民風者也蓋地方之害莫大於貪官蠹役之朘削强紳劣衿之欺凌地棍土豪之暴橫巨盜積賊之劫奪此等之人不能化導懲戒則百姓不獲安生假若爲大吏有司者圖寬大之名沽安靜之譽於貪官蠹役則庇護之於强紳劣衿則寬假之於地棍土豪則姑容之於巨盜積

賊則疎縱之雖在己無殘害百姓之實蹟而留此害民之人令百姓暗中受其荼毒無可控訴古人云養稂莠者害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如此則民氣何由而舒

天和何由而致乎天以牧民之任授之君臣而百姓又復敬謹尊奉胼手胝足竭力輸將以事其上爲君臣者當共思之受

天之恩眷

天之命食民之食衣民之衣而乃怠忽優游不

能飭姦禁暴置民間疾苦於度外上負
穹蒼下負百姓誠天地間之大罪人矣豈但天
理有所不容即淸夜捫心當如何愧怍有牧
民之責者各宜撫躬自問時加警省愼之勉
之

八月乙酉

上諭吏部州縣爲親民之官地方事務全資料
理凡有委署印務者必鄰近地方始能兼顧
向來督撫藩司等委員署印每憑一己之私

心而不計道里之遠近此習相沿已久近日
秉公之上司已將此等陋習滌除而其餘尚
有未能盡改者如常賚官達之在廣東則以
韶州府乳源縣令署廣州府之花縣又以廣
州府花縣令署惠州府之海豐縣此皆隔府
差委相去數百里之遠者夫州縣一官錢糧
必及時徵收盜賊必立時緝捕人命必當時
相驗承審案件必如限完結若於數百里之
外兼攝印篆不但顧此失彼諸務廢弛而吏
役奔忙人犯拖累種種遲悞之處難以悉數
嗣後州縣缺出該上司等必須遴委鄰近官
員署理儻正印官一時不得其人即遴選鄰
近之賢能佐貳官署理如係地方要缺鄰近
難得其人則將隔府正印官委署另委官員
以署該員本縣之事務期人地相宜而各縣
公務又不至於遲誤斯有裨益儻該上司有
市恩徇情任意委署者經朕察出定嚴加處
分

辛酉

上諭內閣省會之區民居稠密人烟湊集一或
弗戒於火每至比屋延燒被火之家倉皇搬
運兼有無賴棍徒以救火爲名乘機搶竊地
方官員雖率領衙役赴救而心力不齊且救
火之具不備難以撲滅昨因湖廣荊州居民
失火蔓延鄰舍行令該地方官倣照京城置
備救火器具以資防範今著各省督撫一體
遵照於省會之地多設水桶水銃鈎鐮麻搭

之類分貯各衙門令文武各官派定人役兵
丁儻遇火警齊集救護即時撲滅並將搶火
惡棍查拏治罪向例地方失火延燒屋宇稍
多者地方官員例有處分近多視爲具文或
曲爲掩飾嗣後著該上司嚴查叅劾不得徇
情隱匿其或赴救不力以至延燒多戶至數
十家以上者著據實查叅嚴加議處至於各
府州縣並令該地方官預備防範以副朕恤
至意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六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七

聖治三

雍正七年己酉正月癸酉

上諭工部平治道路王政所先是以周禮有野
廬合方之職自四畿達之天下掌其修治俾
車馬所至咸蕩平坦易行李輪輳津梁通達
無雨水阻滯之累邇年以來廣寧門外已修
石道其至通州運糧之路亦修整高潔往來
行人頗爲便利今直隸至江南大道車輪馬
跡踐踏歲久致通衢竟成溝塹兩傍之土高
出如岸一遇雨水之時衆流滙歸積潦難退
行旅每苦泥濘或至守候時日朕心深爲軫
念但此通行大道已久成窪下勢難培築增
高而大道之旁高阜甚多平治亦殊不易若
於大道相近之處另開一道工力似屬易施
其間或有地形斷續之處應修建橋梁或有
溝塍淤積之處應疏濬水道或所開之逕有

借用民間田地者應補給價值並除錢糧或繞行之路有遠隔村莊旅舍者應引歸故道使有頓宿是非熟於相度地勢歷練道途之人不能詳察妥當特派工部侍郎法保副都統韓光基原任護軍統領喀爾吉善二等侍衞特庫四員於今年夏秋之交自京師起程由良鄉至宿遷大道一路踏勘將如何另開新道之處詳悉議定估計工費繪圖呈覽

四月辛巳

上諭內閣直省各處皆有回民居住由來已久其人既爲國家之編氓即俱爲國家之赤子原不容以異視也數年以來屢有人具摺密奏回民自爲一教異言異服且強悍刁頑肆爲不法請嚴加懲治約束等語朕思回民之有教乃其先代留遺家風土俗亦猶中國之人籍貫不同嗜好方言亦遂各異是以回民有禮拜寺之名有衣服文字之別要亦從俗從宜各安其習初非作姦犯科惑世誣民者

比則回民之有教無庸置議也惟是凡人生產雖不同地而同具此天良習尚雖不同教而同歸於爲善回民處天地覆載之內受國家養育之恩可不孜孜好善共勉爲醇良乎且朝廷一視同仁回民中拜官受爵游登顯秩者常不乏人則其勉修善行守法奉公以共爲良民者亦回民之本心也要在地方官吏不以回民異視而以治衆民者治回民爲回民者亦不以回民自異即以習回教者習善教則賞善罰惡上之令自無不行悔過遷善下之俗自無不厚也如陝省之回民較他省尤多其販私聚賭私藏兵器種種不法之案屢出較他省回民爲甚又如奉旨禁宰牛隻乃勸民務農勤稼所以重惜力耕之物命聞回民頗有怨言且有私自屠宰者此即居心殘忍不務本奉法之一端也朕念萬物一體之義豈忍視回民與衆民有殊特此詳加訓誨爲回民者當知率由禮義講讓與仁毋

恃强而陵弱毋倚智而欺愚儻自謂別爲一教怙惡行私則是冥頑無知甘爲異類憲典具在朕豈能寬假乎自兹以後父戒兄勉姻婭族黨互相箴規盡洗前愆束身向善以承
天地覆載之恩以受國家教養之澤豈不美歟直省各督撫等務宣布朕意咸使聞知

丙戌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朕觀近日兵部奏事其中有一二件似仍欲迎合朕意者夫朕日理萬幾初無絲毫成見於胸中惟期有當於大公至正之理已曾屢降諭旨爾等諸臣自應持正秉公悉心斟酌事事以當理爲準庶政治有所裨益若於正理之外妄爲揣摩則爾等焉能知朕意之所在而漫思迎合乎且部院所辦之事各有關係如吏部有意迎合則銓選不公戶部有意迎合則財賦難理此皆有妨於政治者其爲害猶小至若刑部職在明刑關係最重儻稍以迎合爲心則生死出入之間刑罰必不得其平上干
天和下戕民命其害尚可言乎至於辦事之道凡人精神智力用之專一則詳明而得理用之紛雜則叢脞而多乖數年以來朕於辦理政務之時皆聚精會神專於所用如閱一本則專閱此本而不思其他治一事則專治此事而不及其餘是以志氣清明條理昭著一事既畢自可再辦一事至於政務稍暇中懷澄澈之時又不可放逸此心朕於此時必將在京部院衙門及在外各省之事一一思維詳察由一部以及各部由一省以及各省靜中默識更覺端緒易尋所以辦事甚多而不至於遺忘者此也朕以一人之精神辦理天下之事而常覺有餘爾等諸臣以數人之精神辦理一部之事又何慮不足乎諸臣其共勉之

五月己酉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自古爲政者皆言寬嚴相

濟所謂相濟者非方欲寬而雜之以嚴方欲嚴而雜之以寬也惟觀乎其時審乎其事當寬則寬當嚴則嚴而已如十人當賞則俱賞之斷無以賞者太多而舍一二人不賞之理十人當罰則俱罰之斷無以罰者太多而寬一二人不罰之理即如戶部也綜核錢穀惟在公平直省徵解錢糧其不足者固當查核若餘於額數之外者豈遂不當查核乎即如刑部也按律定罪務期明允直省審讞重案

其間失出者固當駁詰若失入而致冤抑者豈遂不當駁詰乎總之寬嚴適協其宜乃為相濟非參雜於寬嚴之間而為子莫之執中也譬之飲食原相需也然亦當飲而飲渴者不可以食解當食而食饑者不可以飲充若強饑者以飲強渴者以食是相背也豈相需之道乎

甲子

上諭戶部朕聞各省糧船過淮抵通之時該管衙門官吏胥役人等額外需索陋規以致繁費甚多運丁重受其累特命御史前往稽查禁革苛索等弊又查向來之例每船北上許帶土宜六十石朕思旗丁運駕辛苦若就糧艘之便順帶貨物至京貿易以獲利益亦情理可行之事著於舊例六十石之外加增四十石准每船攜帶土宜一百石永著為例惟是運丁人等繁多素有惡習如偷盜米石掛欠官糧夾帶私貨藐視法紀此向來之通弊

也又如昔年浙江湖廣二省糧船因私釁不怨遂操殳持戈殺傷多命又從前偶值回空守凍遂致縱容水手公然搶奪擾害居民此皆眾所共知者是以數年以來內外臣工條奏旗丁不法者不下數百紙前又有奏稱販賣私鹽之弊在糧船為尤甚有一種積梟巨棍名為風客慣與糧船串通搭載貨物運至淮揚託與本地姦徒令其賣貨買鹽預屯水次待至回空之時一路裝載其所售之價彼

此朋分糧船貪風客之餘利風客恃糧船爲護符於是累萬盈千直達江廣私販日多而官引日滯等語觀此則旗丁之作姦犯科誠難以悉數也朕年來屢飭該管官嚴行禁約又復念其勞苦疊沛恩膏近見伊等之惡習刁風亦漸悛改是以特頒諭旨嚴禁過淮抵通苛索之陋規復令增添攜帶土宜俾得多沾餘潤以贍家口伊等益當感戴朕恩遵守法度共爲良善以免罪愆著總督倉場侍郎漕運總督將朕此旨通行刊布每船各給一張使運丁人等觸目警心以副朕體恤訓誨之至意

壬申

上諭廣東督撫等聞粤東地方四民之外另有一種名爲蜑戶卽猺蠻之類以船爲家以捕魚爲業通省河路俱有蜑船生齒繁多不可數計粤民視蜑戶爲卑賤之流不容登岸居住蜑戶亦不敢與平民抗衡畏威隱忍跼蹐舟中終身不獲安居之樂深可憫惻蜑戶本屬良民無可輕賤擯棄之處且彼輸納魚課與齊民一體安得因地方積習强爲區別而使之飄蕩靡寧乎著該督撫等轉飭有司通行曉諭凡無力之蜑戶聽其在船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棲身者准其在於近水村莊居住與齊民一同編列甲戶以便稽查勢豪土棍不得借端欺陵驅逐並令有司勸諭蜑戶開墾荒地播種力田共爲務本之人以副朕一視同仁之至意

六月丙申

上諭刑部等衙門聞得外間訛傳六月二十四五將開屠宰耕牛之禁回子等俱欲齊來謝恩等語又聞民間竟有私宰耕牛之事此必姦人造爲訛言誘人犯法以撓禁令也凡朕所降旨禁約者事事皆欲濟民之用厚民之生無一事爲朕之私心便用而設也如禁用黃銅所以裨益鼓鑄流通國寶朕豈別有需

用黃銅之處乎如禁賭博所以端人心而厚風俗賭博之爲害於人心風俗朕已屢降諭旨甚詳且悉非愚頑不移之輩無一人不以禁約爲當也至於禁宰耕牛以耕牛爲農田所必需墾田播穀實藉其力世間可食之物甚多何苦宰牛以妨稼事乎今朝廷所需除祭祀照例供用其餘亦一概不用牛肉矣年來自禁用黃銅之後而錢價漸平民用頗利矣自禁賭博之後而開場聚衆者亦畧知畏

懼斂跡矣自禁宰耕牛之後而農家向日數金難得一牛者今已購買易而畜牧蕃矣可見利益民生之事亦旣行之有效爲良民者必皆知朕大公愛民之心爲良有司者必能實心遵朕愛民之政惟百姓中有回子一類以宰牛爲業試思貿遷有無百工技藝何業不可營生而必欲爲此犯禁傷農之事國家亦豈肯因一二游手回民無理之營生而令妨天下萬民之生計夫朕所禁之事必審度再四灼見其必應禁止然後見諸施行豈有旋禁旋開朝三暮四之理乎今訛傳宰牛開禁之語必係爲匪姦徒造作言語煽誘愚民使之犯法而於中取利甚屬可惡著該部步軍統領順天府府尹五城御史等通行曉諭京城直省并嚴行查訪如有違禁私宰耕牛及造爲種種訛言希圖煽誘者立卽鎖拏按律盡法究治如該管官不實力嚴查致有干犯者定行從重議處

七月甲子

上諭內閣粵東三面距海各省商民及外洋番賈攜貲置貨往來貿易者甚多而海風飄發不常貨船或有覆溺全賴營汛弁兵極力搶救使彼溺之人得全軀命落水之物不致飄零此國家設立汛防之本意不專在於緝捕盜賊已也乃沿海不肖之弁兵等利慾薰心貪圖財物每於商船失風之時利其所有乘機搶奪而救人之事姑置不問似此居心行

事更甚於盜賊其無恥殘惡已極豈國家兵弁忍為之事乎廣東福建二省居多而他省沿江濱海之營汛亦所不免此皆該地方督撫提鎮等不能化導於平時又不能稽查懲究於事後以致不肖弁兵等但有圖財貪利之心而無濟困扶危之念也嗣後若有此等應作何嚴定從重治罪之條使弁兵人等有所畏懼儆戒著沿海督撫各抒已見議奏到時九卿再行會同定議此旨須到之時著一

面定議一面即行出示宣諭弁兵等知之

閏七月癸巳

上諭內閣凡州縣官新舊交代如錢糧倉穀驛馬等項自應據實查盤秉公授受在上司不得徇庇前官抑勒交代在後官不得留難前任挾詐行私斯於理為至當於法為得平即以倉穀驛馬二事言之若果米穀紅朽糠粃不堪自當據實揭報但聞有刻薄之人恣意苛索於搧颺之時高下其手好米亦有虧折

以致前任之官畏其搧颺勉強議幫銀兩而後得以交代離任驛馬若果疲瘦不能應差自應退還前官著落賠補又聞有故意勒掯者將好馬退還強令交銀又託言需馬應差以賤價買其原馬餘銀入己此等惡習各省州縣官每嘗有之朕曾經訪聞即督撫大臣亦有以此入告請定例通行嚴禁者朕思前後交盤乃國家政治之所關亦本人考成之所係如果前任之人事事清楚豈後任者皆

屬無良之人而好為刻覈之事今接任之干係既重而又不令其舒展盤查情理實未允協況不肖之員往往於將近離任之時百計侵蝕扣尅以貽後人之累則其過又不在接任之員矣是以前後之間寬嚴之際難以概論亦難以法律相繩惟在督撫大吏等於未交代之先推誠訓誡正交代之際留心察訪既交代之後體其情理即此可知屬員之立志為人矣若過在前任則參處前任過在後

任則叅處後任不存成見不涉偏徇耳曰能周賞罰悉當則吏治事事可望肅清矣至於訓誡屬員又當動以天良曉以利害儻前官欲貽累於後人後官欲苛求於前任是皆損人利己假公濟私目前之獲利有限暗中之造罪無窮天道好還國法具在恐究不能免於貪刻之報著通行曉諭各省大小官員知之

八月癸丑

上諭戶部近畿各府有八旗莊屯雜處其間有司難於清查且八旗罷黜之廢員及不能上進之子弟與多事不法之家人往往潛住其中結交游手好閒之輩妄行生事或好勇鬬狠或酗酒賭博或與百姓爭訟告訐展轉不休以致風俗日漸澆陵難以整理雖有理事同知一員亦相隔甚遠不過詞訟到案一為判斷平時則無稽查約束之功也朕意欲於旗員及司官內遴選賢能者八員派往各府有莊屯之地方專辦旗人之事時加教誨申明禁約導其善念革其邪心小則分別懲戒大則據實糾叅其有旗民互相爭訟之事仍聽該管衙門審理此差往之員以一年為期更換一次果能實心辦理化導有方一年內所管之處無旗人犯法之案將該員與以議敘儻或怠忽廢弛因循瞻顧或擅作威福多生事端著直隸總督與巡察御史即行叅奏從重議處其如何分晰管理及如何定例之處著該部詳議具奏

丙辰

上諭九卿等嘗見繼母於前母之子其相待之刻有在尋常情理之外者夫子之於繼母其奉養承順服制禮節一切與本生之母無異此倫常之道也則為繼母者亦當視如親生顧復撫養方為交盡其道乃有一等婦人悍惡性成不明大義常存分別之心偏愛其所生之子而薄待前母之子若己未有子者又

或懷嫉妬之念而憎惡前母之子或顯加之以陵虐或陰中之以計謀以致其子不得其死甚至絕其夫之宗祀而不恤是不但母子之恩已絕並視其夫如仇讐矣向以名分所在故律無擬抵之條事既出情理之外所當酌量立法以防人倫之變朕意若繼母於前母之子有陵逼謀害等情至於身死者將情由審訊確實以其所生之子議令抵償若繼母未生子者則令歸其母家不得承受夫家產業如此庶使秉性兇悍不顧大義之婦人有所儆戒消其殘忍之心而保全其母子之恩誼似屬有益著九卿悉心詳議具奏

乙丑

上諭戶部京師大興宛平二縣知縣常以虧空被參朕體察其故二縣在輦轂之下每有一時速辦之公事不能遲緩者那移庫銀以濟用而支領還項未免遲延時日其上司察知庫帑有虧不得不行參劾此等虧空實有可

原之情朕體恤臣工不忍聽其因辦公而遭罷黜爲之思一備用之道著宛大二縣各領戶部銀一萬兩永遠存貯該縣遇有速辦之公事即詳明府尹將此銀動支應用俟支領銷算之時仍復歸還原項於每年歲底報部查核如此則辦公有賴備用有資再有虧空國帑或借名擅動備用之銀者定行重治其罪

十二月壬子

上諭署山東巡撫岳濬諸凡修理工作惟勤查確勘屬員吏胥方不敢舞弊若少涉疎慢必致有名無實潦草塞責須遴委誠實人員不時催督看驗務俾修築堅固以利便行旅至於帑項第不令姦貪侵蝕耳何可吝惜果能錙銖皆用於工內即較原估稍多亦朕所樂聞也

己巳

上諭內閣昨據山西巡撫石麟奏報本年十一

月初二日保德州慶雲呈瑞今又奏報十二月初一日臨晉縣慶雲麗日暨午未申酉四時又據布政使蔣泂摺奏從前汾河形勢惟文水縣地勢低窪河身淤淺是以議開引渠二道正河一道今年六月內汾河水發河道改流文水縣自靑高村至伊家社各開引渠二道舊時漫流已爲沃壤而東城村欲開之河現今寛濶十餘丈或數十丈衆水會同河身長二十五里經年累月人力不能成之功

天然疏濬等語朕思晉省民風由來醇樸是以感召

天和慶歲皆登豐稔卽如近日預備軍需民情踴躍爭先恐後悉出至誠觀此尊君親上之念則其孝親敬長克敦行誼可知而地方官員平日訓導有方亦卽此可見是以仰蒙

上天昭示瑞應以奬官民之善朕心深爲慰悅著照河南省之例通行所屬府州縣將人材品行可備任使者不拘人數資格秉公舉出該撫再行詳加遴選具題奏聞送部引見并令各州縣於常例歲舉老農外再各舉一人給以八品頂帶以示朕褒嘉善俗廣沛恩膏之至意

雍正八年庚戌二月丙辰

上諭內閣從來察吏之道莫先於奬廉懲貪蓋貪黷之風不息則上虧國課下剝民膏其爲吏治人心之害者甚大不止關係錢糧而已

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澄敘官方深惡貪墨之蠹國病民所以警戒訓飭之者至矣祗以

聖心寛大慈祥未曾將侵蝕國帑貪取民財之人置之重典姑且包涵望其徐徐感化此實如天之仁也乃不肖官員等不但不知感激悛改勉爲廉吏且恃有寛大之恩心無畏懼將侵盜貪墨視爲固然數十年來日積月累虧空婪贓之案不可勝數朕若不加懲治仍容此等貪官汚吏擁厚貲以長子孫則將來

天下有司皆以侵課納賄為得計其流弊何所底止是以數年來加意整頓若果人心知警舊習漸除令朕得施寛大之政乃朕之至願也此意於元年二年間即屢向左右大臣等密言之者近觀各省吏治雖未必能徹底澄清而公然貪贓犯法及侵盜錢糧者亦覺甚少是衆人悛改之象與朕期望之意相符亦可遂朕寛宥之初心矣今欲大沛恩膏酌免遠年承追之項將各直省官員名下應追

贓銀及侵欺那移流抵分賠代賠銀兩凡事在雍正三年以前已經發覺者該部查明情由具奏候朕酌其情罪降旨免追其自雍正四年正月以後犯罪之案乃屢經訓諭而不悛改者不准寛免至於軍務錢糧關係重大其昔年西寧肅州阿爾泰軍需等案內應追銀兩雖在雍正三年以前亦不准豁免此次特恩乃朕仰體
聖祖仁皇帝寛大至意爰施法外之仁豈但本人及其子孫免追比之苦獲再生之慶即承追之地方在官員則得免於處分在吏胥亦得免於杖責案牘減省事簡刑清莫不受國家寛大之賜咸當感激警省互相勸勉以循良為楷模以貪墨為鑒戒則大小官吏永遠共沐國恩儻因逾格寛宥轉啟玩法之心復蹈從前之轍則曠典豈可再邀國憲豈能再免且背天逆理莫此為甚亦斷不能逃
上天之譴責也

三月己巳

上諭內閣朕聞有數省督撫藩臬不能約束書吏者其胥役人等狐假虎威無惡不作而督撫衙門為尤甚其名有內外班之分內班總管案件外班傳遞信息朋比作姦種種嚇詐餂其貪壑則改重為輕拂其所欲則批駁不已即如廣東各案盜犯未獲無論年月遠近不拘盜犯多寡總督書辦概於冬季寫票差提承緝之吏曰典史巡檢齊至肇慶示期比

責其陋規則有院房年節禮每員到彼各送書辦銀三四十兩遂准回任若微員無力餽送則差押不放甚至稟請杖責此粵省之弊端也至於各省督撫書役則有承舍旗牌等名皆自號爲差官該督撫給票差遣亦用差官字樣而通省吏民遂莫不以差官目之平日踞坐班房包攬詞狀每於府州縣官謁見督撫之便私行囑託濫准枉斷及差往他處則肩輿逾分馬挂胸纓儼然官長沿途拜會

有司需索夫馬餽送此輩狡猾性成或以小忠小信趨奉本官得其歡心閒或委其訪察屬員事跡則假公濟私作威作福其害更不可言矣從來胥吏之爲患有關吏治在精明廉察之督撫自能覺照而防範之而庸懦之督撫爲所欺而不知受其累而不悟者正不少也又如藩司掌通省之錢穀臬司掌通省之刑名案牘如山不得不仗熟練之書役爲之辦理而其中百病叢生舞文弄法之處不

可悉數朕素知此輩之情狀已經定例嚴申禁約今再行訓飭是在督撫藩臬等約束於平時訪察於臨事不因熟悉條例而輕聽其言不因善承使令而誤墮其術秉公駕馭用意防閑一有見聞即加懲治不存姑息之見不留回護之心如此則若輩雖欲舞弊而不能雖欲玩法而不敢矣儻任封疆岳牧之寄於一二管轄之書吏不能使之安分守法革面洗心又安能察吏安民詰姦禁暴成移風

易俗之治乎朕深爲庸懦之督撫藩臬恥之

六月丙辰

上諭內閣凡內外大小事務必據實辦理始得其是非之正合乎人心之公若有挾制之弊及苟且遷就之情則事不得其正而違乎人心之公其爲吏治風俗之患不小矣至於文武雖爲兩途然同爲朝廷之官同辦國家之事實爲一體所當和衷共濟據實秉公以盡勿欺之道聞得外省有文官已申文書而武

員恐其干礙或於中途掣回者或勉强令其更改者武既可以施之於文則文亦可以施之於武似此挾制成風苟且遷就何以得事之實情除事之弊竇況目前雖草率結局而嫌隙自此而生文武不和實始於此著督撫提鎮通行曉諭嚴加禁約儻所屬有犯此等情弊者卽據實叅奏毋得姑容

七月甲戌

上諭內閣虞書曰明四目達四聰先儒註曰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也蓋天下之患莫大於耳目錮蔽民情物理不能上聞則雖有勵精圖治之心而措置未必合宜究難成一道同風之盛是以各省督撫大臣於本章之外有具摺之例又以督撫一人之耳目有限各省之事豈無督撫所不及知或督撫所不肯言者於是又有准提鎮藩臬具摺奏事之旨卽道員武弁等亦間有之此無非公聽並觀欲周知外間之情形耳並非以奏摺

代本章凡摺中所奏之事卽屬可行之事也是以奏摺進呈時朕見其確然可行者卽批發該部施行若介在疑似之間則交與廷臣查議亦有督撫所奏而批令具本者亦有藩臬等所奏而批令轉詳督撫者亦有聽其言雖是而不能必其奉行之無弊則批令實心勉勵還朕一是字者凡爲督撫者奉到硃批之後若欲見諸施行自應另行具本或咨部定奪爲藩臬者則應詳明督撫俟督撫具題或咨部之後而後見諸施行若但以曾經摺奏遂藉口已經得旨而毅然行之則凡錢糧之開銷官員之舉劾以及苗疆之軍務地方之工程諸如此類督撫皆得侵六部之權藩臬皆得掣督撫之肘矣行之日久滋弊必多爲害甚鉅不可不防其漸也且各省文武官員之奏摺一日之間嘗至二三十件或多至五六十件皆朕親自覽閱批發從無留滯無一人贊襄於左右不但宮中無檔案可查亦

並無專司其事之人如部中之有司員筆帖
式書吏多人掌管冊籍繙閱規條稽查原委
也朕不過據一時之見隨到隨批大抵其中
教誨之旨居多今於教誨之處則未見敬謹
遵奉而於未曾允行之事件則以曾奏過三
字含糊藉口以圖自便有是理乎況朕曾降
旨凡摺中批諭之處不准引入本章以開挾
制部臣之漸則奏摺之不可據為定案又何
待言乎著將此曉諭各省奏摺諸臣知之若

督撫提鎮等以此愚弄屬員擅作威福准屬
員據實揭報或該部或都察院即行奏聞若
屬員等以此挾制上司肆志妄行著該督撫
提鎮等即據實參奏

十一月乙亥

上諭戶部向來各處落地稅銀大半為地方官
吏侵漁入己是以定例報出稅銀四百兩者
准其加一級後因查報漸多吏部定議報出
稅銀八百兩者准其加一級多者以此計算

年來地方官員皆知守法奉公凡有稅課皆
隨收隨報不敢侵隱其報出之數每倍於舊
額祇恐將來不無冀倖功名之人希圖優敘
以致恣意苛索擾累小民且落地稅銀非正
項錢糧有一定之數者可比侵蝕隱匿者固
當加以處分而爭多鬬勝者不但不當議敘
亦當與以處分其如何定議並如何議敘加
級處分之處著吏部戶部悉心妥議具奏

雍正九年辛亥二月乙卯

上諭大學士等陝甘二省年來辦理軍需雖皆
動用正項錢糧民間無絲毫之費然輸輓糧
運伺候差徭不無勞苦朕已降諭旨加恩獎
勉但必得地方大吏仰體朕心凡料理軍務
固不可任其延緩而過於迫急未免擾民查
核錢糧固不可聽其浮銷而過於苛刻必致
剝民督撫等大員嚴緊一分則州縣官必於
百姓加緊一倍如能寬容一分則小民必得
一分之惠武格馬爾泰二人急公之心皆切

但恐諸事過於苛迫可將朕旨傳諭凡承辦
州縣或於原額之外遲緩無多而其人之才
有可用者不妨姑示寬容其開銷物料脚運
之費亦必斟酌時價不可刻意核減但此旨
不可宣露於人恐有不肖之州縣借此遷延
浮冒其漸不可長也

雍正十一年癸丑正月丁亥

上諭內閣川省爲產米之鄉歷來聽商賈販運
從長江至楚以濟鄰省之用雍正九年巡撫

憲德以川省米價稍昂又復礙辦軍糈奏請
暫禁商販此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至雍正十
年川省收成豐稔米價平減憲德卽當奏請
開禁乃至今照前禁遏以致米穀不能流通
楚省不得川米之益甚非大臣公平辦事之
道況目今江浙有需米之州縣望濟於楚省
而該撫不令川米赴楚則鄰省何所資藉著
卽傳諭憲德速弛米禁毋蹈遏糴之戒

六月丙寅

上諭內閣從前雲貴廣西等處不法土司除首
惡懲治外其餘人等則令安插內地給以房
屋地畝俾得存養不致失所聞該省督撫等
不卽留心經理遲至一二年後始撥給房地
以爲養贍而地畝又相隔遙遠土司不能親
自耕作惟賴該縣知縣代徵糧穀賣銀移交
每年非被佃戶侵收卽被胥吏中飽有名無
實以致各土司饑餓困頓竟有私自逃匿者
重負朕體恤生全之至意著通行曉諭有安

插土司之地方令該督撫悉心稽查若有從
前辦理不善之處卽行更改並飭有司等不
時體察務令安全以受國家豢養之澤儻仍
疎忽從事必嚴加議處

庚午

上諭內閣京師至江南數千餘里行旅絡繹朕
於雍正七年特遣大臣官員前往督率地方
官成梁除道不惜帑金功成迅速又令道旁
種樹以爲行人憩息之所復降旨交與該地

方官隨時留心保護近聞官吏怠忽日漸廢弛低窪之地每多積水橋梁亦漸坍陷車輛難行道旁所種柳樹殘缺未補且有附近兵民斫伐為薪者此皆有司漫不經心而大吏不稽查訓誡之故也著傳諭該督撫等轉飭有司仍前整理或遇雨水泥潦隨損隨修不得遲緩其應行補種柳樹之處按時補種並令文武官弁禁約兵民毋許任意戕害儻有不遵將官弁題參議處兵民從重治罪

七月己丑

上諭戶部在獄囚犯舊例俱給口糧祇因各省額設之項有無多寡不同有司奉行不一即間有州縣官自行捐助亦不可以為常著通行各省督撫藩臬悉心詳查若府州縣額設之項歲有餘糧則當分給於不足之府州縣若本地原無額設之項或額數不敷應即公同酌量動支存公銀兩核實散給令監犯日食有資不至饑餒儻有刑書禁卒扣尅等弊一經發覺將該管官員一併議處

八月癸酉

上諭內閣朕聞直省督撫藩臬衙門俱有本房稿房掌案書辦一切官弁陞降刑名錢穀之事皆伊等查例呈稿繕寫承發督撫藩臬不過從中斟酌照稿簽行以致伊等把持操縱弊端種種直省皆然惟湖南更甚近來督撫藩臬衙門書吏雖經一體關防封鎖然往往巧通關節復將子弟戚友招攬傳遞事未入

則已有照應事未出則已有聲聞屬吏藉以鑽營伊等飽其谿壑在督撫藩臬等受國家重寄未有明知故縱之理但相沿日久習焉不知遂易為伊等之所朦蔽所當留心體察因地制宜防範周詳稽查嚴密務使弊絕風清始於地方有益從來任用書吏不過藉其諳練成例若果得老成明白之幕客諸事嫻熟可資商酌不使書吏得操其權自無可作之弊至於書吏積弊朕已深知但念伊等素

習科條兼曉文義非寔頑愚蠢者可比若督撫藩臬等動之以情理惕之以利害指其旣往之愆予以自新之路在今日之勤愼小心固可享安寧之福卽異日之役滿考用亦可邀上進之階伊等自知彝文作弊必累身家畏法奉公自收厚報詎未有不革面革心改途易轍者著督撫藩臬等將朕諭旨遍行訓飭嚴切提撕儻自此以後仍復怙惡不悛或遇本官庸愚爲其障蔽經朕訪聞定行查拏於各該處卽行正法決不姑貸

雍正十二年甲寅四月甲子

上諭內閣各省府廳州縣俱有地方民社刑名錢穀之責不應無故赴省謁見上司擅離職守是以律例定有處分朕復屢加訓飭通行禁約聞近年以來此習尚未盡除甚且庸陋屬員以奔競趨承爲務往往借稱公事逗遛省會冀博上憲之歡心而無識之督撫亦或習而不察不知已蹈曠官之咎矣地方事務有應調取屬員赴省辦理者該督撫自有酌量若本官任內之事必應面見督撫口稟者本不常有其他或用文書稟帖皆可通達事情候批指示何必遠離職守僕僕道途以致公事廢弛詞訟淹滯至於賀節祝壽尤屬有損無益之虛文若該督撫以此相尚俾屬員等爭先恐後則其人之識見可知又何能勝督撫之任耶著再行曉諭儻有仍蹈前轍者經朕訪聞將屬官上司一並嚴加議處

癸酉

上諭內閣五城司坊等官各有管轄之地越界拏人固不免滋擾然路遇鬬毆酗酒拐騙嚇詐之徒若因地非管轄遂置而不問以致逃遁無蹤亦非稽查整飭之道似應不論何地皆准其拘執移送該城司坊官聽詳該御史審訊發落至曖昧隱僻不法等事雖訪問的確猶非刻不可緩則准其密詳該城御史查拏並咨詳本城御史存案如此庶無推諉亦

不致攙越應如何定例飭行之處著九卿議
奏
九月辛丑
上諭內閣各省鹽政關係國計民生所當加意整理而兩淮鹽務之積弊更在他省之上此中外所共知者大約鹽法之行必以緝私爲首務兩淮行鹽地方江西河南有浙私蘆私之侵越而湖廣之川私粵私爲害更甚現今雖於各處隘口設立巡官巡役而地方文武

官弁不肯實力奉行一任兵役人等避難趨易罔利營私以致立法雖嚴而鄰私之肆行如故即在江南督臣亦不過責成所屬地方至咨會鄰省即未必有呼輒應此私販之所以難禁也年來朕留心訪問甚確用是特頒此旨曉諭湖廣等省督撫等務矢公心視鄰省之事爲己事嚴飭文武官弁同心協力家喻戶曉使川粵浙蘆之私鹽不敢越界橫行則兩淮積引易銷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

十月己酉
上諭大學士等朕思欲小民各得其所亦非必不可得之事如內外大小各官果皆知爲臣不易之道實心實力教養斯民雖不能風移俗易亦可使之安居樂業若以小民犯法謂伊自作自受與己毫無干涉是視斯民之痛癢漠不關心矣夫州縣不特民之父母亦民之師長也須刻刻提撕教誨不啻訓課蒙童與之講解自然漸漸明曉常見有諄諄與一人言而旁聽者竟能領會故知教導之法貴

優游漸漬非偶然宣講上諭便可謂教民也即如招冊內案件俱係爲上者不能教養所致而不肖有司尚敢營私壞法納賄徇情朕不知伊等實具何等肺腸天下上智之人不教而善者不可多得下愚不移者亦少惟中材之人最多全賴有司善爲訓迪見良善者扶持之見暴者懲治之使百姓曉然於良善之必獲福而兇暴之必取禍則誰不勉爲良

善之徒乎

雍正十三年乙卯三月戊子

上諭江南總督趙弘恩編立保甲先應審度地方之可行與否有司才力之能行與否毋得一味嚴急勉强從事儻地方或不相宜才力或有不逮反滋紛擾毫無裨益前代論治術者動稱社倉保甲二事然必須俯順輿情徐徐勸導相機酌宜而爲之方能奏效非如賭博宰牛私鑄盜匪等項但當繩之以法者之可比也且立法之初嚴似勝寬而不知過嚴之弊害亦隨之蓋寬徐則姦宄暫時潛跡而善良却不致株連嚴急則姦宄固無所容身而善良亦不免擾累矣總之爲政以得人爲要用得其人自能因地制宜順時敷教若不得人縱奇策神術徒美聽聞耳於事何濟

四月甲辰

上諭內閣縣令爲親民之官關係民生休戚最爲切近是以自古帝王愼重司牧之選以端

化民成俗之原朕亦屢降諭旨若果縣令皆能得人各治其邑各子其民竟可使閭閻之中無一夫之失所此非誇大之論也凡選用知縣者類多舉人進士出身之人其中才具可觀克稱厥職者固多而年老迂疎不諳吏治者亦復不少朕念其攻苦寒窗幸登科目不忍遽令放廢於是定以改教之例俾得邀一命之榮且居師儒秉鐸之席此朕隨材器使委曲成全之至意也況改補教職之後若果課士有方通曉吏治仍可膺卓異薦舉以爲上進之路此又在本人之自勉並未限以教職終其身也每見候選各員有年老才庸不稱縣令之任而苦不自量仍欲勉强謁選其意蓋以縣令爲榮希圖僥倖且以到任之後不能辦事仍可改補教職無礙於功名故爲苟且姑試之計殊不思邑宰之職民社攸關以不能勝任之人冒昧銓選及到任之後試看一年半載再請改教其間輾轉更換時

日已多寧務廢弛之患有必不能免者豈非庸碌貪位之人貽之咎耶嗣後科目出身之員若係揀選命往者到任後不勝縣令之任准該督撫以教職題請改補如係月選之員或年力衰邁或才識庸愚卽當於未選之先或臨選之際呈請改教若不自度量仍欲銓選卽縣該員到任後著該督撫留心察看或以才力不及或以溺職分別題參不得奏請改教以遂其自便之私如果有為人謹愼學問優通者著該督撫將應否改教之處具本聲明送部引見請旨

丁巳

上諭內閣廣東開採一事十數年來內外臣工奏請者甚多朕悉未准行上年總督鄂彌達巡撫楊永斌奏稱開採以資鼓鑄於粵民生計大有裨益言之再三朕發九卿確議旋經議覆准行後復有數人條陳極言其不應行今朕再四思維廣東近年以來年穀順成米價平減盜賊漸少地方寧謐與從前風景迥異今若舉行開採之事聚集多人其中良頑不一難以稽察管束恐為閭閻之擾累況本地有司現在勸民開墾彼謀生務本之良民正可用力於南畝何必為此僥倖貪得之計以長喧囂爭競之風此時正在計議之初停止甚易著該部卽行文該省督撫令其遵諭停止

五月癸亥

上諭內閣據山西巡撫覺羅石麟奏稱陽曲汾陽兩縣紳衿士民李杭卞時盛等情愿各捐銀兩存貯公所以為周恤比閭之貧民現在與各該地方官公同酌議或置田地或為營運因地制宜以垂永久等語夫所為樂善好施扶危濟困者大抵於水旱饑饉之歲散財發粟賑救窮黎又或於平常無事之時造義倉以儲米穀修橋路以便行人或置敦宗贍族之田設立養老育嬰之所凡此善事多端

必須出自本人之誠心而又親身經理並同休戚始可以惠鄉閭而收實效今石麟奏稱陽曲汾陽兩縣紳衿士民願捐銀兩存貯公所其作何措置之道俟與地方官公同酌議是該處並無現在應辦之事此乃另開捐納之條也若遇無才之有司經理不善必致爲胥吏之所中飽土棍之所侵蝕而不能裨益於貧乏之鄉人此人人能料及者而石麟如此辦理是何意見陽曲汾陽紳衿士民等既已捐助其樂善好施之念可嘉著將石麟奏摺及開報名單交部分別議敘並令石麟將各姓所捐之銀妥商位置務令地方得受實益勿致虛糜向後若有無故捐銀交官者與朕原旨不符俱著停止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七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八

敬天

雍正元年癸卯五月甲申

上諭禮部近日天時頗旱

皇考先年屢降

諭旨云大喪之後必有旱年

太皇太后

世祖章皇帝

皇太后皇后之事俱曾經過朕當此之時嘗恐懼於懷而未置也三月十二日雨雖霑足朕曾兩三次以儆惕之意曉諭衆人三月以來多風不雨遂覺旱乾再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地方連年雨水不調田禾歉收朕雖遣大臣官員賑救當此旱時民必皇皇朕心甚以爲慮朕在宮中久已盡心虔誠祈禱爾部亦虔誠祈禱諸大臣各敬謹齋戒

十月辛酉

上諭直隸巡撫李維鈞冬令之雪消蝗潤麥旣稱瑞應我君臣惟互相勗勉以恭迓

天庥不因瑞雪及時遂爾逸豫忘忽則一誠上格自必永承彼蒼之垂佑耳

雍正二年甲辰八月甲申

上諭江浙督撫等朕思天地之間惟此五行之理人得之以生全物得之以長養而主宰五行者不外夫陰陽陰陽者卽鬼神之謂也孔子言鬼神之德體物而不可遺豈神道設教哉蓋以鬼神之事卽天地之理不可以偶忽也凡小而邱陵大而川嶽莫不有神焉主之故皆當敬信而尊事況海爲四瀆之歸宿乎使以爲不足敬則堯舜之君何以望秩於山川文武之君何以懷柔百神及河喬嶽今愚民昧於此理往往信淫祀而不信神明傲慢褻瀆致干天譴夫善人多而不善人少則天降之福卽稍有不善者亦蒙其庇不善人多而善人少則天降之罰雖善者亦被其殃近

者江南奏報上海崇明諸處海水泛溢浙江
又奏報海寧海鹽平湖會稽等處海水衝決
隄防致傷田禾朕痛切民隱憂心孔殷水患
雖關乎天數或亦由近海居民平日享安瀾
之福絕不念神明庇䕶之力傲慢褻瀆者有
之夫敬神固理所當然而趨福避禍之道即
在乎此能敬則謂之順天不敬則謂之褻天
褻天之人顧可望綏寧之福乎詩曰敬天之
怒無敢戲豫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朕固

當朝乾夕惕不遑寧處以敬承
天意亦願百姓共稟此言內盡其心外盡其禮
敬神如在以至誠昭事而不徒尚乎虛文人
意即神意一念之感格自足以致休祥豈獨
一鄉一家之被其澤哉若百姓果能人人心
存敬畏必獲永慶安瀾著該督撫將此諭旨
令地方官家喻戶曉俾沿海居民一體知悉

雍正三年乙巳四月戊寅

上諭大學士等天人相感之理至微而實至顯
凡人果實盡誠敬自能上格
天心人君受
天眷命日監在茲其感通爲尤捷朕自臨御以
來敬
天之心夙夜警惕凡水旱災祲皆
上天譴責朕躬特示警戒內省身心之過愆外
考政治之闕失務期黽勉以回
天意用是上承
帝鑒有求輒應如今年三月十六日覽署山西

巡撫伊都立奏摺知平陽地方三春少雨朕
懷甚爲憂慮祗告神明齋心虔禱續據伊都
立奏報於十八十九二十等日得雨霑足三
月二十九日覽河南巡撫田文鏡奏摺知開
封一帶地方亢旱朕於四月初一日禱於神
明竭誠致敬刻不敢懈昨田文鏡奏報初三
日開封四境果得時雨可見天人感通之理
捷於影響益覺可畏可懼而不敢纖毫疎忽
也但恐督撫大吏於地方水旱之事不速行

奏聞則朕無從省戒以挽
天心致使旱澇成災閭閻受困此則地方大吏隱蔽之咎也嗣後督撫等於地方偶有水旱之事即據實速奏庶朕可及時修省爾督撫等亦宜省咎思過勤求民隱勿徒為祝禱之虛文以飾愚氓之觀聽朕此旨並非自謂精誠昭格欲以誇示於衆蓋實有見於天人之際感應不爽呼吸可通有善天既降福則有過天亦必降罰惟有兢兢業業時存戒懼盡

人事以仰邀
天鑒願日與諸臣交為勉勖而已

七月丙午

上諭大學士等舊歲直隸總督李維鈞奏稱畿輔地方每有蝗蝻之害土人虔禱於劉猛將軍之廟則蝗不為災朕念切恫瘝凡事之有益於民生者皆欲推廣行之且禦災捍患之
神載在祀典即大田之詩亦云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是蝗蝻之害古人亦未嘗不藉神力驅除也今兩江總督查弼納奏稱江南地方有為劉猛將軍立廟之處則無蝗蝻之害其未曾立廟之處則不能無蝗此乃查弼納偏狹之見疑朕專恃祝禱為消弭災祲之方也其他督撫亦多有奏稱設法祈雨禱晴者夫天人之理感應不爽凡水旱蝗蝻之災或朝廷有失政則
天示此以警之或一方之大吏不能公正宣猷或郡縣守令不能循良敷化又或一郡一邑之中風俗澆漓人心險偽以致陰陽沴戾災祲洊臻所謂人事失於下則天道變於上也故朕一聞各直省雨暘愆期必深自修省思改缺失朝夕乾惕冀回

天意爾等封疆大吏暨司牧之官以及居民人等亦當恐懼修省交相勸勉夫人事既盡自然感召
天和災祲可消豐穰可致此桑林之禱所以捷

於影響也蓋惟以恐懼修省誠敬感格爲本
至於祈禱鬼神不過借以達誠心耳若專恃
祈禱以爲消弭災祲之方而置恐懼修省於
不事是未免濬流而舍其源執末而遺其本
矣朕實有見於天人感應之至理而斷不惑
於鬼神巫禱之俗習故不惜反覆明晰言之
內外臣工黎庶其共體朕意
雍正五年丁未正月癸巳諸王大臣等
以黃河澄淸奏請受賀

上諭曰朕思
上天之錫福降災卽如人君之賞罰也若
上天嘉祐示以休徵而承之者驕矜縱肆怠惰
前修則將轉福爲災矣若
上天譴責示以咎徵而承之者戒愼恐懼省改
前愆則將化災爲福矣天人感應捷於影響
視其人之自取而
天心仁愛雷霆雨露均屬成就之恩一如君臣
上下之間用賞用罰無非曲成之使其遷善

改過也朕事
皇考四十餘年凡遇
聖諭訓責嘉奬恩寵此心皆以恐懼儆惕處之
一念愚誠深蒙
皇考垂鑒御極以後事
天之心卽當日事
皇考之心也乃數年之中休徵疊見難以悉數
稽諸史冊咸稱福慶而朕受寵若驚不以爲
喜實以爲懼蓋恐前此之受貺無因而後此
不能仰副也惟有君臣益加勉勵一德一心

恭承
天眷昔
皇考臨御初年偶有一二災祲之事此特兆三
逆之變亂由於氣數使然而
皇考朝乾夕惕誠敬交孚是以感格
上蒼錫以多福四海寧謐曆數綿長此天道彰
明較著者也朕卽位以來敷政宣猷豈足當
上天嘉貺惟有孝敬思慕

皇考之心實爲誠切或者仰邀
皇考昭察代籲
昊天黙祈福祐從前疊賜嘉祥今又有河淸之
瑞蓋許其已往而勉其將來也朕祗承之下
益深敬畏黽勉不遑若允行慶賀則沿襲頌
美之虛文大非朕戒儆之素志旣蒙
皇考錫以希有之瑞應告祭
景陵申朕感激惶悚之誠至上年朱家口河水
潰決朕敕諭河臣悉心修築今於十二月十

三日決口合龍越三日即有河淸之應具見
河神福國佑民功用顯著宜崇祀典以答神
庥該部察例具奏至所請陞殿受賀不必行

丁酉

上諭諸王大臣等朕每逢祭祀天氣必和藹去
年冬至祭
天蒙降瑞雪今日祭
太廟又有微雪可爲豐稔之兆此皆
天心黙佑朕躬故於祭祀之日示以休徵朕心
不勝忻慰然
天庥滋至人事益不可怠朕又不勝兢惕也爾
諸臣其共勉之

雍正六年戊申十一月癸丑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朕恭閱
太祖高皇帝實錄內
聖訓昭垂惟時以敬
天爲要務諄諄誥誡念茲在茲邇來又覽明太
祖本紀所載當時訓諭之詞亦皆原本敬

天之意是知天道昭明鑒觀有赫與人事感孚
捷於影響自古迄今神靈首出之君必皆以
欽崇時憲爲盛德大業所由成承烈顯謨所
由極此明太祖之開創規模與我
太祖高皇帝後先同揆良有以也夫天覆冒萬
物至高至遠而其實上際下蟠惟一理爲充
周人心之中稟賦自天其大公至正之理卽
天之所以爲天也朕臨御萬幾日深乾惕祗
求事事上合

天心至在廷諸大臣佐朕為理有贊襄輔弼之責一言一動皆在
上蒼降鑒之中亦當無時無事而不敬畏豈可蔽於一己之私不知旦明陟降之理乎茲朕特以素所躬行實踐者廣勅諸臣諸臣當每日於所欲言欲行之事一一揆度理義惕然內省必可以上對
天地下自對其祖禰而無愧無怍者然後舉而行之則以自知之明為自省之功時刻糾虔

庶無黍越盡事之純乎天理者即以討罰刑威加之於人而其實乃所以為善事之違乎
天理者即以慶賞賜予加之於人而其實乃所以為不善故凡違道干譽煦煦為仁自謂不愧於
天者乃悖
天之尤者也可不慎乎又若刑名之官職司邦憲為天下生命所關操生殺出入之大柄尤不可不知天道之精微凡議重議輕皆宜準之國法推之人情無枉無濫協於咸中乃可以為敬
天畏
天之實也故非特徇私利己之念毫不可萌即揣摩朕意妄為迎合亦萬萬不可夫人命至重自古帝王所最慎在朕之權衡成讞斟酌詳審原無成見於胸中諸臣有一毫迎合之見則私意障蔽天理無自而彰勢必宜寬而或嚴宜嚴而或寬既不能殫對越之誠又安

能適合朕意之所在乎爾諸臣果能以循理為矜恤以執法為常經寬猛咸宜至公至當則天理之所昭垂即必為朕心之所孚合是揣摩迎合之私原可以不事也朕念一德一心明良交泰之道無有大於事
天者是以不憚諄詳縷晰而著明之爾諸臣其敬聽無忽

雍正七年己酉三月戊午

上諭內閣嘗思歲時雨暘之各地不同者其故

或由於朝廷政事有所缺失或地方官吏乖其職守或民間習俗澆漓人心偽薄皆足上
干
天和致成災祲此理數之必然纖毫不爽者數年以來朕已諭之詳矣上年直隸通省地方收成豐稔惟宣化懷來保安三州縣獨缺雨澤朕心即疑地方官民恐有招致之由秋間口北道王棠來京朕令進見曾經諭及今據王棠摺奏宣化懷來保安等處去年夏秋亢旱今春他處皆得瑞雪而此地獨少二月間臣因公出境勘得雞鳴驛新保安之間有古惠民渠一道灌田數百餘頃旗民互訟歷三十餘年未曾結案臣詳勘渠道先剖曲直繼將上年所奉上諭再四宣布勸使回心一時旗民人等項頌皇仁即時感悟分渠共溉永息爭端果於三月初一二等日連降瑞雪平地尺餘春耕有賴萬民稱慶等語王棠此奏不過敷陳其事而實乃天人感應之至理蓋

人之所以為心即天之所以為心儻一方之中彼此猜嫌搆爭起訟人懷不平之氣斯天地之氣亦湮塞於一方不能和暢寬舒有不雨暘失序者乎古聖有言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萬方今朕此言非為人君寬解而推卸其責於臣民也君民上下原為一體嘗見直省督撫官員等每遇年歲豐登輒曰此皇上之洪福此語朕從不受朕無自私之福以天下人之福為福若吏治澄清民風淳厚以致時和年豐天下人各受其福即朕之福也若官吏壞法營私黎庶囂凌成習以致召為災異此皆用人不得其當化導未盡其方天下不能共受其福即朕之歉於福也人君原無可諉之責而臣民自有各盡之道朕以實心實政乾惕於上天下臣民果能黽勉修省同歸於善以感召於下則太和之氣流行於宇宙間災沴何自而生雨雪應時而降人歌樂利百室盈寧以同受

上天之慈惠豈不美歟著各省督撫通行所屬
咸使聞知
七月壬申諸王大臣奏賀滇省慶雲
上諭曰朕思雲霞之氣時結時散今慶雲屢見
於滇南地方自因該省大臣官弁兵民有感
格
上天之處始蒙錫此嘉徵以示恩奬但
天象之災祥由於人心之敬肆捷於影響呼吸
可通朕每承
天貺益深虔惕夙夜靡寧惟冀滇省官民愈加
黽勉始終一致以仰答
上天垂象之鴻恩
九月丙戌
上諭內閣上年直隸通省收成豐稔惟宣化府
屬之宣化懷來保安三處交界之地廣約四
十里長約百里獨愆雨澤頗覺亢旱今據直
隸巡農御史舒喜奏稱京畿一百四十州縣
築場納稼百穀咸登各府州縣之收成冊報

八分九分十分不等老幼得所共慶有秋惟
宣化府屬宣化西寧蔚縣三處今年六七月
間有冰雹之傷禾稼稍損朕思天人感應之
理纖毫不爽連年以來直隸通省雨澤應時
西成豐稔而宣化府屬之數州縣地方兩年
之內有亢旱冰雹之災此必地方官民政治
有缺風俗不淳是以
上天顯示儆戒欲其警醒悔悟翻然悛改於將
來也官斯土者宜敬謹修省以免過愆著遍
行曉諭勸導令所屬百姓消亢戾澆漓之風
敦和睦忠厚之行共為良善以迓
天庥而此數州縣之紳衿士庶尤當深感
上天垂象示儆之恩各捫心自問若有幾微匪
僻乖戾之念即猛加省改並交相勸勉俾比
閭族黨興仁講義共成親遜良善之俗則以
和召和雨暘時若之應
天必錫之以福矣
十一月癸酉

上諭滿漢文武大臣等今日冬至祀
天於
圜丘天氣晴明和藹迥異乎時朕御極以來時
時默禱凡遇
壇
廟祭祀典禮所關皆求
上天賜以晴和天氣而齋戒之日朕必虔誠敬
謹以爲昭格之本不敢絲毫怠忽乃數年之
中蒙

上天鑒察朕心每逢祭祀典禮或先期風雨或
過後陰寒而本日行禮之時必晴霽暄和此
萬耳萬目所觀瞻歷歷不爽者天道至公惟
祐善人一念善天錫之福一念不善天降之
災且天道至近時刻照臨於前後左右帝王
有帝王之天臣工有臣工之天即匹夫匹婦
亦有匹夫匹婦之天舉首即是動念即是不
以貴賤殊亦無須臾離也善惡之報全視乎
其人之自取即如播種者種稷生稷種黍生

黍又如擊器者擊金則爲金聲擊石則爲石
聲此一定之理無可疑者然其善惡之分又
必視乎其心之公私所謂私者不但徇情枉
法婪贓受賄然後謂之私有沽名邀譽之念
亦是私有計較利害之念亦是私有迎合君
上之念亦是私必將毀譽得失全不計及只
一念順理而行以俟天命此乃所謂誠也然
必敬而後能誠古之聖賢以主敬爲本惟其
主敬是以念茲在茲不愧屋漏無慚衾影處
處可以對天則不善之念何自而萌乎既無

不善之念則是一身之中方寸之內有獲福
之基無招禍之理焉有不荷神明之默佑而
順適暢遂者乎爾諸臣試遵朕言而行自然
覺悟自有效驗也總之爲君爲臣之道只有
敬天勤民二端而用人行政即在敬天勤民
之內爾等於當領祿受賞之際咸感激朕恩
不知朕之所以自奉與逮及大小臣工者皆
百姓之脂膏也君若臣共受百姓之奉養而

於敎民養民之道漠不關心聽其失所清夜
捫心何以自安尚云可以對
天地而無慚乎吾君臣當共勉之
十二月辛酉
上諭內閣朕御極以來七年之中未遇日食之
異今據欽天監奏稱庚戌年六月初一日日
食九分二十二秒朕心深爲畏懼想由朕之
政事有缺用人敷治之間未爲允當或內外
臣工不能敬謹奉職民情尚未舒暢以致上

干
天和垂象示儆朕寤寐之中時刻修省內外臣
工等各宜悚惕恪盡厥職共相勉勗以稟
天戒但期各矢誠心不必以空言回奏
雍正八年庚戌六月丁卯
上諭內閣江寧織造郎中隋赫德具摺奏稱本
年六月初一日日食之期江寧地方先期陰
雨至午後則天色晴明萬物共見日光無虧
地方咸以爲瑞特行奏賀等語朕彼時卽批

諭切責隋赫德此並非伊職掌應奏之事且
以識見庸鄙之人而輕言
天象尤屬誕妄又山西巡撫覺羅石麟奏稱太
原等處濃雲密雨日食不見朕亦降旨切加
申飭矣從來
天象之災祥由於人事之得失若
上天嘉佑而示以休徵蓋欲人之知所黽勉永
保令善於勿替也若
上天譴責而示以咎徵蓋欲人之知所恐懼痛

加修省於將來也凡爲人者受
天嘉佑而或驕矜縱肆怠惰前修則將轉福爲
災矣受
天譴責而或戒愼悚惕省改前愆則將化災爲
福矣此天人感應呼吸相通之理朕所日日
訓示天下臣民者況
天之錫福降災卽如人君之賞罰也凡爲臣者
受賞一次則終身當有奮勉感激之心受罰
一次則終身當有儆惕抱愧之意安有過後

即淡漠置之僕萬有賞罰之時而復知感懼者乎雍正八年六月初一日之日食乃
上天垂象以示儆所當永遠敬畏勿忘兢業之心詎可以偶爾觀瞻之不顯而遂誇張以稱賀乎山西地方偶值陰雨不可以槩天下至隋赫德所稱江南日光不見虧缺朕推求其故蓋日光外向過午之後已是漸次復圓之時所虧止二三分是以不顯虧缺之象昔年遇日食四五分之時日光照耀難以仰視

皇考親率朕同諸兄弟在乾淸宮用千里鏡四週用夾紙遮蔽日光然後看出考驗所虧分數此朕身經試驗者若果虧蝕不及分數則係欽天監推算之誤又豈可因此而怠忽
天戒稍存縱肆之心乎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一日日食是時我
皇考降旨日食雖人可預算然自古帝王皆因此而戒懼蓋所以敬天變修人事也若庸主則諉諸氣數矣去年水潦地震今又日食意必陰盛所至豈可謂無與人事乎可諭九卿如有人事應修改者悉行奏聞
皇考敬
天之心誠切如此是以
上天眷佑本年即成蕩平噶爾丹之大功邊方寧謐中外歡騰此即轉災爲福之明徵也又康熙五十八年正月初一日日食
皇考在宮敬謹齋肅
特命朕同諸皇子赴禮部衙門虔誠禮拜是日陰雲微雪未曾顯見

皇考諭廷臣曰京師雖未曾見別省無雲之處必有見者況日值三始人事不可不謹或有缺失之處諸臣應商酌確議此皆我
皇考之垂訓子孫臣民者今見外省臣工中有因今年日食不顯而生欣喜之心爲慶賀之奏者甚屬非理大違朕心特諄切宣諭俾中外臣民共知之
八月己酉甘肅巡撫許容疏報積石關

至撒喇城查漢達斯等處黃河澄清
上諭內閣朕從來不言祥瑞年來各省奏報慶
雲醴泉鳳凰芝草之屬悉皆屏却惟務君臣
士庶修德行義以承
天眷屢頒諭旨詳矣今年春降旨於河州口外
地方恭建廟宇以答河神福國佑民之賜而
彼地河流即昭上瑞顯著休徵益見天人感
應之理捷如影響若求之不以其道或以已
事或出私心則不但不能感通且上干明神

之怒惟以公心爲昭事之本必蒙
上天垂鑒而默佑之其益加勉勗夙夜敬謹以
受
天恩
甲寅諸王滿漢文武大臣等以河州地
方黃河澄清合詞奏賀并請宣付史館
垂示永久
上諭曰朕從來不言祥瑞諸王大臣等久已深
知朕心朕之祇事

上帝神明惟以公誠一念爲昭格之本果蒙
上天垂鑒頻年顯示嘉祥觀公誠之感通捷
如此則懷不公不誠之心者豈能逃於
上天之譴責乎朕心不但不敢矜誇且因此倍
加乾惕更願天下臣工士庶各矢公誠之念
以受
上天之恩著照王大臣等所請宣付史館俾世
世子孫臣民恪遵朕訓以綿福澤
九月庚寅

上諭內閣今年八月十九日地動朕恐懼修省
以凜
天戒兹將夏秋以來朕躬靜攝不能勤敬如前
以致上干
天和引過自責曉諭天下今經一月矣地氣尚
未全寧又值兩次陰雨朕軫念露處之民恫
瘝乃身未嘗不願與之共此苦也惟是天地
之災祥皆由於人心之感召朱子曰吾之心
正而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而萬物之氣

亦順然則天地之心安有不正者其或有不正乃從人心之所感天地豈有降災於人之理也尚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人人有感格天地錫福降殃之理遇災而懼上下貴賤當同此心乃顯而易見之理也當地動之日朕偶先登舟是以並未受驚卽旣動之後城內宮中及圓明園宮眷子孫長幼內外侍從數百人悉皆安吉豈非

上天示儆之中仍賜護佑耶今者地動之象久而未定雖當日曾經

皇考訓諭曰大動之後必有微動康熙十八年地動至一月有餘又曾見書籍記載明成化時地動至二十三日是地動經月之久亦向來之所有者然虔修人事以轉移

天心必須君臣上下各殫其誠悃朕身居帳幕之中寤寐悚惕寢食靡寧者已一月有餘矣願爾大臣官員士庶兵丁等人人誠心感激

上天示儆之深恩返衷自問思過省愆不但惡事邪念急宜掃除卽怨尤抑鬱之心亦當屏絕則

天高聽卑必垂照察不但地土寧靜共獲安居且可永免

上帝之譴責斷無再罹險阨之虞也朕非以地動之異諉過於臣工黎庶也朕之平生先責已而後責人先自勉而後共勉願天下臣民共知朕心

雍正九年辛亥六月壬寅

上諭內閣今年仲夏以來京師雨澤愆期日前甚覺亢旱朕於宮中齋心虔禱尚未仰蒙

天降甘霖展轉思維從來

上天之錫福降災悉由於人心之感召尚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古人又曰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至也人自成之蓋

上天慈愛爲心斷無降災於人之理其遭值水旱饑饉者皆由天下人之自取所當恐懼修

省以稟
天戒若因此而或生怨尤之心則其獲罪更大
而爲無忌憚之小人矣朕深明此理時刻自
儆切切冀望天下臣民共修趨吉避凶之道
以承受
上天之恩數年以來諭之詳矣今茲亢旱之象
或由於朝廷政事之有闕或由於臣工職業
之不修或由於士民心術之不善有一於此
皆足以干

天和而致祲沴儻有無知小人不察人事感召
之故不知
上天垂象之意狂肆冥頑敢生怨懟則乖戾之
氣自外生成
上天雖欲寬宥而不可得矣朕兢兢戒懼夙夜
靡寧再四推求欲得致旱之由急行改易凡
屬臣工均當撫躬自思何處不能稱職何事
應當獲譴一一省察而悛改之至爲士爲民
者雖無治人理事之權而舉念之純疵居心

之善惡
天高聽卑實垂照鑒苟無自作之孽必不遭難
逭之條總在吾君臣士庶各自捫心省愆思
過勿推於他人而存自恕之念勿諉諸氣數
而忘儆惕之心則和氣致祥時雨甘霖必仰
邀
上天之恩賜勉之勉之著將此旨通行曉諭在
京官弁兵民人等咸使知悉其近京省分若
有缺雨之處著一體宣示

雍正十年壬子正月乙亥
上諭內閣京師自冬及春未得雨雪畿輔地方
及近京各省雖有奏報得雪者亦未普遍霑
足因思上年十一月十五日月食據欽天監
觀候曾引占書燕趙旱禾麥有傷之語朕心
甚爲憂懼擬於正月祈穀之期虔禱
上帝以迓
天和後因朕躬偶感風寒醫家奏請避風靜攝
是以未曾躬親祀典此心愈加乾惕惟茲數

月以來雨雪未降顯係
上天垂象以示儆甚可畏也朕虔誠修省體察
政治之缺失以期仰格
天心大學士九卿等各宜恪愼齋戒至誠祈禱
尤當洗心滌慮殫職奉公以爲敬
天祈福之本京師爲四方輻輳之地民食浩繁
更宜豫爲籌畫至於該督撫等各自敬謹修
省外所屬地方雨澤之有無播種之遲早務
期悉心訪察先事圖維儻二麥歉收必思患
預防勿使黎民有乏食之虞方不負朕之委
任儻有玩忽隱飾等弊經朕訪聞必加嚴譴
內外大臣等領此諭旨務在實心奉行不必
以空言覆奏

五月丙子

上諭內閣尙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逭此甚言自作孽之不可也
天心仁愛必不作孽於人凡禍福災祥之來皆
由人事之感召而

災本無心也卽如地方之水旱災荒必有所自
或由於朝廷政事之缺失或由於臣工職業
之乖差或由於有司教令之煩苛或由於民
閒風俗之澆薄有一於此皆足以干
天和而致沴戾是以數年來每當晴雨不時朕
必虔心修省思過省愆切諭大小臣工戒懼
悚惕以凛
天戒但思天下人民衆多良頑不一或有愚昧
無知因饑饉困厄而生愁怨之心者夫平時
心術詐僞習俗乖張仰蒙
上天垂象示儆而又不自改悔轉相怨懟竟忘
上天降罰之由來視爲己身無辜而獲譴者背
天逆理莫此爲甚朕卽修省祈禱亦未必能代
伊等解免而寬其罰也每見一州一縣之中
相隔不遠而雨澤多寡不均收穫豐歉各異
此卽顯而可見者朕並非諉其責於天下臣
民也臣職之有虧民風之不厚皆朕之過所
望天下臣民遵朕訓諭各盡其道以爲敬

天之本偶逢旱潦逾加悚惕瘝瘵之中不敢有幾微怨望不平之意如此則和氣致祥必能轉災為福思之勉之

八月己巳

上諭山東巡撫岳濬今歲春月東省郡邑雨澤愆期而兗東二府為尤甚朕心憂慮遣官發粟糶賑兼施從前嗷嗷待哺之民有所倚恃心志安貼豫順之氣感召

天和遂得連沛甘霖轉荒歉而為豐稔即目前

之事觀之益知朕平日切切以天人相感之理訓示天下臣民者確乎其不爽也民為邦本食乃民天凡為官者思欲感召

天和必以暢悅民情為本平時與百姓同其好惡不使閭閻有抑鬱之情偶值雨暘之不均旱潦之將兆即據實奏聞俾朕得早為百姓經營以為補救挽回之策在民則當安分循理共敦善良偶遇災祲即思招致之有由恐懼警惕不敢因困苦而生愁怨之心如此上下交修官民胥勉將見和氣致祥災沴不作比戶享盈寧之福矣勉之勉之

雍正十二年甲寅八月戊午

上諭內閣從來天人感應之理捷於影響朕自臨御以來每遇水旱災祲即恐懼儆畏思政事之缺失處加省改不肯諉其過於臣民惟是

上天之降災往往盡地分疆廣狹不一有鄰省俱獲豐登而一省獨遭荒歉者亦有通省皆

收而一府一縣或一鄉一里獨罹災沴者此豈

上天有所厚薄於其間哉或由彼地之文武官弁政令乖舛或由本鄉之人庶風俗澆漓其招致之由必非無故不可不敬凜

天威上下各自省畏也即如雍正六年直隸通省地方收成豐稔惟宣化府所屬之宣化懷來保安三州縣交界之處廣約四十里長約百里獨愆雨澤甚覺亢旱是年冬月他處皆

得瑞雪而此地獨少此必地方文武大員不能妥協或無知愚民有干和氣之所致今年六月間又聞宣化地方苦旱七月杪又有被氷雹之處其大有如拳如鷄子者田禾多被損傷朕思氷雹雖北方所時有而宣化鄉村被災獨甚爲近來所罕見可見
上天垂象屢屢示儆於宣化者顯然若彼地官民或視爲氣數之適然而不知恐懼戰慄思過省愆是不知敬
天畏
天而爲無忌憚之小人矣其何以感召
天和享百室盈寧之慶乎著該部將朕此旨通行曉諭宣屬文武官員兵民著人人各自省疚共戴
上天垂象示儆之意以迓將來時和年豐之福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八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九

法祖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十一月丁酉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先因京師米價騰貴
皇考宵旰焦勞特命朕查視各倉彼時見倉糧
充溢露積不少因請將應行出倉之米迅速
辦理蒙
旨俞允朕今仰體

皇考軫恤民生至意務令米價漸平著交與監
督張坦麟陳守創等會同倉場總督帶領工
部賢能司官將倉廒確實料估應修補者速
行修補應添建者於明歲春初添建所需錢
糧動用捐貯驛站銀兩其應否補項之處再
議此事並非此時應下之旨係遵奉
皇考原下之要旨是以特諭

是日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
皇考念切天下兵民生計因京師米貴焦思極
慮當
龍馭上賓之時猶惓惓未釋於懷向來口外米
穀不准運進口內而燒鍋仍照常開設可速
令口外米穀准其進口其開設燒鍋著行禁
止

雍正元年癸卯正月戊子大學士等議
奏纂修
聖祖仁皇帝實錄事宜

上諭曰
皇考御極六十一年
聖謨神烈甚多卿等督率各官務期悉心敬纂
速輯告成俾永垂方冊以副朕繼述顯揚先
德之意

四月乙丑

上諭翰林院自古帝王臨朝施政右史記言左
史記動蓋欲使一舉動一出言之微無不可
著為法則垂範百世也

皇考聖祖仁皇帝英年踐阼卽設日講起居注官於詞臣中擇其才品優長者以原官兖補鉅典茂昭度越前代誠爲聖帝哲王之盛事御極六十一年紹精一執中之統勵敬天勤民之心文謨武烈經緯萬幾盛德日新大業鴻顯天下臣民仰瞻至治不啻日月麗天江河行地莫不敬信悅服記注之臣美不勝書

皇考聖祖仁皇帝謙德彌光聖不自聖唯恐史官或多溢美之詞故康熙五十六年以後裁省記注祗令翰林五員於理事時輪侍班行凡有重務要旨仍令內閣諸臣記而存之意至周深也玆朕纘承大統夙夜兢業日昃不遑思所以上繼皇考功德之隆下致四海晏安之治顧惟凉德深懼負荷之難今御門聽政之初益當寅畏小心綜理庶事咸期舉措允宜簪筆侍臣何可闕歟當酌復舊章於朕視朝臨御祭祀

壇廟之時令滿漢講官各二人侍班不獨記載諭旨政務或朕有一言之過一事之失皆必據實書諸簡策朕用以自警冀寡悔尤庶幾凜淵氷之懷以致久安愼樞機之動以圖長治其仍復日講起居注官如康熙五十六年以前故事衙門卽遵旨行

雍正二年甲辰二月丙午初

聖祖仁皇帝御製上諭十六條頒示八旗及直省兵民人等自綱常名教之際以至耕桑作息之間本末精粗公私鉅細各舉要領垂訓萬世

上以各條遵行日久慮民或怠宜申誥誡以示提撕廼復尋繹其義推衍其文共得萬言名曰聖諭廣訓並製序文刊刻成編頒行天下序文曰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記曰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此皆以敦本崇實之道為牖民覺世之模法莫良焉意莫厚焉我

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德洋恩溥仁育萬物義正萬民六十年來宵衣旰食祗期薄海內外興仁講讓革薄從忠共成親遜之風永享昇平之治故

特頒上諭十六條曉諭八旗及直省兵民人等自綱常名教之際以至於耕桑作息之間本末精粗公私鉅細凡民情之所習皆

睿慮之所周視爾編氓誠如赤子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萬世守之莫能易也朕纘承大統臨御兆人以

聖祖之心為心以

聖祖之政為政夙夜黽勉率由舊章惟恐小民尊信奉行久而或怠用申誥誡以示提撕謹將

上諭十六條尋繹其義推衍其文共得萬言名

曰

聖諭廣訓旁徵遠引往復周詳意取顯明語多直樸無非奉

先志以啓後人使羣黎百姓家喻而戶曉也願爾兵民等仰體

聖祖正德厚生之至意勿視為條教號令之虛文共勉為謹身節用之庶人盡除夫浮薄囂陵之陋習則風俗醇厚家室和平在朝廷德化樂觀其成爾後嗣子孫並受其福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理豈或爽哉

雍正四年丙午九月戊戌

上御乾清宮西暖閣召皇子諸王大臣等賦詩

賜宴

親製序文宣示諸臣曰朕繼大統惟朝乾夕惕兢兢仰法

皇考期賢哲盈廷民康物阜永承至隆之

聖治嘗思古之明良賡歌喜起君臣一德同心曠代為之欣慕今在廷臣工協衷以資贊理

顧瞻濟濟皆我
皇考數十年教育栽培之所詒也是以庶政具舉兆民樂業朕實嘉賴焉康熙二十一年春
聖祖於乾清宮開昇平之讌振賡揚之歌盛稱一時美冠千古今丙午九月節屆重陽覽百穀之斯登忻三農之有稔光風溢目海宇澄清爰集王公卿尹用陳几筵笑言勿禁威儀不拘相悅於一堂弗限夫三爵然禮著享燕之義詩有嘉賓之詠古君臣於飲食燕會間

即具獻納拜颺之典也唐虞文武之世休風如昨朕與諸卿宜則傚之今用柏梁體朕爲倡始諸卿遞成篇什今日也非徒命酒徵歌揚華摛藻蓋欲昭
聖祖養育之深恩朕廷泰交之雅會垂之奕世永傳斯事云爾

十月戊辰

上諭諸王大臣等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富有四海而躬行儉德撙節愛養以爲保惠萬民之本此中外臣民所共知者從來宮中服御之具惟尚質樸無華至於古玩器皿皆尋常平等之屬竟無一物爲人所罕見可珍奇者此等事朕向來且不深知則外廷臣工又何從而知之朕即位後偶令內監將大內所有玩器稽查檢點並將避暑山莊等處歷年陳設之物其中可觀者皆取回宮中看來較朕藩邸所藏尚屬不逮益欽服我

皇考之至德即此一節已超越前古矣偶因閒暇憶及實不忍令
皇考盛德異日湮沒而不彰特書此以留示子孫俾知
皇考之節用愛人戒奢崇約不獨溥鴻恩於萬姓亦且留厚福於子孫而世世追思
聖德祇遵
聖訓敬謹奉行毋稍踰越此又人人所當自勉者也

十一月己亥
上諭內閣帝王體國經邦政治所施惟準乎道
理之至當寬嚴賞罰各得其宜若一涉利弊
二字便入於私是以孟子云仁義而已矣何
必曰利蓋仁所以休養安全義所以裁成化
導也朕嗣承大統四年於茲凡政教號令皆
遵法
皇考
皇考在位六十一年

聖謨弘遠
諭旨周詳紀綱法度靡不備舉特當時臣下或
有陽奉陰違不能實力遵行者或有事經歷
久漸至廢弛者朕在藩邸時知之甚悉即位
以來仰體
皇考仁育義正之心屢降明旨諄諄誥誡無非
欲內外大小臣僚咸恪遵
皇考之良法美政實心奉行以共成久安長治
之盛是朕所行之政皆
皇考已行之章程朕所申之令皆
皇考已申之寶訓實未嘗有所減省增益也特
以歷年既久新進疎遠之臣未能悉知見朕
所施之政令遂以為從前所未有而淺陋寡
識之人往往於陳奏內有衆利皆興諸弊俱
除之語朕經理天下凡用人行政悉本大中
至正之心事至而應惟理所當然從無計及
利弊之私意如謂興利除弊則凡平治道路
疏濬河渠修葺城垣開墾田畝此國家經野

之常典而可謂之興利乎年歲豐歉不齊設
有水旱為之賑饑平糶蠲賦緩徵此朝廷軫
恤之恒政而可謂之興利乎老人應賜以衣
食則賜之孤獨應䘏以錢物則䘏之勸以孝
弟本小民自有之天良勗以耕桑因閭閻各
盡之職業而可謂之興利乎至於盜賊奸宄
法所應誅貪官污吏法所應黜豪紳劣衿法
所應鋤而謂誅盜奸與貪污鋤豪劣為除弊
可乎情罪重者寘以刑辟情罪輕者寘以矜

釋此又謂之除弊可乎欲正民風而端士習不得不戒之用休董之用威也將以此爲興利乎抑除弊乎念習俗之流於奢靡也朕躬行節儉以身示天下慮農人之惰於南畝也朕親爲耕耤以身先天下將以此爲興利乎抑除弊乎夫存興利之心卽有不利之害有除弊之意卽爲啓弊之端由此類推治道安得有利弊之名朕又何嘗有興利除弊之舉也

皇考六十餘年豐功偉烈布在方策皆因事治事以人治人從不居興利除弊之名而以此頌揚朕之政事朕實不敢當朕亦不願當也外省督撫諸臣未能深悉朕意爲此曉諭知之

雍正六年戊申八月己丑

上諭內閣

世祖皇帝御製人臣儆心錄刻板收貯禮部著交武英殿將滿漢文各印千本進呈其板內字畫圈點有應加修整者著武英殿人員校看辦理

雍正七年己酉八月丁未

上諭內閣朕自御極以來時時以牖民覺世爲懷是以告誡臣工訓誨士庶化導兵弁者周詳往復不憚煩勞無非欲其慕義嚮風遷善改過共遊於蕩平正直之途也凡此詔諭所頒皆以

皇考之心爲心以

皇考之政爲政繼志述事率由舊章當時

聖諭之所啓廸包涵者朕則闡揚而詳發之其中間有因革損益先後不同者則因時制宜化裁變通之道也惟是歷年諭旨或因一省而發或因一事而發有司等照例宜示於該管之處其別省遠地豈能一一周知且傳寫悉經書吏之手字句之間往往錯訛遺漏夫欲使薄海之廣臣民之衆遵道遵路易俗移風必使天下之人備聞朕訓深知朕心庶幾

感發奮興以為進德修業之助今王大臣等
合詞奏請上諭刊刻有裨益於人心吏治著
照所請行朕亦不敢謂朕之諭旨可以有勞
來匡直之功惟冀億萬臣民共知朕提撕儆
戒之苦心耳

九月乙酉

聖祖仁皇帝治河方略編纂告成

上諭內閣朕惟
聖祖仁皇帝軫念民生而於黃運兩河尤廑

聖懷自甲子以迄丁亥六次
親歷河干指授方略一切修築堵塞事宜無不
出自
宸衷規畫數十年來
聖謨睿訓備載此書凡有河防水利之任者皆
應悉心詳閱奉為法則著繕寫三部發給河
臣孔毓珣嵇曾筠尹繼善令其敬謹閱看必
於河務大有裨益但河性遷移或今日情形
與昔年有不同之處著孔毓珣等三人會同
商酌具奏又當年或有奏
旨案件此書未經載入而該衙門有檔可稽者
亦著查明具奏

雍正八年庚戌二月乙巳諸王大臣奏
本年正月二十五日
景陵寶城山上產靈芝三本請宣示史館永紀
鴻庥

上諭曰
景陵寶城山上首春產瑞芝三本諸王大臣等

奏為朕純孝之所感孚朕撫躬自問生平事
我
皇考不敢當純孝之名但誠敬之心數十年如
一日自御極以來不但一言一事仰體
聖心而後見諸施行即夢寐之中一念舉發從
無有知其不合
聖意而敢存於胸臆者諸王大臣等稱朕以
皇考之心為心此實朕之悃忱至云朕以
皇考之政為政朕之才力遠不逮我

皇考畢凡言敍敷治之間雖黽勉效法究不能
企及於萬一何能致芝草之嘉祥諸臣以此
歸美於朕朕不居也實因我
皇考之聖德神功際天蟠地深仁渥澤積厚流
光
上天特欲顯示天下臣民是以數年之中三見
芝英於
陵寢以今之歷宿雪而挺生當首春而呈瑞稽
諸史冊更屬罕聞朕感

上天昭示之洪恩叨
皇考貽謀之景福慶幸歡欣不敢不宣布於衆
庶使天下後世臣民知
上天之眷祐
皇考與
皇考之垂裕萬年者即瑞芝之一事明顯昭著信
而有徵固如是也著照所請宣付史館
雍正九年辛亥十二月己酉恭纂
聖祖仁皇帝實錄聖訓告成諸王貝勒貝子公
及文武各官等奏賀
上傳制曰
皇考聖祖仁皇帝厚德豐功彌綸宇宙光天之
下知識之倫莫不霑被
聖化歌詠太平朕纘承統緒於
皇考一言一動時時奉爲法守爰命大學士等
恭輯
實錄聖訓茲者纂修告成朕得朝夕誦述身體
力行亦俾萬世子孫臣民欽遵弗替朕心慰
悅與卿等同之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九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十

文教

雍正元年癸卯正月辛巳

上諭督學朕惟自古帝王皆以興賢育才為務
我國朝自
太祖
太宗肇造鴻圖
世祖定鼎中夏首隆學校加意人才開國規模
超越前古至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一年培養教育樂
育涵濡深仁厚澤有加無已
御纂訓飭士子文頒布學宮東西南朔海澨山
陬戶習詩書家敦禮樂遐邇無不嚮風文教
之隆莫過於此矣朕纘承大統遵守舊章夙
寐求賢惟恐或失念學校為士子進身之階
督學一官尤人倫風化所繫遴選各省學臣
倍加鄭重爾等須廉潔持身精勤集事實行

文風兩者所當並重若徒事文華而不敦崇
實行猶未為盡職也表揚忠孝節義崇祀先
聖先賢訪求山林隱逸搜羅名蹟藏書而衡
文一道專以理明學正典雅醇潔為主古人
云言乃心聲氣由風養必士品端而後文風
正他日為國家柱石為朝廟羽儀不綦重歟
勿私納苞苴勿瞻徇情面勿輕視武途勿濫
取稠廕勿矯激沽名勿昏庸廢事勿卑汚廢
節勿驕暴陵人胥吏必謹關防幕客尤宜選
擇如此則內外交勵本末兼修上不負朝廷
下不愧多士朕耳目所及必有見聞若罔識
聲名廉隅不飭國有常憲罰必隨之尚其勉
旃毋忽

五月乙未

上諭吏部國家大典首重掄才必主司鑑空衡
平內外簾官協心共事加意釐剔放榜後方
得士心悅服京師首善之地關係尤重朕於
雍正元年特行開科并廣額數欲振興文教

俾單寒績學之士人人自奮今順天主考朱軾張廷玉公慎自矢細心搜閱盡拔佳文內外簾官亦能各自淬礪屏除弊端榜發之日輿論翕然朕心甚爲嘉悅其酌加議敘用示優獎兼使嗣後考官咸知激勸以副朕興賢育才之意

己亥

上諭大學士等孝經一書與五經並重蓋孝爲百行之首我
聖祖仁皇帝欽定孝經衍義以闡發至德要道誠化民成俗之本也鄉會試二場向以孝經爲論題後改用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夫宋儒之書雖足羽翼經傳豈若聖言之廣大悉備今自雍正元年會試爲始二場論題宜仍用孝經庶士子咸知誦習而民間亦敦本勵行卽移孝作忠之道胥由乎此又聞各省鄉試房考凡州縣官由科甲出身者止許入闈一次夫考官以秉公精鑒識拔人才爲主

何論曾否入闈嗣後凡遇鄉科各省督撫臨場調齊科甲出身之員不論已未分房監臨試以時藝一篇其文理優長者爲內簾房考荒疎者供外場執事則分校得人而佳文盡拔矣朕於雍正元年開科廣額總欲鼓勵人才興起教化著該部通行直省督撫俾副朕崇教育才之意

七月丙午

上諭禮部湖南士子赴湖北鄉試必經由洞庭湖湖水浩瀚無涯波濤不測六七月間風浪尤險間有覆溺之患朕心甚爲惻然或至士子畏避險遠裹足不前又非朕廣育人材之意今欲於湖南地方建立試院每科另簡考官俾士子就近入場永無阻隔之虞共遂觀光之願明年二月爲鄉試之期爾部可卽行文湖南巡撫若能於二月之前預備場屋則於明春卽分湖北湖南兩闈考試倘爲期已迫預備不及則於下科舉行至於湖廣通省

取中原有定額今既分兩闈其取中之數應如何分別之處著湖南湖北巡撫公議湖廣總督從公酌定具奏

十一月乙巳

上諭大學士等向來庶吉士學習淸書散館之後每至荒廢殊爲可惜嗣後淸書散館之翰林不可令其荒廢今年新科進士選拔庶常朕意學習淸書者少派數人令其盡心學習務期通曉散館後亦不可荒廢或在翰林或在部曹卽令與滿員一同繙譯如此方實有裨益新科進士於引見之前朕欲先行考試知其學問再行引見選拔庶人才不致遺漏目今天氣寒冷一應仍照殿試預備考試題目朕將詩文四六各體出題視其所能或一篇或二三篇或各體俱作悉聽其便

雍正二年甲辰二月丙午

上諭都察院元年恩科典試諸臣皆體朕意矢公矢愼應試士子亦皆恪遵功令未敢苟且

鑽營自臨場以至發榜前後俱各帖然今聞應試士子不比去年安靜竟有投送詩文往來干謁者現今開列之同考官若少爲其所搖動乃自取罪戾也朕賞罰悉秉至公今場前既多奔競榜後必生事端今歲同考官當加意謹愼毋蹈法網都察院卽頒示曉諭應試士子宜安分守法毋得希圖僥倖仍實心察訪如有鑽營彰著者卽行拏參治以重罪

三月乙亥

上諭禮部等衙門治天下之要以崇師重道廣勵澤宮爲先務朕親詣太學釋奠
先師孔子禮畢進諸生於彝倫堂講經論學凡以明道術崇化源非徒飾圜橋之觀聽也維
孔子道高德厚萬世奉爲師表其祔享廟庭諸賢皆有羽翼聖經扶持名敎之功然歷朝進退不一而賢儒代不乏人或有先罷而今宜復有舊缺而今宜增其從祀崇聖祠諸賢

周程朱蔡外孰應升堂祔享者並先賢先儒之後孰當增置五經博士以昭崇報均關大典九卿翰林國子監詹事科道會同詳考定議以聞再邇年文教廣被由我
聖祖仁皇帝壽考作人六十年山陬海澨莫不讀書稽古直省應試童子人多額少有垂老不獲一衿者其令督撫會同學臣查明實在人文最盛之州縣題請小學改為中學中學改為大學大學照府學額數取錄督撫等務

宜秉公詳查不得徇私冒濫至鄉試解額
聖祖仁皇帝屢次增廣乙酉戊子等科復於額外加中五經三名至五十六年而罷以其久而滋弊也嗣後各學臣及祭酒司業於錄科時先加面試去考閱文果佳本監加中四名直隸各省大小不一某省應加中幾名著分別詳議定數具奏如無佳文寧缺勿濫會試臨時請旨本監貢生監生本科鄉試中式者加增十八名朕臨雍講學雖率由舊章然必期於世道文教有益不蹈一切虛文諸生其各欽遵

己卯

上諭國子監祭酒司業等官朕惟聖人之道昭揭日月彌綸天地萬世帝王下逮公卿士庶罔不仰遵成憲率由教言我國家尊崇
至聖遠邁前代朕纘承大統古訓是學惟日孜孜茲雍正二年三月朔日親詣辟雍祗謁
先師孔子行釋奠禮思以鼓勵羣英丕隆文治爾監臣宜嚴督諸生善為誘導諸生亦宜

殫心肄業實踐躬行秉端方以立身敦忠孝以興誼勿營奔競勿事浮華文必貴於明經學務期乎濟世俾品成皆進以副朕教育至意此爾多士之庥亦惟爾監臣董率之功也慎勿怠荒職業以貽爾羞諸師生其共勉之

五月甲辰

上諭兵部陝西地屬雍涼人材壯健強勇者多騎射嫻熟勝於他省每科鄉試取中不過三

十名而入學額數亦與他省不相上下額少人多不無屈抑自雍正四年鄉試爲始西安甘肅武舉各加中十名其武童入學額數若通省俱加恐有冒濫照文童改學例令督撫會同學臣查明技勇最優之州縣酌量數目奏請加額

八月甲戌

上諭禮部鄉會試爲掄才大典內外簾官子弟理應迴避但跋涉數千里志切觀光旣至京師不得與試深爲可憫朕於上科特降諭旨另行考校然此只可暫行不便著爲定例今科凡官員入闈者其子弟著一體應試將試卷另封進呈朕派大臣校閱遴選庶人才不致屈抑至於闈中謄錄試卷弊端甚多其有賄囑者則書寫精工否則潦草舛錯致誤佳文著知貢舉及監試御史嚴行申飭其謄寫不工者必重加責懲令其重寫並令對讀官嚴飭各生悉心校對勿使字畫錯誤倘外簾

官失於查察日後發覺將該管官員一並嚴加議處

十一月癸卯

上諭禮部考試繙譯舉人不必分作三場只須一次考試一日一夜量其所能章奏一道或四書或五經酌量出一題其優劣便已可見此考試並無漢文不必派漢大臣再考試舉子俱係八旗內人其繙譯好者衆所共知即字蹟亦最易識認伊等試卷應行謄錄著於六部各衙門善書之筆帖式內酌量足用選取令其謄寫選中之卷進呈特再定額數仍選備卷呈覽其分校及巡察等員亦俱照文鄉試例派用

十二月癸酉

上諭禮部工部國子監進士題名之典始於唐時新進士榜後於慈恩寺塔下題名立碑自宋明以至我朝皆建碑於國學按其甲第先後勒載姓名籍貫於上所以重科名也今太

學
聖廟戟門外所立本朝歷科題名碑自順治
丙戌科起至康熙戊戌科而止稽之會典諸
進士釋菜後禮部題請工部給建碑銀一百
兩交與國子監立石題名康熙三年輔政大
臣裁省自後每科諸進士各自捐貲立石我
國家振興文教凡鄉試會試動用帑金數萬
朕即位之始即開恩科誠以科目一途實關
用人取士之要題名之典豈宜缺焉著工部
動用正項錢糧令國子監將雍正癸卯甲辰
兩科題名碑速行建立康熙辛丑科亦宜補
建嗣後每科仍照舊例題請庶士子觀覽此
碑知讀書登榜之榮益勵其潛修上達之志
爾該衙門即遵諭行

雍正四年丙午四月丁丑

上諭各省鄉試正副考官朕御極以來屢次開
科取士凡屬考官皆擇人品端方素行謹恪
者爲之而諸臣果慎守法度洗滌弊端各省

榜發士林皆無異議但闈試官之內偶有學
問不及而所取之文未盡滿人意者是以去
年朕將在京科目出身官員應開列正副主
考者通行考試分別等第記名以備簡用今
鄉試屆期將記名人員擊籤命往使與試事
夫文行原無二理豈有文藝優通而品行卑
劣者況國家以文章取士爾等以文章發科
今膺鑑衡之任若文優而行劣使天下之人
謂文章一道全無足憑則是讀書通籍之人
貽玷於名教國法尚可容乎料爾等必無此
事但朕慎重科場大典不得不諄諄告誡爾
等其共加勉勵勿負朕心

九月丁巳

上諭內閣爲士者乃四民之首一方之望凡屬
編氓皆尊之奉之以爲讀聖賢之書列膠庠
之選其所言所行俱可以爲鄉人法則也故
必敦品勵學謹言慎行不愧端人正士然後
以聖賢詩書之道開示愚民則民必聽從其

言服習其教相率而歸於謹厚或小民偶有不善之事卽懷愧恥之心相戒勿令某人知之如古人之往事則民風何患不淳世道何患不復古耶朕觀今日之士雖不乏閉戶勤修讀書立品之人而蕩檢踰閑不顧名節者亦復不少或出入官署包攬詞訟或武斷鄉曲欺壓平民或抗違錢糧藐視國法或代民納課私潤身家種種卑汚下賤之事難以悉數彼為民者見士子誦讀聖賢之書而行止

尚且如此則必薄待讀書之人而幷且輕視聖賢之書矣士習不端民風何由而正其間關係極為重大朕自卽位以來加恩學校培養人才所以教育士子者無所不至宜乎天下之士皆鼓舞奮興爭自濯磨盡去其佻達之習矣而內外諸臣條奏中臚列諸生之劣蹟請行嚴懲者甚多朕思轉移化導之法當先端其本原教官者多士之儀型也學臣者教官之表率也教官多屬中材又或年齒衰邁貪位竊祿與士子爲朋儕視考課爲故套而學臣又但以衡文爲事任教官之因循怠惰苟且塞責漫不加察所以倡率之本不立無怪乎士習之不端風俗之未淳也朕孜孜圖治欲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皆嚮風慕義革薄從忠故特簡督學之臣愼重教官之職欲使自上而下端本澄源以收實效也凡為學臣者務須持正秉公宣揚風化於教官之稱職者卽加薦拔溺職者卽行參革為教官者

訓誨士子悉秉誠心如父兄之督課子弟至於分別優劣必至公至當不涉偏私如此各盡其道則士子人人崇尚品詣砥礪廉隅不但自淑其身而羣黎百姓日聞善言日觀善行必共生感發之念風俗之丕變庶幾其可望也

雍正五年丁未三月庚寅

上諭禮部朕以今年閏月節氣稍遲二月天寒故將會試日期改至三月但目今天氣尚覺

寒冷若再改期又恐舉子盤費無多難以久於旅食今照舊於初八日入場著曉諭各舉子俱許攜帶手爐以溫筆硯皮衣及厚綿衣服俱許穿進但不得乘機懷挾以滋弊端場內茶飯著供給官加意預備朕另派大臣照看料理令早晚給與薑湯并按名給發木炭以資其用

乙未

上諭內閣士子讀書應試須專心講習方可望

其成就八旗舉人生員內在護軍執事人行走者朕念其用度艱難恐致分心是以於雍正元年特加殊恩令其退回仍賞給錢糧養贍俾得專心讀書勉勵上進庶國家可收得人之益今已三年有餘其中或有年力衰邁及不肖之人徒領錢糧無志上進虛糜國帑者亦未可知若不加考課分別勤惰無以鼓勵人才著於會試後將八旗滿洲蒙古舉人生員漢軍舉人查明人數請題考試分別等第並驗其人品優劣具奏

辛亥禮部奏會試舉人叨荷

特恩合詞陳謝

上諭曰朕視天下萬民皆爲一體況讀書鄉薦之人異日俱可作朕股肱耳目是以朕心待之實有一體聯屬之意愛養培護皆出於中心之自然並非欲邀天下士子之感頌也今舉子等以會試叨荷特恩合詞陳謝是尚不能深悉朕一體相關之意而存上下彼此之

形跡矣朕待天下惟有一誠而崇儒重道之心尤爲篤切但所崇者皆眞儒所重者皆正道若徒尙虛文邀取名譽致貽世道人心之害朕不忍爲也爾等讀書之人實四民之所觀瞻風俗之所維繫果能誦法聖賢躬修實踐宅心正直行己端方則通籍於朝必能爲國家宣猷樹績膺棟梁之選即退處鄉閭亦必能敎孝勸忠爲衆人之坊表故士習旣端而人心尙有不正風俗尙有不淳者無是理

也爾等既感朕恩即當仰體朕心恪遵朕訓爭自濯磨或出或處皆端人正士爲國家所倚賴如此方爲實心報効不在感恩奏謝之儀文也

四月己丑吏部遵

旨將會試下第舉人挑選各省教職引

見

上諭曰教官有董率士子之責果能實心訓導使諸生讀書循理無佻達蕩陵之習則齊民

有所觀法風俗可望淳厚所關非淺鮮也乃向來教職因循偷惰全不以教訓爲事朕屢頒諭旨而積習如故因於爾等下第舉人中擇文理明通者引見命往論爾等科分名次尚非應選之人朕加恩特用務須勉力供職加意訓誨六年之內如果著有成效督撫題薦朕格外加恩如有負職守經督撫題參朕不姑容也

十一月庚申

上諭內閣朕惟漢史始志地理蓋本禹貢職方之遺而條其郡邑紀其戶口以宣究其風俗教化也今各省皆有志書惟八旗未經紀載

我朝立制滿洲蒙古漢軍俱隷八旗每旗自都統副都統叅領佐領下逮領催閒散人體統則尊卑相承形勢則臂指相使規模宏遠條理精密超越前古豈可無以紀述其盛况其間偉人輩出樹宏勳而建茂績與夫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潛德幽光足爲人倫之表範

者不可勝數若不爲之採摭薈萃何以昭示無窮朕意欲論述編次彙成八旗志書年來恭修

聖祖仁皇帝實錄今已漸次告成即著諸總裁官領其事選滿漢翰林分纂其滿洲漢軍內有通曉漢文而學問優長堪備纂修之任者無論進士舉人貢監生員以至閒散人等俱著該旗都統副都統保送但勿徇情濫舉以副朕愼重著述之至意

十二月乙酉

上諭禮部直省拔貢舊例十二年題請舉行一次後因各省學政不能秉公選取國子監未便照例請行於雍正元年特行一次朕思各州縣每年歲貢較其食廩淺深挨次出貢內多年力衰邁之人欲得人材必須選拔著各省學臣於科考時照例府學拔取二名州縣學拔取一名務敦勿濫務取學問優通品行端方才猷可用之人令其來京朕將親加考驗令入國子監肄業如有學問荒陋人品不端才具庸劣者將該學政嚴加議處嗣後六年選拔一次國子監屆期題請候旨

雍正六年戊申十一月丙辰

上諭內務府咸安宮房屋現在空閒著設立官學將包衣佐領內管領之子弟並景山官學生內揀選穎秀者或五六十名或一百餘名入學肄業

壬戌工部等衙門議覆川陝總督岳鍾琪議奏插漢拖輝地方新設兩縣暫停建立學校

上諭曰招徠人民已有四千餘戶朕思其中亦多讀書之人若必俟人文蔚起始行考取恐遠方士子目前阻其讀書上進之階應將兩縣中現在讀書願就考試者許其附入鄰近州縣考試酌量加額收錄入學俟兩縣人文漸盛建學設官之日仍行撥入本學庶為妥協

雍正七年己酉正月癸酉

上諭禮部士子者百姓所觀瞻士習不端民風何由得厚是以考課士子設立舉優黜劣之典以為移風易俗之道所關亦綦重矣無如教官愚懦無能學臣因循苟且往往視為具文奉行不力每當學臣按試之時教官輒以無優無劣具文申詳草草塞責如此則善者何由而勸不善者何由而懲夫善者之湮沒不彰一時尚難覺察而不善之人僥倖苟免

於日前不旋踵而劣蹟敗露每見蕩檢踰閑犯法亂紀之士子皆從前學臣教官之未曾開報劣行者其間情罪雖難一一追究然即此可知其中之容隱不少矣嗣後若教官沽名邀譽縱容劣生不行舉報者經學臣察出立即指參將教官照溺職例革職若學臣瞻徇情面不行糾參者一經發覺將學臣照徇庇例降級調用著將此永著為例

二月辛巳

上諭內閣考官專司衡文之任必須學問明通者始能鑒別不爽雍正三年曾將在京科目出身應充正副考官之員通行考試分別等次記名於雍正四年掣籤命往各省使典試事今已越三年從前考取人員其中陞遷外任及告假回籍者甚多即有在京者其所學或以日久荒疎而前此之未曾入選者今用數年之功文藝未必無所進益且陸續新到之員亦復不少著照雍正三年之例通行考試俟朕分別記名以備持衡之任有不願就試者亦聽其意

閏七月丁酉

上諭內閣八旗之貢監生員已經考取小京官筆帖式者若願就鄉試俱准其與舉子等一同入場使片善寸長不致遺棄以副國家教養人材之典

十二月癸丑大學士九卿等奏據督修孔廟工程通政使留保等奏報十一月二十六日午刻正當

孔廟上樑之前二日慶雲見於曲阜縣請宣付史館

上諭曰朕平素尊奉先師至誠至敬雍正二年闕里文廟不戒於火彼時廷臣援明代弘治前事為言而朕心悚懼不寧引過自責親詣太學文廟虔申祭告特發帑金命大臣等督工修建凡殿廡制度規模以至祭器儀物皆令繪

圖呈覽朕親爲指授遴選良工庀材興造虔
恪之心數年以來無時稍間今
大成殿上樑前二日慶雲見於曲阜卿等歸
美朕躬之詞朕不克當或者
上帝
先師鑒朕悚惕誠敬之心見茲雲物昭示瑞
應朕不敢矜言祥瑞但能功過相抵朕之幸
也應擇日躬詣太學
文廟祭告以申感慶之衷朕躬被
先師之福佑普天士子誦法服膺同受
聖人之澤蔭將明年會試取中額數廣至四
百名壬子科各省鄉試每正額十名加中一
名其十名之外有零數者亦加中一名此朕
體奉
先師樂育之盛心特行造就人材之曠典諸
士子其各興文敎行益加勉旃宜付史館著
照所請行
雍正十年壬子七月壬子

上諭禮部制科以四書文取士所以覘士子實
學且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也語云言爲心
聲文章之道與政治通所關鉅矣韓愈論文
云惟陳言之務去柳宗元云文者所以明道
不徒務釆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況四書文
號爲經義原以闡明聖賢之義蘊而體裁格
律先正具在典型可稽雖風尚日新華實並
茂而理法詞氣指歸則一近科以來文風亦
覺丕變但士子逞其才氣辭華不免有冗長
浮靡之習是以特頒諭旨曉諭考官所拔之
文務令雅正清真理法兼備雖尺幅不拘一
律而支蔓浮夸之言所當屏去秋闈期近可
行文傳諭知之
八月乙亥衍聖公孔廣棨以
孔林工程告竣率其族人來京謝
恩
上召孔廣棨入見
諭曰爾爲

至聖先師後裔當存聖賢之心行聖賢之事一切秉禮守義以驕奢爲戒且爾年齒尚少尤宜勤學讀書敦品勵行凡爾同族之人亦當共相勸誡共相砥礪爲端人正士爾等果能遵朕訓諭學問日進品行醇謹不墜家聲即所以報國恩也

雍正十一年癸丑正月壬辰

上諭內閣各省學校之外地方大吏每有設立書院聚集生徒講誦肄業者朕臨御以來時時以教育人材爲念但稔聞書院之設實有裨益者少浮慕虛名者多是以未嘗敕令各省通行蓋欲徐徐有待而後頒降諭旨也近見各省大吏漸知崇尚實政不事沽名邀譽之爲而讀書應舉者亦頗能屏去浮囂奔競之習則建立書院擇一省文行兼優之士讀書其中使之朝夕講誦整躬勵行有所成就俾遠近士子觀感奮發亦興賢育材之一道也督撫駐劄之所爲省會之地著該督撫商

酌舉行各賜帑金一千兩將來士子羣聚讀書須豫爲籌畫資其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於存公銀內支用封疆大臣等並有化導士子之職各宜殫心奉行黜浮崇實以廣國家菁莪棫樸之化則書院之設於士習文風有裨益而無流弊乃朕之所厚望也

丙午

上諭內閣國家以制科取士原以覘士子所學而士子所學關乎世道人心是文體之所繫固甚重也士子讀聖賢書果能講求明體達用之學則以平日蘊蓄發爲文章自然法正理純得聖賢語氣可以傳世而行遠此則有本之學有用之文爲國家所重賴者若不於根柢講求而但以華靡相尚則連篇累牘皆屬浮辭聖賢精義既全無發明聖賢語氣又毫不相肖國家亦安用此浮夸淺薄之士哉至於二三場策論尤足覘經濟實學乃向來士子多不留心而衡文者又每以經義已經

入彀遂將策論濫收恕取不復加意閱看殊
非設科本意今會試伊邇著禮部先期曉諭
應試士子於二三場文藝均應努力殫心毋
得潦草完卷試官如以限於時日不能細心
校閱後場不妨奏請展限務得真才以收實
用若所取試卷中有經義可觀而策論疵繆
荒疎者朕惟於主考官是問

四月己未

上諭內閣國家聲教覃敷人文蔚起加恩科日

樂育羣才彬彬乎盛矣朕惟博學鴻詞之科
所以待卓越淹通之士俾之黼黻皇猷潤色
鴻業膺著作之任備顧問之選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特詔內外大臣薦舉
博學鴻詞召試授職一時名儒碩彥多與其
選得人號爲極盛迄今數十年來館閣詞林
儲才雖廣而宏通博雅淹貫古今者未嘗廣
爲搜羅以示鼓勵自古文教修明之日必有
瑰奇大雅之才況當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壽考作人之盛涵濡教
澤溥海從風朕延攬維殷闢門籲俊敦崇實
學前旨屢頒宜有品行端醇文才優贍枕經
葄史殫見洽聞足稱博學鴻詞之選者所當
特修曠典嘉與旁求除現任翰詹官員無庸
再膺薦舉外其他已仕未仕之人在京著滿
漢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彙送內閣在外著督
撫會同該學政悉心體訪遴選考驗保題送
部轉交內閣務期虛公詳慎搜拔真才朕將

臨軒親試優加錄用廣示興賢之典茂昭稽
古之榮應行事宜著大學士九卿會議具奏

五月癸未

上諭翰林院教習庶吉士所以造就人材使之
沉潛經籍涵泳藝林可以典制誥之文鳴國
家之盛也從前庶吉士皆就翰林院讀書教
習大臣不時策勵是以身心約束學殖易增
館閣之間蔚然稱盛朕意今科選拔庶常仍
令在衙門讀書俾教習諸臣得以朝夕訓課

兼司給廩餼資其膏火庶幾枕經葄史文藻
可觀而稱詞臣珥筆之職其應查照前例及
如何分與廩給之處著酌議奏聞

雍正十二年甲寅十二月癸亥

上諭內閣鄉會兩闈乃國家掄才大典必須防範周密令肅風清始足遴拔眞才屏除弊竇朕聞各省鄉試之年官字號舉子入闈者監臨提調等官有差人餽送飲食果品之事雖無關於科場作弊然當關防嚴密之時有人

往來號房難保日久無催倩傳遞之弊且恐民卷中之有力者亦可借此作姦犯科不可不防其漸嗣後著通行禁止倘有仍蹈前轍者一經發覺即照科場作弊例將與受之人一同治罪

是日

上諭禮部畿輔爲天下首善之地是以各府州縣童生入學之數昔年曾加恩增添以示鼓勵惟宣化府屬之蔚州從前原隸山西廣平府屬之磁州從前原隸河南及改歸直隸之後入學仍照晉豫原額未與直隸一體邀恩又從山西改歸易州管轄之廣昌縣入學之數尚不及直隸小縣此兩州一縣均當酌議加增每遇鄉試之年宣化府屬另立旦字號與奉天府屬夾字號額數相同各取中三名今宣郡人材較前漸盛又添蔚州一屬應舉人數加多查夾字號前已廣額二名則旦字號亦應加增中式之數著禮部定議具

奏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十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十一

武功附武備

雍正元年癸卯正月丙午策妄阿喇布坦使臣垂納木喀等朝見

上命都統拉錫理藩院尚書特古忒傳

諭曰爾國台吉在我

聖祖皇考時雖有微勞亦多罪戾乃無故侵我哈密發兵往招殺害拉藏毀壞佛教惟天子統御萬邦理宜興師問罪我

聖祖皇考至仁如天但令陳兵邊境俟其深悔前非卽加恩寬宥並無意於殄滅爾國也其後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爲策妄阿喇布坦再三求赦我

聖祖皇考追念舊日微勞又曲鑒胡土克圖老人懇欵之意允其所奏令遣使往諭待其伏罪自陳卽降

恩旨今

聖祖皇考升遐朕纘承大寶胡土克圖老人遠來再爲奏請是以復遣使於爾若爾台吉卽遣親信之人誠懇陳辭朕卽寬宥以寧爾土宇若冥頑不靈仍搆兵端亦可明言其意如欲廣我

聖祖皇考之仁恩惟爾台吉欲振我

聖祖皇考之武烈亦惟爾台吉朕仰承丕緒行我軍威爾台吉詎不稔知今胡土克圖大喇嘛又已圓寂從此亦無有爲爾台吉奏請者矣可作速定奪來奏若仍前支吾則兵由爾起無與於朕也爾非專使故不與爾勅書爾其謹識朕言一一往諭

八月甲子兵部分別議敘陝西四川雲南官兵平定西藏功

上諭曰平定西藏乃自古未至之絕域所以

皇考曾有從優議敘之

旨況

皇考當春秋高邁備兵於極邊宣揚威畧峻德

鴻功允垂億萬斯年之美政也此一次議敘
軍功前固無例可援後亦不得為例將軍延
信著封為貝勒兩路率領八旗官員進勦之
將軍等著給與世襲三等阿達哈哈番參贊
大臣給與拜他喇布勒哈番副都統營總等
給與拖沙喇哈番其護軍校驍騎校給與頭
等功牌二面仍加一級綠旗官員經大將軍
等咨送冊開頭等者照攻取打箭爐功加一
倍二等者功加五等三等者功加二等至於
滿洲漢軍綠旗之外委官俱係一體効力人
員無論由部委外委概行從優議敘以仰副

我
皇考恩綸特沛從優議敘之
諭旨

丙寅兵部分別議敘福建官兵克復臺
灣功

上諭曰臺灣地方自古未屬中國
皇考聖畧神威取入版圖逆賊朱一貴等倡亂
佔據臺地
皇考籌畫周詳指授地方官員遣調官兵七日
之內勦除數萬賊衆克復全臺
皇考當春秋高邁威揚海外功德峻崇官兵感
戴
皇考教養之恩奮勇攻取甚屬可嘉固不必援
引前例後亦不得為例茲仰副
皇考從優議敘之曠典官員現行議敘功加外
著概行各加一等總督滿保雖有失陷地方
之罪但一聞事發即親往廈門撫慰衆心遵

依
皇考指示調遣官兵七日之內克復臺灣滿保
著兼兵部尚書職銜提督施世驃統領大兵
徑度海洋鼓勵將士屢經大戰擊敗賊衆七
日之內克復臺灣厥功甚大施世驃著給與
世襲頭等阿達哈哈番總兵官藍廷珍曾協
助施世驃著給與世襲三等阿達哈哈番水
師營副將許雲失陷臺灣非關伊罪奮勇前

進多殺賊衆身又陣亡著給與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參將羅萬蒼遊擊游崇功俱係陣亡著給與世襲拖沙喇哈番總兵官歐陽凱著追贈太子少保

雍正二年甲辰三月辛丑禮部議奏青海平定應如王大臣所請行慶賀禮

上諭曰此次平定青海實由我
皇考簡用將帥之得宜豢養弁兵之有素伊等
感恩効力克奏膚功此皆

謨烈貽留豈可爲朕有乎朕纘承
前烈守而弗違應行典禮勉從所請俟告祭
陵寢後擇日具奏

六月乙酉

御製平定青海碑文勒石國學碑文曰我國家
受
天眷命撫臨八極日月所照罔不臣順遐邇乂安兆人蒙福乃有羅卜藏丹津者其先世顧實汗自國初稽首歸命當時使臣建議畀以駐牧之地其居雜番羌密近甘涼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睿慮深遠每厪於懷旣
親御六師平定朔漠威靈所加青海部落扎什巴圖爾等震讋承命
聖祖仁皇帝因沛殊恩封爲親王兄弟八人咸錫爵祿羈縻包容示以寬大而狼心梟性不可以德義化三十年來包藏異志朕紹登寶位優之錫賚榮其封號尚冀革心戢寧部衆而羅卜藏丹津昏謬狂悖同黨吹拉克諾木

齊阿爾布坦溫布藏巴札布等實爲元惡謂
國家方宏浩蕩之恩不設嚴密之備誕敢首造逆謀迫脅番羌侵犯邊城反狀彰露用不可釋於天誅遂命川陝總督太保公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聲罪致討以雍正元年十月師出塞自冬涉春屢破其衆凡同叛之部落戈鋋所指應時摧敗招降數十萬衆又降其貝勒貝子公台吉等二十餘人朕猶憫其蠢愚若悔禍思愆束手來歸尚可全宥而怙惡

不悛負險抗違乃決翦滅之計以方畧密付大將軍年羹堯調度軍謀簡稽將士用四川提督岳鍾琪爲奮威將軍於仲春初旬禡牙徂征分道深入擣其窟穴電掃風馳搜剔巖阻賊徒倉黃靡潰窮蹙失據羅卜藏丹津之母及謀逆渠魁悉就俘執擒獲賊衆累萬牲畜軍械不可數計賊首逃遁我師踰險窮追獲其輜重人口殆盡羅卜藏丹津孑身易服竄匿荒山殘喘待斃自二月八日至二十有

二日僅旬有五日軍士無久役之勞內地無轉輸之費克奏膚功永清西徼三月之朔奏凱旋旅鐃鼓喧轟士衆訢喜四月十有二日以倡逆之吹拉克諾木齊等十一人獻俘

廟

社受俘之日臣民稱慶伏念

聖祖仁皇帝威靈震於遐方福慶流於奕葉用克張皇六師殄滅狂賊行間將士亦由感激

湛恩厚澤爲朕踴躍用命斯役也芟夷凶悖綏靖番羌俾烽燧永息中外人民胥享安阜實

成

先志以懋有丕績廷臣上言稽古典禮出征而受成於學所以定兵謀也獻馘而釋奠於學所以告凱捷也宜刊諸珉石揭於太學用昭示於無極遂爲之銘曰

天有雷霆聖作弧矢輔仁而行威遠寧邇維此青海種類實繁錫之茅土列在藩垣被我

寵光位崇祿富負其阻遐禍心潛搆恭惟

聖祖慮遠智周睠念荒服綏撫懷柔朔野旣清西陲攸底爵號洊加示之恩信如何兇狡造謀逆天鼓動昏慾寇侵於邊惟彼有罪自干

天罰桓桓虎貔爰張九伐王師卽路冬雪初霽山耀組練雷響鞞鉦蠢茲不順敢逆戎旅奮張螳臂以當齊斧止如山嶽疾如雨風我戰則克賊壘其空彼昏終迷曾不悔戻當翦而滅斯焉決討厲兵簡將往擣其巢踰歷嶔嶇坦若垌郊賊棄其家我縶而獲牛馬谷量

器仗山積軍免失竄何所逋逃枯魚游釜假息煎熬師以順動神明所福旬日凱歸不疾而速殪彼逆謀懸首藁街獻俘成禮金鼓詶諧西域所瞻此維雄特天討既申羣酋惕息橐戈偃革告成辟廱聲教退暨萬國來同惟

我

聖祖親平大漠巍功煥文邁桓軼酌流光悠久覩此銘辭繼志述事念茲在茲

十月丁亥

上諭兵部奮威將軍岳鍾琪具奏副都統達鼐阿爾什總兵黃喜林王嵩孫繼宗營總蘇固等統領大兵窮追羅卜藏丹津直至花海子拏獲丹津渾台吉及其妻子並招撫三十三家台吉當此口外水凍草枯之候官兵奮勇遠行甚屬可嘉自大將軍以下著從優議敘官兵勞苦朕甚憫之一切馱載輜重馬駝必多損傷著查明免其賠補其軍營馬匹如有倒斃亦令領帑購買補數再馬兵每名賞銀八兩步兵每名賞銀六兩蒙古兵有隨軍効力者亦著奮威將軍按其行走効力等次應如何賞給之處確議奏聞

雍正五年丁未十月甲申川陝總督岳鍾琪題報勦撫建昌猓山賊番事竣苗疆底定

上諭兵部猓山賊番向來逞惡肆姦敢行不法久爲民害地方大吏畏難因循不肯辦理岳鍾琪遵旨勦撫調度有方俾苗疆永遠寧謐甚屬可嘉岳鍾琪著交部議敘并將在事官

兵加恩議敘賞賚其兵丁等借支銀兩概加恩賞給不必扣還

己酉雲貴總督鄂爾泰奏威遠新平猓賊倚恃深山密箐專以劫殺爲活比鎮沅蠢動二處猓賊遂乘機聚衆焚掠鄉村臣隨飭征勦鎮沅之各路勝兵一鼓擒勦現獲賊首餘黨就撫

上諭兵部猓賊倚恃險阻肆行不法爲害地方

鄂爾泰檄令各路官兵乘勢勦撫兇犯成擒地方從此寧謐甚爲可嘉著交部議敘總兵孫弘本奉該督調度實心効力勞績懋著著從優議敘烟瘴地方又值炎暑官弁兵丁等奮勇効力皆屬勤勞著從優議敘賞賚其中有染病受傷以致身故者俱照陣亡例一體

恩䘏

十一月戊辰雲貴總督鄂爾泰奏黔省邊界生苗不受管轄由來已久自勦撫長寨後各思投誠內附長寨後路克猛等處及馬頭山松把廣順州定番州古羊山外等處俱聞風嚮化並獻弓弩盛甲願附版圖

上諭兵部苗民梗化由來已久況屬生苗尤難懾服綏靖鄂爾泰勦撫並用威惠兼施俾生苗等嚮化輸誠咸願納賦歸附版籍又謬冲逆苗等素稱獷猂難馴今勦撫已靖悉皆內嚮鄂爾泰辦理甚屬可嘉著由拜他喇布勒

哈番加授一等阿達哈哈番世職以獎勞績張廣泗遵依鄂爾泰調度實心出力著交部從優議敘在事官兵應如何議敘賞賚之處著鄂爾泰分別具奏

雍正六年戊申七月戊午雲貴總督鄂爾泰奏米貼猓賊蠢動臣檄令鶴麗總兵張耀祖等三路進勦已將首惡擒獲現檄軍弁攻取山寨以絕根株

上諭兵部米貼逆夷肆行不法抗拒官兵鄂爾泰令總兵張耀祖等領兵深入直搗賊巢擒獲渠魁撫定餘黨在事弁兵著從優議敘賞

賚

乙丑諸王大臣等奏賀西藏平定

上諭曰阿爾布巴等背理妄行藐視國法朕爲綏靖邊陲之計特命大臣領兵前往察究情由就近申討今據奏報頗羅鼐率所部兵馬先抵藏地其各寺喇嘛將首惡之阿爾布巴等三人獻出拘禁渠魁既已就擒藏地可以

寧謐在大兵不發一矢在西藏未傷一人此
等大事而成功之易若此是皆仰賴
上帝之垂慈
皇考之默佑實非朕涼德之所及也因諸王大
臣等陳奏將此宣諭知之
十二月丁酉
上諭兵部從前西藏用兵之時頗羅鼐甚爲効
力蒙
聖祖仁皇帝授爲扎薩克台吉上年西藏噶隆

等因嫉妬爭權彼此不睦阿爾布巴隆布奈
扎爾鼐暗結匪類公然肆惡將朝廷敕封貝
子總理事務之康濟鼐擅行殺害併欲害及
頗羅鼐頗羅鼐受其逼迫領兵爲康濟鼐復
讎將逆黨罪狀奏聞是以朕特遣大臣等領
兵前往究問情由以便分別治罪頗羅鼐聞
大兵將至率衆奮勇前驅直抵藏地阿爾布
巴等力屈勢窮被各寺喇嘛拘執獻出欽差
大臣到彼一一究問盡得其悖逆妄亂之情

已將阿爾布巴等及逆黨正法西藏殲此渠
魁黄教可興番衆可輯頗羅鼐深知大義討
逆鋤姦俾無辜受害者得雪沉冤背旨肆行
者早正刑辟甚屬可嘉著封爲貝子以奬義
勇以昭國憲
雍正七年己酉二月癸巳
上諭王大臣內閣九卿等準噶爾一部落原係
元朝之臣僕其始祖曰額森額森之子托渾
漸至大員因擾亂元之宗族離間蒙古恐獲
重罪遂背負元朝之恩逃匿於西北邊遠之
處元末又煽誘匪類結成黨與遂自稱準噶

爾肆行刼擄迨至我朝有噶爾丹策妄阿喇
布坦二人世濟其惡擾害生靈滅棄釋教造
孽多端不可枚舉當我朝定鼎之初各處蒙
古傾心歸順共輸誠悃請安納貢求爲屬國
安享太平樂利之福八十餘年惟準噶爾一
部落遁居西北五千里之外擾亂離間衆蒙
古肆行刼奪噶爾丹身爲喇嘛不守清規不

遵佛教破戒還俗娶青海鄂齊兒圖車臣汗之女爲妻後又潛往青海賊害伊之妻父鄂齊兒圖車臣汗擄其屬下人衆續因喀爾喀七旗內彼此稍有嫌隙奏懇
聖祖仁皇帝爲之和解因遣大臣同達賴喇嘛使者前往噶爾丹遣人暗探消息遂以喀爾喀等畢覲達賴喇嘛使人爲辭遣伊族內徵木台吉多爾濟查布將喀爾喀汗台吉等肆行陵辱喀爾喀汗等怒彼狂悖無禮會衆將

彼殺害噶爾丹遂稱殺害伊弟多爾濟查布與喀爾喀搆隙掩其不備發兵猝擊喀爾喀衆潰紛紛來投
聖祖仁皇帝深爲軫念施恩育養遣使往噶爾丹處諭以兵爲凶器令其與喀爾喀和好多方開導詎噶爾丹冥頑不靈借追襲喀爾喀之名入犯邊汛彼時卽行剿滅復有何難我
聖祖仁皇帝好生爲德遣使責問噶爾丹惶愧恐懼設誓撤兵乃竝不歸伊住牧之所仍潛居克爾倫圖拉地方暗行窺伺
聖祖仁皇帝復遣使降旨諭以應回原住牧地方噶爾丹佯稱遵奉諭旨仍乘隙潛掠沿邊蒙古之畜牧衆蒙古不獲安居我
皇考遂上告
天地親統大兵聲罪致討噶爾丹輒敢逆天與我西路大兵接戰伊軍大敗妻子被擒噶爾丹窘迫自殺彼時大兵卽應直搗巢穴收其部落我

聖祖仁皇帝恐天下後世有窮兵黷武之議因而中止策妄阿喇布坦者噶爾丹之姪也與伊叔噶爾丹不相和睦帶領七人潛逃至吐魯番地方居住
聖祖仁皇帝以策妄阿喇布坦向與伊叔不睦懼其誅害遁跡逃生加以恩澤伊當感戴歸誠且
聖心仁慈不忍遣兵將噶爾丹餘剩部落悉行剿滅恩加格外遣使賞給策妄阿喇布坦彼

時策妄阿喇布坦力弱勢微甚爲恭順其後離間伊之妻父圖爾古特之阿玉氣汗與其子三濟扎布誘三濟扎布攜帶萬餘戶至伊住牧之處因而强佔入已從此遂不安分肆意妄行窺伺青海擾害生靈率領賊兵前進彼哈密駐防輕兵擊敗逝回策妄阿喇布坦又假黃敎爲名潛兵入藏無故害伊妻弟拉藏汗毀壞寺廟殺害喇嘛搶掠供器是以特遣大臣前往詢問乃伊愍不畏死阻兵抗命

使臣率師甚少兵力單弱伊得以愈肆猖狂
聖祖仁皇帝仍賜包容諭令邊外兩路大兵緩進屢次遣使示以
聖意謂策妄阿喇布坦果能悔過懇恩具奏其時另降諭旨若仍怙惡不悛然後將此部落人衆悉行勦滅此我
聖祖仁皇帝之本意也朕紹登大寶策妄阿喇布坦雖遣使求和朕知非伊本懷諭伊來使云爾歸告知爾台吉朕纘承我
皇考大統爾台吉若欲受我
皇考天恩須盡改前非遵朕諭旨定界安居若欲犯我
皇考天威任爾備兵前來定當加以天討如此降旨分晰利害遣使前去又恐策妄阿喇布坦心懷疑貳將兩路大兵盡行撤回乃伊因此愈生驕傲於定界一事妄欲侵佔界地朕又向伊來使降旨云爾告知策妄阿喇布坦定界一事實於伊身有益如遵奉諭旨卽遣

使具奏若不遵諭旨亦必遣使前來乃伊並不回奏此際策妄阿喇布坦身故伊之長子噶爾丹策零遣使前來奏聞伊父身故之事稱伊父已經成佛又稱欲使衆生樂業黃敎振興等語噶爾丹策零不過遐遠部落一微末台吉耳使衆生樂業黃敎振興豈伊應出之語耶況伊果欲求和應代伊父謝罪懇恩送回青海叛逆潛逃之羅卜藏丹津以贖前愆乃並不輸誠向化敢以如許妄誕之詞見

之陳奏此特欲倣傚伊父之故轍耳聞噶爾丹策零甚屬凶暴且西藏阿爾布巴隆布奈扎爾鼐等濟惡同謀將實心爲國效力之貝子康濟鼐殺害此等叛逆罪狀皆因準噶爾與伊處相近而逃去之羅卜藏丹津原係伊等姻戚彼此相依是以敢於悖逆迨其窘迫倉猝之時則必投奔準噶爾亦屬顯然因頗羅鼐奮勇直前截其去路阿爾布巴等未得前進卽被擒獲準噶爾性好擄掠若留在衆

蒙古遊牧地方將來必受其害今朕已將來使遣回若伊諸事俱遵旨陳奏臨時朕另行裁奪降旨倘仍前推諉矜張肆恣負朕屢次遣使開導指示之仁恩抗玩不恭將來噶爾丹策零斷非安分守法之人必至生事妄爲況西北兩三路大兵盡已撤回此際伊等如或生事則我朝如許安享太平之喀爾喀等及辦理安插妥貼之青海西藏必至被其擾害甚屬可慮且此事乃

聖祖皇考注意未完之事仰賴
上天眷佑
聖祖皇考福澤國帑充裕官員弁兵同心奮勇願爲國家効力實係可以舉行之會若遲疑不決定貽後悔夫用兵者國家不得已之事也窮兵黷武爲聖帝明王之所深戒而以大加小以強陵弱又仁人君子之所恥而不爲者況準噶爾彈丸之地又在極北之區得其土不足以耕耘得其民不足以驅使卽使滅

此朝食亦不足以誇耀武功此皆朕所熟思而詳審者也但留此餘孽不行翦除實爲衆蒙古之巨害且恐爲國家之隱憂今天時人事機緣輻輳時不可遲機不可緩天與不取古訓昭然且我
聖祖皇考爲此籌畫多年未竟其事茲當可爲之時朕不敢推諉亦不忍推諉此朕一人之見也用兵大事所關甚重不可輕率著諸王議政大臣九卿八旗大臣各抒已見公同詳

確密議具奏

四月壬寅

上以征討準噶爾噶爾丹策零躬詣

太廟告祭其文曰恭惟我

列祖聖德神功涵蓋宇宙莫不尊親獨厄魯特

策妄阿喇布坦世濟兇頑自其叔噶爾丹悖

肆猖狂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親率大軍翦除元惡以策妄

阿喇布坦素未同逆遣餘部落聽其收撫

恩澤至渥乃不思銜感漸恣鴟張殘破拉藏荼

毒生靈

皇考應時戡定猶未忍即加勦戮

宣諭再三冀其知悔臣紹位以來復申諭旨伊

雖遣使乞和乃敢容留逋叛挾詐怙惡旋服

寘誅其子噶爾丹策零雖亦遣使詣闕而心

志詭譎言辭誕妄揆其姦狀若不迅行撲滅

將來必爲蒙古之巨害貽中國之隱憂臣夙

夜思維茲乃我

皇考討慮多年經營未竟之緒繼

先志以行師事非得已順

天心而致討機不容遲廷議僉諧戎行齊奮是

用簡帥臣而授鉞占良日而禡牙仰憑

列祖功德崇隆聲靈赫濯旌旗所向立靖氛塵

鐃鼓還歸早聞凱奏永綏藩圉萬邦戴丕冒

之天惠保邊黎九服遵蕩平之路謹告

五月乙巳

上諭出征大將軍副將軍參贊大臣官弁兵丁

等準噶爾狡猾兇頑父子濟惡爲邊境蒙古

之隱患朕仰承

皇考聖祖仁皇帝先志特發兩路大兵聲罪致

討當四海昇平之時國用充裕朕細加籌畫

討議再三凡命將遣官派兵運餉以及車馬

甲冑兵器耕具之屬無不經理周詳備辦豐

足弘綱細目具有規條而派出之官弁兵丁

等踴躍歡忻爭先恐後其急公勇往之意甚

爲可嘉此蓋弁兵等素懷忠君報國之心而

又受
皇考六十餘年教養之澤感恩慕義出於悃忱
故奮發之氣若斯之壯也然軍器當壯而軍
心則不可驕孔子論行軍之道曰必也臨事
而懼好謀而成而以暴虎馮河爲戒書經曰
今予其恭行天之罰可知古昔聖人於軍旅
之事倍加敬謹從未有以士飽馬騰兵甲堅
利而遂生驕矜之意忘嚴惕之懷也從來舉
大事者固在人事之經營而成大功者必賴

天心之眷佑若果仰邀
上天慈恩默垂保護則天地間非常之業不世
之勳皆計日可以成就而感格
上天之道惟有一誠一和聖人曰至誠感神又
曰和氣致祥古訓昭垂千載不易今此兩路
大兵前往若自大將軍以下兵丁以上皆存
一片誠敬之心一團和合之氣視國家之事
如已事聯千萬人之心爲一心以此感格
上蒼蒙

天心許一是字如此而大功不唾手告成者無
是理也大將軍總統全師爲三軍司命當開
誠布公虛懷受益能謀於衆能斷於心勿以
私意而泯人之勞勿以偏見而掩人之善信
賞必罰惠愛嚴明副將軍參贊大臣等和衷
協贊合志同心共展謀猷以成韜畧其一應
文武官弁等各有攸司均關重計祇奉將軍
之令善導所轄之人務殫公心以襄偉績至
於兵丁等應思祖孫父子世受國恩今當執
戈荷戟之時正効力酬恩之會况朕以至公

訓諭大小臣工將軍等秉公心以馭士卒有
功必錄有過必懲正宜乘時黽勉以圖上進
古人以共爲一事比於同舟言其休戚相通
憂樂與共也朕謂今日之事自將軍以下兵
丁以上不但有同舟之誼實乃一體之親朕
爲元首以股肱耳目視爾等爾等衆人彼此
聯屬之情當如手足臂指之痛癢相關肫誠
固結不可藏嫉妬之念不可懷推諉之心且

不但不當存退縮規避之私衷亦竝不應存輕進貪功之淺見蓋一人立功其功小衆人立功其功大果能以誠心和氣感格
上天錫福垂恩膺功克奏則凡行軍預事之人皆有光榮膺爵賞於朝廷垂令名於奕世豈不美歟朕自運籌軍務以來及師旅起程以後朕之一心時刻在於戎陣之間爾等宜共體此心也

雍正九年辛亥十月甲寅振武將軍順承親王錫保奏準噶爾賊人領兵二萬六千侵取喀爾喀遊牧臣令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等合兵擊賊列陣力戰自辰至午斬賊將喀喇巴圖魯直抵巢穴奮勇擒殺賊兵遠遁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喀爾喀副將軍親王丹津多爾濟郡王額駙策凌等率領喀爾喀弁兵奮勇爭先戰敗準噶爾勦殺擒賊甚屬可嘉丹津多爾濟從前効力已加恩封為親王著賞銀一萬兩郡王額駙策凌晉封為和碩親王亦賞銀一萬兩扎薩克圖汗親王策旺扎布雖未歷戰陣在軍營同順承王宣力辦事亦賞銀五千兩其餘王貝勒貝子公衆台吉官員兵丁內懋著勤勞者著順承王查明具奏加恩優賞

雍正十年壬子九月乙酉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此次準噶爾逆賊志欲搶奪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侵掠喀爾喀部落直越察罕叟爾大營由杭愛山肆行猖獗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參贊大臣塔爾岱及諸王大臣台吉等共領滿洲蒙古喀爾喀等兵二萬奮勇尾追千里到鄂爾昆河厄爾得尼招地方諸王大臣及台吉官兵等同心協力為國輸誠奮勇攻擊將三萬逆賊斬殺大半餘賊喪膽奔逃甚屬可嘉此次軍功非尋常勞績可比官員兵丁著從優議敘其隨從額駙策凌在克爾森齊老地方擊賊官兵

著加倍議敘領兵効力之王貝勒貝子公扎薩克台吉等應賞巴圖魯名號陞授職銜今於議敘軍功之先特沛恩綸喀爾喀和碩親王丹津多爾濟著賞給智勇名號喀爾喀和碩親王額駙策凌著賞給超勇名號喀爾喀多羅貝勒冊卜登從前在阿爾泰軍前著有勞績去年在蘇克阿爾達胡地方攻擊準噶爾又懋著勤勞朕已賞給信勇名號此次在厄爾得尼招大敗準噶爾賊衆又復追擊効

力前驅冊卜登著封爲多羅郡王扎賴特固山貝子特古斯從前在阿爾泰軍前曾効力行走此次在克爾森齊老擊賊甚力在厄爾得尼招又復大敗賊衆建立功勲特古斯著封爲多羅貝勒敖漢輔國公羅卜藏隨從額駙策凌在克爾森齊老擊賊又在厄爾得尼招大敗賊衆又與貝勒冊卜登塔爾岱等追擊賊衆効力前驅羅卜藏著封爲固山貝子喀爾喀扎薩克一等台吉巴海從前在阿爾泰軍前曾効力行走去年亦著有勞績此次在厄爾得尼招大殺賊衆建立功勲喀爾喀扎薩克一等台吉葛木丕爾去年懋著勞績此次在克爾森齊老額駙策凌隊內力戰得傷回至察罕叟爾軍營調治痊好復行前往追擊賊人巴海葛木丕爾俱著封爲輔國公塔爾岱著授爲黑龍江將軍統領軍營東三省兵丁阜爾海著授爲內大臣署理黑龍江將軍事務其餘扎薩克喀爾喀王貝勒貝子

公台吉內若有似此勞績出衆之人而遺漏者著大將軍順承親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查明具奏

十月癸亥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喀爾喀副將軍王丹津多爾濟自用兵以來實心効力去歲奮勇追殺準噶爾賊人今又在厄爾得尼招統領滿洲蒙古喀爾喀兵丁大敗賊衆斬馘萬餘挫其鋒銳賊人喪膽望風逃遁自是軍威遠震

疆圉寧謐喀爾喀扎薩克等可共享太平之
福如此建立大功雖賜伊墨爾根巴圖魯之
號朕心猶為未足向來外藩蒙古王等之子
並無晉封世子之例朕念丹津多爾濟勞績
昭著用加特恩著照宗室王等之例將伊長
子多爾濟色布騰封為世子再翁牛特貝子
羅卜藏喀爾喀扎薩克台吉齊旺俱在厄爾
得尼招奮勇殺賊貝子羅卜藏著晉封為貝
勒扎薩克台吉齊旺著晉封為輔國公

雍正十一年癸丑八月丙辰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據署寧遠大將軍查郎
阿等奏稱庫爾墨圖山地方有逆賊五十餘
人來侵被我官兵奮力攻擊斬殺二十餘人
餘俱生擒未脫一騎等語此次經理調撥甚
屬可嘉所有効力人員俟查郎阿查明等次
具奏到日再降諭旨數年以來因西路將軍
等辦理疎忽是以逆賊敢於玩視今賊兵經
此番傷損必懷畏懼或於今秋即整兵侵犯
西路或於冬天侵犯北路俱未可知著傳諭
查郎阿等令其詳悉籌畫辦理

雍正十二年甲寅正月甲申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據查郎阿摺奏由準噶
爾來投之厄魯特巴圖濟爾噶爾稟稱噶爾
丹策零欲前來請和或遣準噶爾之人為使
或即用內地之人尚在未定又據賊營脫出
投赴北路之人亦稱噶爾丹策零現在行查
被獲人等意欲遣還請和等語朕思逆賊欲

遣使請和者特為安輯部人紛擾我軍之計
耳定非實意若不准其所請則必傳諭所屬
曰我為爾等業經引罪求和無奈所請不准
用以固結士心而使我軍聞之亦以賊請和
而不允遂至懈於効力如此奸謀詭計不可
不加詳察爾等密咨兩路大將軍賊若遣使
前來但諭以朝廷欲偃息甲兵使眾生樂業
屢經遣使爾台吉並無欲和之意每藉端推
托今果引罪請和須派親信之人如台吉寨

桑等將應行事理詳議前來方爲奏達乃止
令爾等微員及內地微末之人前來未便收
納如此曉諭方合事理至我兵進勦之計斷
不可因此遲回濡滯仍照常整備相機舉行
三月己亥雲貴廣西總督尹繼善奏進
勦普思逆夷大捷
上諭內閣普思一帶上賊猖狂皆前歲漏網之
賊首自號刁佃迫脅夷民煽惑滋擾今總督
尹繼善檄飭各路將弁周儀等剋期進勦擒
斬首惡神仙喃奔等二百餘名招出投誠夷
民八千餘名尚有賊首召補達等三名及其
餘黨竄匿未獲攸樂思茅一帶悉已蕩平尹
繼善悉心調度俱屬妥協自應乘此軍威將
首惡盡殲餘黨盡捕以期一勞永逸至擒獲
賊首當卽行正法其脅屬卽行分賞投誠之
衆急宜撫綏脅從之徒量加懲治凡事每懈
於垂成忽於既定尹繼善甫制滇南雖心力
俱强而威信未立此舉實關三省籌畫非僅

爲元新普思計也可傳諭尹繼善知之
附武備
雍正二年甲辰閏四月乙未
上諭沿海各省督撫提鎮等出洋巡哨船隻最
爲緊要舊例地方官承管修造營員每多方
勒索不顧州縣賠累地方官惟知交結營員
囑其收受彼此俱挾私心修造豈能堅固以
致出洋船隻易至朽壞重修朕深知其弊欲
改歸營員修造使州縣無賠累之苦而於軍
政似實有裨益爾等可會同速行確議具奏
若有不可行處不可迎合强以爲是
七月甲子辦理船厰事務給事中趙殿
最奏船厰地方應建造
文廟設立學校令滿漢子弟讀書考試
上諭內閣文武學業俱屬一體不得謂孰重孰
輕文武兼通世鮮其人我滿洲人等因居漢
地不得已與本習日以相遠惟賴烏喇寧古
塔等處兵丁不改易滿洲本習耳今若崇尚

文藝則子弟之稍穎悟者俱專意於讀書不留心於武備矣卽使果能力學亦豈能及江南漢人何必舍巳之長技而强習所不能耶我滿洲人等篤於事上一意竭誠孝於父母不好貨財雖極貧困窘廹不行無恥卑鄙之事此我滿洲人之所長也讀書者亦欲知此而行之耳徒讀書而不能行轉不如不讀書而能行也本朝龍興混一區宇惟恃實行與武畧耳竝未嘗恃虛文以粉飾而凡厥政務

悉脗合於古來聖帝明王之徽猷竝無稍有不及之處觀此可知實行之勝於虛文矣我滿洲人等純一篤實忠孝廉節之行豈不勝於漢人之文藝蒙古之經典歟今若崇尚文藝一概令其學習勢必至一二十年始有端緒恐武事既廢文藝又未能通徒成兩無所用之人耳理宜遵朕從前所降毋棄滿洲本習之諭旨專令兵丁人等各務實行勤學武畧以敦儉樸之習何必留意於此等無有實

效之處以惑兵丁之心强其所不能而徒事於虛名也此皆妄聽發遣人內稍能識字之匪類不顧大體肆言搖惑之所致耳果能盡心鼓勵得材勇卓越者數人以備朕之用俾保障國家收股肱之效較之成就一二駑劣無能之生員爲遠勝也將朕所降諭旨及此奏請之處曉諭烏喇寧古塔等處人等知悉竝行知黑龍江將軍共相勉勵但務守滿洲本習不可稍有疑惑再通行京城八旗人員

知之在京之滿洲人等與盛京烏喇等處之滿洲不同文武二藝俱爲不得不學之事如果二者兼優朕必重用但人之能精一藝者尚少二者俱優自必更少矣儻不能造詣是徒成一無用之人也滿洲子弟雖教以讀書亦不可棄置本習果有可學之子弟務須加意教訓俾其精詣優通如不能望其精詣者仍應令其學習滿洲之武畧騎射勿但崇尚文藝以致二者俱無成就而以滿洲之武畧

為可鄙也惟我滿洲本習純一篤實忠孝廉
節之行所宜敦勉
雍正三年乙巳八月丙子
上諭內閣滿洲兵丁於技勇武藝俱已精練惟
向來未習水師今欲於天津地方設立水師
營分撥八旗滿洲前往駐防操演似屬有益
其應於何處駐劄設立幾營派兵若干用船
若干並如何製造船隻如何演習兵丁之處
著怡親王會同朱軾張廷玉蔣廷錫拉錫詳

議具奏
雍正四年丙午九月甲辰
上諭內閣古者射御居六藝之中聖人所重本
朝開國以來騎射精熟歷代罕有倫比旗人
凡少長貴賤悉皆專心練習未有一人不嫻
熟弓馬者士子應試必先試其騎射合式方
准入闈蓋恐其專習文藝或致騎射生疎故
先以此試之即今部院堂司官亦每月如期
在本旗教場該管都統佐領看練弓馬所謂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創制立法之意誠深遠
也近來文官外任之人漸漸不習於騎射若
聽其因循怠惰將來必致騎射生疎豈國家
創制立法之意乎凡旗人外任文官六十歲
以下者限二年之內仍須熟練騎射儻二年
後有不能騎射者該督撫即行參劾若督撫
徇隱經朕察知將督撫一併治罪
雍正五年丁未二月癸亥
上諭兵部水師甚屬緊要現今天津設立水師

令滿洲官兵操練學習其江寧駐防滿洲官
兵亦應照天津例設立水師將鎮江水師現
有船隻酌量撥給江寧將軍令其學習操練
雍正六年戊申十二月己亥工部議覆
盛京戶部侍郎兼理奉天府府尹王朝恩
條奏各省修造戰船舊例督撫轉委中
軍驗看以致需索徇隱船隻不能堅固
嗣後務須各該督撫親驗應如所請
上諭曰戰船關係緊要若僅委中軍驗看或彼

此瞻徇情面不據實詳覆致使物料柔脆不能經久嗣後修造戰船當造成之日其船廠附近省城者著在城之督撫提鎮及布按兩司親往驗看其船廠離省遠者著附近府城之文武大員公同驗看務令修造堅固儻有不能堅固及浮冒侵蝕等弊即行題參治罪庶承修之文職有所顧忌不敢草率浮銷而監工之武弁亦可免借端需索之弊著該部
遵諭速行

雍正七年己酉閏七月乙亥

上諭兵部訓練營伍之道必技藝精熟方有濟於實用聞直隸地方營汛中鎗手演習止放空鎗從未裝入鉛子打把似此則信手高低漫無準則何由純熟而成必中之技直隸幾處如此則通省可知直隸一省如此則外省可知嗣後著通行直省督撫提鎮等轉飭所屬於練習火器之時用鉛子打把演熟準頭則火器皆成利用於營伍實有裨益

八月甲寅

上諭兵部盛京旅順地方雖設有水師官兵而俱不能諳練水師事務若無教習之員恐其有名無實著福建水師提督藍廷珍於千總內揀選數員於兵丁內揀選數名熟諳水師者令赴盛京交與該將軍令其教習旅順水師官兵其由福建起身之時著該督撫照資助送往浙江湖廣弁兵之例給與盤費

十月己酉

上諭莊親王等騎射乃兵丁最緊要技藝八旗大臣與章京等皆係率領兵丁出師行圍之人理應親率各官操演騎射嗣後遇平常較射之日俱著學習騎射若年逾五十五歲者聽之將朕此旨徧行曉諭

雍正九年辛亥八月癸丑

上諭王大臣等內務府佐領下每旗酌量增挑護軍或一百名或二百名設立鳥鎗營其作何操演及應給錢糧米石之處著莊親王內

務府總管會同大學士等詳議具奏

乙卯

上諭內閣朕聞各省駐防兵丁技勇多屬生疎營伍亦覺廢弛所養馬匹多不足額漢軍尤甚且遇急用之時竟有將營馬私賣者今特頒諭旨通行曉諭著該管大臣官弁悉心整理勤加訓練務令軍容嚴肅武備周全朕或於明年春月各差科道等官前往查看儻仍蹈故轍一經糸奏定將該管大臣官弁嚴加議處

雍正十一年癸丑二月庚申

上諭兵部古云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所謂備者非徒操練技勇演習行陣而已如馬匹軍裝礮火器械軍行必需之物一一預備於平時及有事調撥便可刻期起程不至拮据延緩此乃設兵之本意也我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年來朕屢降諭旨諄諄訓飭雖該管大臣等稍知以訓練為務然馬力不足資裝器具不周每聞派遣之信勉强周章遷延時日所謂預備者但有虛名而無實際此則該大臣所當深知痛改加意整理者又如營中有必需之匠役不得不酌量給與兵糧數名以資養贍而將弁等每多借此名目將水火夫役等人多佔名糧又每將精壯兵丁多派為親隨不令當差及遇頭目把總缺出卽於此內拔補以致荷戈持戟者差使繁多而不得上進之路朕向知此弊已屢降諭旨切加申飭近聞此風仍未全改亦著該管大臣嚴行查察毋得姑容又聞各營中間有公中餘利如甘州提標馬駅之類原係存公備用而該管將弁往往據為已有收入私槖遇有過往應酬及營中雜費仍攤派兵丁而不卹其艱苦此弊尤當禁革今再行曉諭儻敢視為具文仍蹈前轍勿謂罰不加衆希冀苟免其情罪輕者照例處分情罪重者必在本地正法

雍正十三年乙卯二月辛酉

上諭內閣從來文武兩途國家並重未嘗軒輊於其間而習其業者必專心致志不貳於他岐然後有所成就可以備國家之用每見無識之武臣沽名邀譽輒稱營伍中設立義學興文育材又或請令駐防兵丁子弟就近應該省鄉試此皆舍本逐末糊塗顛倒之見夫國家設立營伍原為折衝捍禦之計營伍中提鎮大員乃弁兵之表率也意之所嚮眾共趨之今乃浮慕讀書嚮學之虛名而於持戟荷戈之地以文章翰墨相矜尚是本業在武而注意於文必致弁兵等相習成風人材漸至軟弱武備亦至廢弛豈整飭戎行之道乎彼弁兵之子弟其資性聰慧可以讀書者聽其延師自課循例考試以圖上進此乃兩全之道為提鎮大員者何必以虛名倡率使之輕視本業且與其設義學以課文何如設義學以課武尤為輕車熟路易於有成也至於

各省駐防乃專為武備而設其子弟通曉文藝者原聽其來京應試以為進身之路若准其在外就近鄉試則伊等各從其便競尚習文之名而漸忘用武之實將來更有何人可充駐防之選乎在京師則文武並用是以文武兼收在駐防則武備是資應以武途為重即如農工商賈各專其業然後可以收其效此古今不易之理奈何分在兩岐其流弊必至兩誤向後如仍有妄行奏請者朕必加以重處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十一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十二

敦睦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十二月壬子

上諭宗室覺羅人等

皇考至仁至厚恩篤宗支凡宗室覺羅大罪薄懲小罪寬免歷年無一人及於刑辟者必不得已乃分別禁錮

皇考時問罪圈禁之人原不應釋放祇以現遇

恩赦姑與寬宥爾等當念身係宗室覺羅須閉戶家居安分靜守悔悟悛過不得再罹重罪

雍正元年癸卯正月丙申

上以莊靖親王博果鐸薨欲親臨祭奠諸王大臣等懇請停止

上諭曰王大臣等所奏雖是但朕之長輩止有莊親王一人宗親誼篤朕心必欲親往著宗人府並有執事之王大臣等隨往

十一月辛丑

上諭王大臣等怡親王於

皇考時敬慎持身廉潔立品未嘗圖利干預一事糾黨邀結一人所屬人員略無擾累其安分自守家計空乏舉國皆知朕素崇獎自朕

御極以來一心戴朕克盡臣弟之道所交事務悉勠公忠亦衆所共知也查從前朕弟兄分封之例總計所得錢糧二十三萬兩朕欲援此例賜之王叩奏辭不已朕勉諭再四僅受十三萬兩而已再照裕親王例令支官物六年王又叩首固辭極其懇切朕欲以王之善表揚於衆且爲後日子孫模範故特諭諸王大臣今不允王之所請既不可得允王所請則超軼尋常實心爲國宣力之弟轉不得以諸弟兄應得之分賜之朕心實爲不忍著諸王大臣議奏

乙巳

上諭王大臣等前將怡親王奏摺交王大臣等

議奏王又屢次奏辭力求允其所請朕尚難
於酌定想王大臣等自難定議今俱著照所
請以副王謙抑之懷朕另行加恩將現在王
所兼管之佐領俱令為王之屬下賞給一等
護衛四員二等護衛四員三等護衛十二員
加賜豹尾槍二長桿刀二每佐領下添給親
軍二名以此加恩於王即遵旨行

雍正二年甲辰正月甲午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朕御極以來加恩文

武官員各得陞階而宗室獨無仕進之路朕
欲施恩予以陞階思之再三總不可得如用
伊等為大臣等及侍衛猶可供朕使令若用
部院或遇屬下人為大臣難以行走勢必至
聽徇情面若令其應鄉會試與民人一體投
檢恐失觀瞻可否補用宗人府官員筆帖式
之處爾等傳與宗人府議奏再宗室內有學
優才美者作何考選之處亦著議奏

閏四月戊寅

上諭宗學正教長輔國將軍普福等朕惟睦族
敦宗務先教化嘗見宗室中習氣未善各懷
私心互相傾軋並無矜恤愛護之意惟知寵
厚妻黨姻婭其於本支骨肉視若讐敵殊為
悖謬或因祖父昔日微嫌追念舊惡必圖報
復即如齊正額行事無狀甘蹈匪僻以致重
干法紀王貝勒之子孫妄自尊大任意奢侈
不顧禮義陷於罪戾者往往有之其將軍及
閒散宗室不知自重狎比小人蕩盡先人產
業者尤為不少昔我

皇考加恩宗室養育栽培撫恤備至苟有片長
薄技靡不收錄如普奇經希勒什亨等皆曾
擢用伊等不思感恩酬德反要結朋黨專事
鑽營大負
皇考委任之意且其居家素行亦多乖戾又如
賴士不安本分蕩產破家及其贖罪軍前仍
不改過生事訐告此皆宗室中之可為炯戒
者朕嘗歎明代宗室年久繁衍失於訓教未

流猥鄙至不可言誠恐朕之宗室日流日下不知前鑒深用為憂是以亟籌保全之道若非立學設教鼓舞振興循循善誘安能使之改過遷善望其有成今特立義學揀選爾等教習宗室爾等隨其資質勸學興行導以禮義夫教訓之方漸摩陶淑非可責效旦夕也但須盡心竭力善為開導毋避怨毋倦怠教習久而禮義明自當遠惡從善或有不遵教訓罔顧廉恥有玷名教者小則爾等自行懲戒大則揭報宗人府會同奏聞其行止端方精勤好學者無論年齒長幼即行保奏從來立教之術莫要於獎善懲惡善不獎不能使之勸惡不懲不能使之改爾等既膺簡任其各平心靜氣屏除私意教訓宗室子弟如己之子弟懇懇然無毫髮不盡其心所須諭旨令其朝夕記誦如木鐸之警衆俾皆覺悟自新庶幾積習可除翕然嚮化以協休風爾等務期勤慎黽勉恪供厥職以副朕篤厚宗親

殷勤教育之至意

五月己巳

上諭宗人府王府佐領分出之人編設佐領令其兄弟子姪管理尚可若以旗分之人湊集編設佐領令其兄弟子姪管理朕意以為非宜雖係兄弟子姪亦各有定分宗室等豈可將他人之定分占據乎凡此等處應行區別宗室為鎮國將軍等職乃伊等分內之事一為佐領竟成諸王之屬下矣其宗室覺羅佐領惟朕可以役使若在王等門下以供使令王等既難自安且多攀附之處理應置之公中令在上三旗行走況閒散宗室內亦有統轄旗分佐領者王公理宜統轄屬下閒散宗室豈宜統轄屬下乎似此者亦應撤出置之公中王等果能為國宣力著有嘉行朕自將佐領添增賜給再公等之長輩宗室陵侮幼輩攙累伊等屬下之人視為泛常公等亦不能相抗任其所為其屬下人等念係本公宗

族之長亦不便於首告或千百之中僅有一二發覺耳其無辜受累者甚多伊等行輩雖卑亦係統轄屬下之人若恃其輩長而陵侮之可乎擾累其屬下之人又可乎將此著宗人府一併詳議具奏

十二月壬午王大臣等奏二阿哥病勢不起

上諭曰前看守之王大臣奏聞二阿哥病症朕即下旨與王大臣於太醫院擇良醫調治昨

者少愈二阿哥披誠陳奏感激朕恩殊為可憫今日醫云病復變重朕欲往看恐二阿哥執為臣之禮俟有事後朕再往奠前二阿哥福金事既照親王之例辦理若二阿哥有事亦應照親王之例辦理一切所用之物交與內務府大臣莊親王常明來保等俱於內府取給理郡王所屬人等俱著穿孝即傳諭令其預備二阿哥之子孫交與總管太監多派人照看從前

皇考時大阿哥福金曾派在內阿哥穿孝如二阿哥有事著誠親王公允祹長子弘曙弘晫弘曣弘昉弘春弘昂穿孝照親王例齊集時值隆冬福金及大臣之命婦免其齊集著擇定出殯日期送至鄭家莊設棚安厝令伊子弘皙得盡子道出殯時命弘翼派領侍衛內大臣各一員散秩大臣各二員侍衛各五十員送至鄭家莊

甲申王大臣等以二阿哥患病溘逝

皇上降旨親往致祭合詞懇請停止

上諭曰王大臣勸朕雖是但朕心不能自已之處爾等尚未盡知二阿哥獲重罪於

皇考其身若在乃係負罪之人今既薨逝則罪案已畢依然朕之兄也從前裕親王歿時

皇考自熱河回京躬臨致奠朕之弟兄俱著穿孝今封二阿哥為親王即與裕親王無異朕登大寶以來於二阿哥處未降一旨未遣一人雖錫賚頻加皆未言及朕所須賜惟交與

總管太監傳送盖朕心不欲受伊拜謝並不欲聞伊感恩之言也前日聞伊病篤朕遣大臣往視二阿哥奏曰臣蒙皇上種種施恩甚厚臣心實深感激又訓伊子理郡王曰爾若能一心竭誠勠力以事君父方爲令子等語此皆二阿哥至誠由衷之言朕今往奠乃兄弟至情不能自已並非邀譽也明日朕必往奠王大臣不必再奏

雍正三年乙巳三月辛亥諸王宗室等以建立宗學具摺謝

恩

上諭曰書云以親九族九族既睦爾等宗室之內自應和協彼此保護骨肉之親豈可相爲讎敵乎朕在藩邸時雖知宗室惡習但孔子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又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朕今卽位教育愛護宗室俱係朕躬職分之事前朕議處蘇努吳爾占之罪伊等並非與朕舊有隙怨祗以骨肉之內

彼此傾陷互爲讎敵一有微隙可乘羣起而攻之則其人何所容身乎今我宗室內互相讎陷之習皆由蘇努所致凡讎當解不當結所謂九世之仇必報者指敵國而言之耳非言宗族骨肉也以骨肉而信下人無影響之言彼此視爲讎敵反與旁人相親豈非輕重倒置乎今朕宗室僅千餘人尚不及十佐領人數若如此互相傾陷何所底止朕甚惜之惟望爾等習爲善人爾宗室內不但同心協力報效國家之人爲朕所深眷只安靜守分不干法紀之人卽在朕眷注之中若妄行犯法朕必照例處分豈可望朕之寬宥乎爾等爲立宗學之故謝恩如以朕設立此學果爲有益爾諸王宗室之子弟或在家延師讀書亦可或勞其身心閱歷事務令入宗室學中讀書亦可惟令教習等嚴加訓誨爾等又時加約束自可望其成就若溺愛袒護己子反怨教訓之人何由望其成立耶爾衆宗室等

聽朕此旨實心奉行各自勉勵或學習經書或嫺熟武藝宗族骨肉內彼此扶持各守本分無貽羞辱如果學習數年文武兩途有幾人成材則朕心喜悅如獲奇珍庶此學之設不爲虛矣再宗室子弟之成丁者宜各自黽勉覩學至於鼓舞振作之勸則在爾宗人府王貝勒公等如數年中各自勤學誠得幾人成立彼時不但爾等謝朕之恩朕且舉行筵宴以誌歡慶總之宗族骨肉之間以和爲貴爾等勉旃

雍正四年丙午七月辛亥

御書忠敬誠直勤慎廉明匾額賜怡親王

上諭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曰朕自卽位以來怡親王事朕克殫忠誠至純至恪事事爲朕實心辦理而朕委任之處甚多約畧舉之職掌之大而且繁者有九議政關係機密戶部掌領度支三庫總理出納興修畿輔水利以厚民生管領漢侍衛以育人材至於諸王子之事務舊邸之事務以及督領圓明園八旗守衛禁兵養心殿監理製造鉅細事件皆一人經畫料理而怡親王公爾忘私視國事如家事處處妥帖能代朕勞不煩朕心蓋其忠君親上之念肫懇篤摯是其忠也小心兢業無纖毫怠忽是其敬也精白一心無欺無僞是其誠也直言無隱表裏如一是其直也黽勉奉公夙夜匪懈卽如目今王雖身抱疴疾而案牘紛紜披閱不倦朕聞之實至於不忍是其勤也一舉未嘗放逸一語未嘗宣漏

是其慎也淸潔之操一塵不染是其廉也見理透徹莅事精詳利弊周知賢愚立辯是其明也是以朕特書忠敬誠直勤慎廉明八字賜之惟朕深知王之德洞悉王之心覺此八字實不能盡其美善亦無一毫過量之詞若有一字不確不切是朕之頒賜非嘉奬之詞乃譏諷之語矣朕不爲也且朕賜此八字乃就怡親王事朕之大端而言至於王之當年

侍奉
皇考極盡誠孝深蒙
皇考之慈愛而其居心之方正秉性之和平待人之寬厚遇下之仁惠種種善行筆不勝書朕觀爾等在朝諸臣於忠勤慎明四字尚多有之若敬誠直廉四字朕則未能輕許向後咸當奮勉砥礪以副朕望

雍正六年戊申二月丙戌

上諭宗人府果郡王爲人直樸謹愼品行卓然

朕即位以來命王辦理理藩院及三旗事務數年王矢志忠誠毫不顧及己私執持正理毅不瞻徇贊襄朕躬允稱篤敬王微有弱疾雖偶爾在家調養而一切交辦事件仍然盡心料理今承我
聖祖皇考六十餘年至聖至神化洽宇宙之恩普天共享昇平因無庸似昔年諸王効力於行間朕以爲若能盡心爲國備極忠誠恪守臣子恭順之道其人爲尤勝其事爲尤難著將王晉封親王爲朕之子弟及世世子孫之
表範

雍正七年己酉閏七月癸未

上諭王大臣等向來覺羅佐領或有或無俱未畫一今既將下五旗覺羅佐領由各該王屬下撤出作爲公中佐領朕意均派八旗方爲妥協前者宗人府設立宗學祇令教習宗室未及覺羅覺羅人衆今若一槩歸併宗學教者勢難遍及應每旗各立一衙門管轄覺羅

或王或公派委一員統理令其於各該旗覺羅內揀選老成練達品行端方者一二人分管即於該旗衙門之旁各設一學除情願在家學習者外擇其可教之人令其讀書學射滿漢兼習所派出之管轄人員不時訓誨稽察如內有行止不端不知守法安分者即回明宗人府王等令在該旗衙門居住學習禁止出門俟其改行遷善之後再許出門年底彙疏具題如此則於覺羅少年子弟大有裨

益而人人皆可成就著宗人府王公等會同
滿洲大學士六部尚書詳悉議奏
雍正八年庚戌五月甲戌
上諭內閣朕因怡親王薨逝中心悲慟雖強自
排遣而飲食俱覺無味寢臥皆不能安蓋王
之事朕誠敬忠愛之心八年有如一日自古
以來無此公忠體國之賢王則朕所以待王
之禮亦應在常例之外今朕素服一月以稍
展思慕不釋之情此一月之內朕既素服則

在廷諸臣遇朝服之期亦著仍穿常服一切
宴會俱不必行凡朕加恩於王之處皆不足
以酬王之碩德豐功而在朝之諸王大臣官
員等受國家之恩必念國家失此賢王同深
悲痛昨日朕親臨奠醊之時見滿漢文武諸
臣悲切之狀人有同情朕心甚慰益見王之
素行感人者深也
丙子
上諭內閣怡親王忠孝性成端方清直當年事

我
聖祖皇考敬謹恪恭克盡子臣之道深蒙
皇考慈愛而王慎密有加小心安分此中外所
共知者逮朕御極之初命王總理事務王夙
夜匪懈公爾忘私精白一心無欺無隱其殫
竭忠誠贊襄於密勿之地者八年有如一日
至於軍務機宜度支出納與修水利督領禁
軍凡宮中府中事無鉅細皆王一人經畫料
理無不精詳妥協符合朕心無煩朕之指示

其有關於吏治民生之利弊有聞必奏每語
必詳而爲國家保護善類培養人材一片篤
摯真切之念形於寤寐王之懿德美行從不
欲表著於人而人亦無從盡知之朕即知王
最深而亦口不能宣筆不能述也是以雍正
四年特書忠敬誠直勤慎廉明八字以賜彼
時降旨朕深知王之德洞悉王之心覺此八
字實不能盡王之美善不過就王事朕之大
端而言耳蓋王實能佐朕治安天下朕實賴

王翼贊昇平偏觀自古史冊所載賢王懿戚
從未有可與王比倫者且王居心之和平公
正行事之寬厚仁慈皆足以享遐齡而綿壽
算豈意王遽舍朕而溘然長逝耶自去年冬
月王抱病以來朕縈於懷無刻稍釋商確醫
藥默禱
神祇以冀沉痾頓起乃今醫藥罔效祈禱不靈
天何奪我忠誠輔弼之賢王若此之速耶王
抱恙時居住交輝園與圓明園相近朕聞欲

親往看視王再三懇辭而於一旬半月之間
必力疾入圓明園與朕相見及王病勢漸加
力不能支惟恐朕心憂煩則稱交輝園乃起
病之所暫且移避遂養疾於西山無非欲與
圓明園相遠令朕不深悉其病狀可以安慰
朕心也及王回城中府第朕以祈雨回宮前
月得雨之後王屢次奏請朕幸圓明園是王
但恐以病狀煩勞朕心而於己身之生死全
不計及也及聞病勢沉篤朕方欲命駕臨視

乃王聞知卽脫屣而去蓋王不欲以永訣傷
朕之懷是以顯此剛決之相其於去留之際
明白超脫若此在王成一忠孝正直賢智慧
覺之全人而朕頓失此柱石賢弟感痛悲哀
何能自已耶王之德行功績難以枚舉從來
豐勲偉烈必膺國家崇報之典惟王為
聖祖皇考之令子為我朝
列祖之功臣允宜配享
太廟列於從前建立大功諸王之次庶與王之

功德相副且可上慰
列祖
皇考在天之心而朕思念悲切之衷亦可稍解
於萬一其餘一切恩䘏典禮該部會同大學
士九卿悉心詳察從優定議具奏

丙戌

上諭內閣怡親王為朕辦理大小諸務無不用
心周到而於營度將來吉地一事甚為竭力
殫心從前在九鳳朝陽山經畫有年後因其

地未為全美復於易州泰寧山太平峪周詳相度得一上吉之地王往來審視備極辛勤又恐隨從人等煩擾居民將飲饌之屬俱不令前驅預備常至昏夜始進一餐其所擇吉壤實由王親自相度而得而臣工之精地理者詳加斟酌詢謀僉同且以為此皆王忠赤之心感格神明是以具此慧眼卓識也其相近山水廻環形勢聯絡之處又有中吉次吉之地朕以王經營吉地實為首功欲以中吉

者賜之王驚悚變色惶懼固辭朕鑒其誠心遂寢其事已而在六十里外淶水縣境內得一平善之地曰此庶幾臣下可用者奏請賜給朕彼時遲回未曾降旨王於病中令侍郎劉聲芳懇切轉奏朕不得已允其所請王得旨喜極至於踴躍忭舞云皇上待我隆恩異數不可枚舉今茲恩賜則子孫世世俱受皇上之福於綿長矣即日遣護衛前往起土越數日護衛呈看土色王取一塊捧而吞之蓋

王知朕眷王之深惟恐塋域未定將來仍以前所欲賜之地賜之也其用心之謙謹周密至於如此王薨逝後朕詢問王府管事之人知王病中將身後之事一一指示特畫親王墳塋圖一幅與其王妃及諸子曰我身後塋地之制悉照會典所載親王之禮行毋得稍有踰越如或稍過則汝等違我之治命矣昨王府之人以圖進呈朕覽僅有門三間享堂五間此國家經常之制非所以待有大功之

賢王者但思王之生平謙抑退讓朕每加恩禮王必再四懇辭朕鑒其一一實皆出於至誠往往俞允今若身後獨不從其言朕心有所不忍然以豐功碩德不世出之賢王而寢園僅循常制則褒德顯功之典禮實為缺畧朕心又有所不忍今如何使朕心之輾轉不忍者得以大慰而揣度王心亦受之而安且揆之於禮適為合宜允協著大學士九卿等悉心詳酌定議具奏

六月丁未

上諭大學士等從前怡親王常在朕前奏稱白家疃一帶居民忠厚善良深知感激朝廷教養之恩今王薨逝而彼地居民人等感念王之恩德欲自備資本建立祠宇歲時致祭輿情懇切足徵王之遺愛在人而民風醇厚亦即此可見朕心深爲嘉悅欲將白家疃數村地丁錢糧永遠蠲免以爲將來祭祀香火之資益使良民均霑恩澤爾等確議具奏

辛酉大學士等議奏怡親王塋制

上諭曰怡親王有遺言身後殯殮只用常服一切金玉珠寶之屬槩不可用王妃及諸子遵其遺言只以常服爲殮即平日所束之帶亦未曾用朕親臨其喪亦祇以血淚巾帕及所佩香囊附棺中示含玉之意誌永訣之哀蓋王天性節儉一生服食之需愛惜物力不肯多費絲粟故拳拳於身後如此且識見高明深稟古人寶玉送死之戒即此一節其器量過人遠矣是以附身附棺之物皆從其遺言不忍違其素志至於園寢之制則關係國家之典禮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乃古今之通義恐非朕所得私亦非王所可讓者今大學士九卿等酌古準今詳明定議悉與典禮符合甚愜朕懷著依議行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十二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十三

用人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十一月庚戌

上諭大學士等朕惟敷政之道用人爲先闢門籲俊之典由來尚矣然知人則哲自古爲難朕在藩邸不與朝臣往來所以內外大小官吏皆不能晰知今荷

皇考大行皇帝命承大統臨御之初簡用人材爾諸大臣皆久蒙

皇考知遇任以股肱茲値

梓宮在上靈爽式憑爾等哀感交迫之時益當各竭忠藎仰報高深內而大臣以及閣曹外而督撫以及州縣或品行端方或操守清廉或才具敏練者爾等各據眞知灼見從公具摺密奏古人云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爾等果矢公忠以人報國或素日同僚共事或同年或門生親戚子弟俱准保奏勿避

嫌疑勿徇私援黨勿沽名市恩勿輕聽風聞勿言過其實有一於此則上負

皇考任用之恩又負朕諮詢之意矣

皇考遺命囑朕篤愛懿親保全臣下數十年來

聖明之世本不容有姦貪昭著之人朕所需者人材但當有舉無劾毋得修怨陷害爾等具摺或滿字或漢字各須親寫不可假手於子弟詞但達意不在文理字畫之工拙其有不能書寫者卽行面奏至於政事中有應行應革能裨益國計民生者果能深知利弊亦著各行密奏朕自卽位以來用人行政若有闕失亦宜直言勿諱朕之諄切詢問者一則急欲得人以資治理二則欲知朕行事之當否三則觀爾等所舉之人及所奏之事便可知爾等之居心制行矣

雍正元年癸卯二月丙寅

上諭六部尚書侍郎等各部屬員旣各分司則各宜職守彼此不得干預況每司滿漢共有

六員不可謂辦事無人若皆闒冗貪庸何難
指名題參另易其人安用他司越俎代庖乎
此明係鑽營包攬爲漁獵之計嗣後不論何
司不論滿漢永遠不得借才能之名一人兼
攝數司之事若有緊要事件暫時派出揹辦
一二事尚可

三月乙酉

上諭吏部各省督撫衙門事繁非一手一足所
能辦勢必延請幕賓相助其來久矣但幕賓

賢否不等每有不肖之徒勾通內外肆行作
弊黜陟屬員則淸濁混淆申理獄訟則曲直
倒置敗督撫之淸節誤督撫之功名彼則置
身事外飽橐而去殊屬可恨夫今之幕客即
古之參謀記室凡節度觀察等使赴任之時
皆徵辟幕僚功績果著即拜表薦引彼愛惜
功名自不敢任意苟且嗣後督撫所延幕客
須擇歷練老成深信不疑之人將姓名具題
如效力有年果稱厥職行文咨部議敘授之
職位以示砥礪該部詳議具奏

四月甲子

上諭直隸各省督撫國家敦勵風俗首重賢良
舉髦士以勸秀民實爲政教之大端凡封疆
大吏宜共體此意廣詢博訪不可視爲具文
漫不加察也前所頒恩詔內有每府州縣衞
各舉孝廉方正暫賜以六品頂帶榮身以備
召用一條距今數月未有疏聞豈通都大邑
之中海澨山陬之遠遂無潛修砥操克稱俊

乂可應詔旨者歟誠恐有司怠於採訪雖有
端方之品無由上達殊負朕殷殷延攬之至
意特著直省各督撫速遵前詔確訪所屬果
有行誼篤實素爲鄉黨所推者即列名具奏
毋得隱蔽及濫引塞責

十月辛亥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部院筆帖式食俸僅
二十八兩不及一護軍領催之錢糧而伊等
樂於供職者冀有陞轉之途也伊等既有陞

轉之途若概與加俸恐伊等不知鼓勵轉不竭力嗣後各部院筆帖式著各堂官及該管之人將伊等內謹慎無過又或辦事勤敏或寫本精工或善於繙稿者於年終分別保奏此保奏之人如何照伊等品級增添俸銀或另行加恩之處朕再降旨

乙丑

上諭大學士等國家建官分職於翰林之選尤為慎重必人品端方學問醇粹始為無忝厥職所以培館閣之材儲公輔之器也從前

聖祖加意育才循循訓導又纂修各種書籍需員甚多故翰林院編檢幾至二百人庶吉士亦五六十人朕臨御之初未有編纂諸事又未能如

聖祖之善於訓導誠恐人才置之閒散特多方錄用內而科道吏部外而道府州縣俱各隨材器使務令疏通今編檢尚有百餘人庶吉士尚有數十人著內閣大學士會同翰林院

掌院教習秉公別擇其學問優長字畫端楷或精於繙譯國書者留本衙門辦事及派各館纂修其或才具練達可當科道吏部之選或長於吏治編檢可為道府庶吉士可為州縣者一一分別具奏至或老病衰廢願自解退者聽其以原官休致其有行止不端事蹟確實者奏聞革退今朕特恩開科人材輩出將來揀選庶常朕當親加考試引見揀選至日後散館仍照舊例以三等分用目今正屆

殿試之期朕深知向有擬送策聯鑽營甲第等弊殊可痛恨朕所點閱卷大臣俱係平日實心委任之人各宜虛公謹慎杜絕諸弊倘有仍蹈前轍者必嚴加處分務使文治日隆英材蔚起以副朕籲俊興賢之至意

十二月辛亥

上諭八旗都統等向者每甲喇止設參領一員因不敷用始委署一員協理昨議政大臣奏稱護軍校驍騎校等官以之委署參領職卑

不勝其任應停其委署等語朕加以酌量將委署參領改作副參領秩爲五品嗣後副參領員缺仍將護軍校驍騎校等官一併揀選引見補用若參領副參領奉有差遣其員缺應行委署者奏聞委署如此則責任專而管轄得力由兵丁出身者其陞轉之途亦不致壅滯旗下既得人材辦理事務亦大有裨益至現在委署參領應分別優劣優者授爲副參領劣者令其各回原職

雍正二年甲辰三月庚辰

上諭吏部兵部朕命各省督撫提鎮將所知官員保題特以要缺須得人辦理耳若其人著有勞績陞任別省者概不肯令赴陞任仍復題留本省殊未允協夫天下一體豈得各分爾我嗣後如係水師營緊要員缺仍許題請外餘俱不許題留

八月己丑

上諭吏部國家分理庶績務在得人道府州縣等官尤屬要職其有才幹素著廉潔自持者倘不得以時上聞何以示勸著於各省道府同知通判州縣等官內總督保奏三員巡撫保奏二員布政使按察使各保奏一員將軍提督亦屬本省大員將所知者亦令保奏一員俱各密封保奏不得會同商酌此保奏內不必將朕特用之員塞責朕特用人員有才守兼優者不拘人數亦另摺奏聞俟朕降旨調取之時再令來京引見如保奏不當日後劣蹟敗露將保奏上司一併治罪

雍正三年乙巳三月甲寅

上諭吏部月選道府州縣等官於地方民生最爲切近與其甄別於既仕之後不若詳愼於未仕之前是以我

皇考特重其事每於月官銓選之後令九卿詹事科道驗看凡有出身不正素行不端之人各將所知據實陳奏而九卿等每多瞻徇莫肯抒誠及朕臨御以來屢降明諭務令直陳

無隱乃仍循舊習瞻顧懷私係同鄉則畏避嫌怨係別籍又謂不能確知如此殊非慎選官方之道也嗣後月官掣缺之後九卿照例驗看但九卿人少不能周知並令各部院衙門堂司官將所知漢人內有出身不正行止不端者各具密摺於月官考履歷之日至乾清門進呈其有品行素優者亦令密奏若係旗員則令本佐領參領都統副都統亦照此例各具密摺奏聞倘有挾讎誣奏者朕參閱

衆論自能洞悉諸臣亦斷不能欺朕也如此則不肖倖進之徒皆知儆畏名器不致濫邀矣

六月庚寅

上諭吏部外任官員迴避本族例俱赴京另補朕思督撫兩司及統轄全省之道員其族人迴避者自應赴京另補若分巡數府之道員及知府同知通判知州等官所轄之地無幾其屬員職分卑微若必一例赴京另補未免往返稽延艱難拮据深可軫念嗣後遇此等應行迴避之員著該督撫即於本省內調補如此則屬員既避本族迴避之例而又無另補守候之苦於公私均為有益爾部即遵諭行

十月己巳

上諭果郡王允禮順承郡王錫保八旗漢軍內有平居孝友守分讀書之人考試既不獲中式而又不能別就者爾二人查明分別挑選

其上三旗包衣旗鼓佐領下人令內務府總管保奏其王等包衣旗鼓佐領下人令各該王保舉如此則人不致於壅滯而亦可得才能之選矣

雍正四年丙午六月丙寅

上諭吏部三年舉行大計所以激濁揚清整飭吏治必舉劾之間至公至當方足以昭勸懲之典查定例卓異人員俱送京引見而參劾人員則聽候部院議奏不行引見此中或有

寬抑及避重就輕等弊亦未可定嗣後大計之年除貪酷之員既已指明劣蹟參奏無庸再行引見外其餘參劾等官該部照例處分出缺其應作何送京引見之處九卿詳議具
奏

己丑

上諭諸王大臣等從古帝王之治天下皆言理財用人朕思用人之關係更在理財之上果任用得人又何患財之不理事之不辦乎朕即位以來推心置腹以待爾等大臣時時諮訪務得人才共襄庶政爾大臣等亦各有所保薦以備任用朕深嘉之但知人自古爲難而保人更非易事知人者不過知其才具豈能知其存心保人者亦祇能保其目前豈能保其異日是以朕曲加體諒從不苛求但公私二字所關甚重不可以不辨而公中有私私中有公尤不可不時時警省也即如始初見其人善而舉之既舉之後其人改操易轍

即當據實奏聞倘以爲從前既舉而自護其短爲之掩飾彌縫此則公中之私也或始初因朋友故舊之情而舉之既舉之後時時警戒提撕相責以善一聞其聲名不好或即行檢舉或密奏以聞此則私中之公也爾諸大臣每一人所舉多者不過二三十人平時訪察其行爲勸勉其廉謹或有居官不善即行參奏不稍回護如此則人人有所忌憚爭自濯磨國家可收得人之益爾等亦不愧以人事君之義矣又如爾等大臣各有子弟居官爲父兄者同列於朝情關朋友豈不望其有成然與其私受囑託庇護朋友之子弟使子弟有所恃而不肯努力上進何如切加教導使其儆惕玉之於成若大臣子弟既有父兄之訓廸又有堂官之督率則成人者必多國家豈不甚樂有世家大族之子孫而用之哉總之朕之優待爾大臣與其遷官賞賚不若成就爾之名節爲一不朽之人爾等之於朋

友及薦舉之人與其結以私恩小惠護其過徇而喪其人品何如以大義相規使之爲端人良吏永保令名至於家庭之間訓導子弟又不待言矣勉之戒之

七月丁酉

上諭吏部道府等官有表率屬員之責必得賢能諳練之員方於地方事務不致貽誤朕愼重官方雖州縣等官皆審酌補用而於道府尤爲加意非審知其人材識足以勝任者不輕試用捐例候選人員初任者多於地方事

務從未經歷一旦昇以道府驟膺民社未必遽能稱職及至不稱職時督撫糾參反受黜革情亦可憫嗣後凡係捐例候選道府人員俱著補授各部郎中令其學習辦事至應陞道府時令各該堂官保送引見

已亥

上諭吏部朕從前曾下諭旨各省道府州縣之居官好者命總督保舉三人巡撫保舉二人提督布政按察二司各保舉一人密封具奏不得互相商議原以通省人才不少保舉多者不過二三人少者僅一人諸臣於所素知者各拔其尤自然精確督撫提督布按二司皆朝廷大吏受國家深恩自應體朕爲天下得人之意不徇私情秉公薦舉乃其中竟有挾私妄舉者及來京引見俱極庸陋殊非人臣以人事君之義今各員俱已引見爾部可再行文與各省督撫布按二司除從前曾經

密舉及朕特旨補授各員外督撫暨布按二司各於道府州縣中明舉一人不得雷同督撫自行題奏布按二司咨呈爾部文到日爾部即繕摺具奏被舉之州縣官員並令給咨來京引見保舉之道府官員不必來京如有挾私任情草率濫舉者朕必從重治罪斷不姑容

雍正五年丁未二月乙亥

上諭河南巡撫田文鏡據奏請將候選州縣分

擬各省學習以裨吏治此議朕於踐阼之初業經思及因難以施行遂寢而未發蓋自古迄今大抵中材居多欲求出類拔萃之賢世不屢覯故理國之道貴儲才有素首先以厚風俗爲要務風俗旣端斯趨向有方而人材蔚起不特科甲輩學古入官卽一切旗漢人員宜無不講求經濟吏治民生豈盡茫然莫喻但恐其居心不肯恪秉公忠以奉乃職耳若慮以民社爲新進後生所嘗試之具粤稽

舜典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已啓後世科資循格之端是以地方外吏全賴守封疆者激揚公正糾舉精明正所謂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也至云新選者少則數月多則經年安保其無害於民令學習之員不令攝事無由覈驗優劣委令署理彼僉邪小人之爲害於民又獨不然乎況督撫諸臣雖簡命自朕未必一皆公爾忘私或稍涉夤緣則大啓奔競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不寧惟是卽朕現今用人之法亦止堪暫行一時將來自仍歸於

聖祖疇昔銓衡之成憲朕緣目擊官常懈弛吏治因循不得不大示鼓厲以振作羣工委靡之氣俟咸知奮勉治行改觀時朕另有裁處又據奏朕超擢敎職爲州選舉生員爲縣雜職亦准卓異試觀如是甄拔才堪入彀者能得幾人此亦出於偶爾旁求非可永遠循行之良策所以吏兵兩部向年舊例悉仍舊貫未命更張一二閒遇督撫越例題請補授亦

俱令聲明原委朕降特旨允行蓋有深意存焉豈俾輕紊成憲而致一代典章混淆無序哉

三月丁未

上諭吏部會試舉人著該部揀選引見併問九卿將所知者舉出再舉人內有伊等同鄉素日推服之人亦著舉人公舉或數人共舉一人或十數人共舉一人俱將姓名註明務須有猷有爲有守之人方可推薦不得冒濫

閏三月乙丑吏部遵
旨會同九卿揀選下第舉人引
見分發各直省以州縣委署試用
上諭曰守令乃親民之官關係百姓之休戚故得其人則民生被澤而風俗日淳不得其人則民生受累而風俗日薄自古安民必先察吏此不易之經也朕御極以來夙夜孜孜欲使薄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而此願一時難遂者則以縣令之不能盡得其人也果能

得有猷有爲有守之人布散各省分膺民社之寄彼一人之精神力量足以貫注乎一邑凡督撫大吏耳目心思之所不能徧及者縣令皆能體察經理之則民生安得不厚風俗安得不淳而朕心無一夫不獲之願於是乎可遂矣向來各省縣令多循資按次照例選用之員故其中庸碌無能者有之年力衰憊者有之少不更事者有之以致苟且因循貪位竊祿諸事闒冗職掌廢弛此等之人尚不

能顧一身之考成豈能爲地方之憑藉乎今因會試後天下舉子齊集京師朕思其中必有才品兼優之士是以特加遴選畀以縣令之任朕之所望於爾等者不僅在於辦理刑名徵收賦稅了簿書期會之責而已必須實盡父母斯民之道視衆庶爲一體剛柔相濟教養兼施化澆漓而爲醇良懲僉邪以安善類古稱愛民如子此語最宜體會父母愛子之心未有不教之以正者縣令果視民如子豈有優柔貽害姑息養姦行婦人之仁忘聖

賢之義而可謂之恫瘝保赤者乎書經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自古聖賢爲治皆尚實政最惡虛名若特存沽名市惠之心必至爲同流合汚之鄉愿又何能爲整綱飭紀之良吏乎從來父子之間施者不以爲恩受者並忘其感守令之於民果能潛移默化使閭閻習爲固然而泯其感頌之迹斯不愧父母之稱而媲美古之循良矣紳士居鄉倘有違理

肆行之處令有司約束勸導之者無非欲其
同歸於善並非令地方官有意摧折之也爾
等涖任後於紳士之品行端方者則當加意
敬禮以樹四民之坊表其小有過愆者則勸
戒之令其悛改其不可覺悟不可寬宥者則
置之於法以警其餘如此則賞罰公明輿情
悅服而觀感興起比戶可封矣爾等身叨鄉
薦皆以古之孝廉相比擬何以克副此孝廉
二字且現經下第選期尚遠朕破格遴選授

以官職卽論感恩圖報之常情亦當人人自
奮況朕心實仗爾等為朕教養斯民移風易
俗以成一道同風之盛爾等豈可薄待其身
而為陋習所漸染私欲所牽制乎爾等果能
卓然自立不負選用朕自格外加恩倘拜命
之初一時感激而涖官以後頓改初心則不
但國典王章無可寬貸卽清夜靜思亦應無
地自容矣勉之勉之

四月癸巳

上諭內閣從來為政在乎得人書曰野無遺賢
萬邦咸寧蓋賢才登進在位者多則分猷効
職庶績自能就理而民生無不被其澤也朕
卽位以來加意旁求凡所以延訪擢用之道
無不備至如現任官員及候補候選科目諸
人每特令薦舉遴選引見廣開錄用之途冀
收羣策之力又念各省學校原以養育人材
命學臣保舉賢能升聞於朝以備任使乃直
省學臣所舉人數不多又或草率塞責不能

副得人之實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古者取
人之法惟鄉舉里選合於三代之制今直省
府州縣學貢生生員多者數百人少亦不下
百餘人其中豈無行誼醇篤好修自愛明達
之士乎著州縣官會同該學教官將貢生生
員內居家孝友行己端方才可辦事而文亦
可觀者秉公確查一學各舉一人於今年冬
底申報該上司奏聞請旨或實無可舉者出
具印結該督撫查實奏聞朕因廣攬人材舉

此曠典所以黜浮華而責實用州縣教職爲一方師長選賢薦能乃其專責倘敢虛應故事濫舉非人照溺職例革職或徇情受賄則當重治其罪八旗之滿洲蒙古漢軍亦照此例將人品端方通曉漢文者著該佐領各舉一人如不得其人亦具印結令該都統彙齊
奏聞請旨庶使潛修篤行之士得以表見而
國家亦收得人之效矣

五月庚辰

上諭直省司道知府等朕惟治道之要莫大於用人督撫經理地方必任用司道知府猶朕統御天下必任用在廷諸大臣如廷臣不能實心任事則庶務之繁朕豈能以一人獨理如司道府不能實心任事則屬員之賢否民生之利弊督撫豈能徧悉而周知用人之關於治道誠至重矣第人之才具不同心術各異用之有甚難者彼司道府等官有一等姦巧之人督撫有所委託稍涉繁難謂非分內

所應辦即逡巡退縮似此懷姦詭避而反沽不阿諛上司之名此人之不能爲督撫用者也有一種好事之人不安本分惟所欲爲如遇無能之督撫則事無大小任其簸弄督撫爲所把持而不能自主如遇有爲之督撫則巧窺意旨百計投合督撫不覺入其彀中一任逞其私智此又督撫之用非其人者也顧爲督撫者勢不能不於所屬之司道府寄耳目委腹心必將遴選其能任事者而委任焉人見其於稠人之中專任一二人則指爲鑽營奔競甚至媒蘖其短以爲怙勢作威攬權納賄必致損敗督撫之聲名此等皆非公恕之論也且其人既爲督撫所信任自當不取悅於同官不徇庇乎下屬銳意孤行無所顧惜其心有何攬權怙勢之可言哉論者不察其心從而媒蘖之抑何不恕之甚乎朕以爲人之行事所辦在公私是非之間而已向令此一二專任之司道府官果能秉公持正實

心辦理地方之事不特督撫資其贊助朕亦且嘉賴焉要之用人有專任一二人者亦事勢有所不得已焉耳設使各省司道府等官皆殫其宣力分猷之實則督撫何樂而不多用也亦猶在廷諸大臣人人公忠體國則皆朕之股肱心膂朕求之而不可得者又何取乎一二人之專任哉但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彼爲督撫者因屬員中不能盡得其人而用之乃不得已而以耳目腹心專付之於一

二人或有擇之不精用之不愼所託非人稍有所覺卽當警省改悔不可袒護飾非則無過矣朕實深悉直省督撫用人之委曲復洞鑒直省司道府各官種種情僞爲此諄切曉諭俾各警惕猛省直省督撫務須仰體朕意將屬員時加體察勿爲宵小欺蒙朕自有遠照斷不使若輩少有遁情夫天下上智下愚之人無幾惟中材可與爲善可與爲不善者居多尚其敬聽朕訓共勉爲秉公持正實心辦事之人下不愧州縣之表率上以不負督撫任用者不負朝廷則吏治烝烝日上措天下於郅隆不亦美與

九月乙丑

上諭吏部凡縣令改授教職者因其不勝牧民之任例當罷斥朕念其讀書攻苦遐授一官不忍遽令廢棄是以俾居師儒之席以展其所學此朕格外之恩也況教官有化導士子之責較理民之任關係尤重應當殫心竭力以盡職守倘因改授之故志氣瘵頹奉職怠忽著各省巡撫學政查參議處

十一月乙卯

上諭吏部定例凡在京各部院官員因病告假回籍調理者病痊之日仍以原衙門補用至在外各官一經告病卽令休致所以防不肖有司之託病規避也夫外官有地方之責患病不能辦事自應呈請離任但病痊之日格於成例雖有才具優長之員不得起用殊爲

可惜從前有府縣官員告病者朕降旨調來
引見見其才尚可用卽命醫調治痊可仍行
補用誠以人才難得雖片長薄技不忍棄置
也嗣後外官告病者著督撫查明確實具題
令其回籍調治痊可有情願起用者於本籍
起文赴部引見仍以原缺補用如此則可以
杜規避之端而人才亦不至於淪棄矣

十二月丁亥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爲治之道首重得人朕臨
御以來夙夜孜孜廣爲諮訪期得人材以理
庶政而內外臣工所保舉之員其中秉公推
薦足備任使者固不乏人而徇私濫舉及苟
且塞責者亦復不少朕思薦舉人材關係國
家辦才論官之要道舉得其人則政事無不
就理舉非其人則弊從此而生孟子曰立賢
無方孔子曰舉爾所知觀聖賢之言則知得
人之道宜廣其途以爲搜羅而各舉所知庶
可以收克知灼見之益也今特諭內外諸臣

等京官自翰林科道郎中以上外官自知府
道員學政以上武官自副將以上旗員自叅
領以上皆令各舉一人滿洲官員則保舉滿
洲漢軍官員則保舉漢軍漢人官員則保舉
漢人文職官員許保武職武職官員許保文
職於滿漢文武內或係現任職官或係候補
候選之人或係進士舉人貢監生員或係山
林隱逸務期有猷有爲有守品行才具足備
國家之用者各人密封奏摺赴奏事人員處
轉奏外官則遣家人齎送密摺來京付奏事
人呈進卽或親戚子姪等亦可據實薦奏不
必以嫌疑引避但京官如尚書侍郎外官如
督撫提鎭兩司皆係朕已經深知簡任者不
必入所薦之列其奏摺內只開列本人官銜
姓名註明所薦之人官銜考語不必引頌聖
繁文此朕旁求俊乂之苦心冀賢才輩出師
濟盈廷俾百職得宜庶務畢舉凡有保舉之
責者不得瞻顧私交不得受人囑託不得互

相商議不得輕聽風聞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凡人生平豈無一人熟識深知者况旣列朝紳受國家之爵祿而朕又推心置腹畀以舉賢薦能之美事倘猶有懷藏私意濫舉非人者淸夜捫心尚可以爲人乎且朕之觀人往往洞見隱微將來觀所舉之人卽可知舉人者心術之公私識見之明昧亦不使諸臣得以行其私也

雍正六年戊申四月丁未

上諭內閣凡辦理府州縣事務若得曾經出仕諳練之人於地方實有裨益朕愛惜人才於罷斥之員常降旨調來引見以觀其才具之優劣不忍令其棄置今思從前因公罣誤之員其中未必無才守可觀者著吏部行文各省凡知府同知通判知州知縣任內除大計特疏糾參外其因公罣誤降革者該員曾經居官五年而離任之後交代淸楚無錢糧案件未淸之處准本人親赴吏部具呈吏部不拘人數卽行奏聞考試履歷帶領引見候朕酌量起用起用之後若有貪婪不法再經參出必嚴加治罪倘係平庸無能或行止不端之人妄自陳請希圖僥倖者亦難逃朕之鑒察

七月庚申

上諭內閣向來督撫赴任之時有奏請將平日所知人員帶往以備委用者朕因督撫事務甚繁欲得素所熟悉之人以收臂指之效事

屬可行是以允從所請令其帶往酌量題補近聞督撫等帶往人員在地方不甚相宜或羣相趨奉而指爲上司之腹心或妄生議論而以爲上官之偏袒其中弊端日生以致流言不少如楊文乾請帶王士俊殷邦翰前往廣東楊文乾信用之廣東闔省人心不服陳時夏請帶蔡益仁往蘇而江南之人指爲陳時夏之耳目岑毓立請帶朱亨衍李敏德傅樹崇往陝西原爲備辦軍需乃不令効力一

事藩司孔毓璞郎逢迎巡撫以一人委署二缺而命往試用之員不行委署此皆帶往人員不宜於地方者朕思所帶之二三人其得力有限而沮衆人効力之心則為益少而無益多況屬員之微愆小過上司本應曲體保全而既為督撫帶往親信之人理當畏避嫌疑有不便格外保全之勢亦非所以愛惜人才也且督撫等果公正精明善於察吏則闔屬中豈無有廉幹之員可相信以心相資為

理者何必於帶往之一二人是賴而啓衆口之疑議乎文官與武職不同武職以弓馬技勇為主有操練兵丁差委巡緝之事督撫提鎮等將熟悉之人奏請帶往以供使令可以得其効用之益至於文員則不應帶往從前督撫等之奏請甚非朕亦不當允從其請除督撫已經到任之後因本地要缺奉旨題補而本地不得其人將別省舊屬題補者不必解任外如楊文乾陳時夏岑鴻立及各省督撫大吏從前所請帶往之人自今現在屬下者俱著回京請旨另用

十月癸未鑲黃旗蒙古副都統宗室滿珠錫禮條奏京營叅將以下千總以上等員應叅用滿洲不宜專用漢人

上諭曰從來為治之道在開誠布公遐邇一體若因滿漢存分別之見則是有意猜疑互相漢視豈可以為治乎天之生人滿漢一理其才質不齊有善有不善者乃人情之常用人

惟當辨其可否不當論其為滿為漢也自我

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即滿漢兼用是以規模宏遠中外歸心蓋漢人中固有不可用之人而可用者亦多如三藩變亂之際漢人中能奮勇効力以及捐軀殉節者正不乏人豈可謂漢人不當用乎滿洲中固有可用之人而不可用者亦多如貪贓壞法罔上營私之輩豈可因其為滿洲而用之乎且滿洲人數本少今祇將中外緊要之缺補用已足辦理若

參將以下之員弁悉將滿洲補用則人數不敷勢必有員缺而無補授之人朕屢諭在廷諸臣當一德一心和衷共濟勿各存私見而分彼此在滿洲當禮重漢人勿有意以相遠始爲存至公無我之心去黨同伐異之習蓋天下之人有不必强同者五方風氣不齊習尚因之有異如滿洲長於騎射漢人長於文章西北之人果決有餘東南之人穎慧較勝非惟不必强同實可以相濟爲理者也至若言語嗜好服食起居從俗從宜各得其適此

則天下之大各省不同而一省之中各府州縣亦有不同豈但滿漢有異乎朕臨御以來以四海爲一家萬物爲一體於用人之際必期有裨於國計民生故凡秉公持正實心辦事者雖疏遠之人而必用有徇私利已壞法亂政者雖親近之人而必黜總無分別滿漢之見惟知天下爲公凡中外諸臣皆宜深體朕懷同寅協恭股肱手足交相爲濟則國家深有倚賴久安長治之道必由於此也

庚子

上諭吏部國家政務必得其人而後理朕加意旁求多方遴選惟期庶司百職俊乂在官以收得人之效但各職需人之處甚多該督撫等又屢屢奏請而現在赴部銓選之員不敷揀用因思自古人臣爲國有以人事君之義孔子論舉賢才之道亦云舉爾所知可見凡人平生必有深知篤信之才足備朝廷任使者果其以公忠爲心自無薦舉不得其實之

理也茲特降諭旨著京官大學士以下主事以上之漢軍漢人外官督撫以下知縣以上之滿洲漢軍漢人每員各舉一人除現任知縣以上官員不必保舉外或係舉貢生監或係山林隱逸果有品行才猷可備任使者即親戚子弟亦不必引避嫌疑據實保舉至外官所轄之現任佐貳雜職等屬員亦准其保薦朕從政務需人起見開誠布公以期集思

廣益內外大小臣工等共受國恩時懷報効自應秉公據實以展臣子之心必無有徇私冒濫以自蹈欺罔者倘或舉非其人將來覺察或試用不稱責有攸歸勉之勉之

雍正七年已酉四月壬辰

上諭內閣外任督撫藩臬爲全省之表率關係甚重每當簡用之時常以一時不得其人深勞念慮凡內外大臣受國家厚恩均當留意於平時秉公奏薦盡以人事君之道京官自學士侍郎以上外官自藩臬以上著各人密保一人將其人可勝督撫之任或可勝藩臬之任據實奏明不必拘定滿漢亦不限定資格卽府縣等員官階尚遠者果有真知灼見信其可任封疆大僚亦准列於薦牘之內若一時無深知可舉之人准其從容採訪不得草率塞責有負諮詢

閏七月丙申

上諭吏部凡遠省烟瘴地方文武官員之缺例將本省熟悉風土之人調補朕思烟瘴地方大半係邊遠簡僻之缺若概行調補不令陞補未免强幹之員轉駐簡僻之所止圖挨俸無所表見而才具可用有志上進之人或生苟且因循之念亦未可定嗣後凡遇烟瘴地方文武官員缺出向例調補者著該撫提鎮等於屬員內秉公酌量若有可以題陞之員卽具題請旨陞授若係應調之員仍照舊調補陞調兼行不拘一格總期人地相宜材職

相當以副朕鼓舞裁成之至意倘有應行調補之人不願前往而該管上司聽其規避者或有不應題陞之人而該管上司徇情題陞者經朕察出定行從重議處

雍正八年庚戌二月乙巳

上諭吏部爲政之道務在得人朕加意旁求惟期賢才奮庸布列庶位百職修舉嘉惠民生凡所以遴選而登進之者亦多方矣雍正六年十月間以各處需員甚多而赴部銓選之

人不敷揀用特降諭旨令京官大學士以下主事以上外官督撫以下知縣以上每人各舉一人送部引見今行之既已年餘而內外官員未經舉報者尚多則其平日必無深知灼見之人倘復展轉遲延必致人萌奔競之心而滋貪緣請託之弊所當酌量變通者也現今會試中額廣至四百名其中必有可供任使之人而直省選拔貢生陸續來京亦可教導而成就之以備庶官之用著將各保一人之例停止若有已經到部者仍准其引見該部卽行文在京各衙門幷直省地方知之

三月己巳

上諭內閣朕愛惜人材不忍聽其限於考成遂至放廢而外任各官案件繁多往往罹於參罰是以數年來因公詿誤之員例應降革者多於覆本之內降旨令該上司出具考語送部引見若其才具稍有可用必再試以職任而成全之雖片善寸長亦不肯輕棄也今思在京部院司官及旗員等雖參罰之案不多然亦有因公詿誤者所當一體加恩與以贖過自新之路嗣後在京文武各官有因公詿誤至於降革而任內無錢糧不清及治罪之案者准照外員之例令該堂官該旗大臣出具考語奏聞帶領引見或將該員仍留原任或另行試用或照例降革候朕降旨裁奪

十月己酉

上諭內閣辦理軍需必得熟練之員方爲有益

陝甘二省州縣官員備辦軍需有經手數年者有經手一二年者似此熟練人員若因細過微瑕卽行參革則接任之員初辦軍務未免生疎或至遲誤嗣後陝甘地方辦理軍需之州縣官員若無大過其所犯情有可原者著該督撫揆情度理量加寬宥若錢糧微有不清而事屬因公者統俟大軍凱旋之後查核明白以定功過

雍正十二年甲寅七月丁丑

上諭吏部凡命往各省人員多係不應即選之
人該督撫等自應先行差委試看果有勞績
再令署印署印果優然後題補或該省懸缺
需人一到即行委署更當留心訪察必實有
政績可考方行題請實授嗣後題請實授者
著將實在政績一一敘入本中題奏如果係
卓越之才即不滿年限亦可聲明題請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十三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十四

恤臣下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十二月戊午

上諭吏部兵部王大臣等驗看革退人員內其
武職官曾在軍旅効力身經受傷雖年齒衰
邁仍留職銜文職官除年老庸劣外若由進
士舉人正途出身初選知縣即以才力不及
革退亦屬可憫嗣後將此等人員或改授教

職或以原品休致著會同酌議定例遵行

雍正元年癸卯五月甲申

上諭直隸巡撫李維鈞據奏直隸虧空請計州
縣官歲入所餘積累填補州縣官令少從容
不慮窘乏方可責其盡心撫字少有餘貲亦
可自為地方興利之舉何可勒令為他人補
苴虧缺耶

十一月癸卯兵部以考選軍政具奏

上諭曰此係初次考選爾等秉公考驗內有出

兵效力行走年老俸深者諸事尚能坐理仍著留任再入雖年老衰頹不宜留任而出兵効力之處甚多將伊即行革退致令無以度日深屬可憫應另行分晰具奏朕自加恩其雖無効力行間之處而供職年久者伊等身逢太平之世何由經歷戰陣爾等亦宜留心驗看

十二月甲子

上諭兵部國家保障封疆惟武臣是賴參將以上責任尤重其年老有疾不能辦理以致營務廢弛者自難姑容但其間或有久歷戎行曾著勞績者情亦可憫嗣後參將以上有老病之員該督撫提鎮照例題參仍將伊從前行間効力之處查明繕摺夾入本章內同送內閣奏聞朕酌加恩典以示篤念舊勞之意

雍正三年乙巳九月丁酉

上諭戶部朕體恤臣工時深軫念每思經理區畫以贍其俯仰之資查舊例在京大小漢官

每年俸米俱支給十二石蓋因向日漢官攜帶家口者少食指無多故給米十二石即可粗足今見漢官帶家口者多若俸米仍照舊數則日用或有不敷難免內顧之慮嗣後在京大小漢官著按俸銀數目給與俸米俾祿糈所須足供養贍以示朕加惠羣臣之至意

雍正四年丙午二月壬午

上諭大學士等朱軾奏請解任開缺以終服制情詞廹切此乃伊名節所關朕知其出於至性誠懇允從所請解任開缺以全其志但三年爲時甚久卸事閒居在籍伊心亦未必自安況目前現有畿輔水利之事正資料理可於八月起身前來居住京師以備委任顧問不居現任之職則與家居無異於禮既盡於心亦可安矣朱軾素性誠篤今遭母喪深恐其哀毀過節爾等可將朕意諄切諭之伊年高體弱不宜過於悲戚況六十不毀載在禮經若能仰體朕心時思朕訓護惜此身爲國

家出力伊母有知亦必深慰斯為忠孝兩全倘過哀以致毀瘠則有負朕恩矣爾等竝傳諭膳房侍衛永壽攜茶飯往賜

雍正五年丁未三月癸巳

上諭八旗都統等兵丁等喜喪之事俱已加恩賞給銀兩朕思大臣官員內有家貲饒裕者亦有家計艱窘者其於喜事尚可若遇喪事倉卒之間必致窘廹無措嗣後大臣官員內若遇喪事有情願借銀者著戶部借給四個

月俸祿至下季扣除若於未及扣除之前有緣事革職者除世襲官員外仍令其賠補如病故者著即賞給免令賠補其行取戶部庫銀恐一時不能即得先將旗下恩賞兵丁銀兩給與再行取戶部庫銀墊補

十一月丁卯

上諭兵部本營兵丁不得拔補本營千把前經高其倬奏請部議准行數年以來朕留心體訪始知將此處兵丁用為他處千把頗多未便蓋兵丁平日所管汛地其情形險阻素所深知及用為千把諸事有駕輕就熟之益若用往他處則初到之時一切茫然必待學習而後通曉此辦理公事之當籌及者也至於微員末弁安土重遷盤費居址措置匪易若令調換至數百里外必至拮据艱難有室家之累此又私情之當籌及者也朕思本營兵丁即為本營千把誠不能免於牽制瞻徇若於同城之中互相更換如係左營則用為右

營前營則用為後營又如撫標鎮標之同城者亦可彼此更換庶於公私兩便其地方止有一營者或應於就近調補或應仍照從前舊例著該部定議具奏

雍正六年戊申二月庚戌

上諭內閣吏戶兵刑工五部堂官今皆各殫厥職贊襄政治共相黽勉矢勤矢慎端方自持剔除情弊杜絕請託甚屬可嘉朕深許之夫大臣果廉潔自守其用度必稍不敷朕因國

家政事務藉大臣之力而使之分心家計朕心不忍五部大臣內除差往外省署印之人外俸銀俸米著加倍給與其署理之大臣亦照此賞給若遇罰俸案件將朕分外所給之俸不必入議

十一月乙亥

上諭戶部滇省邊鎮諸臣用度不敷朕深爲軫念著將報明公件餘剩銀一萬三千兩全行賞給提鎮等官以爲養廉若有贏餘令該提鎮酌爲營伍公事之用以副朕眷念邊鎮之至意

雍正七年己酉正月庚戌

上諭吏部臺灣地方遠隔重洋全在道府廳縣各得其人而該員又須熟悉風土情形殫心辦理於地方始有裨益向例文官俱以三年爲滿後經原任總督滿保條奏將三年任滿之員加銜再留三年所以慎重海疆俾諳練之人久於其任也今據總督高其倬摺奏臺員以六年爲滿而調任之時渡海而往即須數月任滿之後候缺揀陞以及交盤渡海又或一二年不等是前後合計須八九年且臺灣之例不帶家口其父母妻子隔越海洋未免有所牽掛應否請以四年爲滿等語朕思臺灣道府廳縣等官自宜選用熟習諳練者然定期六年爲滿又加以候缺交盤渡海之期實爲太久今再四思維臺灣文員自到任之日爲始將滿一年之期著該督撫於閩省內地官員內揀選賢能之員乘冬月北風之

時令其到臺新舊協同辦理半年之內大約可以熟悉地方情形則令舊員乘夏月南風之時回至內地補用其來接任之員俱照此更換該員到臺協辦之時俱一體算俸并給與俸銀及養廉之項如此則該員在臺前後不過二年爲期甚近而更換之員先往協辦又可習練地方事宜似有裨益其道府大員作何請旨揀選同知以下等官作何銓選調

補及量加議敘之處該部詳悉妥議具奏

三月甲戌

上諭內閣在京官員歷俸六年准其告假省親此乃通行之常例爲伊等父母居家無事願歸定省者而言若其父母身患疾病或年過七十精力衰憊爲子者廹欲回家侍奉以伸其孝養之忱則非可以年例拘也嗣後在京官員有聞其父母患病急欲省親或父母年逾七十而衰憊者俱不必俟六年俸滿著取具同鄉官印結於本衙門堂官處具呈該堂

官查明啓奏請旨給假速回本籍不必由吏部彙題其歷俸六年告假省親者仍由吏部題奏將此永著爲例

九月辛巳

上諭戶部外任大小官員罰俸之例如罰俸一年者則將本年應領俸銀扣抵若再有罰俸之案則勒限一年追出俸銀解部如一年不完又罰俸一年展轉增加常有因一二年罰

俸而積至數年或數十年者此例不甚妥協在罰俸多案之州縣與力薄難完之微員深爲可憫著該部通行各省凡有此等罰俸之員倘力不能完卽將伊任內應得之俸逐年扣抵不必勒限追繳又定例凡有休致革職病故之官員其應追罰俸銀兩俱行豁免惟江南等省有休革等事只將虛俸豁免其在罰俸以前食過之俸仍行追出直省例不畫一今著將休致病故官員食過之俸槩行免追其革職之員則追其食過之俸以示懲儆

直省一體遵行

十二月戊申

上諭內閣康熙五十九年陝省解送駝馬進藏文武官五十員每員借支肅州公庫銀五百兩爲行裝路費之資本係應給之項因當時該督撫未經題報不敢作正項開銷是以各員回陝之時仍於各名下著追補項至今尚有未完銀一萬六千八百兩朕念伊等効力

戍行遠涉藏地雖非衝鋒破敵者比而間關
行役亦屬可憫著將未完銀兩槩行豁免其
已完者悉給還本員或交伊之的屬如該員
有別項虧欠應追者即准其抵補以示優恤
勞役之至意

雍正八年庚戌三月戊寅

上諭內閣各省駐防官員嗣後有効力年久因
老辭職者著該將軍等將伊食俸披甲之年
及在行間効力之處聲明咨送兵部奏聞俟
朕閱看其應加恩者照在京旗員例加以恩
施

庚寅

上諭吏部查例載官員失察衙役犯贓十兩以
上者革職朕思胥役衆多一官之耳目難於
周遍倘知而故縱自當從重處分若但失於
覺察即將本官罷黜則賢員因此詿誤者不
少矣情有可原而處分太重轉易滋隱匿之
弊此應加通變者該部其悉心詳酌另行定

例具奏

七月癸酉

上諭兵部舊例武弁給與親丁名糧以為養贍
僕從家口之需前朕聞弁員等離任時即將
隨丁名糧召募補足而接任之員陸續候缺
每至數載不得養贍之資甚爲艱窘已特降
諭旨嗣後武弁去任者將所有名糧不必募
補留與接任之員俾其得霑餘潤此無非體
恤貧員給與養廉以免扣剋虛冒苦累兵丁
之弊也近聞武弁等若有陞遷事故者於該
員離任之日即將隨丁名糧按數開除其住
支銀米歸作截曠項下彙報充餉俟新任之
員到日方許申報起支朕思署事之員不無
往來車馬食用之費且各營署事多係部發
候補試用之人並無俸薪等項應爲籌畫養
贍之道嗣後武弁去任之時其親丁名糧照
舊存留不必歸入截曠項下其署事之員若
係候補試用者准其全行支給以作養廉若

係現任之員兼理者准其支給一半將一半留在本營以為修葺衙署添補器用之費即交該營守備存貯如有動用之處每季造冊申報該上司查核著各直省一體遵行

九月丁卯

上諭內閣昨因京師地震凡兵民等屋宇傾圮者已降旨詳查賞給銀兩以為修理之費而滿漢大小官員等亦俱有修理葺屋之事朕心軫念著將各部院衙門官員八旗都統副

都統統領叅領佐領驍騎校護軍校等以及上衙門之世襲官上三旗侍衛內務府官員步軍統領衙門等官巡捕三營官弁每人俱賞給半年之俸

十月壬子

上諭內閣向因大輿宛平二縣近在輦轂之下常有速辦之公事不得不那移庫銀以濟用而上司察知每以虧空題叅至於罷黜治罪實為可憫用沛特恩於大宛二縣各發庫銀一萬兩存貯該縣倘遇有速辦之公事准其詳明府尹動支應用此朕體恤有司之至意也近思辦理軍需之州縣其急切應付之處不容刻緩而該州縣並無存貯備用之項若擅動公帑又干嚴譴有司實處兩難不可不為籌及朕意欲於辦理軍需及事務繁劇之州縣亦倣大宛之例酌留帑銀以備急切公事之用其如何舉行俾辦公有賴而弊竇不生著大學士會同大將軍岳鍾琪總督高其倬悉心定議具奏

雍正十年壬子六月戊辰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前派往西北兩路出征之滿洲蒙古漢軍大臣官員等於起程之時朕令寬裕給與跟隨人數其家中隨甲銀米仍留為該員家口養贍之資並未令其裁革項聞戶部於本年三月關行文各處以各員在外既有隨甲則家中不應重領銀米將各員隨甲銀米停其支領且自雍正七年大兵

起程之日爲始凡家中領過銀米於本人應領俸銀俸米之內照數坐扣還項該部因愼重錢糧之意並未請旨遽爾通行甚屬錯謬殊非朕體恤出征人員之本意今特頒諭旨凡軍前之大臣官員等家中已領之隨甲銀米不必扣還其應領之項照常給與並將此旨通行各處軍營知之

雍正十一年癸丑七月戊戌

上諭內閣據倉場總督兆華疏報六月二十二三等日雨水連綿河流驟漲天津一帶糧船多有淹濕漂損等語今年伏雨稍多河流驟漲以致損壞漕船尚非運官旗丁疎忽之咎其漂失米石免其賠補損壞船隻亦免賠修運官亦不必議處此朕體恤寬大之恩倘將來運官旗丁等因此番寬典不知加意隄防或有揑報巧飾等弊一經察出按律治罪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十四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十五

愛民一

雍正元年癸卯正月壬午

上諭戶部恩賜老人原爲崇年尚齒而地方賞老人者每州縣動支數千金司府牧令上下通同侵扣吏役復任意需索老人十不得一上負曠典罪不容逭今飭令督撫嚴查務令有司親自沿鄉訪察據實造冊給發不許絲毫侵扣倘仍蹈前弊立卽參處如督撫奉行不謹朕若訪出必加以失察之罪再老人九十以上者州縣不時存問其或鰥寡無子及子孫貧不能養贍者督撫以至州縣公同設法䘏養或奏聞動用錢糧務令得霑實惠

壬辰

上諭署直隸巡撫趙之垣河南巡撫楊宗義朝廷設官置吏原以養民遇有災荒卽多方撫恤方不負委任之重今據山東巡撫黃炳奏

稱直隸河南鄰境小民貧生無策間有攜家就近覓食者朕覽奏惻然當此春初農事方興若任其流離則小民何所依歸著卽遴選賢員招輯復業核實賑濟務令得所勿失農時以副朕惠養元元之至意

乙未

上諭九卿朕受

皇考付託之重撫育羣黎夙夜孜孜惟恐閭閻失所昨山東巡撫黃炳奏稱東兗二屬上年二麥失收小民未免困苦直隸河南鄰境之民有攜家覓食者朕卽飭諭直隸河南巡撫加意撫綏招輯復業但兩省巡撫並未奏聞朕恐其視爲泛常奉行不力爾等可會同確議或特遣大臣或交與該撫作何賑濟安輯之法務使窮黎得霑實惠又前歲河南黃水潰決汎溢於直隸地方比年以來兩省近水居民耕種無資衣食匱乏均應加恩撫恤爾等一併議奏

庚戌

上諭山東巡撫黄炳運道淺阻舊例撥派民夫挑淺濟運朕思東省連年薄收百姓困苦未必堪此重役將來流亡日多民生日蹙深爲可憫古人救荒之策有大興役以濟民食者不若竟動正項錢糧僱募民夫給以工食挑濬運河則應僱既多散者復聚民資工食稍延殘喘民心鼓舞工程易就運道早通於興役之中即寓賑濟之意莫便於此已有旨命佟吉圖署理按察使速赴河南與總河齊蘇勒商定回任料理運道俟其到日爾可與公同竭力料理務使小民得霑實惠

五月戊戌

上諭戶部山東連年荒旱百姓艱食朕夙夜焦勞已諭巡撫多方賑濟近聞兖州等處雨未霑足誠恐小民之食無以爲生現今糧艘未入閘河可乘此時截留漕米以備賑卹爾部酌議截留米石數目及分貯何府州縣作速

具奏

是日

上諭大學士等山西平定州等處山多田少粒食恒艱小民向賴陶冶器具輸運直省易米以供朝夕近聞直隸州縣因米貴禁糴此方百姓何以仰給昔春秋時諸侯各君其國尚申遏糴之禁今天下一家海內之民皆吾赤子自宜緩急共濟現今陝西督臣運米萬石賑救山西甚愜朕意豈有坐視鄰封乏食反行遏糴之理自今凡鄰近郡邑偶遇荒歉即相拯卹毋得各分疆界漠不相關其所當禁者富戶規利販米動盈千萬又沿海數省運米出洋玩法網利該督撫提鎮當嚴查禁止至肩負小民貿易度日悉從自便可也著直隸巡撫曉諭鄰近平定州等處州縣不得禁糴以副朕一視同仁之意并諭直省各督撫知之

十月壬申

上諭戶部朕御極以來宵衣旰食無日不以民依爲念督撫以下守令以上凡有地方之責者均宜公忠體國仰副朕心今年夏月朕以北省二麥歉收差員到南省於秋成後採買米石以備賑貸平糶朕意切於爲民正欲酌盈劑虛以羡補不足也又恐有不便於民之處於差員臨行之時再三申諭地方米多方可採買不必定要買足今聞各省地方官因欽差買米禁止商販不許出境大負朕恫瘝一體之意甚屬不合况浙江及江南蘇松等府地窄人稠即豐收之年亦皆仰食於湖廣江西等處今秋成歉收若商販不通必致米價騰貴該部速即行文各省總督巡撫凡有米商出境任便放行使湖廣江西安慶等處米船直抵蘇州蘇州米船直抵浙江毋得阻撓庶幾有無流通民皆足食以副朕愛養元元之意

十一月丁亥

上諭戶部浙省偶值秋旱被災地方已經蠲免錢糧令有司加意撫綏舊額杭嘉湖所屬十四州縣應徵漕米三十二萬石今荒歉之歲民間納米爲艱著令徵收一半改折一半既可以濟民之食又可以紓民之力其改折之價著照康熙九年例每石折銀一兩完交其應徵漕米十六萬米色或未能純一著令紅白兼收以示朕軫恤地方格外施仁之至意

雍正二年甲辰五月辛酉

上諭四川陝西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督撫提鎮等朕聞各處土司鮮知法紀每於所屬土民多端科派較之有司徵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馬牛奪其子女生殺任情土民受其魚肉敢怒而不敢言孰非朕之赤子方今天下共享樂利而土民獨使向隅朕心深爲不忍然土司之敢於恣肆者大率皆由漢姦指使或緣事犯法避罪藏身或積惡生姦依勢橫行此輩粗知文義爲之主文辦事助

虐逞强無所不至誠可痛恨嗣後督撫提鎮宜嚴飭所屬土官愛恤土民毋得肆爲殘暴毋得濫行科派儻申飭之後不改前非一經發覺上司參革從重究擬漢姦立置重典切勿姑容寬縱以副朕子惠元元遐邇一體之至意

六月庚子

上諭江西巡撫裴𢯱度地丁錢糧百姓自行投納此定例也聞江西省用里民催收每里十

甲輪遞值年名曰里長催頭小民充者有經催之責既不免姦胥之需索而經年奔走曠農失業擾民實甚須卽查明通行裁革若慮裁革里長輸納不前亦當另設催徵之法或止令十里輪催花戶各自完納庶爲近便務須斟酌盡善無滋民累以廣朕惠愛元元之意

九月辛酉

上諭江南浙江總督巡撫等今歲七月中颶風大作海潮泛溢江南浙江沿海州縣衛所堤岸多被衝塌居民田廬漂沒朕軫念深切已降諭旨令江浙地方官亟行賑濟撫綏毋使災黎失所今被衝海塘若不及時修築恐鹹水灌入內河有礙耕種爾督撫等著卽查明各處損壞塘工料估價值動正項錢糧作速興工至沿海失業居民度日艱難藉此傭役俾日得工價以資餬口是拯救窮民之法卽寓其中矣將此再行飭諭務期實心遵旨速行以副朕憂恤元元至意

壬戌

上諭湖廣江西河南山東安徽督撫等今歲各省秋成大有惟浙江江南沿海地方七月十八九等日海潮泛溢近海田禾不無損壞朕軫念災黎惟恐失所業經嚴飭各省督撫發倉賑濟但蘇松杭嘉等府人稠地狹產米無多雖豐年亦仰給於湖廣江西及就近鄰省今沿海被災恐將來米價騰貴小民艱食湖

廣江西地居上流河南山東二省接壤江南今歲俱各豐收安徽寧太等府屬亦俱收成豐稔著動湖廣藩庫銀買米十萬石江西藩庫銀買米六萬石運交浙江巡撫平糶動河南藩庫銀買米四萬石山東藩庫銀買米六萬石安慶藩庫銀買米五萬石運交蘇州巡撫平糶俱著速卽辦理委員運送毋得怠緩遲誤

雍正三年乙巳七月辛酉

上諭直隸總督山東河南巡撫今歲夏秋以來直隸山東河南三省雨水過多小民謀生無術者有之朕心甚爲憫惻茲秋成將屆憂念彌深該督撫可速委能員實心詳察其有生計蕭條升斗無資以及田地被淹房廬倒塌者卽一面賑恤一面具奏務使窮幽極僻之區亦不至一夫失所至所遣官吏或有草率將事及隱匿不聞甚至揑報賑給侵漁朦混使澤不下究者察出將該管官一併從重治罪斷不姑恕爾督撫等尤宜實心誠求竭力料理如恤子孫如辦家事勿視爲具文以副朕宵旰憂勞之至意

八月癸未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今年夏秋直隸地方雨水過多恐秋禾歉收窮民乏食已降諭旨令該地方官詳察賑濟朕早夜思維深切軫念若於賑濟之外有城工應修理者卽行修理俾窮民傭工藉以養贍更爲有益著於六部中

選擇司官六員編檢庶常內選擇四員御史內選擇二員中書內選擇一員俱在漢官中擇其爲人老實謹慎可用者帶來引見候朕指示修理城工地方令其前往再連歲口外收成頗好朕曾降旨進口糶賣米糧不得禁止近聞各口官弁於米糧進口之時每借稽察爲名多方勒索以致阻滯著兵部行文各口毋得仍蹈前轍使米糧不得通行

十二月戊子

上諭內閣山東歷城等四十三州縣德州等五衛所今歲被水收成歉薄巡撫陳世倌奏請將被災之州縣衛所應徵漕糧盡行緩徵分作三年帶徵起運經部議覆以漕糧無本年全緩分作三年帶徵之例應緩徵一半於雍正四年秋成後徵收起運等語朕思被災地方有輕重不等若被災既重卽徵收漕米一半閭閻亦覺艱難著山東巡撫於四十三州縣五衛所之中悉心詳查其被災稍輕之處

仍照部議緩徵一半被災重者准其全緩務期分別確當不得草率偏枯倘輕重失實日後發覺定行重治其罪

雍正四年丙午二月庚午

上諭大學士等去年近京地方雨水稍多收成歉薄窮民乏食朕心軫念卽令蠲免錢糧發通倉米四五十萬石徧行賑濟又念失業之民覓食來京者多故於五城飯厰兩次加添米石又於五門增設飯厰五處俾窮民得以養給但目前雖逐日散賑究非長策春氣漸暖正宜播種此等窮民不得早還故土必致有誤春耕應如何設法資送或由陸路或由水路俾得各回原籍復其本業

戊寅

上諭戶部去秋北方多雨直隸所屬七十四州縣被水歉收朕心深爲軫恤疊沛恩澤加惠窮黎已將七十四州縣被災田畝之錢糧照例蠲免其餘應徵額賦又復停徵在案朕思

一省之中既有七十餘州縣收成歉薄則必有向鄰封隔縣謀生覓食之民當此青黃不接之時閭閻豈能充裕若仍照舊徵收民力輸將未免竭蹶用是特頒諭旨施恩於常格之外將雍正四年通省應徵額賦一體停徵俾民力寬紓各得用力於南畝以副朕勤恤民隱之至意爾部卽遵諭行

庚寅

上諭戶部朕軫念東省被水窮黎粒食維艱特

允山東巡撫陳世倌之請於大清河與工疏濬令乏食小民得力役之資爲餬口之計今天氣和暖土脉鬆潤正施耔鋤之時去秋該撫奏請設廠煮賑目下赴工者衆粥廠可以停止但念此就食小民其中豈無老弱殘疾不能赴工者煮賑既停麥秋之期尚遠此輩窮無所歸之民或仍至失所朕心深爲惻然應行文山東巡撫陳世倌將不能赴工之窮民查明若干每日仍給與升合之資俟至麥

收後停止所用銀兩俱作正項開銷該撫嚴飭各州縣官務期實心奉行以副朕養育百姓之至意爾部速遵諭行

是日

上諭戶部山東去年被水州縣其應輸漕米朕於部覆緩半之外敕令該撫查被災尤甚之處將漕項悉行緩徵但念各州縣應給兵糧例不在緩徵之內軍糈固爲緊要而被災黎庶於粒食之餘責其輸納糧米未免艱於措辦爾部行文山東巡撫陳世倌著於起運雍正三年漕米內截留五千石以爲支給兵糧之用倘有餘剩卽留爲下年兵米其支給米石俟秋收後徵補還項爾部速遵諭行

三月甲辰

上諭大學士等去歲畿南被水深軫朕懷雖截漕發粟賑糶頻施然猶恐小民甫經災沴之後無力供輸是以又特降旨將雍正四年通省錢糧俱令緩徵夫今年錢糧尚且緩徵則

從前未完之項豈有轉行急徵之理今聞地方官竟有仍追比前欠者漠視民瘼莫此爲甚深負朕憂念斯民之至意著傳旨與直隸總督速飭各地方官凡舊欠錢糧一槩緩徵所有兵餉工料各項需用之處俱動藩庫銀兩撥給不得短少扣尅如地方官仍有私徵等弊一經察出定行從重治罪

五月庚申

上諭都察院聞京城近日米價騰貴恐有姦人

囤積射利因天氣連陰借此擾亂著都察院轉飭五城曉諭各行戶不得過高價值勒索小民儻有囤積遏糴不遵勸諭者該城御史密行察訪從重治罪將京倉好米發五萬石分給五城每城領米一萬石照例立廠委員平糶俟市價平減即行停止其未糶之米即存貯該城將來或市價復昂即將此米平糶若此米用完仍需平糶著都察院再行請旨

雍正五年丁未十二月辛丑署兩江總

督范時繹奏江南太倉州鎮洋縣境內劉河鉅工已蒙發帑開濬七浦一河該地士民情願自行開濬俟
旨遵行
上諭內閣君民原屬一體民間之生計即國計也儻遇國用不敷之時勢不得不資藉於民力今國用充足朕爲地方籌畫萬年之利不惜多費帑金興修鉅工養活萬姓若仍用民力以辦公事非朕本心也況小民効力工程或致荒其本業而又不免官吏之督催煩擾朕心實爲不忍著仍動公帑辦理並將朕旨遍行曉諭該州縣士民伊等當體朕愛養元元之心於工程告成之後加意照看歲歲疏濬防護俾地方永受其益則勝於目前之趨事赴功多矣

雍正六年戊申二月甲辰

上諭內閣上年聞湖廣廣東江西等省之民因本地歉收米貴相率而遷移四川者不下數

萬人已令四川督撫設法安插毋使失所但思上年江西收成頗好即湖廣廣東亦非歉歲不過近水之地畧被淹損何至居民輕去其鄉者如此之衆也因時時留心體察今據各省陸續奏聞大約因川省曠土本寬米多價賤而無知之民平日既懷趨利之見又有傳說者謂川省之米三錢可買一石又有一種包攬棍徒極言川省易於度日一去入籍便可富饒愚民被其煽惑不獨貧者墮其術

中卽有業者亦籍產以圖富足獨不思川省食物價賤之故皆因地廣人稀食用者少是以如此若遠近之人雲集一省則食之者衆求如從前之賤價豈可得乎況彼此相隔或至千里或數千里小民離棄鄉井扶老挈幼跋涉山川安有餘資以供路費中途困阨求救無門不相率而爲匪類勢必爲溝中之瘠矣豈非輕舉妄動自貽伊戚乎草野識見庸愚必須訓示方能醒悟爲地方官者當撫綏

之於平日而勸敎之於臨時開其愚蒙卹其窮困時勤訓導使百姓知故土之可戀轉徙之非宜則愚民之不醒悟者亦少矣且各省皆有可墾之田土而所以任其廢棄者其故有二一則民俗好爲爭競當其未墾之時則置之不問及至旣墾之後則羣起相爭是以將可耕之壤拋爲曠土甚爲可惜一則墾田必須工本而寒苦之民不能措辦以致委諸草莽爲有司者誠能經其疆界以息爭端助

其籽種以資耕作寬其陞科之年優其上農之賞則百姓斷無有不踴躍鼓舞趨事赴功者矣朕宵旰勤勞無刻不以百姓生計爲念茲頒諭旨並非禁百姓之謀食於他方也祗以愚民無知圖利心切惑於邪說見異而遷遂輕舍故鄉甘受流離之苦朕心實爲不忍夫在彼在此皆吾赤子若本籍果逢歉歲難以資生該地方有司卽體朕心卽時奏聞朕必沛以恩膏使之得所何必分散他方以冀

不可必得之利著各督撫曉諭官民等知之

三月壬子湖廣總督邁柱奏各屬堤塍向係按糧派夫歲修今各業戶咸
恩情願加高修築其支河淤塞之處業戶亦自行挑濬

上諭內閣修築江堤疏濬河道該地方旣有歲修之定例今百姓踴躍從事加工修濬甚屬可嘉用沛特恩助其力作査康熙五十五年湖北湖南地方興修堤岸河道工程蒙

聖祖仁皇帝特恩賞助米糧人工之費共計銀六萬兩今朕遵照此例將帑銀賞賜六萬兩令邁柱於湖北湖南二省酌量工程多寡分派散給竝飭地方有司實心料理使小民均沾實惠工程永遠堅固以副朕愛養楚民之至意

八月乙酉

上諭湖廣督撫等桑植土司向國棟保靖土司彭御彬暴虐不仁動輒殺戮且骨肉相殘土

民如在水火朕聞之深加憫惻既有被害男婦紛紛來歸情願編入版籍以免殘虐若拒而不納則結怨之土民必至無遺類矣朕撫有四海內地苗疆皆朕版圖漢土民人皆朕赤子偶有一夫不獲皆厪朕懷況數千里土民安忍置之度外今俯順輿情俱准改土爲流設官綏輯彈壓其應行審理之舊案著該督撫一併審結但帶兵入內官弁等須仰體朕心不得殺戮無辜竝曉諭平日奉法之土

司仍各安居樂業不必疑懼其土民向被桑植保靖二土司殘虐者著加意撫恤去其苛政務使出水火而登衽席以副朕除暴安民之意如有助惡黨與卽行剪除儻歸誠嚮化皆從寬釋其向國棟彭御彬應安插何省不令失所之處著該督撫酌量定議以廣朕法外之仁仍將此曉諭附近土司咸使悉知朕意

十月辛巳

上諭戶部向來江浙收兌漕糧俱用本地粳米

擇其乾圓潔淨者方准交納遇收成稍薄之年該督撫每以紅白兼收爲請朕皆允行夫米糧乾潔皆可久貯原不在色之紅白江浙二省戶口繁多每年應納漕糧將及四百萬石若必拘定本地粳米恐米價昂貴民間難於輸將嗣後江浙徵收漕米但擇乾圓潔淨不必較論米色准令紅白兼收秈粳竝納著爲例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十五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十六

愛民二

雍正七年己酉十一月庚子

上諭內閣奉天地畝向來多有隱匿每有三四畝報一畝者是以槩以上則徵科民力輸將甚為寬裕後因有隱匿積弊民間互相爭競紛紛訐訟官民不便前歲朕遣大臣官員清丈漸次清出田畝皆得其實若按畝俱照

舊則徵糧恐小民輸將[illegible]力著盛京戶部侍郎會同奉天府府尹確查田畝之肥瘠分別上中下三則起科酌定成額永著為令

雍正八年庚戌二月戊辰

上諭陝西督撫等安西沙州等處招民屯墾原為惠養邊民之計是以累年以來備極籌畫經營期其得所今從雍正六年民戶到齊之日計算至辛亥年例當輸賦之期但念小民甫經安插公私兼顧為難著寬期二年於癸

丑年蠲科俾民力寬裕俯仰有資以副朕格
外加恩之至意
三月乙未
上諭內閣昔年
聖祖仁皇帝駐蹕熱河時凡商民貨物往來俱
不輸稅嗣後著嚴行稽查無論滿洲綠旗兵
弁儻有需索商民者即指名題參治罪
七月戊寅
上諭四川巡撫憲德據奏打箭爐口外需用米

石成都新繁等州縣士民情願捐運急公輸
挽甚屬可嘉著該撫宣旨獎諭應領夫價仍
著照數給領其已捐之米將存倉米石給還
九月乙酉戶部遵
旨覆奏太平谿所用民地已經加倍償給其旗
人地畝應請行旗查案
上諭曰旗人地畝若賞給銀兩則旗人因得實
惠而佃種之人未免無地可耕著再查入官
地畝賞給使原佃之人仍得耕種

十月壬子
上諭戶部陝西四川地方民風醇樸歷年逋賦
甚少查每年徵收錢糧之期四月完半十月
全完此定例也朕思四月十月既屆納課之
期小民必須預先經營是麥穀未收之時即
爲輸將之計或因稱貸而受剝於富豪或因
預糶而大虧其價値且如甘肅地方有徵收
本色者若在糧穀未穫之前更爲竭蹶歷來
川陝錢糧旣無拖欠之習著將四月完半
者寬至六月十月全完者寬至十一月俟夏

麥秋禾登場納稼之後從容完課俾民力舒
徐以副朕愛養黎元之至意
戊午
上諭內閣烏蒙逆蠻不法雲貴四川現在用兵
征勦閣川省之永寧建昌地方山路崎嶇所
用軍糧皆須民人背負方能運送非若坦途
之可以車馬馱載也舊例每糧一石運送百
里給與脚價一錢而民夫一名止能背負米

糧三斗百里之程須行兩日是百姓一日之所得無幾未足供其日用之資著該撫卽行確查凡川省有山路險峻之處運送軍糧需用人力與永寧建昌相類者著將脚價速議加增一面奏聞一面卽行給發其他雲貴等省若有似此脚價不敷之處亦著該督撫確查增添仍一面奏聞該地方有司務當實力禁止侵冒等弊使力役之民實沾恩澤

十二月丁巳

上諭戶部朕查陝西臨洮府屬之保安堡番民歸化多年按照田畝起科共額徵糧八百一十五石五斗因該堡向日止設番兵一百二十名卽以應納之額糧抵作應支之兵食伊等知種地而不完賦知充伍而不領糧相沿已久嗣因番兵差操未便於是另募內地民兵二百名以備防汛卽將額徵之番糧充作兵丁之月餉其舊設番兵悉行開除惟是保安一堡與新附上下龍布阿步喇等番族界

址相接新附番族俱按戶科糧每戶止納青稞一斗而保安則按田起科以不及千戶之番民歲徵糧八百餘石未免多寡懸殊非朕一視同仁之意著將保安堡番糧亦照新附番民之例每戶納糧一斗徵收在倉留爲積貯其現募之兵丁二百名所須糧料俱照例給與折色以示朕加恩番民之至意

雍正九年辛亥四月戊午

上諭內閣聞天津一帶民間漁船專以販魚爲業每年穀雨以後芒種以前是其捕取之時亦猶三農之望秋成也若此時稍有耽誤則有妨一年之生計矣目今天津運往山東積貯米糧皆僱覓漁舟裝載然亦當聽小民之情願勿以濟山東百姓之儲而妨直隸民生之計著直隸總督天津總兵官速飭辦理糧務人員就近酌量此時不可强僱漁船致令失業此係積貯備用之米石俟過芒種以後運送亦未爲遲其速將朕諭徧行傳知

六月庚戌

上召入大學士九卿等諭曰自五六月以來直隸山東河南雨澤愆期亢旱日久我君臣間必有上干

天和之處仰蒙

上天仁愛特以旱災垂象示儆朕心憂懼焦勞時加修省輾轉思維無以自解此皆朕薄德之所致無可推諉但大臣等亦當敬畏悚惕省愆思咎各矢誠心痌瘝警勉念此三省數

百萬蒼黎皆吾赤子將來秋禾不登無以養生必致狼狽若不先期籌畫多方儲備臨時雖欲補救亦恐無及著大學士九卿等悉心酌議作何先期料理務期人力能周救荒有策米穀可以轉運膏澤不致稽遲俾此被災民人咸慶生全無一人轉乎溝壑如此則朕之殷憂可以稍釋於萬一或邀

上天慈鑒稍寬吾君臣之譴責也

丁巳

上諭內閣朕因今年五六月間直隸河南山東三省雨澤愆期宵旰焦勞無時或釋深恐秋稼不登百萬黎民艱於粒食將來救荒濟困人力難周特命大學士九卿等竭慮殫心為先事圖維之計以贖

上天之譴責稍解朕心之憂煩昨大學士九卿等會議截漕通商及遣官分往賞給籽種捐穀議敘各條具奏朕已一一允行又特降諭旨將山東河南二省本年漕糧暫停徵收蓋

欲使本地之米散布於民間更勝借貸於他省也今據河南署撫張元懷奏報河南南陽汝寧歸德四府從前陸續霑被甘霖六月十四十五兩日開封省城大雨滂沛四野霑足又據山東巡撫岳濬奏報東省自六月以來陸續得雨六府九州膏澤已遍直隸署督唐執玉亦以所屬得雨之州縣陸續奏報觀此

景象仰蒙

上天矜憫下民而賜以生全之慶將來即有成

災之州縣亦不至於甚廣人力尙可展施矣朕以手加額旣感且慰其廷臣所議預籌各件朕意仍照前議預備爲是惟是本地紳衿富戶捐穀助賑予以議敘一條此等事向來奉行不善輒生虛冒濫竊之弊且捐穀多寡如何分別議敘之處原議俱未明晰恐臨時難於遵行亦須預先定議又河東二省漕糧暫停徵收將來成災之處自另有恩旨其不成災之處或用折色交官或仍徵本色將此穀石卽糶賣於本省之民人二者孰於民間有益著大學士九卿再行詳議具奏

七月乙酉

上諭內閣朕以直隸山東河南夏間雨澤愆期特命截漕查賑旣而三省陸續奏報得雨朕心稍慰茲聞直隸山東及河北彰德衛輝二府有窮民因秋成無望預爲渡河而南以圖就食者蓋因本地歉雨之時尙未聞截漕查賑之諭旨輙思就食他省若卽令資遣還鄉

恐時屆仲秋耕種之期已過轉致失所著該撫飭令沿河州縣於各渡口詳詢其所欲往地方有力不能自達者量給路費仍知照該州縣善爲安插除有親朋可依及已傭工得食者聽其自便外其乏食之民著用截漕米石照例計口賑給有欲回本籍者卽給資遣回其不願卽歸者俟來春給以資糧使之回籍俱照例動用存公銀兩造冊送部如各省樂善之家有能存恤周濟者該地方官酌量輕重賞給花紅旗區最優者詳請題達給以頂帶以示鼓勵設愚民無知因鄰省安插得宜仍復離鄉棄業該地方官務悉心安集剴切曉諭令其勿離故土又聞渡河流民有欲往湖廣者去鄉更遠回籍愈難著該地方官卽於所到地方安插務須規畫盡善無使一夫失所以副朕勤恤民隱子惠元元之意

十二月甲辰奉天府府尹楊超曾奏奉天各屬從前一切公務皆取給里下總

計一歲之科派多於正額之錢糧臣已
嚴飭各屬勒碑永禁並令嗣後徹底澄
清不許絲毫派累
上諭戶部從來地方科派陋規甚爲民間之擾
累楊超曾通行查禁辦理甚是但恐相沿已
久官吏人等尚有陽奉陰違者又恐日久法
弛將來接任之員或有仍襲從前之陋習者
著將楊超曾所奏宣示於外令奉天官吏人
等永遠遵行以除積弊以惠閭閻

雍正十年壬子七月庚寅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京中送往軍營之器械
等項甚多驛站雖備有車輛每遇物件繁多
之時官車不能敷用勢必僱募民車運送寬
裕給與價值惟是官吏等奉行不善每於數
日之前即將商民車輛牲口拘集於驛站地
方令其守候備用至起運日期始給運價其
餘耽擱之日並不准算以致商民探知信息
即行遠避行旅畏懼不前嗣後著嚴行禁止

雍正十一年癸丑五月丁亥
上諭戶部山東通省近報甘雨霑足但從前有
得雨稍遲之州縣今年二麥歉收民力未免
拮据錢糧輸納承辦維艱朕心軫念爾部即
行文該督撫得雨稍遲之州縣衛所應徵新
舊錢糧緩至秋成之後再行開徵以示朕體
恤閭閻之至意
庚寅
上諭戶部各省州縣設立社倉原以便民濟用

若遇應行借給之時該州縣一面申詳上司
一面即速舉行方可以濟閭閻之緩急儻其
中有假捏虛冒等弊自難逃督撫之耳目聞
直隷百姓借領社穀必待該督咨請部示而
後准行往返動經數月小民懸待孔殷仍不
免重利告貸之苦嗣後著該督李衛酌量定
例變通辦理咨報存案
辛卯
上諭戶部上年江蘇等處被水之州縣朕已降

旨多方賑濟今春又復添賑四十日以加惠
貧民茲當徵收錢糧之時其被災稍重之處
小民輸課未免艱難著該督撫秉公確查將
應行緩徵之州縣奏聞緩徵待至秋成再令
完納以紓民力

雍正十二年甲寅二月壬子

上諭內閣聞江南通州濱海地方上年秋收稍
歉現今米價昂貴鹽場竈戶謀食維艱將來
青黃不接之時尤不可不加賑恤著署總河
高斌即將通州鹽義倉存貯之穀酌撥數千
石委員分運各場設廠煮賑再行酌量撥運
平糶並各場竈戶有現在應徵折價錢糧著
一槩暫緩至秋成之後再行徵收

九月丁酉

上諭內閣陝省今歲秋禾受旱水田雖可有收
而旱田收成大減明年青黃不接之時米糧
或至騰貴不可不預為籌備查陝省與河南
接壤雍正十一年春間撥運豫米十萬石自

水次裝載直抵西安已有成效上年曾令河
東總督王士俊於沿河州縣水次貯穀三十
萬石並將上年豫省漕米截留易穀以備陝
省之用是豫省備運陝省之米甚為充裕儻
明年陝省有需用之處著巡撫史貽直等一
面具奏一面即將需用米數行文王士俊料
理照上年之例由水道運赴西安應用將此
并諭王士俊知之

十月丁未

上諭內閣數年以來甘肅等處地方辦理軍需
民人等輓輸効力朕心深為軫念已屢加恩
澤以示嘉獎前據督撫等奏報今年禾麥收
成俱好朕心深慰今聞秋間有雨少之州縣
如階州靖遠環縣數處收成不足民食稍艱
或他處有似此者亦未可定著劉於義許容
確加訪查所有歉收之處或應蠲免或應停
徵其乏食之民如何撫恤一面定議奏聞一
面即行辦理若西安所屬有秋田歉薄之州

縣胥吏貽直碩色亦即確查奏聞照此辦理

雍正十三年乙卯三月庚寅

上諭內閣朕聞南方濱江兩岸多係蘆洲民間俱將蘆葦堆貯洲上賣以度日而江楚及上江各幫漕船由江往回竟有不法水手每遇蘆柴堆積之處輙糾集多人蜂擁上岸恃強奪取洲民攔阻動輙毆詈民多怨言夫領運弁員即坐本幫糧船之內水手肆行如此安得推爲不知至督運之糧道押運之廳員雖

云統轄衆幫亦當留心査察何得任其多事著漕運總督通行曉諭儻有仍蹈前轍者經朕訪聞必將文武大小運官分別嚴加議處

閏四月戊寅

上諭禮部凡烈婦輕生從死昔年
聖祖仁皇帝曾降旨禁止朕於雍正六年又降
旨曉諭至明且悉數年以來因各省奏請旌表烈婦者尚少朕是以格外加恩准其旌表今數日之內題奏殉夫盡節之烈婦烈女如此之多可見地方官未將從前諭旨剴切曉諭鄉曲愚民尚未深悉
聖祖仁皇帝與朕重惜民命之至意以致民間婦女激烈捐軀者更多於前嗣後若槩予旌表恐轉相則效易致戕生深可憫惻著地方有司將朕前旨廣爲宣布俾遐陬僻壤家喻戶曉儻宣諭之後仍有不顧軀命輕生從死者不必槩予旌表以長閭閻憤激之風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十六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十七

恤兵

雍正元年癸卯三月己酉

上諭八旗都統等私行科派殊非善事貧乏兵丁所恃以為生者惟在錢糧嗣後各旗佐領下一應公中事務概不許私自派取若有擅行私派者即以作弊治罪

四月丁卯

上諭吏部戶部兵部各省給發駐防官兵米穀草豆等項價值不一除已有定額省分照常給發外其餘未曾定額省分多寡不符理應將本省歷年給發之價酌處其中畫一定議價值一定便於遵行如遇年豐價平稍有贏餘於官兵亦屬有益儻歲歉價昂該督撫據實陳奏朕自加恩

五月庚辰兵部議覆雲貴總督高其倬奏免鶴永等處取藏兵丁賠補倒斃馬匹應不准行

上諭曰兵丁遠馳異域甚屬勞苦且滿洲綠旗俱當一視其倒斃馬匹若仍令伊等賠補朕心不忍著盡行豁免

十月辛未

上諭八旗大臣等八旗滿洲為我朝根本植本不可不固近見八旗兵丁技勇產業大減於前此皆文武大臣仰恃

皇考之寬仁遂乃怠於公務不勤厥職玩忽苟安因而法制廢弛兵丁等既無教訓之人遂少儆惕之意不習騎射不諳生計妄費濫用競尚服飾飲酒賭博漸至困窮從前

皇考恩養兵丁屢加賞賚代償逋欠又設立公庫以利濟之惠澤雖頻空乏如故曾何裨益乎朕今初登大位未遑徧行查視惟爾諸臣是賴限於三年內將一切廢弛陋習悉行整飭其各實心任事訓練騎射整齊器械教以生理有頑劣者即懲之以法儻至三年仍不

悛改朕必行罰無赦再叅領一官管轄多人辦理旗務甚屬緊要優者留用劣者即行罷黜至於兵丁器械既於明年十月點閱爾諸臣應即行查看有不齊者令其佐領內預爲補足今不置備臨期倍價賒買又爲債負所累貧乏之兵丁何以爲生凡此等處諸臣宜各留意也

雍正二年甲辰正月辛丑

上諭八旗都統等八旗滿洲蒙古漢軍人等俱

經累世効力現今承平既久滿洲戶口滋盛餘丁繁多而護軍馬甲額設有定是以不得披甲之閒散滿洲至有窘迫不能養其妻子者朕每加憫念將如何施恩俾得資生之處再四籌度並無長策若欲增編佐領恐正項米石不敷若不給與錢糧養贍伊等何以聊生既不能養其家口何由造就以成其材今將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內共選取四千八百人爲教養兵訓練藝業所選人等每月給與錢糧三兩計四千八百人每年共需錢糧十七萬二千八百兩每一旗滿洲蒙古漢軍共六百名內滿洲四百六十名蒙古六十名漢軍八十名其漢軍之八十名令爲步兵每月給與錢糧二兩就此錢糧數內計其羸餘通融料理可以多給四十名兵丁每漢軍一旗著選取一百二十名再軍器內長槍尤爲有用著滿洲蒙古每佐領下選取護軍四名馬甲四名令其學習長槍漢軍每佐領下選取

馬甲四名令其學習籐牌挑刀此四千八百名教養兵若計佐領選取恐其人有多寡不同應於旗下甲喇內通計人數選取則護軍馬甲益得有用之人而閒散餘丁亦得學習成就矣至於如何編錄教訓管轄之處八旗都統護軍統領副都統等公同盡心詳酌務期永遠可行定議具奏

九月癸卯

上諭戶部前往臺灣換班兵丁俱在臺灣支給

糧餉伊等所留家口無力養贍必至內顧分
心著將兵丁所留家口每戶賞月米一斗內
地米少即動臺灣所有之米合算船價僱運
至厦門交地方官按戶給發務使均霑實惠

雍正三年乙巳六月壬辰

上諭戶部今年雨大屋漏牆欹者多朕軫念披
甲人等家貧不能修理特加恩賜務使人人
得所著動戶部庫銀九萬兩賞給八旗每旗
一萬兩上三旗內府佐領一萬兩令得修理

房屋著八旗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
統內務府總管會同酌議分別賞給

雍正四年丙午十月甲子

上諭兵部各省駐防兵丁已故者其婦女每年
以船載送回京江南浙江等處俱於七八月
起程福建廣東荊州等處俱於四五月起程
沿途換船船戶惟利是圖故意延挨一到臨
清濟寧地方即稱恐致冰凍仍令岸路來京
中途苦累甚屬可憫嗣後著於定限之前一
月起程交與沿途地方官速換船隻與糧船
一例照管督催務令必至張家灣庶寡婦等
不致苦累而回空船隻亦不致守凍矣

十二月戊午四川巡撫法敏奏進勦建
昌冕山苗蠻之官兵請暫照松潘戍守
兵丁例支給口糧陸續扣還

上諭兵部向來官兵凡在內地行走者例不給
與口糧朕思內地亦有遠近之分行走不無
遲速之別宜酌加恩澤以獎勤勞今建昌官
兵因進勦賊蠻已經深入梁山此地舊稱險

遠並非內地可比而賊徒金格等潛匿荒僻
之區尚未授首現在官兵各處搜勦奮勇効
力甚屬可嘉查前歲進勦南坪時官兵俱經
給與口糧今進勦梁山官兵著照南坪之例
一體支給口糧以示朕撫恤兵丁之至意

雍正五年丁未九月丁卯雲貴總督鄂
爾泰奏雲南提督郝玉麟帶兵進乂木
多時各兵曾借餉銀原議分三年扣還

請展限六年以紓兵力

上諭兵部當日兵丁前往叉木多時未免起身匆忙馬駝之屬置覓多費朕心軫念原欲將借支餉銀全行豁免以示恩恤因一時未暇降旨今覽鄂爾泰所奏著將應扣銀四萬三千兩悉行豁免其已扣之七千餘兩仍照數賞給兵丁以副朕愛養兵丁之至意

十月丙戌

上諭內閣八旗滿洲火器營護軍校及兵丁等往蘆溝橋操演槍礮起身甚速天氣寒冷著每人賞給銀五兩製備禦寒衣服不得妄費

雍正六年戊申九月己酉

上諭兵部各省水師兵丁惟福建最爲熟練朕前降旨令藍廷珍揀選五十名發往浙江照陝西兵丁赴浙之例令其補充營伍教習浙江水師其起身盤費及到浙安插之處令高其倬李衞照例賞給查湖北湖南共有水師七營向來操演亦未精熟須得閩人爲之教導著照浙江之例令藍廷珍揀選熟練之兵丁五十名發往湖廣交與總督提督分撥各營令其教習其起身盤費及在楚安插之處亦著高其倬邁柱等照浙江之例料理賞給再舊例湖廣鎮標協標考拔千把先行咨送提督轉送總督再加考試方行補用但湖南湖北路途遙遠又隔洞庭之險微弁往返艱難資斧不易且致久曠汛守嗣後湖北二十四營千把專隸總督考定咨知提督湖南二

十四營千把專隸提督考定咨知總督俾微員得省遠行之費而汛守亦不至於久曠若新任總督提督到楚之時南北各標武職等官仍聽總督提督通行調試分別優劣

十一月戊午

上諭內閣通年川陝漢土官兵勦撫番苗遠涉蔵地効力勤勞朕心深爲軫念著動支庫帑銀十萬兩交與總督岳鍾琪會同四川提督黃廷桂酌量分別等次通行賞給以示朕加

恩沛澤之至意

乙亥

上諭兵部雲南等省所有苗蠻獠獞種類甚多殘忍性成逞兇嗜殺剽掠行旅賊害良民又或劫去人口重價勒贖所以爲內地平民之害者不可枚舉而衆苗之中又復互相讐殺爭奪不休於其所轄土民則任意傷殘草菅人命朕念普天率土之民皆吾赤子豈肯令邊省蒼黎獨受苗人之侵擾而苗衆繁多朕

亦不忍聽其獨在德化之外是以從封疆大臣之請勦撫兼行切加訓誨務以化導招徠爲本不可猝以兵威或致多有殺戮屢頒諭旨甚明今幸數年之內苗人陸續歸誠者甚衆將來可望地方寧謐但官弁士卒跋涉於深林密箐之間歷險峻之區染瘴癘之氣而苗性狡獪反覆當用兵之際往往詭詐負嵎出其不意以致官兵受傷亦間有之事夫弁兵受國家多年教養之恩雖臨陣捐軀義不

避難但以蠢然無知之苗蠻而致損我義勇之士卒得失不足相抵朕心深爲憫惻除已降旨賜䘏賞賚外其雲南貴州四川勦撫苗蠻之官弁兵丁從前若有預借銀兩俱免其還項陣亡之官弁兵丁著照陣亡例加倍賞給銀兩得病身故及受傷之官弁兵丁著照陣亡例賞給銀兩俱交與鄂爾泰岳鍾琪各於所屬確査動帑遵旨賞賜務俾均霑實惠以副朕優䘏弁兵之至意

十二月戊戌

上諭兵部哈密駐防官兵每年輪換定期於十二月內派往朕思臘月天寒草枯水凍官兵跋涉爲難査從前甘肅官兵駐防哈密有五月內更換之例今仍著於五月內派往

雍正七年己酉正月己未

上諭兵部福建臺灣戍守之兵丁父母妻子留在內地前已加恩每月給與米糧以資養贍閩省兵之例每月將所領錢糧扣留五錢於

內地爲養贍家口之用朕思兵丁遠涉海洋所得餉銀又復扣除以養家口恐本身用度或有不敷今沛特恩於駐臺兵丁每年賞銀四萬兩爲養贍家口之用著總督等均勻分派按期給發俾兵丁本身食用旣得寬舒而父母妻子之在內地者又得養贍以示朕軫兵賞勞之至意

二月丁丑

上諭兵部陜省兵丁年來効力甚多朕深爲軫念伊等出征之時若因已給行糧遂扣其坐糧則伊等妻子在家難以養贍嗣後出征兵丁於照例支給行糧外仍給與坐糧銀米俾免內顧之慮再陜西營伍甚屬緊要若兵丁有派出之處著總督岳鍾琪酌量召募充補另行按名給以錢糧

三月戊午

上諭內閣朕爲在京八旗兵丁悉心籌畫其家若有吉凶之事需用之費無所取辦一時拮

据實爲可憫特給內庫銀兩令王大臣等營運生息以備兵丁一時之用今思外省駐防之滿洲漢軍兵丁等亦當一體加恩江寧杭州西安京口荊州廣東福建寧夏右衛共九處每處賞銀二萬兩天津河南潼關乍浦成都共五處每處賞銀一萬兩俱著於布政司庫內支給交與該將軍副都統等公同存貯營運生息如該處駐防兵丁家有吉凶之事將息銀酌量賞給以濟其用其本銀永遠爲存公生息之項不令繳還該將軍副都統等務須盡心辦理使兵丁均霑實惠儻該管大臣官員有私自侵蝕挪移或委任非人以致本利虧缺者定行從重治罪仍於該管及委用等官名下嚴追還項其營運利息之處亦必公平辦理儻指稱官銀名色或占奪百姓行業或重利刻剝閭閻與商賈小民爭利擾累地方著各督撫不時稽查卽行叅奏儻督撫徇隱不奏經朕訪聞必將該督撫一併議

處此項本利銀兩每年出入之數交與在京八旗都統副都統查核一旗或管一省或管二省著怡親王大學士等酌量派定每年於歲底各省該管大臣官員等造冊齎送各該旗查核奏聞再各省督標撫標提標兵丁等亦倣此例每標或給銀一二萬兩或給銀數千兩按照兵丁之額數分別銀兩之多寡亦著怡親王大學士等酌量派定其銀即交與各該督撫提督委員料理以惠濟兵丁一切

照駐防之例行其前後接任之時將此造入交代冊內查核至於各省鎮標兵丁等一時難以遍及俟朕酌量國用之出入次第加恩陸續降旨

四月丁丑

上諭內閣官兵馬匹其有倒斃免賠椿銀者各省不同從前補以中茶馬匹及後則給以朋銀採買此諸省通行之例惟有陝甘各營因停止招中茶馬之時未將動支朋銀聲明是以相沿至今凡有倒斃馬匹俱係兵丁出資買補深可軫念著總督岳鍾琪詳悉查明將嗣後作何准報補給之處分晰定議具奏

甲午

上諭內閣八旗兵丁並各省駐防以及各標兵丁朕已賞給銀兩令該管官員經營生息以濟其吉凶緩急之用今因征勦準噶爾派出兩路大兵遠臨邊塞此所派兵丁等既為國家効力行間朕心更為軫念已於行糧恩賞外給與坐糧以養贍其家口但兵丁等出門

之後家中若有吉凶之事料理無資不可不為籌畫周濟除京城八旗出征兵丁該旗照例支給外其奉天等處八旗出征兵丁著照京城護軍之例吉禮賞銀十兩喪禮賞銀二十兩其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等處出征綠旗兵丁著照京城驍騎之例吉禮賞銀六兩喪禮賞銀十二兩凡此賞給銀兩其有已經孳生利息之處即於利息內支給其未曾

賞銀及雖經賞銀而尚無利息可支之處卽動正項錢糧支給著該管官員通行曉諭使出征兵丁咸共知悉伊等家中遇有應領賞銀之時卽報明本管官出具領結照數支領毋得稽遲俾効力行間之士均霑實惠無內顧之憂以副朕加恩沛澤之至意

閏七月庚辰

上諭兵部駐藏兵丁其家口在家著照出征兵丁之例給與坐糧以爲養贍之資若家有喜喪事件亦照出征兵丁例賞給銀兩

八月甲辰

上諭兵部凡兵丁等承應官差養贍家口專於糧餉是賴乃有射利之舖戶土豪人等交結隊目廣放營債以取重利兵丁墮其術中借銀到手隨意花費及至領餉之時不足以飽債主之谿壑此實兵丁等暗中耗費以致窘乏之由也向來旗人有放印子錢各色等弊今嚴禁之後兵丁漸覺從容著通行文武官員出示曉諭嗣後不許舖戶土豪人等再放營債違者從重治罪其從前已經借給者著清還本銀不許收取利息將此懲債主之貪心以杜暗蝕兵糧之患其營伍兵丁彼此借貸者除朋情緩急通融外若有放債圖利剝削同輩者著該管官稽查嚴禁儻違禁不遵一經發覺將該管官一併議處

十二月癸卯署陝西總督查郎阿奏西路一應軍需兵馬俱由嘉峪關出口肅州米豆草束昂貴該鎭標兵額餉本色少而折價多不敷糴買之用請酌量加增

上諭內閣朕前因寧遠大將軍岳鍾琪之請特念哈密爲軍需往來之地將駐防兵丁增給口糧鹽菜今肅州爲大軍出口要道辦理軍務之員咸集其地食指繁多未免物價昂貴著將肅鎭兵丁折支米豆每石於折中一兩之外增給銀五錢每草一束增給銀一分自

雍正七年秋季起至大兵凱旋之日俱照增加價值每季按名給發毋得扣尅侵漁統入該年奏銷冊內報部查核以示朕軫念邊兵至意

丁巳

上諭兵部天津水師營兵丁錢糧前經部議每月定爲一兩五錢朕近聞兵丁用度稍有不敷已降旨加爲每月二兩浙江乍浦水師營兵丁亦應一體加恩其新拔之兵丁等每月支銀一兩五錢者亦著照天津之例加爲二兩

雍正八年庚戌三月乙酉

上諭內閣從前陝甘各標及松潘鎮出征兵丁添補衣裝據大將軍岳鍾琪奏明動支各兵家口夏秋二季一半餉銀製備今總督查郎阿等奏報俱已製辦運送軍前訖兵丁等効力行間遠征邊塞朕心深爲軫念此所添補衣裝銀兩著加恩賞給不必扣除伊等家口月餉卽行支陝甘川三省並大將軍處曉諭兵丁知之

八月癸丑

上諭兵部從前以武弁一年所得俸薪不敷所用令自提鎮以至千把總俱量給與親丁名糧以資養贍今各省添設外委千把尚未議及念此外委人員所辦者千把總之事而所食者仍止本身一分馬糧一應公差紙筆衣馬之費實有不敷著將各省添設外委千把

總每員給與步糧一分卽令伊之子弟家人頂食以資養贍倘有巧借辦公名色扣尅兵餉滋擾地方者著該管官卽行揭報該轄大員指參毋得姑徇寬縱

九月丁卯

上諭八旗都統八旗兵丁等房屋傾圮者昨已每旗賞銀三萬兩爲修理之用聞該管之都統官員等不論坍塌牆屋之多寡及有無傷損人口之處一概均勻給散並無差等其名

則均而實則不均之甚總因伊等潦草塞責不肯以實心經理公事俾朕之恩澤不濫不偏登衆兵於衽席也除從前所賞銀兩各旗已經均給外朕再賞每旗帑銀三萬兩著該旗大臣等悉心確查分別等次秉公賞給務令寒苦之家實霑恩惠儻仍任意給發不能公當者經朕訪聞必於該旗之大臣官員是問至於八旗官弁已給半年之俸不在查賞之內

十月辛亥

上諭內閣年來出征兵丁在外支給口糧而仍給與坐糧以養贍其家口蓋因其荷戈持戟効力戎行不忍令有內顧之慮也至各省土兵有派撥征勦者則於起程時賞給銀兩而無養贍家口之例朕思本身遠出在外則於營生之計不能兼顧其父母妻子或至俯仰無資深可軫念嗣後土兵之出征者除恩加賞賚外其父母妻子在家照守兵坐糧之例每月給銀九錢米三斗米折銀賞給著督撫提鎮差委官弁前往該地方會同土官秉公散給務令均霑實惠儻有侵蝕扣尅等弊一經發覺定行從重治罪決不寬貸自今雲貴川廣等省効力之土兵即照此例行並將此旨通行曉諭各省土兵知之

十二月戊戌

上諭兵部前因口外用兵哈密爲軍需往來之地特准大將軍岳鍾琪之請將駐防兵丁口

糧鹽菜加恩增給又准署總督查郎阿之請將肅鎮兵丁折支米豆草束銀兩各行增給總以肅州哈密一帶地方兵馬往來物價未免昂貴故加恩於常格之外也今思嘉峪關在肅州哈密之間其地苦寒所需兵糧皆從肅州轉運事屬一體其營汛兵丁折支米豆草束之價俱著照肅鎮之例米豆每石加銀五錢每草一束加銀一分其加增之期亦照肅鎮補行給發以示朕軫恤邊兵之至意

雍正九年辛亥二月丁未

上諭大學士等從前阿爾泰兵丁駐劄之時糧運維艱是以廷議每兵每月祗給米一斗併羊價五錢邇年以來羊價漸長所給銀兩不足羊隻之值月米一斗亦有未敷不免拮据之虞朕心深爲軫念查察罕叟爾每年屯種所獲富有餘貯而運送糧石較前亦易著將現今調撥軍營防守之滿洲兵丁每名月給米二斗四升九合其戍守阿爾泰之滿洲兵丁每名月給米二斗至察哈爾土默特兵丁每名月給米一斗五升以示朕恩恤兵丁之意

五月甲子

上諭兵部今歲命往陝西西安駐防兵丁派出直隸張家口營兵一百八十餘名聞各兵家口支領錢糧而該管武弁等以各兵應有錢糧俱給與新募之兵支領無可給發以致各兵家口三月未曾領餉日食不敷四路奔訴凡兵丁撥派他往者如馬兵一名原領月餉二兩則以九錢付本兵爲途中鹽菜之用以一兩一錢爲養贍家口之資所有兵米亦仍令其家口支領若有新募兵丁則另行給與月餉並無以本兵錢糧付新募兵丁之事何以張家口官弁等錯誤遲延以至各兵家口餬口無資著該督該提鎮即速查明照例給發並將遲誤之處據實參奏

癸未

上諭內閣朕視天下兵丁皆爲一體莫不冀其生計有賴俯仰從容然養育於平時者自有經常畫一之道而加恩於格外者則不得不由近及遠次第舉行如恩賞兵丁生息銀兩一事首先及於在京之八旗次則推廣於外省駐防及督撫提督標下又次推廣於各省鎮標皆令將軍副都統督撫提鎮大臣會同經理以爲長久之計數年來頗有料理得宜可濟兵丁之緩急者而措置未協啓人議論

者亦往往有之則此事經畫之難可知矣至於各省協標兵丁雖同列行伍而駐劄分防之處與督撫提鎮相隔遥遠若偶遇緩急必須支移往來多延時日始得領此數金豈能濟其一時之用若照例給發則現今督撫提鎮大臣辦理此事尚覺繁難未能妥貼副將以下等官豈可交辦此事恐徒貽累於弁員而無裨於兵丁之實用也近聞各省協標兵丁有謂督撫提鎮等不為代請而生怨望之

心者不知國家之施恩並無偏向戎行之沐澤自有後先將來西陲軍務告竣國用充饒朕自徐思周遍加恩之策若伊等不察事勢此時遽欲均霑妄生覬倖是因朕逾格之恩而啓非分之望則朕惟有將現行之恩賞悉令撤回然後可以畫一豈不因數人之無知而阻衆人受恩之路乎思之思之

七月癸未

上諭大學士等各省駐防兵丁生齒日繁現今餘丁甚多若聽其閒散既無從學習技勇而定額錢糧亦難以養贍家口著各處將軍於滿洲餘丁內擇其能騎射可供驅使者於額設兵丁之外添設若干名並作何給與錢糧操演技勇之處悉心定議而行

九月丁丑

上諭大學士等上年西路擊賊有功及帶傷患病之兵丁前已降旨令其各回內地營汛休息調理以示恩恤其凍傷手足致成殘疾者

舊例查其子弟一人入伍食糧仍令地方官每月給米三斗養贍終身朕思本兵若成廢疾而家無可以入伍食糧之子弟恐月給官米三斗不敷餬口之用實為可憫著該管大臣確查上年西路兵丁因擊賊受傷致成廢疾而家無子弟入伍者俱給與守糧一分以終其身用示朕加恩優恤之至意

雍正十年壬子二月乙卯

上諭大學士等賊人侵犯哈密塔爾納沁等處

所派官兵征勦堵截其中多有步行者雖因將領無能觀望退縮致令賊衆逃遁而兵丁之奮力前驅勤勞實堪軫念著大將軍將大營塔爾納沁哈密等處此次出征之兵丁查明分別賞賚其陣亡受傷之兵丁尤可憐憫著查明照例賞䘏

三月戊午

上諭大學士等坐卡兵丁專司瞭望哨探之事較之在營駐劄兵丁更為辛苦且汎地離營

既遠市買鹽菜未免多費著傳諭大將軍岳鍾琪除三大卡倫外其他各處坐卡兵丁每月加賞銀一兩羊價七錢俾伊等食用充足以示朕格外加恩之至意嗣後儻再有疎忽貽誤之事定行從重治罪其如何挑選輪班之處聽大將軍酌量辦理

甲申

上諭內閣各直省督撫提鎮標下之兵丁朕俱賞給生息銀兩以濟其緩急之用而各省協營甚多一時難以普及欲俟軍務告竣國用充裕再思周遍加恩從前所頒諭旨言之詳矣上年大學士鄂爾泰在雲貴廣西總督任內奏稱滇省舟楫不通所有生息銀兩分派營運則易聚總生息則難若督撫提鎮各標賞銀過多轉致不能營運漸生弊端因將各鎮應領銀兩令與各協營均勻分給同受國恩黔粵兩省亦彷彿照此辦理此鄂爾泰因地制宜行之於邊遠三省使兵丁均霑賞賚者今據廣東總督郝玉麟奏稱廣東督撫提

鎮各標蒙賞帑銀共十萬兩計每年生息除賞給督撫提鎮標兵外尚有餘剩銀兩應照各協營寨兵數之多寡均勻分給於雍正癸丑年開賞等語朕愛養兵丁一視同仁本欲令其均霑恩澤但次第經理不得不有先後之別今鄂爾泰郝玉麟通融辦理俾協營兵丁亦有以濟其緩急深慰朕加惠戎行之至意著各省督撫等酌量本地情形悉心籌運

若可以照此變通辦理則協營兵丁可以早受恩賞誠屬有益但各省地方之利息輕重不同餘銀多寡不一若不能行之省分不必勉強從事倣而行之也

四月壬辰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西路兵丁口糧從前議定每名日支粟米八合三勺或炒麪一斤駐劄之時本無不足惟有事行走及對敵之際晝則追奔攻擊夜則防範巡查非駐劄之時可比恐舊數稍有不敷嗣後凡遇此等日期著每名日支粟米一升其應支炒麪之日每名日支一斤四兩俾兵丁等口糧寬裕以昭朕格外加恩之至意至分派屯種各兵耕耘播耨胼胝爲勞其耕種之一月內所支口糧亦照行走攻戰之兵米麪一體增給著即傳諭大將軍岳鍾琪等知之

五月戊辰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巴爾庫爾出征之西安滿洲兵三千名寧夏兵一千名出口已將二年冬衣不無敝損應行加恩添補查莊浪現有存貯皮袍褂三千套皮帽三千頂著署督查郎阿巡撫許容再於蘭州添製皮衣一千套皮帽一千頂俱於秋間解送軍營賞給西安寧夏滿洲兵以示朕格外加恩之至意

庚午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去年遣往巴爾庫爾軍營之京城驍勇官兵一百名巴爾虎兵一百名原令於襲擊烏魯木齊旋師之後即行撤

回此兵俱係精銳軍營現資差遣暫停撤回每人著再賞銀三十兩以爲整理衣服等物之用

閏五月乙未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前因西路軍營兵丁行走攻擊之時從前所定口糧不敷朕已加恩增給今思兵丁駐劄之時亦應使之口糧寬裕以鼓勵勞其如何酌量加增之處爾等妥

議具奏

八月癸亥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聞北路所派四省綠旗官兵數年以來有陸續在軍前病故者今年七月間該管將弁始接到部文而各兵家口從前所領月餉例應從病故之日追出歸入截曠項內朕思國家養育兵丁加恩優渥而出征身故之兵丁尤朕所格外矜憫者其未奉文之前家口所領月餉悉著加恩免追再

今年七月間該提鎮等始接部文而所轄協營道路遠近不齊奉文先後不等其秋季餉銀必有已經散給者著將各兵應扣秋季之項無論已領未領一概賞給以示朕恩恤故兵之至意

雍正十一年癸丑五月乙巳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北路所派四省綠旗官兵有在軍前病故者其本營於未奉部文之前家口所領月餉朕已於上年八月降旨免其追還今思西路亦有調撥別省之綠旗兵丁其中豈無在軍前病故者若將本營未奉部文之先伊等家口所領月餉按日著追實為可憫著行文各該省若有軍前病故兵丁月餉於未奉部文之前已經支領者免其追還儻有借給庫銀之處著以該省司庫存公銀兩代為補項

六月癸亥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各省挑選之勇健兵丁

原冀其黽勉出力各圖上進之路以膺國家厚澤因其中賢愚不等優劣不齊不得不甄別挑汰以示勸懲今挑出赴營各兵既循分守法有奮勇効力之心著給與馬步戰糧俾得內外充裕其自甘起程之時每人借支銀兩并上年十月借過等項俱著賞給免其在月餉內坐扣以示朕格外加恩之至意著勇健營總統周一德等曉諭各兵知悉

十二月丙辰

上諭戶部本年江南應徵漕米朕已降旨密飭該督撫等以半本半折徵收爲接濟民食之用惟是漕糧既一半改折則漕船亦應一半停運定例漕船減歇之年該運丁給與一半月糧以爲養贍但上年業已緩截本年又復減歇其行裝等項俱經預備於將次出運之時旋復停運則所領一半月糧或不敷用未免艱苦著將本年應支月糧等項悉行賞給

雍正十二年甲寅十一月辛丑

上諭內閣朕賞各省兵丁生息銀兩原交與該管大員善爲營運以濟緩急之用從前有草率從事者卽將此銀借給兵丁收取利息以爲賞卹似此辦理甚不妥協朕已降旨訓飭嚴行禁止近聞仍有無識無能之總兵官希圖省事暗中借給兵丁者又有兵丁假商人借領之名而其實自用官銀繳利者朕思兵丁切要用度莫大於吉凶二事朕既已賞給官銀則二事可以粗備至於尋常衣食之類無銀則可節省有銀易至輕費此乃人情之常今見有官銀可借到手甚易一時用去將來補償無資其拮据之苦仍兵丁身受之豈朕愛養加惠之本意乎至於兵丁假借商名領銀繳利更爲不可兵丁既非殷實之家又非久慣貿易之人虧折之後從何賠補不但領銀之兵受累於目前且致將來之兵不能霑國家之恩澤此顯然可見者著各該管大員一一清查若有似此情弊速行更改儻官銀不敷營運不妨據實奏聞或地僻難於招商不妨輕減利息若取兵丁之息銀以爲賞卹是以朕惠兵之心而成將來累兵之舉則該管大員經理不善之罪無可寬貸除從重議處外仍將虧欠之項責令賠補

雍正十三年乙卯閏四月甲申

上諭內閣從前賞給各省駐防兵丁生息銀兩因兵丁數少之處無大員管領難於經理是以未曾議及今查保定太原德州三處各駐

防兵五百四名熱河駐防兵八百名為數雖少亦應一體加恩以資吉凶之用保定太原德州三處各賞銀二千兩熱河賞銀三千兩保定熱河二處銀兩交與總督李衛派員管理太原銀兩交與巡撫石麟德州銀兩交與巡撫岳濬務令辦理妥協俾兵丁等得霑實惠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十七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十八

察吏

雍正元年癸卯五月丁亥

上諭廣西巡撫孔毓珣據奏梧州府知府張若霈等請陞補蒼梧道等缺蒼梧道員業已部選殷邦翰朕聞張若霈居官聲名較優所以允行至其餘各員俱照爾所請爾統率一省該屬員自必有深知灼見方始行奏請假若日後改易操行切毋存回護之念姑息從事今日因其賢能而保薦後日因其改易而糾叅正見爾之公正無私將朕此旨轉諭伊等俾各知警懼時加慎勉庶不敢恃被薦在前而稍有放縱也保薦一事甚難人或懷銜玉求售之心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一被愚惑他日受累不淺斷不可輕忽於一時也朕將合省百萬赤子付托督撫似此薦舉數人有何可疑而不推心信任其間設有徇情納賄假

公濟私實據斷不輕恕

庚寅

上諭大學士等刑部直省命盜案件主稿雖在刑部然必由三法司等衙門公同確擬畫題方行請旨今刑部議覆疏盜疏防及人命失察等案有該督撫未將所屬地方官弁報叅者刑部於具題完結本尾聲明行令查叅到日再議嗣經該督撫有照例補叅者亦有援例請免者止用咨覆刑部既不再題又不照會都察院大理寺衙門是以部中姦猾胥役得以操縱其事暗地招搖有部費者則為援引輕例且有竟將咨文沉匿日久潛消者如無部費雖督撫聲明在所可寬不准邀免揆隱賸混事同議異嗣後凡三法司會議案件本尾有帶及行令補叅者督撫咨覆到部其或處分或寬免作何完結之後令刑部知會畫題衙門公同刷卷如此則胥役不得萌逞故智上下其手矣

六月乙亥

上諭吏部兵部三年舉行大計五年舉行軍政其居官優者列為卓異劣者分別輕重置之八法所以澄敘官方勸善懲過典至重也朕思卓異八法所舉所劾不過十數人而平等供職不列舉劾者尚有多員如文官倉庫之盈虧辦事之能否武官騎射之優劣訓練之勤惰皆未塡註考語是考課舉吏尚有遺漏之處也嗣後大計軍政除卓異八法照舊例舉行外其平等官員文職自知縣以上武職自守備以上俱於大計軍政之年令督撫提鎮註明考語造冊報明吏兵二部務期秉公核實不得徇情任意顛倒是非爾等確議具奏

是日

上諭戶部各倉監督向有年限滿漢一同更換立法最善前任若有未清後任豈肯接受所以稽錢糧之由入而除虧空之弊端也惟通

州坐糧廳貯有通濟庫每年動用輕齎等項司其出入關係錢糧數十萬兩而坐糧廳一差並無年限或滿員陞轉則更滿員或漢員陞轉則更漢員滿漢參差更換彼此牽制回護勢難徹底澄清況在任日久倘有虧欠必至積累增多更難清理爾部可將通濟庫錢糧逐一確查務期明晰其坐糧廳一差嗣後或限二年或限三年滿漢一同更換庶接受之際不至含糊而弊端亦自此清釐爾部即確議具奏

雍正二年甲辰七月乙巳

上諭直省總督巡撫等引見月官內經朕改調人員特因地方緊要觀其人言動舉止似屬可用是以記名調用然必俟任事後方可定其賢否若督撫不實心訪察而因朕一時稱許遂爾優容任其恣意行事豈朕改調之意乎再揀選命往各省人員該督撫亦不可因係揀選之人聽其妄為不行糾參此等人係朕特用必當益加勉勵實心愛民方不負簡拔之意倘任意放縱有玷官箴即當從重治罪嗣後督撫題參官內有此等官員著將原係奉旨調用或揀選命往不思報効辜負擢用之處於參本內聲明

雍正三年乙巳四月戊子

上諭直省督撫等為政首重安民安民必先察吏邇年有司不能仰體
聖祖仁皇帝寬仁德意吏治漸致廢弛朕即位以來嚴加訓誡整飭官方欲其潔己愛民奉公盡職在朕並非苛刻亦非偏私乃有庸懦無能之督撫間有參劾每向人云我若不參恐非上意又恐他人參劾於我不便以此等語解釋於衆似覺參劾為迎合朕意而出於不得已者即如浙閩總督滿保參劾知府何國棟似屬迎合朕察其無貪污之蹟仍准留任則朕無成心可知矣前滿保曾奏浙閩屬吏已劾多員若再題參恐致無人辦事塑延

珍巡撫湖南時亦曾奏稱屬員參劾過半容再查奏等語夫屬員之去留惟視居官之優劣豈論參劾之多寡朕心總出於至公爾督撫等安得以庸鄙之見偏私之心妄爲窺測乎又聞外閒議論云朝廷懲盜臣而重聚斂之臣此語尤爲荒誕自朕臨御以來蠲免舊欠錢糧不下千百萬兩江南蘇松之浮糧江西南昌之浮糧共免額徵銀五十餘萬此皆惟正之供尚且大沛恩膏特行豁免現今各省督撫大吏將諸項名色私派陋規裁革甚多莫非推惠於民尙得謂之聚斂乎至若虧空侵蝕以及貪婪枉法之輩蠹國殃民有干法紀旣寛其誅已屬格外若又不嚴追完項一任貪吏優游自得國法安在耶此明係朋黨匪人懷私揑造悖謬之語以惑衆聽殊屬可恨故特諭衆知之願爾內外大小臣工深知朕心凡事秉公據理不可稍存迎合之見則庶政皆得其宜而吏治民生均有攸賴矣

雍正四年丙午八月丙戌

上諭內閣吏治惟在得人而各省有司員缺甚多非廣收博取不足備庶官之位故數年以來各省官員經朕揀選命往者亦多然當其揀選之時或見其奏對明白舉止從容或見其條陳事宜似屬可採遂入於揀選之中命往各省以試用之又有奉旨特用之員大約因督撫上司等薦舉保奏朕召來引見見其才具可用遂加遷擢以鼓勵之此等人員朕不過取拔於臨時並未曾試驗於平日實不知其居心行事何如也伊等涖任後自應倍加儆惕勉爲良吏方不負朕格外之恩若自恃爲揀選特用之員傲上陵下恣意妄行而該管上司以爲朕所揀選特用之員不加約束委曲寛容則大非朕澄淸吏治整飭官方之意矣朕以大公之心撫馭萬方凡屬臣工只論其居官之賢否以爲進退豈以部選揀選常用特用分別異視有所偏向凡爲督撫

者宜深知朕心切勿以其爲揀選特用之員有意優待而姑容之倘居官不善卽據實叅奏不爲隱蔽不涉瞻徇如此則人皆知儆官皆得人而於吏治大有裨益矣

十月戊寅

上諭雲貴川廣湖南各省督撫直省地方官辦理欽部案件皆有定限其不依限完結者例有處分惟邊省苗疆間有督撫自行歸結之案地方官因無限期遂生怠玩以致案件稽遲民人受其拖累嗣後遇有民苗爭訟事件該督撫嚴飭該管各官作速查審完結如地界兩省或有關提之人或有會勘之處兩省大吏務須和衷辦理不得互相推諉其有不肖有司託故稽遲巧爲推卸者亦當指名題叅毋得徇庇

雍正五年丁未三月丙申

上諭吏部盛京五部司官多係本處居住之人互相交結瞻徇情面欺蔽上司朕屢降諭旨

不能悛改若不盡行調換難於整頓爾部將盛京本處之人現任郎中以下主事以上人員查明人數悉行調來以京員用其員缺著在京各部堂官揀選辦事中等司官爾部帶領引見補用所遺員缺卽將盛京撤回之員補授如此則盛京堂官易於辦理而盛京部院積習可以悛改矣

閏三月丙寅

上諭內閣凡州縣錢糧之虧空總不出侵欺挪移二項當其侵挪之時官固主之而經手之經承自無不知也乃不行禀阻且從而慫慂之以便作姦分肥迨至本官監追而經承且優游於事外本官問重罪而經承僅得不行禀阻之處分故凡虧空纍纍多由於官吏之相成也朕以爲經承庫吏經管倉庫之人亦宜重其處分之例更定以勸懲之法凡州縣官到任先揀選殷實老成胥吏二人充錢糧總吏通詳報部凡徵收錢糧卽令隨徵報解

不得存留內署承辦五年該縣無虧空者即將總吏咨部以九品雜職即用本官少有虧空該總吏力行稟阻如不聽從許徑赴司院呈明免罪若該吏不行稟阻致本官以虧空糾參即將經承一同監追減本官一等治罪如此則經承有所勸懲不敢順從本官挪動國帑亦杜絕虧空之一法也

乙酉

上諭內閣各省建立忠義節孝祠宇及賞給老民老婦布絹米石皆係朕之特恩凡地方有司自應實心奉行以彰朝廷曠典昨據安徽巡撫參奏太湖縣知縣冒開老婦名數至二千餘名之多即此則各省有司之奉行不能無弊可知矣建立忠義節孝祠宇表揚德行在地方有司獎善慕義之公心即捐輸已貲亦當勇往今朕動用國帑為之建立而承辦各官尚恐於冒銷錢糧草率從事以致易於傾圮有此情理乎著行文各省督撫詳加察

勘有無冒銷果否堅固之處不得容其朦混并令各地方官將所建祠宇造入盤查冊內前後交代倘工程不堅未久即至坍塌者仍著落原辦之人賠補至於永遠照看修葺則係地方官分內之事若能隨時整理所費不過數金多亦不出數十金甚易為力嗣後責成於地方官則彼必視為己事時時留心大於祠廟有益倘准其動用正項錢糧修理則不肖有司必至借端開銷而姦胥猾吏又從中侵漁入己有名無實屋宇必至頹壞負朕彰善闡幽之至意矣太湖縣冒開老婦名數業已被參各省州縣必有冒濫開銷及胥吏朦混侵蝕等弊著各省督撫一併確查如該地方官將浮冒之處自行出首免其治罪倘仍隱匿不報或經旁人告發或被督撫科道等題參定行嚴加治罪

六月丁亥

上諭內閣學政一官所以化導士習養育人材

職任甚重近年以來各省督學諸臣頗能仰體朕心祇遵朕訓矢公矢愼杜絶苞苴深可嘉奬但向來學政恣行貪劣以國家興賢造士之途視爲射利營私之地此固本人之不肖而亦大半由於提調官員贊成之也其學政之秉心貪劣者與提調官通同作弊固不待言而學政之可與爲善可與爲惡者提調官則引誘之或挾制之使不得全其操守而於其中網取厚利此提調官之惡習而天下

之所通知者也學政原有關防若提調官持正秉公則學政必不能肆行無忌學政果能公明廉潔提調官更當敬禮而玉成之豈可反導之爲非乎提調與學政相爲表裏嗣後學政聲名不好應將提調官一併議處其如何定例之處著九卿會議具奏

七月丁巳

上諭吏部各衙門筆帖式在部院辦事者必當愼重揀選補用方於部務有益嗣後補用筆帖式時爾部將應補之人俱帶來引見朕酌量補用再筆帖式內若有不願在伊本衙門行走因而告病解退希圖另補好缺者其起補時俱著於伊本衙門缺出補用再盛京人員赴任向來原無憑限往往補用之後經年累月竟不到任其堂官亦不咨查至現任官員有告假來京者亦多無故稽留不回本任以致部務廢弛此等風俗不可不加意整理嗣後選補盛京官員以奉旨之日爲始扣限

一個月到任若有違限者該堂官查明咨部題參照例議處除公事差遣外有告假來京者該堂官奏明奉旨給假方准其來京

雍正六年戊申五月己巳

上諭內閣國家舉行大計乃三年考績之大典其中卓異人員皆加以特恩不次擢用誠以該管上司爲國家薦拔人才必深知灼見然後列爲卓異斷無有徇私受託草率冒濫以負國恩而辱鉅典者而到任未久之上司不

能深知屬員之賢否又准其題請展限以俟確訪知此則屬員人品之邪正自無有不能辨晰之理乃見有從前卓異之員而後任內竟至貪贓枉法罹於重罪者夫以三年之久數百屬員之多保舉數人以光大典則非一時應詔薦舉可比也其人既犯貪贓枉法之條則平日必係行止姦邪之輩又非尋常註誤及才力不及之類可比也督撫提鎮等專以察吏爲務而乃以此等之人列爲卓異及至敗露之後尙可藉口於知人之不易不能保其將來乎此等若不定以處分恐相沿日久必有濫舉失實之弊嗣後文武卓異官員有犯貪贓不法之款而審訊確實者將從前列爲卓異之上司一併議處倘於該員未敗露之先有能查出參奏者免其處分其如何定例之處著九卿詳議具奏

七月戊午江西巡撫布蘭泰參奏淸江縣知縣牛元弼祈雨不親屠禁示方開張

筵唱戲政務不理臨江府知府吳恩景代爲隱飾請均予革職

上諭內開牛元弼於屠宰開禁之後開筵唱戲不比祈禱之時若牛元弼平日性好聲歌玩於逸樂則布蘭泰何以不早行參奏至所參政務不理亦當實指其廢弛者何事今因一時意見遽將該縣嚴參並知府一同革職定例內屬員犯貪贓重罪者知府徇庇及失於覺察其處分止降級調用今因屬員唱戲而遂將知府奏請革職似此越例之事幾有作福作威之意矣朕之待督撫大臣深加信任常有督撫參劾尙輕而朕從重處分者總以揆情度理期於公當而已凡爲督撫者當爲國家愛惜人才而於參劾之閒尤當加意愼重若誤去一幹員其過更在誤薦劣員之上蓋薦一劣員而誤用之異日自然敗露若將幹員誤行罷斥則其人終身放廢不可復振天下人才幾何豈可因一時之喜怒而濫行

摧折乎察吏之道公明二者缺一不可若存心本公而識見不到必致爲屬員所欺瞞浮言所蒙蔽布蘭泰之存心雖無徇私而少知人之明且瑣屑不識大體地方雨暘之時若水旱之爲災全係乎督撫大臣之感召若果能布德存仁安民察吏自能上感
天和豐亨有慶若政事有闕舉劾失宜以致雨澤不能應時而降此時徒恃祈禱之虛文已屬庸鄙之見而乃欲諉過於屬員以謝已之

責不亦屈抑之甚乎牛元弼吳恩景不必革職若二人任內另有虧空劣蹟著布蘭泰查明續參再降諭旨若別無款蹟可參著將牛元弼吳恩景送部引見候旨另用

乙亥

上諭內閣前山東參革知縣朱成元令家人叩閽一案朕命學士繆沅前往審理據繆沅將朱成元蒲臺縣任內餽送巡撫布按各官規禮印簿查出陳奏朕一一閱看知係朱成元任內二十餘年餽上司之陋規而自雍正元年以後仍復餽送如故已交部嚴察議奏自朕即位以來嚴飭官方禁止私賄又恐督撫等官用度不敷暗中巧取是以給與養廉之項俾其公私有賴俯仰從容庶永杜苞苴以爲澄清吏治之本蓋上司既受屬官之餽遺又何以禁止屬官之貪墨甚至以餽遺之多寡分情誼之厚薄則屬員之優劣何由辨別而吏治尙可問乎各省督撫養廉之項皆經

奏聞奉旨者司道等官亦皆於公用內支給其無公項可支之員亦應於督撫前陳明准其收受何項以爲用度豈有朝廷既給養廉而仍收受屬員陋規之理今觀山東巡撫司道等官之私受陋規如故則他省或有似此欺隱私受者亦未可知著各省督撫一一嚴查據實陳奏在地方官薪水之資自不可缺但於屬員之手接受節禮陋規則斷乎不可目今各省內或有尙未分給養廉之員著各

省督撫悉心商酌辦理奏聞寧可以州縣應出之項解至藩庫從公發給而不可使其自相授受廢公議而徇私交留禮儀交際之名而長貪婪賄賂之弊也倘再有私收規禮者將該員留之重典其該管之督撫亦從重治罪

八月己卯

上諭直省督撫等知府一官管理通郡有察吏之責如知府得人則察吏以安民於地方實有裨益但知府內有僅係循分供職不能察吏而又素無過犯不至於參劾者此等人員若令其久任地方於屬員賢否必不能詳察周知於吏治無益著各省督撫將現任知府詳加甄別其有才具中平不能察吏者一面具題以在京部屬改補仍令該員暫留本任辦事一面於本省同知以下知縣以上等官內揀選能勝知府之任者保題送部引見如所保人員可用准其補授俟伊到任後著前

任知府交代清楚來京以部屬之缺改用如此則因才器使辦理部務得人而各省知府均屬勝任之員矣若所保人員到京引見時朕察其才具亦屬中平則仍將前任知府留於原任各省督撫宜秉公詳擇以副朕澄敘官方之至意

雍正七年己酉正月癸丑

上諭戶部朕聞糧船過淮所費陋規甚多有一幫費至三四百金者旗丁既多苦累勢必多索於民甚爲漕政之弊嗣後著派御史二員前往淮安專司稽察之任不許官吏人等向旗丁額外需索以致擾累其糧艘攜帶物件除照例許帶外該旗丁如有夾帶私鹽及違禁等物者亦著該御史稽察但不得過於吹求以致糧運遲滯至糧船抵通之時其該管衙門官吏及經紀車戶人等恐有額外需索頭規者亦著派御史二員前往稽查差往淮安之員著於二月初派往差往通州之員著

於三四月內派往不必拘定滿漢各一員著
都察院按期開列請旨

五月庚申

上諭內閣凡遠省烟瘴之地及沿邊沿海之區因其險阻荒涼或民情難治是以有司缺出或揀選補授或將內地之員保題調補該員到任之後有歷俸三年即陞者亦有五年即陞者所以恤其苦而賞其勞加恩於常格之外也乃向來督撫等徇情受託往往庇護私人以保題烟瘴邊缺爲名俾得速於陞遷仍將其人委署近地輾轉留滯而本任竟屬虛懸是以緊要之缺轉成閒曠之所矣近年以來雖州縣正印官不敢仍蹈故轍而同知通判等員則間尚有借委署他處之名不到本任延至數年俸滿居然得以陞遷者此等弊端甚有關係嗣後著嚴行禁止倘有應行署理之處著該督撫就近差委不得使屬員巧爲規避之計倘有仍前營私作弊者經朕査

出定將該督撫及本員一併從重議處

閏七月壬午吏部帶領各督撫保舉之知府引
見

上諭曰知府一官承上接下以察吏安民爲要務督撫統轄全省地方遴選屬官多至百數十員察核賢否自難人人確當所賴者汝等府道耳一府所屬其多者不過十餘州縣耳日易於周知如能與督撫同心協力則舉劾悉當吏治自然肅清但不得背公違理迎合督撫之意如屬員果賢督撫或有苛求爾等須竭力保全不可搜求詳揭若係不肖之員雖督撫密露庇護之意亦不可委曲順從蓋劣員貽誤地方即此時順從督撫曲爲徇庇將來倘被新任督撫題叅徒然貽累己身若秉公察吏獲罪上司即被叅劾至於降革朕調來引見面加詢問果係情眞理當必將誤叅之上司嚴加處分在汝等何害乎至秉公

持正之督撫爾等又不得與所屬人員通同欺詐朦蔽譬如督撫與朕必能一德一心方可整飭官方而清吏治若各懷欺隱之心朕亦難於辦理矣從來人材難得朕欲爾等察吏並非苛刻搜求細事以參劾詳揭爲能如屬員之過出於無心情有可恕務必盡心教訓冀其悛改至再蹈前轍然後參揭方不屈抑人才爾等皆有志上進之人若能協同督撫報効國家撫綏百姓將來陞授大員時自有賢能屬員來相贊助也古語云使天下無一夫不獲其所實非人力不能之事一府之大或一人之力不能周到若一州縣得一好官則一方百姓自受其福庶推之天下州縣各得其人豈非匹夫匹婦各得其所之明驗乎所以治天下之道惟在察吏一事再近來外官多有視督撫之行事以爲進退者如遇才守兼優不徇情面不避嫌怨之督撫卽踴躍向前若遇中等督撫則凡事因循觀望不肯

盡心殊非臣子竭誠供職之道爾等總宜改除陋習勉盡職守以圖上進若不公忠勤慎報効盡職不惟深負朕恩且有何顏面以對保舉之人而恐貽累於知己之上司耶爾等赴任務期夙夜凜遵毋負朕諄切訓誨之至意

十一月己亥

上諭內閣各省兵丁於糧糈之外給以季餉所以撫養士卒令得仰事俯育以爲地方捍衛所關甚重而朋銀一項於俸餉內扣留貯庫爲各營買補馬匹之用亦國家恤兵至意也近聞直隸布政使衙門姦吏於請領朋銀時每匹扣陋規二兩至二兩五錢不等直隸如是他省大約皆然夫倒馬立有限年報銷復有成額豈容姦胥舞弊侵扣嗣後著各督撫及布政司查照定例按期給發如有姦吏增減剋扣遲延等弊各該督撫卽行拏究按律重處倘督撫失於覺察布政司不能釐剔弊

端朕有訪聞定一併嚴加議處至兵丁歲底預借春餉及支放季餉亦間有不肖餉書於放餉則需索季規於借餉則科斂借費此種姦弊深可痛恨著各督撫一併嚴查禁革務須按季給發不得遲延該部通行直省督撫布政使將朕諭旨刊刻謄諭俾官吏兵弁等咸知之

雍正八年庚戌五月壬辰湖南安陸府知府談九敘等恭請

聖訓

上諭曰知府一官有承上率下之責關係吏治民生最為緊要爾等勿視為傳舍但務逢迎上司以圖陞遷為榮身之計果能察吏安民實盡其道即使終身不得遷轉亦足留名舉於將來若一味請託鑽營希圖保薦縱一時倖獲寸進而公論難免何能掩人之耳目哉刑名事件知府尤為上下關鍵務期明允公當地方始無冤民不可聽屬員懇求亦不可畏上司駁詰而草率苟且以致訟獄顛倒下結民怨上干

天和若催科一節固有考成果遇水旱災荒自當據實申詳加意撫恤不可隱匿以圖省事亦不可捏報以滋弊端夫寬大惠愛者乃為政之要道朕非令爾等嚴厲苛刻以從事也但古人云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若保全貪官污吏以博長厚之名縱容地棍土豪以沽安靜之譽此大有害於人心吏治者也沽名邀譽乃居官之大患大凡在任時貼德政之歌謠離任時具保留之呈牒皆非真正好官也惟去任之後紳衿百姓思念不忘則不愧古之循良矣知府與知縣不同知縣為一邑之宰果能殫竭心力使四境之內民人樂業便是良有司至於知府則有統轄屬員之職若各屬之內有一人居官不善在知府分內即為一分曠職不可云潔己謹守遂可無忝牧守之任也天下人才難得倘

過於苛刻摧殘則因細故微瑕而至於放廢終身者不少矣總之遇好官則當愛重保護之遇中材則當勸導扶掖之遇劣員則當懲治罷黜之以此督課屬員有不觀感興起者無此情理也至於參罰案件外官必不能免朕從不肯以情有可原之案廢棄賢員常有因公参處之州縣官朕見其人才可用而逾格加恩遷擢者爾等勿存見小之念顧惜功名局於庸衆之規模而無遠大之器量也將此諭旨吏部通行天下之知府直隸知州知之

雍正十三年乙卯七月乙巳

上諭九卿各省拏獲賭具查其製造年月在半年之内者大小官員有議敘之例所以獎勵臣工使之實心禁約賭博也今朕訪聞各省拏獲賭具均稱造賣在半年以内追細心根究率多不實蓋地方官希冀議敘未免支飾邀功所恃上司稽核精詳庶幾功過不爽然上司又例得議敘苟非公正不欺者勢必苟且雷同此朕訪聞最確者夫賭博之害最關風俗人心澄源端本則賭具在所必嚴計效責功則勸懲誠難偏廢然州縣身任查拏而上司則不過嚴為督率本屬分内之事今因議敘之例轉滋徇揑之端而不能收勸懲之實效應作何分别定例著九卿悉心妥議具奏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十八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寛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十九

訓臣工一

雍正元年癸卯正月癸卯

上諭直省主考官爾等俱係
皇考選用之人朕諒爾等必能自好是以特簡爲主考官爾等務秉公考取學問優長之士果能不徇私情聲名無忝則不但無負朕之選用亦不負

皇考愛養之恩矣回京之日朕自加陞擢如有徇私之處經朕訪聞定行從重治罪決不寛貸

四月丁卯

上諭滿漢文武大臣官員等朋黨最爲惡習明季各立門戸互相陷害此風至今未息惟我
皇考允執厥中至仁在宥各與保全不曾戮及一人爾諸大臣内不無立黨營私者卽宗室中亦或有之爾等若以向蒙

皇考寛大幸免罪愆仍蹈前轍致干國法昏昧極矣豈但滿洲卽漢人亦與一家骨肉無異何苦波累及之夫人之性情各有所向豈有與通國之人無不投契之理但辦理公事不可存私今諸大臣俱在朕前朕居藩邸曾與爾等議及私事密相往來乎
皇考知朕中立不倚是以命朕纘承大統朕自思之亦惟朕方能不戮一人無一人不保全耳朕非獨因

皇考付託之重實感
皇考四十餘年敎養深恩委曲周至言念弘慈昊天罔極此朋黨之習爾諸大臣有則痛改前非無則永以爲戒爾等當思
皇考數十年寛厚之恩亦當共體朕委曲保全至意若仍怙惡不悛朕雖欲勉强仰體
皇考聖衷力爲寛宥豈可得乎夫朕言是卽宜遵行朕言非卽宜陳奏朕未嘗拒也朕屢詔求言雖小臣欲進言者咸得上達每多召入

屏去左右令其面陳爾諸大臣非不得奏之人乃隱匿不奏退有後言某人不當用某事不當行誠小人之惡習也夫朕所用之人所行之事如有不當爾等身為大臣何難陳奏所言果是朕即用之如不奏而但肆議議設有人詰以不奏之故能無愧於心耶賢者朕之所好爾等即宜好之不肖者朕之所惡爾等即宜惡之乃或其人為朕所信任盡心竭力於國家之事則反謂其專擅作威如此人

孰肯效其所為自取誹謗乎其或唯諾成風諸事不問但思自便其身為己則得矣於國何補夫君親大義也譬如父之讐則與之相愛父之愛則與之為讐為人子者有是理乎要之以君之好惡為好惡然後人人知改其惡而遷於善君臣一心國之福也傳之萬世亦有令名爾等其祗承朕諭

十月戊午

上諭內閣九卿詹事科道等從來用人之道必兼聽並觀疇咨博採方能允當而無失朕於選用人員勤加咨訪正以朕一人之耳目有限不若合爾諸臣之見聞始無遺漏也乃爾等僉云未能深知互相推諉夫百職在廷四方具集同鄉親故豈無見聞其賢者即小善亦應稱舉不肖者即小惡無容隱匿若知其賢而不言是謂蔽賢知其不肖而不言是謂黨惡即如月選官內有劉尚儉者係四川夔州府參革貪酷知府劉天觀之子其父刻剝民膏為伊子捐職罪莫大焉如此之人豈可

錄用在廷豈無一人知之者乃俱緘默不言以此推之可見知而不言者甚多爾等之意惟恐結怨於朋友不若徇情容隱自保功名雖誤朕選用之事而不顧貽害於地方而不恤試思得罪於朋友與見棄於君父孰重孰輕至一人之功名與貽地方之患害孰大孰小即所舉之人為賢為不肖朕不過於引見時借以參酌自有裁奪並非責爾等保其終

身無過致貽日後之累何必過慮乎嗣後務宜痛改積習苟有見聞即從實舉出進賢勿避嫌退不肖勿避怨朕生平惟以眞誠待人爾等亦當以至誠報朕尚其各矜忠悃勿負朕推心置腹之至意

雍正二年甲辰二月丙午

上諭八旗文武官員人等我國家念爾等祖父皆屬從龍舊臣著有勳績故加恩後裔量才授官冀收心膂驅策之效爾等自當恪守官箴勤勞王事建股肱之盛烈垂清白之家聲庶幾上以仰報君恩下以顯揚世美乃每見旗員居官不能悉體朝廷期望之意賢否雜出志行不齊由筮仕之初輒謂旗人與漢人不同漢人無累可以硜硜自守旗人則本旗官屬需索多端親族往來責望甚衆萬一任滿又不免有當差之累此念一起百弊叢生不以忠君體國爲心不以曠職瘝民爲懼潛通賄賂恣意苞苴惟期囊橐之充盡喪廉隅

之守殊不思國家察吏廉者獎貪者懲滿與漢無二法也爾等果能潔己奉公始終一節休聲丕著惠政日聞朕自當從優擢用以示獎勵凡所過慮皆可不必如其不然則法網難寬縱家擁厚貲安能坐享乎至於爾等家世武功業在騎射近多慕爲文職漸至武備廢弛而由文途進身者又祇徼倖成名不能苦心向學玩日愒時迄無所就平居積習尤以奢侈相尚居室器用衣服飲饌無不備極紛華爭誇靡麗甚且沉湎梨園遨遊博肆不念從前積累之維艱不顧向後日用之難繼任意糜費取快目前彼此效尤其害莫甚朕特加諄諭自此以後出仕者各宜精白乃心靖共爾位人人以廉能自矢不得藉旗人多累之說以遂其罔上行私之術八旗子弟各習其業文則潛心制義博覽詩書務求用世之實學武則嫻習弓馬講究韜畧預儲閫外之良材且各崇儉戒奢安分循禮父誡其子

兄誠其弟與其恣情縱意博一日之豪華何如量入爲出謀百年之生計與其蕩檢踰閑作無藉之匪類何如謹身寡過勉有用之事功以報朝廷以綿世澤以敦風俗以保身家顧不美歟大雅之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蓋欲疏附後先之子孫亦世世修德與周匹休也爾八旗皆佐命後昆深顯克紹前修榮名悠遠國家亦重有賴焉其各欽承毋忽

三月丁丑

上諭山東巡撫黃炳爾以父子兄弟同登仕籍繕摺謝恩爾一門榮寵固幸遭逢然必能互相砥礪感恩圖報方期福澤綿遠若倚恃家庭顯耀任情縱恣朋比黨援轉相請託順之者曲意容隱逆之者多方排擠甚至欺君虐民有所不顧如此則日前富貴非爲福基翻爲禍媒歷觀古今人事履盛滿之時不惟不敢稱慶更加謙謹所以世代子孫長保安全也爾可體此意傳親族之在仕籍者俱令知之

戊寅衍聖公孔傳鐸子孔繼溥率五氏後裔六十六人具表謝
恩
上諭孔繼溥等曰爾等是聖賢後裔與衆不同必心爲聖賢後裔之心恪守先聖先賢之訓方爲不愧朕詣學大典爾等遠來特行召見面諭爾等愼修厥德以繼家聲

六月庚寅

上諭吏部直省督撫統轄屬員必中正和平推誠體察屬員有一善則獎勸誘掖以成之其微瑕小疵則多方訓導使之省改必至怙過不悛方據實題參如此始能激濁揚清於地方有益若妄自尊大暴戾恣睢甚而一言不當即加叱辱如四川巡撫蔡珽慢罵屬官以致重慶府知府蔣興仁憤激而死似此褊急任性不惟有乖大臣之體且恐屬吏相率顧畏阿順取容喪其氣節尚欲建立功名安可

得乎爾部行文各督撫須仰體朕意正己率
屬虛懷待下即檄行申飭亦無慢罵之理至
尊卑相見尤有一定典儀毋得倨傲致長諂
諛之風其部院堂官亦當和衷翕受待屬員
以禮始不負朕委任之意

七月丁巳

上諭諸王貝勒公滿漢文武大臣官員等朕即
位後於初御門聽政日即面諭諸王文武大
臣蒂蒂以朋黨爲戒今一年以來此風猶未
盡除
聖祖仁皇帝亦時以朋黨訓誡廷臣俱不能仰
體
聖心每分別門戸彼此傾陷分爲兩三黨各有
私人一時無知之流不入於此即入於彼朕
在藩邸時敬愼獨立深以朋黨爲戒從不示
恩亦無結怨設若朕當年在朋黨之內今日
何顏對諸臣降此諭旨乎
皇考深知朕從無偏黨必能保全爾諸臣名節

故
命朕續承大統今日大小臣工所以安然無事
得享太平之福者皆我
皇考之恩賜也朕平日並未樹立黨援而登踐
寶位爾等亦可知朋黨之無益矣夫朋友亦
五倫之一往來交際原所不廢但投分相好
止可施於平日至於朝廷公事則宜秉公持
正不可稍涉黨援之私朕今御製朋黨論一
篇頒示爾等須洗心滌慮詳玩熟體如自信
素不預朋黨者則當益加勉勵如或不能自
保則當痛改前非務期君臣一德一心同好
惡公是非斷不可存門戸之見即爾等彼此
亦當互相砥礪時相訓誡行事共求當理諸
臣不負朕心則朕可不負
皇考付託之重朕之不負
皇考全在爾諸臣之贊成朕得爲天下之令主
也諸臣不負朕朕豈忍負諸臣乎朕之用人
加恩容有未當之處或不能自信至於治人

以罪無不詳慎罰有法外寬貸之處不令人知者卽下一嚴旨亦求至當從未隨意輕加呵斥此朕可自信者也如七十之惡亂舉國皆知發遣在道竟寬其械繫臨行時王大臣內多有贈遺此朋黨未消之明驗也夫朕用一人而非其黨者嫉之罰一人而是其黨者庇之使榮辱不關於賞罰則國法安在乎嗣後朋黨之習務宜盡除爾等須捫心自問不可陽奉陰違以致欺君罔上悖理違天毋謂朕恩寬大罪不加衆倘自干國法萬不能寬朕雖未必盡行誅戮然或千人之中百人百人之中十人爾等能自保不在百人十人之列乎爾等務期斷絕黨私同心輔佐盡誠極言勿使朕躬有過此朕所厚望於爾等也凡人於朋友箴規尚不可背況君臣大義耶爾等當上念朝廷任用之恩下爲身家子孫之計各勉之慎之

雍正三年乙巳六月丁卯

上諭內閣昔

聖祖仁皇帝明目達聰無微不照而關係國計民生之事尤殷採訪屢降

諭旨令內外臣工各抒所見不時條奏無非欲洞悉下情興利剔弊期臻上理也在廷諸臣不能仰體

聖懷未見有剴切敷陳裨益政事者如科道等官之章奏或請開例捐納或請開設礦廠或請節省錢糧種種假公濟私之處不可枚舉皆在

聖祖仁皇帝洞鑒之中故近年來條奏之事

聖心裁擇其可行者見之施行其不可行者槩置勿用而言官之不得遂其私者反有

聖祖仁皇帝不甚納諫之妄議此等小人情狀朕在藩邸知之甚悉疾之甚深故臨御以來諄諄誥誡期其各矢公忠直陳無隱夫條奏者原欲上以匡君下以澤民非爲臣子沽名之具也朕原有旨卽密奏中朕不行者若有

眞知灼見力懇施行仍准其露章陳奏非必止於密奏也因念諸臣之欲進言者或多所顧忌或恐招怨尤或有牽制之情或有不便顯言之處故令各人密封進呈其中言有可採而易於招怨者朕將摺內職名裁去發出或令諸臣會議或即見諸施行而外間不知何人所奏其所以如此者無非欲人人盡其所言無所瞻顧迴避而朕得收聽言之實效於治理大有裨益也乃有詐僞之人因所奏

既行而誇耀於人者亦有因裁去銜名無可稽考竟將他人陳奏之事據爲己有者亦有謂出之自朕託言諸臣而實非諸臣之條奏者種種浮言深可痛恨又常見人文集中有擬稾未上之奏疏夫既有此疏何以未上既云未上何故存稾此乃欺罔之徒內懷詐僞外託忠誠遇事不敢直言故飾虛詞傳播人口以欺世盜名也且更有以特恩施行之事而冒爲己功者如蠲免蘇松浮糧一事係戶

部所奏恩自朕出並無一人條陳近聞有人自稱爲彼之密奏者人而無恥至於此極朕念爲政之道首在得人故自即位以來於文武大小臣工皆留意簡選而於伊等陛見之日必召入面詢親加訓誨欲其潔己奉公勤修職業謹守法度愛養兵民丁寧誥誡至再至三無非諭及內外事務及勉勵官方之語而諸臣出外每每任意增減多方粉飾以誇示於衆竟有與原降諭旨甚不相符者此皆

大有關係著凡文武官員曾經面奉諭旨除不能記載者俱將訓旨一一詳細將年月日一同繕寫進呈內外文武大臣著自行封進其不應摺奏之員著封固交與該上司轉奏自今以後凡面奉諭旨者俱著繕寫進呈若不繕寫進呈但私相傳播及私自記載者即係假捏旨意定當從重治罪

雍正四年丙午正月乙未

上諭滿漢大臣等今日君臣同堂合宴海宇承

平上下和樂皆我
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之所留貽也豈能暫忘
思慕之情豈敢稍弛警惕之念乎朕之才德
遠不及我
皇考今萬幾殷繁一人識力有限用是朝乾夕
惕晷刻靡寧仰惟
祖宗付託之重下念萬民待澤之殷全賴爾諸
臣同心一德輔佐朕躬使庶政無不就理兆
民無不被澤以成熙熙皡皡之風此朕所深

望也夫移風易俗端於大臣是賴自古人臣
之誼公爾忘私不可有游移瞻顧之心黨援
朋比之習每見徇私不法之人好爲夤緣互
相請託揆之於義則請託實爲可羞而度之
於命則請託究屬無益且積習相沿遂成風
俗旣爲子弟親戚營求作弊是致之不以正
矣何足爲其師範徒使子弟親戚有所恃以
無恐終歸於壞品喪志不能上進其害可勝
言哉朕於爾諸臣實以股肱手足一體相視
爾諸臣亦當公忠體國視君上如元首腹心
若悠悠忽忽安於習俗而不知奮發鼓勵爾
諸臣自待居何等耶況朕在藩邸閱歷四十
餘年人情世態無不周知亦非可以欺隱蒙
蔽者如年羹堯隆科多營私挾詐深負朕恩
不旋踵而事事敗露爾諸臣自度才幹伎倆
未必能如彼二人若營私自便稍有不檢不
惟薄待其身兼懼罹於國法倘可立身朝端
爲衆人之表率耶從來朋友箴規一言尙當

聽受況君上乎朕諄諄誥誡者無非欲爾諸
臣各矢公心盡除私意如果能時時仰體朕
訓彼此互相勸勉則天下之人觀感變化而
風俗盡歸於淳厚爾諸臣之身家子孫亦並
受其福矣

三月甲寅

上諭八旗漢軍官員等人臣事君須明大義固
不可矯情立異尤不可挾私黨同習氣陷人
流而不返每至乖於大義皆由察之不早挽

之不力故也八旗漢軍向來惡習好通聲氣凡內外文武官員無論平素識與不識一登仕籍必信息相通互相袒護雖其初意不過矜名圖利然積久不改種種偏私固結害正誤公漸成大惡矣夫立身事主豈有二理若果能孤介一秉至公自然能獲乎上否雖竭盡心力徒然敗品喪名而且犯義攖法況此輩要結原非至誠利則同爭害則各避究何益乎夫同此固結之心也於君則為忠於友

則為黨忠則為君子而賞必及之黨則為小人而罰亦必及之雖至愚之人亦未有不欲為忠良之君子而甘為匪黨之小人以避賞就罰者也毫釐之差天淵之判可不慎歟或有云人非聖人誰能無私又云瞞上不瞞下此等陋諺不知出自何典爾等既登仕籍忝何為此市井無賴之談以自絕於聖人而願為有私瞞上之人耶況朕從前居外旁觀三四十年一切情態知之甚悉汝欲瞞上而上究不能瞞汝不瞞下而下實互相瞞也深可憫歎漢軍中公正不阿之人朕皆委任信用如楊宗仁持身剛介既歿之後尚屢邀朕恩爾等若咸能實心遵朕訓諭效法正人必寵渥厥身慶流後裔若面是心非不能悛改惡習不但身遭黜罰此風不息後人效尤必且貽害子孫嗣後各宜公忠自立共絕攀依官無論崇卑惟盡己職事無論大小惟盡己心人人皆能孤介則眾孤介和合而成一德同

風之盛矣

四月庚午貴州巡撫何世璂奏請

訓旨

上諭曰地方要務朕既未親歷其境安能悉知即有所見亦不過得之傳聞總賴爾等大臣無欺無隱據實入告君臣同心商酌則可耳至於居心立志應如何處朕今一一諭示於爾若能實力遵奉而行於地方吏治自大有裨益也不可惟務虛名而廢實事不可但求

潔己而不奉公不可以因循爲安靜不可以生事爲振作毋偏柔善以盜寬仁之譽毋事姑息以邀屬員之感毋徇友朋之情而欺主毋受權要之託而誑君黔省錢糧有限爾之操守朕所素知再者武備不宜輕視稍致懈弛當十分留心時加鼓勵苗夷雖蠢而無知然亦人也若地方有司實意矜恤令其知感營伍嚴肅令其知畏朕可保其永遠無事恩威二字萬不可偏用偏用之日前雖有小效將來必更遺大患非爲國家圖久安之策朕所不取鑑別屬員不可盡以科甲爲人材而視他途爲市井小人自古用人無方賢愚豈宜如此區別凡事虛衷秉公切勿預蓄成見平心以待彼來此應何事不得其理也勉之勉之莫負朕倚任之重

六月乙丑

上諭山西巡撫伊都立地方大吏一切關係地方事件務必實力行之不可視爲具文卽如

嚴保甲査私鑄斷燒鍋禁賭博皆朕令爾等奉行之事倘接到諭旨毫不經意只發幾張告示行之州縣貼於通衢卽以爲我已奉行矣嚴禁矣是將誰欺乎要必實心遵奉細訪密査果有違犯重治其罪則懲一可以儆百使法在必行方爲有益并諭令屬官使皆知奮勵辦理一切事件悉出誠心卽如盜案獲賊過半照案緝拏雖有成例然必設法訪査務期全獲抵之於法則人知畏懼盜源可清矣大凡爲大吏者當正己率屬砥礪廉隅持身孤介固不可貪婪肆志亦不可矯飾偏枯不可一味姑容以貽悞亦不可謬加參劾以塞責凡事悉準天理尊君親上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人臣之義當如是也朕待臣下開誠布公爾等有何疑慮而不坦白乃心以取信於朕慶君臣之交泰乎其竭力經營殫心籌畫毋負朕簡任之意

十月庚申

上諭內閣部院大臣等朕宵旰勤勞勵精圖治諄諄以正人心端風俗爲首務而欲人心風俗同歸於善必先去其營求請託之私而後可以成公平之化大臣者羣僚之表率也職官者士庶之儀型也大臣不能去營求請託之私則標準不立而百僚士庶相習成風更無所底止矣外省督撫藩臬皆地方大吏其所辦理皆地方緊要之事若在京大臣以私情囑託必致進退人材不得其實聽斷獄訟不得其平種種倚仗勢力顛倒是非夤緣奔競之事皆由此起民生何由安吏治何由肅乎夫交以道接以禮聖人所不廢內外官員凡有問候書札及餽遺往來而無所干瀆者不必拒絕有關說請託者宜嚴行禁止地方大吏正當謝絕知交囑託之私情以除向來相沿之陋習在廷諸臣亦可遵國法以謝親知秉公去私共襄移風易俗之化愼之勉之

十二月庚辰

上諭內閣年來冬月封印之後政務畧有餘閒朕手書福字賜內外大臣諸臣奏謝皆稱受朕賜福之恩此世俗之言非正理也朕何能以福賜諸臣哉不但朕也即
上天亦豈能以福私與一人哉書曰惠廸吉從逆凶又曰天道福善禍淫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詩曰自求多福古聖人之垂訓深切著明如此從來善惡之報如影隨形福緣善慶視乎其人之自取他人不能助纖毫之力也且所謂福者不在乎富貴貧賤之間有富貴人之福有貧賤人之福或貧賤之人循理守分無患無憂其心志安舒四體暢適轉在富貴人之上是人人各有其福也朕之每年頒賜福字者蓋欲諸臣觸目警心時時存可以獲福之心行可以獲福之事如詩人之所言自求多福則諸福集於其身矣諸臣又嘗言賴朕之福此言亦屬非是蓋必諸臣皆有福方爲朕之福是朕實賴諸臣之福也又必

天下百姓皆有福然後爲吾君臣之福是君
與臣皆賴百姓之福也願與諸臣共勉修福
之道可耳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十九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二十

訓臣工二

雍正五年丁未正月甲辰

上諭內閣覽諸王大臣等奏稱河水澄清二千
里期逾兩旬爲從來未有之瑞懇請陞殿慶
賀朕嘗言天下至大庶務至繁斷非人主一
身所能經理必賴內外臣工協力贊襄然後
可以成一道同風之盛若上有凉德之主而
下皆皐夔稷契之臣則工虞水火佐理有人
政務亦不患其不舉若上有堯舜之主而下
皆共工驩兜之輩則耳目股肱無所資藉政
務亦必至於廢弛故人君之道以得人爲要
而人臣之道以奉職爲先此一定之理也朕
統臨萬方雖刻刻有勵精圖治之念然必賴
內外臣工共矢公忠各殫才力然後有實政
實效及於吏治民生方可以感
天和而錫蘩祉不然則朕雖有勤政之念豈能

事事躬親辦理也今見數年之中荷蒙
上天
皇考默佑疊錫嘉祥茲又有河清之上瑞朕細
推天人感應之理自非無因當由內外臣工
能體朕宵衣旰食之懷洗滌奉陰違之習分
猷効職有數端之善上合
昊天
皇考之心是以錫茲福慶以勵將來爾等試再
思之入事內外臣工有數端之善卽邀

上天
皇考之嘉貺若此倘能益竭忠誠事事皆善則
其獲福又當何如或由此而侈然自足怠惰
前修則其獲譴又當何如可不愼乎可不懼
乎況天道惡盈朕心方且因此益加戒儆所
請慶賀典禮朕必不行朕念君臣之間實屬
一體
上天
皇考既垂訓於朕朕卽以此訓及諸臣

上天
皇考既錫福於朕朕卽以此福及諸臣凡屬京
官自大學士尚書以下主事以上內大臣都
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步軍統領以下叅領
以上凡屬外官自督撫以下知縣以上武官
自將軍提鎮以下叅將以上俱著加一級其
王公等管理部院都統事務者應如何加恩
之處著宗人府議奏自茲以往內外臣工當
益加黽勉精白乃心和衷共濟矢勤矢慎秉
公去私凜

天鑒之匪遙念感應之不爽以至誠至敬仰承
上天
皇考之眷佑則受福孔多永永勿替矣勉之勉
之
八月庚子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天下庶務殷繁斷非一人
所能辦理朕宵旰勤勞勵精圖治而分猷贊
理之任實於爾諸大臣是賴爲大臣者必須

視國事如家事方可謂之公忠不負朕股肱心膂之寄如爾等自理家務必商酌盡善措置得宜斷無漫然爲之聽其錯誤不爲釐正之理至於教導家人約束奴僕其分別優劣賞罰寬嚴之間爾等亦斷無率意而行之事而獨至辦理公事之時類多苟且塞責漫不經心或隨衆畫題畫行而於其中之原委曲折茫然不知或心知其不可而瞻顧不肯直言以爲非我一人之事不如隨班逐隊以免

是非至於接待屬員如同僚友平時不辨別其是非不督責其過失及至甄別之際又復瞻徇情面曲直不分種種陋習皆部院大臣所不能免古人云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言人臣既以身許國即當置家事於不問也今縱不能如古人之體國奉公忘私忘家亦安可視國事家事截然分爲兩途而輕重疎密其相去若是之遠哉庸臣具臣之習切宜深戒朕日以良臣名臣之道期望大臣爾等慎勿菲薄自待重負朕期望之心至於諸臣存心之誠僞朕觀其陳奏之言辦理之事即可洞悉其隱微或改變初心或屏除舊習朕一見無不知之不可不自勉也夫人臣之弊莫大於迎合上意此朕所深惡而日加訓誡者朕欲大小臣工俱爲好官爾等若欲迎合朕意何不即以勉爲好官爲迎合之首務則朕之心慰爾等亦無負於朕矣

庚戌八旗都統帶領各旗副佐領引

見

上諭八旗人員乃國家根本所關甚重養育教誨不可少懈佐領者乃統轄一佐領之人俾佐領下人等皆不失生計不染惡俗養之敎之使趨於善莫要於佐領爾等理宜爲國家宣力正己率物教育所轄佐領下人佐領內有原管佐領有世管佐領有公中佐領原管佐領乃

太祖

太宗時爾等之祖或率所部來歸或戰陣有功賞賜人口各編爲佐領令其管理是爾等與佐領下人同是滿洲其中亦有從爾等之祖宣力國家得受世職逮於子孫爾等理宜骨月視之若自以爲原管佐領將佐領下人視同奴隸而陵賤之豈惟國法不容亦敗汝祖勤勞所立之基業矣世管佐領因爾等之祖曾宣力國家或人材可用善於管轄故令其管理佐領世世相傳以至於爾等之身爾等

理宜將佐領下人愛惜訓誨念爾祖之勤勞以永保累世所管之佐領也再管公中佐領之人特以其能理佐領之事能教佐領下人是以揀選令其管理益宜視佐領下人如同手足誘掖訓導誠切肫篤則佐領下人無不成就佐領內事無不辦理矣夫佐領之管佐領下人無異州縣之於百姓州縣所轄地方或百里有餘或幾二百里戶口人民不下數萬徵糧斷訟事件繁多然猶可爲地方興利

除弊懲惡勸善俾庶民各遂其生一佐領下滿洲多不及二百人少或七八十人計戶不過四五十家世爲同里孰守分節儉孰越禮奢侈孰孝弟勤學孰妄亂生事諒無有不知者也管佐領之人誠於佐領內之善者獎勸優待薦舉以鼓勵之則善者益樂爲善其劣者視如子弟初教之不改再則斥辱之誠如此愛惜而訓誨之雖係下愚亦必中心省悟倘有賦性頑劣怙終不悛者即申詳參領都統等懲戒之或送部治罪以警衆人則佐領

下頑梗之徒咸懼而不敢爲非矣今佐領內或有不肖之人自恃身爲佐領陵虐佐領下人不論是非恣意妄行其或昏懦怠惰之輩將佐領事盡諉之驍騎校領催轉相傳示其或貪鄙之輩不知愛惜反貪小利而朘刻之則佐領下人何由心服何由成就是以朕今特令每佐領設副佐領一員協同佐領辦事和衷共濟倘副佐領目無佐領不問事理肆

行無怠該佐領即申詳都統若佐領與佐領下人結黨日無副佐領朦朧作弊副佐領亦即申詳都統不可彼此瞻徇情面爾等以朕訓旨謹識於心將佐領下人教育約束勉習文武之業副朕樂育八旗人材之至意

十月癸卯

上諭滿漢文武大臣等凡為國家大臣者非爵位崇顯體貌魁梧之謂必其胸襟識量所見者大方可謂之大臣朕觀諸臣中有器量小

者見朕賞賜則欣喜不勝見於詞色夫受賞而欣喜若此則受罰必怨忿於心矣朕之賞罰悉出大公總視乎其人之自取受賞者當思所以致賞之由並思所以不愧乎賞之道則可以常保其恩賞受罰者當思所以致罰之由並思所以免罰之道則可以不至於再罰矣

雍正六年戊申九月甲戌

上諭內閣大凡為臣者必以報稱君上為心而不得有瞻顧身家之念古聖賢之教忠皆是道也蓋在平時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孝弟忠信一一皆盡其實而不可有一毫之虛假及乎居官則國爾忘家公爾忘私盡屏其偏陂黨同之習悉去其沽名市惠之念此之謂實心任事而智名勇功於是乎出矣夫臣下之用心在上未有不洞燭其隱微者古之良臣有嘉謀嘉猷則入告於內而順應於外其誠意之交孚何如其懇摯苟

或挾詐任術飾貌修文隱微有潛伏之私則必不能忠敬以事上而上有不知其情偽者乎凡學古入官者宜矢之以至誠將之以篤敬秉虛公以揆大中之則務正直以遵王道之平存忠君為國之實心務立身行道之大本以此自勉更以此交勉則可以成明良一德之盛矣

十月甲午

上諭諸王大臣等易經謙卦之辭曰天道虧盈

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蓋滿則招損謙則受益此一定不易之道古聖人所以惓惓垂訓也人之所以能謙尤在於公而不私和而不同周書之示誡則曰以公滅私虞書之陳謨則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公私和同之間實君子小人之所由分凡人立身行己待人接物未有不嚴辨於此而可以無失者也朕曰以公和訓誨諸臣而能遵奉者少爾等同爲國家大

臣彼此實屬一體若見彼有錯誤之處卽當密告之令其悛改而聽受之人黙感其意卽改其愆方爲正理今則見人有錯誤於背後譏誚之而當面且作褒揚之詞間有箴規過失者聽者不但不感且從而怨恨之身爲國家大臣豈可蹈此等陋習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其樂於聞過者正其勇於改過也今人能自知其過者甚少如朕降旨詰責處分之人伊等心中尚懷怨望不能省愆何況朋友箴規之言安能欣然聽受乎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周子通書曰無欲則靜虛動直蓋凡人之心虛則明有所蔽錮則昏人有欲求好之心尚流於偏而不得其正況心意之間全是一團私欲蒙蔽其顚倒錯亂可勝言乎諸臣能公則可以祛意念之私能和則可以去阿比之習旣公且和則自然能謙能虛於己則樂受規勸之言於人則能盡直諒之道人己之間兩得之矣

十一月己巳廣東將軍蔡良參奏左營中軍副將金國泰右營遊擊吳廷元酗酒不職

上諭兵部廣東文武官員每以飲酒宴會爲事相習成風今將軍標下將弁羣聚酗飲致相爭毆此風不改官箴安在書經以三風十愆儆於有位曰敢有恒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又曰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古訓所垂豈非官方之炯戒嗣後該督撫將軍應將屬

員嚴加申飭其或不悛卽行參處大凡居官
者或遇節令之期或有喜慶之事設酒開筵
原所不禁若以酒食遊戲徵逐應酬不惟玩
愒時日廢弛政務并起忿爭結怨之端有關
大體各省文武大臣俱宜約束屬員時加訓
誨庶於風俗官方並有裨益

雍正七年己酉五月丙午

上諭內閣屢年以來朕以天人相感之理諄諄
曉諭內外臣工蓋朕實切敬

天勤民之念於寤寐之中而確見其感應之不
爽尤願各省督撫有封疆之重任者體朕此
心至誠至敬各盡其道以爲感格
上天之本惠我烝民共登衽席朕並非以年穀
之順成有意歸美於大吏亦非以雨暘之差
忒强欲卸責於臣工也假使爲督撫者因朕
有地方豐歉由於吏治得失之諭旨而欲自
彰其善自護其短於奏報秋成或有溢美之
詞於奏報歉收或有諱災之意則事

天爲不誠事君爲不忠臨民待下爲不仁不信
有此數端而欲荷
上天嘉祐錫福凝禧有是理乎况粉飾一己之
聲名而不顧生民之休戚其何以對所屬之
官民而無愧怍乎朕留心體察覺近來督撫
等之奏報年穀間有此弊不得不通行曉諭
以防其漸在爾督撫等返躬自思有則改之
無則加勉况朕之見聞甚廣訪察維勤倘掩
飾於此而敗露於彼豈不自取朕之輕視乎
人臣事君之道惟以誠實無欺爲本爾督撫

等其共勗之

七月辛未

上諭都察院凡人臣辦事務須秉公持正不可
存一恐懼好樂之心若先有恐懼好樂之心
則心既不得其正事必不能合中或太過或
不及皆非中庸之道所謂中庸者本日用常
行之事卽至當不易之理而人每多習而不
察也且人臣事君尤當至誠不欺若稍存欺

心便是獲罪於天試觀大姦大惡之人天不遽加之顯報必俟其罪惡貫盈全體敗露然後降之災殃以昭著於天下後世爾等必先問心若果能不愧幽獨方可質諸大廷廣衆遇事又必須審定是非不可偏執已見自以爲是如辦一事初信爲是者寧可再加詳審將他事比較並將他人議論詳酌或有未協之處必求至是而後行蓋天下自有公是公非必心無私曲方能辨別是非凡被他人所

惑溺愛不明其爲害尚小蓋以人爲憑可冀有時覺悟倘自身溺愛不明其爲害也更甚而覺悟體察也尤難夫心懷偏私則一已之是非已不能定又何能定他人之是非乎大凡立心行事必從根本上用力方能有濟若事務枝葉雖費盡心思於事無裨朕辦理天下事務廓然大公因事制宜實不預立成見爾等凡有條奏如果有益於國計民生朕自採納若預揣朕意曲爲迎合或袒庇瞻徇畏

首畏尾不惟於國家政事無補實難逃朕之洞察在國法何得寬貸也總之人情任勞易任怨難任怨之事不獨在臣工即爲君者亦然但存心合乎天理雖有一二無知之輩肆爲怨謗久之天下後世自有公論爾等果能公忠爲國目下即被小人怨尤日久自然消釋

上天必加垂佑人主必能體察爾等敬聆諭旨各思奮勉勿負朕教誨之至意

雍正八年庚戌九月戊辰

上諭內閣自古爲治之道在於和衷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蓋天下之事未有不和而能有成者果能和矣則天地神明尚覺呼吸可通而況於人乎然能和之道惟在於公公則必不至於不和不公則斷不能和此又一定不易之理朕所日日訓誨天下臣民而望其洗心滌慮信受奉行以共享昇平之福也文武雖屬兩途然同在一省一方

之中同辦國家之事則不但有同舟之誼實如手足臂指之同在一身也人身一體不適則百骸皆為之不寧此亦顯而易見者奈何為私欲蔽錮而任肢體之互相戕賊以貽腹心之患乎數年以來朕留心體察內外同事臣工頗能遵朕諭旨勉矢和衷之義即文武各官同在一方而各殫其職無爭競嫉忌之念者亦多有之此皆人心風俗之善亦該省文武大臣實心表率化導之功也惟有廣東

一省惡習相沿頹風難挽文與武既分為兩黨而文與文武與武又各分為一黨如楊文乾石禮哈常賚阿克敦官達之互相排陷仇怨相尋則皆方願瑛一人從中播弄之所致至於文武彼此告訐之言不可殫述文官則言武職諸員或向知府包攬漏稅或向州縣囑託人情稍不如意即出謗言以勤謹辦事者為過於躁急以不徇私情者為擅作威福又如兵米一項地方有司給與本色而營弁以不能折價為憾往往蓄怨於心此文員陳訴之大概也武官則言文職諸員貪鄙居心黨援不解恃有承審之柄窺覷武途大小有司夤緣交結武弁若拂其意即啟釁端以為報復之計常有武職查拏違禁之事如賭博私宰等類而文員則置若罔聞或徇情釋放又如礦山聚衆至數千人係府縣官員之家人勾引奸徒開採希圖重利武弁遣兵驅逐以致結怨益深此武弁陳訴之大概也年來

似此等語達於朕聽者不止數處亦不止數人雖出於怨懟之口不足盡信然亦未必皆全無影響之談爾文武各員自思之膺國家簡命之榮受管轄兵民之寄乃以營私網利之故相傾相軋效市井無賴小人之所為而置人心風俗官方戎政於不問爾等不自知愧朕實為爾等愧之也況督撫藩臬而有袒護文官之心則武弁必有被其屈者矣提督總兵而有袒護武弁之心則文員必有受其

枉者矣文員而有袒護百姓之心則必有無辜受累之兵丁矣武弁而有袒護兵丁之心則必有無辜受累之百姓矣不和之故由於不公不公之害至使官弁兵民並受其困爲臣工者尚可狃於故習而不猛省速改乎巡撫統率全省文員提督統率通省武弁至於總督則兼文武而統轄之者果能秉公持正無黨無偏以己身爲庶官之坊表而又時時宣揚朕諭俾其儆戒提撕若遇屬員有爭競告訐之事則以理判其曲直不存文武偏向之見過小者切加戒飭過大者即入彈章俾强弱不得相陵是非無或倒置如此而屬員有不革面革心嚮風率教者無是理也朕今再頒諭旨通行曉諭著該督撫等遵照刊刻通省文武大小官弁各給一道俾令朝夕觀覽改前愆而敦善行倘再有蹈襲故轍罔知悛悔者則是冥頑不靈自違越於德教之外矣國法具在本人自無所逃而文武大臣表

率無方訓導不力有忝封疆之任負朕倚任之恩亦定行嚴加處分不稍寬貸觀風整俗使亦當留心稽察可也

雍正十年壬子閏五月甲午

上諭八旗官員人等昔人云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天人相感之至理古今不爽朕以此訓導天下臣民至詳且悉矣去夏今春京師亢旱地猶微動未息朕戒愼恐懼思過省愆幸邀

上天慈恩錫以霖雨不致大爲災患然所以垂象示儆必有由來朕留心體察於旗人得一二事似有抑鬱不舒之氣以致上干

天怒朕不得自寬衆亦各應自省也如用兵準噶爾一節八旗將士遠役於外父母妻子愁望於家或者以爲朝廷不惜士卒有此可已而不已之舉不知準噶爾賊夷狡獪兇頑世濟其惡擾害我臣服之蒙古竊伺我西北之邊疆若不加翦懲則蒙古不獲安居邊塞不

能寧謐我八旗之人尚得優游燕處度外置之乎是知

皇考經理於前朕紹述於後皆出於萬不得已並非窮兵黷武欲拓地開疆而疲勞將士於沙漠窮荒之地也觀近日賊夷跳梁之狀以

我朝大兵駐劄邊境而猶心懷覬覦敢肆狂逞則從前雖欲棄置不問以圖息事寧人其可得乎我滿洲八旗人等素有忠義之心勇敢之氣爾等祖父自從龍入關以及各處征

討削平寇亂皆以捐軀致命為榮以老死牖下為恥今乃承平日久習於宴安因數年之征戍即生愁怨之心而忘乃祖乃父之勞績何志氣隳惰自暴自棄一至於此乎從來急公殉難者享千古不朽之榮名而奏凱獻功者膺國家寵褒之爵賞豈但出征弁兵當勇往爭先即其父母妻子亦當深知大義過抑私情務共遠大則忠君報國之悃誠必蒙

上天垂鑒默加福祐大功可以立成凡列在戎行者均受國家逾格之恩澤矣又如催追虧空一節聞八旗人等亦以為苦累獨不思居官之人侵盜國帑剝蝕民膏律以國法皆在不赦之列朕以習染既久人數眾多不忍加戮特從寬典勒追還項以儆將來使知侵盜橫取之物不足以長子孫庶可以止姦貪而厲廉恥此朕之苦心實欲為人心風俗計也若云朕為財物計而為此綜核之事獨不思十年以來朕之減除正賦蠲免積逋與夫興

修工程賑濟賞賚加惠於官弁兵民者所費不下數千萬曾無吝惜豈有惟與旗人較量錙銖之理哉且雍正三年以前之舊欠朕已令該旗大臣等查奏酌免矣朕之意旨旗人既未能悉知該管官員又不能宣布開示每於催追之時過於嚴刻甚且牽累無辜此庸劣不忠之大臣奉行不善而更隱示以奉朕意旨致令若輩心懷怨懟朕旨果如是乎夫獲罪而不知悔沐恩而不知感此皆乖戾之

氣均足上干
天和用是再頒諭旨通行曉諭僃八旗人等果
能遵朕訓誨洗滌肺腸共矢愛君親上之懷
永絕昧理欺公之習不但朕之沛澤施恩必
先自旗人始而
上天福祐善良諸事吉慶亦可預信其必然矣
雍正十二年甲寅正月己卯
上諭諸王大臣等爾諸王大臣以元旦立春恰
遇甲寅年丙寅月戊寅日甲寅時瑞雪繽紛

竟日盈尺考之占書最為嘉祥豐年可慶為
朕稱賀朕素不言祥瑞降諭至再至三爾諸
王大臣聞之熟矣凡祥瑞者特其兆耳兆為
吉之先見全在人事贊成凡靈芝卿雲麟鳳
嘉禾之屬皆
天心所以示喜豈得不以為慶但須君臣益加
修省以祗承休命果能事事上合
天心則祥乃成其為祥否則其事尚在未成何
得遽為稱慶洪範恭之對待曰狂如或因有

嘉兆而不加修省遂侈然自肆則咎徵特在
轉移之間耳祥其可恃乎譬如爾諸王大臣
朕以其人可用許以加恩其人一聞朕旨便
自放縱頓改前操朕亦惟有收回成命加之
以罪豈得更不轉移而仍以恩待乎朕於天
人感應之際信之甚篤知之甚明信之篤是
以一刻不敢自懈自逸知之明是以不憚反
覆申明誥誡詩云天維顯思無曰高高在上
蓋面前虛空即是昊天足履撮土即是大地

如人有七尺之軀拔一毫毛則通體皆知痛
癢豈人於天地之中舉一念行一事而天地
有不呼吸相通者乎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降之百殃如影隨形如響應谷形谷既存而
以影響為不可必之數豈不愚昧之甚夫善
者公而已矣心乎天下國家之謂公心乎一
身一家之謂私為大臣者誠心乎天下國家
之公而不計及一身一家之私天有不降之
百祥者朕信其必無是理然則其一身一家

之計正復得則兩得也苟心乎一身一家之私而不計及天下國家之公天有不降之百殃者朕亦信其必無是理然則其一身一家之計亦復失則兩失也朕雖深信此理朝乾夕惕不敢刻忽然天下國家之事非朕一身所能獨理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朕不能不賴爾諸王大臣之克代天工則朕固不能已於諄諄訓誡爾諸王大臣也人惟無忘則不能自立而推諉他人如爲大臣者以天下國家

之事爲己事身任之而不辭一人如是人人如是則內外大小諸務有不事事合宜者乎如使內而八旗部院每事諉之叅佐司屬叅佐司屬又諉之大臣外而督撫藩臬每事諉之府廳州縣府廳州縣又諉之督撫藩臬又或內則諉之於外外則諉之於內皆謂主上自有乾斷如此則朕雖朝乾夕惕亦何由使事事合宜以仰邀
上天之嘉祥福應乎今歲元旦時雪旣有其兆當益加奮勵朝夕修省以成此瑞慶我君臣其共勉之

雍正十三年乙卯正月壬辰

上諭內閣朕每見天下督撫有司等於人命盜案查審定擬時曲爲開脫以行其婦寺之仁意謂寛宥一人可以種陰德於冥冥之中不知君與臣皆任教養斯民之責平時不能殫教養之道使之不陷於重辟在吾君臣已有不得辭之過然尚屬伊等干犯法紀自取其

罪國家設立科條原以禁暴除姦使人共守非可枉法市恩是故刑罰之設乃不得已而然至於水旱災荒天時有不齊之數鰥寡孤獨人生有所遇之窮彼寧塡溝壑而不肯爲匪者率皆良民似此無辜之赤子不幸而遭値困阨朕以牧養斯民之任寄之天下督撫有司而不能保護撫綏登之衽席乃視同秦越聽其饑餓流離此孟子所謂受牧牛羊立而視其死者

天高聽卑必加重譴而顧欲於命盜案中曲活一二有罪之人以冀倖邀福報何識見顛倒一至此乎朕望天下督撫董率有司屏棄虛文敦尚實政平時則勸農教稼闢地墾荒崇儉黜奢儲糧積粟以立其根本偶遇旱潦卽據實奏聞殫心區畫俾澤中鴻雁共慶樂郊有此濟人利物之功方不負父母斯民之職較之曲活一二罪人者相去奚啻霄壤耶至於樂善好施史稱義舉扶危濟困人有同心

周禮以六行教萬民孝友睦婣而繼以任恤可見任恤之道與孝友並重也鄉里鄉黨之閒原有休戚相關之誼以己之有餘濟人之不足在我本爲不多之費而在人已爲當厄之施況民有秉彝自然觀感興起衆擎易舉利益孔多從來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一人行善則慶在一家衆人行善則慶在衆姓果然風俗淳良號稱仁里則和氣致祥天道之感應捷於影響凡水旱災祲之戾氣悉變爲五風十雨之休徵矣然興仁樂善者乃鄉隣長厚之風而鼓舞旌揚者則大吏有司之責如所屬內有紳衿士庶惠愛鄉閭力行善事該督撫等當優禮褒嘉加意培植以表揚之應題請者卽行題請將朕此旨刊刻頒布務使遠鄉僻壤人人知悉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二十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二十一

勵將士

雍正元年癸卯正月辛巳

上諭提督國家武功赫濯綏靖區夏用資專閫統率全省將士俾黎庶誠和疆圉寧謐提督之任綦重矣當茲海宇承平士卒久於宴安不以兵革爲事相沿[illegible]漸弛非所以肅軍政飭戎行也[illegible]係

皇考簡畀節鉞之大[illegible]恪遵令典倡率所屬將弁簡閱卒伍整[illegible]演技勇平時討論軍實訓練精勤凡種節制之間折衝禦侮庶幾有備無患矣夫儲糧裕餉所以足兵食壯干城非爲飽一人之私橐也乃虛名冒餉侵漁扣剋視爲故常以致朝廷恤兵養士之典止供將吏肥家之計居心多慾自難彈壓下僚馭衆寡恩何以振興士氣提臣職任拊循果能廉正自持無虛糧餉俾士飽馬騰有不感激思奮者乎至山海要區得人最重爾身爲大帥凡將佐偏裨果其智勇素著才技優長肅紀律而輯兵民歷有成績之員或軍政薦舉或破格題請皆當予以優擢如本係庸劣之弁徇情面受賄賂始則權宜委任旋復列名保奏不特冒干名器必致貽誤地方濫用匪人之咎其能逃於功令乎且設兵所以衞民文武官屬[illegible]兵愛民均有責焉如各執己見[illegible]勢必有縱兵虐民挾制長吏以逞[illegible]在文臣豈容辭

咎而提臣統領水陸[illegible]不嚴調劑不力致文武抗衡兵民[illegible]視責[illegible]難逭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爾當一秉虛公和衷辦事嚴飭將弁於所屬汛地實心捍衛勤緝姦宄俾居民安堵無虞地方咸受其利益爾等皆勤勞素著効力年久之人

皇考屢加拔擢洊膺斯任朕祇遵成憲優遇大臣保全終始爾等其各抒忠悃以無負朕愛

養兵民之至意其總兵副將叅遊等官各有
諭旨爾亦應詳細體察同心協力共相策勵
靖共爾位永奠封疆

是日

上諭總兵官國家幅隕廣大凡巖疆重鎮關塞要害之地設立總兵俾之鎮守上承督臣之節制下樹將弁之表率輯兵安民厥任甚重居是官者當以寧謐地方為念嚴飭官兵巡緝姦宄儻有匪類務必窮盡根株使宵小無從潛匿良民得以寧居若平時漫無覺察日久必致蔓延綢繆未雨之謂何武臣雖不干民事然保障捍衛責有攸歸守此方卽當軫念此方之民毋得視之膜外縱兵肆擾至文武職任雖分盡心王事則一彼此和衷同心共濟自不致貽誤公事況揆文振武經術同源善於恤兵必善於愛民尚何至縱兵虐民失國家設兵衛民之意乎總兵統轄營汛甚多當以訓練為先嫻騎射整隊伍備器械限

期校閱勤惰嚴分賞罰明而軍政肅隱然一長城矣所屬將弁兵丁智勇超羣則立登薦剡武藝精熟則特拔戎行以之鼓勵軍士猶有古良將風焉兵之所需糧餉最重給糧而扣剋則師旅有枵腹之憂缺兵而不補則營伍有空虛之患總兵率先潔己嚴飭偏裨毋得久懸兵缺以恣侵漁毋得剋減額糧以肥囊槖則兵籍無虛士氣益奮有不收臂指之效者乎至於馭兵之道務在寬嚴得中過寬則兵以怠玩而生驕過嚴則兵以拘迫而滋怨能於嚴明之中隱寓愛恤之意庶幾上下一心忠義自奮此又在爾鎮臣之善為運用者也仰惟
皇考垂誡提鎮諸臣有曰韜鈐宜裕紀律宜明拊循宜至訓練宜精又曰文武輯睦毋相抗衡軍民調劑各得其平煌煌
天語勒於箴規久矣爾等皆係
皇考簡畀之人果能實心力行不致始勤終怠

上負
聖訓朕心嘉乃成績必懋錫殊典如其徒擁厚
祿虛縻爾位既無益於兵民致有乖於令典
國法森嚴朕不爾貸也

是日

上諭副將參將遊擊等官朕惟國家兵制凡疆宇要地既設提督總兵統率鎮守又設副將參遊分列營伍遞相鈐轄蓋從古治兵有大帥必有偏裨所以宣揚威武協贊軍機收指

臂之效負磐石之安也爾等所屬地形有險易兵數有多寡各宜預定練兵之法親校騎射嚴試技勇簡拔驍銳更換老羸務令一營士卒人材雄健武藝精嫻又時教以行陣使之步伐進退井然有法日演月習氣壯心齊自成有制之師而無難折衝禦侮矣乃有不肖將弁不勤訓練按籍徒有虛名責效毫無實濟營伍廢弛為害最大究其弊由於將弁之貪利而廢法一在冒虛糧而兵無實數一在剋月糧而兵有怨心上虧天家之糧餉下朘窮卒之脂膏身司戎務而不能廉正以服衆雖日示訓練之法誰為之踴躍用命乎爾等遇有兵丁空缺即選力勇技精者補足隊伍至於馬步各糧按期領給不得剋減分毫古之良將多以愛恤士卒克建膚功投醪挾纊之風爾等宜知嚮慕焉官軍之協守一方所以捍衛一方之百姓故曰設兵以衛民也防亂於未萌緝姦於已發俾居民安家樂業

共享昇平自然受兵之利而不受兵之害儻或約束不嚴縱兵肆虐誘賭放債恃强奪利甚至地方小警漫不防禦緝捕以致姦宄滋蔓徒卸責於有司文武失和秦越相視殊背
國家設兵鎮守之意律法具在罪有攸歸至於爾等簡用督撫中軍責任匪輕尤宜潔己奉公恪遵法紀至都司守備千總把總等員各有城守汛防之責亦宜努力稱職自奮功名朕念爾等負受

皇考選擢之恩自應保守前勞力圖後効果能
整飭戎伍允著干城之望朕自不惜寵以崇
階儻若廢墮武備侵漁粮餉甚且妄執武官
不惜死之言恣意逞威虐民生事爲害於地
方王法森嚴决難輕貸

四月丁卯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八旗大臣等國家武備關
繫重大爾等皆有訓兵責任昔
皇考常躬率士卒寓訓練於較獵之中
皇考騎射超倫士卒無不欽服各相鼓勵並非

爾等訓練所致朕不能企及
皇考則訓練之事惟爾等是賴但訓練士卒有
實心操習者亦有虛應故事者若爾等按期
較射以圖塞責不過閒談飲茶而散則不但
徒勞軍士爾等亦徒多往返何益之有此皆
朕居藩邸時素所深知者爾等能盡職朕必
全爾等顏面爾等亦宜全朕繼述之孝思嗣
後爾等務宜實心訓練比來軍士生計稍艱
皇考教養六十餘年
恩賚頻施無不周備以天下之正供贍養兵丁
如此外再欲加增錢糧亦恐難給兵丁生計
之艱其故雖多大抵因奢侈所致爾等皆管
轄兵丁之人應將平素守分者加以優奬奢
侈者加以訓飭則自知懲勸矣此事一時亦
難移易朕與爾等約以三年爲期如三年後
仍不能改爾等之罪不止罷黜且一經罷黜
勿希復用彼時勿更怨望

六月乙亥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八旗都統等附近京畿等
處駐防八旗官員兵丁內儘有曾經出征効
力者伊等並無陞轉之處應選其漢仗好人
去得勞績宜著者給與陞階著公同會議具
奏

九月辛卯

上諭湖廣總督楊宗仁天下綠旗兵丁大率十
分中有二三分空糧爲專閫大臣及將弁等

所侵冒而老弱殘疾不能騎射者復充當兵數徒令國家錢糧費於無用之地夫武備關係重大額設兵數不特緩急恃以為用並藉以防緝盜賊守護城汛豈可任聽將弁挑選隨丁一無拘限今奉天等處將軍副都統官員俱令酌選數名著為定額其提督總兵以下等官亦宜照例酌定各於該管兵內查有不堪者亟應沙汰選擇年力精壯漢仗雄偉者頂補嗣後營伍騎射須時加操演火器營

兵在春秋二季操演水師營兵在戰船操演其安營布陣進退作止之法務令精熟盔甲器械船隻等項務令堅固沿途守望煙墩之兵量增數名酌計幾墩令千把等員輪流分轄不時稽察至山谷林麓近江濱海險僻處所或有匪類潛藏亦未可定應派委叅遊以下二員領兵四十名時往巡哨更須嚴飭所領兵丁經過地方毋許騷擾兵丁內有實能効力弓馬嫺熟者遇有把總缺出即行錄用以示鼓勵其懶惰刁悍者嚴行責革以彰法紀從前把總一缺提鎮將弁每將家丁及同鄉戚屬虛冒錢糧毫無勞績者朦混佔補似此何以服士卒之心今限一年內徹底肅清儻不遵諭旨仍蹈前轍定將該管大臣及將弁等從重治罪爾封疆大吏各宜敬凜毋忽

雍正三年乙巳五月壬寅

上諭直省提鎮等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優待武臣恩眷之隆自昔希

比諸武臣感激恩寵遇事奮力効命但平日居官砥礪操守撫恤兵民之道尚多不及夫為將弁者雖貴乎材勇然使有衝鋒破陣之才而不能潔己愛人撫綏士衆或至扣剋貪婪人罹其害則與盜賊何異彼盜賊之肆行劫掠不恤身命何嘗不勇惟因利人財物遂謂之為盜賊而法在必誅勇不足稱即為可恥凡爾武臣務須廉潔持躬奉法循令恤兵愛民綏輯地方遵國憲正所以重身家也設

或婪財貪利横生事端致干法網則地方旣
滋擾害而法所不容國家又失一勇力有用
之材豈不可惜是知心存報國最在平日之
愛恤兵民安靜守分耳若至生事擾害之後
雖或捐軀亦何所補從前縱有微勞亦不足
以贖此日之罪愆矣爾將弁當各輕目前小
利勉爲國家梁棟垂名竹帛以圖光前裕後
之功業可也勉之戒之勿負朕諄諄告誡之
意

十二月乙酉

上諭兵部朕君臨萬方中外一體有功必賞有
罪必懲初無偏黨之心亦並不存依違之見
前以羅卜藏丹津潛行悖逆謀擾邊陲朕命
將出師用彰天討滿洲綠旗漢土官兵皆能
奮勇爭先克成懋績論功行賞恩所宜施乃
年羹堯以私昵人員冒濫入冊以致綠旗官
兵議敘至今駁查未定而土司功冊亦因之
暫停朕心深爲憫念夫土司非比內地凡所
遣調目兵皆預定名數按名隨師無從虛冒
其功績等第必當詳確稽查如四川屬之瓦
斯雜谷二土司部下目兵與三寨包坐之頭
目所部番兵皆屢年効力戰功尤多小金川
土司湯鵬陝西土司魯華齡於攻取桌子山
時其目兵亦能戮力用命似此邊遠番衆知
効忠誠則其寸功必宜盡錄爾部查照領兵
官所報各土司功冊除各土兵已給賞賜外
其官目應各加以職銜仍予恩賞陣亡帶傷

者照依綠旗兵丁一體優恤務期均沾實惠
仍將此旨下與該管督撫提鎮轉飭各土司
自茲以往尤宜益矢忠勤各安駐牧嚴束部
落不得滋事生非和睦族鄰不可恣行仇殺
尺地莫非王土率土莫非王臣番苗種類固
多皆係朕之赤子或有強悍不平各土司祇
宜赴該管上司陳告豈得任意戕殺以背朕
好生保赤之念各該土官果能稟遵訓誡則
世守職土朕自加恩若敢恃功驕肆陽奉陰

違則國法具在亦斷不因今日之功賞更從寬貸也

雍正五年丁未二月庚申

上諭直省督撫提鎮等向例千把總俱由督撫提鎮拔補往往以其家人長隨及私自效力請託夤緣之人補用徇情面而無公道以致老弱不堪之人得授千把總者甚多其所管汛地道路之遠近俱茫然不知而兵丁內年力精壯技勇可觀者轉不能得一官職甚為

可憫千把總職掌關係營伍有稽查汛地管束兵丁之責又為行伍出身之途若聽其因循冒濫何以整飭戎政鼓舞兵心今定半年之限令該督撫提鎮將所轄千把總內除曾經効力久歷行伍尚堪任使之人外凡有老弱不堪不能稱職者秉公細加看驗考試盡行沙汰不可姑容一人其所出之缺務將兵丁內年力精壯技勇可觀之人從公選擇拔補不得仍蹈故習

十一月丁丑

上諭八旗都統等歷來滿洲人材壯健弓馬技勇罕與比倫前令八旗查得親軍護軍內能開八個力以上硬弓者現有一萬八千餘人昨朕在瀛臺考試天下武舉騎射之後令八旗人等當眾人之前校射伊等所用之弓自十八個力以至十三個力不等舉重若輕從容合度眾武舉等咸驚異以為從來罕覩朕心甚為嘉悅著分別賞給銀兩伊等藝勇超

羣是其盡心學習之所致嗣後務須更加勉勵演習熟練不可以弓力相爭尚將此通諭八旗知之

雍正六年戊申正月庚辰

上諭值班侍衛及守衛護軍等滿洲舊制最重學習清語近見挑選之侍衛護軍等棄其應習之清語反以漢語互相戲謔甚屬不合且滿洲人等俱係

太祖

太宗
世祖
聖祖皇考之所留遺者當日耆舊大臣務以造就後進爲心每將學習滿洲本務努力上進之語時時教導今兵丁直班之處彼此戲謔殊非善習嗣後各宜勉勵屏除習氣以清語拉弓及相搏等技專心習學此爾等進身之階國家亦收得人之效矣

雍正七年己酉正月戊申

上諭兵部各省守備內有操守廉潔漢仗去得諳練營務熟習水師堪用遊擊之員著部行文該提督出具考語分別水師陸路塡寫年歲籍貫履歷照保舉副將參將分定等第之例開列一等者咨部候降諭旨再行調來引見所保人員務期秉公據實毋得瞻顧徇私儻保舉之後有改易前轍不思奮勵精進者亦照副將參將更換等第之例咨部改定以副朕簡選任使之至意

十二月乙巳

上諭內閣國家設兵衛民所以安良除暴雖尚武勇之力然必謹守法度顧惜廉恥不爲犯法干紀之行始不負朝廷豢養之恩可以有上進之望八旗兵丁國家所以養之者甚厚偶有差遣征勦之事復加意體恤賞給各項銀兩行糧之外復給坐糧所以籌畫其用度養贍其身家者至周至渥矣爲兵丁者自宜感戴國恩兢兢奉法共知自愛以邀爵賞而沐寵榮況朕之訓飭教導者至再至三豈伊等尚不知猛醒痛改惡習乎乃自藏回陝之

八旗兵丁四百名仍有沿途騷擾居民之事經撫臣憲德兩次參奏共一百三十餘件似此負恩犯法無知無恥朕實爲伊等深愧之且其所得有限乃一時率其獷悍之性不知檢束以至身投法網罪無可逃能不愧悔況損人利己者天理之所不容强奪橫取者國法之所不宥爾兵丁等柰何惟利是貪而不

顧天理不畏國法為此可羞可愧之行乎今
將該撫所參各款一一開出並降此旨著交
與八旗及各省駐防管兵官員等各抄錄一
道每月傳集兵丁敬謹宣讀令其觸目警心
時時檢束恪謹遵奉

雍正八年庚戌四月丙午給事中王璜
疏言設兵所以衛民每見督撫提標之
兵駐劄省會地方自謂大標平素欺壓
良民挾制上官又或因公調遣先有許

多借貸求懇以致鎮協標兵閙風借口
此實臣見聞所及特行奏聞

上諭兵部從來教練兵丁之道固在乎技勇優
長尤在明曉禮義謹守法度聖賢所以著有
勇知方之訓數年以來朕軫念兵丁屢加恩
卹其該管官弁若有扣剋糧餉者必嚴加懲
治又為督撫提標兵丁等籌畫生息之策濟
其吉凶之用無非望其循理奉公以受國家
之恩養也但聞有數省兵丁驕縱之習難除

傲慢之風未改而湖廣為尤甚今見給事中
王璜所奏甚為詳悉切中兵丁之弊此實該
管官員之責著直省督撫提臣切加訓誨嚴
行約束儻有生事不法者即重治其罪毋得
姑容以長惡習如徇隱寬縱經朕訪聞必將
該管官從重議處該給事中雖稱鎮協之兵
不若督撫提標之甚然兵志易驕難分優劣
該管官亦應時加訓飭儻蹈故轍咎有攸歸
著通行曉諭督撫提鎮等標共知之

七月壬申

上諭八旗武職大臣等武藝者乃滿洲之本務
八旗大臣有管轄兵丁之責理宜操練武藝
習勞苦耐寒暑以及疾趨超距撲跌等技留
心諳習近觀大臣官員侍衛等值班俱不親
佩腰刀一味偷安又不操練服習勞苦儻遇
緊要處不能爭先獨使兵丁前進乎抑停留
等待乎且至彼時力不能支即懷奮勇之心
亦屬無用安能使兵丁克稱精銳乎從前

皇考每歲行圍令衆人學習技勇服習勞苦及
朕即位仰思
皇考付託之重八年以來勵精圖治未及巡幸郊外而武職大臣侍衛官員兵丁技力亦漸不如前不可不急爲整飭嗣後八旗武職人員及各省駐防之武職人員年未至五十五歲者勒限半年令各奮力學習一切技勇若仍有自圖安逸不肯學習者或經朕調來引見或經朕行幸時查出必重加懲治責革照

違旨例治罪如有學而不能者准其告退

雍正九年辛亥二月乙卯

上諭管理旗務大臣等朕因八旗兵丁不甚整齊曾屢降諭旨命都統等善爲訓練俾各兵丁俱成精銳乃至今尚未整齊此皆都統等未嘗悉心訓練之所致也著傳旨與八旗都統等於驍騎營兵內擇其年少無疾騎射不堪不能滿洲蒙古言語之人滿洲蒙古每旗合派一百名共八百名八旗漢軍合派二百名共一千名在西廠子聖化寺等處設立一營令其學習一切技藝更於驍騎營官員內擇其年少而行走怠惰者滿洲旗分各派二員蒙古漢軍旗分各派一員令與兵丁一同學習使人人皆成精銳至於八旗前鋒護軍內騎射稍優年力精壯人材可觀而未經服習勤苦之人有願入其中學習者亦著挑選一千名另立一營令其學習其前鋒參領護軍參領副護軍參領護軍校之內有願與兵

丁等一同在彼學習者每旗各派二員此項兵丁諸處俱不得差遣每日學習騎射所用之馬令伊等親身飼養以習勤苦營內一概不許漢語惟習清語或蒙古語其教習趨走超距及清語等事於索倫新滿洲烏拉齊內挑選好者分爲三四班令其教習至於總管二營不必派委都統等著將領侍衛內大臣散秩大臣職名開列朕酌量派委令其管理

雍正十年壬子正月丁卯

上諭八旗兵丁等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帝王之治天下未有不以明武備爲先務而兵丁之武藝亦未有不勤加訓練而能有成者從來士農工商各治一業苟不專心竭力則其業必不精況兵丁所司者皆戰鬭之事彎弓挾矢冒鏑衝鋒非膂力剛強不能披堅執銳非技藝嫻熟不能克敵宣威柰何怠惰苟安虛度歲月不思國家設兵之本意不念自己專司之職業乎爾兵丁等世受國恩朝廷愛養猶如赤子凡八旗將軍大臣等多由行伍出身漸登榮顯爾等誠能立志向上奮勉自勵勤加練習技勇可觀將來建立功勳馳名軍伍不但本身有上進之階且光耀宗祖榮及子孫受福曷可限量哉國家承平日久人人耽於安逸武備漸弛今當邊陲用兵是以降旨令勤加操演又念操演之兵若仍輪流值班則其力難以兼顧而工夫未免間斷是以不令該班俾得專心訓練又復給

以飯錢資其食用無非體恤爾等之勤勞也爾等各宜勉力學習如騎射長鎗之類必令純熟精強用成國家之勁旅以柔弱怯懦爲耻以安逸華麗爲戒人之力量用之則日增不用則日減如出城操練之際正可演習步行又何必騎馬乘車徒多靡費嗣後果能仰遵朕訓努力向前且互相勸勉鼓勵銳氣朕必聞知加以格外之恩賞如有不肖之徒苟且怠玩甚至妄生怨言搖惑衆聽此不但藐視公事自誤功名實爲人心風俗之害經朕察出必以軍法從事勉之勉之

是日

上諭八旗該班兵丁等目今軍興之際兵丁等訓練操演甚爲緊要若以操演之兵仍令照舊該班則訓練未有專功技藝難以純熟是以特加挑選令其每日操演將爾等分作兩班輪流當差所以使操演之兵得專心學習也然人果有上進之志何時不可黽勉何地

不可學習卽如爾等換班之時原可練習技藝雖該班之地不便演放槍礮而拉弓相撲舞棍趨走等技藝在領班之大臣官員未嘗不可訓練爾等愼勿以未經入選不在操演之列自甘懦弱而不勤加訓練也夫該班與操演俱係一體出力且操演兵丁如有缺少自必於該班兵丁內挑補則爾等不更當奮勉乎現今雖將爾等分爲兩班較前稍爲勞苦然較之軍前之人則勞苦又相懸絕矣數

年後仰邀

天眷大兵凱旋之時爾等差使仍得暇豫從容儻自今不思黽勉但偷一時之安以致技藝生疎則日後必爲無用之廢人國家經制錢糧豈有養贍廢人之理如有此等無知不肖之徒一經查出除革退錢糧外仍從重治罪

三月戊寅

上諭兵部向因武員養廉不敷以致扣剋兵餉是以酌定親丁名糧以爲養贍家口之費又因營伍公用無資定有額兵百名准抽二名之例似此曲加體恤無非施恩於弁員使應有之兵數再無虛冒以收戎行之實用也近聞各省中尙有數處不能全除空糧之弊或於親丁名糧之外仍有家人長隨頂名支領者又有字識匠作之類亦得濫充額數增佔兵糧者且或游手之輩賄求濫充而勇力之人轉不得入選每遇調撥差用則委靡退縮不耐勞苦前歲湖廣提標曾以兵丁二百名

調補鎭筸四營其中逃避者卽已過半又如援勦黔苗時提標兵丁往來鎭筸六里等處跋前疐後行役維艱國家歲費帑金養一兵期獲一兵之用若實存之名數既有空虛而在伍之兵丁又復怯懦不振則所謂武備修明者安在乎著該管大臣用心稽查勤加訓練務將陋規永革諸弊悉除毋得溺於積習苟且因循負朕委用儻應經訓飭之後仍有不知悛改者定當加以嚴譴

雍正十一年癸丑正月丁亥辦理軍機
大臣等議准署陝西總督劉於義奏駐
劄陝西省勇健營兵丁其中多驕悍不
可用之人請令總兵周一德等甄別挑
汰遞回原籍
上諭曰朕前以各省民人內必有人材壯健技
勇可觀願爲國家效力以圖上進者是以特
降諭旨令各省督撫召募揀選送京訓練以
備軍旅之用伊等如果能奮勇出力建績立

功將來俱可爲干城之寄故疊加恩賚於應
募後卽各給守糧一分贍養家口到京後撥
給房屋居住月餉銀米從優給發起程赴陝
又各賞衣裝路費銀兩暫令駐劄近邊地方
以俟差用俾伊等各展效力之心並圖進身
之路是朕加恩於勇健兵者至爲優渥伊等
各自揣量實爲過分乃其中多有放縱驕悍
生事不法者上年到京卽不安本分肆行爭
鬭及令赴陝沿途又復生事騷擾該督撫曾
具摺參奏而駐劄甘州之後竟有私自脫逃
之人陳天培又經具奏此等無賴之徒固由
各省督撫不愼重揀選濫募充數總統大員
不能嚴行約束整飭教導而在伊等受恩而
不知感自甘廢棄實頑惡劣卽令調赴大營
亦不可用著總兵周一德卽行甄別挑汰遞
回本籍交該地方官嚴加收管不令出境生
事若有心懷怨望揑造浮言并恃强肆橫鬭
毆不法等事該地方官並卽拘拏稟知督撫

提鎭一面奏聞一面按法究治至於挑存可
用之人俱應感激朕恩遵循法紀嗣後益加
黽勉努力戎行以圖上進朕必加以恩澤著
將此旨曉諭知悉

六月丁巳
上諭兵部武弁中熟習水師之人甚爲難得該
管大臣若不於平日留心儲養何以收人地
相宜之效每見督撫提臣中有將熟習水師
人員題請調用陸路者此皆未曾周詳籌算

之故著通行傳諭嗣後細加覈察若在水師中平常而長於陸路者准其互補若係長於水師之員俱留於水師題補不可因陸路需人輕易改調以致用違其長從前有如此誤用者可查明題請改調向後部中推陞之缺亦著該部聲明請旨

十一月辛丑

上諭兵部從來將備之選務須精悍之材雖目不識丁而膽畧豈關文采縱貌非出衆而義

勇無礙麤疎蓋整肅部伍委寄干城矢奔走於疆場甘勤勞於行列類非薄具聰明小有才幹者之所能為而勁健渾樸氣盛力充之裨弁所當畧短取長加意造就以儲將材以重武備者也近見各省督提等保題引見之大小弁員除軍功勞績外大率以明白勤敏才堪辦事許考朕親加簡閱竝逐一詢問奏對便給者有之才具明晰者有之而人材雄偉技勇超軼者曾不數見豈明白勤敏即可為將材而才堪辦事即所為武備耶嗣後該督提等凡保題將弁務重弓馬兼選漢仗全材難得實效須收如仍有以軟弱而謬稱熟練以機巧而謬稱通達濫行保題者是重違朕訓膜視封疆矣定將督提等嚴加議處

雍正十三年乙卯三月甲午

上諭兵部國家設立兵丁原以充緝盜安民之寄廣東為濱海巖疆武備尤宜勤練不應少有廢弛查通省兵丁共計七萬餘名不為不多歲費俸餉將及二百萬兩國家養之者不為不厚乃近年以來朕留心訪察粵省兵丁怯懦退縮者多奮往用命者少曾有客船被

劫盜止八人汛弁兵丁一任事主喊救閉門不出又巡哨私鹽不能擒捕屢被打傷搶去器械此朕訪聞甚確者同一廣東之人而為盜賊私梟者則强悍無比其食糧入伍者轉怯弱不堪皆由將備選募時多憑兵家子弟親戚貧緣充當但取其應對跪拜嫻趨蹌便捷

不但民間强壯勇敢之人無由入選卽餘丁中之勇健而質樸者亦棄而不錄以致營伍之中習尚虛文全無實濟此乃戎政之最有關係者著廣東督撫提鎭等嚴飭所屬將弁痛改從前陋習嗣後募補務取强健勇敢之人時加訓練申明賞罰如再有遇賊退怯等情必重懲以示儆其現在老弱之輩濫充營伍者作何沙汰募補之法著該督撫提鎭等秉公妥議辦理倘仍蹈前轍一經朕訪聞必將督撫提鎭及大小將弁一例嚴加議處不少寬貸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二十一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二十二

廣言路

雍正元年癸卯二月丙寅

上諭科道等官

皇考臨御六十餘年至聖至明無日不以國計民生爲念凡所以咨訪吏治通達民情之意至爲殷切邇年以來無知小人見科道疏章稀少遂疑

皇考不甚信納羣言又譏言官皆緘默取容此大失

皇考本懷眞所謂坐井觀天也當時內而滿漢大臣外而督撫提鎭皆許其密摺言事蓋因各省地方事務督撫身親閱歷自能詳悉周知較言臣風聞言事勝什倍矣以此

皇考據所聞見折衷行之大小國政措置咸宜言官無所用其建白而實則天下之利弊無不洞燭於

聖心也朕仰承大統一切遵守成憲尤以求言爲急在京滿漢大臣外省督撫提鎭仍令摺奏外爾等科道諸臣原爲朝廷耳目之官凡有所見自應竭誠入告絕去避嫌顧忌之私乃爲忠藎若此時不能盡言卽後日官至大僚豈能期爾建立謀猷乎今著各科道每日一人上一密摺輪流具奏一摺祇言一事無論大小時務皆許據實敷陳卽或無事可言摺內亦必聲明無可言之故在外候旨或召

進面見或令且退其所言果是朕卽施行卽或未甚切當朕亦留中不發不令人知儻有徇私挾仇等情巧爲瀆奏亦不能惑朕之耳目也摺內之言不許與人參酌如有漏洩或同僚知而言之則同僚卽可據以密聞朕將兩人之摺合驗情事必不能隱諱推諉矣至於有能面折廷諍或彈劾權要或更革弊端不妨仍以露章奏聞朕亦不拒又朕居藩邸時在朝大小官員及

皇考御前之人以至藝術之流從無熟識往來者卽藩邸豈無素所任使之人然從不假以顏色信用其言今朕躬攬大權所用一二大臣皆深悉其人可用而用之非有念舊偏徇之心誠恐向日効力微員借稱王府舊臣在外招搖嚇騙生事干法其害甚大斷難姑容爾等可不時留心察訪一有聞見著卽密奏切勿畏忌爾諸臣其敬承明諭各抒忠悃毋負朕懸鞀設鐸之意

四月丁卯

上諭大學士等爾等皆
皇考簡任耆舊大臣論年齒雖與
皇考相等若經歷事務豈能仰及
皇考萬一
皇考實足爲爾等之師是以爾等但能奉遵
諭旨者斯稱善已朕自幼未曾理事
皇考命朕紹承大統朕深念付託之重凡朕所
降諭旨爾等以爲是則曰是以爲非則卽陳

奏勿得面從雖封還硃批諭旨朕亦深喜斷
不譴責若但隨聲附和致自取辱非朕所望
也

五月乙未

上諭滿漢九卿詹事科道等天時亢旱朕夙夜
焦勞敬謹齋戒久未得雨意者用人行政之
間尚有缺失不能感召
天和以致甘霖未沛朕欲在廷諸臣直言得失
猶恐視爲具文槪以諛詞頌揚負朕實心求
言之意今特諭爾等各具密摺凡朕所行之
事或有過失務盡言無隱卽所行無過或更
有應行事宜亦各據已見陳奏使朕有則改
之無則加勉方得古大臣責難於君之義至
用人一途或有未當爾等務必據實指陳勿
避嫌怨卽朕親信重臣亦不妨指出上古君
臣都俞吁咈至今傳爲盛事爾等若能披肝
露膽極言直諫卽所奏未盡合宜朕亦重其
人品儻仍瞻徇依違浮詞塞責朕亦薄其爲

人爾等各宜勗朕實心果有嘉謨嘉猷俾得
見之政事將召
天和而蘇民困胥在於此矣

雍正二年甲辰九月乙丑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朕前因兵部所奏年滿千
總一事未詢定例誤降諭旨彼時大學士等
應卽詳陳其故使朕不致有誤今幸所降諭
旨尚未發出朕已詢知定例儻朕知之不早
勢必將發出諭旨追還更改殊妨政體

皇考御極六十餘年諸事無不諳練朕在藩邸
年久雖於羣情利弊事理得失無不周知至
於國家政事有關定例者朕既經歷未久如
何可比
皇考其匡正之責實在爾等朕屢降諭旨君臣
誼同一體卽使人君不能容納臣下之言猶
當一心愛主極陳無隱況朕自御極以來痛
懲逢迎之弊諄諄以實心匡弼朕躬期望爾
等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其過也人皆見

之及其吏也人皆仰之朕之素性不吝改過苟自知其非卽於大廷廣衆之中明言以改之從無護庇粉飾之事今爲年滿千總所降

諭旨爾等具悉成例辦事有年豈不知朕偶誤總以逢迎緘默爲心或是或非聽朕爲之而不言則待朕者何薄耶嗣後爾等各宜深悔前非務思君臣一體之大義竭誠殫慮仰

副朕懷

雍正四年丙午六月壬戌

上諭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朕自卽位以來

念

皇考付託之重惟恐天下之人有一夫一婦不獲其所自朝至夜殫心竭慮晷刻靡寧無非欲休養民生澄清吏治使中外永享昇平之

福以仰慰我

聖祖仁皇帝在

天之靈卽如前歲雨澤偶愆去歲畿輔被潦朕在宮中虔禱

上天中夜屢起瞻望雲色以卜晴雨祈禱之時嘗終日飲膳不御不止於減膳而已此皆朕默盡其心不肯令人知之在朕心以爲敬

天勤民勵精圖治之意至眞至切可以自信無少愧歉於中故凡下詔求言之事未曾舉行今夏二麥登場之時適値連雨目前雖晴尙未開霽朕爲小民深切軫念且姦民郭允進私貼謠歌有軍民怨新主之語朕因此返躬自省不能無疑或用人行政之間在朕已實

盡其心而衆人觀論尙有以爲未當之處亦未可知總之千萬人之中有一二人或有異議朕心卽欲省察而權衡之爾諸臣皆朕簡用之員職在劻勷誼同休戚若朕身有過可直言無隱政治得失亦卽各抒已見據實陳奏朕必嘉納勿視爲具文勿有所瞻顧苟且塞責重負朕眞切清問之至意

雍正五年丁未閏三月丁巳

上諭吏部朕日理萬幾惟欲周知庶務通達下

情是以廣開言路令人條奏事件冀於政治有所裨益近見條陳人員內頗有能據實陳奏不避嫌怨切中情弊者朕思此等之人其言旣可採錄則其善亦不可泯嗣後凡內外大小引見人員如有條奏發交廷議允行者著該部記明檔冊其人日後或被堂官參劾或被督撫糾參該部議處覆本之時將該員某年條奏某事曾經允行之處寫簽夾於本內進呈以便斟酌其事之輕重量與寬減則

國家政治旣得條奏之益而其人亦深受敢言之效庶可共加勗勵也

九月己巳雲貴總督鄂爾泰疏奏開濬江南水利事宜

上諭內閣覽鄂爾泰所奏江南水道事宜甚屬周詳但摺內有越職陳奏字樣凡內外大臣越職辦事固爲不可至非己身職任之事有關國計民生者旣有見聞據實入告方合公忠體國之義乃盡職非越職也鄂爾泰所奏發與范時繹陳時夏齊蘇勒陳世倌鄂禮就近詳加相度悉心妥議具奏

雍正七年己酉二月丙子

上諭科道等官爾等職司言路邇來並不陳奏一事以此觀之爾等科道官除徇私報復黨同伐異之外遂無可言之事矣朕從前令爾等輪奏密摺大有深意因崔致遠等不堪小人妄行瀆奏是以將密摺停止令爾等露章明言凡有關於國計民生用人行政之事爾

等何一不當據實奏聞乎明季吏治之壞多由科道巡按結黨營私紊亂是非所致朕勵精圖治耳目甚廣雖不專恃爾等但爾等身居言路自當盡其職守外而督撫以及州縣內而部院八旗五城等衙門如有不法及不稱職之人聞見確實皆可參奏使朕躬或有過失更當直陳極諫爾等何竟默無一言爲臣之道惟在公忠如自揣不能供職卽當引退何得苟且因循有曠職守嗣後其共勉之

五月辛未

上諭內閣自古明目達聰之道欲以周知庶務博採羣情其責端在於臣工之襄贊然必公正居心斯能以忠言讜論裨益政治苟或植黨營私辯言亂政此倡彼和顛倒是非實國家之罪人爲王章所不宥嘗觀前明季世一二新進後生竊居言路遂朋比固結挾制大臣把持朝政以致國是日非而不可挽此其炯鑒也我

世祖章皇帝
聖祖仁皇帝聖神御極大觀在上言路弘開羣邪屏息一切猖狂澆薄之風早已翕然丕變雖有不肖之徒亦無能施其伎倆矣朕即位以來以公聽並觀爲務以納忠廣益爲先既命滿漢文武大臣指陳政務又命科道等於露章之外准其密摺奏事蓋以國家事務殷繁人情弊端種種諸臣有陳奏之心或有不便顯言之處故令密封進呈所以免其瞻顧去其嫌疑俾得各抒所見盡言無隱庶國計民生均有攸賴又如國家任事出力勤慎素著之大臣所辦公務既多豈能保其無所錯誤若因此而被指摘殊非情理其他偶罹過愆或其子弟家人生事失於覺察一經彈劾若朕不加處分則近於護庇若加以處分則彼之宣力甚多而不能恕其一眚朕心實爲不忍不若言事者密陳朕前待朕爲之斟酌輕重訓誨區處亦兩全之道凡此皆須出於

至公至當方有裨益於風俗人心非使不肖言官藉密奏以自便其私也乃營私植黨之徒竟欲以此逞其姦黠甚或密行告訐詆毀大臣撓亂國政此風斷不可長朕是以降旨停止科道官之密奏止令各用露章蓋以其在大廷廣衆之間自不敢挾私心而昧公道也乃復有公然紊亂黑白顛倒是非輙欲輕變舊章擅作威福者其餘則摭拾陳言苟且塞責又或相率而爲依違緘默之計竟未見

一人一事實有所建白裨益於國計民生者夫以朝廷耳目之官視國家之政治如陌路而又欲以進諫之美舉歸之於己以不能納諫之名歸之於君上恐心害理莫此爲甚言官以進言爲職豈容以國家之事沽一己之名朕之廣開言路者實欲以衆人之耳目爲朕之耳目使民隱得聞萬事就理並非邀虛懷受諫之名博建鞀置鐸之頌也乃向來科道官密奏之弊如此近來露章之習又如此

中外所共知共見者朕不得不再行訓飭言官有補闕拾遺之職庶其痛改頹風洗滌故習盡讜言獻替之道成蕩平正直之風科道不愧諫議之官國家得收納言之效儻復蹈昔年故轍則有害而無益矣著傳諭科道等嗣後條奏事件著如文武大臣等輪班具奏

七月己酉

上諭滿漢文武大臣等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蓋言爲君之難也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蓋言人臣之當匡贊其君也朕之行事若有可議諸臣豈得漠然視之而全無相關之意乎縱不能如古直臣之面折廷諍而時常進見可以從容密奏朕樂於聞善不吝改過惟冀諸臣盡言規正以補其闕若面從心非豈朕所望於諸臣者哉朕即位之初或尚有不知朕心而不敢盡言無隱者今廷臣侍朕六七年矣豈於朕之居心行事尚不能深知而存猜疑之見乎至於朕每

日訓飭諸臣者並非但以責人而不求之於己也朕事事以身先之且深覺爲善之可樂循理之甚安書曰作德心逸日休孔子曰君子坦蕩蕩聖人之言確乎不易諸臣但試行之必有暢然自得之樂也

雍正十年壬子五月丁卯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京師地方冬間少雪數月以來自近京以至直隸山東雨澤愆期而兗州東昌尤甚朕心深爲焦勞日夜思維必朕

與在廷諸臣政事有缺以致
上天示儆飲食寤寐無刻稍安虔誠修省冀格
天心爾諸臣當恐懼悚惕以凜
天戒凡用人行政及各部事務關係民生利弊
應行應改之處周詳審察苟有所見或公同
具奏或自行陳奏至於刑名衙門尤宜慎重
大小事件均期至公至當不可稍有疎忽朕
之諄諄誡諭出於憂勞敬畏之實意並非虛
飾求言之名爾諸臣各宜殫心竭慮切實指

陳務使民生攸賴感召
天和以副朕軫恤羣黎之至意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二十二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二十三

理財

雍正二年甲辰二月丙午
上諭各省關差鹽差等官從來關榷鹽稅之設
所以通商裕國或用欽差專轄或令督撫兼
理無非因地制宜和商便民之至意也朕前
於關鹽兩差各下諭旨誥誡諄切但旗員向
來相沿成習陽奉陰違任意侈靡不知撙節

額外加派苦累商民差滿之日惟恐回京有
當差効力之事每以缺額懇求寬限希圖掩
飾是以不憚叮嚀再加申飭大抵關差之弊
胥吏開關分別遲早肆無厭之誅求報單任
意重輕爲納課之多寡飽谿壑者則任其漏
稅代爲朦朧不遂欲者則倒篋傾箱不遺纖
細致商賈畏懼裹足不前行旅徬徨越關迂
道則困商實所以自困也鹽差之弊尤合重

懲飛渡重照貴賣夾帶弊之在商者猶小加
派陋規弊之在官者更大若不徹底澄清勢
必致商人失業國帑常虧夫以一引之課漸
添至數倍有餘官無論大小職無論文武皆
視爲利藪照引分肥商家安得而不重困賠
累日深則配引日少配引日少則官鹽不得
不貴而私鹽得以横行故逐年之課難以奏
銷連歲之引盡皆壅滯非加派之所致歟故
關差惟在嚴禁苛求使舟車絡繹貨物流通

則稅自足額鹽差惟在力除加派使商困少
蘇盡復舊業則課自贏餘至於督撫係封疆
大吏更當仰體朝廷歸併之意關政不得視
爲帶理漫不經心誤任屬員聽其剝削鹽政
不得罔恤窮商獨專厚利硬派州縣計口征
錢夫榷關部屬尚有顧忌恐督撫持其短長
今歸督撫則何所瞻顧巡鹽御史地方官或
不奉約束今歸督撫則孰敢抗違況欽差猶
每年更換而督撫兼理則無限期若不實心

奉行使風清弊絶則大負歸併之本意矣至
將耗羨充課固屬急公但恐以耗羨歸正額
而正額之外復加耗羨商民重輸疊出何以
堪此朕深悉關鹽擾累之害垂念商民營逐
之苦特諭爾等經理榷稅者務期奉公守法
遴委得人知商旅之艱辛絶箕斂之弊寶通
商卽所以理財足民卽所以裕國如自利自
便罔上行私責有攸歸其悉遵朕旨

三月丁丑

上諭河南巡撫石文焯據奏請將捐穀耗羨銀
兩收存司庫留充公用耗羨存庫不過暫寄
以備地方公用斷不可歸入錢糧之内凡此
等羨餘概不得牽混正項國家經費自有常
額若將此入正項爾等羨餘必仍另取不特
名實相違且恐移東就西反致滋弊

雍正三年乙巳五月癸丑

上諭内閣制錢乃日用必需之物務使遠近流
通以便民用京師錢局每歲鼓鑄則制錢應

日加增今雖不致缺乏而各省未得流布民用不敷是必有銷燬官錢以爲私鑄者且聞湖廣河南等省私鑄之風尤甚著直隸及各省督撫申飭該地方官密訪查拏嚴行禁止毋使姦徒漏網儻稽察少疎仍蹈前弊一經訪覺定將地方大小官吏分別治罪

雍正四年丙午四月己丑

上諭內閣各省耗羨銀兩與營伍中數分公糧存貯公所原爲本省本營之中或有公事需用或爲各官養廉使地方營伍備用有資不致派累兵民乃通權達變之法其來久矣並非正項錢糧可比也邇來督撫提鎮中小心拘謹者恐日前經手將來無以自明具摺奏請咨部以記出納原係見小之舉該部祇應存案此並非開銷正項錢糧也若將耗羨銀兩俱比照正項具題報銷相沿日久或有不肖官員指耗羨爲正項而於耗羨之外又事苛求必致貽累小民此風斷不可長

九月丙申

上諭內閣錢文乃民間日用之所必需向因錢價昂貴朕悉心籌畫至再至三今鼓鑄之錢日增而錢文不見其多錢價仍復不減是必姦民圖利有銷燬制錢打造器皿之事若不禁止銅器則錢價究不能平嗣後除三品以上官員准用銅器外其餘人等不得用黃銅器皿定限三年令將所有黃銅器皿悉行報出官給應得之價如旗人則於本旗交官領價漢官民人則於五城該管之處交官領價不論輕重多寡隨便收買不許發價之人絲毫抑剋違者重治其罪若三年之後仍有私藏黃銅器皿者亦加重處如此可永杜燬錢制器之弊而國寶流通民用充裕實爲有益著九卿確議具奏

十二月丙子

上諭都察院及五城御史等制錢乃日用之所必需務使充足流通始便民間之用國家開

局年年鼓鑄而京師錢文不見加增外省地方亦未流布是必有銷燬制錢製造器皿以致錢文短少錢價日昂朕念切民生屢降諭旨而錢價仍未平減是以禁用黃銅器皿凡民間所有俱給價令其交官以資鼓鑄此悉心籌畫專爲民間資生便用起見並非朕有需用銅斤之處而廣收民間之銅器於內府也似此有益於民間之事卽當踴躍急公欣然交納使錢文贏餘日用贍足尚何待於上

官稽查催追耶況銅器交官皆如數領受價值又何樂而不爲且民間器皿非必定需黃銅製造其在有力之家則白銅紅銅皆非難得之物而無力之家如木盆磁器價廉工省亦未嘗不適於用非若錢文爲人人所需不可缺者與其將黃銅器皿藏匿於家將來限滿三年犯禁獲罪何如彼此相勸早爲交納旣得價值而又受錢價減省之利益乎著將此旨通行曉諭其咸體朕意

雍正五年丁未四月壬辰

上諭戶部國家設立寶源寶泉二局鼓鑄制錢原期充足流通以便民用乃鼓鑄日增而錢文不見其多錢價不見其平必有姦僞之徒銷燬制錢造作器皿以賈利害民者向經九卿會議凡黃銅器皿除樂器鏡面戥盤外其餘不准使用悉令交官給與價值朕令先試行於直隸及各處省城無非欲杜燬錢之弊而清其源也乃立法甚明而玩法者尚衆昨

步軍統領阿齊圖現於崇文門外拏獲銷燬制錢之人近在輦轂尚有此輩則鄉邑偏僻之地可知矣此弊不除錢文何以得充著直隸總督嚴飭各地方官密行緝拏如有蹤縱將該地方官照溺職例革職至於銅器交官給價先試行於直隸及各處省城其餘各府州縣地方一時難於通行故尚准其使用然旣准其使用又復任其打造貨賣則將來仍滋弊端於事無益著該督撫通行禁飭嗣後

各處鋪戶人等不得製造黃銅新器違者照例治罪

九月乙卯

上諭各省督撫等民生日用所需制錢最為切要朕特為便民起見屢頒諭旨嚴禁銷燬制錢並令京城及各省督撫駐劄之省城不許鑄造黃銅器皿三品以下官員及兵民人等不得私用此朕欲期錢文豐裕為小民易於資生非朕有所需用也已曾諄切詳諭不啻

再三京城現今奉行錢價已覺稍平乃近聞各處督撫駐劄之省城銅器店內仍用黃銅鑄造者甚多此明係各省督撫不實力奉行徒以告示曉諭虛文掩飾而已朕向因錢局鼓鑄日增而錢文日見短少即知有銷燬制錢鑄造銅器之弊嗣於京城內屢次拏獲銷燬制錢之姦民而欽差官員至甘肅地方亦見有燬錢為器者省會乃督撫駐節之區耳目最近政令易行非若遠鄉僻壤之難於稽察也若果實心遵奉甚屬易事朕為制錢籌畫宵旰焦勞各省地方官辦運銅斤亦甚費經營跋涉之苦然後官局得以鼓鑄錢文以資百姓之用夫以鑄錢如此之難而姦棍貪財射利竟將已成之錢復行銷燬故禁用黃銅者所以杜燬錢之源也今特再加訓誡各省督撫務宜實力奉行倘仍前踈忽定將督撫嚴加處分至從前曾斟酌三品以上許用黃銅器皿今覺濫用者多嗣後惟一品官員之家器皿許用黃銅餘著通行禁止

戊辰

上諭戶部向來山西虧空甚多國帑久虛不能彌補歷任撫臣每請將虧空人員革職留任彌補不但毫無益於國帑此等劣員轉將虧空為護符無所不為民生實受其害諾岷蒞任後將虧空人員盡行叅革酌定以公完公之法將州縣之火耗重者嚴行裁汰酌中量留耗羨抵補無著之虧空不使累及民閒而

官員亦免承追不力之叅罰又恐官員無以養廉復酌撥以為日用之資凡地方公務所需亦皆取給於此上不誤公下不累民此實通權達變之良策也諾岷在任二年將山西數十年未清之積案漸漸就緒伊都立接任柔懦無能且好務虛名因循瞻顧從前諾岷之未及清理者未能清理一事當諾岷在任之時高成齡不得已協力相助上緊辦理及伊都立接任高成齡苟且怠忽贊成伊都立之廢弛今見年歲已久舊案不能楚結又經朕數次嚴諭始請定承追之限獨不思數年以來藏匿花費弊端種種清理愈難高成齡何不陳奏於從前而乃遲至於今日乎應如何追完之處俟石麟到任後與高成齡悉心定議具奏伊都立曾奏稱地方虧空彌補全完之後應將耗羨解充公帑他省亦屢有如此陳奏之人朕皆嚴切訓飭之蓋耗羨者出產於地方卽小民之膏脂也以地方之出產

完本地之虧項所謂以公完公官民均有裨益若虧空既完則此項耗羨應仍歸於本地之官民豈有收入公帑之理他省亦有將州縣之耗羨提解十分中之二三以備公用者該地方大吏應念此項雖充公用實民力之所輸將百凡撙節愛惜不使妄費遇有應用之事而後動用方為節用愛人之道乃近來督撫藩司等多以此項既已捐之於公取攜甚便任意支用如此非諾岷提解火耗之初心矣昨田文鏡奏稱河南固始縣東關官河一道地勢窪下七月間驟雨水漲東岸長興集西岸站馬集二處被水淹注民房倒塌漂沒人口幸而水退甚速禾稼無恙並不成災無庸題請蠲免其被水人民已將司庫存貯耗羨之銀動撥令道員確查散賑加意撫恤等語如田文鏡之辦理此事乃以地方之耗羨為地方之公用百姓得霑恩惠而耗羨之留誠為有益大凡地方小有水旱之事勸不

成災於例不應題本者該督撫當就近酌量
料理並具摺奏聞務令朕得知地方情形無
絲毫隱匿方不負封疆大臣之任田文鏡所
奏固始臨河鄉村被水之處河道或有應修
濬以除水患者著田文鏡商酌辦理

雍正六年戊申二月丙申

上諭直省督撫布政使等任土作貢天地之常
經守法奉公生民之恒性斷無有食地之利
而不願輸納正供以甘蹈罪戾者何以錢糧

虧空拖欠之弊積習相沿難於整理如此下
則胥吏中飽之患未除也或由包攬入己或
由洗改串票或將投櫃之銀鈞封竊取或將
應比之戶匿名免追種種弊端不可枚舉其
故皆由於錢糧完欠細數官未嘗顯示於民
在官則以為民欠在民則以為已完故吏胥
得以作姦而官民並受蒙蔽應飭州縣官每
年令各鄉各里書手將所管欠戶各名下已
完錢糧若干尚欠若干逐一開明呈送州縣

官查對無差卽用印出示各貼本里使欠糧
之民家喻戶曉如有中飽等弊許執串票具
控則吏胥不得肆其姦盜矣再則不肖有司
借端侵漁那新掩舊之弊不可不察也朕因
各省舊欠甚多恐民力難於輸納格外開恩
准其分年帶徵其應徵之數有在十年以上
者亦有寬至十年以外者酌其多寡分別遠
近此朕愛養黎元之至意期於民欠易完而
民力可紓也乃聞有不肖州縣官另立私冊

於每年應徵分數之外溢額多收及至報解
之時止照分數起解該管上司因其已經照
數起解不復再行稽查而此多徵之數遂得
任其侵那又成虧空之項且民間見已經完
納者徒供官吏之侵漁亦遂怠其急公之念
而抗延拖欠之事由此而起朕意分年帶徵
之項亦應將花戶名下每年應完若干之處
詳細開明出榜曉示令其按數完納以上二
條乃據朕所聞書示其作何因地制宜與斟

酌立法之處總在地方大臣詳察弊端權衡損益督率有司實心經理果有忠誠廉幹之人自無不可清釐之事信乎治賦在乎得人除弊方能立政任地方之重寄者其慎思之

九月庚午

上諭戶部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朕宵旰孜孜惟以足民益下為念是以各省逋賦則蠲至數百萬每年正額則免至數十萬凡與作工程俱支國帑偶遇旱澇蠲賑兼施此中

外所共知共見者乃邇年以來各省督撫等有以地方舊有之項不敢入己奏請歸公者彼時陳奏之際似出急公奉法之心今細加體察此等款項多係地方相沿之積弊歷年未革之陋規不取之於民即取之於國者一種欺世盜名之督撫往往奏請歸公以博清廉之美譽更有本係一己之贓私入己囊橐又恐敗露不得已而奏請歸公以蓋前愆又或回護前任之員而奏請歸公以掩其短則

是諸臣欲沽一己之名欲逃一己之罪而巧借奉公之說為此遮飾之計也著各省督撫等悉心確查若無礙於國無礙於民可以歸公之項則將緣由備細聲明具摺陳奏候朕批示其有上竊之於國而下取之於民者則應永行裁革不許借歸公之名以遂其私心而掩其積弊如有仍蹈舊習者經朕察出定行嚴加處分

十一月丙子

上諭戶部蘇州巡撫所屬七府五州自康熙五十一年起至雍正四年未完地丁錢糧積至八百一十三萬八千餘兩其中蘇松常三府太倉一州積欠最多自一百四十餘萬兩至一百八十餘萬兩不等朕念切民瘼凡閭閻疾苦周知洞悉此未完錢糧或有產去糧存而不能完納者或有人產已盡而無可催追者又或有從前遇歉收之歲而地方官匿荒未報小民無力輸將致成拖欠者累積十餘

年之久其數至于百萬兩但其中有或本係該地方官虧空而希圖卸脫揑作民欠者或糧戶已經交納而姦胥蠹役侵蝕入己仍作民欠者是此項未完大約官虧空者十之二二吏侵蝕者十之三四其實民欠不過四五而已在貧窶之民固不能爲無米之炊而官吏因緣作弊蠹國害民情罪可惡若非徹底清釐卽欲加惠於百姓其道無由是以從前令張楷將江蘇民欠清查分晰張楷並不清

查奏稱俱係民欠請分年帶徵朕雖姑允其請意甚未愜鄂爾泰於蘇州布政使任內實力稽查將有頭緒時以雲南巡撫職任綦重將鄂爾泰補授而清查之案又未竟其事後陳時夏到任之後一味怠忽疲玩毫無整理釐剔之心將從前分年帶徵之項一併催追以致小民艱於輸納地方官又奉行不善日事敲撲嚴比七府五州之黎庶不得霑被恩澤朕心深爲軫念乃陳時夏又奏稱蘇松積欠難於清結從前既蒙聖恩蠲免浮糧今請以舊欠之糧均派於新糧戶內分年徵收以抵補積欠夫蘇松浮糧朕仰承
皇考聖心每歲額免四十五萬兩煌煌明旨布告億兆豈有旣蠲正額而復借此抵補積欠之理朕以誠信待天下臣民寧肯爲巧詐之術乎且舊欠自有本人卽非本人亦自另有著落若舍此不追而均派新糧是刁民因積欠而得利良民因先輸而倍徵從此人人效

尤誰復輸供正賦況以舊欠派入新糧舊欠未必全完而新糧又致欠缺此種狂悖之論不過因朕留伊在蘇州清理未完一時不能脫身藉此草率完結耳今尹繼善現在清查尹繼善初任封疆茲事煩重非一人心力所能辦理蘇松等七府太倉等五州歷年帶徵地丁錢糧著一概暫停徵比俟朕派員前往與該地方官協理清查將各州縣官侵若干吏蝕若干實在民欠若干一一釐剔清楚朕

當再降諭旨戶部卽遵諭行令該督撫遍行
出示曉諭其派員分查之處著戶部詳悉定
議具奏

雍正七年己酉二月甲午

上諭戶部鹽茶皆民生日用所必需查川省鹽
課考成惟責之產鹽州縣其餘並無巡查之
責且有僻遠地方不行官引以致私販充塞
甚爲鹽政之弊應將官引通行合省約計州
縣戶口之多寡均勻頒發令其各自招商轉

運倘有壅滯責成各州縣定爲考成如此則
有司等自必加意查察使私販息而官引銷
弊端可以釐剔矣又聞川茶皆論園論樹以
定稅額夫茶樹有大小不同園地有廣狹不
一若概以園樹之數爲額未爲允當應將茶
稅照斤兩收納方得其平以上二項著該督
撫詳議定爲成例使川省鹽茶經理妥協於
民生均有裨益

乙未

上諭戶部錢爲國寶固貴流通以利民然必權
衡輕重使得其平方能便民用而無囤積私
銷之弊近聞馬蘭峪地方奉天直隸數府錢
價過賤民間貿易物價必致虧損且恐姦弊
從此而生著該督及奉天府府尹嚴飭地方
官通行曉諭嗣後錢價每銀一兩止許換大
制錢一千文並著該部行文各省督撫轉飭
各地方每銀一兩所換制錢不得過一千文
俾民用便利而國寶流通以爲經久平準之

定則

戊戌

上諭內閣各省關口開放船隻向例有部頒號
簿以便稽查茲聞各關另設私簿徵收報部
時始將號簿挨日填造其意以船隻往來多
寡不齊不能逐日有徵收之數目是以勻派
填造如此則簿內數目與商船過稅串票毫
不相符殊非政體且凡事據實則可以無弊
作僞則弊竇叢生嗣後各關於部頒號簿務

須據實塡寫如無船隻過税之日亦卽註明
倘仍蹈前轍定行嚴加議處該部亦不得混
行指駁致滋弊端

十月甲子

上諭內閣朕夙夜孜孜以吏治民風爲念惟蘇
松所屬糧賦浩繁民欠累積官吏借此侵漁
姦徒肆其包攬若不徹底淸査則吏治難以
整肅民風無由淳厚是以特命大臣總理淸
査之事又遴選大員分査州縣協理令將官

侵吏蝕民欠二項明晰淸釐不得絲毫朦混
又屢次降旨將蘇松等七府太倉等五州歷
年帶徵地丁漕項錢糧一概暫停徵比俟釐
剔淸楚之後再降諭旨幷令該督撫遍行出
示曉諭是朕於淸査一案已申示再四可謂
明白詳備矣乃承命之員奉行不善其始以
爲官侵無幾遂將紳衿所欠帶徵之項指爲
官侵以致姦胥蠹吏借端挾詐如松江候選
州同朱榮椿者積欠錢糧九百餘兩而爲蠹

書訛詐亦至九百餘兩此其明驗也又聞不
肖州縣有以里圖櫃書侵蝕之項將來難於
歸着議令官戶富戶分派攤賠者又有將帶
徵錢糧加增火耗以補官虧者其說雖未足
盡信然人言籍籍總理其事者寧未聞之耶
此皆由於承命之員不能深體朕心而以徵
比爲淸査之誤也設朕欲藉此爲催徵錢糧
之計從前又何以降旨停徵乎其有自願完
納仍令地方官收受者緣浙江總督李衞來

京陛見時奏稱江南舊欠錢糧自奉諭停徵
之後凡有願完者州縣官恐涉先侵後吐之
嫌概不收受於民情頗有未便等語朕以民
間凡有隱匿錢糧尚准其自首豈有願完舊
欠而不准其輸納之理是以諭令戶部行文
該總理淸査大員知之乃不意奉行者遂借
此爲由將停徵之項概行催徵名曰勸輸而
差役追呼甚於嚴比近見各員所奏有稱已
完一百餘萬者有稱旬餘之內州縣完三萬

餘兩者而溫而遜奏云此番清查首在勸其完納不徒在於造冊又聞朱鴻緒告人云鎮江一府舊欠二年內必令其全完是各員俱以完納錢糧爲重而以清查官侵吏蝕民欠置之度外矣與朕旨不大相逕庭乎著將未完積欠概行停徵其中或有官吏侵蝕今自首完納贖罪者聽其交庫外其餘民欠卽有情願交納者亦不准收受該總理之員務令分查協理各員恪遵前旨將官侵吏蝕民欠分別清釐無得絲毫朦混倘仍有私行徵納及將民欠內之官戶富戶掩蓋官吏侵蝕者該督撫及總理大臣卽行指參從重治罪倘隱徇不舉或失於覺察經朕訪聞定將該督撫等一併交部嚴加議處又聞分查之員令各欠戶自行首報夫前旨之准令自首者乃侵蝕錢糧之官吏此等侵蝕之人本有應得之罪朕不忍其盡罹國典是以令其據實自首則從寬免其治罪至於歷年積欠前已分

年帶徵今又一概停徵伊等又有何罪而令其自首乎總之各員不知朕澄清吏治惠養小民之心而惟以錢糧爲重朝廷之德意不宣究於下司其事者寧無愧乎諭到著督撫布政使卽刊刻頒發所屬凡遠鄉僻壤悉行張掛使官吏紳衿軍民人等咸知朕意

十二月癸卯

上諭內閣朕卽位以來屢有臣工條奏各處地方官徵收落地稅銀交公者甚少所有贏餘皆入私槖雍正三年又有人條奏廣西梧州一年收稅銀四五萬兩不等止解正項銀一萬一千八百兩潯州一年收稅銀二萬兩止解正項銀四千六百兩應令該撫查核據實奏聞并令各省抽收稅銀之處俱據實奏報等語隨經九卿議令各省督撫遴委幹員監收一年之後視其贏餘若干奏聞候旨朕思孟子言治國之道首稱取於民有制所謂有制者卽一定額徵之數也若稅課之屬無顯

然額徵之數則官吏得以高下其手而閭閻無所遵循卽如從前各處稅課經地方官徵收有於解額之外多數倍者且有多至數十倍者既無一定之章程則多寡可以任意其弊不可勝言屬員既已貪取上司必致苛求官員既已營私胥役必至橫索日積月累漸有增加之勢而難於稽查豈非民生之隱患乎朕是以允從條奏所請及九卿所議令各省督撫委員監收以定科則其徵收不及舊

額者亦令奏聞降旨裁減年來報出贏餘之處朕皆令留於本地或作各官養廉之需或爲百姓公事之用使官員用度有賴自不妄取民財使地方公用有資卽可寬恤民力無非以小民之財物仍用之於民間不令飽貪官汚吏之慾壑而已若該督撫等果能督率有司奉行盡善將一年所收者悉行奏聞不及額數者請旨減免則賦有常經萬民共受其福矣乃聞外省中多有奉行不善者以朕

愛民除弊之善政而庸劣有司借歸公之名或肥身養家或爭多鬭勝以致肩挑背負之微物皆徵收稅課而該督撫等又不悉心稽查民間苦於擾累或起朝廷加稅之疑獨不思朕愛養斯民如江南浙江江西三省額徵錢糧則永遠蠲免六十餘萬各省每年蠲免之正賦又一二百萬不等而發帑爲地方興修工程者又不下數百萬豈有於數千百萬之帑金並不吝惜而轉與小民爭此蠅頭之

利乎至於提解火耗乃均平通便之道官員有養廉之資民間無苛派之擾上司無得受饋遺徇情瞻顧之私下屬無請託鑽營暗通賄賂之弊屢頒諭旨甚明從前督撫中有請將耗羨歸公者朕切加訓飭蓋此項乃民間之物惟有用之於本地若將絲毫歸公是朕利其所有矣朕必不爲也著各直省督撫將朕此旨刊刻頒布自諭到通行之後倘仍有加添重耗者一經發覺將經徵之員於本地

方卽行正法其該管各上司失於覺察者亦
必從重治罪決不寬貸
雍正八年庚戌正月丙申衍聖公孔傳
鐸奏兗州府屬屯莊集稅銀兩舊充尼
山書院及林墓歲修之用今各省淸査
稅課請將此項報明歸公充餉
上諭曰目今他省有淸査稅務之事蓋因稅課
一項向無定額地方官吏每多侵蝕欺隱高
下其手刻剝小民是以今將實數査出凡舊

額之外所有贏餘卽留爲本地官民之用並
未將絲毫歸入公項也兗州屯莊集稅銀兩
向充書院林墓歲修之費正是閭里之公用
而孔傳鐸忽請解部充餉是將此項稅銀視
爲私橐也朕於
文廟工程敬謹辦理一切動用帑金所費不
下數十萬孔傳鐸寧不知之而爲此卑鄙之
陳奏甚屬不合嗣後著將此項集稅銀兩核
實支給爲書院林墓之用

九月丁丑
上諭大學士等從前直省應行起運錢糧該省
撫藩以解部爲艱每至撥餉之時百計營求
借備公協餉之名存留本省而戶曹堂司亦
就中漁利將雜項稅課盡留該省司庫卽正
項解部者亦屬寥寥以致外省撫藩得藉存
庫名色通同那用而州縣效尤亦不肯隨徵
隨解官侵吏蝕虧空纍纍自怡賢親王總理
戶部以來與二三大臣同心釐整直省一切

正雜錢糧除實在存留併各封貯數十萬兩
以備公用外其餘悉於春秋二季按數撥解
從此各省不敢有虛收虛報之弊是以虧項
漸淸帑藏充裕今怡賢親王薨逝戶部大臣
仍遵守遺規未嘗稍易但恐不肖司官及姦
猾胥吏乘間覬覦希圖撞騙而無知外吏或
冀倖可以復行舊習稍留掩藏虧空餘地仍
令書吏家人到京鑽營亦未可定倘有此等
或經戶部大臣察出叅奏或朕親有訪聞定

將撫藩革職究擬司官書吏即行正法決不
姑貸

十一月戊子

上諭內閣朕即位之初清查戶部錢糧始知歷年以來虧空竟至二百五十餘萬兩之多是時怡賢親王管理部務奏稱此項虧空歷年已久若一一根究責令賠補則獲罪之人甚衆懇請寬免查究嗣後以本部餘平銀兩陸續代爲完補數年以來該部既有補帑之事

是以各省解銀交庫之時平銀未免稍重但從前解京銀兩到部交納時雜費繁多又有胥中包攬官吏勒索種種情弊此中外所共知者自怡賢親王管理三庫以來弊絕風清各省浮費悉行禁革雖餘平銀兩畧覺加添而較之從前雜費則減省已多且怡賢親王之意原欲俟虧空彌補全完之後仍將平銀裁減此亦王屢次陳奏於朕前者今庫中虧空之項俱已補足著將辛亥年春撥解部銀兩照從前餘平之數減去一半該部即行文各省巡撫布政使知之此項銀兩大約出自耗羨項下嗣後著留於本省以備地方公事之用若司庫官員有額外多索者著管理三庫之王大臣查參若外省官員因此次恩旨將解部之項或有抑尅短少等弊亦著王大臣指參議處

雍正十一年癸丑十月甲寅

上諭內閣各省商牙雜稅額設牙帖俱由藩司

衙門頒發不許州縣濫給所以防增添之弊不使貽累於商民也近聞各省牙帖歲有增添即如各集場中有雜貨小販向來無藉牙行者今概行給帖而市井姦牙遂恃此把持抽分利息是集場多一牙戶商民即多一苦累甚非平價通商之本意著直省督撫飭令各該藩司因地制宜著爲定額報部存案不許有司任意增添嗣後止將額內退帖頂補之處查明換給再有新開集場應設牙行者

酌定名數給發亦報部存案應貿易小民可
永除牙行苛索之弊矣
十二月癸巳
上諭內閣鼓鑄錢文專爲便民利用銅重則滋
銷燬本輕則多私鑄原係隨時更定籌畫變
通斯可平錢價而杜諸弊順治元年每文鑄
重一錢二年改鑄一錢二分十四年加至一
錢四分康熙二十三年因銷燬弊多仍改重
一錢嗣因私鑄競起於四十一年仍復一錢

四分之制迨後銅價逐漸加增以致工本愈
重今寶泉寶源二局額鑄錢文歲計虧折工
本約銀三十萬兩朕思錢重銅多徒滋銷燬
且姦民不須貲本便可隨時鎔化踹緝殊難
若照順治二年之例每文鑄重一錢二分在
銷燬者無利而私鑄者亦難似屬權衡得中
可以行之久遠再現今五省採辦洋銅三省
採辦滇銅朕思與其令三省辦銅解部莫若
即令滇省就近鼓鑄錢運至四川永寧縣由水

路運赴漢口搭附漕船解京可省京鑄之半
甚爲便益至於戶工兩局需用鉛斤舊係商
辦聞貴州鉛廠甚旺如酌給水腳令該撫委
員解京較之商辦節省尤多著酌定規條妥
協辦理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二十三

大淸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二十四

愼刑

雍正元年癸卯二月壬子辦理土黙特事務刑部郎中福柱等奏披甲阿納等盜牛二頭照例應絞立決

上諭內閣偷盜一二牲畜卽將蒙古立絞人命重大嗣後應改爲擬絞監候若從此蒙古盜案漸少卽照此例行倘盜[illegible]照[illegible]法輕多犯而盜案仍往年較多則仍照原例擬罪

六月己酉

上諭刑部熱審減等國朝舊有成例蓋念時當盛暑囹圄之地倍覺炎蒸笞杖所加更爲酷烈故特予減等以昭法外之仁迨後日久弊生罪人妄希巧脫胥吏因緣爲姦故延日期致逃法網是以停止熱審減等之例以杜弊端我
聖祖仁皇帝如天好生凡關讞章哀矜詳愼秋審決囚屢行停止至每歲夏月必
特沛恩綸監候者寬其刑具枷責者緩至秋涼雖停熱審之例仍寓減等之心恩至渥也朕
仰體
聖慈時深欽恤嗣後每逢熱審之期仍復減等舊例其監禁重犯亦量加寬恤至情罪可疑及牽連待質人等暫予保釋俟秋後再行拘禁凡大小讞獄衙門一體詳愼遵行庶幾刑期無刑之意其有故意遷延仍蹈前弊希圖漏網者除本犯不准減等外官吏嚴加議罪爾部卽通行直省

雍正二年甲辰二月庚戌

上諭刑部部內彙奏本內有罪應割筋者定例固然但割後卽成廢人理宜審愼今部奏入彙題冊中恐致疎忽嗣後滿洲人等有此罪之案另行具奏

壬申

上諭刑部今屆仲春雨澤愆期時有大風朕心

深用兢惕念自臨御以來惟恐政事或有缺
失時時省察不敢少有怨畧且令諸臣直言
陳奏而諸臣所奏徒事頌揚毫無裨益朕之
虛公至意可以質諸
天地實堪自信無少愧處孰思刑名爲國家之
要務上關
天和下係民命若刑獄未能清理即爲天時亢
旱之由是以朕於讞獄再三詳慎即懲治之
人雖置之於法朕於其心從寬從輕之處惟

天地知之至於兇頑之徒稔罪重大衆人有知
者亦有不能盡知者朕俱於法外從寬不可
勝數茲未寃抑一人此亦可自信者但爾部
所辦案件雖如朕親理然其中終有微朋夫
用法不得不嚴所謂火烈而民畏之爾等執
法之官固宜外示嚴明而中心須存仁恕凡
案件到部數日可結者不得固執定限即當
速行審結以免拖累牽連則輕罪之人不致
久羈囹圄且案件早完一日則無辜者得早

脫一日之苦若因限期未滿任意耽延雖所
告得伸者亦必致其含怨即訊鞫罪人亦不
可輕用重刑若云非夾訊不能定案此尤爾
部之大謬錄囚之際當如懲治家人子弟嚴
切之下務存矜憫之心但求平允不可過當
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朕在藩邸
時奉
聖祖諭旨發審事件初見用刑遍體驚顫不覺
淚下至數見之後遂覺小異於前爾等刑官
訊獄動刑習爲常事若少有未當所關甚鉅

即大負朕任用之意且爾等亦當自念其子
孫豈可疎忽致有後悔乎蓋刑部非他曹可
比尤不可以愚昧意想不到以致錯誤爲辭
嗣後諸事當同寅協恭速爲辦理毋得恃才
偏執毋得瞻徇推諉務宜仰體朕心欽恤民
命也

三月己卯

上諭刑部昨曾面諭爾部刑獄上關

天和當欽恤民命無得牽連多人久行羈禁嘗
卽恪遵朕旨釋放數百餘人不越三四日甘
霖大霈遠近霑足可見天人之感捷如影響
莫謂適逢其會事屬偶然也嗣後宜更加詳
愼以副朕刑期無刑之至意

甲午

上諭刑部刑獄關係重大必須虛公詳愼盡得
實情不可疎忽遺漏以致民有冤抑夫君臣
之義本同一體朕視臣下如手足也爾等遇
事有可疑不能決者不妨面奏俟朕斟酌至
當然後施行若旣不面奏又以私心揣度巧
爲迎合及刑罰不中則退有後言將所謂股
肱大臣之任而存心卑汚如此豈不可耻或
朕有未當之處亦不妨直陳所見人非聖人
孰能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而能改
善莫大焉朕之不吝改過諒爾諸臣素所共
知凡有功者加之以賞有罪者加之以刑此
乃帝王馭世之大權朕但知因事順應初不

先有成見爾等皆宜體朕欽恤之意不可自
恃己見亦不可彼此推諉和衷協恭平心靜
氣毋得有意逢迎務使用法如衡之平如鑑
之明庶幾民不輕犯國無冤獄以共成咸中
有慶之治

四月庚戌

上諭刑部朕惟明刑所以弼教君德在於好生
從來帝王於用刑之際法雖一定而心本寬
仁是以虞廷以欽恤垂訓周書以愼罰爲辭
誠以民命至重少涉疑案寧過乎仁無過乎
義也朕自臨御以來一切章奏無不留心細
覽於刑獄一事尤加詳愼誠恐法司未能平
允情罪未能悉當故凡京城及直省題奏獄
獄少有可矜者無不法外施仁量加末減獨
念朝審重囚其情實者刑科必三覆奏聞勾
除者方行處決而外省情實重囚惟於秋審
後法司具題卽咨行該省無覆奏之例朕思
中外一體豈在京諸囚宜加詳愼在外省者

獨可不用詳慎乎人命攸關自當同仁一視
自今年爲始凡外省重囚經秋審具題情實
應決者爾法司亦照朝審之例三覆奏聞以
副朕欽恤慎刑之至意爾部卽遵諭行

壬子

上諭刑部禁止私刨人參舊例不論已得未得
俱解送刑部往返拖累故於盛京刑部監禁
每年差官前往審理朕思伊等俱係圖利窮
民春夏時被獲監至九月十月方得審結延

挨日月身受寒暑多致疾病死亡甚屬可憫
寧古塔有將軍辦事御史盛京有將軍刑部
併副都御史永福嗣後將各地方所獲者卽
行審理作速完結年底彙齊具本啟奏自今
將審理偷刨人參之部院衙門堂官停其遣
往如此則案內之人無久禁凍餒之苦累矣

閏四月戊寅

上諭刑部朕披覽奏章其中人命案件如故殺
謀殺者尚少而以鬬毆傷人者甚多或因口
角相爭或因微物起釁揮拳操戈一時殞命
及至抵罪雖悔何追此皆由於愚賤鄉民不
知法律因一朝之忿貽身命之憂言之可爲
憫惻古有月吉讀法之典
聖祖仁皇帝上諭十六條內有講法律以儆愚
頑一則蓋欲使民知法之不可犯律之無可
寬畏懼猛醒遷善而遠過也但法律包舉甚
廣一時難以遍喻爾部可將大清律內所載
凡毆殺人命等條逐條摘出疏解詳明通行

各省令地方有司刊刻散布於大小鄉村處
張掛遍加曉諭風雨損壞仍復再頒俾知鬬
毆之律尚然如此則故殺謀殺罪更可知父
兄子弟互相講論時存提撕警戒之心以化
其好勇鬬狠之習庶命案可以漸少以副朕
好生慎罰之至意

六月癸未

上諭刑部刑法上關
天和下係民命實爲政治之要朕御極以來讞

斷必加詳愼務期當罪而得其平惟明克允
所以體
天心而重民生也向來八旗官軍人等待家人過嚴微小之失甚至毆責斃命奴僕雖賤彼亦人子皃性命攸關何得任意荼毒朕於刑部成獄除强盜故殺謀殺等犯不得不依律正法其餘罪犯畧有可恕者俱行寬免從未
降旨特殺一人朕大君也於有罪者尚不忍輕加刑戮爲臣下者乃可毆死無辜之奴僕乎且奴僕奔走服勞又性多愚暗易獲過愆全賴上人之矜恤而原宥之即有酗酒冒犯之處應加懲治亦不宜過重致於死地以逞一時之憤怒該部即行文曉諭八旗嗣後務宜待下以寛不得擅自毆死家人凡過毆斃家人詳其情罪分作三等定例議奏

十二月丁丑

上諭刑部殺人之犯因伊親老家無次丁奏請免死留養然亦須查明被殺之人有無父母

是否獨子若係親老又係獨子一旦被殺以致親老無人贍養而殺人之人反得免死留養殊與情理未協著行文直省督撫如奏請殺人之犯存留養親務須將被殺之人有無父母及以次成丁之處一併查明於本內聲明具奏

雍正三年乙巳六月壬辰

上諭刑部朕每覽審理案件常有無辜之人因稍有干連即行解審以致往返拖累守候日久必待結案之後始得歸業此等株累之人深爲可憫乃承審各官並不留心民瘼視爲故常殊非朕愛育黎民之至意嗣後爾部暨各直省審案凡係干連之人作何即行釋放或有待質者作何取保之處爾部詳議具奏

九月癸丑勾決四川廣東福建三省情實人犯

上諭大學士等人命至重按罪務使情法得中嚴固不可寛亦不可須平心研究求罪犯可

生之路至於萬無可生然後勾决則國法所不容亦其自取耳從來法寬則愚民易犯非刑期無刑之意爾等識之

十月丁卯勾决河南山東二省情實人犯

上諭大學士等法律關係重大必至公至當俾用法者之心與死者之心皆幾微無憾方爲明允各省情實人犯若輕重之閒少有未協朕必再四詳酌爾大臣等各據所見直陳無隱

辛未勾决山西省情實人犯

上諭大學士等用刑貴於平恕惟平惟恕斯寬非濫而嚴非枉但平恕二字必詳愼精密得其至情方能無誤若祇照舊例斷决則一巡撫衙門老吏能之何待朕與爾等大臣悉心商酌爾等須竭力贊襄有言必盡毋畏毋隱

雍正四年丙午七月丁未

上諭刑部國家立法本以懲兇暴之徒而因事原情則時深惻隱之念書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所以斟酌權衡用廣好生之德也朕愼重刑罰矜恤下民每遇讞鞫之案往復披覽至再至三求其可生之路嘗見各直省命案內或緣細事起爭或因護親情急或已經退避而毆者勢不相容或本意恐嚇而誤傷者遂至莫救其誤傷之中有經報官保辜者亦有未經保辜者有延至數日殞命者亦有延至數十日殞命者當其爭角之時祇知乘憤

直前豈計因傷至斃按律抵罪法所當然但念蚩蚩愚氓祇因一朝之忿頓罹重罪每詳閱案情朕心實爲不忍且秋審時凡情輕之案多以情可矜原減等發落今特沛殊恩予以自新之路現在各直省具題到部已未入秋審案內除情由可惡者不准寬免外其餘一百七十七名俱著釋放分別有力無力照追埋葬銀兩給付死者之家此朕格外生全浩蕩之恩爲舊例之所未有凡茲小民當體

朕省刑宥過之慈懷身受者力圖改悔以贖
前愆旁觀者覩感提撕時存警醒父訓其子
兄勉其弟比閭族黨互相勸勉各安本業不
犯王章則是朕之法外加恩與小民之望外
受恩均為移風易俗之美事倘以為法網寬
恕希圖倖免不改其好勇鬬很之習重負朕
嚮民遷善之心則格外之寬典豈能屢邀而
異日之追悔亦屬何益爾部將此行文各該
地方官遍行曉諭務使鄉里愚民盡皆知悉

八月丙戌

上諭內閣朕欽恤刑獄每遇讞決無論罪之輕
重必原情酌理再三推求務使情罪允協又
念罪人幽囚叢棘易致瘐斃屢諭問刑衙門
修整監獄責禁卒不時灑掃潔淨遇有疾
病必加意調治務令痊可此亦矜恤罪囚之
一端也乃近聞各省本章監斃人犯不少多
由羈禁之處跼隘倒敝以致嚴寒酷暑侵骨
刻肌潮濕穢惡之氣薰蒸傳染之故也况監
獄不固防禦多疎罪人越獄脫逃亦所不免
特飭各直省督撫通查所屬監獄逐一修葺
並高築墻垣以資防範其地勢低窪者改造
高阜之處狹隘者酌量刑獄煩簡展寬蓋造
凡枷號暫羈之門闗倉所亦必繕治完固正
印官仍不時稽查毋令獄官獄卒任意陵虐
懈弛疎防如此則罪人不致瘐病而監禁既
固亦可免越逃之虞該督撫其各仰體朕好
生至意督令有司遵行毋忽

十二月丁丑

上諭九卿從來監斃人犯多由獄官疎忽一任
禁卒陵逼所致若使本犯有應死之罪又當
別論其軍流以下輕罪之人瘐斃在獄甚屬
可憫嗣後監斃不應死之輕犯與應死之重
犯其處分似應分別輕重著為定例其犯輕
罪之人在獄患病者應否保釋調治再督撫
題報監斃人犯本內務將本犯情罪並病故
緣由聲明毋令朦混著九卿一併議奏

雍正五年丁未九月丁丑
上諭刑部刑名關係民命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故禮記王制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朕於刑名更加愼重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五刑有輕重之等無一非天理之當然故當輕當重必須至公至平乃為欽承天道若應嚴而寛便是逆天稍寛且不可而況於嚴乎朕為人君尚不可寛嚴稍失其平況人臣居法司之任者乎凡有案件始之以聽斷繼之以研訊定之以律例若稍有不公不平之處則情罪之輕重不得其宜而用法之寛嚴皆失其當矣蓋鴟鴞不除無以致鸞鳳稂莠不剪無以植嘉禾司刑名者姑息養姦則小人無所懲戒必不能改惡以從善此所謂婦人之仁其害豈淺小哉故刑法者使人遷善遠罪所以輔教化者也舜之勉皐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

于中夫持法之平可以成協中之化故居法司之任者不但重罪不可疎忽即輕罪亦當詳愼務操至公至平之心而時凜天監在茲之懼使用法之寛嚴悉當情罪之輕重允孚則不愧明允之司而成無刑之治矣

雍正六年戊申正月戊寅
上諭內閣凡律例之設乃詳情察理揆度至當而後定者也審擬罪案之時應引某條則引之斷無輕重任意或介在兩可之理常見外省本章及法司議覆疏內往往有先引一例復云不便照此治罪更引重罪以坐之此乃臣下巧於營私之陋習或欲以嚴刻之名歸之於上或冀法外之恩巧於開脫均非明允之道從前已經降旨禁止而去冬刑部本內猶有蹈此者夫治獄之道貴得其平而司刑之官在乎執法今以一罪而引兩律則是法無一定而獄不得其平矣豈朕明刑弼教之至意乎嗣後再有兩引條例者外省督撫提

鎭本章著通政司駁回將情由叅奏三法司本章著內閣駁回將情由叅奏若所犯之罪當引輕律而故意坐以重罪亦難逃朕之洞鑒內外執法臣工各宜凜遵毋忽

十二月己丑

上諭刑部今年各省秋審情實人犯內有情罪畧可原者已於勾到之時改爲監候刑部將情實人犯今年暫停處決其情罪畧可原者分別減等發落至於督撫九卿所擬緩決之犯

論法則均有應得之罪而其中情事不一尚有彼輕於此稍可從寬者或因一朝之忿奮不顧身或因纖毫之利偶相爭角或因旁觀不平而致鬬或因被打情急而還毆似此類者均非有謀害之念於平日并無必殺之意於臨時祇以愚民無知好勇鬬很遂致陷於重辟雖悔難追深可憫惻茲朕再四酌量特施法外之仁將此等人犯照可矜人犯免死減等之例發落伊等試思生於人世同爲父母妻子所倚賴之身何苦捨命輕生自罹法網縱使終身緩決亦只於囹圄之中幽囚待斃不亦大可哀乎今幸遇國家寬典特予矜全從此再生之年皆爲遷善之日當知恩不可以倖邀法不可以再試痛自悔恨悛改前非共爲良善之民儻或再有過犯則斷乎不能苟免矣著該督撫於各犯發落之時將朕此旨明白宣諭加意訓誡務令人人改過自新以副朕矜恤下民之至意

雍正七年己酉五月辛亥

上諭內閣朕愼重民命留心刑獄每於讞決之際往復審察至再至三是以外省每年秋審亦照朝審之例悉令三覆奏聞今思每月所進本章內有擬以極典及斬絞立決之犯雖其情罪俱屬重大律無可寛然朕心猶欲愼審而後置之於法嗣後如遇此等本章已閱過票簽交與本房者著批本官員照三覆奏之例進呈三次候朕再加詳愼然後批發以

副朕欽恤矜愼之至意

雍正八年庚戌四月庚申

上諭內閣向因各省員缺需人朕於部選之外特旨命往甚多恐其中賢愚不等或有倚恃特用而生縱佚恣肆之心者又或該管上司不知朕心以其為特用之員而存瞻徇姑容之見者是以曾有特用人員深負朕恩則加倍治罪之旨蓋欲其知所儆惕以圖上進也然必其所犯之罪果係貪婪不法不可寬宥

方行加倍懲治非謂因公詿誤一切叅罰案件皆以其為特用之員而槪行加倍也從前屢降諭旨甚明近來該部及各省督撫尚有不問事之輕重槪以加倍議罪者甚非朕立法之本意至於盜案越獄亦曾有加倍治罪之旨蓋因朕整飭吏治於地方事務不許隱匿是以有司不敢諱盜諱命每有案件即行詳報以致監禁之犯未免較多而奸宄兇惡之徒往往乘閒越獄冀脫重罪又有罪本不至於死亦乘機越逃者尤為逞奸玩法藐視憲典是以有加倍治罪之條以懲頑慝又恐罪犯等不知此例誤蹈重辟特令各地方官刊木榜置於獄中使身繫囹圄之人莫不知悉免致一時誤犯以上加倍治罪二條係朕曾經降旨者乃內而法司外而督撫往往比照此例以加倍定擬具題又有將本犯輕罪議以加倍而抵之於死者尤非平允之道且國家立法原一定而不可易其有應行從重

加倍者亦必待朕酌其情罪特頒諭旨非臣工所可擅定者也嗣後凡有議處議罪之條俱照本律定擬其有負恩犯法情罪重大應從重定擬者必須折衷平允不得擅用加倍字樣開朦混苛刻之端負朕立法牖民警省防閑之至意

六月丙寅

上諭內閣尚書舜典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朱子曰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

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濫刑也吾弟怡賢親
王嘗奏朕云今法司衙門凡有審問事件竝
不究其情之虛實動以夾訊夫聽斷之下求
之於辭氣耳目以察其情設誠以待之據理
以鞫之未有不得其實者何庸夾訊倘有証
佐確據情罪顯著而本犯猶狡獪不以實供
則不得已而用刑若竝不詳鞫其情而概用
重刑嚴訊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此重案之未
免有寃抑牽累也吾弟之言如此是以八年

以來凡朕交王承審數十件繁難大案皆以
誠敬用心以情理感格簡孚閱實懇頒自將
罪犯委曲招吐從未曾夾訊榜楚一人而諸
案情罪無不允當吾弟之存心忠厚如此今
外省有司旣不能聽辨五辭無明決折獄之
才每遇重大案件至期限將滿之時慮及處
分則連用重刑該犯欲緩須臾之命凡官吏
訊問之語靡不承認遂據其供招鍛煉成獄
且凡遇命盜案件其中牽連之人有司亦明

知其無辜而欲爲開釋恐致上司之翻駁遂
有非夾訊不能歸結之論夫欲保全一己之
功名彌縫上司之查駁無論情之虛實罪之
輕重輒用三木以訊每致未結而有刑斃之
人此其居心尚可問乎吾弟怡賢親王存心
仁恕固不待言而其本懷總不欲使天下有
一寃抑之人俾國家受濫刑之譏此其忠君
愛國之心出於誠懇篤摯是以凡有聽斷歸
乎至當能使羣議帖服刑章式叙也今吾弟

薨逝之後凡啟靈大祀之日
上天必賜以清和景象而羣工黎庶各致其哀
慕深情
天之報吾弟亦云厚矣吾弟嘉謨入告之事不
可勝數偶因戒飭問官輕用三木一節將吾
弟敷奏之言宣示於衆且布告各省有司令
咸以吾弟怡賢親王之聽訟居心奉爲按鞫
之規範則明愼用刑庶幾咸中有慶矣著凡
掌刑名衙門將此諭刊榜永示於堂署

十月甲辰

上諭內閣各省人命抵罪之案其應輕應重朕確有所見者卽降旨定奪若其情罪在疑似之閒而擬罪在可輕可重之際朕心不能卽定者方交與九卿定議以期平允乃往往見九卿定議之案概以減等發落覆奏如此則朕何不卽令減等而必多此曲折乎凡此交與九卿定議之案其中有應行減等者或有可以枷責完結者亦有不可寬貸仍應按律抵罪者向後務期權衡允當寬嚴適中以副朕明罰敕法之至意

雍正九年辛亥六月癸卯

上諭內閣仲夏以來京師亢旱雨澤愆期朕心焦勞無時或釋因思刑獄上關天和法司衙門此時尤當加意除重罪監候處決人犯不應寬釋外凡有牽連待質及候審候結輕罪之人將來擬罪不至於死而羈禁在獄者著刑部堂官逐一速查應完結者卽行完結應保釋者卽行保釋俟處暑後再行審明結案八旗高墻拘禁人犯著該旗大臣亦照此速行辦理毋得稽遲至於枷號人犯除情罪重大奉旨永遠枷示者不宥外其有限期未滿枷號之犯著照舊例暫行保釋於處暑後補枷以滿期限刑部八旗順天府五城御史可一體遵行

雍正十年壬子二月丙申

上諭內閣冬春以來京師未得雨雪朕與諸大臣等戒懼修省虔誠祈禱以冀仰格

天心聞畿輔地方及河南山東雨雪亦少山西陝西二省雖有得雪之處亦未周徧朕心憂慮深恐二麥歉收小民難於餬口已切諭該督撫等多方籌畫爲思患預防之計從來天人感召之理捷如影響所賴該督撫等以恤民之心爲格天之本果能使民氣舒暢未有不感召天和者至於淸理刑獄亦祈求雨澤之要務除

在京已命刑部法司清查案件速行歸結以免拖累外其畿輔地方及河東山陜等省郡縣繁多有司賢否不一其中或有聽斷刻覈濫及無辜者或有淹滯羈留塵案莫結者或有牽連待質致誤恒業者該督撫大吏等當悉心體察嚴飭屬員速爲清理應釋放者釋放應取保者取保務祈平允矜愼俾閭閻各安生業其他政令稍有不便於民者急思力爲改圖總在該督撫等體朕若保赤子之心

各切恫瘝乃身之念至誠惻怛勤求民隱殫竭實心普行實政庶幾
上天昭格早降甘霖勉之勉之

八月壬戌

上諭內閣向來偷挖人參之犯若係滿洲蒙古則發往江寧荊州有滿洲兵駐防之省城當差若係漢軍漢人則發往廣東廣西雲貴烟瘴地方當差近聞發遣廣東人犯例在崖州陵水等處此地水土最惡易染疾病每多傷損朕思此等不良之輩雖孽由自作然其情罪較之盜犯尚覺稍輕卽發遣之本意亦欲全其性命也今因水土不服以致傷生殊可憫惻若將此等人犯改發沿海一帶衛所入伍充軍俾得保全軀命似亦法外之仁著廣東督撫會同按察司確查議奏其雲貴廣西等處地方風土有與此相類者亦著該督撫將如何改發之處妥議具奏

雍正十一年癸丑九月庚子

上諭刑部爾等身爲大臣須務其大者遠者如
國家之水旱生民之凍餒最爲緊要一夫不獲其所卽係朕與諸大臣之責至犯法論死本由其人自取原不必過爲寬縱或謂刑官開釋罪人可以積陰德於子孫此大不然如果秉公據法使刑皆當罪則慶流子孫此理之可必者如將殘忍凶惡之人屈法姑容欲邀一己之福而令死者含冤於地下不但不能致福且足以遺殃有罪之人法所難貸原

不得任意從寬也矧寬且不可任意而况於
嚴乎朕處事惟至公無私據案件而論其事
之是非初不先存一毫意見至於平日不能
化導使不犯罪朕與諸臣方且抱愧斷無以
不殺人爲刑措之理朕見之最眞最切特與
爾諸大臣言之
壬寅
上御洞明堂閱秋審湖廣等省情實招冊
諭刑部曰爾等所進秋審冊俱經細加酌擬

定情實但此內有一線可生之機爾等亦當
陳奏蓋在秋審定擬時自當執法而在勾到
時儻有可寬之處又當原情二者原不相背
斷不可因已定情實欲符前奏難於更改遂
隱默不復奏也執法原情總歸於大公至當
而已閱畢又
諭曰朕閱招冊得寬一犯便心意順適若不能
寬便覺不快諸臣自同此心卽質之天下之
人自亦同此心斷未有以多殺一犯爲快者

但犯人情罪必實有可寬之處而後予以矜
全此心順適方出於自然若犯人情罪萬無
可宥勉強求一時之順適屈法從寬致令惡
人無所儆懼恣肆妄行則罹於法網者必多
皆此姑息之一念貽之害也辟以止辟欲求
斯民之遷善遠罪正不得暫圖一時之順適
耳
十月丁卯
上諭刑部從來明刑所以弼教除暴所以安民

何恩何怨何寬何嚴處之無心茲非二事準
乎天理善亦不爲慈協乎人情殺亦不爲忍
朕臨御萬方日夕乾惕念不能一道同風俾
吾民各安生理免於刑戮每以自咎所望內
外諸大臣務識大體持正秉公抱刑期無刑
之心執辟以止辟之法先使民不敢犯俾無
漏網之奸宄繼則導人不爲漸化向風之頑
懦如此設施需之歲月雖不敢遽望刑措或
庶幾可移習俗應知刑卽是教怨卽是恩義

刑義殺即所以仁育仁懷自古至今莫之能易者朕十年以來一切刑獄莫不虛衷斂息詳慎推研凡情有可原者務從緩減而意非主寬凡法無可貸者便依斬絞而意非主嚴本無成見惟其自取朕每見諸廷臣並督撫大吏諄切講求反復開示諒已悉朕心喻朕旨矣今者秋審大典詳覽直省各冊往往有法無可貸情無可原者而各該督撫概擬緩決並無勘語且有上次定擬情實而今年又

自改緩決者有監候年久之犯而每年秋審忽擬情實忽擬緩決者有本定緩決因部改情實即照擬情實本定情實因部改緩決即照擬緩決者業經九卿法司詳核改定試問該督撫等讞獄錄囚何等重大之事豈竟漫不經心抑竟毫無定見耶夫封疆重任為民大父母利濟安全實有攸賴一夫失所當引為己愆一政未平當引為己恥水旱災祲以及盜竊愚頑皆當引為己責朕實存此心孰

此行以望諸臣工匡佐承宣俾德意廣敷萬姓蒙福至於殺人者死國有常刑儻殺人者不死則冤死者何伸朕嘗謂疎縱之過甚於苛刻姑息之害等於殘忍但本公誠之至意達仁義之通權此心此理至公無我方為平允若以為欲嚴是負朕恩若以為欲寬亦辜朕訓內外諸大臣務籌遠大不任法不弛刑由此類推庶政皆然其各身體而勤求之毋忽

十二月甲戌

上諭內閣直省州縣重因輕犯例應分別監禁不許混雜一處其餘干連人犯即令取保候審不得濫行監禁定例昭然且朕屢降諭旨嚴飭奉行乃近聞州縣中有將一切斬絞流徒罪犯混雜監禁全無分別並將未經審結之笞杖輕罪與大案干連人犯一概混行收禁獄官禁卒以流徒杖罪之人不至於死可無意外之虞干連人犯指日省釋諒無脫逃

之事因而任其親屬餽送探望又利其出入之賄賂不爲嚴禁此牽彼引借探視輕犯爲由代重囚傳遞消息或寄送挖墻斷鎖行兇之具致令重犯越獄脫逃種種弊端總由輕重罪犯混雜監禁所致著各省督撫嚴飭府州縣等官務將重囚輕犯分別監禁不許混雜致滋弊端或間有州縣監獄房屋甚少不能分別者酌量另造數間於監獄之外以收禁流徒等犯其杖罪以下及干連人犯仍遵照定例取保看守毋得濫禁如不肖州縣仍蹈前轍即行參處

雍正十二年甲寅九月乙亥

上諭九卿國家刑名最關緊要而九卿秋審定擬尤爲讞獄大典各省撫臣所奏若輕重不同九卿當悉心斟酌務期畫一以成協中之治假使寬縱者仍其寬縱嚴刻者仍其嚴刻則各省刑名委之督撫更無餘事又何用廷臣之集議乎嗣後秋審案件若其中有應改而不改及不應改而妄改者經朕察出定將九卿從重議處若九卿及與議之官員等意見或有不同准兩議陳奏請旨定奪即衆人皆同而一人獨異者亦准陳奏

癸巳

上諭刑部爾等職司邦禁弼教明刑惟一秉至公庶幾大小獄訟歸於平允夫胸中不存一物但存一片公心猶恐人之情偽難窮未必事事協於至是何況先存一從寬從嚴之見橫據胸中以待事至是則纖塵著眼泰山在前而不能睹豈能得其實情又況挾私徇情顛倒是非乎至於用刑不可視爲習慣人情乍見則心怵目驚相習則安之若素朕在藩邸時奉

聖祖仁皇帝諭旨審理事件初見夾訊竟至戰慄悲涕迨經數次辦理之後便視爲尋常人情熟習薰染之爲害如此爾等日日習見未免臨事輕率務須保守此心常如初見之怵

傷更須將面前聽訊之人之心詳細體量委曲追求則不特不敢輕易用刑且心誠求之何患情實之不得夫事之情形不一如人之面目不同雖極相似之案件若細心推求必有不同之處非律例之所能該縱使加倍增添律例亦斷不能全該未來之案件若非實心辨理秉公衡量其輕重之間豈能無失爾等如肯以至公之心求其平允則刑貪戮暴正所以爲集福之基如其寬嚴任意輕重失衡或且以婦寺之仁曲貸姦宄之命以爲求福之道斯則自求其禍有何福之可得朕於此理見之甚明爾等深信力行自有效驗勉之愼之

是日

上諭刑部朕每閱獄讞至罪重惡極人犯雖情理可惡必平心靜氣將伊致罪情由詳加審度苟有一線可生之路必爲之細細推求求其生而不得方置之於法不敢因一時之見而失於嚴至情似可原者朕推情度理必其實有可原然後加以矜恤亦不敢任一時之見而失於寬爾等刑憲大臣尤須詳體此意於讞獄時必設身處地詳慎推求以期允當一案有一案之委曲一犯有一犯之情罪不可有意於寬亦不可有意於嚴大凡人之處事始而矜持久則漸熟未必不輕忽任意若於用刑之時能常存初任刑憲之心庶刑獄得其平而天下無冤民矣

雍正十三年乙卯三月癸未

上諭內閣據刑部議覆江西民人徐節孫因救母情急致死黃起鵬一案本內有徐節孫若不奪打殲其下手則其罪與殺母無異等語殊爲錯謬凡父母與人爭鬬而救護情急致傷人命者止當原其救父母之情若救護不力而卽加以殺父母之罪自古及今無此科條也此等過當之語卽見之談論尚且不可今乃載入奏章通行天下是迫人子以不得

不殺人之勢又添殺人救親之條例矣況果
如部議設有兇惡之徒謀欲殺人先令伊父
母尋釁鬬毆故作跌撲傷損之狀而伊子繼
至迫切救護斃人性命且得引此案以自辨
則貽害長姦豈可勝言乎數年以來屢降諭
旨凡救親情急致成命案者當察其情罪之
重輕以定減等與否假若一槪從寬則其中
詐偽百出弊端叢生刑罰多不得其平矣徐
節孫之罪實有可原但部議與殺母無異一

語大有疵病不得不指出曉諭內外之秉持
法憲者

閏四月戊戌

上諭內閣各省秋審定例該督撫會同司道等
官審錄分晰情實緩決矜疑具題關係最為
重大向聞外省會審之時不論案件多寡務
於一日之內悉行定議一切俱聽督撫主張
不特守令不敢置喙即司道亦無一辭輕重
定於俄頃之間是非決於一人之口究其實
際督撫亦未必了然不過令幕客創一草節
貼於冊上徒飾觀瞻而已況有席遣懸綵鼓
吹喧闐日甫踰中卽退而肆筵飲酒竟有似
於宴會之禮者甚至召令優人演劇為樂近
來聰明義理者多各檢點而此風猶未盡革
夫刑罰者國家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天以父
母斯民之責畀之吾君臣凡茲犯法獲罪之
民皆吾赤子也平時不能撫綏化導使之遵
守法度免於罪戾已有忝於教養之職矣及

陷於刑辟之後又復視為泛常不察情罪之
輕重率定爰書之出入寬所不當寬而嚴所
不當嚴以致讞獄不得其平寃情抑而莫訴
勸懲兩失兇暴肆行所謂明刑弼教者安在
清夜捫心能無愧赧乎朕自臨御以來於一
切刑名案件莫不虛衷斂息詳慎推研每於
法司所進立決本章悉令內廷管本官員三
次覆奏然後批發每年秋審朝審時朕先將
招冊細細披覽及至勾到之日復面與大學

士刑部堂官等往復講論至再至三然後降
旨蓋哀矜惻怛之意動於不能已而發於不
自知並非欲博欽恤好生之名於天下臣民
也
聖祖當年於勾到日皆著素服朕亦效法行之
凡為督撫大臣者受朕封疆之寄應與朕同
此哀矜惻怛之心乃各省秋審大約皆於一
日之間草率定局並未博採羣議詳察實情
不過視秋審為具文於會審之日雖不便穿
著素服豈有結綵設席徵歌演劇之理此則
殘忍性成不學無術者之所為嗣後各省秋
審時該督撫務率司道等官敬慎周詳殫心
辦理必使權衡不爽情罪相符向來並無限
期何妨多寬時日安得視為虛文故套輕忽
民命以供其自便之私至於會集既久除日
食常餐外倘有肆筵設席仍蹈從前陋習者
經朕訪聞必嚴加議處
六月丁酉

上諭內閣朕聞奉天地方凡事關旗民者俱送
盛京刑部會審雖司員會同有司承審實皆
司員主稿乃奉天司員積成陋習惟事威嚴
一切人犯到案先將鎖鍊盤於地上令其膝
跪謂之跪鎖繼以荊條互擊其背任意敲打
謂之背花鞭又案無定限如上年八月間遼
陽州民郭金美毆死旗人裴玉亭一案旗員
及知州會驗任聽屍親串同仵作混報多傷
刑夾供認草率定擬本年閏四月內葛森到
任始駁令另行驗審計距已十餘月尚未定
案又筆帖式皆本處生長之人所司者不過
繙譯之事乃當審訊之時輒亦列坐詰問此
皆朕訪聞甚確者國家定例訊鞫人犯必須
審問實情其應用刑訊者自有一定規條今
奉天司員承審人犯於定例之外創為跪鎖
等項似此嚴刑重罰其中豈無冤濫至於筆
帖式微員公然列坐審詰命案有乖體制以
上二事著嚴行禁止倘再蹈陋習經朕察出

定將該堂官及司員等一併嚴加議處至八
命等案若無定限則拖累牽連之弊不可勝
數嗣後應如何定限永遠遵行著盛京刑部
侍郎會同該將軍悉心定議

完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二十四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二十五

重農桑

雍正元年癸卯四月乙亥

上諭戶部朕臨御以來宵旰憂勤凡有益於民
生者無不廣為籌度因念國家承平日久生
齒殷繁地土所出僅可贍給偶遇荒歉民食
維艱將來戶口日滋何以為業惟開墾一事
於百姓最有裨益但向來開墾之弊自州縣

以至督撫俱需索陋規致墾荒之費浮於買
價百姓畏縮不前往往膏腴荒棄豈不可惜
嗣後各省凡有可墾之處聽民相度地宜自
墾自報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撓
至陞科之例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
年起科著著為定例其府州縣官能勸諭百
姓開墾地畝多者准令議敘督撫大吏能督
率各屬開墾地畝多者亦准議敘務使野無
曠土家給人足以副朕富民阜俗之意該部

即遵諭行

雍正二年甲辰二月癸丑

上諭直隸各省督撫等朕惟撫養元元之道足用為先朕自臨御以來無刻不厪念民依重農務本但我國家休養生息數十年來戶口日繁而土田止有此數非率天下農民竭力耕耘兼收倍穫欲家室盈寧必不可得周官所載巡稼之官保介田畯皆為課農設也今課農雖無專官然自督撫以下孰不兼此任

其各督率有司悉心勸相竝不時咨訪疾苦有係毫妨於農業者必為除去仍於每鄉中擇一二老農之勤勞作苦者優其獎賞以示鼓勵如此則農民知勸而惰者可化為勤矣再舍旁田畔以及荒山曠野度量土宜種植樹木桑柘可以飼蠶棗栗可以佐食桕桐可以資用即榛楛雜木亦足以供炊爨其令有司督率指畫課令種植仍嚴禁非時之斧斤牛羊之踐踏姦徒之盜竊亦為民利不小至孳養牲畜如北方之羊南方之彘牧養如法乳字以時於生計咸有裨益總之小民至愚經營衣食非不迫切而於目前自然之利反多忽畧所賴親民之官委曲周詳多方勸導庶使踴躍爭先人力無遺而地利始盡不惟民生可厚風俗亦可還淳爾督撫等官各體朕惓惓愛民之意實心奉行儻視為具文苟且塗飾或反以擾民則尤為不可也

甲子

上諭直隸各省督撫等朕惟四民以士為首農次之工商其下也漢有孝弟力田之科而市井子孫不得仕宦重農抑末之意庶為近古今士子讀書砥行學成用世國家榮之以爵祿而農民勤勞作苦手胼足胝以供租賦養父母育妻子其敦龐淳樸之行雖寵榮非其所慕而獎賞要當有加其令州縣有司擇老農之勤勞儉樸身無過舉者歲舉一人給以八品頂帶榮身以示鼓勵

雍正四年丙午八月丙戌

上諭內閣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朕即位以來念切民依舉行耕耤之禮殫竭精誠爲民祈穀於

上帝乃雍正二年三年耤田特產嘉禾有至一莖九穗者朕心亦以爲偶然之事今據府尹劉於義進呈今歲耤田所產自一莖雙穗三穗以至八穗九穗皆碩大堅好異於常穀朕見之心甚慰悅特令宣示廷臣朕並非以此爲祥瑞誇耀於衆也蓋實有見於天人感召之理捷於影響無纖毫之或爽朕以至誠肫懇之心每歲躬耕耤田以重農事即蒙

上帝降鑒疊產嘉穀以昭休應似此八穗九穗之穀豈人力所能强爲亦豈人君所能强之使有乎天人感應之理朕見之最眞最切但恐此心不誠耳誠則未有不動者蓋天生民而立之君鑒觀在上人君一念敬謹政事無闕天必嘉之佑之一念放逸政事有乖天必

儆之戒之此一定之理也況人君撫馭臣庶位處極尊所以賞罰之者獨有

上天耳是以朕每於水旱等事皆實心內省至於各省旱潦之事朕皆視同一體原無彼此之別惟是督撫受朕委任之重爲朕養育萬民必視百姓之疾苦如痛癢之在己身一遇水旱饑饉必思所以致此之由或因本省之政事吏治有闕即思速爲改易之或因本地之人心風俗不端即思速爲化導之兢兢業業修省祈禱竭盡誠心一如朕之朝乾夕惕斷無不可以挽囘

天意者假若問朕之政治稍有缺失亦即直言陳奏不必隱諱如此則官與民聯爲一體臣與君又聯爲一體太和翔洽實意交孚天聽雖高誠呼吸可通矣朕每歲躬耕耤田並非崇尚虛文實是敬

天勤民之至意禮曰天子爲耤千畝諸侯百畝據此則耕耤之禮亦可通於臣下矣朕意欲

令地方守土之官俱行耕耤之禮使知稼穡之艱難悉農夫之作苦量天時之晴雨察地力之肥磽如此則凡爲官者皆時存重農課稼之心而凡爲農者亦斷無苟安怠惰之習似與養民務本之道大有裨益著九卿詳議具奏

雍正五年丁未二月乙酉

上諭內閣廣西巡撫韓良輔奏稱廣東地廣人稠專仰給於廣西之米在廣東本處之人惟知貪財重利將地土多種龍眼甘蔗烟葉青靛之屬以致民富而米少廣西地瘠人稀豈能以所產供鄰省多人之販運等語此奏與朕前旨相符可知閩廣民食之不敷有由來矣著兩省總督巡撫等悉心勸導俾人人知食乃民天各務本業盡力南畝不得貪利而廢農功之大不得逐末而忘稼穡之艱至於園圃果木之類當俟有餘地餘力而後爲之豈可圖目前一時之利益而不籌畫於養命

之源以致緩急無所倚賴而待濟於鄰省哉假使鄰省或亦歉收則又將何如哉該督撫等務須諄切曉諭善爲化導俾愚民豁然醒悟踴躍趨事則地力不致虛耗而米穀不致匱乏矣每見各省督撫大吏皆各私其所轄之地方而於鄰省之休戚膜外視之如高其倬則請運江南之米於福建而陳時夏又欲留貯於江南楊文乾則欲運廣西之米於廣東而韓良輔又欲留貯於廣西伊等各從疆界起見甚屬褊小朕君臨萬方普天率土皆吾赤子一省米穀不敷自然接濟於鄰省有無相通古今之義若封疆大吏各據本地實情奏聞則朕易於辦理儻各存偏向本省之見不肯通融接濟則朕辦理甚難若開捐納以積穀則地方米價必致高昂若截漕米以濟民則天庾所關更爲緊要輾轉思維實無善策是在凡爲督撫者體朕一視同仁之意酌地方之緩急爲有無相通之道勿以彼此

隔屬有心區別如此方不愧大臣公忠之誼而於國家懷保小民之治大有裨益也

三月庚寅

上諭內閣自古帝王致治誠民莫不以重農爲先務書陳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詩載豳風備敘田家之力作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云民事不可緩也蓋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農事者帝王所以承天養人久安長治之本也我國家撫綏寰宇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深仁厚澤休養生息戶口日增生齒益繁而直省之內地不加廣近年以來各處皆有收成其被水歉收者不過州縣數處耳而米價遂覺漸貴閩廣之間頗有不敷之慮望濟於鄰省良由地土之所產如舊而民間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是以米少而價昂此亦理勢之必然者也夫米穀爲養命之寶人既賴之以生則當加意愛惜而不可萌輕棄之心且資之者衆尤當隨時撙節而不可縱口腹之欲每人能省一勺在我不覺其少而積少成多便可多養數人若人人如此則所積豈不更多所養豈不更衆乎養生家以食少爲要訣固所以頤神養和亦所以節用惜福也況脾主於信習慣便成自然每見食少之人其精神氣體未嘗不壯此顯而可見者至於各省地土其不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不妨種他物以取利其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當視之如寶

勤加墾治樹藝菽粟安可舍本而逐末棄膏腴之沃壤而變爲果木之場廢饔飧之恒產以倖圖贏餘之利乎至於煙葉一種於生人日用毫無裨益而種植必擇肥饒善地尤爲妨農之甚者也小民較量錙銖但顧目前而不爲久遠之計故當圖利之時若令其舍多取寡棄重就輕必非其情之所願而地方官遽繩之以法則勢有所難行轉滋紛擾惟在良有司勤勤懇懇諄切勸諭俾小民豁然醒

悟知稼穡爲身命之所關非此不能生活而其他皆不足恃則羣情踴躍不待督課而皆盡力於南畝矣朕聞江南江西湖廣粤東數省有一歲再熟之稻風土如此而仍至於乏食者是地土之力有餘而播植之功不足豈非小民習於怠惰而有司之化導者有未至耶或者曰米穀太多則價賤而難於糶賣昔人有穀賤傷農之說諺語所謂熟荒者此則不必過慮假若小民勤於耕作收穫豐盈至

於價賤而難於出糶朕必多發官價以糴買之使重農務本之良民獲利而有餘貲也朕生平愛惜米穀每食之時雖顆粒不肯拋棄以朕玉食萬方豈慮天庾之不給而所以如此撙節愛惜者實出於天性自然之敬愼並不由於勉强且以米穀乃
上天所賜以生養萬民者朕爲天下生民主惟有敬謹寶重仰冀
天心黙佑雨暘時若歲獲有秋俾小民家有蓋藏人歌樂土朕旣爲億萬生民計不敢輕忽
天貺爾等紳衿百姓獨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乎朝夕生養之需旣受
上天之賜若果加意愛惜隨時撙節則
天必頻加錫賚長享盈寧之福若恣情縱欲暴殄天物則必上干
天怒不蒙眷賚而水旱災祲之事皆所不免其理豈或爽哉又聞江西廣西地方竟有以米穀飼養豚豕者試思穀食之與肉食孰重孰

輕孰緩孰急而乃以
上天之所賜小民終歲勤苦之所獲者爲豢養物類之用豈不干
天和而輕民命乎朕所以惓惓訓諭者惟期天下之人專務本業以杜浮靡愛惜物力以圖久遠共體朕敬迓
天庥勤恤民隱之意則爾等家室必益至於豐饒爾等子孫必永綿其福澤思之思之毋忽朕言著將此曉諭內外官民人等並通行遠

鄉僻壤咸使聞知

七月癸未

上諭直省總督巡撫等自雍正二年以來朕躬耕耤田而耤田之中每歲必產嘉穀上年自雙穗至於九穗今歲則自雙穗至於十三穗在廷諸臣及京師者庶皆驚訝以爲奇朕之宣示於衆者並非矜詡誇張以爲祥瑞蓋實有見於天人感召之理捷於影響而朕敬

天之心至誠至切願與內外大小臣工共勉之

也稼穡爲天地之寶民命攸關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無刻不以重農力穡爲先務仰觀天時俯察地利辨土性而課人功咨雨暘而防旱潦綢繆區畫旰食宵衣偶遇雨澤愆期

聖心憂勞之切侍側臣子皆惶悚不寧所以爲萬世謀粒食者至矣盡矣朕朝夕瞻仰者四十餘年今纘承大統竭誠效法念切民依每年虔祀

先農躬耕耤田仰蒙

上天眷佑疊錫嘉禾是以特頒諭旨令各省守土官共舉耕耤之禮爲萬方百姓祈禱秋成今見各省督撫奏報處處風雨均調春麥秋禾並登豐稔雖邊遠荒僻之地亦慶有秋惟直隸湖廣安徽數州縣近水最低之處常年被潦者畧有淹注亦不爲災是今歲可稱大有年矣豈由各省初耕耤田各該有司自然小心敬慎齋祓虔誠是以感格

上蒼而獲此盈寧之錫儻從此益加敬謹不懈初心則歲歲屢豐可以預必爾督撫等可通行曉諭所屬官民當凜

帝鑒之匪遙勿視耕耤爲故事永矢嚴恪以迓

天和天下臣民受福斯朕之福也

雍正六年戊申八月乙未

上諭內閣蝗蝻最爲田禾之害迅加撲滅猶可以人力勝之昔我

聖祖仁皇帝訓飭地方各官諄諄以捕蝗爲急

務其不力者加以處分無非養民防患之至意乃州縣有司往往玩忽從事不肯實心奉行而小民性耽安逸憚於捕滅之勞且愚昧無知又恐捕撲多人以致踐傷禾黍瞻顧延捱不肯盡力不知蝻子初生就地撲滅易於驅除一或稍懈聽其生翅飛颺則人力難施且至蔓延他境為害不可言矣前兩江總督范時繹摺奏邳州地方有蝗蝻萌生朕即諭令竭力撲滅無俾遺種莫被屬員蒙蔽近聞

彼處蝗蟲該地方官並未用力撲滅怠玩從事而督撫付之不聞著范時繹查明題參並將該督撫交部嚴加議處以儆怠玩

十二月丁亥

上諭戶部朕惟善政養民利賴必資地力而率作興事倡先端藉縉紳惟茲寧夏所屬之插漢拖輝地廣土饒水利充裕朕特遣大臣會同該督撫等悉心經理濟治渠道設縣築城募民墾種次第修舉行見人民樂業饒沃殷阜漸成西北藩庶之區此朕經國裕民之至計欲使地無遺力而亦寧夏一方人數千百年未興之樂利也聞彼中得水可墾之地計二萬餘頃每戶以百畝授田可安置二萬戶朕已諭令廣行召募遠近人民給以牛具籽種銀兩俾得盡力開墾給為世業惟是原議寧夏本籍現在出仕文武官員俱令開墾授業俾為世享之利今聞報墾者寥寥記曰貨惡其棄於地也力惡其不出於身也況乎上

以急公而裕國下以力本而厚生縉紳者小民之望也果能身先倡率則民聞之趨事赴功者必衆凡屬本籍之人不論文武官員或現任或家居均當踴躍從事急先墾種不可觀望因循躭延善舉凡茲所墾地畝俱照原議給為世業二年起科果能使沃土腴田有廣收之益無間曠之區則不但於體國經野之誼重有攸賴而經營世產伊等子孫亦蒙永遠之澤矣

雍正七年己酉正月壬申

上諭內閣朕令各州縣歲舉老農給以頂帶榮身乃勸民務本力田還醇返樸之至意爲有司者自當仰體朕心恪遵朕旨擇其謹愼勤勞身無過舉者據實保送以爲萬民勸乃朕聞直省之舉老農也州縣憑紳士之保舉紳士納姦民之貨財上下相蒙苟且塞責而强有力者倖邀頂帶之榮遂成恣横之勢深負朕勸農務本之意著直省督撫確實查明將

冒濫生事之老農悉行革退另選題補從前有舉報不公或因瞻徇情面營求而得者准老農本身及保送之官員自行出首朕從寬免其治罪但革去老農頂帶若此時不行自首各州縣官員又不行查出日後發覺定從重治罪該督撫等一併議處

四月戊子

上諭戶部國家承平日久戶口日繁凡屬閒曠未耕之地皆宜及時開墾以裕養育萬民之計是以屢頒諭旨勸民墾種而川省安插之民又令給與牛種口糧使之有所資藉以盡其力今思各省皆有未墾之土即各省皆有願墾之人或以日用無資力量不及遂不能趨事赴功徘徊中止亦事勢之所有者著各省督撫各就地方情形轉飭有司細加籌畫其情願開墾而貧寒無力者酌動存公銀穀確查借給以爲牛種口糧俾得努力於南畝俟成熟之後分限三年照數還項五六年後

按則起科總在該督撫等董率州縣因地制宜實心經理務使田疇日闢耕鑿維勤以副朕愛養元元之至意

雍正八年庚戌正月辛未

上諭貴州巡撫張廣泗據奏普安州農田收穫之後稻根重長靑苗漸致茂盛黔省土薄性寒而普安州乃有稻孫之瑞皆因地方大吏勸稼重農而該省民人力田務本是以感格

上天昭示瑞應嗣後當益加黽勉以承

天弃

四月辛酉

上諭內閣古稱蝗蝻生於水澤之中乃魚子變化而成者是以江南淮揚之州縣地接湖灘往往易受其害蓋蝗之所生多因低窪之區秋雨停集生長小魚交春小魚生子水存則仍復為魚若值水涸日曬入夏之後即化為蝻不待數日便能生翅羣飛即被害之家亦莫知所自蓋以其地寥廓荒涼人跡罕至乎

時忽而不察及至鼓翼飛颺則有難於撲滅之勢所當審視體察防之於早者也凡直省地方向有蝗蝻之害者該督撫大吏應轉飭有司通行曉諭附近居民於大熱久晴之後週歷湖濱窪地及深山窮谷無人之處見有萌動之機無分多寡即行剪除消滅儻民力或有不敷即稟報該地方官督率人工協同助力更令文武官弁派出誠實兵役會同里長耆民等留心察視不可疎忽怠玩如此則人力易施蟲災可杜於禾稼大有裨益但小民愚昧無知又復苟且慵惰其曉諭開導防患於未然者有司不得辭其責實心任事之良吏必不肯於此等事膜外視之也

癸亥

上諭內閣據直隸地方文武各官報雨奏摺稱今年三月及四月初旬兩次得雨今於四月二十四日又得時雨四野霑足二麥茂盛秋穀皆可播種等語據此則四月以前竟有未

種之田可知矣夫農事貴乎及時二月土膏初動三月即為播種之期況已得雨二次何以遲延觀望直待四月下旬方始播種儻小民怠惰偷安為民父母者即當開導勸課使之踴躍趨事於南畝又或籽種牛力稍有不敷則當留心體察設法相助不使有後時之歎即以今歲論之若從前三月得雨之時早先播種目今又得甘霖豈不更為優渥假若霖雨愆期徬徨觀望則從前之怠惰遲延豈

非小民自誤生計自荒恒產耶西北寒冷之鄉布穀或不宜太早若畿輔可以早種之地又當甘雨既霈之時而乃袖手逍遙以待時雨之再沛不亦愚昧之甚乎況直隸地方春夏之交常稽雨澤豈可不及時努力致虛

上天甘澍之賜乎此皆愚民習於懶惰而地方有司又不以民事為念漠然不加董率之故著該督傳朕諭旨通行申飭儻再有牧民之官輕視農事不實心化導任百姓之悠忽有誤播種之期者必從重議處

雍正九年辛亥七月甲申

上諭內閣今歲五六月間直隸山東河南等處雨澤愆期朕卽慮及上年被水低窪之地魚子存畱今夏烈日蒸曬或變蝗蝻為禾苗之患特令大學士傳諭直省督撫嚴飭屬員畱心訪察預為防遏茲據河東河道總督沈廷正奏報山東濟寧之南鄉新店等處有蝻子萌動已飭令撲滅又據署河南巡撫張元懷

奏稱光州所屬竹園內生有青蟲似蝗今已捕除從來蝗蝻始生之時以人力制之尚易而小民耽逸偷安憚於用力又恐踐踏禾稼瞻顧逡巡及至飛颺之後遠近蔓延勢不可遏是在實心任事之官員督率鄉民力為捕治不得姑順輿情釀成大患著直隸山東河南江南等處督撫通行所屬實力奉行儻視為具文苟且塞責將來飛颺之時朕必察其發生之處將該地方官從重治罪直隸山東河南三省欽差大臣科道等著一同畱心訪察毋忽

八月癸巳

上諭大學士等肅州金塔寺原種進貢之哈密瓜朕思與其種瓜何如種穀以資民食著行文該督撫等嗣後不必進獻並曉諭彼處人民知之

雍正十年壬子閏五月丁酉

上諭內閣上年冬間北方雨雪稀少朕恐今歲

夏間蝗蝻萌動已密諭該督撫留心防範頃聞江南淮安府屬之山陽阜寧二縣海州所屬之沭陽縣揚州府屬之寶應縣各有一二鄉村生發蝻子雖目前萌動之處不過數里然恐捕治不力漸致蔓延為禾田之害著該督撫有司督率人役鄉民速行撲滅無俾遺種儻有怠忽從事者即行糾參從重議處

雍正十一年癸丑七月己亥

上諭內閣去冬今春北地雨雪稀少朕即恐夏

間有蝗蝻之患曾降諭旨通行直隸山東江南等省督撫大吏飭令所屬官弁先事預防不得苟且塞責嗣於五月間聞江南淮揚所屬之山陽寶應等處蝻子萌動朕又降旨責令加緊捕治毋得稽緩隨據漕運總督魏廷珍兩江總督高其倬等先後奏報俱嚴切批諭朕之為民先事防維者亦殫竭心力矣今河東總督王士俊奏稱曹縣魚臺濟寧等處蝻子生發現今撲滅鄰近之江南豐沛碭山等縣尚有未盡等語朕覽各督撫先後所奏是蝗蝻萌動之處山東江南二省州縣皆有之祗因彼此接壤不肖官吏遂謂可以卸過於鄰封而巧為推諉捕治不力情事顯然著傳旨速行曉諭儻餘孽未淨將來災及田禾將兩省地方有司官均加嚴處其督撫等一併從重察議

雍正十二年甲寅十月戊辰

上諭內閣朕從來不言祥瑞屢頒諭旨曉示天

下臣民是以數年來凡以嘉祥入告者朕皆屏拒弗納而各省之瑞穀嘉禾誕降者甚多悉令停其進獻蓋欲天下臣民共敦實行不尚虛文以為敬

天勤民之本也今據湖廣鎮筸總兵官楊凱奏報鎮筸紅苗甫經向化今年苗民所種之山田水地黍稷稻粱盈疇遍野及至秋成則皆雙穗三穗四五六穗不等萬畝皆然苗民額手懽呼以為從來未有之奇瑞等語又據侍

郎蔣洞奏報高臺縣屬雙樹墩地方在鎮夷堡口外自開墾以來人煙日盛今歲秋成粟穀挺秀有一本之內枝抽十餘穗者有一穗之上叢生五六穗者屯農共慶為奇觀司墾咸稱為盛事等語朕思苗疆播種乃夷民務本之先資遠徼屯田關邊塞軍儲之重計今值經營伊始欣逢瑞穀呈祥且地廣穗多超逸於見聞紀載之外仰見

天心眷佑錫福方來苗民之樂利可期軍旅之

糗糧有賴此非空言祥瑞而無濟於實用者可比朕心不勝感慶在廷臣工莫不有撫綏苗眾籌邊足食之同心聞之定為色喜是以將楊凱蔣洞奏摺及穀本圖樣發出共觀之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二十五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二十六

厚風俗

雍正元年癸卯二月癸亥

上諭禮部致治之要首在風化移風易俗莫先於鼓勵良善使人人知彝倫天則之為重忠孝廉節之宜敦古帝王勞來匡直所以納民於軌物者舍是無由也朝廷每遇覃恩詔款內必有旌表孝義貞節之條實係鉅典邇來直省大吏往往視為具文並未廣咨遠訪祇憑郡縣監司申詳即為題請建坊而山陬僻壤貧寒耕織之人或菽水養親天性篤孝或栢舟矢志之死靡他鄉鄰嗟歎為可欽而姓氏不傳於城邑幽光湮鬱潛德銷沉者何可

勝數爾部即行傳諭督撫學政嗣後務令各屬加意搜羅虛公核詢確具本人鄉評實蹟題請旌獎勿以匹夫匹婦而輕為沮抑勿以富家巨族而濫為表揚以副朕成俗化民實

心彰善至意

八月己酉

上諭各省鹽政官員國家欲安黎庶莫先於厚風俗厚風俗莫要於崇節儉周禮一書上下有等財用有度所以防僭越禁驕奢也孟子亦曰食時用禮菽粟足而民無不仁朕臨御以來躬行節儉欲使海內之民皆敦本尚實庶康阜登而風俗醇夫節儉之風貴行於閭里而奢靡之習莫甚於商人朕聞各省鹽商內實空虛而外事奢侈衣服屋宇窮極華靡飲食器具備求工巧俳優妓樂恒舞酣歌宴會嬉遊殆無虛日金錢珠貝視為泥沙甚至悍僕豪奴服食起居同於仕宦越禮犯分罔知自檢驕奢淫佚相習成風各處鹽商皆然而淮揚為尤甚使愚民尤而效之其弊可勝言哉爾等既司鹽政宜約束商人嚴行禁止出示曉諭諄切勸誡使其痛自改悔庶循理安分不至蹈僭越之愆而省一日之糜費即

可以裕數日之國課且使小民皆知警惕敦尚儉約於民生亦有裨益庶不負朕維風振俗之意若仍前奢侈不知悛改或經朕訪聞或被督撫參劾商人必從重究治爾等亦不能辭徇縱之咎

九月乙巳

上諭大學士等人臣膺命効職果能實心愛民清白自矢則官去民思甘棠留詠有愈久而不能忘者從古有之若今之生祠書院不知始自何人自督撫提鎮以及監司守令所在多有究其實不過該員在任之時或係屬員獻媚或係地方紳士逢迎甚至有出入公門包攬詞訟之輩倡議糾合假公派費占地興工以致園囿亭臺窮極華麗勞民傷財一無顧惜營造之後或為宴會遊玩之場或本官竟據為產業果係官去民思不忘遺愛特為興建者甚少此事向曾禁止而踵弊如故應加嚴飭嗣後如有仍造生祠書院或經告發

或被糾參即將本官及為首之人嚴加議處其現在之生祠書院如實係名宦去任之後百姓追思蓋造者准其存留其餘俱著地方官查明一槩改為別用或為義學延師授徒以廣文教如此則以無用為有用惜民財力杜絕虛浮於地方風俗大有裨益

雍正二年甲辰四月戊申

上諭八旗官員等朕以八旗滿洲等生計時廑於懷其縱肆奢靡歌場戲館飲酒賭博等事

屢經降旨訓誡即諸臣條奏所請應行禁止之處亦已施行凡朕所降諭旨及各項禁約務將歷年利弊詳加剖晰明白書寫每旗每佐領各須一張嚴示衆人各都統亦宜時加訓誡謂主上廑念八旗滿洲等生計種種恩施不一而足各宜安分遵守儉樸之道力改奢靡凡賭博縱飲遨遊園館等事流為惡習以副主上訓諭仁愛至意儻不實心感戴不學為善不遵法度則一生徒自暴棄不但終身卑賤且無益於生計雖主上疊布恩施何益之有主上頻勞心慮諄諄訓飭爾等誠宜省悟日夜仰戴遵行儉樸之道凡清語騎射當差行走操演技藝嫻習禮儀等事皆當盡心努力學之或有不改前愆不遵法度之人一經查出務必從重治罪以警衆人併將此語書寫不時傳示始為有益不然但於朕降旨時暫申禁令久而遂輟亦何益哉將此傳諭八旗都統知之

雍正三年乙巳三月乙卯

上諭九卿等節行為風化之首故旌揚盛典歷代崇之朕即位以來拳拳以敦教化勵風俗為務恩詔中敕令旌表節義嗣又頻發諭旨至再至三誠欲地方有司加意採訪每見直省舉報節行俱係民間婦女而營伍中人絕少豈旌典獨由生員具呈教官具結與兵丁聲氣渺不相通無由舉報耶嗣後必使兵民一體凡營伍中節行貞烈之婦女盡得舉報

不致冒濫亦不致隱漏以副朕廣勵風節至
意
四月庚辰
上諭盛京將軍等邇來盛京諸事廢弛風俗日
流日下朕前祭
陵時見盛京城內酒肆幾及千家平素但以演
戲飲酒為事稍有能幹者俱於人參內謀利
官員等亦不以公務為事衙門內行走者甚
少其聚會往來不過彼此相請食祭肉賭戲

而已司官竟有終年不一至衙門者堂官亦
置若罔聞坐臺之人看守邊口俱係關衆人
伊等雖有押送罪人之差而當兵者全無當
兵之實為官者亦無為官之道朕深知此等
陋習雖降諭旨數次竟不悛改因將將軍大
臣內不及者革退另簡爾等補授爾等雖係
新任但能留心細訪即便知之應將盛京陋
習極力整飭令其悛改復還滿洲舊日儉樸
風俗勤學騎射武藝若有惡亂之人即加重

處以儆其餘將軍大臣其欽遵朕旨與下屬
官員同心協力各自黽勉力改從前陋習再
盛京地方乃本朝創業之地關係甚重爾等
將聚集惡亂之人不時稽查應逐去者作速
逐出境外大臣等若仍相推諉不實心効力
朕訪聞治罪之時勿復怨悔
雍正四年丙午十月己巳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直隸地方旗民雜處往往
以強陵弱勢力相加而謹樸良民常被欺壓

因而相習於強悍之風不知悛改俗不淳厚
或由於此朕勵精圖治欲四海之廣道德一
而風俗同況輦轂之下首善之區尤當整飭
化導以為萬邦之式今欲將滿漢漢軍御史
各差二員令其巡查直隸八府地方凡旗下
告退官員及在屯之莊頭內監之族戚與在
籍之鄉紳衿監儻有不安本分陵虐良民不
畏官吏恣行暴悍者或即行懲治或具本參
奏其地方命盜案件亦聽其查訪務使豪強

欽跡良善安居以副朕移風易俗之至意其
如何遣官分巡之處爾等定議具奏

辛未

上諭戶部朕覽所奏恩詔內賞給老人一項直隸各省七十以上至百歲以上老民老婦共一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二十五名其仕宦紳士商賈僧道皆不入此數內洪範以壽居五福之首而昔人稱七十爲古稀誠以壽爲難得而可貴也乃今日老人之多至於如此

皆由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以來深仁厚澤休養生息凡山陬海澨僻壤窮鄉無不沐浴
鴻慈涵濡大化太和翔洽壽國壽民所以期頤耄耋厖眉皓首之人至數百餘萬之多所謂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者皆我
皇考之賜也從此益加培養日積月累則民間之享高年介眉壽者更不知如何之衆矣此等老人躬際昌期年登上壽大抵皆居心忠厚力行善事之人即或有一二年少時未盡醇謹者亦必中年暮齒能自悔悟蓋一念修省即荷
上天福祐也是國家有培養之恩而本人又能修善以祗承之非倖而致之者也爾等百姓覩太平之盛事當歡欣鼓舞謹身修德以迓
天庥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兄弟友恭夫婦和順比閭族黨之間相親相愛無詐無欺革薄從忠循分守法盡除乖戾之氣爲國家淳

樸善良之民則
天地佑善錫福長享遐年此必然之理也但生齒日盛食指繁多則謀生之計不可不講爾等百姓當重農桑以順天時勤開墾以盡地利務本業以戒游惰謹蓋藏以裕久遠而且節省食用愛惜物力毋尚奢侈毋競紛華毋任意糜費以耗有用之財毋但顧目前而忘經久之計朕以勤儉先天下宮禁之中尚多方撙節愛養以爲加惠元元之本爾等小民

安可忽物力之艱難乎誠能體朕諄諄訓諭之意敦善行則心體安務本計則俯仰足惜財用則家室裕人心和樂風俗醇美同爲壽考之人長享昇平之福朕蓋有厚望焉

十一月癸丑

上諭內閣滿洲風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肅最嚴主僕之分家主所以約束奴僕者雖或嚴切亦無不相安爲固然及至見漢人陵替之俗彼此相形而不肖奴僕遂生觖望雖約束之道無加於疇昔而向之相安者遂覺爲難堪矣乃至一二滿洲大臣漸染漢人之俗亦有寬縱其下漸就陵替者此於風俗人心大有關係不可不加整飭夫主僕之分一定則終身不能更易在本身及妻子仰其衣食賴其生養固宜有不忍背負之心而且世世子孫長遠服役亦當有不敢縱肆之念今漢人之奴僕乃有傲慢頑梗不遵約束加以訶責則輕去其主種種傲俗朕所洞悉嗣後漢人奴

僕如有頑傲不遵約束或背主逃匿或私行訕謗被伊主覺察者應作何懲治與滿洲待奴僕之法作何畫一之處著滿洲大學士九卿詳悉定議具奏

雍正五年丁未正月癸巳

上諭八旗官員兵丁等滿洲風俗原以淳樸儉約爲尚今漸染漢人習俗互相倣傚以致諸凡用度皆涉侈靡不識撙節之道因酌定品次以禁服色勒限一年令其各按品次著用諭旨甚明此特軫念八旗滿洲官兵如同保赤關係尤切故曲爲籌畫或有無知之徒於已禁之後新製衣服詭稱禁前所製若如此則終無底止時矣人之尊榮不在衣服惟在各人行止蓋富足之人少而貧乏之人多旣已貧乏而强相倣傚則生計愈窘爾等與其爲衣服拮据倣傚豈若安守本分砥礪於技藝品行如果能奮勉得至官員大僚即可服用矣凡官員兵丁所恃以謀生者惟在俸餉

且各有應當之差若因製一衣服即耗費數
月之錢糧其日用尚能饒裕乎夫儉約爲持
家根本不能節省於衣服等項焉能有益於
生理若能謹遵朕諭儉約自持不事奢靡濫
用馴至比戸充盈方感戴朕教養之深恩也
著交與八旗該管處再行曉諭務使咸知朕
必各圖儉約以副朕軫恤優待旗人之至意

四月己亥

上諭管理旗務諸王及滿洲文武大臣等自古

人生以節儉爲本蓋節儉則不至於困窮糜
費則必至於凍餒此理所必然者也本朝滿
洲素性淳樸凡遇出兵行圍俱係自備並無
違誤而生計各足近來滿洲等不善謀生惟
恃錢糧度日不知節儉妄事奢靡朕屢曾降
旨諄諄訓諭但兵丁等相染成風仍未改其
糜費之習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賣房產者
即如每飯必欲食肉將一月所得錢糧不過
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思存
貯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行糶賣沽酒市
肉恣用無餘以致闔家匱乏凍餒交迫尚自
誇張謂我從前曾食美物服鮮衣並不悔悟
所以致此困窮者乃以美食鮮衣之故也今
漢人謀生尚知節儉殷實之家每日肉食者
甚少其貧乏之人孳孳謀食僅堪餬口若滿
洲等果能節儉將每月所得錢糧少使餘
則日久習成生計自裕產業可立矣或有不
肖之輩不守本分妄行糜費既至貧乏惟希

恩賞從前

皇考軫念兵丁効力行間致有債負曾發帑金
五百四十一萬五千餘兩一家獲賞俱至數
百如此厚賚未聞兵丁等置有產業生計滋
益者悉由妄用於衣食徒令貿易之人得利
一二年間蕩然無餘心愈奢侈而生計較前
反加窘乏其後又發帑金六百五十五萬四
千餘兩賞賜兵丁人等亦如從前立時費盡
朕自即位以來除特行賞賜外賞給兵丁一

月錢糧者數次每次所賞需銀三十五六萬兩此銀一入兵丁之手亦不過妄用於飲食不及十日悉為烏有亦何裨益且庫帑俱係國家之正項天下百姓之脂膏豈可無故濫行賞賚以累百萬之帑項徒供伊等數日口腹之費乎若不將惡習改除朕即有施恩之意亦不可舉行兵丁等果將朕訓諭之意曉然明晰實心遵行痛改妄行靡費之習朕加恩賞賜衆亦可得永遠均霑至生計各遂之時始知朕所以愛養滿洲之恩為至深且切也王大臣等亦宜各從儉約以為下人之表率行之既久自可挽此惡習滿洲乃國家根本朕知之既深豈有不教之理朕自即位以來衆人有論朕為太嚴者斯亦由朕欲衆人痛改惡習進於善良止其奢靡使知儉約凡朕意慮所及之處悉申禁令而不肖匪類不得肆行其意或妄加議論如朕曾有禁止酗酒禁止賭博赴園館鬬鷄及鵪鶉蟋蟀僱人

當差放印子銀兩典錢糧米石用黃銅器皿等諭旨悉為兵丁等身家計也如此訓誨不已衆人咸應體朕苦衷且此等訓誡咸係皇考從前禁止之事並非創始於朕但當時之臣工未能實心奉行是以一應惡習未得盡改今王大臣官員內仰體朕旨加意奉行者不過十居其五大率未體朕懷而無知之人遂論以為過嚴如欲使若輩稱為寬仁之主何難之有但不加約束任其種種靡費則不但坐視滿洲等漸流至於不得衣食毫無顧面即以國家全力養贍伊等亦且不能給足朕意實有所不忍勢亦必不可也爾等其仰副朕意各將所屬官兵及閒散人等剖晰情理不時詳加訓誡

五月己未

上諭內閣前織造等衙門貢獻物件所進御用綳線黃龍袍曾至九件之多又燈幃之上有加以綵繡為飾者朕心深為不悅即降旨誡

諭近因端陽令節外間所進香囊宮扇中有裝飾華麗雕刻精工者此皆開風俗奢侈之端朕所深惡而不取也向來外省諸臣凡有進獻方物朕每頒賜諸王內外大臣如黃龍緞之類既不可以頒賜不過收貯於宮中耳其餘華燦之物在朕用之心中尚覺不安若賜諸王大臣在伊等亦覺非分豈非費於無益之地乎況朕素性實不喜華靡一切器具惟以雅潔適用為貴此朕撙節愛惜之心

本出自然並非勉強數十年如一日者凡外臣進獻惟應量加工價少異於市肆之物即可見恭敬之忱何必過於工巧人情喜新好異無所底止見一美麗式樣初則競相慕傚後必出奇鬬勝此雕文纂組古人所以斥為奇衺豈可導使為之而不防其漸乎蓋治天下之道莫要於厚風俗而厚風俗之道必當崇儉而去奢若諸臣以奢為尚又何以訓民儉乎朕觀四民之業士之外農為最貴凡士

工商賈皆賴食於農以故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今若於器用服玩爭尚華巧必將多用工匠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則田畝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見工匠之利多於力田必羣趨而為工羣趨為工則物之製造者必多物多則售賣不易必至壅滯而價賤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於農而並有害於工也小民舍輕利而趨重利故逐末易而務本難苟遽然繩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願而勢有所難行惟在平日留心勸導使民

知本業之為貴崇尚樸實不為華巧如此日積月累遂成風俗雖不必使為工者盡歸於農然可免為農者相率而趨於工矣至於士人所業在乎讀書明理以為世用故居四民之首然父兄之教子弟亦當觀其才質如何若果穎悟醇謹可望有成則當使之就學而為士若愚濁中下之資讀書難通即當早令改業使盡力於南畝誠恐讀書不成而又蠱

識數字曠廢閒遊必致非分妄為越禮犯法是浮慕讀書之名而不得其道其傷農而害本者為尤甚也朕深揆人情物理之源知奢儉一端關係民生風俗者至大故欲中外臣民黜奢賤末專力於本人人自厚其生自正其德則天下共享太平之樂矣朕自身體力行為天下先諸王內外大臣文武官弁與鄉紳富戶當深體朕心欽遵朕諭期共勉之

十一月庚辰

上諭內閣向來常有演習拳棒之人自號教師召誘徒衆鼓惑愚民此等多係游手好閒不務本業之流而強悍少年從之學習廢弛營生之道羣居終日尚氣角勝以致賭博酗酒打降之類往往由此而起甚且有以行教為名勾引劫盜竊賊擾累地方者若言民間學習拳棒可以防身禦侮不知人果謹遵國法為善良尚廉恥則盜賊之風盡息而鬬訟之累自消又何須拳棒以防身乎若使實有膂

力勇健過人何不學習弓馬或就武科考試或投營伍食糧為國家効力以圖榮身上進豈可私行教習誘惑小民耶著各省督撫轉飭地方官將拳棒一事嚴行禁止如有仍前自號教師及投師學習者即行拏究庶游手浮蕩之徒知所儆懼好勇鬬狠之習不致漸染而民俗可歸於謹厚矣

雍正七年己酉三月戊申

上諭內閣直省各處富戶其為士民而殷實者或由於祖父之積累或由於己身之經營操持儉約然後能致此饒裕此乃國家之良民也其為鄉紳而有餘者非由於先世之遺留即由於己身之俸祿制節謹度始能成其家計此乃國家之良吏也是以紳衿士庶中家道之殷實者實為國家之所愛養保護則本身安可不思孳孳為善以示保其身家乎夫保家之道奢侈靡費固非所以善守而慳吝刻薄亦非所以自全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

有曰孝友睦婣任卹可知公財行惠任卹之義與孝友而竝重也蓋凡窮乏之人旣游閒破耗自困其生又不知己過轉懷忌於溫飽之家若富戶復以慳吝刻薄爲心朘削侵牟與小民爭利在年穀順成之時固可相安一遇歉荒貧民肆行搶奪先衆人而受其害者皆爲富不仁之家也逮富家被害之後官法究擬必將搶奪之窮民置之重典是富戶以斂財而傾其家貧民以貪利而喪其命豈非

兩失之道大可憫惻者乎朕爲此勸導各富戶等平時當以體恤貧民爲念凡鄰里佃戶中之窮乏者或遇年穀歉收或值青黃不接皆宜平情通融切勿坐視其困苦而不爲之援手如此則居常能緩急相周有事可守望相助忮求之念旣忘親睦之心必篤豈非富戶保家之善道乎從來家國一理若富戶能自保其身家貧民知共衛夫富戶一鄉如此則一鄉永靖一邑如此則一邑長寧是富戶之自保其家猶富戶之宣力於國也況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種福果於天地之閒子孫必長享豐厚豈不美歟著各省督撫將朕此旨通行該屬之鄉紳士民人等共知之

六月丁丑

上諭內閣游惰之民自昔治天下者所深惡若賭博之人又不止於游惰而已荒棄本業蕩廢家貲品行日卽於卑汚心術日趨於貪詐父習之則無以訓其子主習之則無以制其

奴鬭毆由此而生爭訟由此而起盜賊由此而多匪類由此而聚其爲人心風俗之害誠不可以悉數也凡爲不善之事者雖干犯功令猶可得微利於一時獨至賭博則今日之所得明日卽未必能保若合一年數月而計之勝者與負者同歸於盡此人所共知者無如邪僻之人一入其中迷而不悟數年以來屢次降旨嚴禁而此風尚未止息者以尚有製造賭具之人而有司之禁約未盡力也百

工技藝之事可以獲利營生者何事不可爲而乃違禁犯法製此壞風俗惑人心之具其罪尚可言乎嘗思賭博之風所以盛行者父兄爲之子弟在旁見而傚之家主爲之奴僕在旁見而傚之甚至婦人女子亦沉溺其中而不以爲怪總因習此者多故從風而靡者衆也假若嚴行禁止使人不敢再犯則日積月累此風自然止息無俟條教號令之煩也凡地方大吏有司均有化民成俗之責而乃悠悠忽忽視爲泛常安辭溺職之咎今特定本地官員勸懲之法以清其源嗣後拏獲賭博之人必窮究賭具之所由來其製造賭具之家果審明確有證據出於某縣將該縣知縣照溺職例革職知府革職留任督撫司道等官各降一級留任如本地有私造賭具之家而該縣能緝拏懲治者知縣著加二級知府著加一級督撫司道等官著紀錄二次將此勸懲之法永著爲例於雍正庚戌年爲始

著該督撫通行曉諭使城邑鄉邨及遠陬僻壤咸各聞知

雍正八年庚戌正月壬午

上諭內閣從來左道妖言如讖緯圖記禨祥禍福之屬皆足以惑世誣民爲人心風俗之大患自古帝王皆深惡而嚴禁之苟有犯者必置重典雖赦不宥所以爲世道民風計者至深遠也朕觀陝西之人秉性直魯凡好爲誕妄之說者多至此省搖惑人心年來屢有其事已降旨切加訓誡矣觀滿洲漢軍人等亦每易爲此等邪說所惑昨總督范時繹又於江南人家查出違禁圖讖之書是草野之閒妖言惑衆之風未嘗止息地方官員儻不能化導禁約轉從而崇信之是竟以身爲庶民之倡又何怪閭閻無知之人沉溺其中而不知覺悟耶凡造爲災異禍福之說者其言不驗則爲害尚小儻天時氣數偶與其言相合一二則信者愈衆而爲害愈大甚至心懷不

執之徒借此妖言妄興兵革荼毒生靈不可不防其漸也滿洲八旗大臣弁兵等皆國家干城腹心之寄況我滿洲忠義之氣技勇之才實爲人所莫及果能安分循理盡忠孝之道無邪僻之行自然上邀
天地之恩永受國家之澤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等但當於己身求之爲善必獲善報爲惡必獲惡報所謂如影隨形也奈何舍可以獲福之正理而信從姦民無稽之言被其牽累輕則罹於刑罰重則喪及身家不亦可憫之甚乎大凡爲欺人惑衆之說者皆市井凶頑無賴之輩或胸懷不軌藉以搖動人心或貧困無依欲以騙取財物爾等試思之天下焉有修道前知之人不遯跡於清淨寥廓之鄉而奔走紅塵與世俗相徵逐者乎凡我滿洲漢軍官弁兵丁等世受國恩共矢尊君親上之衷志豈肯聽姦人妖妄之言而遂爲其所搖動

但恐漸染日久有邪說在其意中而遇有委用使令之時或稍存疑貳之念則所關匪細故不得不訓誨開導之於平時使之恍然醒悟也著將此旨通行曉諭八旗及各處駐防弁兵等共知之

雍正十二年甲寅五月壬辰

上諭八旗都統等向來八旗官員遇有吉凶之事競尚繁華恣意靡費以致兵民效尤罔知撙節大有累於生計朕屢降訓諭并令九卿等按其品級分別等次酌定規條頒行已久伊等自當體朕教養之苦心各循分位謹守章程以爲仰事俯畜之道乃近聞八旗人等仍有未改陋習以誇多鬬靡相尚者不知聖人教人以生養死葬合禮爲孝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朕之教人亦卽此意如父母之祭葬必以耗財爲孝獨不思蕩費家產以致不能顧恤品行辱及先人其不孝也更爲何如子女之婚嫁必以厚資爲

慈獨不忍無所貽謀以致不能養育子孫饑寒困苦其不慈也更為何如況越禮踰分之事但覺可耻更有何榮朕之提撕警覺已至再三而庸愚之人尚未醒悟今特再行宣諭該都統等務須諄切化導並不時稽察俾八旗人等遵照所頒定例實力奉行毋得陽奉陰違負朕崇儉黜奢維風訓俗之至意

十一月壬午

上諭內閣朕聞閩省漳泉地方民俗強悍好勇

鬬狠而族大丁繁之家往往恃其人力強盛欺壓單寒偶因小故動輒糾黨械鬬釀成大案及至官司捕治又復逃匿抗拒目無國憲兩郡之劣習相同而所屬之平和南勝一帶為尤甚朕思上天陰騭下民與以至善之性故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雖五方風氣不齊而本然之性則有善而無惡漳泉之民亦未有天秉獨異者其所以不善之故則因俗尚囂陵漸成積習耳聞目見皆剽悍桀驁之風

而無禮讓遜順之氣遂令本然至善之性陷溺而不自知也其中即有善良之人亦不過自潔其身實難以數人之力挽風俗之澆漓朕自臨御以來屢頒諭旨訓廸內外黎庶詳明諄切至再至三自通都大邑至僻壤遐陬咸使之家喻戶曉而各省民風漸能奉法循理不敢蕩檢踰閑且如最難化者莫過苗蠻猺獞之人近亦頗知革面革心有欣欣向化之意豈漳泉內地之民轉不如苗衆等之悔

過遷善革薄從忠而甘於自暴自棄陷身法網乎朕心深為不忍特降諭旨切加訓導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言善惡感召之機捷於影響作姦犯科之人既為王法所不宥必為天理所難容禍福利害之間判然兩途則爾等亦何所憚而不為善何所利而為不善乎大抵居鄉之道親睦為要保身之道循分為先毋以強陵弱毋以

富欺貧毋以智侮愚毋以衆逼寡毋爲行險僥倖之事毋爲干名犯義之行父老子弟聯爲一體鄰里鄉黨視若一家相友相助息訟息爭使朝廷旌爲義鄉有司表爲仁里身名俱泰刑罰不加天下樂利之事安適之境無過於此況閩省文風頗優武途更盛而漳泉二府人材又在他郡之上歷來爲國家宣猷効力者實不乏人獨有風俗强悍一節爲天下所共知亦爲天下所共鄙何不翻然醒悟共相勉勵而成禮義仁讓之鄉乎著該督撫仰體朕心時加訓誡更立勸懲之法實力奉行務俾俗易風移以副朕一道同風之至意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二十六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二十七

治河 附水利

雍正元年癸卯正月癸未

上諭大學士等前年因黃河衝決
皇考特遣牛鈕齊蘇勒等堵築修理堤工一切完竣交與楊宗義乃楊宗義不能時時加謹防守致修築之處又復衝決經九卿議將楊宗義革職拿交刑部從重治罪
皇考從寬恕免將一切河工令其効力贖罪今被衝決之堤工俱已合龍仍著楊宗義加謹防守不時修築春日冰融之先務期預爲防守堅固斷不可似從前疎忽又致衝決果能加謹防護即可贖其前愆如將已完堤工再致衝決朕必重治其罪

五月戊戌

上諭河道總督齊蘇勒漕運總督張大有山東巡撫黃炳歷年漕船遲滯皆由運河淺阻運河之水全賴山東諸湖蓄水以資灌注近歲諸湖漸就淤積附近居民或侵占耕種以致水少不能引以濟運今宜乘夏秋雨水之時預爲蓄水之計爾諸臣應各留心相度凡沿河近地已經成田者不必追究其未經耕種者當湖水稍落速宜嚴禁不可仍令侵占至諸湖隄防務須修築堅固引河閘座務須啓閉得宜則湖水深廣運道流通將來漕艘更無阻滯之虞矣

七月甲午

上諭工部沿河州縣向有額設河夫自百名至數十名不等興工則併力濬築工停則分遣巡防損者隨補塌者隨培修搶擁護俱係熟諳夫役故雖偶有衝決不能爲患近聞管夫河官侵蝕河夫工食每處僅存夫頭數名遇有工役臨時僱募鄉民充數塞責以致修築不能堅固損壞不能隄防冒銷誤工莫此爲甚嗣後著總河及近河各省巡撫嚴飭河道

不時稽查按冊覈實禁絶虛冒儻有仍前侵蝕貽誤河防者即行指名題參

雍正二年甲辰閏四月己亥

上諭兩江總督查弼納署江蘇巡撫何天培河道總督齊蘇勒漕運總督張大有等京口一帶運河爲南北漕運咽喉歷年以來挑濬淤淺皆係丹徒丹陽兩縣百姓派辦工役物料俱出民間殊屬偏累此運河乃杭嘉湖蘇松常六郡共濟之河而獨累兩邑之民其何以堪朕深爲軫念今後須確估每年經費悉心會商或令地方官支用地丁錢糧或令河員專司其事於河帑內動支開銷無致累民更聞六郡向有協濟之例抑或共襄工費以濟運道爾等確議奏聞以副朕愛惜黎元至意

雍正三年乙巳七月乙卯

上命內閣學士何國宗等閱視河道

諭曰運河關係重大言者皆似近理而議論多有不同今蔣廷錫條奏款項爾等前往詳加

閱看凡泉源湖身與各水源流地方形勢務須身到測看方得確準定議不可苟且草率意爲揣度以致後日勢不可行河道總督凡黃河所經皆其管轄豈能處處親到即河屬官員偶有所見亦未敢輕易舉行爾等將儀器輿圖一併帶去再有算法館行走明白測量人員著何國宗指名舉奏二人帶去詳加測量或蔣廷錫條奏款項之外有關係運道應查看修理之處亦逐一審視會同該督撫詳議具奏務期一勞永逸爾等於八月二十日起身乘驛前去儻遇無驛遞之處爾等輕騎減從該撫照料前往總河齊蘇勒現在堵築黃河決口爾等此去先看漳河衛河後到濟寧則總河堤工事完便可會同閱看儻該督撫有緊要事務爾等或稍候數日或躬往就之勿致貽悞地方

丁巳

上諭河道總督齊蘇勒等今歲立夏以來雨水

過多朕念黃淮伏秋兩汛必然水勢浩瀚甚以爲憂所以從前批發嵇曾筠奏摺有無日不神馳淮黃兩岸之語今據田文鏡奏稱儀封縣南岸大寨蘭陽縣北岸板廠後兩處衝開决口各十餘丈朕反躬惕厲夙夜不安其衝决堤工可星速會同副總河嵇曾筠督率各屬河員併力搶築務期永久堅固其一帶危險工程亦當增卑培薄預爲之防至被災人民著速委能員實心確查應賑恤者即動

正項錢糧賑恤衝沒田地詳加估勘應豁免者題請豁免朕從前曾命將河屬官員分別議敘今儀封蘭陽既被衝决其疎防官吏例應叅處今止停其議敘不必叅處并從寬免其賠修

十二月己丑

上諭河道總督齊蘇勒宿遷以下因黃河决口尚未堵成黃河大溜不能暢直通流至有淤淺一二處水勢急溜河身復多沙礫該地方官僚不實心料理以致回空漕船至此不無阻滯儻冬底春初决口尚未合龍河溜不歸故道宿遷運河一二淺處明年重運漕船定多梗阻干係甚大該總河當嚴飭河員上緊堵築必於桃汛之前將宿遷决口修築堅固其淤淺處加工挑濬則來歲糧艘重運方無遲悞之患

雍正四年丙午七月甲辰

上諭九卿據奉使閱河內閣學士何國宗等條

奏河道事宜河南小丹河一件何國宗等與田文鏡嵇曾筠兩議具奏何國宗等乃一己之見田文鏡嵇曾筠身在地方所見必確著照田文鏡嵇曾筠所議行其山東疏濬泉源一件何國宗等議設管泉通判一員甚是著照所請行山東挑濬馬頰徒駭二河前經陳世倌差委道員徐德俶辦理此處工程緊要徐德俶不稱此任著御史尤清王之錡各管一處聽陳世倌調度不得自立意見其高家

堰加修堤工關係緊要若於歲修案內逐漸增修恐致遲緩著照何國宗等所議卽動正項錢糧作速估計興修著九卿會議具奏

十月壬申

上諭河道總督齊蘇勒等據奏報秋汛情形年來河水甚大在工人員甚屬効力應分別等次報部議敘以示嘉奬夫奬勵賞功乃國家激勸臣工之大典亦上司鼓舞屬員之要務必須秉公持平方足以服衆心而收實效此

次舉報河工人員務秉公心勿徇情面以副朕加恩河員之至意

雍正五年丁未十二月戊申

上諭工部向來漢軍得補河員凡經手一切工程修築旣不完固防守復多疎虞上下通同侵欺浮冒虛糜國帑甚至冀幸堤工之衝決以遂其侵那開銷之私計種種弊端朕所洞悉今總河齊蘇勒悉心釐剔一應工程整頓料理俱有成效凡屬河員亟宜洗心滌慮痛改前非各自奮勉蓋河工關係運道民生河官之責任較之他員實爲重大務須悉知利害殫心竭力若塗飾耳目苟且塞責經該督題參定加重處斷不能寬也著將此旨遍諭河員互相儆戒以副朕廑念運道民生之至意

雍正六年戊申正月癸丑

上諭內閣從前將江南河兵一千名撥往河南教習椿埽原議回日裁汰但此兵丁旣熟悉椿埽尚可留用今詢河道總督齊蘇勒南河

仍有需用之處此一千兵丁不必裁汰著仍留營差用河工差遣武弁之處甚多每營止有守備一員管轄亦屬不敷且缺少武職大員著添設參將一員遊擊二員守備十員令參將統轄遊擊分管名爲河營

雍正七年己酉二月庚辰

上諭內閣齊蘇勒練達老成深悉河工事務是以擢稽曾筠爲副總河專管北河而令齊蘇

勒兼理南北兩河之事今尹繼善新管河務朕意欲令其與嵇曾筠分任南北兩河又思治河之道必合全河形勢通行籌畫方可疏導安瀾若分令兩員管理恐有推諉掣肘之處著怡親王大學士等會同署蘇州巡撫王璣及九卿內本籍江南河南山東之人通曉河務者詳悉速議具奏

七月辛亥

上諭內閣黃河隄岸乃運道民生所關最為緊

要年來殫心經理增卑培薄幸堤工堅固共慶安瀾獨是工程報竣例應歸汎修防而額設河兵堡夫只能修補水浪衝激之區防備臨險搶護之用至於堤身一年之內風雨淋漓車馬踐踏漸至侵蝕者亦勢所必有而堤遠工多不能責諸寥寥兵役也朕留心訪察已久又復詢問通曉河工之人知故明總河潘季馴每歲派夫加高五寸載在河防一覽即從前河臣靳輔亦有每兵一名招募幫丁四名給以堤內空地耕種免糧歲令加土五寸之議與朕計慮之處實相符合朕思堤工雖千有餘里若按丈每年加修五寸計費不過三四萬兩儻置之不議一年剝削四五寸合十年而計之其所費之多恐有不止於加修之數者況河流漲漫不時難以預料何若逐年增修保固為未雨綢繆之計也著南北兩河總督尹繼善嵇曾筠悉心商酌具奏至於州縣派夫錮弊久經嚴革而募丁給田之

說亦不可行其每年歲修之費或動用藩庫帑金或於臨河州縣應解公用銀兩內就近支給若有不敷仍於藩庫撥補亦著河臣一併定議具奏

十一月甲戌

上諭內閣朕思治河之道惟有使黃水暢流無所壅滯則永慶安瀾然欲黃水無所壅滯必須保固高家堰堤工使清水力能敵黃且以助其暢流之勢則河工永遠無慮從前齊蘇

勒雖將石工稍加幫修而朕以爲不若多費帑金於堤工險要之所及單薄之處俱加修石工務令堅固高厚以爲久遠之計前孔毓珣陛見時朕以此諭之伊亦深以爲然可見高堰堤工乃必應加增修理者也著發戶部帑銀一百萬兩交與孔毓珣尹繼善等籌畫相度有應豫備物料之處即於歲內採買早爲豫備再著汪漋對琳張坦麟吳昌祚前往淮

上協同河臣等悉心辦理

十二月壬寅

上諭江南河道總督孔毓珣據奏清口引河工程俟明年水汛時相度妥確然後試行猶非探本尋源之策若能使淮强黃弱勢可相敵即不行挑濬亦必暢流無滯不然徒恃此數道引河恐湖水未必能應手濟用也惟速將湖南一帶石工加高增厚一例修砌堅固俾湖水無涓滴漫溢之虞其勢自强自當從清口暢流而出可免淤淺之患矣宜急爲斟酌

籌畫毋因愼重錢糧區區小見貽誤河防要務

雍正八年庚戌正月己卯

上諭江南河道總督孔毓珣等據奏修理高堰大工事宜朕不惜百萬帑金以衛民濟運工程當務久遠堅固一勞永逸此外即再增數十萬兩亦不爲多若因省小費致誤大計則所費百萬仍屬虛用也堤工卑矮之區固應增高而單弱之所尤宜加厚可再詳加相度

勘視切勿留存小見凡有卑薄以及傾圮處悉將堤身拆砌務令自頂至底一律堅實期於永久獲益所需錢糧不必限定此數

丁酉

上諭內閣北運河青龍灣修築減水壩並挑濬引河工程據怡親王等奏請交與侍郎何國宗督理監修朕思原任侍郎牛鈕在北運河管工年久於地方情形甚爲熟練著與何國宗協同辦理其一應錢糧工程等項令都統

莽鵠立耿化祚副都統佛保副都御史二格會同何國宗辦理稽查其減水壩金門及所開引河或應寬二十丈或應寬四十丈及運河西岸可否另開減水壩並何國宗查議各條是否妥協有裨河工之處嵇曾筠等可詳悉詢問牛鈕會同定議辦理

雍正十一年癸丑十一月己亥

上諭內閣年來江南河工因總河諸臣經畫有方調度得宜是以湖河奠定民慶安瀾但河防關係重大將來河務必得通曉熟練之人遵循分理斯克繼前功而全河形勢非平日講求親身閱歷必不能胸有成算洞曉機宜即修防堵築以及估工查料等事亦非經練熟諳備悉利弊必不能隨時損益有裨工程是通曉河務之員不可不預為儲備也著每年在各部院揀選賢能勤慎司官二員帶領引見派往南河學習河務酌量委辦估工查料等事以二年為期出具考語咨回本任如

有操守才具實堪任用者即行保奏留工酌量題補其不堪學習者不必拘定二年於試用數月後即咨回原任另行派員前往學習如此數年後通曉熟練者自不乏員於河工諸務大有裨益矣

雍正十三年乙卯二月辛亥

上諭內閣朕聞河工官員每於裝運工料差役封捉船隻而所差胥役即藉端生事騷擾及至三汛搶工則稱裝運緊急物料百般需索甚至將重載之客船勒令中途起貨以致商船聞風藏匿裹足不前查河工裝運物料原有額設浚船即使搶築之時浚船或不敷用祇應僱募本地民船協濟運送原不必封捉客船阻遏商旅著河道總督飭行所屬河員嚴行查禁

附水利

雍正元年癸卯九月癸巳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議准浙閩總督覺羅滿保修築

海塘事宜

上諭曰錢鏐時所築塘堤中間雖被冲壞至今尚有存者數年來督撫等所修塘堤俱虛費錢糧於不當修築處修築以致隨修隨壞又聞赭山有三處海口今一處淤沙壅塞水不通流若濬治疏通使潮汐不致留沙壅塞則海寧一帶塘工方可保固言之者雖未必稔知然不可不留意抑或地方大臣恐糜費錢糧此等處雖明知而不顧也傳諭該督撫知之

雍正三年乙巳五月甲寅

上諭內閣江南浙江海塘已差尚書朱軾會同江浙巡撫查勘估議具奏但沿海黎庶全賴堅築海塘捍禦潮汐得以保全生聚事關民瘼朕時刻在念若塘工遲誤則海濱之人未能安居樂業所派効力人員雖經赴工惟恐遷延時日艱難告竣亦未可定著巡撫張楷法海等星速遴委幹員動支司庫錢糧立限堅築剋期報完務使永保安瀾毋得因循延緩亦不得草率塞責貽誤民生

雍正四年丙午四月庚辰

上諭大學士等去歲畿南被水朕軫念民生除截漕賑濟種種加恩外又特命怡親王等親身前往查勘地理情形以除水患以興水利今一切工程事務雖有分發効力人員但地非素經人非素轄恐有呼應不靈之處必得本處地方官公同實心協辦始克有濟且事

權必欲專一方可奏功凡直隸地方文武官於水利事務須與分發効力人員秉公和衷協功如有漠視推諉及阻撓者俱著怡親王題參有實力奉公者亦著怡親王保題

七月庚戌

上諭湖廣總督李成龍湖北巡撫鄭任鑰荊州長江兩岸堤防關係民生最爲緊要蓋因川湘二江之水滙歸於此易於泛溢聞今年雨水連綿水勢甚猛陸地之水爲江水所拒不

躬親講求將附近太湖及通江湖之處條分縷析特頒諭旨令江浙督撫於蘇松常鎮杭嘉湖地方疏濬河港以資灌溉修建閘座以便啓閉皆動用公帑錢糧不使絲毫出於民力恩至渥也乃當時督撫諸臣不能實心仰體惟以虛文奉行糜費帑金二十餘萬大都飽於官吏之侵漁而無實效深可痛恨朕卽位以來事事仰繼
皇考之貽謀永圖民生之遠計本欲俟直隸水利興修之後令怡親王前往江浙地方相度情形商酌興修之舉今巡撫陳時夏特行奏請且稱費用不過十餘萬兩卽可成功據陳時夏陳奏應是地方不可遲緩之事副都統李淑德昔任江南松江府同知諳習水利事宜曾經條奏頗爲明晰原任山東巡撫陳世倌年力精壯現在閒居著李淑德陳世倌會同巡撫陳時夏總河齊蘇勒總督孔毓珣悉心踏勘詳加酌議儻河工緊要齊蘇勒不能

能減退以致低窪之地禾苗淹沒又聞往年黃灘等處堤岸兩次衝決江陵潛江等州縣田苗被淹甚爲民害長江兩岸州縣雖每年各自興修然地方遼遠少有疎忽則民生重受其累爾等可公同商酌委員踏勘應否作何修築防護之處悉心妥議具奏

雍正五年丁未正月乙卯

上諭內閣地方水利關係民生最爲緊要如江南戶口繁庶宜更加修濬時其蓄洩以防旱潦向來屢有條奏之人但未經本省督撫奏請朕意亦久欲興修以資農務因海塘工程正在營治且水利事關重大必得實心辦事之人方有裨益卽如目今畿輔水利頗有忠誠任事之怡親王始可與此大工不然則亦未敢輕易遽行也我
皇考念切民依周知稼穡康熙四十六年巡省江浙所至必細驗水土燥濕高下之宜詳考五穀種植之性

親身前往卽行商酌定議具奏凡建立閘座疏濬河流務期盡除淤塞以杜泛溢之虞廣蓄水泉以收灌溉之益其一應公費俱動用庫帑支給一切工程交與李淑德陳世倌監督辦理並諭吏部將各部現任司員候選司員及府州縣人員內有具呈願往効力者挑選十餘人帶往江南不必令出貲財惟令辦理事務交李淑德陳世倌二人酌量委用

二月癸酉

上諭內閣朕聞陝西鄭渠白渠龍洞向來引涇河之水溉田甚廣因歷年既久疏濬失宜龍洞與鄭白渠漸至淤塞堤堰坍圮醴泉涇陽等縣水田僅存其名深爲可惜特令該督岳鍾琪詳酌興修今據該督親勘奏稱龍洞急宜挑挖鄭白渠務當疏濬更須修築堤堰建設閘口以俾堅久已於西安布政司備公羨餘銀內先動一千兩委員將龍洞鄭白渠及時挑濬其建閘工料約估銀七千兩請亦於司庫存貯羨餘銀內動用等語朕惟興修堤堰乃於民生大有裨益之事著動用正項錢糧俟一切工程告竣造報工部查核務期渠道深通堤堰堅固俾農田得以永賴以副朕保惠元元之至意

十二月己亥

上諭內閣吳淞石塘當日勘估時於海潮紓緩之處酌量修築土塘蓋因工程浩大節省錢糧起見但東南財賦之區灌溉田畝保聚室廬全賴海塘捍衛朕思海勢衝激風濤旋轉

難定土塘經歷年久未免可虞不若一例改築石塘爲百姓萬年之利著該撫確行勘估不得惜費省工苟且塞責務須堅固永垂久遠以副朕經理海疆愛養民命之至意

雍正七年己酉十二月辛亥

上諭內閣據署山東巡撫費金吾等摺奏疏濬山東濟寧嘉祥等縣及江南沛縣徐州等處水道使歸宿於海則山東江南二省歷來被

水州縣皆成樂土朕思此項工程既於民生
大有裨益則舉行不宜稽遲應先期派出官
員前往專司督修之事以便備辦物料早動
工程原任侍郎阿克敦前在廣東署事任內
尚無貪贓犯法等情今著寬免釋放命往水
道工程効力以贖前愆再著原任巡撫陳世
倌甘汝來前往與阿克敦同司督修之事一
切辦理機宜悉聽田文鏡嵇曾筠孔毓珣尹
繼善籌畫調度其工料等費悉動帑金支給

至在工差委人員聽阿克敦等酌量派用有
應從京師帶往之員准其奏請帶往其湖廣
革職糧道王恕著交與阿克敦等帶往辦事
効力

雍正八年庚戌三月庚辰

上諭內閣寧夏地方萬民衣食之源在大清漢
唐三渠水利是以定例每年疏濬修理使水
流暢足民田均沾灌溉自歷年官員疎忽怠
玩以致閘道堤岸損壞衝決日見淺窄而三

渠之中惟唐渠爲尤甚近來其口過低其梢
過高水勢不能逆流而上多誤小民耕種之
期雖每春定有歲修之例然不能以一月之
工程整十數年之荒廢也現今兵部侍郎通
智開濬惠農昌潤二渠於寧夏水利自然明
悉著會同光祿寺卿史在甲即行查議今歲
預備物料明春動工修補務令三渠堅固俾
邊境黎元灌溉有資永享盈寧之慶

雍正十年壬子正月己卯

上諭內閣寧夏爲甘肅要地渠工乃水利攸關
萬姓資生之策莫先於此是以朕特遣大臣
督率官員等開濬惠農昌潤二渠又命修理
大清漢唐三渠以溥萬民之利年來惠昌二
渠及唐渠工程漸次告竣於民田大有裨益
其大清渠漢渠雖未竣工然聞連年加謹堵
疊極力挑濬水澤已可敷用不過跌崖閘座
有應行修理之處可以從容經理非比唐渠
之必應及時速成也目今甘省軍興之際輓

運兵糧正需車輛茲因修理渠工又復僱車
運送物料恐小民承應公事力難兼顧有悞
春耕所當酌量變通以體恤民隱者查寧夏
有專司水利之同知著將未竣之渠工交與
該員照通智史在甲等所料估之處於每歲
春工內分年陸續修理再令寧夏道鄂昌勤
加督率不時稽查務期工程堅固利濟有益
使民田永霑膏澤通智史在甲將各件與鄂
昌交代淸楚卽行回京其在工効力之文武
官弁交與該署督查郎阿計其在工之久暫
訪其奉職之勤惰量其辦事之能否應留陝
題補委用者留陝題補委用應咨部請旨者
咨部請旨應發回本地者發回本地其現任
武弁及兵丁等派撥渠工効力者俱令各歸
營汛在工夫役等交與鄂昌將附近者令歸
南畝遠來者酌量遣回

雍正十一年癸丑正月庚寅

上諭內閣江南范公堤爲沿海之藩籬鹽場之

保障原係商人捐辦工程聞現在殘缺甚多
急應修築堅固現據兩江總督魏廷珍委員
確勘料估著卽一面具題一面乘二三月閒
作速興工使沿海窮民得以傭工餬口但工
程綿遠需大員董理著交與協理河務西柱
卽行督率各工悉心查辦

雍正十二年乙卯正月癸酉

上諭內閣朕聞浙江海塘工程現在修理尖山
已堵築三分之一人心甚是踴躍但夫役每
口給工銀三分六釐稍覺不足今當初春之
月水淺潮平正趲築工程之候著照引河挑
夫例每日加足五分之數又聞從前採運石
塊每方給銀八錢九分有零今運送多資人
力著每方增銀六分俾夫役等工食寬裕努
力修築早告成功以慰朕念

七月丙辰

上諭內閣浙江海塘工程關係民生最爲緊要
朕宵旰焦勞不惜多費帑金爲億萬生靈謀

久遠乂安之計所以告誡在事臣工者已至
再至三矣不料經理諸臣各懷私意彼此參
差以致乖戾之氣上干
天和有今年六月風浪潰堤之事今雖勉力搶
修尚不知能捍禦秋潮否至於建築石塘工
程浩大若諸臣陋習不改仍似從前則大工
何所倚賴朕再四思維大學士朱軾廉慎持
躬昔曾巡撫浙江諳練塘工今雖年逾七旬
精神不遜而董率指示似尚能爲朕以此詢

問朱軾自稱情願効力著由水路乘船前往
令該部給與水程勘合並令沿途撥兵護送
伊子朱必堦著隨伊父去朱軾到浙之日稽
察指授總理大綱至一切工程事務仍著隆
昇程元章汪漋張坦麟等照前辦理俱聽朱
軾節制若大臣中有懷私齟齬者著朱軾據
實參奏朕必嚴加處分若文武官員等有營
私作弊或怠玩因循者朱軾即行糾參從重
治罪朱軾未到之先所有應辦工程物料著
隆昇程元章等上緊辦理毋得藉口等候欽
差徘徊觀望以致稽遲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二十七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二十八

蠲賑一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十二月癸丑

上諭戶部

皇考御極六十餘年澤周兆姓恩洽人心凡巡幸所經州縣小民無不除道清塵趨事恐後古北口一路爲我皇考每年行幸之地農工商賈皆得瞻仰

天顏親承膏澤今聞皇考賓天民心倍深悲痛朕念此路百姓歷年殫力宜加恩恤著將宛平順義懷柔密雲平谷五縣昌平一州雍正元年正項錢糧盡行蠲免又陵寢一路此時正當修道亦宜加恤著將大興三河二縣通薊遵化三州雍正元年正項錢糧亦盡行蠲免爾部即遵諭行

雍正元年癸卯正月庚戌

上諭山東巡撫黃炳朕繼承大統父母斯民普天之下皆吾赤子凡身任封疆者當深體朕心遇有災荒及時賑濟使窮黎實被其澤據奏東兗兩屬去歲二麥失收小民未免困苦直隸河南鄰境之民資生無策亦有攜家覓食者朕覽奏惻然爾奏欲各捐己資以爲賑濟朕思爾等資從何出勢必仍取之於民是賑民實以累民也不如動用倉儲遴選賢員確查乏食窮民分路賑濟小民庶得均霑實

惠至鄰省流移之民亦宜一體撫恤毋令失所又奏請平糶倉穀於民食大有裨益必得實心任事之人方副朕惠養元元之意再奏請漕糧十萬石分貯各縣往年曾經屢次截留此項曾否支用所存多寡併如何分貯之處著具本奏聞

二月丙寅

上諭戶部治天下要道莫過安民朕纘承大統以來軫念蒼生痌瘝乃切直隸山東河南連

年歉收特命緩徵額賦遣官賑濟至於京師每年自十月初一日起至三月二十日止五城設立粥廠令巡視五城御史煑粥賑飢今尚在靑黃不接之時著展期一月煑粥散賑至四月二十日止但四方窮民就食來京者頗多著每日各增加銀米一倍務使得沾實惠以副朕憫念窮黎至意

三月辛丑

上諭戶部陝省自軍興以來大兵駐劄運送糧

餉供支草豆無一不需民力

皇考每爲軫念今當大沛恩膏子惠元元所有康熙六十年以前陝西全省除借給籽種著該督撫查明定議分年帶徵外其餘凡有民屯衛所實在未完銀米豆草悉予蠲免倘有不肖官吏以虧空揑稱民欠濫邀曠典者一經發覺罪在不赦該部作速行文毋得遲留

甲辰江蘇巡撫吳存禮奏請寬免蘆課等項銀兩

上諭戶部江蘇等屬民欠地丁等項銀一百三十一萬餘兩內蘆課等項銀九萬八百餘兩雖非恩詔內應行豁免之項但歷年最久儻行催徵窮民必致受累著一併豁免

四月癸亥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朕臨御以來時以天下蒼生爲念凡自外省來京之員各處雨暘豐歉必面加詳詢蓋欲周知民隱也今差往致祭華嶽侍讀學士田文鏡回京朕詢彼經

過地方情形與百姓生理據奏山西平定州壽陽縣徐溝縣祁縣等處雨澤歉少民間生計維艱汾州府屬地方得雨亦未霑足地方官見在徵比錢糧夫巡撫以撫綏地方愛養百姓爲職今平定壽陽等處黎民饑饉並不奏請賑濟緩徵反行催科小民何以存濟此皆因伊等去年曾奏得雨今欲掩飾前言甚屬不合巡撫德音布政使森圖著交該部察議仍即命侍讀學士田文鏡會同巡撫德音

率領地方官員將平定等四州縣饑民速行
賑濟務使恩澤實霑撫養得所毋羈時日以
致羣黎失業爾等卽傳諭遵行

雍正二年甲辰正月甲辰戸部議覆山
東巡撫黃炳奏康熙六十年并雍正元
年散賑銀米著落各官賠補

上諭曰地方偶有災祲朕卽軫念窮黎遣官散
賑動支正項銀米務使均霑實惠此拯救災
黎之至意也如將散賑銀米不入正項開銷

著落各官賠補殊非朕特遣官員拯救災黎
之本意巡撫黃炳所奏康熙六十年散賑用
過穀石及雍正元年散賑用過銀兩二疏俱
交與該部准入正項報銷

八月甲午

上諭戸部前因江浙督撫等摺奏七月十八十
九等日驟雨大風海潮泛溢衝決隄岸沿海
州縣近海村莊居民田廬多被漂沒朕卽密
諭速行具本奏聞賑恤但恐被災小民望賑
孔迫若待奏請方行賑恤致時日耽延災民
不能卽霑實惠朕心深爲憫惻著該督撫委
遣大員踏勘被災小民卽動倉庫錢糧速行
賑濟務使災黎不致失所其應免錢糧田畝
卽詳細察明請蠲凡海潮未至之村莊不得
混行濫冒至於緊要隄岸衝決之處務須速
行修築無使鹹水流入田畝朕念切痌瘝務
令早霑實惠該地方官各宜實心奉行加意
撫綏俾凋瘵得蘇生全速遂以副朕勤恤民
隱至意

十月癸巳戸部議覆直隸巡撫李維鈞
疏奏直屬九郡豐收惟霸州東安大城
武清玉田寶坻梁城所七州縣所田禾
偶有淹損本年錢糧請緩至雍正三年
帶徵應如所請

上諭曰霸州等七州縣所被水村莊朕已諭巡
撫李維鈞將倉糧發賑念此時小民生計維
艱若將今歲錢糧歸於明歲帶徵則新舊之

賦輸納於一年之內勢難兼顧爾部行文該
撫著將霸州等七州縣所被水村莊今年應
徵錢糧內或應有蠲免之處詳查議奏以紓
民力

雍正三年乙巳三月丁未

上諭戶部豫省陽武封邱中牟三縣從前兩被
水災聞其近隄地畝有被水漲漫流為支河
者有水去沙停變為沙灘者有地土變為鹹
鹻者昔年特遣大臣專司堵築又念民間輸

賦維艱於蠲免之外將應納錢糧寬期分年
帶徵今幸修築功成河流順軌民獲安居但
念被災之後元氣未復若將新舊錢糧並徵
民力未免艱難且恐被水與停沙之地以及
鹹鹻之區一時未能耕種則國課何由而辦
朕心深為軫念著戶部侍郎托時前往會同
巡撫田文鏡將三縣昔年被災地方悉心查
勘其地土被災之輕重及荒地成熟之遲早
與舊欠新徵之錢糧應徵應免之處一一確
覈分別定議

丁巳管理戶部事務怡親王奏請酌減
蘇松浮糧

上諭曰蘇松浮糧常廑
皇考聖懷屢頒諭旨本欲施恩裁減乃彼時大
臣以舊額相沿已久國課所關綦重數以不
應裁減同辭覆奏凡國家大事因革損益必
君臣計議畫一始可舉行若
皇考違衆獨斷即非詢謀僉同之意且恐一時
減免償後來國用不足又開議論之端是以

從衆議而中止然
聖慈軫念蘇松誕敷渥澤屢蠲舊欠以紓民力
其數較他處為多是亦與裁減正額無異也
今怡親王等悉心籌畫斟酌奏請朕仰體
皇考愛民寬賦之盛心准將蘇州府正額銀蠲
免三十萬兩松江府正額銀蠲免十五萬兩
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易曰損上益下
民說无疆朕但願百姓之足時存益下之懷

用是特沛恩膏著爲定例俾黎民輕其賦稅
官吏易於催科可飭令該地方官知之

五月丙辰

上諭戶部去歲江浙海潮衝溢沿海場竈淹沒之處甚多兩淮鹽政所屬地方經噶爾泰奏聞朕即發帑賑恤并將雍正元年二年竈戶未完折價銀四萬餘兩悉行蠲免其兩浙鹽政所屬地方該巡鹽並未將被災之處題報今謝賜履摺奏去秋海濤飄決情形兩浙與

兩淮無異朕一視同仁務使均霑膏澤著將華亭婁上海海寧餘姚蕭山慈谿等縣雍正元年二年未完場課銀兩悉行蠲免

九月丁酉

上諭大學士等前因天津倉厫潮濕不能收貯米石故停止截留今據蔡珽奏稱天津倉厫雖不能貯米可分發各州縣以備賑濟請仍截留二十萬石等語著戶部速派賢能滿漢司官各一員前往天津會同倉場總督托時將河南小米截留二十萬石一面行文蔡珽令其酌量應貯米之州縣撥派官員於天津地方領運收貯備賑前李維鈞奏請賑濟一月朕思賑濟原不可拘定日期著加賑三個月務令小民得所見今遣增壽等前往奉天採買米石運至天津可即行文伊等於米石之外採買高粱或十萬石或七八萬石一並運至天津於賑濟大有裨益爾等即遵諭行

十月戊子

上諭都察院五城煑賑舊例自十月初一日起至次年三月二十日止每城每日發米二石柴薪銀一兩今歲直隸各州縣截留漕米二十二萬石仍復運送通倉米十萬石令散賑平糶但恐來京就食之民尚多每城日給米二石或不敷用著每日各增米二石柴薪銀亦倍之各該巡城御史親率司坊官散給爾等不時稽查務使窮民得霑實惠

十一月乙未

上諭大學士等今年直隸州縣被水小民乏食朕軫念殷切除截留漕米發給常平倉穀外又將通倉米六成以上者著托時陳守創親交余甸蔡起俊運赴天津分散賑糶今朕訪得所發之米朽爛不堪其高者不過三四成低者全屬灰土朕軫念災黎宵旰憂勞無時或釋乃托時等全不仰體朕心將此無用之米運給有名無實小民何所資藉此已運成色米十萬石著賞給各處窮民再另發六成以上米十萬石令托時陳守創余甸蔡起俊運往天津再今歲秋季所發官俸兵糧米色俱不好嗣後若再如此必從重治罪康熙五十五年曾發通倉米五萬石分貯各州縣備用歷年已久聞俱陳腐甚為有司之累著從寬豁免

十二月丁亥

上諭大學士等今歲直隸地方被水小民乏食朕軫念維殷已截漕發粟多方賑恤但恐停賑之後正值東作之時農民缺食無策著再加賑一月如從前所發之米不足賑糶著署總督蔡珽確查奏請增發米石以副朕愛養黎元之意

雍正四年丙午六月癸酉

上諭江西巡撫裴𢓜度聞福建今年春夏以來雨水稍多天氣寒冷禾苗與發甚晚目前米價昂貴民食頗覺艱難江西素稱產米之鄉況去歲今春皆獲豐收理宜通融以濟閩省近聞江西地方官遏糴不令出境甚非情理著將江西存倉之穀礱米十五萬石動用腳價遴委能員即速運至閩省交界地方先期知會閩省督撫委員領去分給各地方以濟民食毋得遲緩其動用腳價作何還項可與閩撫酌議動用倉穀作何還項可與兩江總督酌議具奏

甲戌

上諭戶部江南泗州逼近黃河地勢低窪因去

年黃水衝決之岸尚未合龍今年四月閒水勢漫溢以致泗州地方禾麥又被淹損朕心深爲軫念著布政使石麟動支庫銀二萬兩親自前往泗州確查被災之民逐戶散給勿令鄉約里長及胥吏人等絲毫侵蝕務使窮民均霑實惠不至失所

十月甲子

上諭戶部從前因泗州逼近黃河常有水患今歲又復被水特命布政使石麟動支庫銀二

萬兩親身帶往散給窮民此朕格外之恩也今魏廷珍奏稱已奉諭旨動庫銀二萬兩賞給無庸再議賑恤等語殊非朕格外加恩軫念窮黎之意且賑濟之例應照被災分數酌定多寡若云已加特恩便不照常賑濟儻恩賞之數不及應賑之數則小民因此轉未蒙恩矣著交與魏廷珍仍照定例將應賑之處確核具題散賑

十一月己亥廣東巡撫楊文乾奏歸善博羅等十一縣濱海被水秋收歉薄請加賑恤

上諭九卿上年廣東福建二省所屬郡縣有數處歉收是以今年春夏米價昂貴已諭該督撫等設法接濟撫恤貧民今年福建雨澤調勻秋成豐稔廣東旱禾大收惟八月閒雨水稍多恐晚禾收成歉薄至明歲青黃不接之時小民不無乏食之慮此時正當預爲籌及應如何運送米穀赴廣備用著九卿確議該

撫所報濱海被水之十一縣應如何賑恤之處一併速議具奏

雍正五年丁未六月丁未

上諭內閣據怡親王奏稱玉田縣還鄉河隄岸衝決附近之田禾廬舍被淹傷損朕心深爲軫念著散秩大臣常明率同御史勒音特錢兆沆二人前往查勘並帶帑金二萬兩速行賑濟若有動用倉穀之處將本縣倉穀即行動用務使小民得所不致流離再被水地畝

本年應納之錢糧朕本欲全免恐此時有已經完納者著行緩徵明年錢糧蠲免一年該地方有司應加意撫綏以副朕愛養窮民之至意

七月乙卯

上諭戶部湖北地方今年四五月間雨水稍多江流泛漲沿江之地罹於水患如武昌府屬之咸寧蒲圻嘉魚三縣武昌武左二衛漢陽府屬之漢陽漢川二縣荊州府屬之江陵荊州衛黃州府屬之黃陂黃梅二縣田畝被淹米價漸昂朕心深為軫念著該地方官加意撫恤朕又思此縣衛數處既經被水仍令其輸納錢糧民閒未免竭蹶著將今歲錢糧全行蠲免儻有已經完納者准作雍正六年應完之項再各省藩庫俱有酌留銀兩備用因湖北並無存剩銀兩是以未曾酌留今既有蠲免之州縣恐俸餉公用等項一時或有不敷查湖南藩庫有存貯銀三十萬兩著將銀

十萬兩就近撥解湖北布政司再將兩淮鹽課撥動二十萬兩以十萬兩解送湖南補項以十萬兩解送湖北備用又聞湖南近江州縣亦有數處被水著總督巡撫確實查明亦照湖北咸寧蒲圻等縣衛之例將今歲錢糧蠲免

戊辰

上諭內閣朕前令該督撫行查湖南被水之地今據署湖南巡撫布蘭泰奏報十一州縣衛被水甚為可憫著照湖北被水之地一體加恩雖據布蘭泰奏稱已經動用銀兩委員賑恤朕恐所發之銀或未敷用著再動用司庫帑銀二萬兩作速確查散給務使窮民均霑實惠如王國棟已經到任卽交與王國棟料理至湖南湖北沿江濱湖之地雖地勢低窪易至泛溢然居民常被水患朕心甚為憫惻或有隄岸未修或有疏濬不力俟道柱到任後令同湖北湖南巡撫悉心商酌將如何興

修防護之處詳悉定議又聞近日湖南米價稍貴之時卽有姦民撑駕小舟指稱被水災民求乞米糧而搶劫客舟財物者凡屬良民斷無有因一時被水米貴而肯甘心爲盜之理此皆平素兇惡匪類胸懷詭詐乘地方稍有旱潦遂以迫於飢寒爲名煽惑衆心妄行不法甚屬可惡據布蘭泰奏稱生事爲首之姦民已被擒獲著該撫嚴加審訊或另有指使之人或尚有兇惡之黨究問明白分別首從定擬

八月辛亥

上諭湖廣督撫等湖廣近江濱湖之州縣如咸寧蒲圻數處今歲被水特頒諭旨將今歲錢糧全行蠲免沔陽潛江監利一州二縣及衛所屯田皆屬低窪之地與咸寧等處相同照例將今歲錢糧全免其有已經完納者准抵算明年額賦朕因軫念楚省窮民已發帑銀二萬兩令該督撫加意賑恤此銀儻有不敷湖北見有買穀備用之銀六萬兩卽將此項銀兩動支於應用之州縣分給賑恤務令均霑實惠

九月乙丑

上諭戶部朕聞江南浙江近水之地數處被水軫念窮民朕懷殷切著江南總督范時繹動用庫銀二萬兩於上下兩江應用之處散賑浙江巡撫李衛動用庫銀一萬兩於應用之處散賑令窮民均霑實惠

十月戊戌

上諭署直隸總督事宜兆熊據奏霸州雄縣等二十四州縣被水窮民已蒙恩散賑其各屬被水地畝暫請緩徵朕念直隸濱河之地易於被水用沛特恩遣官發帑加意賑恤此乃格外恩及窮民之意至於被水之處仍應勘明分數題請照例蠲恤不得因已經遣官發帑遂不照定例遵行並諭各省知之

己酉

上諭戶部朕御極以來愛養黎元勤求治理各省錢糧耗羡原非應有本欲悉行革除因廣爲諮詢留心體察知州縣官員實有必不得已之用度若將耗羡盡行禁止在廉謹之員實難支持而貪污不肖之徒勢必藉口無以養廉恣意苛索百姓轉受其累是以錢糧之有火耗由來已久各處皆有相沿之例其數亦多寡不同惟應於火耗過重之員重治其罪若有司官酌量收納不加重苛取於民小

民亦覺相安此各省之大勢也查各省之中賦稅最多者莫如江南之蘇松二府浙江之嘉湖二府每府多至數十萬地方百姓未免艱於輸將其賦稅加重之由始於明初洪武時四府之人爲張士誠固守故平定之後籍諸富民之田以爲官田按私租爲稅額大負固之罪在士誠一人而乃歸咎於百姓加其稅賦此洪武之苛政也有明二百餘年減復不一我朝定鼎以來亦照明例徵收蓋因陞

續辦理軍需經費所在未便遽行裁減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常論及此雍正三年朕仰體
皇考多年寬賦之
聖心將蘇松二府額徵浮糧豁免彼時頒發諭旨甚明本欲一體加恩於嘉湖二府因浙江風俗澆漓正須化導不便啟其望恩倖澤之心故爾暫止今見浙俗漸次轉移改而遷善朕心深慰用沛恩膏查嘉興府額徵銀四十七萬二千九百餘兩湖州府額徵銀三十九

萬九千九百餘兩俱著減十分之一二府共免銀八萬七千二百兩有奇永著爲例至於浙省地方各官養廉之資更無別項而耗羡則每兩不過五六分以通省額徵之數計之每年耗羡僅十四萬兩自督撫將軍副都統學政及藩臬道府同知通判州縣等官共二百二十員凡用度公費皆取資於此似不足支應除嘉湖二府錢糧已經減免外著將杭州寧波紹興台州金華衢州嚴州溫州處州

等九府額徵銀二百五萬兩按十分之一內存半計算得銀十萬兩賞給各官以為養廉合之州縣耗羨則有二十四萬兩從雍正六年為始俱著提解司庫令該撫酌量官職之大小府州縣地方之繁簡秉公派定數目奏聞餘銀存為本省公事之用朕軫念浙省官民施恩格外百姓賦稅之稍重者則將徵額之數特賜裁減官員用度之不足者則將惟正之供賞給養廉朕今施恩於官者實施恩於民之意無非欲百姓等催科不擾皆樂業於田間官員等俯仰裕如咸盡心於官守儻官員不知副朕愛民之苦心仍有作姦犯科隱糧逋賦及侵漁公帑剝削民膏者在天理國法俱難姑容加以重懲更無可貸恩之慎之

雍正六年戊申三月癸丑

上諭戶部君民上下之間休戚相同本屬一體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是民間之生計

即國計也自古人君無不恤民之災濟民之困者而至於歉歲蠲免之數往往多寡不同者則時勢贏絀為之出於不得已也如明洪武時凡水旱地方稅糧即與蠲免成化時凡被災之地以十分為率減免三分弘治時全荒者免七分九分者免六分以是遞減至被荒四分免一分而止我朝順治初年凡被荒之地或全免或免半或免十分之三以被災之輕重定額數之多寡順治十年議定被災八九十分者免十分之三五六七分者免十分之二四分者免十分之一康熙十七年議定歉收地方除五分以下不成災外六分者免十分之一七分八分者免十分之二九分十分者免十分之三此例見在遵行凡此多寡不同之數或旋減而旋增皆因其時勢為之亦非先後互異意為增損也數十年來雖定三分之例然

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愛養斯民或因偶有水

旱而全蠲本地之租亦且並無荒歉而輪免
天下之賦浩蕩之恩不可勝舉而特未曾更
改舊例者蓋恐國家經費或有不敷故仍存
成法而加恩於常格之外耳朕即位以來命
怡親王等管理戶部事務淸查虧項剔除弊
端悉心經理數年之中庫帑漸見充裕以是
觀之治賦若得其人則經費無不敷之事用
沛特恩將蠲免之例加增分數以惠烝黎其
被災十分者著免七分九分者著免六分八

分者著免四分七分者著免二分六分者著
免一分將此通行各省知之朕視萬民實爲
一體痌瘝念切懷保情殷因思自古無不愛
民恤下之人君亦斷無不急公親上之黎庶
祇以時勢所値各有不同今就目前國用計
之可以加惠吾民使霑渥澤是以斟酌分數
定爲規條儻將來國用益饒更可加增於此
數之外假若經費或有不足百姓自然踴躍
輸將則此例又可變通必不因朝廷格外之

恩而遂忘奉公之本念也如此則君民一心
上與下各盡其道太和洋溢感格
上蒼將見災沴全消雨暘時若豐亨有慶旱澇
無聞豈不美歟並令各省督撫轉飭有司遍
諭鄉村衆庶咸使聞知

十月辛卯

上諭戶部直隸爲首善之地今歲春麥秋禾俱
登豐稔民人樂業朕心深慰但地方有歷年
帶徵之錢糧若令新舊並納雖逢豐稔之歲

而民力未必寬然有餘若欲使小民共被恩
澤惟有將明年之賦預行蠲免著將直隸雍
正七年額徵錢糧內蠲免四十一萬七千八
百九十兩爾部可確查分數行文該督通行
所屬州縣一體敬謹遵奉以副朕愛養黎元
加惠畿輔之至意

十一月庚戌

上諭戶部福建歷年地丁錢糧雍正四年冊報
共未完銀四十四萬二千一百餘兩共或欠

在官或欠在民從前未曾分別明晰經朕特遣大臣會同督撫徹底淸查除查出官吏侵蝕那移虧空外實在民欠銀三十三萬八千三百餘兩朕思今年閩省州縣有數處微欠雨澤收成諒不能十分豐足若於明年徵收正額之外仍帶徵歷年舊欠恐民力艱於輸將茲特大沛恩膏將康熙五十五年起至雍正四年民欠地丁銀三十三萬八千三百餘兩槪予蠲免其有已徵在官者卽照數留抵

雍正己酉年本戶正賦此朕惠養黎元勤求民隱之至意該督撫等應仰體朕心家喻戶曉並嚴飭州縣等官實力奉行務俾小民均霑實惠儻有不肖州縣陽奉陰違或將已徵在官者侵匿入已仍作民欠開報或將應行蠲免者私自徵收一經察出定將州縣官從重治罪該督撫一併嚴加處分再雲南貴州四川廣東廣西等省皆係邊遠地方如有歷年實在民欠錢糧俱著該督撫詳細查明將

實數具奏

十二月甲午四川巡撫憲德奏西藏烏蒙等處辦理軍需蒙恩動用倉穀毋許絲毫累民今崇慶州紳衿士庶以已資代辦穀至三千餘石及催令赴倉領回皆稱情願捐輸留爲本州儲備

上諭戶部崇慶州士民恭義急公情詞肫摯此皆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浹髓淪肌之

效朕心甚爲慰慶著將崇慶州雍正七年額徵錢糧全行蠲免以示格外加恩善良之至意

大淸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二十八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二十九

蠲賑二

雍正七年己酉二月辛丑

上諭內閣浙省爲財賦重地民力輸將朕所軫念其舊欠錢糧非不欲開恩豁免祗以屢年未完之項乃頑戶之所拖欠若以抗正供而需膏澤則頑民獲利而良善轉未邀恩非所以化導人心風俗也今據性桂摺奏浙省紳士庶民咸能知朕敎養之殷懷感朕訓誨之至意踴躍完納正賦卽此一事可以見其感恩遷善之誠朕實爲浙省之士民風俗稱慶非重此數十萬之國帑也浙省嚮善之速甚屬可嘉用沛鴻恩將雍正七年額徵地丁屯餉錢糧蠲免十分之二共計六十萬兩著李衛轉飭各屬恪遵奉行務使閭閻均霑實惠並將朕加恩奬善之意遍行宣諭俾遠鄉僻壤咸共知悉

癸卯四川巡撫憲德奏上年九月間瀘州里民呈稱軍需米石情願捐助臣見永寧建昌各路軍糧俱派就近州縣里民背運實屬勞苦而瀘州里民亦在派撥之內是以未允所請

上諭戶部朕前見崇慶州紳衿士民好義急公風俗淳厚深爲嘉悅是以格外加恩蠲正賦以示奬勵今據撫臣憲德陳奏知瀘州里民曾經具呈在先且瀘民旣有背運軍餉之勤勞又有樂助倉儲之忱悃雖撫臣未允所請而民情之忠厚善良實爲罕見著照崇慶州之例將雍正七年額徵錢糧全行豁免巡撫憲德務體朕心轉飭該州恪遵奉行使閭閻均霑實惠儻諭旨頒到之日有已徵在官者准其抵算庚戌年額賦

三月丙午

上諭內閣總督田文鏡公忠歷練自涖任豫省以來撫綏化導以實政實心爲察吏安民之

本是以風清弊絶吏畏民懷地方舒暢之氣
感召
天和數年之中年穀悉登豐稔該督之功實為
可嘉兼該省紳士庶民風俗向來醇樸又能
遵封疆大臣之教人人向義輸忠以受
上天之恩實可謂良民矣夫因荒歉而蠲免正
賦者乃賑䘏困之意若舉黎共敦善行以
迓
天庥屢歲有秋災祲不作則賞善旌良朕之加
恩沛澤更為愉快著將豫省雍正七年額徵
錢糧蠲免四十萬兩總督田文鏡可確查分
數通行所屬州縣一體遵奉使閭閻均霑實
惠

六月乙酉

上諭內閣朕愛養黎元遐邇一體而邊遠之地
小民家計不及近省尤朕心之所縈念數年
以來甘肅四川雲南貴州廣西五省有用兵
西藏及勦撫苗蠻等事其一應軍需皆動用

公帑備辦秋毫不派及於民間而糧餉轉輸
亦有資於民力今藏地苗疆俱已寧謐朕心
嘉慰特沛恩膏著將庚戌年甘肅四川雲南
貴州廣西額徵地丁銀兩悉行蠲免其西安
各屬地方近日亦有預備軍需之事朕心軫
念著將庚戌年額徵錢糧蠲免十分之三此
六省督撫大吏宜仰體朕心轉飭所屬有司
敬謹奉行務使閭閻均霑實惠如有奉行不
力被不肖有司蠧飽私囊或姦胥土棍強紳
劣衿包攬侵蝕者經朕訪聞必將通省大小
官員分別從重治罪至於國家設官本以理
民官有恤下之責民有奉上之義若設官而
不為計及養廉之資則有司之賢者將窘迫
而莫能支不肖者又橫取而無所檢是以酌
定將錢糧耗羨均給各官此揆情度理上下
相安之道但恩加百姓豁免正賦若將耗
羨一並蠲除是民雖邀額外之恩而官員轉
有拮据之苦上司或因此稍有寬假則必致

巧取苛索於民滋弊種種轉多於耗羨之數於吏治民生均無裨益著於庚戌年爲始凡遇特恩蠲免錢糧者其耗羨仍得輸納諒必民所樂從若因水旱蠲免者不得徵收耗羨將此永著爲例

八月癸丑

上諭內閣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設官分職不得其人則庶政莫由振舉而理財不得其道則國用不足雖欲減賦蠲租沛膏澤於萬姓其

勢有所不能此自然之理也數年以來怡親王大臣等辦理戶部事務敬慎公忠風清弊絕阜民裕國府庫充盈國家經費既敷則蠲除惟正之供施恩常格之外使羣黎百姓俯仰有餘乃朕寤寐之至願也昨署山東巡撫費金吾奏稱今歲東省秋成大稔父老皆言二十餘年以來所僅見朕思此乃督撫之賢有以感召

天和也則凡爲督撫者宜何如之敬謹居心公忠奉職以不愧屋漏之誠爲感格

上天之本耶聞今年秦省西安一帶夏月甚旱而地方文武大臣官員罔知修省此則封疆大臣之所當切戒者朕非卸責於臣工而屢頒此等諭旨也蓋實有見於天人感應之理纖毫不爽而夙夜敬謹乾惕覺鑒觀之有赫而呼吸之可通儆朕心有一刻之懈弛而徒以訓誡之詞責諸臣下其又何以對越

天地神明乎又據廣東督撫布按等奏稱今年

粵東雨澤均調百穀順成合計通省米價自八錢至五六錢實粵省從來希有之事朕聞之深爲慰悅此皆該省民人等革薄從忠醇厚良善之心

上天垂佑而錫以豐穰之所致也著將山東廣東二省庚戌年地丁錢糧各免四十萬兩以獎地方官民之善直隸陝西今年各蠲銀四十萬兩庚戌年著再各免地丁錢糧四十萬兩山西通省連歲皆獲豐收著免庚戌年地

丁銀四十萬兩安徽等屬亦著免庚戌年地丁銀四十萬兩此六省共蠲免額徵銀二百四十萬兩乃朕加惠閭閻之特恩該督撫等應轉飭有司仰體朕心敬謹奉行務使小民均霑實惠儻不肖官吏及紳士土豪等有侵蝕包攬等弊一經發覺定行重治其罪並將失察之督撫上司等嚴加議處

九月甲戌

上諭戶部據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稱自西安起程歷西鳳平臨以至甘涼等處小民承辦軍需莫不踴躍懽呼趨事赴公爭先恐後而靖逆衛屯民於應辦草束之外情願另備餘草運赴大東渠站所堆積以佐軍需等語靖逆遠處邊外人民無幾而自備蒭運草束輸力効誠可見師以義行統領大臣又能令承辦軍需各員無絲毫扣剋是以輿情鼓舞相率辦公朕心深為嘉悅著將靖逆衛庚戌年應徵正糧馬糧四百六十石零大草五千三

百八十八束全行蠲免以示加惠邊民急公之至意

己丑

上諭內閣年來用兵西藏勦撫苗蠻一切辦理軍需皆動支公帑而糧餉轉輸不無資於民力朕心深為軫念是以降旨將甘肅四川雲貴廣西五省庚戌年地丁錢糧全行豁免查甘屬之河西四府如寧夏西寧及甘涼肅以至嘉峪關外之靖逆赤金柳溝等衛所歷來額徵俱係糧料草束與各省額徵折色無異今當用兵之際雖絲毫不派及民間而黎民踴躍急公之意大將軍岳鍾琪屢次奏聞甚屬可嘉著將額徵本色加恩豁免以示惠愛邊民之至意

十一月丙子

上諭內閣前因北路軍需須用駱駝鞍屜諭令山西地方製辦聞該省民人凡有羊毛繩料之家各出所有赴官領價工匠亦一時爭先

應募共計二十餘萬件之物料工作不勞而集於月餘之內此皆該省大吏平日善於訓導民人其製辦器物僱募人工又照數給與價值而該省民人又懷尊君親上急公趨事之心是以備辦軍需羣情歡躍剋期告竣甚屬可嘉巡撫石麟布政使蔣泂著交部議敘凡委派辦理之員亦著議敘再將該省辛亥年額徵地丁銀蠲免二十萬兩於辦理較歷之各州縣按畝均派使小民共霑實惠以示
朕恩奬官民之至意

雍正八年庚戌六月己未

上諭戶部甘肅地方雍正八年地丁錢糧前已
降旨蠲免其河西四府州縣暨各衛所額徵糧料草束又經一體免徵朕念新歸內地番民嚮風慕義願附版圖其地畝額徵本色糧草與河西等處賦稅相同亦應一體蠲除俾令同霑恩澤著將雍正八年河東之河州廳洮州衛歸德所河西之西寧涼州府屬應徵番糧共一萬二千有奇俱加恩蠲免該督撫即督率所屬有司敬謹奉行俾番民均霑實惠

七月己卯江南河道總督嵇曾筠奏河水暴發情形

上諭內閣今年春夏之交北方雨澤略少朕即慮夏秋之間雨水必多屢諭河臣加謹保護工程以防伏秋之汛今覩湖河漲溢情形有非人力所能捍禦者朕惟有修省戒懼以凜

上天示儆之深恩更念邳州宿遷桃源等處水勢驟長禾稼室廬必遭淹沒深可憫惻著差往江南清查錢糧之侍郎馬爾泰彭維新御史安修德等星赴被水地方動支藩庫銀數萬兩速行賑濟並遴選廉幹人員帶往分派各處會同地方官悉心辦理勿稍稽遲勿令遺漏務使窮民人人安堵寧居咸得其所其被災之處今年額徵錢糧著悉行蠲免儻有已經完納者准作明年額徵之數問山東發

水之處民間田舍亦被損傷著巡撫岳濬遴選賢能官員前往查勘動支庫銀速行賑濟勿使一人失所其應行蠲免錢糧之處著一併確查奏聞請旨

八月己亥

上諭戶部前聞直隸地方有被水之州縣朕心軫念已星遣侍郎牧可登副都統阿魯等分路前往蠲賑兼施茲據署督唐執玉奏稱各屬被水情形消長不一有上諭所及之處而

水勢消落可免成災者亦有上諭未及之處而田廬被災急須撫恤者著行文交與牧可登阿魯等照該督所請悉心查勘核實通融其前諭未及之處有應行賑濟者即交附近差往之大臣官員等速行料理務令得所以慰朕拯恤災黎之至意

是日

上諭戶部據河東總督田文鏡奏報山東被水各州縣朕已降旨諭令動支銀穀加意賑恤茲聞萊州府屬之昌邑壽光濰縣青州府屬之益都沂水博興高苑臨朐濟南府屬之鄒平等縣俱被水患民舍田禾不無傷損著該督撫委員查勘應否與從前所報州縣一體加恩之處一面辦理一面奏聞儻再有續報被水者亦著遵照前旨速行料理毋使稍遲

丙午

上諭戶部向來蠲免錢糧額徵漕米不在所蠲之內今年山東地方被水稍重而直隸江南

河南三省亦間有被水之州縣夫地方既已歉收則漕米輸將未免竭蹶著將山東被水之州縣漕糧全行蠲免直隸江南河南被水州縣之漕糧按其成災分數蠲免其山東未被水州縣應完漕糧不必運送京師即留於東省以充兵餉

九月甲申

上諭內閣朕臨御萬方宵旰勤求惟以愛養斯民爲念數年以來除租減稅疊沛恩膏不但

旱澇歉收之處蠲賑兼施即該省年穀順成不須寬賦而朕欲使民力饒裕每加格外之恩蓋國家經費既敷則富藏於民俾各家給而人足乃朕之至願也查各省錢糧朕特降諭旨蠲免者已多今次第舉行應及於江西湖北湖南三省著將辛亥年三省額徵錢糧各蠲免四十萬兩又念直隸乃畿輔首善之地應沛殊恩山東今歲被水之州縣稍多朕心甚爲軫念除二省澇溢地方已加意賑恤

並將本年額賦照例蠲免外著將辛亥年二省錢糧各蠲免四十萬兩以上五省各該督撫應仰體朕心嚴飭有司敬謹奉行務令閭閻均霑實惠

十一月庚辰戶部議覆河東總督田文鏡奏稱今年豫省被水州縣收成雖有不等實未成災且士民踴躍輸將所有奉
旨蠲免之漕糧請仍照額完兌應如所請
上諭曰士民等急公奉上甚屬可嘉但被水州縣雖未成災而收成分數既有不等著該督確查歉收分數仍照例蠲免即將現在已兌漕糧准作辛亥年正供以示朕嘉惠豫民至意

雍正九年辛亥正月戊辰

上諭內閣朕思惠養黎元之道莫先於除賦蠲租使萬姓均霑渥澤陝西甘肅二省經理軍需數年凡米糧芻牧車馬牲畜之類皆動支

公帑備辦一絲一粟不使擾民然朕每念地方既有軍務縱不取辦於民財未嘗不資藉於民力而陝甘二省之民人踴躍趨事甚爲可嘉年來已屢降蠲賦之旨茲特再沛恩膏將雍正九年西安所屬額徵地丁銀蠲免十分之三甘肅所屬額徵地丁銀全行蠲免該督撫等可轉飭有司敬謹奉行務令閭閻均霑實惠

丁亥

上諭內閣山東地方上年遭値水患窮民乏食朕心軫念屢頒諭旨并遣大臣賜粟賜金加恩賑濟不忍使一夫不獲其所又念該省上年禾稼歉收則今春青黃不接之時米價必致騰貴特命截留鄰省漕糧三十五萬石撥運奉天米穀二十萬石減價平糶以惠濟閭閻朕之爲東省民食計者亦備極籌畫矣細思上年濟兗東三府之被水較平時爲甚今發粟平糶固不慮價値之高昂而赤貧之民仍苦於糴買之無力且聞被水之後有餬口轉徙四方者今各省漸次資送回籍此等民人回籍之後無以爲資勢必至於失業深屬可憫著侍郎劉於義牧可登巡撫岳濬確查實在窮民無力糴買穀石者再給兩月口糧以恤其困苦資其耕作査濟兗東三府尚有存倉穀四十萬石卽將此爲散賑之需儻不敷用再將截留之漕米以二十萬石平糶以十五萬石增添散賑著該侍郎等遴選賢員

作速分途辦理使黎民均霑實惠并傳宣朕旨曉諭百姓等受朕格外之恩當乘此春和努力耕種勿因失業而作邪僻之事勿因困厄而懷怨尤之心果能祗遵朕訓則豫順之氣自能感召天和賜以安全之福思之勉之

庚寅

上諭內閣上年江南邳宿等十八州縣遭値水患窮民乏食朕心深切軫念特命大臣會同該督撫動帑發粟撫綏賑恤增給口糧之數加添散賑之期並賞給修葺室廬之費務使被水黎民咸登衽席今據該督撫等奏報正月十五日已滿散賑之期朕思江南麥熟在四月之杪其間青黃不接之時尚應爲之籌畫雖本省鄰境皆有平糶之米穀而赤貧之民無資糴買者仍復艱於餬口深可憫惻查揚州鹽義倉有積穀數十萬石原備賑濟之用著動支二十餘萬石加賑窮民四十日口

糧以濟其困乏資其耕作該督撫會同欽差侍郎彭維新等悉心奉行並曉諭百姓乘此春和盡力南畝勿再游手失業有負朕惻㥘軫恤之至意

二月戊午

上諭內閣從來備辦軍需於地方不無勞費朕深知其弊惟恐累及民間是以於征勦準噶爾之舉悉心密籌於數年之前一絲一粟皆用公帑而民間並不知國家將有軍旅之事

從來未聞預備軍需地方能如此毫不騷擾者也此天下所共知更為三秦百姓所深悉者及至大兵既出時日既多輓粟飛芻脂車秣馬雖不取辦於民財恐不免借資於民力此亦事勢之不得不然祇以準噶爾狡猾兇頑父子濟惡實蒙古之巨患為國家之隱憂若因循苟且縱賊養姦則狡寇一日不滅邊境一日不寧即內地之民亦一日不得休息此朕熟思詳審至於再三而出於萬不容已者並非好大喜功利其人民土地而為此舉也即以上年之事言之賊夷先遣使臣詐稱求和及朕降旨暫停進兵而賊衆乘我不備大肆猖獗然則此等狡寇顧可置之度外聽其貽害於邊方哉即此愈見

聖祖皇考當年不得已之情朕今日繼承

先志不能不辦理之苦衷也惟是國家設兵所以衛民今因用兵而有不得不資民力之勢朕心實為憐憫是以年來屢蠲陝甘二省額

徵錢糧使羣黎均霑膏澤而三秦紳士庶民感激國恩秉明大義踴躍趨事志切急公二十年來如一日朕實嘉之如昨歲據督撫奏報甘肅士民等有願捐車輛以資輓運者有願捐草束以供芻牧者朕皆降旨一一照數給與價值而其服勞宣力之誠悃亦大可見矣今年添辦軍需朕又切諭督撫有司等體恤民情不得絲毫擾累其糧餉運費特令加增儻再有不敷仍令據實陳奏無非軫念民

勞之意惟望陝甘二省紳士庶民等歡欣鼓
舞勿懈初心則和氣致祥仰邀
天眷不數年間必見膚功克奏不但邊城內外
共享寧靜之福卽爾等世世子孫永保安居
之樂矣査雍正九年甘肅所屬額徵錢糧業
已全行蠲免西安所屬額徵錢糧前降旨蠲
免四十萬兩著再蠲免四十萬兩以昭朕體
恤之恩該督撫務飭有司敬謹奉行使閭閻
同受實惠并將此旨刊刻頒布俾陝甘二省
遠鄉僻壤之民共知之

己未

上諭內閣上年秋月山東地方山水爲患卽聞
河南亦有數縣被水朕以總督田文鏡身在
地方自能經理妥帖冬間見總督邁柱奏摺
知豫省被水之民有覓食餬口於湖廣者該
省已陸續資送回籍朕又切諭田文鏡督率
有司加意撫恤且念豫省連歲豐稔今不過
數處歉收自可支持度日不致困窮失所是

以未遣專官前往査賑今聞祥符封邱等州
縣乏食窮民沿途求乞而村鎭中更有賣鬻
男女爲山陝客商買去者田文鏡欲將說合
之中保媒人拘拏懲治至於鄉村有糧之家
多被附近窮民呼羣覬覦於昏夜之中逼勒
借貸有司不能究問朕聞之深爲駭異朕以
愛養百姓爲心惟恐一夫失所卽如上年直
隷山東江南被水之州縣朕皆疊沛恩施豈
獨於豫省之民靳茲膏澤田文鏡近來年老
多病精神不及故爲屬員所欺誑耳夫賣男
鬻女之事在平時亦有之此乃出於本人之
情願非官長所可禁止者至於荒歉之歲自
以撫綏安插使民不至離散爲第一義若不
能撫綏安插而但禁其賣鬻子女以避離散
之名是絕其生路也豈爲民父母者所忍言
乎刑部侍郎王國棟向曾在豫省居官著給
與欽差大臣關防馳驛前往將被水之州縣
一一査明飭該地方官動用本地倉穀錢

糧核實賑濟務使窮民咸登袵席不得稍有
遺漏俟麥熟之後奏聞停止儻地方官奉行
不善怠忽從事著王國棟嚴參重治其應行
緩徵之州縣著傳朕諭旨即行緩徵以免追
呼之擾

三月乙亥湖廣總督邁柱遵
旨將沔陽州實在民欠糧銀三萬二千餘兩分
晰造册具題

上諭戶部朕愛養元元時下減賦蠲租之詔每

思豁除舊欠則頑戶獨蒙恩蠲免新糧則善
良均被澤此亦情事之易知者惟是沔陽民
欠與他處不同該州近水常有滲溢之患朕
所深悉其未完民欠銀兩著從寬豁免

四月乙未

上諭內閣朕因直隸州縣之被水不過近河村
莊其他高阜之處收成豐稔彼此可以相資
不致艱於謀食是以未頒加賑之旨今聞畿
南州縣之中有被亦輕重之不同其被水輕

者民間可以支持而被水稍重者即有日食
不敷之慮即如大名府屬之長垣東明開州
等處皆地勢窪下之區失業之民甚覺艱窘
恐其他州縣亦有與之相類者今去麥熟之
時尚有月餘應籌接濟之道以資其耕作若
從京師遣官分查必致稽遲時日副都統趙
弘濟係上年散賑之員著馳驛前往保定會
同該督唐執玉布政使王謩等查閱上年散
賑檔案將其中被水稍重應行加賑之州縣

一一確查明白遴選賢員星速分途前往會
同該地方官或動倉穀或動帑銀核實散賑
至麥熟之時停止儻奉行不力或有遺漏浮
冒等弊經朕訪聞定將大小官員從重議處

雍正十年壬子閏五月丁酉

上諭八旗官員人等朕自御極以來普天率土
未嘗歧視而八旗人等尤國家教養百年望
其遂生復性共享安樂於久遠若其中頑劣
貪鄙之習故加寬縱將爲人心風俗憂無所

庶止朕實不忍聽其陷溺不爲援手有負皇考之付託也從前廢弛貪婪清釐帑項即追呼牽擾有所不恤誠欲八旗人等各思罪愆漸自醒悟知有所不爲庶無往不利此朕訓愛之初心也昨於雍正三年以前虧空各項令查奏酌免諭旨內業經明白曉諭今特再沛恩膏將雍正三年以後九年以前八旗官員人等應追銀兩除本身虧空侵蝕借帑及貪贓盜用等項不准查免外其有年遠之案於雍正八年恩旨以後發覺者與本身已故著落子孫追賠坐扣俸餉抵補者或本身雖在其應追之銀實係分賠代賠無著之項或因公挪用並未入己者又或應追之本人已經豁免而開欠之人尚在著追或本身已經寬免而在奉旨以前報出田房人口抵補其間人口病故田房變價不敷仍行追補者著該旗將各項情由造册開送內閣轉奏候朕酌量分別加恩寬免此次諭旨著再遍傳俾

八旗人等深知朕恩恪遵朕訓洗心滌慮痛改前非循理奉公謹身節用以副朕教育諄誠之至意

七月壬辰

上諭內閣甘肅地方年來預備軍需雖事事取辦於公帑而百姓輸輓效力亦甚勤勞朕心軫念屢加恩澤聞今歲蘭州平涼西寧等府所屬州縣內有雹損霜傷之處已諭該督撫留心賑恤停止催科嗣聞從前雨少之處俱已霑被甘霖秋成可望朕心深慰因念甘肅爲軍需總滙之區百姓急公趨事所當格外加恩以昭朕子惠元元獎勞賞善之至意著將河東河西各屬民戶屯戶及番民等本年應徵各項銀米草束一概蠲免若有已經完納者准作來年正賦該督撫等務體朕心督率有司敬謹奉行俾秦民均霑實惠儻有豪胥猾吏舞弊作姦使澤不下逮者經朕訪聞定將該管大小官員嚴加議處

雍正十一年癸丑正月庚寅

上諭內閣上年江南沿海被水地方如常熟等二十二州縣並續報之華亭等六縣該督撫等已遵旨軫恤定議大賑三次每次以一月爲期料寒冬初春以來窮民存養有資不致失所矣朕念二三月間正青黃不接之時尚須籌畫接濟資其力作庶可無悞春耕著再加賑四十日其有從前遺漏貧民並前可備口而目下力不能支者俱著查明添入補賑之內再被水之鹽場竈戶亦照貧民例加賑一月該督撫鹽政務須督率有司實力奉行使被水之家均霑恩澤以副朕恤災拯困之至意

六月己未

上諭內閣據署河南巡撫孫國璽奏報豫省歷年耗羨銀兩除本地公事支用外現存司庫銀七十萬兩有奇又社倉存貯穀麥等項共計二十八萬石有奇等語從前提解耗羨本是澄清吏治休養民生之意屢經降旨此項出自民間若本地公用充裕之時朕仍當加恩本地官民使之霑被惠澤不令歸入公帑也今豫省存貯耗羨既有七十萬之多而該省官員等所得養廉又已敷用正當加惠閭閻俾令邀恩格外著將河南本年地丁錢糧蠲免四十萬兩即以存貯之耗羨照數撥補還項該督王士俊可督率有司敬謹奉行大凡耗羨多餘之省該督撫藩司等往往不甚愛惜並不爲百姓計而存撙節之心若伊等留意民生儲蓄充盈亦可爲加惠編氓之助矣

七月己亥

上諭內閣直隸山東地方自去冬以及今春雨雪稀少朕心憂慮爲民虔誠祈禱幸蒙上天垂鑒叠沛甘霖遠近霑足目前秋禾秀實大有豐稔之象朕心不勝感慶茲據直隸河道總督王朝恩奏報知近水低窪之地因伏

雨稍多河流漲發禾稼被淹人口亦有傷損
者朕心深爲憫惻著直隸總督山東督撫遴
選賢員速行查勘或動倉穀或動帑銀確實
賑濟務令被水窮民均霑實惠

雍正十二年甲寅十月癸丑

上諭內閣今年六月間江蘇地方雨水稍多州
縣低窪之地有被水淹浸收成歉薄者朕心
軫念且恐將來米價漸昂不可不預爲籌畫
著將乙卯年江南起運漕糧截留二十萬石

於被水成災之州縣各就近留一萬石或五
六千石於被水不成災之州縣量留三四千
石俟開春市價增長之時將此平糶以便民
用其成災田地應徵新舊條銀若仍行徵輸
小民不無竭蹶著緩至來年麥熟開徵再本
年應徵南漕等米亦准緩至明秋折納所有
被災地方無力乏食之窮民據該督等奏稱
已動公項酌賞但冬春之際此等民人覓食
艱難應動支倉穀分別賑濟毋令失所著該

督撫悉心辦理並督率有司實力奉行務令
均霑恩澤

十一月甲午

上諭內閣今歲春夏之間陝西地方禾麥頗好
及至仲秋間有雨少之州縣如甘肅所屬則
有階州靖遠環縣等處西安所屬則有臨潼
渭南高陵涇陽三原醴泉富平同州郃陽澄
城韓城朝邑華州華陰蒲城潼關以及榆葭
二府州所屬等處朕心深爲軫念特諭該督

撫速籌蠲免賑恤並轉運接濟之策務使貧
民不致失所茲據劉於義許容奏稱階州靖
遠環縣新舊欠糧已概行停徵至乏食之民
已照例借給口糧統俟夏收徵還其他州縣
有一村一堡被旱薄收者亦照階州等處之
例辦理等語據史貽直碩色奏稱西安所屬
州縣秋間雨澤愆期嗣於九月內大沛甘霖
所種之麥滋潤暢茂明歲夏收可望現在糧
價有減無增約計本地存貯穀石足以接濟

明春之用至本地錢糧百姓感戴皇仁且值連年豐稔已經完納十之八九亦無庸加恩蠲免惟從前借糶之穀糧應於秋後還倉者今西安同華榆葭等府州既有薄收之屬請暫緩徵買統俟明秋還項則民力可紓等語劉於義史貽直等所奏地方情形已悉階州等三州縣乏食民人所借之口糧俱著賞給明年夏收時不必徵還所有本年未完之錢糧亦著蠲免明年不必補徵其應徵舊欠著概行停止仍令劉於義許容督率有司加意撫綏務令小民得所至西安同華榆葭等府州屬百姓所借之倉糧亦著賞給明年不必交還其糶出之穀著史貽直等酌量於明年買補還項

雍正十三年乙卯五月甲辰

上諭內閣西陲用兵以來一應軍需皆取資於公帑絲毫不以累民惟是甘肅等處運送糧餉不能不藉民力之輓輸朕心軫念屢沛恩膏卽當豐稔之年亦下蠲租之詔所以賞百姓之急公示朕心之體恤也茲聞甘省所屬地方入夏以來有雨澤愆期之州縣或恐收成稍薄納課艱難著將雍正十三年甘肅通省所屬應徵地丁錢糧全行蠲免俾催科不擾民力寬舒該督撫可董率有司實力奉行以副朕加惠秦民之至意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二十九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三十

積貯

雍正元年癸卯六月丁丑

上諭戶部朕去年親閱京通各倉雖有積貯但京師人民聚集食指浩繁米糧儲備不可不裕查有漕各省惟湖廣江西產米最廣近年盛京年歲豐收米價亦賤此三處酌量動正項錢糧採買數十萬石僱募民船運送京師

大有裨益著怡親王隆科多會同詳議具奏

雍正二年甲辰閏四月丁丑

上諭直省總督巡撫等社倉之設原以備荒歉不時之需用意良厚然往往行之不善致滋煩擾官民俱受其累朕意以為奉行之道宜緩不宜急宜勸諭百姓聽其自為之而不當以官法繩之也近聞各省漸行社倉之法貯蓄於豐年取資於儉歲俾民食有賴而荒歉無憂朕心深為嘉悅但因地制宜須從民便是在有司善為倡導於前留心稽核於後使地方有社倉之益而無社倉之害此則爾督撫所當加意體察者也

雍正三年乙巳七月癸亥

上諭戶部歸化城土默特地方年來五穀豐登米價甚賤查黃河自陝西黃甫川界入口河之兩岸一屬山西一屬陝西應自歸化城購買米石從黃甫川界黃河運至內地到上拉庫處修建倉廒收貯其歸化城大青山黃河岸口亦建一倉買米存貯以便由黃甫川界

運至土拉庫處再修造船隻運至陝西潼關地方其修倉修船往來挽運所費錢糧諒亦無多刑部員外郎覺羅明壽係朕深知之人再著理藩院遴選謹慎篤實賢能司官一員同伊馳驛速往會同山西巡撫伊都立歸化城都統丹晉等將查倉修船挽運水手及需用等項詳議具奏若此事易辦則外而蒙古內而百姓大有裨益

八月丙寅

上諭戶部侍郎蔣廷錫內務府總管來保今年六七月間京師雨水較多聞京城八倉內頗有積水停滯支領甲米車輛來往甚艱其城外萬安倉附近城垣城上瀉水流下倉內道路亦復泥濘如何令各倉積水通洩低窪處加土修墊俾收放糧米之所高燥潔淨旣便於車輛行走亦不致米糧狼籍又各倉廒底或應鋪墊石灰或應支架平板爾等至各倉詳悉查看具奏

辛卯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前於天津蓋造倉廒原備截留漕米是以朕諭托時等將湖北湖南之米截留二十萬石存貯天津托時因奏天津倉廒地勢卑濕廒底須鋪墊乾草以隔潮氣昨牛鈕奏稱墊草亦不免浥爛如此則截留漕米無益前所降諭旨截留之米可仍令抵通歸倉當時蓋造倉廒原係李維鈞及地方官員經手乃並不相度高燥之地草率營建著托時前往天津會同莽鵠立柯喬年詳審地形或另擇高阜之處或將舊基培墊交與李維鈞親同當時經手之員賠補修造卽著莽鵠立柯喬年監督工程至於直隸州縣倉穀李維鈞曾奏虧空無多今歲秋收卽可全補無缺今蔡珽奏稱清苑倉穀並無顆粒清苑爲保定附郭之縣倉穀尚虧空如此則他處可知李維鈞前此所奏不實著大學士會同刑部問明具奏又蔡珽奏稱目下省城米

價騰貴請令臬司浦文焯攜帶腳價親至天津將截留漕米星速運三萬石以二萬石直至省城平糶以一萬石量留沿途被水之處以濟急等語畿輔之地百姓艱食朕心深爲軫念著托時到天津將漕米撥三萬石交與浦文焯作速運去今歲近京一帶雨水較多恐此米尚不敷用再令陳守創將通倉變色米六成以上者撥十萬石交與余甸蔡起俊

動用脚價運至天津或平糶或賑濟應運何處俱聽蔡珽調度朕念直隸地方低窪之處衆水積而不洩以致有水之害而無水之利疏通之道不可不講已諭朱軾張燦經理此事聞陝西潼商道王全臣在陝挑濬秦渠熟習水利著王全臣來京其潼商道員缺著松茂道孟以恂調補

九月丁巳

上諭大學士等古者視歲之上中爲儲蓄之節蓋官民經畫久遠不爲一時苟且之計積之於豐年用之於歉歲所謂有備無患法良而意美也朕自臨御以來宵旰勤求無刻不以民依爲念乃重農積粟之詔屢下而閭閻卒少蓋藏官倉亦多虧缺卽如直隸保定等府去歲頗稱有秋今春二麥亦熟乃以夏秋雨水過多田禾被澇而民間遂有饑色若非多方賑恤窮民必至失所此皆草野無知食不以時用不以禮但快目前之有餘罔計異日

之不足一朝旱澇追悔無從至於常平義倉原爲備荒而設乃有司奉行不力多至缺額罪何可逭茲據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河南山西陝西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督撫報稱今歲秋成八九十分不等朕覽奏不勝慰悅又重爲吾民計及長久宜乘此時講求儲蓄之道以備將來該督撫等可轉飭有司遍行曉諭務須撙節愛惜各留餘地預爲他時緩急之需社倉之法亦宜趁此豐年努力行之勿但視爲虛文故事朕爲吾民籌畫養贍之道惓惓於懷無時或釋而吾民自謀其身家若但苟且因循不復長顧遠慮則重負朕軫念元元之意矣至於州縣倉儲向有虧缺者若不趁此豐收之時速行買補將來發覺斷不姑貸愼之愼之

十二月戊寅

上諭戶部湖廣爲產米之鄉穀石甚宜多貯將來運往別省皆爲近便今查湖廣通省存倉

之穀只數十萬石為數無多今歲湖廣收成豐稔著即行文該省督撫令其動支庫銀十餘萬兩遴委賢員採買穀石於省倉及府州縣應貯之處加謹收貯此時只宜陸續辦理不可因有官價一時採買致令穀價騰貴設若民間穀價稍昂即便停止俟明年再行採買江南浙江今歲俱獲豐收著各該撫就近商酌若亦可動項採買穀石著即一面定數
奏聞一面採買

戊子

上諭大學士等積貯倉穀關係民生最為緊要朕屢降諭旨令該督撫嚴飭州縣及時買補昔年虧空之數無如苟且遲延奉行不力即如原任直隸總督李維鈞曾奏稱各屬倉穀已補足七八分及今冬發倉賑濟虧空甚多若非截留漕米並發給通倉之米窮民幾至失所矣昨據月選官陳克復條奏虧空倉穀請支動正項買補一面嚴追本官還項朕已交與九卿議行今直省地方俱著定限三年將一應倉穀務期買補完足不得顆粒虧欠三年之後朕必特差官員前往盤查如有缺項定行重治其罪儻有不能補足情由著該督撫題奏凡虧空錢糧猶可勒限追完無損
國帑若虧空倉穀則一時旱澇無備事關民瘼是虧空倉穀之罪較虧空錢糧為甚自宜嚴加處分並著內閣九卿確議定例具奏

己丑

上諭陝西總督延撫等西安地方緊要又有滿洲駐防兵丁省倉米石應當多貯查西安現在所貯米石為數無多今歲秦省收成豐稔著總督岳鍾琪巡撫圖理琛就近商酌動用庫銀採買米石存貯省倉以為備用其米數多寡該督撫酌定奏聞務須陸續採買勿令價值騰貴儻倉厫不足亦令該督撫酌議收貯之法該督撫等宜仰體朕心實力奉行

雍正四年丙午正月乙巳

上諭戸部據兩淮巡鹽御史噶爾泰奏稱衆商感戴賑恤蠲免之恩今鹽課豐裕商業已遂情願公捐銀二十四萬兩備交運庫又噶爾泰名下有應得銀八萬兩亦願報部撥解等語從前兩淮鹽課虧欠甚多自噶爾泰辦理以來歷年商欠正項贏餘俱一一完納恤商裕課鹽政肅清甚屬可嘉朕前曾諭令江南督撫酌議積穀備用今衆商公捐及噶爾泰奏請解部之項共計三十二萬兩著將二萬

兩賞給噶爾泰其三十萬兩可即爲江南買貯米穀蓋造倉厫之用所蓋倉厫賜名鹽義倉即著噶爾泰交與商人經理如此則於地方積貯甚爲有益而衆商急公之項亦得實濟

九月甲辰

上諭戸部去年山東濟南兗州東昌三府偶有水患朕心軫恤蠲賑兼施復將本年漕米或全蠲徵或緩徵一半以紓民力今年山東雨水調勻二麥豐登民生樂業惟是去歲被水低窪之處又經今夏之雨未必能及時播種以獲全收查去歲緩徵漕米應於今年並徵誠恐民力艱於輸將用是再沛恩澤將去年全緩之州縣令其於今年帶徵一半明年帶徵一半務使民力寬餘以副朕加惠閭閻之意又聞山東登萊青三府連年豐稔此時商販之米自東而西者絡繹不絶著山東巡撫酌量動用帑銀委官購買分貯於濟南等屬

米少之州縣再勸諭各商販等多運米石至濟南三府俾民間得以收買存貯則明歲青黄不接之時米價不至騰貴實預籌足民之善策也

十二月丁卯

上諭戸部今歲江南秋雨稍多其江安所屬被水州縣已令該督撫轉飭有司確查賑恤務使小民得所但聞入冬以後時有陰雨積水未消春麥未能及時耕種恐交春米價漸昂

而靑黃不接之時更須預爲籌及現蘇松戶口繁多民間食米多取給於外販尤當早爲留意査江安糧道有存貯還漕一項約計二萬八千餘石安慶廬州鳳陽淮安四府各有分貯留漕之項共計九萬餘石此米原爲地方備用而設迄今年月已久未必實貯在倉應差京官一員前往確査並會同江南督撫作何分別留運平糶之法以濟民食但江南地廣人稠需米之處此數未必敷用必設法

多貯方覺寬裕其應作何採買運送備用之處著九卿速議具奏

雍正五年丁未正月乙巳

上諭戶部兩淮巡鹽御史噶爾泰奏稱乙巳綱商人呈稱感戴皇恩撫恤鹽豐課裕家足戶盈情願公捐銀二十四萬兩以充公用以達微忱等語朕軫恤衆商是以減除浮費加添鹽斤種種施恩之處無非欲使衆商均沾利益資本饒裕並不計其感激報効也伊等上年公捐銀兩朕因其旣已捐出難於退還故令卽於本地方建立鹽義倉以裕積貯備地方之用今伊等又復公捐大非朕意但據噶爾泰所奏衆商情詞懇切著將此項銀兩令衆商各暫行存貯將來遇有公事動用之處再候諭旨或將此項任伊等資生利息亦從其便向後不必再捐又據噶爾泰奏稱衆商備伊公務銀八萬兩今一併交庫等語此係噶爾泰應得之項若有需用之處聽其自行

支用伊若不接受任其退還衆商朕不收受聞得煎鹽竈戶皆居住濱海之地離城最遠一遇歉收之歲覓食維艱若遠赴鹽義倉領取米石恐窮民多徃返之勞朕意應計地之遠近人之多寡酌立數倉於近竈之地積貯米穀以備貧苦竈戶一時緩急之用令誠實商人經管其事若遇歉歲卽以此爲賑貸之資濟其困乏著噶爾泰悉心經理卽於乙巳綱商人公捐銀兩內酌量動用若干以爲建

倉積穀之費並遴選商人管理務期實有裨益

六月丙戌

上諭署湖廣總督福敏據奏虧空社倉穀石各員請分別議處社倉之設所以預積貯而備緩急朕御極以來令各省舉行曾屢頒訓諭務俾民間踴躍樂輸量力備蓄不可繩以官法誡以官法相繩則勉強催迫轉滋煩擾惟期設法開導使衆樂從不致一毫擾累乃為

盡善也數年之內各省督撫奉行最力者惟湖廣總督楊宗仁今據福敏陸續盤查具奏前來始知原報甚多而現貯無幾此中情弊想因不肖有司侵蝕入已或那移以掩其虧空又或楊宗仁銳於舉行而各官迎合其意虛報穀數以少為多均未可定總之舉行社倉之法其中實有甚難者我

聖祖仁皇帝深知其難是以李光地奏請而未允張伯行曾行而即罷此實事勢使然也以民間積貯言之在富饒之家自有蓄積雖遇歉收而無藉乎倉穀則當輸納之時往往退縮不前至貧乏之家仰給社倉固為殷切而每歲所收僅供生計又無餘粟可納以備緩急此責諸民者之難也至於州縣官實心視百姓為一體者豈可多得令以常平之穀為

國家之公儲關係己身之考成尚且侵欺那用虧空纍纍況民間之社倉安能望其盡心經理使之實貯以濟用乎朕之舉行社倉實

因民生起見又諸臣條奏多言之鑿鑿是以令各省酌量試行以觀其成效何如並非責令一概施行也湖廣社倉虧空之數即交與福敏悉心清查償穀已如數交倉而州縣侵蝕那移恐以百姓預備之需充一己之私用者著即於原侵那之州縣名下嚴追賠補或數不符者若必欲令民間照數完納恐小民力有未敷未免竭蹶非朕曲體民隱之意福

敏辦理此事必須至公至當方於吏治民生兩有稗益也自古有治人無治法必有忠信樂善之良民方可以主社倉之出入必有清廉愛民之良吏方可以任社倉之稽查各省官民果能實力奉行而善全無弊朕實嘉之至於繩以官法而好尚虛名則有司奉行之不善負朕本意矣

辛卯

上諭內閣常平倉穀乃民命所關數年以來朕爲此事宵旰焦勞諄諄訓誡若地方大小官員苟有人心斷不忍置之膜外查福建通省應貯米穀共一百七八十萬石爲數可謂足矣乃上年稍覺歉收米價漸長而地方大小官員與兵民之心皇皇以缺米爲慮彼時朕即疑閩省積貯之數必有虧空故地方情形若此也近聞閩省各屬倉穀錢糧虛懸者甚多有銀穀兩空者有無穀而僅存價值者至於實貯在倉者則十無三四毛文銓身爲巡撫奉朕面訓切諭乃將無作有捏稱實貯在倉敢於欺罔且忍以百姓性命之所需供屬員之侵挪作弊負國負恩莫此爲甚向來直隸江西二省倉儲不實經朕特遣大臣前往逐一清查並遴選人員命往將虧空之州縣官即行更換是以二省倉穀漸次清楚今閩省積弊若此亦當特遣大臣會同新任巡撫常賚將通省倉穀秉公據實一一清查其揀選府州縣等官者即帶往并前所發人員遴照諭旨分別題補委署如有查出虧空之州縣並失察之知府等官即將伊等解任審追其員缺將前後命往人員應題補者題補應委署者委署務期徹底澄清不使絲毫朦混以副朕察吏惠民之至意

癸巳

上諭內閣倉場米石乃國家第一要務試思此項米石民間輸納何等辛苦官員徵解何等煩勞糧艘運送京師何等繁難一顆一粒皆

當愛惜不忍輕忽朕為此特加訓飭曾降旨令修理倉厫不惜多費帑金務期完固托時陳守創身為倉場侍郎自當仰體朕心悉心料理昨朕特遣大臣等前往查看京通各處倉厫屋瓦滲漏牆壁損壞者十居八九所貯米石漸至潮濕霉爛夫以如珠如玉之米糧而視為泥沙棄擲忍心害理莫此為甚若不嚴行稽察無以儆怠忽而清弊端在京十倉每倉派都統或副都統各一員御史中不論滿漢每倉各派一員專任稽察之責所有米石出入支放奏銷事件仍屬倉場侍郎管理其房屋滲漏牆垣損壞與倉內鋪墊及匪類偷竊一切情弊俱交與派出之都統副都統御史稽察遇有查出之處即行知倉場侍郎若倉場侍郎等不即辦理妥協敢致遲延著都統副都統御史奏聞儻有應行查出之處不行查出將缺少米石著落倉場監督等官與派出之都統副都統御史分賠其通州三

倉交與通永道通州副將稽察亦照依京倉例行

雍正六年戊申四月庚寅

上諭內閣積貯米穀所以備旱澇緩急之需民命攸關最為切要朕無時不加訓飭嚴其考成務期地方有司實力奉行庶可有備無患又念倉厫若不堅固必有霉爛虧折等弊是以雍正四年諭令各省加意修理但恐有司視為具文奉行不力且新舊官未定倉厫交代之例或去任之員以損壞滲漏之厫座任意交代貽累於後官或接任之員有霉爛虧空等情而藉口舊日倉厫之不修委咎於前任似此種種弊端皆於積貯之政大有關係嗣後著將各府州縣倉厫入於交盤項內新舊交代若有傾圮滲漏之處著接任官即行揭報儻有徇情濫受者即係接任官之責除照例處分外仍令賠修如此則有司各顧考成於積穀養民之道實有裨益其如何定例

之處著九卿會議具奏

雍正七年巳酉六月巳亥

上諭戶部據陝西總督岳鍾琪奏陝屬設立社倉事宜請特頒諭旨恭錄鐫石又謹擬社倉條約亦請刊刻木榜以昭程式等語朕惟國家建立社倉原令民間自行積貯以百姓之資糧濟百姓之緩急其春貸秋償及滋生羨息各社自為經管登記地方有司但有稽查之責不得侵其出納之權此社倉之古法也是以各省有請立社倉者朕皆令其聽從民便毋得強勒捐輸繩以官法以致便民之舉轉為民累所以曉諭各省督撫者不啻至再至三矣從前岳鍾琪在京時請於通省加二火耗內應行裁減每兩五分之數且暫行徵收發於民間採買穀石分貯社倉俟採買數足即行裁減是於暫收耗羨之中隱寓勸輸之法實則應行酌減之耗羨即小民切己之資財而代民買貯之倉糧即小民自捐之積

貯此藏富於民之良法最為切實而易行是以俞允所請令其辦理乃陝省官員不知此項穀石本係民資又未識從前岳鍾琪奏請之由以為收貯在官即是公物不肯付民經管而胥吏司其出納者遂有勒買勒借之弊殊非數年以來朕之周咨詳盡多方生養斯民本意矣今特降諭旨將朕允從岳鍾琪之請並岳鍾琪陝奏原委明白曉示著署督查郎阿巡撫武格刊石頒布俾各州縣鄉社小民咸知朝廷經營設法之蓋藏實百姓自為斂散之資用儻地方官有於社倉穀石創議交官不交百姓或指稱原係公項預為公事侵那之地者俱以擾撓國政貽誤民生論從重治罪其岳鍾琪所擬社倉條約著戶部抄錄交與該督撫分發各州縣刊刻木榜於各鄉社倉豎立以為永久程式

閏七月戊戌

上諭戶部各州縣之設立常平倉積貯米穀原

以備地方一時緩急之需所關甚重朕爲此
備極焦勞多方籌畫務期倉儲有備旱潦無
虞年來所頒諭旨亦深切著明矣夫收貯米
穀必須倉廒堅固始可爲經久之計是以從
前降旨將倉廒完整與否一併入於交盤之
內以爲州縣官考成今聞各省中偏僻之邑
竟有向來本無倉廒而有司苟且因循不行
詳請督撫藩司等亦漫不查察致將養民備
荒之具或寄頓於寺廟或借放於紳士富戶

之家而霉爛虧折生事滋擾之弊多由此起
大非朕慎重民儲之意凡各省未有倉廒之
州縣著督撫詳悉查明卽行商酌建造

九月辛丑

上諭戶部據奉天將軍多索禮奏稱今歲盛京
秋成大稔禾稼瓜菜等項俱獲豐收米糧價
賤朕思米穀者乃
上天恩賜以養育萬民者也若人人存心敬受
天賜隨時撙節常留有餘崇儉去奢謹身節用
則
天心必垂默佑雨暘時若俾常享盈寧之福若
暴殄天物輕棄五穀不思稼穡之可寶罔念
農事之艱難則必上干
天怒而水旱災祲之事皆所不免此從來天道
人事之斷然不爽者奉天地方百穀順成已
八年於茲矣今歲收成又慶豐稔穀價之賤
自昔罕聞朕心深爲慰悅感戴
上天賜佑之恩則本地官民人等宜敬謹愛惜

以仰承
天貺向來奉天居民有以米穀飼養豚豕之陋
習此卽暴殄天物之一端已令地方官勸諭
禁止今不可因米穀饒餘復蹈前轍積貯乃
王政之要圖民生之切務奉天地氣乾燥不
比南方潮濕之區正當乘此豐收之時以爲
備蓄之計著該地方官員通行曉諭勸導所
屬民人若有穀之家果能留心積貯至於穀
多價賤難於出糶者著大臣官員等卽行奏

聞朕當發官價糴買或從海道運至京師俾積穀之家實獲利益必不使有穀賤傷農之歎也

十一月乙未

上諭署川陝總督查郎阿安西屯墾地畝今年人力既勤天時復稔各種糧穀俱獲豐收朕心深爲慰慶今據奏禁止姦徒興販射利辦理甚是惟是飭令民戶多餘之穀只許在本處糶賣尚未妥協朕思民戶盈餘之穀原期

糶價以爲日用之資若本地糴穀者少則出糶未免艱難不可不爲計及著該地方官酌量本地情形不必相強若有將盈餘之穀情願出糶者著動支官銀照時價糴買存貯公所明年儻有需用之處聽辦理軍餉之大臣及該督撫行文支撥安西現有備用銀兩卽可動用採買再於西安藩庫撥補還項此朕體恤民戶俾糶穀得價用度豐裕之至意著地方官善於奉行不可勒令糶賣生事滋擾

雍正八年庚戌正月戊寅

上諭內閣雍正六年內湖南布政使趙城摺奏湖南現貯倉穀共計六十餘萬石之多又有收捐穀石本省可云有備但楚南地勢卑濕積貯既久不無黴爛之虞請分撥別省令其來楚運往以免霉變等語朕將此摺發與戶部議奏經戶部議稱應行文江浙督撫令其詳酌如有應需穀石之處卽委員往楚轉運朕降旨俞允隨據兩淮巡鹽御史噶爾泰摺

奏據兩淮商人黃光德等具呈情願出資將湖南積穀三十餘萬石照依原買之價交納湖南藩庫領運隨地隨時售賣仍將所售價銀交納運庫等語隨經王國棟題明將雍正三年動帑所買穀一十六萬二千餘石照原價每石三錢四分九釐給商交價運售此湖南巡撫布政使及兩淮巡鹽御史前後具摺辦理之案也今據湖廣總督邁柱奏稱今年湖南岳常二府之臨湘武陵等十州縣微欠

兩澤臣等豫爲綢繆動用公項銀一萬兩買米備糶而貯倉之現穀與其照原價以給商不若留俟來年春夏照原價平糶以濟本地之民食似應飭商暫停領賣俟明年無需用之處仍聽該商領運等語朕思向因湖南撫藩皆言地方積穀甚多難以久貯奏請分撥別省運售以免霉變是以兩淮商人有赴楚領運効力急公之請今商人既已交價而邁柱又稱楚南需米備糶應請飭商暫停領賣

是湖廣督撫藩司前後自相矛盾也湖南現貯穀六十餘萬石之多欲分撥別省以免霉變則本省府縣有需米之處正可將此奏聞平糶以濟民食而邁柱乃云正在動用公項銀一萬兩買米備糶是邁柱之奏又自相矛盾也且邁柱又稱此時飭商停運俟楚省不需米穀之時仍聽該商領運等語是米貴之時則令商人停運而米賤之時則令商人領賣亦甚非情理之平朕意此米穀中必有虧

空情弊至於噶爾泰既代商人具奏而又不爲伊等行催楚省歸結其事亦屬不合查從前噶爾泰代衆商具奏領運之時原有隨時隨地售賣之語今江浙俱獲豐收米價甚賤湖南既有需米之州縣著該商仍照前議領米即於湖南需米之處照時價糶賣不許地方官抑勒商人亦不許商人高擡價值儻商人獲有餘利聽其自取不許交官如此則淮商領米得以貿易而楚省積穀仍得流通於

商民均有裨益湖廣督撫等即遵諭行

己亥

上諭八旗都統等數年來荷蒙
天眷米價甚賤爾等八旗米局係將兵丁所關之米發賣若米價甚賤不能賣完則積貯日久米色易變朕以爲此等米石宜俟下季發米之時視各佐領下兵丁分內應領之米將局內米照數給發即行文倉場衙門照數坐扣則兵丁既可就近得米而局內積貯之米

亦不致變色糜爛矣
十二月丁巳
上諭戶部今歲山東被水之州縣朕心軫念殷
切已令地方有司加意撫綏又特遣大臣等
按戶查賑並給以修葺室廬之資其成災州
縣之地丁錢糧及漕糧並行豁免欲使閭閻
厚霑恩澤咸登袵席也頃又思該省既有被
災之州縣則本地所產之米較少於平時其
不成災州縣應有交官漕糧若此時仍照舊

徵收則米穀之存於民間者較少且恐因此
而致穀價稍昂未免輸將竭蹶但查漕糧向
無豁免之例今年之暫免徵收者出於朕之
特恩至不成災之州縣尤難越格蠲除今再
四思維莫將東省不成災之州縣今歲應徵
之漕糧停其徵收俾民間多留穀石則民力
自覺寬餘俟明歲收成之後令百姓照數交
官此項亦不必運送京師即存貯本省補完
今歲撒賑之倉穀如此庶於地方大有裨益

著即遵諭行
雍正九年辛亥二月乙未
上諭內閣山東濟南兗州東昌三府從前積穀
甚多因去年水災之後朕特命大臣動發倉
糧賑濟用穀一百八十餘萬石又念今春二
三月間青黃不接小民粒食維艱再發倉穀
二十萬石截留漕米二十萬石重賑兩月是
三府各州縣存倉穀石俱作賑濟之用雖登
萊青三府尚有存倉之穀百餘萬石而轉運

甚難與濟兗東三府無益況天時不可預必
自宜早為籌畫積貯之計查去歲直隸收成
頗豐目今米價亦平或從直隸採買米石令
回空糧船運至東省或將南漕截留數十萬
石分貯水次州縣爾等詳悉查議再德州現
有駐防兵丁應否於德州照天津建倉之例
起建倉廒以備每年截留存貯儻河南山東
有需用米石之時則一水可通似屬有益爾
等一并確議具奏

雍正十一年癸丑十月壬戌

上諭內閣浙江杭嘉湖三府上年偶被水災兼以飛蝗傷稼朕特沛恩施將應完漕米分年帶徵發帑賑恤黎民不致失所惟是本地所產米石不敷食用現今年歲雖獲豐收而上年借糶倉穀恐一時未能買補足數明歲青黃不接時尚須米石酌撥平糶以濟民食不可不預爲籌備著將杭嘉二府屬本年額徵漕米各截留五萬石存貯備用再湖州府之歸安烏程二縣今歲收成稍歉所產米糧尤應留爲本地之用著將兩縣本年分應徵漕米一十八萬餘石並帶徵雍正十年分漕米七千餘石一併照部定折價改徵銀兩解部著該督嚴飭地方官實力奉行無得縱役需索以仰副朕加惠黎民至意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三十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三十一

謹制度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十二月癸亥

上諭九卿等自
皇考升遐以來朕心哀慕無已一應典禮俱詳
考舊章務從隆備蓋不敢以天下儉其
親也但上之所行下必效之向來八旗官員於
喪葬等事每多靡費今見朕備禮加隆恐習
以成風競尚奢侈而兵民等或至破家蕩產
殊非朕以禮教天下之意論語云禮與其奢
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禮記云喪具稱家
之有無載在典籍灼然昭著著九卿等將滿
漢職官按其品級分為等次及兵民喪葬務
從簡樸毋得僭妄并將婚嫁等禮詳議定例
著為令

雍正元年癸卯二月丙寅

上諭都察院各衙門募設書辦不過令其繕寫

文書收貯檔案但書辦五年方滿為日既久
熟於作弊甚至已經考滿復改換姓名竄入
別部姦弊叢生更有一等缺主名色掌握一
司之事盤踞其中交通賄賂上下朋姦書辦
尚有更換缺主總無改移子孫世業遂成積
蠹自後書辦五年考滿之後各部院堂司官
查明勒令回籍聽選如有逗遛不歸者飭令
五城司坊官稽察遣逐其缺主倚恃勢力抗
違潛匿者刻即參究押解回籍各部院一年
一次保結具奏儻仍有潛居京師者或經朕
聞知或被科道題參將出結之大臣官員一
併治罪

三月乙酉

上諭部院各衙門凡一應衙門卷案各有典守
之官稽查引據全以舊檔為憑此固一代之
典冊六官之掌故不得視為具文也收貯卷
案封禁雖嚴而翻閱查對不能脫書吏之手
盜取文移改易字跡百弊叢生莫可究詰嗣

後司官遷轉將所掌卷案新舊交盤各具甘結說堂存案如有疎失換易等弊一經發覺與受同罪爾各部院衙門急宜查核清楚設法封貯永杜弊端不得因卷案浩繁畏難退沮其交盤事例爾部院諸臣公同確議具奏

五月甲申

上諭八旗大臣步軍統領及都察院大小官員有一定之品級即有一定之服式所以重名器辨等威也近多不按品級佩帶數珠且馬項懸纓前用導馬吏有將細為坐具者尤屬僭越嗣後應各按品級遵奉定例而行爾等嚴加稽查有仍前僭越即行參處大臣官員亦無得徇情隱庇再舊例諸王等以數珠鞍轡賞其屬下許令服用今後著將賞用之處行文該旗存案年終彙奏以便稽查

七月癸巳

上諭內閣下五旗諸王將所屬旗分佐領下人挑取一切差役遇有過失輒行鎖禁籍沒家產任意擾累殊屬違例嗣後仍照舊例旗分人員止許用為護衛散騎郎典儀親軍校親軍或諸王挑取隨侍之人或欲令所屬人內在部院衙門及旗下行走者兼管家務或需用多人以供差役或補用王府官職或令隨侍子姪著列名請旨將奉旨之處知會該旗都統等令都統等覆奏其旗分人員不許擅行治罪必奏聞交部儻有仍將旗分人員妄行擾累令其多供差役兼管散職者該都統等奏聞若都統等隱匿瞻徇一經御史參劾即將該都統等治罪

雍正三年乙巳三月癸丑

上諭各省督撫等周禮稱惟王建國體國經野孟子亦言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所關誠為至重從來兩省交壤之地其界址多有不清雲貴川廣等處為尤甚閒有一省之內各州縣地界亦有不清者每遇命盜等事則互相推諉礦廠鹽茶等有利之事則互相爭競甚

非息事寧民之意各省督撫其共矢公心詳細清查如與鄰省地界有不清者則兩省各委賢員公同勘定若本省內地界有不清者即委本省賢員勘定地皆朕土人皆朕臣此盈彼絀悉在版圖之內無容分視也雖地界或間有難定之處但平心勘畫即使稍有不協然一定之後久遠得以遵據永無推諉爭競之處於地方大有裨益矣

六月己卯

上諭八旗都統等國家設立法制特欲使衆人遵行也若定制之內及條奏准行事件有不便施行者諸臣可將不便施行之故聲明具奏朕即諭令停止若既傳示衆人令其遵循事件必須實力奉行方爲有益儻仍照常疎忽則與未嘗傳諭於衆者何異如白塔及九門例有信礮纛幟乃曉示士卒之標準也今不惟兵丁等不知此例即新任大臣亦有不知者大臣等俱係管轄兵丁之人儻值用兵爾等即爲士卒之觀瞻職任甚屬要密不可妄意輕視爾等各旗俱給有開載號令之書一册作何曉示新舊兵丁咸令知悉凡事務須防於未然周思詳慮不少忽畧則自無可虞之事至於軍器爲用最要聞得兵丁等佩刀俱係粗鐵並無鋒刃尚可謂之軍器乎且東華門西華門外聞有賣刀之處步軍統領衙門應將此查明禁止爾等公同詳議具奏

雍正四年丙午三月甲寅

上諭九卿漢人爲外官者俱迴避本省朕思漢軍之在直隸亦當如漢人之迴避本省也直隸去京城甚近漢軍中親戚朋友散處直隸州縣且伊等莊田地土亦多分隸其地保無請託牽制徇私報怨之弊乎嗣後應照漢人迴避本省之例停其在直隸居官令於別省各缺銓用著九卿速議具奏

四月乙亥

上諭內閣督撫提鎮俱係朝廷簡用之大臣其

因公晉接自有一定之禮儀不應過卑過亢以遵制度乃間有督撫倨傲妄行而提鎭等遂卑躬屈節以為諂媚者如年羹堯當日視提鎭等如同奴隸每令其披執進見常鼐在江南時令兩司侍立於旁此皆妄誕不法之甚嗣後督撫提鎭相見務遵會典所載一定儀注儻有違例披執者一經發覺定將倨傲諂媚之人一同治罪又屬員謁見上司遇應穿公服之日只用補服不許擅用朝服向日屢申明禁近來仍有違背不遵者今曉諭後若再有此等察出必加重處

八月辛酉

上諭八旗大臣等侍郎一官係辦理部務大臣職任與副都統相等嗣後按班坐立之處俱令在滿洲副都統之次蒙古漢軍副都統之上

九月甲寅

上諭內閣向來邊省要缺題請調補乃督撫提鎭拔用私人之捷徑其中多有委用非人且有題補後並未身履其地而因邊俸遂得速陞者是以

聖祖仁皇帝曾下特旨以督撫提鎭題補太多此習相沿日久大有關係著九卿議奏經九卿以停止題補議准遵行在案朕思邊省地方或烟瘴難居或苗蠻頑桀官斯土者與內地不同是以邊俸較腹俸之陞遷為速耳今太平日久亦有烟瘴漸消風俗漸淳之處仍照舊例題補陞轉亦覺太濫著九卿將各邊俸之缺或係瘴癘未除宜令督撫等題補或係風氣已轉可照內地選用一一分晰議奏至文武原屬一例武職官員亦應照文官遷轉之例以邊俸較俸為宜著一併議奏

雍正五年丁未九月戊辰

上諭吏部聖人之道為人臣者過闕必趨而於家庭父母之前亦有趨庭之禮蓋因敬謹之念素存於中故舉動威儀之間自無怠忽也

前者大朝之時有漢司官二人於班聯之中大失禮節朕降嚴旨欲重治二人之罪嗣後衆人皆知儆惕因而寬釋至於引見之時往往漢官有在朕前高視濶步舉動不恭者又聞各部堂司官辦理公事滿司見滿堂則屈一膝應對而漢司之對堂官則或立或蹲一任其意向一堂司何以滿漢之禮互異卽科道滿漢禮節亦不相同況漢司官陞遷方爲道府道府之見督撫卑躬屈節竟有違例朝

服跪道以爲恭敬惟恐以簡畧獲罪者夫督撫品級旣不及部院堂官而司官品級則又卑於道府何以爲京官則傲慢不恭而爲外吏則謙抑過度是伊等不知爵位之尊卑而但論權勢之輕重也司官不敬堂官相沿日久平日不知禮儀是以至朕前亦不能約束身心每至草率不恭如昨日御史韓瑛於朕御門時捧持本章竟不恭敬高舉今已被參現在部議又如原任侍郎陳守創年羨堯曾

奏其粗率無禮一日在諸王大臣會議之處曳衣露足見者無不哂笑從來滿洲風俗尊君親上出乎至誠事事不敢越禮而漢人不知儆儆何也朕以誨人不倦爲心有一見聞卽明白指示欲其醒悟悛改不忍聽其瞶昧終身大凡爲司官而不敬堂官者其人必無上進之志滿漢司官之禮自應畫一如何酌定著九卿會議具奏

十二月癸巳

上諭八旗大臣等旗員以習武爲要卽文職亦不可廢若將弟兄子姪帶赴外任家口旣多如何能爲廉吏而子弟但知倚仗勢力無所不爲擾害百姓最爲惡習漢軍內不得人才皆由於此也年幼者隨任猶可十八歲以上理應留京令其披甲學習馬步弓箭與國家出力如可以習文者送赴官學讀書著將外省旗員帶族人赴任所之處永行禁止倘係親子十八歲以上欲帶赴任所者著具呈該

旗大臣請旨再旗人不應作外省驛丞典史等雜職漢軍內壯丁多之佐領添編佐領或在直隸綠旗營當兵俱著會同吏兵二部定議

雍正六年戊申八月庚辰福建巡撫朱綱奏部頒耕田儀注應建東郊但閩省州縣地勢不同難於畫一

上諭內閣禮部所議耕田儀注引禮記天子耕於南郊諸侯耕於東郊之文是以將各省耕

田議於東郊建置此禮部識見拘泥之處夫建立耕田必在郡邑近城之地而各郡各邑地勢不同其城東一面或依山嶺或近河渠未必俱係平壤即無山水阻隔亦未必俱係潔淨豐腴之區安得以諸侯東郊爲比而令地方有司難於辦理乎況已建之壇已置之田又令遷移他所不但耗費更張亦大非敬謹虔誠之道閩省已設壇田不必更動其各省與此相類者著將此諭旨通行各巡撫曉諭所屬知之

雍正七年己酉十一月丙戌

上諭內閣私販硝黃禁約甚嚴聞湖廣永順之耶里等處與川省連界地方素產焰硝土人以煎熬爲業外省小販多以布鹽雜物零星換易運至梅樹地方分發而私販者即於此處僱船裝載分往各處發賣以致附近之苗人得以偷買私製火藥此皆州縣有司疎忽怠玩之故著四川湖廣該督撫等轉飭該地

方官嚴行查禁儻有犯者按律治罪若地方官仍玩忽疎縱著即題參議處

十二月壬寅

上諭內閣百官章服皆有一定之制所以辨等威昭品秩也近來服色頂帶及坐褥頂馬駒纓之屬每有不按定例任意僭越者御史有稽查部院之責而各御史中即有參差不齊之處是己身先有逾分違禮之咎又何以彈劾他人嗣後紫禁城內著派二旗侍衛稽查

大城內著步軍統領稽查外城著五城御史稽查儻有違例僭越之人該侍衛提督御史不行參奏別經發覺者將稽查之員一併處分

雍正八年庚戌二月乙巳

上諭直省督撫提鎮等兵民各有職業是以分隸文武管轄不使混雜難於約束致生事端聞得廣東瓊州遠隔海外其弁員等竟於額設兵丁之外另有掛名兵丁乃係無賴之徒

千把等員利其餽送即准附名投充而此輩居然以營兵自居不服地方官拘管在營弁則以原非兵丁又無糧餉不行約束在州縣則以名列戎行非同編戶不便置問以致介在兩岐恣行不法欺壓良善聚集匪人甚為居民之累瓊州一處如此恐他處與此相類者不少著各省督撫提鎮等悉心稽查嚴行禁革

乙丑

上諭內閣向來外省各標營沙唬趕繒等船原令道員會同副將監督修造道員遴委同知通判承修副將遴委營都司守備監修聞承修之員備辦物料必經監修驗看自千把以及遊副逐層需索及如式修造赴各標營交收又有驗看勒掯之弊迨交收之後一任船隻棄置河干雨淋日曬船中器械繩索為頭舵等人盜竊變賣而該管將弁概不追究夫始則借端勒索後則聽其毀棄豈非以承修

之責專在文員而監修之武弁置身局外遂至視同陌路乎此等錮弊聞各處皆然而京口將軍標下為尤甚嗣後修造標營船隻著道員副將會同領價道員遴委丞倅副將遴委都守協同辦理修造如係將軍標下船隻即遴委參領以下等官同領同辦其船隻交收之後在汛停泊責令頭舵苫蓋澆洗每歲令該管將弁出具印結送督撫查核如有陞遷事故令其具結交代至於修造船隻有小

修大修折造之不同是以工料多寡懸殊今
閩船未發廠頭舵人等已將在船什物私行
盜賣卽屆小修亦必令其折換添備甚屬不
法嗣後著將什物一并具冊移交如有短缺
將該管將弁及頭舵人等分別參追總之各
省船隻每當修造之時及交收之後其中種
種弊端難以枚舉今就朕所聞頒發諭旨在
各省將軍督撫提督等悉心商酌時加訪察
以除諸弊儻諭旨中有難於奉行之處亦著

據實陳奏

三月辛卯

上諭內閣午門外朝房之南科房之北有碑亭
一所供奉
皇考聖祖仁皇帝御製臺省箴碑文理宜恭敬
嚴肅洒掃潔清以昭儆恪之誠聞朝會之期
各官齊集往往列坐碑亭之內談笑喧譁箕
踞傲慢又或書吏奴僕等擁擠出入無人禁
止甚爲不敬查此地與六科相近卽著六科
輪班撥人護守每日掃除潔淨虔謹啟閉倘
官吏人等仍致擅入視爲憩息之所著輪班
之科衙門卽行參奏如科員不行查參經朕
訪聞定行交部察議其碑亭建立已久如有
應行修理之處著工部敬謹修理

四月己酉

上諭吏部道員有盤查錢糧審擬命盜案件之
責是以州縣有虧空遲延等事該道與司府
一例處分聞四川所屬州縣刑名錢穀等事

竟直詳藩臬該道並不與聞若有處分則將
該道一併參罰甚爲屈抑且非設官本意著
吏部行文四川巡撫令該省四道於所屬州
縣每年巡歷一遍如有虧空那移諱盜等事
卽咨牒兩司詳報巡撫確查題參其地方詞
訟該道亦得聽受審斷凡各州縣案件俱從
該道申轉以專守巡之職

七月癸巳

上諭內閣聞刑部右侍郎常賚回京路過西安

府該省督撫二人及副都統四人率同文武等官奏請朕安乃於齊集之處副都統陸賓陳良棟等與巡撫爭論班次大失體統朕思同爲滿洲大臣共事一方自應倍加和協彼此敬禮以爲官弁兵民之表率況請安關係大禮而乃於大庭廣衆之前互相爭競傳遠近傳爲笑談深可愧恥此番若係巡撫倡論在先朕自將巡撫議處今聞爭論之端起於副都統等則其過不在巡撫矣大約武臣平

日以文臣缺於周旋或有應付不到之處便怨於心是以假公濟私加文臣以無禮而不顧大臣之體此風斷不可長西安副都統四人著交與總督查郎阿務將何人倡議何人附和之處一一查明無得稍爲徇隱其倡議之人交部嚴加議處附和之人交部議處若查郎阿不能據實查明朕即將副都統四人俱調來京另派大臣審訊嗣後西安一應會集之處巡撫班次著在副都統之上永遠遵

行該省巡撫副都統等若因此番爭論之故文臣或有牽制武臣之意武臣或有怨忿文臣之心别尋事端暗生嫌隙經朕訪聞必究問根由將理屈之人從重治罪大凡文武不和皆起於私心蔽錮若公則未有不和者朕之訓誡至詳且悉同爲國家之臣同辦國家之事不能遵朕訓旨共矢和衷祇因一念之私遂至懷挾猜疑各立門戶置國家公事於不問有是理乎嗣後各省儻再有文武不和者朕定將文武官一并調取來京嚴加究治

以爲人臣因私廢公者之戒

雍正十年壬子五月戊辰

上諭內閣織造本非大員而在外體統任意僭越至於司庫筆帖式官職尤卑乃以欽差爲名妄自尊大與督撫拜帖稱呼俱用平行禮妄誕已極嗣後著嚴行禁止儻有以片紙隻字干謁地方官及不按品級規矩僭越妄行者定行從重治罪

七月乙酉

上諭內閣我朝設立各省駐防兵丁原以捍衛地方申明武備其歷來所定規條俱屬盡善無可更張乃近有以一二事瀆陳朕前者一則稱駐防兵丁子弟宜准其各省鄉試獨不思國家設立駐防弁兵原令其持戈荷戟備干城之選非令其攻習文墨與文人學士爭名場屋也在弁兵之子弟有能讀書向學通曉文義者原聽其來京應試以廣伊等進取

之途並未禁其從事文學也若悉准其在外考試則伊等各從其便競尚虛名而輕視武事必至騎射生疏操演怠忽將來更有何人充駐防之用乎況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所以教養弁兵者至周至渥如果應行早已著爲令典又何待今日之喋喋敷陳乎一則稱駐防兵丁身故之後其骸骨應准在外瘞葬家口亦應准在外居住獨不思弁兵駐防之地不過出差之

所京師乃其鄉土也本身既故之後而骸骨家口不歸本鄉其事可行乎若照此行之日久將見駐防之兵皆爲漢人是國家駐防之設竟爲伊等入籍之由有是理乎以上二條皆事之必不可行者著將朕旨頒布於外俾無知之人豁然醒悟不得再行妄奏

雍正十一年癸丑十月癸酉

上諭內閣督撫提鎮爲封疆大吏總理軍務糧儲刑名錢穀營伍汛防等事責任甚重是以簡命之初頒給坐名敕書將所管轄地方所節制官員並應行事宜備細開載令其詳酌施行而督撫提鎮等於奉到之日即謄黃刊

刻通行所屬各爲遵守此定例也但國家承平百年因革損益備極周詳各省州縣衞所有原隸該省後經改隸鄰省者有鄰省所屬原聽本省兼轄今已無須兼理者有文武官弁原係本職後經另改職銜者有地方改設已久員缺裁汰多年者而敕書所載祗照舊

式繕膳並未另行改定是竟視爲具文矣其何所遵守嗣後頒給敕書該衙門務將督撫提鎮等現在管轄之地方節制之官弁與任內一切應行事宜逐細查明詳確開載俾節制經理瞭然可據庶不失愼重封疆以昭職守之至意

十二月戊午

上諭內閣從前廣東巡撫鄂彌達條奏臺灣地方僻處海中向無城池宜建築城垣砌臺以資保障經大學士等議令福建督撫妥議具奏今據郝玉麟等奏稱臺灣建城工費浩繁請於現定城基之外買備莿竹栽植數層根深蟠結可資捍禦再於莿竹圍內造建城垣工作亦易興舉等語郝玉麟不過慮其地濱大海土疎沙淤工費浩繁成功非易故有莿竹藩籬之議殊不知城垣之設所以防外患如必當建城雖重費何惜而臺灣變亂率自內生非禦外寇比不但城可以不建且建城

實有所不可也臺郡門戶曰鹿耳門與府治近號稱天險港容三舟旁皆巨石鋒稜如劍戟舟行失尺寸頃刻沉沒內設礮臺可恃以爲固其法最善從前平定鄭克塽朱一貴皆乘風潮舟行入港水高港平衆艘奔赴無所阻礙大兵一入即獲安平港之巨舟賊無去路而撫其府市人民南北路商賈一聞官軍至絡繹搁載而來相依以自保物力既充軍氣自倍賊進不能勝退無可守各鳥獸散終無所逃遁故旬日可以坐定向使賊衆有城可據收府治人民財物以自固大兵雖入攻之不拔坐守安平曠日相持克敵不易蓋重洋形勢與內地異此即明效大驗固未可更議建置也若謂臺灣築城即以禦臺灣外寇是又不然從前南征臺灣皆先整兵泊舟於澎湖之南風澳以候風潮風潮之便歲不過一時時不過數日若盜賊竊發或外番窺伺泊舟澎湖則夕至而朝捕之矣至南北二路

可通之地雖多然如南路之蟯港北路之八掌溪海翁港鹿仔港申西二林三林中港竹塹篷山惟小舟可入其巨港大舟可入者不過南路之打狗中港北路之上淡水其次則北路之笨港鹹水港去府治較遠緩有外寇亦不取道於此備設礮臺派撥汛兵朝夕巡視自足以資控禦今郝玉麟等請於現定城基之外栽種莿竹以為藩籬實因地制宜甚有裨益其淡水等處礮臺務須建造各屬並應增修不可惜費省工或致潦草應如何舉行之處著該督撫妥議具奏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三十一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三十二

崇祀典

雍正元年癸卯三月甲午

上諭內閣禮部
至聖先師孔子道冠古今德參天地樹百王
之模範立萬世之宗師其為功於天下者至
矣而水源木本積厚流光有開必先克昌厥
後則
聖人之祖考宜膺崇厚之褒封所以追溯前
徽不忘所自也粤稽舊制
孔子之父叔梁公於宋真宗時追封啟聖公
自宋以後歷代遵循而叔梁公以上則向來
未加封號亦未奉祀祠庭朕仰體
皇考崇儒重道之盛心敬修崇德報功之典禮
意欲追封五代並享烝嘗用伸景仰之誠庶
慰羹牆之慕內閣禮部可會同確議具奏

四月丁卯禮部奏
孔子先世五代俱應封公爵
上諭曰五倫為百行之本天地君親師人所宜
重而天地君親之義又賴師教以明自古師
道無過於
孔子誠首出之聖也我
皇考崇儒重道超軼千古凡尊崇
孔子典禮無不備至朕蒙
皇考教育自幼讀書心切景仰欲再加尊崇更
無可增之處故敕部追封
孔子先世五代今部議封公止考歷代帝王
皆有尊崇之典唐明皇封
孔子為文宣王宋真宗加封至聖文宣王封
孔子父叔梁紇為齊國公元加封
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加封齊國公為啟
聖王至明嘉靖時猶以王係臣爵改稱為
至聖先師孔子改啟聖王為啟聖公王公雖
同屬爵秩朕意以為王爵較尊
孔子五世應否封王之處著詢問諸大臣具

奏

七月甲申

上諭禮部國家祀典必貴潔誠

先農壇每歲展祀且爲親耕耤田之所最宜清肅舊制園牆內有地一千七百畝以二百畝給壇戶種植五穀蔬菜以供祭祀餘一千五百畝每年交租銀三百兩以備修理間康熙四十年間內務府撥給園頭耕種粢盛蔬菜無所從出惟向市井採買殊非潔淨精禋之意今著園頭清還地畝仍給太常寺壇戶耕種以供祭祀之需餘地一千五百畝著將內外園牆查明丈尺每種地十畝估計令其修牆若干務期加謹葺護毋致傾壞每年派滿漢太常寺少卿一員不時稽察庶壇壝清潔祀事更加虔謹矣

九月乙未

上諭大學士等朕近於

聖祖仁皇帝所遺書笥中檢得未經頒發

諭旨一道以明太祖崛起布衣統一方夏經文緯武爲漢唐宋諸君之所未及其後嗣亦未有如前代荒淫暴虐亡國之跡欲大廓成例訪其支派一人量授官職以奉春秋陳薦仍令世襲朕伏讀之下仰見我

聖祖仁皇帝海涵天覆大度深仁遠邁百王超軼萬古朕思史載東樓詩歌白馬商周以來無不推恩前代後世類多疑忌以致歷代之君宗祀殄絶朕仰體

聖祖如天之心遠法隆古盛德之事謹將

聖祖所貽

諭旨頒發訪求明太祖支派子姓一人量授職銜俾之承襲以奉春秋祭享但恐有明迄今年代久遠或有姦徒假冒致生事端爾內閣大學士即會同廷臣詳明妥議以副

聖祖仁皇帝寛仁矜恤之至意

雍正二年甲辰五月辛酉禮部等衙門

遵

旨議奏從祀
孔廟諸儒
上諭曰先儒從祀
文廟關係學術人心典至重也宜復宜增必
詳加考證折衷盡善庶使萬世遵守永無異
議爾等所議復祀諸儒雖皆有功經學然戴
聖何休未為純儒鄭衆盧植服虔范甯謹守
一家言轉相傳述視鄭康成之淳質深通似
乎有間至若唐之陸贄宋之韓琦勳業昭垂

史冊自是千古名臣然於孔孟心傳果有授
受而能表彰羽翼乎其他諸儒是否允協以
及宰予冉有增置博士之處著再公同確議
務期至當不易
八月甲午禮部等衙門遵
旨再議從祀
孔廟先賢先儒宜復祀者六人林放蘧瑗秦
冉顏何鄭康成范甯宜增祀者二十人
縣亶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

諸葛亮尹焞魏了翁黃幹陳淳何基王
柏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澔羅欽順蔡淸
陸隴其入崇聖祠者一人張迪宜增置
博士者四人冉雍冉伯牛子張有若
上諭曰朕念先賢先儒扶持名教羽翼聖經有
關學術人心爰命九卿詳議今諸臣參考周
詳評論公正甚合朕心著依議行
雍正六年戊申二月丁亥
上諭內閣朕惟風雨時若百物繁昌皆由誠敬

感格
天心用能福佑下民時和歲稔而司天號令長
養阜成風神之貺厥功尤懋頻年以來朕虔
祀能神福庇蒼生歷有明驗因思古稱雨暘
燠寒以風爲本亦宜特隆祀典以答洪庥考
之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風師虞書禋於六
宗劉歆鄭康成之說咸謂六宗之內風其一
也歷代各置壇兆至宋祥符間曾立風伯廟
近代及本朝俱列

南郊四配之中典禮具備今欲於都城和會之
地特建廟宇因時禱祀以展朕爲民祈福之
誠其考據禮儀相度營建之處著禮工二部
會同內務府詳議具奏

三月癸丑

上諭禮部光祿寺
陵寢祭祀銀器等項向從光祿寺臨期運送此
器皿關係祭祀大典路遠運送往返恐不潔
淨且或致有損傷殊非誠敬奉祀之意況每
逢祭祀運送未免徒費跋涉其作何辦理之
處著查議具奏

雍正七年己酉正月庚申

上諭禮部山川之神錫福於地方百姓是以自
古帝王皆誠心展祀以答神貺即如向來盛
京之地旱潦不時者凡六載康熙五十九年
朕奉
皇考命躬詣
祖陵道經山麓謁北鎮廟潔蠲致祭因捐貲庀
工載修廟宇囑令地方官員虔恭致祭自康
熙六十年以至於今盛京年穀悉登豐稔又
如黃河之神虔誠禱祀果見安瀾有慶萬姓
寧居皆神祇垂佑顯然昭著纖毫不爽者此
蓋以目前一二事而言其他難以枚舉也古
稱江海爲百川之長而湖廣境內西南數省
之水滙入大江又爲川澤之總會凡屬地土
民人及舟楫行旅皆仗江神默佑保護安寧
允宜修建廟宇按時致祭以崇報享著湖廣
總督會同湖北湖南巡撫確查妥議南北兩

省應於何處各建廟宇或舊有祠廟敬謹興
修皆動支公帑辦理此朕虔禱神祇護國佑
民之意並非諂媚以求一己之福也并令該
督撫曉諭居民不得私結社會妄事祈求以
滋褻慢

二月壬辰

上諭內閣朕惟雲雨風雷之神代天司令俾百
昌萬寶普含膏澤以錫福於烝民厥功並懋

朕恭承
天眷恪修祀典爲四海蒼黎祈嘉佑已經特
建廟宇崇祀龍神風伯雨雲師雷師尚闕專
祠嘗考虞書禋於六宗之文漢人以乾坤六
子釋六宗震雷巽風均列禋祀而易曰雷以
動之風以散之則風雷之發生萬物功實相
等禮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周禮亦以五
雲辨年歲是雲與雨皆運行造化同昭
天貺者也前代及本朝

南郊大祀雲雨風雷俱列從壇之次式隆配享
典禮亦既備矣邇年以來雲物兆祥雷行應
候茂育庶彙宣布陽和庇國佑民之德靈應
顯然今欲特建廟宇虔奉雲師雷師之神因
時禱祀敬迓洪庥以展朕爲民祈福之意其
考據禮儀相度營建之處著禮工二部詳議
具奏

丙申

上諭內閣朕於興修闕里
文廟一事盡誠盡敬頒發國帑務令規模宏
壯堅固輝煌計日告竣雍正三年六月卽敕
令原任巡撫陳世倌領帑興工遴員修造拳
拳委託至再至三嗣於塞楞額接任之時又
復諄諄訓諭豈料陳世倌委用不得其人旣
已耽誤於前而塞楞額又復因循怠玩於後
以致工程遲滯久未告成昨已特遣通政使
留保前往協同署撫岳濬督催令在事人員
殫心竭力迅速竣事陳世倌著速赴東省盡

心辦理以贖前愆此次修理
文廟工程務期巍煥崇閎堅緻壯麗纖悉完
備燦然一新倘舊制之外有應行添設者有
應加修整者俱著估計奏聞添發帑金葺理
丹雘工成之日朕當親往瞻謁以展尊禮
先師至誠至敬之意

八月丙寅

上諭工部朕惟古聖人之制祭祀也凡山川嶽
瀆之神有功德於生民能爲之禦災捍患者

皆載在祀典益所以薦歆昭格崇德報功而并以動人敬畏祇肅之心也雍正二年浙江海塘潮水衝決朕特發帑金命大臣察勘修築并念居民平日不知畏敬明神多有褻慢切諭以虔誠修省之道令地方官家諭戶曉警覺衆庶比年以來塘工完整災沴不作居民安業益已默叨神佑矣今年潮汐盛長幾至泛溢官民震恐幸而水勢漸退隄防無恙此皆神明默垂護佑惠我烝民者也茲特發

內帑銀十萬兩於海寧縣地方敕建海神之廟以崇報享著該督遴委賢員度地鳩工敬謹修建務期制度恢宏規模壯麗崇奉祀事用答明神庇民禦患之休烈且令遠近人民奔走瞻仰興起感動相與服敎畏神遷善改過永荷庥祥則於國家事神治人之道均有裨焉

九月甲戌

上諭內閣山東泰安州神廟奉祀東嶽泰山之神歷代相傳靈顯昭著佑庇萬民俾國家享昇平之福者明神之功德其來久矣遠近人民感荷默佑之恩焚香頂禮罔不虔肅其廟宇重修於康熙十二年距今五十餘年茲據署巡撫費金吾奏稱廟宇盤道有傾圮頹壞之處應加繕葺山路亦當修整著發內帑銀兩命內務府郎中丁皂保赫達色前往督工敬謹修理務使廟貌煥煌工程堅固速行告竣以副朕爲民報享之至意

雍正八年庚戌四月丁未

上諭內閣古稱黃河之神上通雲漢光啓圖書禮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惟神澤潤萬國福庇兆民自古及今功用昭著我朝自定鼎以來仰荷神庥尤爲彰顯或結爲冰橋以濟師旅或淤成沃壤以惠黎元或湧出沙洲作天然之保障或長就堤岸屹永固之金湯他如濟運通漕安瀾順軌有禱必應無感不通至於澄清六省之遙閱歷七旬之久

稽諸史冊更屬罕聞神之相佑我國家者至矣朕敬禮之心至爲誠切因念江南河南等處皆有廟宇虔恭展祀而河源相近之處向來未建專祠以崇報享典禮亟宜舉行查河源發於崑崙地隔遥遠人稀境僻其流入內地之始則在秦省之西寧地方朕意於此地特建廟宇專祀河源之神敬奉烝嘗以答神貺其如何加封神號及度地建廟一應典禮著九卿悉心詳議具奏

雍正十年壬子三月乙丑

上諭內閣直省各府州縣設立壇壝致祭社稷及風雲雷雨山川城隍之神每歲春秋展祀以崇報享典至重也從前初建之時有司或視爲具文規制未必周備及歷年既久漸有傾圮之處又未必及時修葺是以僻遠之郡縣規模簡略禮儀草率者往往有之甚非肅將禋祀之本意也著禮部查照定例行文各該督撫轉飭府州縣敬謹如式修理以重祀典仍令造冊報部每遇該管官員陞遷事故俱照

先農壇忠孝節義祠例入交盤項內查明接受則有司自顧考成經理益加虔恪矣

雍正十一年癸丑六月庚午

上諭內閣祀事修明國家令典

孔子文廟春秋祭儀允宜備物盡敬聞外省州縣中有因荒裁減公費者朕思公費既減必致祭品簡略或轉派累民間二者均未可

定著各省督撫查明所屬有因荒減費之州縣卽於存公銀內撥補以足原額務令粢盛豐潔以展朕肅將禋祀之誠其各凛遵毋忽

雍正十二年甲寅十月甲子

上諭內閣

壇

廟乃祭典攸關俱當潔淨嚴肅

太廟

社稷更宜恭敬故派太監等專責以掃除之事
又派旗員輪班看守若非祭祀之日一應官
員不許擅入原係定例近聞在內住宿之太
監等將伊等親友縱令出入行走看守之旗
員亦將親友引入廊院乘涼此皆平日懈弛
之所致也著交禮部太常寺嚴查禁止割草
之人令太常寺酌量選擇數名令其敬謹除
治並交與內務府御史等不時稽查如有容
留閒散人等混入者即行指名題參嚴加治
罪如仍前懈弛經朕聞知必將禮部太常寺
堂官及御史等一併交部議處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三十二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三十三

褒勳舊

雍正元年癸卯九月丙午

上諭內閣朕惟我
太祖高皇帝天錫智勇肇造鴻基
太宗文皇帝纘業恢圖布昭聖武
世祖章皇帝統一寰區以成治定其時內外文
武勳舊臣工戡亂効力茂著厥功

皇考聖祖仁皇帝特敕內閣翰林院諸臣纂修
三朝國史用揚
列祖之鴻謨並及諸臣之勞勣迄今尚未編輯
朕惟
聖祖仁皇帝乘統六十餘年以守兼創
恩澤覃敷遠及海外絕域
德業之盛超於百世凡於指授所及能顯立功
勤誠效任事之大臣與夫戰攻出衆有才之
人若不及今博採聞見薈萃成編恐閱世久

遠武致闕畧著將國初以來文武諸臣內立
功行間誠敬任事卓越之才有應傳述者行
文八旗將諸王貝勒貝子公以及文武大臣
之誥文誥敕碑記功牌家傳等項詳加查核
暨有顯績可紀者亦著詳察逐一按次彙成
文冊悉付史館刪去無稽浮夸之詞務採確
切事實編成列傳如此可以垂之萬世庶為
國家宣力有功之大臣不致泯沒矣

雍正二年甲辰六月癸未大學士王頊

齡年老乞休

上諭曰卿學識優裕品行端雅增重巖廊年雖
耄耋體素康寧今力辭祿位朕弗忍焉即不
獲已而諒闇之年卿其可不強留耶蓋一日
之留勝千里之暌也卿當少安體朕眷舊之
至意又

諭內閣諸老臣皆係
皇考簡用貽朕之人如因衰老休致朕心不忍
大學士王頊齡著仍在內閣辦事年邁之人
間時行走可也

十月乙亥

上諭吏部八旗世襲官員如因罪革退不准其
子孫承襲應令伊嫡親兄弟承襲若無嫡親
兄弟即襲與親兄弟之子孫如兄弟亦無子
孫者將原立勳績之處及獲罪緣由與原立
功人之子孫一併查奏其應否承襲之處候
朕閱定如此庶為國家宣力之人不至泯沒
矣

雍正三年乙巳六月乙亥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公馬爾賽等爾等俱係勳
舊大臣之子孫孰不當為國家効用乎但今
擇人任用大臣等之子孫內能勝任者不可
驟得今大臣之子及散秩大臣侍衛等之子
內爾諸臣有知其善者即行舉奏縱不深知
訪問於章京護軍校等如得其人亦行舉奏
以備朕之試用如此則人各加鼓勵矣且今
大臣等多有不教其子弟者雖不教以漢書

即教以清書亦可得明義理乃其中家資豐裕者並不黽勉正務而習爲嬉戲此皆不教之所致也其家道窘乏者又無教誨之力以致子弟往往陷於不才爾諸臣公同將上三旗勳舊世臣如公侯伯精奇尼哈番阿思哈尼哈番阿達哈哈番及登城巴圖魯等之子自二十歲以下十四歲以上或十二三歲而身軀長成者亦同揀選開明伊等履歷帶領引見朕量酌其宜加教訓成就之處另降諭旨

雍正四年丙午正月乙卯

上諭吏禮二部原任禮部尚書顧八代品行端方學術醇正昔蒙皇考簡用服官有年當征勦吳逆時以學士協贊軍務從將軍莽吉圖賴塔等克復粵西滇南勞績茂著備承恩眷擢授秩宗且深知其品學優長足爲模範特命爲朕兄弟之師朕自幼與其朝夕講論忠孝之大義研究經書之至理肫誠周至獲益良多嗣以公事詿誤罷職仍在內廷課讀數載後因抱疾遂就閒居於戊子之冬物故是時朕親臨其喪並遣人經理殯葬本欲陳情於皇考之前求加恩賜卹適值聖體違和不敢瀆奏迄今回憶當年誦讀情景宛然如昨老成舊學時眷於懷應加優贈卹以展朕篤念師資酬奬前勞之至意爾部會議具奏

五月己酉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朕思教育三旗之記名功臣子孫若令伊等在一處讀書則教授之人必不加勉而衆幼童聚於一處亦不得實在肄業嗣此內二十歲以上曾習清漢書者爾等查明各與二兩錢糧米石令在部院爲貼寫筆帖式令該管大臣將優者保奏以筆帖式補用若二十歲以上之不曾讀書者照

護軍與四兩錢糧米石令在捕牲執事人處行走併給養馬錢優者卽可用為侍衛或補授官職其十九歲以下者如在家能延師教訓無庸併及其餘每月與四兩錢糧以為延師肄業之費此次恩施並將大臣等之子孫一體均沾交伊等父兄令將子弟之文武學業加意教訓俟伊等至二十歲時奏聞朕所以如此施恩者凡欲成就功臣之子孫也伊等父兄理宜仰體朕意各自諄切教其子弟庶伊等之文武學業俱得漸進以底於成就

矣

雍正五年丁未五月庚申

上諭內閣朕覽治河方略見原任河道總督靳輔昔年修理河工勞績茂著欲加恩澤以獎勳庸據該部查奏靳輔於康熙四十六年已蒙

聖祖仁皇帝加贈宮保給與世職今著追贈工部尚書銜予祭一次以示朕篤念前勞至意

八月癸卯

上諭大學士等

皇祖妣

皇妣外家俱有世襲公爵

孝誠仁皇后外家之公爵因常泰獲罪奉

皇考諭旨革退而彼時未令承襲者

皇考或有深意存焉今可著常海之子倫布承襲再原任都統賴塔當三逆變亂時伊統兵征勦克復雲南功績懋著朕恭閱

聖祖仁皇帝實錄備悉其詳因伊身有過犯其功過適足以相抵是以未封公爵給以阿思哈尼哈番在國法實為允當且當日之不優封賴塔者欲使立功之人咸知儆惕收斂不可恃功驕肆妄為今事歷多年後人已知鑒戒奉法著將賴塔追封為一等公令伊孫博爾屯承襲以示朕眷念舊臣之至意

十一月丁卯

上諭內閣昔

聖祖仁皇帝常稱巴圖魯公鰲拜効力處甚多厥功甚大因犯重案不得已將伊治罪伊孫達禮善朕甚望其成立欲加恩脊但伊人甚平常行止不堪可惜不能承朕恩眷當時
諭旨如此朕數十年來惟聞鰲拜僭妄無禮攬權作威之罪未深知伊之功勳併不知鰲拜子孫現在者何人昨引見達福時方知達福人去得朕又恭閱
聖祖仁皇帝實錄鰲拜所効功績每多超衆之處是以康熙五十二年
聖祖特命査鰲拜之子孫加恩賞給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皇考既已施恩寬免鰲拜之罪應將鰲拜効力所得一等公爵給達福承襲世襲罔替仍授爲散秩大臣鰲拜著欽祭一次至建立石碑加恩等處交該部査例具奏

雍正六年戊申七月乙亥

上諭正紅旗漢軍都統等原任大學士甯完我乃國家舊臣朕念伊功績査伊後人其三世孫甯蘭入老成若有驍騎校缺出帶領引見甯蘭家貧賞住房一所內庫銀五百兩四世孫甯邦雙人平常係康親王屬下交與康親王給伊拜唐阿錢糧若能習文即令其讀書倘不能習文則挑在拜唐阿上教導行走成就時著王奏聞

九月癸丑

上諭內閣原任南陽總兵官李永陞向以居官不職收受軍政陋規經接任官条劾部議革職治罪朕令發往阿爾泰驛站坐臺効力今年春閒朕恭閱
聖祖仁皇帝實錄見原任四川總督李國英擒剿逆寇勞績茂著因命査其子孫帶領引見彼時將伊孫李永安授爲副条領併知李永陞卽李國英之孫特從臺站地方調回授爲条領面諭之曰爾不自念爾之祖父勉爲好官朕心實不忍忘爾祖父之勞績也今特加

恩宥仍予錄用爾其思之勉之㫖該旗奏伊名下應追未完銀兩伊情願變產扣俸完納朕又降旨免追矣大凡官員等之祖父為國家宣力抒誠致身殉節者其子孫應體祖父之忠心倍加黽勉以紹家聲斯不愧名臣之後若犯法婪贓虧空國帑不修名節有玷家風是不忠之外又加不孝之罪以情理論之應加倍重懲然朕繼述

先志褒功獎善追維往昔時時眷注於懷是伊等不肖之子孫忍於自忘其祖父而朕則不忍以其子孫之不肖遂忘其先人之善不加

恩於其後嗣也著八旗通查凡有祖父陣亡盡節及偉績殊勳載在國史而子孫犯法問罪及虧空拖欠者無論已結未結著該旗大臣等秉公據實確查具奏又漢人中如嵇曾筠之父錢以塏之祖抗節捐軀舍生取義已

荷國恩優加榮獎又如趙申喬楊宗仁清廉公正乃國家實心任事之大臣其任內一切

應賠銀兩朕已槪從寬免無使絲毫牽累著各省督撫等確查所屬有居官清正如趙申喬楊宗仁湯斌陳瑸張伯行之比而其子孫犯法問罪及虧空拖欠者無論已結未結俱行秉公據實具奏若其祖父係陣亡盡節者亦照八旗例查奏

十二月甲午大學士朱軾以積痾未痊

奏請解任調養

上諭曰卿才具優長品行端謹老成練達勤敏和衷朕所深知正資倚任今偶患咳嗽之症自可從容調理待其痊可向來漢大學士多用二員現今閣中有大學士張廷玉蔣廷錫二人辦理實無曠缺卿當頤養之時必須寬懷澄慮不以事物攖心自然藥餌有功漸次平復以慰朕之殷懷今若以久未入直仍慮及內閣職務雖矢心匪懈具見卿之悃誠而思慮紛縈殊有乖於調攝之道朕昨以卿抱病多時特遣內大臣前往看視聞卿於內大

臣之前力疾叩謝禮數繁多甚覺勞頓次日清晨又至宮門謝恩是轉增朕心之不安於義深為未協朕知卿素性拘謹舉動皆極小心是以比來一切飲饌服食之類未便頻頒頒賜正所以冀卿之安逸望卿之速痊也嗣後宜恪遵朕訓時加頤養導引中和節勞靜攝卽受朕恩賚亦免其拜跪始於病體為宜卿年尚未老若調攝有方自然全愈為朕宣力之處甚多此時不必以解退陳情用是特手書諭旨賜卿其悉朕惓惓之至意

雍正七年己酉正月丁巳

上諭內閣滿漢內閣大學士俱各全備辦理事務亦甚屬妥協無容再為增添朕因聖祖仁皇帝時所有年久老臣日今在朝者甚少時深注念禮部尚書陳元龍左都御史尹泰歷事聖祖仁皇帝多年屢經任使今雖年近八旬而精力尚健特加恩授為額外大學士以示朕優眷老臣成全耆舊之至意

二月己亥

上諭內閣馬蘭泰之祖明安原係兀魯特部落貝勒

太祖高皇帝時納款歸順在軍中亦甚効力建立功勳授為二等伯現今馬蘭泰承襲朕念明安當年勞績格外施恩著封為一等侯令馬蘭泰承襲世襲罔替

雍正八年庚戌二月庚子

上諭內閣我國家膺圖受命則有佐命元臣際會風雲開拓疆宇至於承平之世亦有勞臣宣力綏靖不庭凡厥鴻猷駿烈焜耀旂常於是酬庸獎功錫以公爵分為一等至三等三等以第其勳勞表其閥閱比於古者河山帶礪之盟爰及苗裔永久勿替甚盛典也朕考古封爵之制漢唐以來公侯皆繫以郡縣之名而漢世功名顯著者則加以美號如信武冠軍建忠定遠之屬並以榮名垂光史冊本

朝封王者選用嘉美字樣其嗣王襲封皆因
之而公爵則但分等次未有封號字樣朕意
欲考其當日勲庸錫以嘉名追加爲某公使
勲勞之臣顯功不續常赫赫在人耳目間而
其子孫承襲封號亦皆顧名思義共知奮勉
世爲國家効忠抒力期踵美前人之光以副
朕褒念勲舊之至意至於宗室外戚則倣古
恩澤侯之例命爲奉恩公或承恩公以昭寵
錫其如何命名定制並將歷來功臣勲戚加
錫美號之處該部詳查定議以聞

雍正九年辛亥十一月己卯

上諭八旗都統等八旗漢軍兵丁技藝俱未嫻
熟皆失於訓練所致今於額數之外挑選丁
壯二千名另設一營教習訓練務期精鋭再
八旗漢軍勲舊大臣等子弟因其父兄失於
教導甚乏可用之才朕心深爲憐憫現今尚
耿石李佟祖蔡王諸家之子弟無論在京在
外其年至十五歲以上二十歲内外者著揀
選帶領引見朕量其才器令其學習行走日
後俾得成就以副朕加恩造就勲舊子弟之
至意

雍正十一年癸丑十一月戊戌正藍旗
漢軍都統公慶復等遵
旨議覆八旗世職絶嗣人員有以近族遠族子
孫爲後者有以親戚收養爲後者應分
別降等令其承襲至墳墓在
盛京及不知墳墓所在者既無人承管祭

奠應無庸承襲

上諭曰朕加恩絶嗣人員爲之立後賞給世職
令其承襲皆念伊等勲勞不忍聽其血食斷
絶也其墳墓在盛京而承襲世職之人在京
當差者如情願往盛京居住卽令移往盛京
隨彼處當差至不知墳墓所在者亦可立墳
祭奠著一體加恩賞給世職令其承襲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三十三

終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三十四

褒忠節

雍正二年甲辰十月癸未

上諭九卿詹事科道等朕惟周禮有司勳之官凡有功者書名太常祭於大烝祭法曰以死勤事則祀之凡以崇德報功風厲忠節也

太祖高皇帝肇造鴻

太宗文皇帝式廓區夏

世祖章皇帝奄有萬邦自創業以至定鼎將帥之臣致命立功者不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中間殲滅三逆永清朔漠以及平定西藏臺灣雖天戈所指如疾風振槁而師旅之臣捐軀馬革及守土之官見危授命者所在多有邇者青海蕩平西域効順然自用兵以來將士奮勇前驅亦有殁於行陣者此皆盡忠報國之臣朕甚嘉之亦甚憫之當於京城建立祠廟春秋妥侑其

偏裨士卒力戰敵愾舍生取義者亦附列左右用以褒崇大節揚表芳徽俾遠近觀聽勃然生忠義之心於治道亦有裨益仍令翰林官纂其籍貫事蹟各爲立傳彙成一編垂諸永久爾等悉心詳議具奏

雍正七年己酉五月壬戌

上諭內閣自本朝開國及平定三藩廓清朔漠以來褒忠錄功之典最爲優渥凡文武官弁兵丁之効力行間著有勞績及臨戎致命遇敵受傷者皆赤心報國之人朝廷沛澤加恩惟恐不速乃近年以來部臣辦事遲緩因循往往因一二事之駁查遂將衆人䘏賞之典俱致淹滯即如陝甘川省從前攻剿南川北川青海桌子山等處之文武官弁兵丁已經查核明晰應行䘏賞議敘祇因青海等處功加冊結內有原任巡撫王景灝同知張梅革職離任所造冊結無印可鈐部議駁查以致南川等案䘏賞之處一并稽延經朕訪察而

後知之夫官弁例應議敘者不得早沾國恩固爲不可而陣亡受傷人等遲至數載之後尚未邀帑金之賜尤可憫惻著該部速行䘏賞議敘嗣後凡有出兵加恩之案其中若有應行駁查者止將應查之人扣除俟查明補給不得因一二人之行查而稽遲衆人應得之恩典將此永著爲例又如從前進藏出征之官弁兵丁若有預借銀兩而本身陣亡或在軍中受傷病故者除照例䘏賞外其所預借銀兩槪免追還

十月己未

上諭禮部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忠誠體國經理苗疆勳績懋著伊曾祖圖捫於開國時奮勇陷陣効命疆場忠節炳然垂光衍慶積於其孫鄂爾泰爲不世出之良臣祖孫忠良後先輝映朕甚嘉焉今鄂爾泰奏稱曾祖圖捫與祀昭忠寺牌位列衛佐領請將苗疆議敘之案移賞曾祖圖捫父諾封等語著將鄂爾泰

之曾祖祖父俱照總督加內大臣兵部尚書職銜給與一品誥封其昭忠寺牌位改書新贈之銜入於大臣之列鄂爾泰苗疆之案仍著議敘

十一月戊寅

上諭內閣從來開國之初必有從龍之佐或闢疆拓土茂建崇勲或陷陣衝鋒捐軀殉節至於承平之後伐叛討逆其抒誠宣力之臣壯猷忠節並足以垂光竹帛流譽無窮爲人上者無不存篤念忠勲之心於本身厚加賜䘏尤切望其子孫克紹前徽永受優待功臣之澤爲之子孫者自當謹守家風努力奮志砥礪廉隅世世爲國家有用之材以繼述先烈卽或貧窶不能自振國家自必加以恩澤周恤其身家而不至於困苦無依也乃功臣之後往往有不肖子孫自甘敗類或謀私結黨欺君誤國或貪贓壞法虧空國帑陷身刑辟以致發遣遠邊妻子入辛者庫在國家之法

雖宗室懿親亦不能曲爲寬宥豈能於忠節之子孫別開寬假之路乎此等之人不念先人之心跡以致深負國恩非惟不忠更兼不孝其祖父有知亦應深惡而痛絕之且國家遇此等人寬之以恩則法有所不伸置之於法則情有所不忍爲君者實處兩難之地其人之罪尚可言乎然伊等忍於負國而併忘其先人朕豈忍不念舊勲而不推恩及其後裔上年降旨令各旗將功臣之子孫內有犯法問罪及虧空拖欠者一一查出具奏今年各該旗陸續查奏前來朕詳加披覽斟酌情罪或其中勲節之後嫡派止此一二人者如施世驃等共六十二員名下應追未完銀共五十四萬六百九十五兩金五百兩米一千七百二十一石此各項錢糧俱係國家公帑非朕所得私自用恩豁免者著將內庫銀兩照數撥補代爲伊等完項其或擬以充發監候及妻子家屬入辛者庫等罪者槩行寬釋

凡此邀恩寬貸之人皆當捫心自愧刻骨銘肌并勉其子弟遷善遠辜毋或仍蹈故轍倘有過犯豈能再邀倖免凡厲忠節之子孫皆當以此爲戒共加奮勉倘因此次格外之恩或生玩法之念是朕之加恩不能勸人爲善轉至導人爲非矣豈不重負朕念舊褒忠之至意乎凡此寬宥人等倘有貧乏不能自給者准其於該都統處具呈俟該都統奏聞朕當另加恩卹以存養之

雍正八年庚戌六月乙丑

上諭宗人府怡親王第三子弘曒朕指配富察氏尚未婚娶而弘曒病故富察氏聞信卽慟哭截髮至王府懇求持服守制彼時怡親王不允富察氏於門外跪哭以夜繼日王始終未允并未遣人與彼一語王之意以王子已故不忍再誤富察氏之終身也乃富察氏歸至母家持服守節二年以來之死靡他今年吾弟薨逝富察氏又至王門悲慟銜哀懇求服孝從前之事吾弟並未奏聞今王之管事人員以應否准其服孝奏請朕始知之遂降旨准伊服孝令進王府諭王妃收以爲媳富察氏以幼年之女能知大義矢志栢舟其情可憫其行可嘉弘曒身後一應禮儀俱照貝勒之例著於弘曒親姪內以一人爲弘曒之嗣卽襲封貝勒令富察氏撫養俾其無子而有子以彰節女之厚報焉

七月戊寅

上諭內閣國家効忠宣力之臣勲績茂著必膺崇報之典令其世享烝嘗雍正二年朕已敕建昭忠祠自開國以來致命立功盡忠報國之儔皆得春秋妥侑世世血食顧念古者大烝之祭凡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者皆得並列祀典永受明禋則我朝名臣良弼其經邦佐治勷猷昇平者皆祭法所必登朕欲爲之建立祠宇久矣卽如怡親王之精白一心忠誠體國勲在

社稷澤被生民其功德隆盛又豈一切効忠宣
力者之所可比倫乎洪惟
太祖
太宗創業垂統厥有一德佐命之良
世祖撫綏萬邦寶多奮庸熙載之彥迨我
聖祖臨御六十餘年其間良臣碩輔後先相望
擧朕所深知者舉其一二如大學士公圖海
公頗塔大學士張英尙書顧八代馬爾漢趙
申喬河道總督靳輔齊蘇勒總督楊宗仁巡

撫陳璸等持躬正直奉職公忠或垂節鉞之
勳或勵冰霜之節俯仰無愧爲朝野所共欽
終始不渝無瑕疵之可指似此等靖共爾位
不愧古大臣之風者正不乏人旣樹羽儀於
一世宜隆俎豆於千秋且使世世爲臣者觀
感奮發知所慕效羣以皐夔稷契共相期待
則明良喜起之盛朕於斯有厚望焉著於京
城內白馬關帝廟之旁選擇吉地特建廟宇
命名賢良祠春秋以時展祀其應入祠之員

者內閣會同該部確查本朝滿漢文武大臣
才德著聞完名全節者詳愼開列具奏請旨
將來繼起之臣亦併得沾被恩光永爲盛典

十一月丁亥

上諭內閣各省選拔生員到京朕俱特派大臣
秉公考試分別等次進呈前有湖北應山縣
生員楊可鏡一卷文理荒疎經部議照例革
去選拔頃朕聞楊可鏡乃明臣楊漣之元孫
昔順治四年楊漣之子楊之易爲江南松江

府同知遭提督吳勝兆之叛捐軀殉難忠節
凜然嘗
世祖章皇帝之恩優加贈䘏此卽楊可鏡之曾
祖也朕思楊漣父子兩世忠義其後嗣子孫
若稍能自立品行無虧雖文藝不工亦當格
外造就楊可鏡准作選拔赴國子監肄業仍
著禮部帶領引見

雍正九年辛亥正月乙亥

上諭大學士等準噶爾賊人乘我西路軍營不

備領其醜類犯我卡倫盜赶駝馬總兵官樊廷等領兵二千轉戰七晝夜擊殺賊衆又將盜去駝馬牲畜奪回樊廷忠勇冠軍頗得勝算總兵張元佐副都統綽般台吉袞布三等台吉定匝拉錫領兵應援奮力夾攻大敗賊人副將張朝良以孤軍被困而能全師出圍凡此將弁皆見義能勇致身効力均屬可嘉樊廷著賞銀一萬兩給一等阿達哈哈番張朝良冶大雄俱著賞銀五千兩給拜他喇布

勒哈番張元佐綽般俱著賞銀三千兩給拖沙喇哈番台吉袞布著封公爵三等台吉定匝拉錫著授為扎薩克一等台吉其餘有功將弁俱著大將軍岳鍾琪查明奏聞加恩從優議敘再著署內務府總管鄂善馳驛前往肅州於軍需銀兩內動支十萬兩令大將軍將此番出征弁兵等查明戰功等第按名賞給至陣亡將弁兵丁分晰查明造冊具奏從優賞卹該督撫動用正項錢糧於安西地方

建立忠勇祠將陣亡之將士等設造牌位致祭俾義烈將士永遠流芳以示朕崇獎忠勲之至意

甲申

上諭大學士等準噶爾賊衆侵犯西路汛界盜竊駝馬乘我不備事起倉猝其力戰克敵者甚屬可嘉而授命疆場者尤為可憫前已降旨令建忠勇祠春秋祭享以表忠節矣茲應賞給世職令其子孫承襲永誌恩施副將徐

宗仁著給與拜他喇布勒哈番守備劉貴才劉芳雨李國勲俱著給與拖沙喇哈番其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千總王大黃徐維新外委把總方正劉世勲俱著該部從優議卹此外如有應加恩卹之弁員俱著大將軍岳鍾琪查明具奏凡陣亡兵丁於卹賞定例之外俱倍加賞賜其隨役人等有受傷亡故者照兵丁卹賞定例給賞朕今以酒三爵遣酹陣亡將士著署內務府總管鄂善將酒

齎往軍營凡陣亡將士每名以羊一隻奠祭
宣朕惻惻傷悼至意朕不得已而用兵本期
全師克敵不損一人乃爲至願豈必捐軀致
命始稱効忠報國乎今此陣亡弁兵朕雖加
恩優卹而惻怛不忍之念愈覺難釋於懷著
鄂善將朕諭旨徧行宣布令衆知之至所賞
賚銀十萬兩鄂善至軍營時或與大將軍岳
鍾琪或與護大將軍印務紀成斌分別將弁
兵丁建功出力之等次秉公賞給務使均霑

恩賜以示國家酬庸獎勳之令典

雍正十年壬子二月辛卯

上諭內閣我朝從前文武大臣持躬正直奉職
公忠樹績建勳完名全節者朕已降旨於京
師賢良祠永遠展祀以彰令範因思外任大
臣鎮撫封疆宣猷布化忠勇効命威愛宜民
其政績卓然可紀者若於身故之後建立賢
良祠俾得永膺祀典既足慰兵民懿好之公
亦足爲後來居官者之勸如近日之將軍蔡
良提督張起雲總兵蘇大有魏翥國皆素有
賢聲勤勞王事而歿於官者允宜在賢良之
列著直省各於省會之地建立祠宇其與祀
之人即從近年爲始向後凡有應請入祠者
該地方督撫於一人各具一本請旨不必彙
奏

五月庚辰

上諭兵部去年六月準噶爾賊夷犯我北路弁
兵奮勇進勦遂致失利其効力之官員兵丁

已降旨軍營著優加賞賚至於陣亡之大臣
官員兵丁今據大將軍順承親王詳查造冊
送部此陣亡人等皆荷國家歷年養育朕原
欲伊等建立偉功以膺國家重賚伊等世受
國恩篤思報効勇往直前以致身陷疆場雖
誤入危機而致命効忠誠切可憫朕自聞報
以來至今中心悽惻難釋於懷著交該部按
冊詳查應加賻䘏及祭葬賞卹之處照例分
別詳議具奏

雍正十一年癸丑正月戊戌

上諭內閣大定副將楊馥統兵擊賊奮勇先登為嗆鎗所傷其忠義之氣甚屬可嘉伊子楊恒所現在軍前技勇頗優亦甚有志氣著授爲遊擊不必在軍前效力過有遊擊缺出即行題補平越營遊擊羅賓袞以帶兵應援勇往被害深可憫惻伊子羅雲標現在隨征効力著授爲守備該督等酌量題補至楊馥羅賓袞應得卹典俟事竣題報到日仍照例賞給

大淸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三十四

大淸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三十五

綏藩服

雍正元年癸卯正月丙戌

上召來京叩謁

梓宮之科爾沁達爾漢親王和碩額駙羅卜藏滚布等入養心殿

諭曰爾等先世俱在

太祖時歸誠効順竭力同心誼若一家懋著勤

續爾等皆深沐

皇考加恩愛養之人今聞

皇考升遐叩謁

梓宮哀號擗踊朕心深爲憫惻仰惟

皇考視爾等如子孫於兹六十餘年恩隆情篤

今

龍馭上賓屬大位於朕躬朕仰承

皇考付託之重當視爾等亦如一家深加愛養

爾等宜感念

皇考深恩和衷共勵竭誠効力爾等衆扎薩克
俱有辦理旗務統轄衆庶之責凡事秉公矢
愼各撫恤屬下人等愼勿擾累

三月癸巳禮部議覆福建巡撫黃國材
奏琉球國進貢頭號船內貢使表文及
方物一半沉海二號船內彝目應准其
返國令補具表文方物進呈

上諭曰琉球國進貢使臣毛宏健等所坐頭號
船內人員俱衝礁覆沒甚屬可憫所失表文

方物免其補進二號船內所存方物交與來
使帶回仍准作進貢其賞給之處著察例具
奏所賞之物行文該地方官賞給令其起程

四月乙卯

上諭理藩院爾衙門人員來往蒙古地方者間
有不肖之徒肆行無禮勒索陵虐夫外藩之
與天朝不但扎薩克王貝勒台吉亦係賓客豈
可令領催等卑賤之人肆其欺陵爾衙門嚴
行申禁詳定條例嗣後永遠遵行

六月乙卯

上諭理藩院郭爾羅斯乏食爾等議將鄰近扎
薩克公巴圖旗下倉糧撥給散賑等語殊未
安協若將此項倉糧撥給將來伊旗下儻遇
災旱又將何處米石撥給乎朕思白都納貯
存倉糧頗多可備散賑之用但止給與米糧
餬口並無產業營生亦非久遠之計從前給
產業買牲餼之事俱將富戶派出以致苟且
塞責所給之物浮報數倍蒙古並不得實惠

夫科爾沁一旗與別部落蒙古不同
太祖高皇帝時首先臣服且為朕
皇曾祖妣孝莊文皇后
皇祖妣孝惠章皇后之母家世為國戚恪恭累
朝歷今百有餘年今聞伊屬下之人乏食朕
心軫惻著即動用正項錢糧三萬兩往賑再
派出大臣一員司官一員往郭爾羅斯旗下
將實在窮苦並無牲餼之人查明數目按其
戶口給與乳牛羊隻務令寬裕足用爾衙門

會同總理事務王大臣速議具奏

丙子

上諭八旗蒙古都統等塞外居住之八旗察哈爾蒙古護軍驍騎之器械三年查看一次而前往之護軍叅領驍騎叅領等騷擾蒙古勒索馬牛等物其三年一往比丁之官員亦有勒索之處朕所洞悉再察哈爾蒙古內未曾出痘者甚多若來京挑選護軍儻遇出痘恐有損傷嗣後察哈爾八旗護軍缺出即著察

哈爾總管副總管叅領公同閱看人材可用者挑補其挑補之護軍俟三年查看軍器時從京中奏派大臣一員前往查看軍器將所挑之護軍一併驗看其三年比丁亦照外省例交與該總管等詳察明白將比過丁數造冊送各該旗都統則衆蒙古無騷擾之患亦無往返京師之事於伊等大有裨益著八旗蒙古都統領侍衛內大臣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公同議奏

七月辛卯

上諭禮部朝鮮國歸順我朝以來恪盡藩職進貢年久在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皇帝
聖祖仁皇帝時屢次施恩將伊國貢物減免今所貢禮物尚多此內若有可減去者爾部會同內務府確議具奏再加減免以紓朝鮮民力

是日頒賜朝鮮國王李昑及使臣李樴等

上召使臣李樴進見諭曰爾朝鮮國王啓疆東土於我
太宗文皇帝時誠心豫附恪守藩封我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皇帝視同一家恩施優渥爾國王祖父亦能仰承厚澤奉職惟謹百年於茲矣我
聖祖仁皇帝化成久道萬國來王念爾國君李

焞幼纘嗣服克紹前猷權不下移惠能撫衆
數十年來職貢匪懈用是
隆恩異數寵賚有加賚予便蕃貢物頻減病則
賜之以珍藥歿則錫之以榮名
特遣近臣優頒奠弔今朕纘承大統爾嗣王李
昀遣爾恭進賀表朕嘉爾嗣王忱悃肫篤又
念爾係嗣王宗族特行召見以示優禮爾歸
告爾嗣王繼乃祖父之緒夙夜黽勉愼守綱
維毋替厥服長爲屛翰不忘恭順克殫忠誠

朕必體
列聖怙冒弘仁俾爾遠藩保安全於永久爾其
識之
八月己巳管理藩院侍郎事都統拉錫
奏喀喇沁等處歲歉乏食請於查覆到
日賑濟
上諭曰據奏俟查覆到日加恩拯救現今乏食
人等必至失所著戶部作速派官二員領銀
五萬兩前往再著侍郎本錫副都統阿林保
作速馳驛赴喀喇沁處俟錢糧一到卽行散
賑扎薩克八處俱一面淸查一面給發毋得
稽遲
丙子
上詣
景陵奉移
梓宮敬安
地宮率諸王大臣蒙古王台吉塔布囊等行禮
舉哀畢
諭蒙古王等曰自爾先世歸附

太祖
太宗蒙被聖化於玆五六代矣世締國姻恩深
祿重兄弟主臣洽比保聚安居樂業百有餘
年其間厄魯特噶爾丹猖獗弄兵破喀爾喀
七旗侵及內扎薩克蒙古蹂躪遊牧之地
皇考爲爾等三次自將出師乃滅噶爾丹使爾
等永享太平之福六十餘年以來爾等屬下
偶有饑饉災傷莫不發帑與糧貸給畜牧吏

派富戶屯田代耕使饑者復安散者復聚
皇考養育爾等蒙古恩澤重矣大矣曩者郭爾
羅斯以歲饑聞朕仰體
皇考聖意即遣大臣前往發倉賑救賞給牛羊
今喀喇沁翁牛特八旗又以歲饑聞復遣大
臣前往即速查明饑口動用正項錢糧買米
散賑夫一時阻饑朕雖賑之常年貧乏之民
在爾各君長於本旗內裒多益寡互相賙恤
以養育之庶幾得所耳若仍然厚斂重徭納

之於阽危之域使之至於散亡孰爲爾等納
賦孰爲爾等供徭愛民惠下是第一要務不
可不知也連歲災旱頻仍今年又遭饑饉爾
等各子其民者如何減賦如何輕徭如何裕
其農功如何孳其畜牧爾等王貝勒大臣等
議定務使各得生理以仰副我
皇考聖心以慰朕心定議之後儻有顯背公議
仍然重賦苛役者國法具在非朕所得而私
也我

皇考目覩爾等長成愛如子孫事事包容處處
軫恤爾等視
皇考如祖父恃
皇考之慈愛每事懈逸朕新即位務須各盡爾
職謹愼小心管轄屬下訓練兵丁嚴禁盜賊
奉公守法循分安生仰報我
皇考軫愛之恩俾朕得以仰法
皇考慈惠爾等至意始終保全永永勿替朕之
願也今日特於
皇考梓宮前諭爾等知之

九月丁亥理藩院奏扎魯特等處乏食
請加賑卹
上諭曰著再給銀二萬兩交與本錫阿林保齎
往此項因從前發去銀五萬兩或有不敷添
解備用並非分別此一旗給與若干彼一旗
給與若干也可將兩次銀兩合數旗之人通
行散給如有不敷再行請旨
雍正二年甲辰正月丁丑

上諭理藩院朕問貝勒傅貝管轄之吳梁海人民近時何以資生據奏在將軍祁里德處借餉一萬八千五百六十兩買牲分給各得產業今勝於昔其所借餉銀伊將俸銀逐年抵補等語朕思傅貝歷年宣力勳績卓然且吳梁海等衆均係朕之百姓豈有養育朕之百姓而借餉於朕之理所借銀兩不必扣還著行文將軍祁里德知之

三月壬辰

上敕諭準噶爾台吉策妄阿喇布坦爾前者無故侵擾我哈密疆界罪在不赦

皇考聖意止令於邊地防守雖各路發兵原無勦滅準噶爾之意也其後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爲爾奏懇

皇考欲施恩寬宥所以遣使楚楊託音等諭爾前年爾所遣使垂納木喀布臣等至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處轉至總督年羮堯軍前送至京師朕定爾平生功罪開示大義而諭遣回今爾深省前非歸誠請罪遣使根頓同楚楊託音前來奏辭恭順得遂

皇考初心朕意嘉悅爾奏稱惟祈休養生靈闡揚正教爲第一要務等語爾台吉不過準噶爾一部落之主尚欲休養生靈闡揚正教何况朕爲四海臣民之主普天之下皆朕土率土之濱皆朕臣乎用是特遣御前總管京城喇嘛班第副扎薩克大喇嘛達爾漢楚楊託音內閣學士衆佛保副都統扎錫喇嘛錫拉

卜格春等宣諭若台吉果欲輯寧爾國尚其誠一乃心與朕所遣大臣等申定疆圻諸事循理妥議歸於和順朕必施恩軫念永加眷顧仍前通市使命往來爾台吉誠能以鮮終爲戒其必惟和惟順無貳無疑披瀝悃忱以期永好不特克協於朕休養生靈至意爾台吉遊牧地方亦永永無虞安居樂業矣特此諭示並賜各色緞二十七疋爾其祗承

四月戊申

上諭理藩院據蘇尼特阿霸垓阿霸哈納蒙古人等俱稱連年災傷今又遭大雪牲餼俱已倒斃等語若差官查奏始行加恩則現今乏食之人恐至饑餒著㕘領多索禮侍衛納蘭馳驛前往查核發戶部帑銀二萬兩會同阿霸垓公德木楚克逐一查明計算實在無畜牧不能度日者將此銀兩酌量散給均使霑
恩

五月辛亥

上諭禮部兵部安南國王黎維祹遣陪臣范謙益等賀登大寶貢獻方物並三年歲貢從廣西桂林府水路進京朕因向來驛遞供應多有騷擾曾諭定例供給之外不許溢額應付今安南慶賀大禮遣使遠來應加恩恤其經過地方供給食物酌量增加令其充足以示朕嘉惠遠人至意

十月己亥廣東巡撫年希堯奏暹羅國運米并進穀種等項

上諭內閣暹羅國王不憚險遠進獻稻種果樹等物最為恭順殊屬可嘉應加獎賚其運來米石令地方官照粵省現在時價速行發賣不許行戶任意低昂如賤買貴賣甚非朕體恤小國之意嗣後且令暫停俟有需米之處候旨遵行其壓船隨帶貨物一槩免徵稅銀來船梢目徐寬等九十六名雖係廣東福建江西等省民人然住居該國歷經數代各有親屬實難勒令遷歸著照所請免令回籍仍在該國居住以示寬大之典

十一月己酉

上諭怡親王允祥外藩人等來朝給以食物及其歸國頒以賞賜俱有定制但該管官員未免忽畧遂使遠人不霑實惠朝鮮國守職恪順百年有餘今琉球來使亦甚恭謹伊等歸國時一切應賞之物擇其佳者給與務使得霑實惠嗣後除理藩院蒙古賓客外朝鮮鄂羅斯暹羅安南等國遣使來朝所給食物歸

時所頒賞賜爾會同該部辦理或有應行加
賞之處酌量定議奏聞

雍正三年乙巳四月己丑

上諭雲貴總督高其倬覽奏交阯舊界有遠近互異等情朕思柔遠之道分疆與睦鄰論則睦鄰爲美畏威與懷德較則懷德爲上據云都龍南丹等處在明季已爲安南所有是侵占非始於我朝也安南自我朝以來累世恭順深屬可嘉方當獎勵是務寧與爭尺寸之地況係明季久失之區乎其地果有利耶則
天朝豈宜與小邦爭利如無利耶則又何必與之爭朕居心惟以大公至正爲期視中外皆赤子且兩地接壤連境最易生釁尤須善處以綏懷之非徒安彼民正所以安吾民耳即以小溪爲界庸何傷貪利倖功之舉皆不可爲訓悉朕此意斟酌行之并安南國王黎
維祹奏稱臣國渭川州向與雲南開化
府接壤以賭咒河爲界河之西歸開化

府河之東歸渭川州聚龍社忽接雲貴
總督移咨臣國聚龍斜路村等六寨皆
係開化屬內地向爲都龍土目占侵至
今四十餘年合行清立疆界臣已具文
回覆隨有開化總鎭親來斜路村之鞍
馬山去賭咒河一百二十里就立界牌
設立房屋分兵防守臣備錄情由謹具
奏聞

上敕諭安南國王此事王未奏之先雲貴總督
高其倬方差員勘界之時卽已摺奏矣朕念
安南累世恭順王能恪繼職守可嘉且此地乃棄自明朝安南之民住居既久安土重遷恐有流離之苦朕心存柔遠中外一視甚爲不忍已批諭將斜路村等處人員撤回別議立界之地務期允當詎茲時所批已到必另有料理矣王但自共厥職以綏爾民靜候可也

十月癸酉

上敕諭西洋教化王伯納弟多覽王奏並進貢
方物具見悃誠我
聖祖仁皇帝恬冒萬方無遠弗屆
龍馭升遐中外臣民悲思不慕朕纘承大統勉
思紹述
前徽教化王地處極遠特遣使臣齎章陳奏感
先帝之垂恩祝朕躬之衍慶周詳懇至詞意虔
恭披閱之餘朕心嘉慰使臣遠來朕已加禮
優待至於西洋寓居中國之人朕以萬物一

體爲懷時時教以謹飭安靜果能愼守法度
行止無愆朕自推愛撫恤茲因使臣歸國特
頒斯敕並賜妝緞錦緞大緞六十疋次緞四
十疋王其領受悉朕惓惓之意
雍正四年丙午十月丁卯浙閩總督高
其倬奏蘇祿國王遣使表貢方物
上諭內閣蘇祿國遠在海外隔越重洋從來未
通職貢今輸誠嚮化甚屬可嘉聞者起送來
京之時著沿途地方官護送照看應用夫馬
食物著從厚支給以示朕加惠遠人之至意
丙戌禮部奏琉球國中山王尚敬爲謝
恩遣使臣進表并貢方物應照例察收
上諭曰琉球國王因朕頒賜御書匾額及玉器
綵緞等物特遣使臣進表謝恩貢獻禮儀具
見誠悃朕加恩遠藩不欲收其貢物但旣航
海遠來不忍令其帶回本國著交內務府存
留准作二年一次正貢以示朕體恤遠人之
至意

十二月丙戌
上諭理藩院向來四十八旗王台吉派爲兩班
來往京城伊等卽有本地要務或身抱疾病
亦必前來交春始回明歲冬季又復該班日
期旣近冬寒往返勞苦深可軫念伊等內有
願請朕安者當於草青時照常前來其年例
應分爲三班二年一次俾伊等得以休息爾
等議奏
雍正五年丁未十一月丁巳

上諭理藩院今年口外蒙古地方收穫甚豐科爾沁敖漢等十六處扎薩克地方未能豐收宜加特恩科爾沁地方五旗著賞銀三千兩交與現今在京科爾沁王羅卜藏滾布貝子拉錫等帶去查明賞給敖漢等十一處扎薩克地方著賞銀六千兩爾衙門派司官二員分兩路帶去會同各處扎薩克查明賞給再此等扎薩克各旗倉內現有存貯米糧其未能豐收者應如何酌量借給之處爾衙門議奏

雍正六年戊申正月己卯

上敕諭安南國王朕前令守土各官清立疆界原屬行之於內地未令清查及於安南也督臣高其倬以職任封疆詳考誌書兼訪輿論知開化府與安南分界之處當在逢春里之賭咒河於是一面設立防汛一面奏聞比因該國王陳奏朕特降諭旨令該督另議立界又恐高其倬固執已見復命接任總督鄂爾泰秉公辦理鄂爾泰體朕懷遠之心定界於鉛廠山下小河一面設立防汛一面奏聞較之舊界已縮減八十里誠爲仁至義盡此皆地方大臣經理邊疆職分所當爲者也朕統馭寰區凡屬臣服之邦皆隸版籍安南既列藩封尺地莫非吾土何必較論此區區四十里之壤若該國王以至情懇求朕亦何難開恩賜與祇以該督臣兩次定界之時該國王激切奏請過於觖望種種陳訴甚爲不恭該

國王旣失事上之道朕亦無從施惠下之恩此天地之常經上下之定體乃王之自取非朕初心也頃鄂爾泰將該國王上年十二月內本章呈奏知該國王深感朝廷怙冒之仁自悔從前執迷之誤踴躍拜命詞意虔恭朕覽閱之餘甚爲嘉悅在王旣知盡禮在朕便可加恩況此四十里之地在雲南爲朕之內地在安南仍爲朕之外藩一毫無所分別著將此地仍賞賜該國王世守之該部大臣等

前至該國宣諭朕衷朕念已加惠藩王亦當
俯從民便儻此地居住民人有情願遷入內
地者已令督臣鄂爾泰酌量料理並諭該國
王知之

二月甲申

上諭禮部朝鮮年貢之例每年貢米百石朕念
該國路途遙遠運送匪易著減去稻米三十
石江米三十石每年止貢江米四十石足供
祭祀之用永著為例

雍正七年己酉正月丙午

上諭蒙古王等朕思從前所定外藩扎薩克蒙
古王等之俸祿比於內地王等較少者必非
以內外之故遂有多寡之分也或因爾蒙古
王等人員眾多且在外藩居住費用尚為儉
約而國家錢糧亦或有不敷之處故將爾等
俸祿從少定議耳今朕恭承
上天垂佑
聖祖仁皇帝貽庥天下太平無事數年以來屢

登豐稔國家錢糧頗為饒裕朕為統馭天下
萬物之主凡事當周詳籌畫而行爾蒙古王
等以下扎薩克一等台吉以上之俸今著概
行加增一倍賞給再平常一等台吉從前俱
無俸祿今亦著照扎薩克一等台吉等所食
百金之俸賞給此乃朕特行加恩爾等之處
朕亦未敢遽為定例總因國家錢糧之出入
數與不數為定耳嗣後著戶部理藩院於每
年歲底將仍給與原俸或加賞之處會同具
奏請旨朕於臨時酌降諭旨

七月己巳

上諭禮部暹羅國王遣使遠來貢獻方物具見
悃誠朕念該國遠隔海洋所進方物齎送不
易欲酌量裁減以示恩恤遠藩之意但此次
貢物既已齎送前來難以帶回本國著照往
例收納其常貢土物內有速香安息香袈裟
布疋等在內府無須應用嗣後將此等免其
入貢永著為例該部詳悉行文該國王知之

八月丁未福建巡撫劉世明奏呂宋夷
船被風飄入閩廣地方
上諭內閣呂宋被風夷船既已開往廣東佛山著廣東督撫查照給與口糧加意撫恤聽其候風回國嗣後凡有外國船隻遇風飄入內地者俱著該地方官查明緣由悉心照料動支公項給與口糧修補船隻俾得安全回其本國以副朕恩恤遠人之至意
九月甲午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附
近雲南之南掌國王島孫貢象二隻

上諭內閣南掌國遠在西南徼外從來未通職貢今輸誠向化甚屬可嘉滇省起送來京之時著沿途地方官護送照看應用夫馬食物著從厚支給以示朕加惠遠人之至意
十月辛亥琉球國中山王尚敬遣陪臣
毛鴻基等表謝敕書蟒緞玉器
恩並貢方物
上諭禮部琉球地處重洋之外奉表修貢遠涉風濤朕心深為軫念是以從前降旨令將雍正四年該國王謝恩所貢儀物准作雍正六年正貢以示恩眷今該國王以六年正貢之期仍遵定制遣使航海遠來奉表進貢情詞懇切具見悃忱著將六年進貢之物准作八年正貢若八年貢物已經遣使起程即准作十年正貢著行文該國王知之
己未
上諭禮部朝鮮國王世篤恭順虔修職貢昔蒙
世祖章皇帝軫念藩封特頒

敕諭所有應進
聖壽冬至元旦表儀俱准於元旦併貢以彰柔遠之至意近見該國王於領受賞賚等事皆特遣使臣齎表奏謝朕念該國距京三千餘里貢使往來未免勞費嗣後凡屬謝恩本章俱著與三大節表一同齎奏不必特遣使臣來著為例該部即行文該國王知之
十一月丙申

上諭理藩院八旗遊牧地方甚屬緊要近來總
管等仍有貪婪勒索屬下之事蒙古等雖欲
陳訴情由因無巡察之人卽有含冤受抑者
亦無處控告著於每年或部屬司官或監察
御史派出一員令其巡察如有此等之事卽
著據實參奏儻徇庇隱匿被接任之員查出
將巡察官一併從重治罪其歸化城亦照此
派往
庚子議政王大臣等議覆署廣東巡撫

傅泰奏暹羅國進貢方物並請採買京
弓銅線應否採買賞給之處請
旨遵行
上諭曰暹羅國遠隔重洋輸誠納化恭順修職
歷有年所其所請採買物件著行令該撫採
買賞給以示朕嘉惠遠人之意
雍正九年辛亥二月乙巳
上諭貝勒頗羅鼐朕爲統一天下之主凡四海
生靈一視同仁無分中外乃者附近帕爾城
之布魯克巴地方人等起釁搆兵互相讎殺
朕聞之深爲不忍軫念於懷爾能仰體朕意
遣使與班禪額爾得尼之使一同前往和說
又遣使宣諭朕之恩德布魯克巴地方人等
遂感悟息爭輸誠嚮化各帶部落敬順無違
且請朕施恩訓誨朕甚嘉悅布魯克巴地方
人等自茲以往宜各守疆界共相和睦永遵
佛教祇奉恩綸如能黽勉力行朕自益加優
眷布魯克巴之諾顏林親齊雷喇布集後身
喇嘛濟色禮布魯克古迹等著加恩賞賜噶
碧東羅布喇嘛率衆先歸亦爲可嘉著從優

賞給以示朕懷遠嘉順之至意爾可將此諭
旨宣諭布魯克巴地方人等知之
七月庚辰
上諭青海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爾等俱係顧
實汗之子孫自祖宗以來依附內地邊疆恪
順供職我
聖祖仁皇帝視爾等如子孫撫育六十餘年寵

遇之隆至優極渥且念爾等尊崇黃教是以
我朝於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得尼備極恩眷若準噶爾者牆遣賊兵侵犯西地殺害喇嘛毀滅供器實爲黃教之罪人爾等儻遂棄先人崇祀之教辜負國家歷沛之恩一家之內興起兵戎以啓賊人僥倖之端雖愚昧之人亦不出此前者羅卜藏丹津聽信流言敢行背叛我朝發兵征勦逃竄在準噶爾處困苦辱恥爾等無不聞知今爾等若到彼處路途如許遙遠馬畜必致疲斃彼豈能爲爾等置立產業分與遊牧地方令爾等各統所屬依然保聚乎況準噶爾四面皆成讎敵終歲爭戰不休凡用兵之處必置爾等於前處使任意豈若各守祖父基業永享太平之爲得乎爾等若不熟計利害聽伊誑誘之詞依附賊人妄思蠢動將來興師問罪必先及爾等彼時卽欲悔禍國法不爾貸也朕所以頻降諭旨反覆開導令爾等會集兵丁小心防守將屬下人早行移入者實冀保全爾等非欲調遣爾等爲進勦之用也爾等當思朕愛護安全之至意詳細曉諭屬下人等合力防範果能遵旨奉行朕自大沛恩膏爾等遊牧妻子既無吞併之憂而中外安居亦永享無窮之福矣

九月戊辰

上諭理藩院邊疆地方報稱鄂羅斯之郎喀前來鄂羅斯近來甚屬恭順伊等貨物至楚庫拜星處卽行申報而邊疆地方遲延致使伊等久候時値隆冬其盤費馬畜未免困苦朕特施恩著理藩院派官一員於戶部庫內領銀一萬兩前往賞給以爲途中買換馬畜之資

庚午

上諭四十九旗扎薩克蒙古等爾等於
太宗皇帝時卽敬順歸降創業之際輔佐効力至於朕身受恩四世爾等感戴之忱朕所確

知爾等之騎射技藝亦倍勝於準噶爾但恐爾等之意以喀爾喀遠居絕塞準噶爾即有劫掠亦不過及於喀爾喀爾等可置於度外不知喀爾喀之王台吉俱係爾等成吉思汗之苗裔一姓之兄弟也準噶爾者自元朝背叛至今世為爾等讎敵喀爾喀乃衆扎薩克之屏障可置於度外乎從前

皇考親自領兵在圖拉昭莫多地方滅噶爾丹保全喀爾喀者亦為爾衆蒙古也其後策妄阿喇布坦之兵來侵哈密彼我兵擊敗來擾吐魯番彼我兵勦殺又暗使策零敦多卜等襲破西藏

皇考為爾衆蒙古奉佛之地遣將興師破賊定藏今朕於兩路駐劄大兵亦為爾內外之蒙古也嗣後王台吉與弁兵等果能出奉効力朕自從優議敘并賜與世襲巴圖魯達爾漢之號使令名垂於永遠準噶爾事定之後干戈永息長享太平之樂矣勉之勉之

十月戊午

上諭大學士等八旗察哈爾俱累世効力之舊人從前征討南方勦滅噶爾丹並隨圍出獵以及數年用兵於準噶爾實力之處不可枚舉此次達什率領察哈爾兵一千名較衆先到軍營又擊敗準噶爾賊人策零敦多卜等奪回駝馬等物甚屬可嘉昨厄魯特大臣來京奏稱舊察哈爾人等之生計反不如新厄魯特等語朕聞之惻憫今沿邊居住之蒙古並王大臣等馬羣之蒙古多有伊主不能養贍者似此生計艱難朕心不忍爰命大臣前往查勘令伊等各得養贍將朕此旨通行傳諭

十一月丙寅

上諭喀爾喀汗王貝勒貝子公扎薩克台吉並各屬下人等近日準噶爾賊夷噶爾丹策零寄信與王喇嘛扎卜稱喀爾喀厄魯特法教相同本屬和好及噶爾丹博碩克圖時失睦

既而我父追念前好屢奏
皇帝乞將喀爾喀青海復舊安置今
皇帝欲將我如喀爾喀青海人於旗下佐領之
內給與封號以故我等與兵至此若能成事
則將喀爾喀青海照舊安置即不能成事亦
不令統屬於人等語此實係賊夷姦詐離間
之詭計從前爾喀爾喀人等被噶爾丹戰敗
以致失地我
聖祖皇考憫念爾等歸誠存恤愛養將喀爾喀
諾顏等按伊原品封為汗王貝勒貝子公扎
薩克屬下人等俱各賜生業安享富饒令歸
原遊牧處爾等之感恩報德同心効力乃人
所共悉者準噶爾賊夷出狂悖之言借安置
爾等為詞欲肆行擾亂即論爾等之封號親
王郡王貝勒貝子等爵位俱係我朝冊封宗
室子孫兄弟之號其餘臣下雖効力立功並
無封貝子之例惟四十九旗扎薩克成吉思
汗之後博爾濟錦氏台吉等誠心歸順我

太宗皇祖俱賜以宗室封號視如骨肉結為姻
親累世寵榮何嘗視為奴僕乎至編設旗分
佐領亦欲其易於查考以便加恩並恐扎薩
克等互起爭端之故今已及百年何嘗役使
爾等一人乎自分旗以來爾喀爾喀之鄂托
克達爾哈等屬便於查管遇饑饉則賑濟之
行圍出兵則厚賞之可有催徵之事乎此亦
爾等所共知者準噶爾賊夷姦詐狡猾外托
黃教而擾亂藏地違背教原口雖稱為青海
喀爾喀兩家而又搶掠爾等將胡土克圖俱
欲搶奪姦惡極矣且準噶爾一姓自鄂爾栢
克尼古勒蘇克齊汗之後興兵擾亂諸部落
殘殺博爾濟錦氏幾至斷絕至今讎怨未已
今策零敦多卜前來被爾喀爾喀等勦殺敗
遁賊夷懷恨必深思欲報復乘隙擾亂若賊
夷之事不定則爾喀爾喀不得安眾蒙古亦
不得安朕是以不惜國帑發數萬大兵遠行
征勦綏靖邊圉祇為爾等生全之計也爾屬

下人等宜仰體朕心各加奮勉藉朕威力效法此次進兵之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朕必爲爾等勦滅賊夷永保安寧前者噶爾丹作亂時爾等互爲搶掠盜竊今又有搶掠盜竊者此種惡習甚屬悖戾其務力爲悛改且爾等旣屬內地多年共知法度若舍棄遊牧擅行掠竊干犯王章何不力戰賊夷立功雪耻乎卽爾等歸順賊夷亦斷不能保全爾等令爾等安享也爾等宜熟計之

雍正十年壬子三月己卯

上敕諭喇達克汗德中納木扎爾朕統御寰區內外視爲一體凡撫恤遠人獎勵恭順懲治悖逆皆朕分內事也爾德中納木扎爾遣使向辦理藏務大臣等呈稱臣惟以辦理國事尊崇佛教盡力行走採取葉爾啓木準噶爾處信息報知貝勒頗羅鼐轉行奏達乞早降恩諭等語朕覽之甚爲嘉悅從前因爾父尼瑪納木扎爾與貝子康濟鼐同心報効朕已沛恩膏今爾亦效法爾父與貝勒頗羅鼐一體効力甚屬勤勞嗣後益加黽勉以紹前徽則永享朕恩於無旣矣玆特頒恩賜賞給緞疋等物爾其祗領特諭

八月庚午辦理藏務侍郎僧格等奏巴爾布國雅木布葉楞庫庫穆三汗奉表進貢方物

上敕諭巴爾布國雅木布葉楞庫庫穆三汗據爾等奏稱從前不知內地禮儀未遂觀光之

志今遣使朝覲恭請訓諭進貢之物不多畧盡恭敬之忱等語朕爲天下主一視同仁爾等汗越在邊遠自古未通華夏慕朕仁化萬里輸誠朕甚嘉悅所進方物悉已收納第念道路遙遠往返艱難爾使臣卽由西藏還回爾等汗但與西藏貝勒頗羅鼐協力和衷維持黃教以副朕普育羣生之至意特賜緞疋玻璃磁器各種一併發往

十月辛酉理藩院奏杜爾伯特固山貝

子班珠爾等三旗地畝歉收請賞給米
石並借給買米銀兩
上諭曰若俟行文扎薩克等行查未免遲延其
扎魯特兩處地方著派出侍衞達哈蘇並戶
部司官一員帶銀一萬兩到彼將家口數目
查明賞賑杜爾伯特與黑龍江相近著遴行
文將軍卓爾海會同該處御史將杜爾伯特
蒙古人等家口數目查明或動用倉穀或動
用庫銀酌量賞給

雍正十一年癸丑七月庚辰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據侍衞達哈蘇奏稱科
爾沁公喇嘛扎卜旗分並無牲畜其貧苦人
等止有六月至八月米糧今年種穀無多又
經亢旱無收等語朕思此所種之穀即使全
收亦不足養贍數千人口恐至饑饉流散不
可不預爲籌畫伊等與何處相近即動支彼
處米穀賑濟及如何養贍俾得過冬之處爾
等查議具奏

八月丁丑
上諭理藩院喀喇沁王伊達木扎卜等旗分田
穀歉收著派侍衞司官各一員前往查勘實
在貧人按名賑給再貝勒僧滾扎卜等旗分
地畝雖稱五六分以上收成不等或其中亦
有乏食不能餬口者著一併查出酌量賞給

雍正十二年甲寅十一月庚子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據哈密貝子額敏奏稱
所屬回民等有可種四百石穀之地現在軍
營屯田界內願將此作爲官地等語哈密地
方悉皆朕土無俟伊等獻納且大兵旣撤之
後此地皆可賞與哈密亦斷無因其獻地另
行安置民人之理但此地現與官地交錯若
不允其所請照舊令回民耕種難免互相爭
角倘收爲官地又係回民生計所資朕意或
另賞伊等地畝及牛具籽種或每歲將應得
穀石折給銀兩之處著署大將軍查郎阿等
就近查議

雍正十三年乙卯六月壬辰福建提督王郡奏呂宋國以麥收歉薄今附洋船載穀二千石銀二千兩海參七百斤來廈貿銀糴麥查五穀不許出洋律有明禁今呂宋以穀易麥請

旨欽定

上諭內閣朕統御寰區內外皆爲一體呂宋雖隔重洋朕心並無歧視國家之所以嚴禁五穀不許出洋者乃杜姦商匪類私販私載暗生事端之弊若該國偶然缺少米糧以實情奏聞於朕朕尚酌量豐餘以濟之今呂宋以麥收歉薄載穀易麥更爲情理之當從者著該督撫等轉飭有司按照穀麥時價均平糶糴不許內地之人抑勒欺詐俾番船載麥回國以濟其用並將朕旨傳諭來商知之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三十五

大淸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三十六

弭盜

雍正元年癸卯八月己未

上諭兩江總督查弼納等太湖三萬六千頃連跨數郡地方既廣支流復多爲盜賊出沒之所平時既易藏姦巡捕恐難盡力爾等均有統轄之責可公同確議遴選賢員淸査嚴緝務俾匪類就擒餘黨解散地方長享寧靜之福以副朕禁盜安民之意

十月己未

上諭江西巡撫裴𠋣度據奏擒獲寧州銅鼓營姦匪其黨共請嚴加搜捕此等匪類固不容姑息亦不宜急迫若涉因循恐漸致滋蔓若不辨姦良又恐驚衆激成事端但須整理營伍修飭政治官吏廉明百姓畏威懷德此一二匪類何難消弭全在封疆大吏相機而行實心任事也

十二月庚申

上諭刑部等朕惟靖盜所以安民而欲靖盜必須嚴定治盜之處分修正竊盜之刑法州縣有司因畏盜案參處往往諱盜不報或以強爲竊或以多爲少或賄囑事主通同隱匿以致盜賊肆無忌憚定例諱盜處分不爲不嚴無如督撫等官全無覺察殊負朕保愛良民之至意且竊賊雖非強劫然行竊日久必至夥劫所以律載竊盜三犯即絞立法之意原在防微杜漸今各直省竊盜依律究擬者絕少盜案之多實由於此如何使有司不敢諱盜併如何重懲竊盜之處該部會同詳議具奏

雍正二年甲辰六月甲戌

上諭刑部向來盜案有滾案之弊強盜被獲審實定罪者於別府州縣或鄰省未結案內賄囑令供稱同夥州縣官即關提質審一案甫畢一案復起名曰滾案展轉相連動歷年歲或更中途脫逃遂使已結之案終歸未結

劫殺大盜借此支延無所畏懼而州縣轉喜
此等往扳可為獲賊過半之地附會了事此
弊不除無以鋤莠安良爾部定例議奏

十一月壬子

上諭大學士等廣西地方猺獞雜處匪類不時
竊發踰山越嶺難以擒緝汛兵各守地界不
敢擅自越境嗣後分防各弁不論何標何汛
凡係附近處所毋分彼此互相應援庶匪類
不得潛藏矣設兵原以衛民設有匪類自當

彼此策應協力擒緝著廣東廣西督撫提鎮
公同酌議嚴飭各營汛一體遵行并傳諭直
省督撫提鎮等凡地方有此等事當公同協
力不可以疆界為限而分彼此也

雍正三年乙巳八月己卯

上諭吏部都察院安民必先弭盜盜風不息皆
由有司官諱盜不報之故不但江南地方盜
賊素多近聞河南湖廣路上有過往官員被
劫者州縣官賄賂事主通同隱諱司道既無
覺察督撫亦受蒙蔽以致盜賊無忌貽害不
小不可不嚴行稽察朕思巡按御史久經裁
汰自不可復今或於滿漢御史並部員內揀
選賢能官酌量於湖廣江南浙江福建山東
河南等省每省或差二員或一員或兩省差
一員兼理令其專司稽察盜賊并巡查驛站
烟墩儻有縱容盜賊隱諱不報者許據實題
參一切地方事務差員不得干預若生事滋
擾必從重治罪爾等詳細酌議具奏

雍正四年丙午二月壬申

上諭內閣安民必先弭盜而捕盜之法在於速
拏聞有交界地方失事盜賊竄匿鄰境有司
以地非管轄不便徑拘必用文移關提添差
緝拏以致需遲時日聞風遠颺即使日後拏
獲而贓已花銷懸案不結凡係地方官均有
弭盜之責何分此疆彼界嗣後交界地方失
事探實賊盜藏匿之處無論隔縣隔府隔省
一面即行密拏一面移文關會拏獲之後仍

報明所在該管地方官添差移解儻捕役借端誣害良民照例從重治罪各該有司務須協力稽查使姦宄無可潛藏以副朕息盜安民之至意

四月甲申

上諭大學士等弭盜之法莫良於保甲朕自御極以來屢頒諭旨必期實力奉行乃地方官憚其繁難視爲故套奉行不實稽查不嚴又有藉稱村落畸零難編排甲至各邊省更藉稱土苗雜處不便比照內地者此甚不然村落雖小即數家亦可編爲一甲熟苗熟獞即可編入齊民苟有實心自有實效嗣後督撫及州縣以上各官不實力奉行者作何嚴加處分保正甲長及同甲之人能據實舉首者作何獎賞隱匿者作何分別治罪其各省通行文到半年以內被舉盜犯可否照家長自首之例酌治以輕罪舉首之盜儻有從前未經發覺之案地方官可否從輕處分以免聽

徇畏縮著九卿詳議具奏再盜案疎防文武各有處分雖著有成例但其中尚有分別凡山海大盜聚衆多人土獞苗蠻成羣劫奪及響馬老瓜等賊聚有窩穴勢難擒捕者當責之弁兵如久無緝獲則文武一例處分情罪俱當若盜止十人以下蹤跡散處者則捕役力能擒制雖事發潛逃亦能蹤探而營汛弁兵各有職守勢難遠緝此等盜犯似當專責州縣武職處分可否酌量從輕庶情法得平中無枉抑著九卿一併確議具奏

十一月癸卯

上諭大學士等朕覽九卿所議欲停夥盜減等發遣一案嘗將夥盜分別減等乃

皇考聖祖仁皇帝好生至德從古未有之仁政也若照律不分首從皆斬立決則受戮者甚多其中不無應酌量矜減之人是以夥盜減等立法誠爲盡善朕惟照舊遵行但行之旣久地方官吏捕役人等悉知此例或將愚劣

無能之輩嚴刑逼迫令其認爲造意爲首之人反將姦狡積盜入於夥盜之中得邀減等亦未可定凡盜案內必有實在爲盜者亦有被人誘脅並非素常爲盜情尙可憫者若將實在强盜拏獲卽行正法不但法無不當且盜案亦不至於併積當日

聖祖仁皇帝未將夥盜減等之條著爲定例原有深意但旣施法外之仁通行年久朕意將此條另立檔案備載

聖祖仁皇帝諭旨交將凡因盜案所下諭旨存案遵行嗣後遇有盜案務令地方各官詳察情形確實究審將案內之悍惡兇暴實在爲盜及被人誘脅或出於一時救死之計並非素常爲盜者一一分註明白於疏內聲明著大學士會同三法司將造意爲首與極惡難留者仍按律擬斬其被人誘脅或非素常爲盜情尙可憫有應行減等發遣者將應減等緣由於本內聲明具題至發遣之地亦不必定於黑龍江寧古塔等處應如何分發各省內地之處爾等公同詳細定議具奏

雍正五年丁未二月丙寅刑部議覆直省盜案務將法所難宥及情有可原者一一分晰於疏內聲明大學士會同三法司仍照從前將應正法應減等發遣者分別詳議請

旨

上諭曰弭盜乃安民之要務兇暴不剪則善良不獲寧居故立法不容寬貸祇因同夥多人其中原有被人誘脅而非秉性姦回屢行刦奪者朕仰體

聖祖仁皇帝好生之仁施恩法外必須各省督撫大吏實心奉行分晰至當使積賊大盜不至漏網方爲用法之平儻姑息養姦意謂多寬一人卽可造福是乃縱盜殃民其造作罪孽更甚於嚴厲苛刻者嗣後督撫所議減等之盜犯獄至發遣之處怙惡不悛一經發覺

定將原議之督撫從重議處
九月癸亥
上諭大學士等弭盜安民乃爲治之首務但緝盜之例最難於斟酌盡善如立法稍嚴似可防盜犯漏網之虞杜地方官諱匿不報之患然上司督責州縣州縣督責捕役按期處分勒限責比過於廹切人多顧惜考成巧圖脫卸勢必有誣陷寃濫之事如立法稍寬似可詳籌緝捕免累無辜然又恐州縣視同膜外

漫不經心捕役玩法養姦盜風愈熾此緝盜設法之難也至於失事之家往往亦有張大其詞者或以少爲多或以竊爲强甚至扳害平人洩其私憤挾制官長任意肆行此又報盜之弊也以上種種情形朕皆知之甚悉今覽田文鏡奏摺豫省地方有全無影響而捏報被盜者有別因事故而詭稱盜案者有以竊爲强欲快其挾制之私者有以口角微嫌遂報被盜欲逞其刁誣之計者既有如此惡習法當嚴加禁止但思若嚴捏報被盜之處分刁詐者固知斂跡恐謹愿者必至不敢報盜矣朕實難之夫弭盜之法貴乎至公至平寬嚴輕重之閒皆須斟酌得宜俾盜犯不能漏網平民不致拖累官吏皆盡緝盜之責而不敢任意以失實事主得伸被盜之苦而不敢借端以滋擾如此匪類方知儆懼而良民悉得寧居爾等可會同九卿科道及部曹內曾經外任年久者悉心酌議務期妥協併將田文鏡摺奏詳議具奏

十一月癸酉
上諭兵部昔年
聖祖仁皇帝頒諭朝鮮國王倘有盜賊前往伊國劫掠者該國王即行追拏殺戮生擒解送自朕即位以來又降諭旨若飄風船隻人內有無票妄行生事者該國王即照伊國律例懲戒治罪屢次諭旨甚明今內地盜竊之輩因各處捕緝禁約甚嚴無處可以藏匿是以

潛逃外國苟且偷生該國王既列藩封當爲
朝廷盡捕盜安民之職乃柔懦不能遵奉轉
使內地犯法之人恃朝鮮以爲潛蹤避罪之
地此風斷不可長嗣後儻有匪類越境生事
而朝鮮不能擒獲以致漏網者著該國王將
伊國防汛之員題參治罪該部將該國王一
併議處以爲藩王不能遵旨奉行捕盜安民
者之戒著將此行文與朝鮮國王知之

十二月壬辰內閣等衙門議覆河南總

督田文鏡條奏弭盜各款

上諭曰盜案逾限不完卽行叅處原爲官役弛
縱而設若因限期廹促致有誣拏平民栽贓
買贓教唆口供扳累無辜諸弊甚非淸理盜
案之道嗣後果有虛實情形未分盜贓未確
限內不能完結承審官應如何詳報上司應
如何報部展限之處著另議儻有將易結之
盜案不行速結濫請展限該督撫漫爲咨部
經部駁查者應將該督撫及該有司如何處
分之處亦著詳議又議稱凡報盜案責令州
縣正印官會同營汛星往事主家查勘情形
所以防事主狡飾之端也夫事主之强悍者
或以竊報强柔懦者或以强改竊固有狡飾
之情至於地方文武官員因畏疎防承緝處
分恐嚇事主抑勒改供亦未可定如有此等
不肖官吏應作何處分之處亦著詳議又議
稱初報盜劫正印官公出應令佐貳捕官會
同營汛速驗但佐貳捕官未可深信如遇失

事而正印官公出佐貳捕官一面會同汛弁
查驗先行緝捕一面申請鄰邑印官至事主
家覆加查驗尤爲詳愼應如何定例之處俱
著詳議具奏

雍正六年戊申七月辛未

上諭刑部爲治莫要於安民安民莫急於弭盜
朕夙夜孜孜勤求治理無時不以安輯萬姓
爲念豈忍沽寬大之虛名姑息養姦以貽害
吾善良之赤子乎邇者各省文武大吏亦知

仰體朕懷嚴緝盜賊之蹤跡窮治盜賊之根
株如浙江江南數十年之大盜積賊悉行拏
獲而究問從前則供出劫財害命之案不可
勝數似此狡猾渠魁尚不能逃於法則凡為
盜賊之人其可不知悔懼乎朕念為盜賊者
前此之愚頑皆自陷於死而不知而今此之
窮蹙又將求其生而不得輾轉思維深為不
忍因是特頒訓諭指示迷途而望其自新悛
改凡為盜賊者皆吾民也乃不肯為國家愛

養之良民而甘為國家誅殛之匪類豈非自
作之孽更復何所歸咎乎而為盜賊者每藉
口於饑寒所迫計出無聊夫慮饑寒者謀生
之心也而為盜賊者取死之道也以求生之
心而趨必死之路雖在下愚不應出此凡能
為盜賊之人必非老弱殘廢之輩有可用之
膂力有可用之心思若務農耕稼負販傭工
即可為餬口之計或入營食糧當差効力且
可為上進之階宇宙間謀生之人百千萬億

而謀生之策亦甚多端奈何作此喪心昧理
違條犯法之事乎蓋由此輩或游手好閒或
賭博縱飲或好勇鬬狠一旦困乏窮苦利欲
薰心遂生殺害劫奪之念以為昏夜之間無
人識認未必即被拘執而受刑戮也不知一
案敗露則衆案皆難掩藏一人被擒則夥黨
皆難隱匿往事具在豈不聞之盜賊若肯為
善良必不致於饑寒而死以視身首異處肆
於市曹桎梏囹圄傷殘肢體父母妻子遷徙

流離果何得而何失孰危而孰安乎朕心惡
此輩之肆行不法又深憫此輩之愚昧無知
示以自新之路特施法外之仁許其自首免
罪凡各省盜賊未經緝獲到官者其中為首
造意及傷害人命之犯若自行陳首朕酌其
情稍可原者量從寬減若被人引誘迫脅跟
隨為盜之犯自行出首則將伊應得之罪予
以寬宥俾得改除舊惡永為良民受國家惠
養之澤若此旨既到之後而為盜賊者不行

自首其有已經自首免罪之後而復爲盜賊者定行加重治罪儻有不肖官員因盜案不結有礙考成賄買無賴之人冒認爲盜自行出首以圖銷案者一經察出將賄買之官及代認之人俱即正法不貸著在京在外地方大吏通行所屬俾遠鄉僻壤之民咸共知之

九月乙亥川陝總督岳鍾琪奏永壽縣拏獲竊賊党奇等忽被卦子數十人拒捕脫逃

上諭刑部聞卦子匪類隸籍於江南之廬鳳及河南山東直隸山陝地方其男婦皆習拳棒技藝攜帶馬騾遨遊各省每遇人煙稠密之地則以技藝博取錢米及至孤邨獨舍行旅單身則恣意搶奪與盜賊無異如陝西永壽縣一案公然持械拒捕搶奪賊犯其肆行不法可知又聞漢中府盤獲挐家遊蕩之男女數十口現在審訊嗣後著各該地方官悉心稽查儻有此等匪類潛匿境內即著查出押解回籍收入保甲如在外別有夥盜不法事情仍按律治罪儻容留之地方不行查出或已經解回之後縱令再出者將該管官嚴加處分

十一月丙辰刑部議准原任江西巡撫布蘭泰奏信豐縣民殷志素家僕殷來福仔夥同邱文遠等偷竊伊主財物殷來福仔應依奴婢盜家長財物減凡盜一等例免刺僉流

上諭曰查律內監守自盜併贓論罪是較平常竊盜擬罪較重今奴婢盜家長財物與監守自盜官物者情罪相等豈盜官物者應從重而盜家長財物者便可從輕乎況殷來福仔起意勾引外人同盜伊主財物情罪尤屬可惡部議引減等之律定擬尤屬未協嗣後奴婢盜家長財物應如何定例之處該部詳議具奏

雍正七年己酉六月癸巳

上諭刑部前因直隸盜案往往多於他省是以
降旨令將直隸盜案仍照舊例不分首從皆斬後因定例伊始鄉僻愚民未必人人盡知若一概置之重辟於心實爲不忍是以將直隸盜案亦暫照各省盜案分別斬決發遣二項歸結原冀愚頑之輩感恩畏法遷善改惡共爲良善之民也乃年來直隸盜案雖稍畧減而仍復不少且有所得贓物甚微非積盜行劫數次之人而甘心罹於重法者朕推原

其故必係地方有司未將從前首從皆斬之
諭旨愷切詳明通行曉諭是以伊等罔知儆懼復蹈前轍用是再頒此旨著直隸總督徧行宣諭自庚戌年爲始直隸境內再有爲盜劫之事者定照首從皆斬之舊例行如地方官仍疎忽從事不明白徧行曉諭將來事發一併嚴加治罪

雍正八年庚戌八月癸卯

上諭兵部廣東地方山海交錯民猺雜處賊盜易於潛踪所恃以防範者則有安設之塘汛星羅棊布絡繹聲援無事則相爲守望一遇盜賊則協力擒拏勿使遁逸其水汛與陸汛不相比附者則應各自管轄巡防若陸汛設於江邊雖無舟楫亦當與水汛爲犄角之勢此設立防汛之本意也朕聞廣東防汛兵弁甚屬廢弛今年四月間三水縣太監沙汛有行舟被盜劫物殺人並無汛兵救護及賊衆去後亦不追拏其失事之處則緊貼汛地似

此怠玩成風視同秦越則設立汛兵有何裨益彼河南浙江之防汛整齊嚴肅衆人皆知豈廣東之文武大臣獨不知之乎著該提鎮嚴行稽查整飭儻再有似此推諉怠忽者即將該管弁員題叅兵丁從重治罪若該提鎮有心徇隱或失於覺察經朕訪聞定行嚴加議處

雍正十一年癸丑閏月乙丑

上諭刑部向來直隸盜案往往多於他省朕以

畿輔重地理宜倍加清肅乃宵小肆行如此不得不嚴加懲創以示儆戒是以預先屢次曉諭然後定例於雍正八年爲始將盜夥不分首從皆行正法此朕辟以止辟不得已之苦心也近年以來直隸盜案較前減少是小人頗知畏法朕仍可遵奉
皇考法外施仁之意從寬辦理爰著將直隸盜案仿照各省分別法無可貸情有可原定擬具奏儻姦民玩法日後盜案復多朕必仍照

不分首從皆斬之例行若各省盜案有加多於平日者亦照不分首從之例行著各該督撫地方有司通行曉諭務使遠鄉僻壤之民共知之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三十六